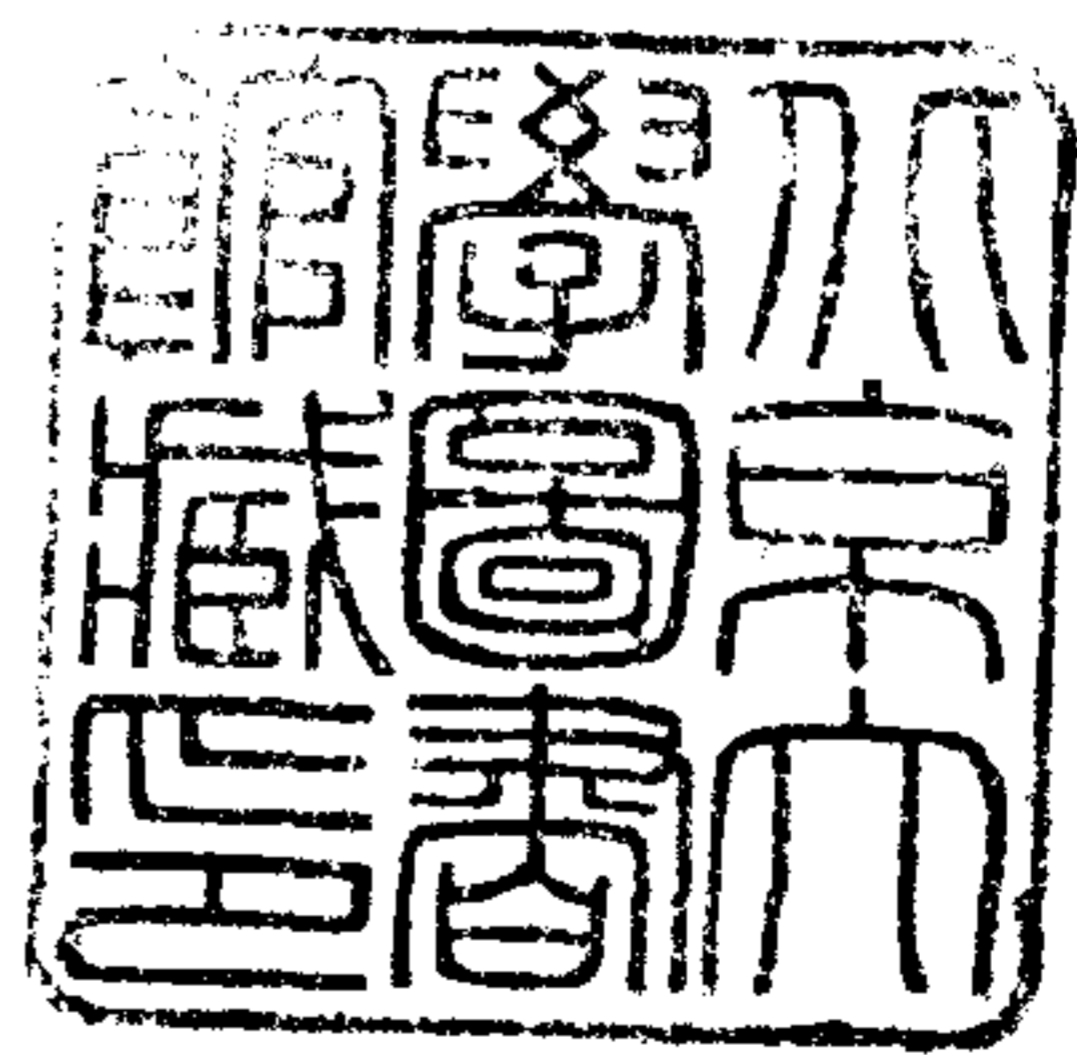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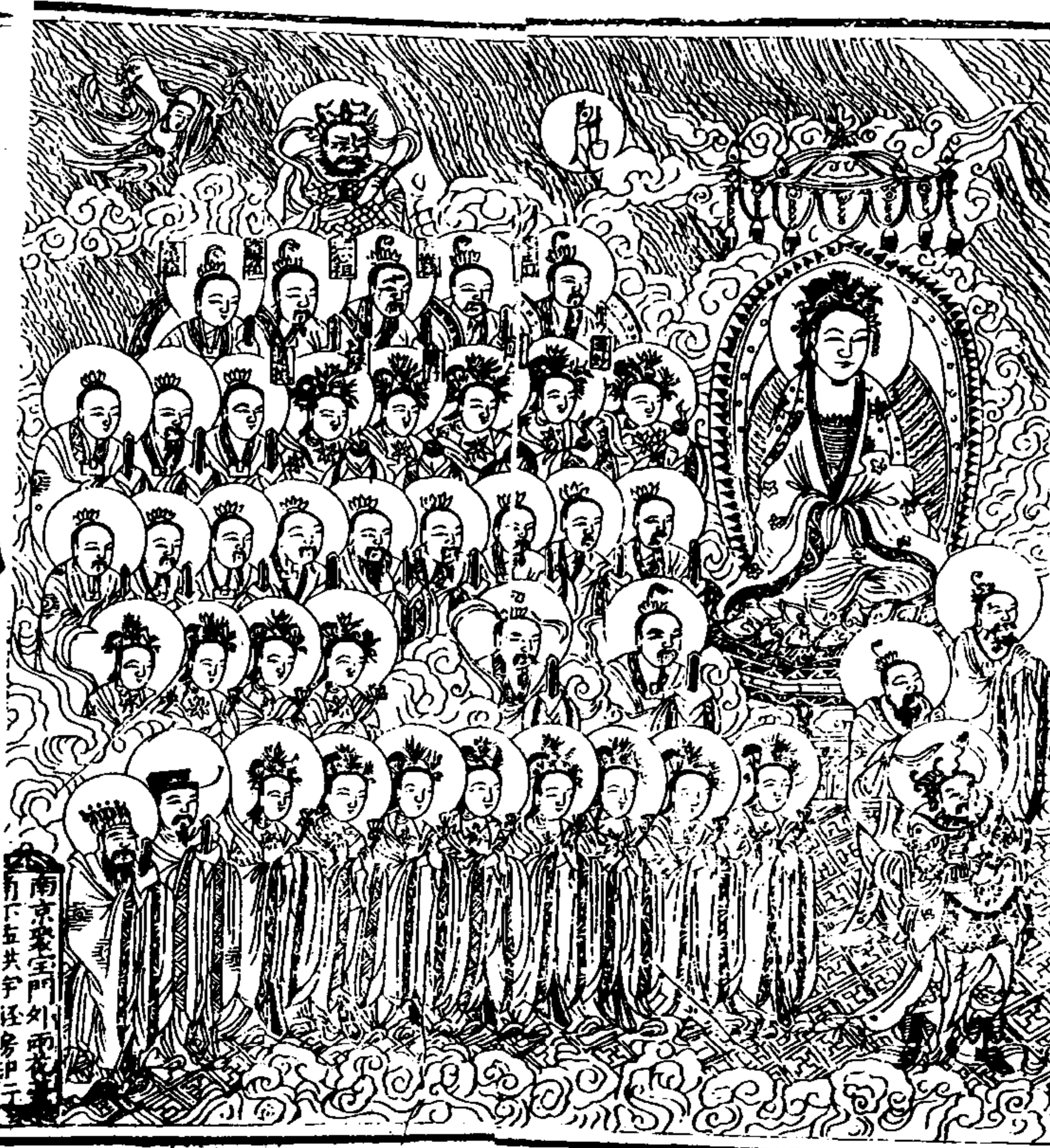
一一八七・子部・宗教類

佛祖統紀五十四卷

〔宋〕釋志磐撰

2448/07

佛祖統紀



佛祖統紀序 卷一

參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  
 唯人道乎故自有生以來蚩蚩羣氓必立大  
 人為之君牧是以四輪統乎四洲粟散占乎  
 異域而南洲震旦實為東方君子之國伏羲  
 稱皇始畫八卦降及三代文物大明逮吾世  
 尊出興天竺將施化於此方也乃先遣三聖  
 為世良導以禮樂為前驅以真道為後教機  
 成時至大法可行於是漢皇致夢感之祥摩  
 騰應東來之運魏晉以降咸譯群經矯矯諸  
 師競登講席雖各立義門取名當世而尚昧  
 乎如來一代之化意篤生天台紹隆法運以  
 五時八教四種三昧與夫事理即具境觀不  
 二之旨以為後學入道之本歷代師承實茲  
 大訓至于今七百年守之弗墜翰林梁子之  
 言曰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則殊塗異論  
 徃徃退息誠然哉斯論也志磐手抱遺編久  
 從師學每念佛祖傳授之迹不有紀述後將

何聞惟昔良渚之著正統雖粗立法而義  
 年文歲鏡菴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陋事  
 跡至於遺逸而不收者則舉皆此失於是並  
 取二家且刪且補依放史法用成一家之書  
 斷自釋迦大聖訖于法智一佛二十九祖並  
 稱本紀所以明化事而繫道統也至若諸祖  
 旁出為世家廣智以下為列傳名言懿行皆  
 入此宗而表志之述非一門義具在通例可  
 以類知既又用編年法起周昭王至我本朝  
 別為法運通塞志儒釋道之立法禪教律之  
 開宗統而會之莫不畢錄目之曰佛祖統紀  
 凡之為五十四卷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塞  
 志法司馬公書成即負笈詣白雲堂仰求佛  
 光法師為之考校而同志之士共謀鈔版以  
 期流布將令家藏其本人觀此書開人心之  
 性靈資國政之治化豈不曰有大益於世哉  
 自寶祐戊午首事筆削十閱流年五膳成彙夜  
 以繼晷功實倍之仰報佛恩上酬

帝力不負所學其志在茲

宋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八月上日四明福泉

沙門志磐寓東湖月波山謹序

同校正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首座沙

門必昇

校正前住持華亭先福教寺傳天台宗教沙

門慧舟

校正住持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傳天

台宗教沙門善良

校正住持東湖月波山慈悲普濟教寺傳天

台宗教沙門宗淨

校正特賜佛光法師左右街都僧錄主贊教

門公事住持上天竺教寺賜金襴衣法照

佛祖統紀通例例者略也類也

釋本紀

釋迦如來最初得佛之後大悲利物未來不

息以故果後示權數數出世莫可以三際求

其始終況於十方國土唱生唱滅處處不同

豈當於此南洲一方畢其能事然今所錄但

於此方特舉垂教之要會而通之則十方不

離當處三世祇在一心尚何有所異同者哉

今約如來在凡因行至今出興為大法王明

本迹叙聖源列大小八相分頓漸二始經歷

五時鋪陳一化作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四

卷自大迦葉下至師子尊者皆能仰承佛記

傳弘大法謂之金口祖承依付法藏作西上

二十四祖紀一卷

自此齊始開龍樹之道至于天台大弘法華

章安集為論疏荆溪製記申明稟承教觀實

居震且是謂今師祖承作東土九祖紀二卷

城一

三

自遠法師嗣荆溪之業師師相承應晚唐五代暨我本朝教法散而復合仰惟四明法智用能中興天台一家教觀之道同功列祖作興道法師下八祖紀一卷上稽釋迦示生之日下距法智息化之年一佛二十九祖起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至宋仁宗天聖六年戊辰合二千二年通為本紀以繫正統如世帝王正寶位而傳大業

釋世家

自南岳旁出照禪師下至慈雲諸師皆傳教明宗分鑑照世與正統諸祖相為輝映作諸祖世家二卷

釋列傳

自四明諸嗣最顯著者十餘師子孫有繼者唯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為光盛守家法禦外侮人能弘道作諸師列傳十一卷背宗破祖失其宗緒者三數人作雜傳一卷有切教門事遠失記者作未詳承嗣傳一卷

釋表

考諸祖之授受叙奕世之稟承欲觀千古必審今日為明北齊下至法智述正統之有來作應代傳教表為明釋迦列祖下至今時諸師示傳燈之無盡作佛祖世繫表共二卷

釋志

並陳文藻交贊佛乘各出義章發揮祖業斯固法門之威烈作山家教典志一卷

人理教行具是成就由五濁以登九品者唯念佛三昧之道為能尔末代機宜始自廬阜作淨土立教志三卷

達磨賢首慈恩灌頂南山諸師皆一代之偉

特雖共明此道而各專一門區別羣宗作諸宗立教志一卷

觀千佛紹隆則知無盡之鐙即一洲縱廣具識無邊之土為隘俗無聞者作三世出興志三界名體志凡三卷

香燈供養之具禮誦歌頌之容是蓋緣因加

行之城一正轍為但理之人成就佛事作法門光顯志一卷

大法東流聖賢繼世所以住持三宝不令斷絕然歷年既久或興或廢此蓋世事無常之變於此道何成何虧邪考古及今具列行事用見法運通塞之相至若儒宗道流世間之教雖隨時而抑揚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訊可戒作法運通塞志十五卷

法運通塞事變紜紜繫于編年莫明始末為通練古今欲求類知者作歷代會要志四卷大儒高釋有能以文字鋪張大道為法門之標表者是不可不略錄也作名文光教志二

卷 叙古製

徽宗政和間吳興穎師始撰宗元錄述天台一宗授受之事自吐齊至本朝元祐為之畝以繫道統於是教門宗祖始繁然有所考矣寧宗慶元中鎧菴吳克已因穎錄增廣之名

曰釋門正統未及行而亡嘉定間鏡菴遷法師復取穎本及鎧菴新圖重加詮次增立新傳六十餘人名宗源錄

理宗嘉熙初錢唐良渚鑑法師取吳本放史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載記諸志仍曰名曰釋門正統然鏡菴則有不立統之失良渚則有名位顛錯之繆至於文繁語鄙事緩義乖則皆有之而顯稱釋門尤為踈闊要之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非可以求備於一人也

明今述今之所述蓋是用宗源錄釋門正統參對文義且刪且補而復取大藏經典教門疏記儒

宗史籍諸家傳錄之辭及琇師隆興統紀脩師釋氏通紀用助援引依史氏法為四佛紀四祖紀二世家十一列傳一雜傳一未詳承嗣傳二表三十志成一家之全書至若一傳之後贊以述德一事之下論以釋疑及文有援古事有餘義則必兼注于下俾覽者之易



領云

用三例

紫

紫

近世諸師立傳之法當用三例一曰觀行脩明二曰講訓有旨三曰著書明宗非此三例濫矣至於經理法事旁贊教門者又將錄之俾後人有所懷仰若夫措紳名賢儒生居士

能知此道者非有宿熏之功疇克至是以故

時有所取云

紫

紫

釋題義

佛祖者何本教主而繫諸祖也統紀者何通

理佛祖授受之事也史記功臣表云要以成師古注曰紀理也統本紀者何始釋迦終法

智一佛二十九祖所以紀傳教之正統也世

家者何世守家業以輔相祖道者也列傳者

何載歷代諸師之言行俾有繼於祖道也表

者所以表示傳教之有時稟法之有緒也志

者所以記其事也若山家教典若諸宗立教

若淨土往生若世界成毀若法門光顯若法

運通塞若會要以通古今若述文以光大教

皆於志有考云

紫

紫

釋師名列諸師之名考其例有八或從國號如北齊高麗或從山名如南岳天台或從師號如智者法智或從生地如章安仙城或從寺名如

法華天官或從自號如草堂息菴或從郡名

錢唐四明或從著書之名如扶宗憲章近世

多以自號行雖稱名之不一而所以名乎其

人則各得其實也

紫

息衆疑此書之作或因舊文以刪脩或聚諸文以補

是或取師友之論著或考碑碣之撰述不復

一一注所出者修史之法當若是也其間闕

涉稍衆者則必時時有所引證不得已耳又

此書所用藏典教文非儒生居士之所可易

解有能字字句句研究其義以所疑難質諸

沙門則精義入神然後可以知佛若輕心疾

讀不究其歸斯何益於人哉又世之為儒者  
好舉韓歐排佛之論而不知二公末年終合  
於釋氏之道今人有能少抑威氣盡觀此書  
反覆詳味則知韓歐之立言皆陽擠陰助之  
意也

釋引文

大藏經典



法華經	華嚴經	維摩經	涅槃經
瑞應經	梵網經	楞嚴經	藥王經
普曜經	善權經	大權經	賢愚經
提謂經	楞伽經	大集經	遺教經
因果經			
無量義經	大般若經	付法藏經	
法滅盡經	大方便經	十二遊經	
佛本行經	未曾有經	雜寶藏經	
中本起經	首楞嚴經	法句喻經	
阿育王經	八關齋經	長阿含經	
雜阿含經	妙法華經		
普賢行法經	菩薩處胎經	菩薩本行經	

優婆塞戒經	增一阿含經	分別功德經
思益梵天經	殃掘摩羅經	淨飯泥洹經
升初利天經	觀佛三昧經	勝鬘師子經
像法決疑經	佛母泥洹經	摩耶夫人經
仁王般若經	文殊般若經	
曇無德律	十誦律	四分律
		僧祇律

沙弥塞律	善見律	五分律
大智度論	新婆沙論	大莊嚴論
薩婆多論	俱舍論	起信論
佛道論衡	譯經畝記	梁高僧傳
唐高僧傳	宋高僧傳	弘明集
釋迦譜	西域記	

天台教文	法華文句	妙樂	法華妙玄
釋籤	心觀論	輔行	
涅槃玄義	觀音別行	法界次第	
四教義	南岳願文	智者別傳	
二師口義	四教儀	國清百錄	

寶雲振祖集 四明教行錄 天竺別集

草菴遺事 翻譯名義 九祖略傳

釋門諸書

周書異記 廬山集 國清碑

玉泉碑 十八賢傳 僧鏡錄

關王祠堂記 淨土往生傳 法華顯應錄

般若感驗錄 觀音感應錄 天人感通傳

僧史略 林間錄 僧寶傳

護法論 景德傳燈錄 普燈錄

大慧武庫 湘山野錄 歐陽外傳

石門文字禪 育玉舍利傳 禪門寶訓

儒宗諸書

孔子家語城一 論語 禮記 孟子 荀子

楊子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 稽古錄 續稽古錄

國朝會要 皇朝類苑 皇朝龍飛記

本朝通鑑 皇朝景命錄 韓昌黎文

柳子厚文 白氏長慶集 顏氏家訓

酉陽雜俎 宣室志 揚文公談苑

廣陵志 蔡氏叢談 錢氏洞微志

東坡文集 王氏小畜集 魯直文集

太平廣記 東坡指掌齋 六一居士集

夷堅志 洪容齋隨筆 曾氏獨醒志

東都事略

道門諸書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內傳

老君實錄 玄妙內篇 漢武內傳

洞冥記 十洲記 雲笈七籤

天師家傳 劉向列傳 葛洪神仙傳

續仙傳 集仙傳 仙苑遺事

皇甫高士傳 真誥 悟真篇 林靈素傳

修書諸賢

元穎法師吳興人政和間居智者院撰宗

元錄有傳 吳克已婺女浦江人號鑑菴嘉

定間撰釋門城統有傳 志昭法師鑑菴之

姪居葵女左溪撰釋迦譜歷代宗承圖見錄  
景遷法師餘姚人受業東山廣教號鏡菴著傳  
嘉定間住天竺靈山撰宗源錄增多吳本  
六十餘傳

宗鑑法師錢唐良渚人嘉熙初居仁壽張  
寺續鎧菴釋門正統為本紀世家列傳諸

志載記

脩書旁引



祖琇隆興初居龍門撰佛運統紀放左氏  
寓襄貶法兼述篡弒反叛災異之事永嘉  
薛洽叙釋迦譜云琇師統紀多附小機所  
見學景上乘者尚深病之

德脩淳熙間居金華撰釋氏通紀其紀釋  
迦則附以慈恩三時之教一代化事最為  
疎略又以五運畜石柱銘三寶錄言佛生  
皆不同糝雜於佛紀正欠甚失撰述之体  
其叙時事與琇本互有出入而徒取乎冗  
長之辭也

佛祖統紀通例



佛祖統紀目錄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一

明本迹 叙聖源 名釋迦

第二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二

下堯率 託母胎 住胎宮

示降生 出父家 成佛道

第三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三

轉法輪 五時

華嚴 鹿苑 方等 般若 法華涅槃

第四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四

入涅槃 分舍利 集三歲

第五卷 西土二十四祖紀二

大迦葉尊者 阿難陀尊者 商那和脩尊者

末田地尊者 憍多尊者 提迦多尊者

彌遮迦尊者 難提尊者 密多尊者

城

十

脇比丘尊者 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東土十三祖

提婆尊者 羅睺尊者 正祖 僧佉尊者

邪舍尊者 鳩摩羅尊者 闍夜多尊者

繫馱尊者 摩拏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第六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一

龍樹尊者 北齊禪師 南岳禪師

智者禪師

第七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二

章安禪師 法華禪師 天宮禪師

左溪禪師 荆溪禪師

第八卷 興道下八祖紀四

興道法師 至行法師 心定法師

妙說法師 高論法師 淨光法師

寶雲法師 法智法師

第九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一



第十卷  
南岳世家僧聯轉師下 天台世家真觀禪師下六十五人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二

章安世家弘景神師 天台世家真覺禪師

左溪世家神龜博師 荆溪世家普門禪師

興道世家守素志師 至行世家良濟法師

正定世家敬林法師 妙說世家常操法師

高論世家志因法師 淨光世家宗昱法師

寶雲世家遵式法師

第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一

慈雲加仁 十 與國下三 錢唐下三

第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

法智第二世 廣智下三

第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

法智第三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學浮石廣慈六家下

第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四

法智第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下

第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五

法智第五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下

第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六

法智第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下

第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七

法智第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下

第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八

法智第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九

法智第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

法智第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一

法智第十一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二卷

淨覺 神智

諸師雜傳七

第二十三卷

東陽六士下

未詳承嗣傳心

第二十四卷

應代傳教表九

第二十五卷

佛祖世繫表十

第二十六卷

山家教典志十一

第二十七卷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一

淨土七祖

廬山十八賢

蓮社百二十三入

不入社諸賢

第二十八卷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二

往生高僧

第二十九卷

往生高尼

往生士庶

往生禽魚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三

往生雜衆

往生女倫

往生續遺

往生公卿

往生惡輩

第三十卷

諸宗立教志十三

達磨 賢首

慈恩 灌頂 南山

第三十一卷

過去莊嚴劫千佛

見在賢劫千佛

未來星宿劫千佛

小三災

大三災

第三十二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一

華藏世界畵

萬億須弥圖

九山八海畵

大千三界圖

初利天宮畵

諸天道論

第三十三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二

東華地理圖

西域諸國畵

西土五印畵

八熱地獄畵

十六遊增畵

八寒地獄圖

第三十四卷

法門光顯志十六

第三十五卷

漢運通塞志十七之二

周

秦

第三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

西漢

東漢

三國

第三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三

晉

宋

齊

第三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四

梁

陳

第三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

北魏

北齊

北周

第四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

隋文帝

唐高祖

高宗

太宗

武后

第四十一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七

唐中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第四十二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八

唐肅宗

代宗

德宗

憲宗

第四十三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唐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第四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

宋太祖

太宗

太宗

第四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宋真宗

真宗

第四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宋仁宗

仁宗

英宗

第四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三

宋哲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第四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四

宋高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第四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五

宋理宗

理宗

理宗

景宗

第五十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一

天台禪林寺碑

梁肅

天台止觀統例

梁肅

智者大師傳論

梁肅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元初宗

無姓和尚碑陰記

元初宗

龍興寺淨土院記

元初宗

法智大師行業碑

趙止觀

坐禪法要記

陳確



三手有門頌陳確  
 南湖淨士院記陳確  
 明智法師碑論之鬼說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與喻貢元書 吳克已  
 第五十一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二

始終心要唐荆溪四十二章經疏序孫山  
 與駱御史書孫山南岳止觀序慧雲  
 書紳論語子張圓頓止觀十法界畝慧雲  
 宗門尊祖議沙門志磐

第五十二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一  
 君上奉法 屢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札高行 沙門著書  
 第五十三卷 應代會要志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災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第五十四卷 應代會要志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鄧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達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目僧數

天台傳教 禪苑傳灯 律宗垂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國  
 第五十五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尼運 三教誅偽  
 三教談論 僧道角法 僧先道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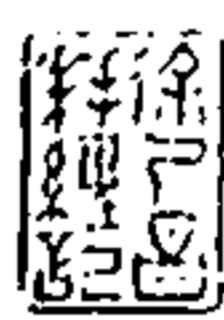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 褒恤終亡 臨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佛祖統紀通例目錄終

十五末

佛祖統紀卷第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城二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一

明本迹

序曰如來聖人之利見於世也則必有降本垂迹開迹顯本之妙存焉夫本者法身之謂

也迹者八相之謂也釋義見由法身以垂八相

由八相以顯法身本迹相融俱不思議自非法華開近顯遠開迹顯本之談則不足以深

知此旨今故通列八相別叙五時散引群經會歸一實用明一代化事始卒之義則若本

若迹無餘蘊矣

妙玄釋本迹有六義謂本者理本即是實相

一究竟道無大論佛言唯究竟道也迹者除諸

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為迹又理之與事皆

名為本真科云理說事皆名教是理真俗

為教又理事之教皆名為本稟教脩行名之

為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迹尋迹可得處也又

行能證體體為本依體起用用為迹又實得  
体用名為本權施体用名為迹又今日所顯  
者為本先來已說者為迹此之六義通論諸  
佛本迹也其別論者唯在今佛亦有六義一  
約理事明本迹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  
之理即是本時實相真諦也一切法即是本

時森羅俗諦也此釋本迹之相

無明法性即無明法性為本當知諸法亦以法性為  
無明法性即無明法性為本當知諸法亦以法性為

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迹尋於俗迹即顯真本

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觀一切法空如實

相性之明本迹由此方有外用本迹二明理

教明本迹者即是本時所照二諦俱不可說

皆名本也昔佛方便說之即是二諦之教

名為迹迹釋本若無二諦之本則無二種之教

若無教迹豈顯諦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顯

文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以方便力

故為五比丘說引文三教行為本迹者最初  
 稟昔佛之教以為本則有脩因致果之行釋  
 以相。應。有。由。教。詮。理。而。得。起。行。由。行。會。教。  
 而得顯理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相顯文云諸  
 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  
 作佛引文四約体用明本迹者由昔最初脩  
 行契理證於法身為本初得法身本故即体  
 起應身之用釋本迹相。應。由。於。應。身。得。顯。  
 法身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相顯文云吾從成  
 佛已來甚大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衆生  
 作如此說引文五約實權明本迹者實者最  
 初久遠得法應二身皆名為本中間教數唱  
 生唱滅種種權施法應二身故名為迹釋本  
 若非初得法應之本則無中間法應之迹由  
 迹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相顯文云是我  
 方便諸佛亦然引文六約今已論本迹者前  
 來諸教已說事理乃至權實者皆是迹也即已  
 門是迹即指迹門及諸迹今即是本名指本

今經所說久遠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為本  
 迹釋本非今所明久遠之本無以垂於已說之  
 迹非已說之迹豈顯今本本迹雖殊不思議  
 一顯本迹相文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引  
 誰最初之本但本而非迹垂初實成既未最  
 後已說但迹而非本本時故唯屬迹中間亦  
 迹亦本中間相望互為本迹又中間垂迹若  
 無本時之本不能垂得中間最後之迹若無  
 已說之迹舉今日不能顯得今說之本今日  
 本迹雖殊不思議一重本迹文六若執迹為本  
 者斯不知迹亦不識本有言文殊觀音調達  
 或稱為師或稱弟子惑者未了若拂中間無  
 非是迹則迹本可解若執迹疑本則二義俱  
 失玄文  
 理事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但安樂行迹  
 理教以是法更不可言五比寂滅安樂行迹  
 教行諸法從本已來世得作佛相說方便品迹  
 體用遠吾但於成方便教化衆生壽量品本

實權是我方便諸佛亦然藥草喻本

已今要當佛說法久後實釋方便品本

釋籤云第六已今已即是迹即指迹門是諸

迹教今即是本即指本門本門已前皆名為

已涌出已後方名為今故云已說事理乃至

權實名之為迹今說事理乃至權實皆名為

本故知若無迹中事理乃至權實何能顯於

長遠之本又已今之言雖異前五亦是一往

指於壽量名為今本若望初本則應又簡已

今不同法華已前諸經已今仍屬於迹今經

所明乃是直明久遠之本即是已說已今為

迹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所以六門引證

之文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何然前三復通

本之與迹俱有事理乃至教行体用等三通

中復別既云本用本權非迹文能顯况以本

門為今灼然不可引迹為是義故三引迹文

三引本文又前之三文既在於因本因彼故

但以迹例本故但引迹門

請教記云六重本迹唯体用一重是引本

文餘五皆迹籤云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

斯蓋記主點經玄意實權已今即指迹文

為本門也故云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

然則前三不指本何也曰前三既通但以

迹例本後三既是通中復別故須指迹為

本可觀通別二字此例甚多如文句明本

迹初引壽量品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又

方便品我本立誓願普令一切衆生同得

此道又五百授記內祕善薩行外現是聲

聞妙樂釋之云初正引本文次方便下引

迹文以迹中密示本意故若顯露說即迹

中本迹下文顯已通得引用又妙樂釋方

便品十雙權實云然此八中前七迹門第

八本門本雖未至權實理徧故下文云是

我方便諸佛亦然故方便之名通於本迹

文既玄釋不同今諸家商略者或云前三

是從本垂迹後三是發迹顯本故云三引

迹文或云前三是因為迹後三是果為本  
或云圓談大旨不分本迹之文或云別含  
本意故云三引本文

觀音別行玄記云若理事理教行体用四  
重本迹不獨今經諸部容有若塵點劫前最  
初成佛而為實本中間今日示現成佛皆為

權迹此名權實本迹本門開竟此身即本迹  
門已說及諸部談皆名為迹是名今已本迹  
此之二重諸經絕議故云諸教不明法華方  
說菩薩地涌品云佛告諸菩薩娑婆世界有  
六萬恒河沙等菩薩一一各有六萬恒河沙  
眷屬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時娑婆

世界地皆振裂有無量菩薩同時涌出到  
音聲從下發來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向二世  
尊頭面禮足時弥勒大衆欲決所疑以俟問  
佛大衆諸菩薩是從何所來從誰初發心備  
習向佛道我於此衆中乃不識一人忽然從  
地出顯說其因緣佛告弥勒是諸菩薩我得

或二

善提已教化示道令發道意  
弥勒等心生起感白佛言如來得阿耨菩提  
始過四十餘年云何少時大作佛事  
此以好起此菩薩衆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  
數不能盡斯等久遠已來常修梵行  
行位深妙近

壽量品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我出釋氏宮去伽邪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它劫  
常在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阿耨  
闍國瑠利衆生之安樂即本土名本果妙上

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皆以方便  
別行因緣非即得記即入涅槃今除所疑  
如云此因緣非即得記即入涅槃今除所疑  
樂云此因緣非即得記即入涅槃今除所疑  
亦非得記即入涅槃今除所疑  
故但得記即入涅槃今除所疑

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限利鈍隨所應  
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亦復  
現言當入涅槃非滅示滅此為又以種種方  
便說微妙法此以聲也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  
法猶薄垢重者為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  
耨菩提現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

以方便教化眾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非生  
樂云壽量久成摩羅向佛中問故拂  
學無學品云佛言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  
同時教善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  
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  
難護持我法文句音與我同裝大心即是同

持經猶故  
常不輕品云往古有佛名威音王滅盡之後  
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是有二萬億佛皆  
同一號最初威音王如來有一比丘名常不  
輕凡見四眾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  
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眾之上有生

瞋恚惡口詈言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經  
歷多年眾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  
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  
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四眾號之  
為常不輕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開  
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即得六根清淨更

增壽命廣為人說時增上慢四眾為作不輕  
名者見其得大神通皆信伏隨從是菩薩後  
化千萬億眾令住善提命終之後得值二千  
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  
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為諸四眾  
說此經典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說是經功

德成就當得作佛時常不輕者則我身是也  
釋也出世助不說常不輕一見造以而言  
何善不輕本已有善輝也以小而將讚之本未  
大有而強毒之  
達多品佛言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  
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  
上菩提為欲滿足六波羅密勤行布施不惜

身命捐捨國位委心太子宣令求法時有何  
 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  
 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  
 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  
 身而為牀座身心無懈倦普為諸眾生勤求  
 於大法遂致得成佛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  
 仙人者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密  
 化城喻品佛言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滅度  
 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  
 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其佛未出  
 家時有十六子聞父得成菩提往詣佛所請  
 轉法輪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時佛受請  
 過二萬劫已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八  
 千劫即入禪定八萬四千劫時十六沙彌各  
 外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法  
 華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等眾  
 生令發菩提心昔與緣一一菩薩所化眾生

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  
 願如彼十六沙彌今皆得菩提於十方國土  
 現在說法一名阿彌陀云第十六我釋迦牟  
 尼佛結師我等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眾  
 生從我聞法為阿耨菩提會現在弟子此  
 者住不退此諸眾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  
 常教化阿耨菩提應以是法漸入佛道退轉  
 者今住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住意  
 時所化無量眾生者汝等諸比丘正結及我  
 滅後未來聲聞弟子是也次會未及我  
 經結緣皆是中間所作非本因也過是  
 已前所行道者名之為本即本因也過是  
 吾今來此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華  
 光王座梵網明木迹之大機所  
 瑞應經云佛言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為  
 凡人初求佛道以來受形五道生死無量計  
 吾故身不能以數色主  
 菩薩本行經云我於無量無邊諸佛所種諸  
 善根為轉輪聖王值無量佛最初值遇三卜

億佛同名釋迦初阿僧祇始此佛以其在始  
世為凡師名大光明時有佛名釋迦與弟先  
子俱到九師各宿无師施草座灯明宴聚便  
作願言我於當來  
佛如今佛名未

妙玄云迹因多種或言昔為陶師值先釋  
迦佛三事供養發口得記名字皆如先佛  
即是初阿僧祇發心既不明斷惑故知藏

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摩納值然燈佛五  
華奉散布髮掩泥躍身虛空得無生忍佛  
與授記號釋迦文既云斷惑故知通佛行  
因之相或言昔為寶海梵志刪提嵐國寶  
藏佛所行大精進十方佛送花供養既為  
寶藏佛父又是弥陀之師稱其功德不可

思議故知是別圖佛行因之相

次值八億佛同名然燈次值三億佛同名弗  
沙次值九萬佛同名迦葉次值六萬佛同名  
燈明次值一萬八千佛同名娑羅王次值一  
萬七千佛同名度彼岸次值一萬五千佛同  
名日佛次值二千佛同名憍陳如次值六千

佛同名龍佛次值一千佛同名紫幢次值五

百佛同名蓮華上次值六十四佛同名螺髻

俱舍論云翻譯名義云吾佛初僧祇即此能螺

與七佛中第二次值一佛名正行始此佛祇

次值八萬八千億辟支佛次值一佛名善思

時弥勒為轉輪聖王名毘盧遮那於彼佛所

最初發心先四十劫次值一佛名示海幢我

為轉輪聖王名曰牢弓於彼佛所發菩提心

類於未來得成佛果教化眾生阿羅漢佛所

心古釋迦佛所為心師發心今值海幢佛

所為年弓聖王時發心此等皆是如來方便

說次無量劫值帝釋幢等無量諸佛次值一

佛名曰然燈次值二佛時我為儒童以青蓮華

供養彼佛為我授記過阿僧祇劫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此即依之師因地發願以授名

名金剛由我佛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

華云那由我佛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

佛等皆以方便然燈佛住世八百四

十萬億歲乃滅度我上為四天王下為轉

輪王此當銀乃至上為梵王下為聖王金輪



各三十六返此堅論善薩受報之身及其變化隨時而

出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不可稱紀此論善

薩不化之從是之後又值勝一切佛壽八萬

億歲彼佛記我過十億劫當得作佛號釋迦

牟尼始於此佛次值蓮花上佛壽八萬歲彼

佛記我過十萬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後此

釋迦作佛下並有次值最上行佛壽七萬歲

彼佛記我過一千劫當得作佛次值上名稱

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五百劫當得作佛

次值古釋迦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一百

劫當得作佛宋古釋迦在初僧祇當指景初

不當安古字恐以今釋迦者此既在然燈後

相望言之故亦稱古云次值帝沙佛壽六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五劫當得作佛次值

弗沙佛壽六萬歲我翹一足說偈讚佛天上

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

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彼佛記我過九十四

劫當得作佛大論云以一周於九十一劫

起得成菩提是毘婆尸佛次值見真義佛壽四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三劫當得作佛次值

毘婆尸佛壽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一劫

當得作佛次值尸棄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

過三十一劫當得作佛次值毘舍浮佛壽六

萬歲彼佛記我過三十劫當得作佛

述曰世言七佛者准藥王經過去莊嚴劫

千佛始自華光終毘舍浮現在賢劫始俱

留孫終于樓至是知毘婆尸至毘舍浮三

佛皆在過去莊嚴劫拘留孫至釋迦四佛

皆現在賢劫七佛前後相繼止隔一劫今

諸經多言毘婆尸在九十一劫餘二佛在

三十一劫相去遠甚似不在莊嚴劫之數

然三祇滿時正值毘婆尸自此百劫種相

好則九十一劫於說自合蓋除前讚佛超

越九劫故耳如上兩義雖是方便分別然

恐此土翻譯部別不同今姑並存以為援

文者之證

次值拘留孫佛壽五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

次值拘留孫佛壽五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

世當得作佛次值拘那含牟尼佛壽四萬歲  
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次值迦葉佛  
壽二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  
釋迦牟尼已上四佛在賢劫中住二十劫來  
我如是奉事諸佛脩學佛意尔乃生兜率  
天宮住一生補處位已上並菩薩本行經○

故補處菩薩皆示生其中為教化眾生故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  
出多減舍中釋迦人壽一萬歲時合出為觀  
衆生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見苦逼迫劫將欲  
末故出乎世大論○已上並小

案因果經云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仙人  
善惠瑞應本行二時燈照王太子普光應

名定光法華金剛本行諸經並名燈啓父出家成菩提道  
善慧初為五百外道諍論道義各以銀錢  
上之與外道別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  
見王家青衣持七莖青蓮花過追問此花  
賣否荅言當送宮內欲以上佛善惠請以  
五百銀錢顧五莖花用以供佛青衣從命

城二

十一

并寄二花以獻於佛願我後來常為君妻  
時王及大臣禮佛散花悉墮於地善惠五  
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花住佛兩  
邊佛讚善惠汝過阿僧祇劫當得成號釋  
迦牟尼此經與本行經並作阿僧祇而  
是方便一劫分列為九則瑞應所出未可為善

慧見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今千輻輪足  
蹈此而過即脫鹿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  
泥又解髮以覆之如來踐已因記之曰汝  
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時善惠  
以偈讚佛不載求佛出家佛言善來比立  
須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善惠命終

之後上生為四天王為四天王下生為轉  
輪王乃至上生為第七梵天王下生為聖  
王各三十六返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  
婆羅門小玉各盡其壽不可稱數時善惠  
者即我身是青衣者邪輪陀羅是因果經  
也若本經與法華皆云邪輪者取羅睺

生母也今以四教儀引大論云如來脩菩薩隨從古釋迦至尸棄佛值七萬五千佛名初阿僧祇常脩六度次從尸棄至然燈值七萬六千佛名二阿僧祇此時用七莖蓮花供養布疑掩泥受記號釋迦文次從然燈至毘婆尸佛值七萬七千佛名三阿

僧祇滿經如許時脩六度行更住百劫種相好因修百福成一相茶優婆塞戒經我於此世業佛滿三阿僧祇者兼百劫種種相好言之述曰竊考如來本迹之義以由已今相望互有久近本不可以大小機見為之分別今約諸部共談之粗法華開顯之妙較而

論之則大小機見不容不審例如祇一八相而有大小之別由機見之不同也

叙聖源

序曰如來之先起自大人厥後轉輪次第承襲夷考典籍略陳氏族之源蓋以表章吾佛示生奕世聖王尊貴之家也

城二

十二

大劫之始世界初成光音諸天化生為人於是議立一人有威德者賞善罰惡號平等王眾共供給遂有民主之名長阿含經。詳見三世出異志初民主王號大人第二王名珍寶第三王名好味第四王名靜齊第五王名頂生乃至三十三王名善思皆長阿含四分律此三十三王皆子孫相承諸王之名稱見

本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而出第一真闍王子波延迦真闍即阿有轉輪王第二多羅業有五轉輪王第三阿波葉七轉輪王第四捷陀利八轉輪王第五迦陵迦九轉輪王第六瞻婆十四轉輪王第七拘羅婆三十一轉輪王第八般闍羅三十二轉輪王

第九弥尸利八萬四千轉輪王案本行經最末一王即大第十懿摩弥百轉輪王樓炭經沙祇大先王之名懿摩四分律名懿摩即其王為善名釋迦摩為先也案律師釋迦譜云釋種以懿序曰世人皆知如來為刹帝利之聖種而終



莫能委瞿曇釋迦前後立號之義須知言瞿  
曇者有四義焉或純洲或最勝此從本德以  
為稱也或甘蔗或日種此就本緣以為言也  
其稱釋迦者則有三名據德建號則曰能仁  
依處稱名則云舍夷之與直林然釋迦之起  
實見於甘蔗王之四子甘蔗梵語既為瞿曇  
則釋迦之稱實自瞿曇出前瞿曇後釋迦雖  
有二稱其實一姓前人有以日種甘蔗舍夷  
並列為五氏者本末紛糅無所取裁今故備  
論後當毋惑論  
夫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  
別子孫之所由出也印度族姓則有四流一  
曰刹帝利者王種也二曰婆羅門者淨行也  
三曰吠舍者商賈也舊云昆舍四曰戌陀羅者眾  
人也舊云凡茲四姓前二是貴後二是賤此說  
出西隨所尚佛生其中釋迦出剛強之世  
託王種以振威迦葉生善順之時居淨行以  
標德論昔阿僧祇劫有菩薩為國王父母

早喪遜國與弟從婆羅門瞿曇學道受瞿曇  
姓本經翻此皆從師德為義乞食還國人無識  
者謂之小瞿曇於城外甘蔗園中以為精舍  
賊盜官物路由園過捕盜尋迹執小瞿曇王  
令以木貫身射之大瞿曇見悲哀棺斂取血  
沉團之還置精舍著左右器大瞿曇言是道  
士若其至誠願天神有知使血化為人卻後  
十月左化為男右化為女因名瞿曇氏純洲  
之姓遊經過去有轉輪聖王名大自在第即  
尸族利子孫相承八萬四千王最後王名大  
茅草垂老無子委政大臣剃髮出家眾號王  
仙諸弟子時行乞食王仙老不能行遂以草  
籠盛懸樹上慮虎狼也獵人望見謂是白鳥  
乃射殺之血滴於地後生甘蔗二本日炙開  
剖一生童男一生童女弟子養護以報諸臣  
眾謂王種命相師占之立名善生號甘蔗王  
女名善賢立為第一妃又以日炙甘蔗而生  
亦名日種善行

述曰瞿曇一翻甘蔗則當據本行二本甘蔗之緣一翻泥土則當取十二遊經血泥之事是知諸經梵語則曰瞿曇華言則稱甘蔗泥土華梵互出其實一義

甘蔗王第一妃善賢生子名長壽第二妃生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報四名別

成本善行

述曰沙弥塞云鬱摩王第四子尼樓本行經尼俱此翻為別成祐律師指懿摩王是釋種之先第四子莊嚴是白淨所承南山指懿摩即第十輪王去菩薩一百世第四子莊嚴即白淨所承其說略同別成在嚴

俱是一人

時善賢妃欲立長壽白王擯遣四子出國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不數年間鬱為強國本行雪山建國城郭如毘羅父王悔憶遣使往召其王名別成遠近欽服此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之曰我子釋迦能仁本行能仁本到雪山邊住直樹林中故名為釋迦

此云直林近雪山北舍夷林築城營舍因名舍夷國五分

述曰舍夷者林名也既以名國又以名氏竊詳舍夷恐翻為直即前雪山直林之義妙玄云舍夷是西方貴姓此但約義未見所出

別成王子拘盧拘盧子瞿拘盧本善行

懿摩王第四子莊嚴別成摩百輪王最後

王名大善生有四分律師南次第百丁

大善生即如自百輪王後六世祖烏婆羅王

五世祖波婆羅王四世祖尼求羅王三世祖

尼浮羅王二世祖師子頰王一世父淨飯王

師子頰四子一淨飯王諸經或有二子長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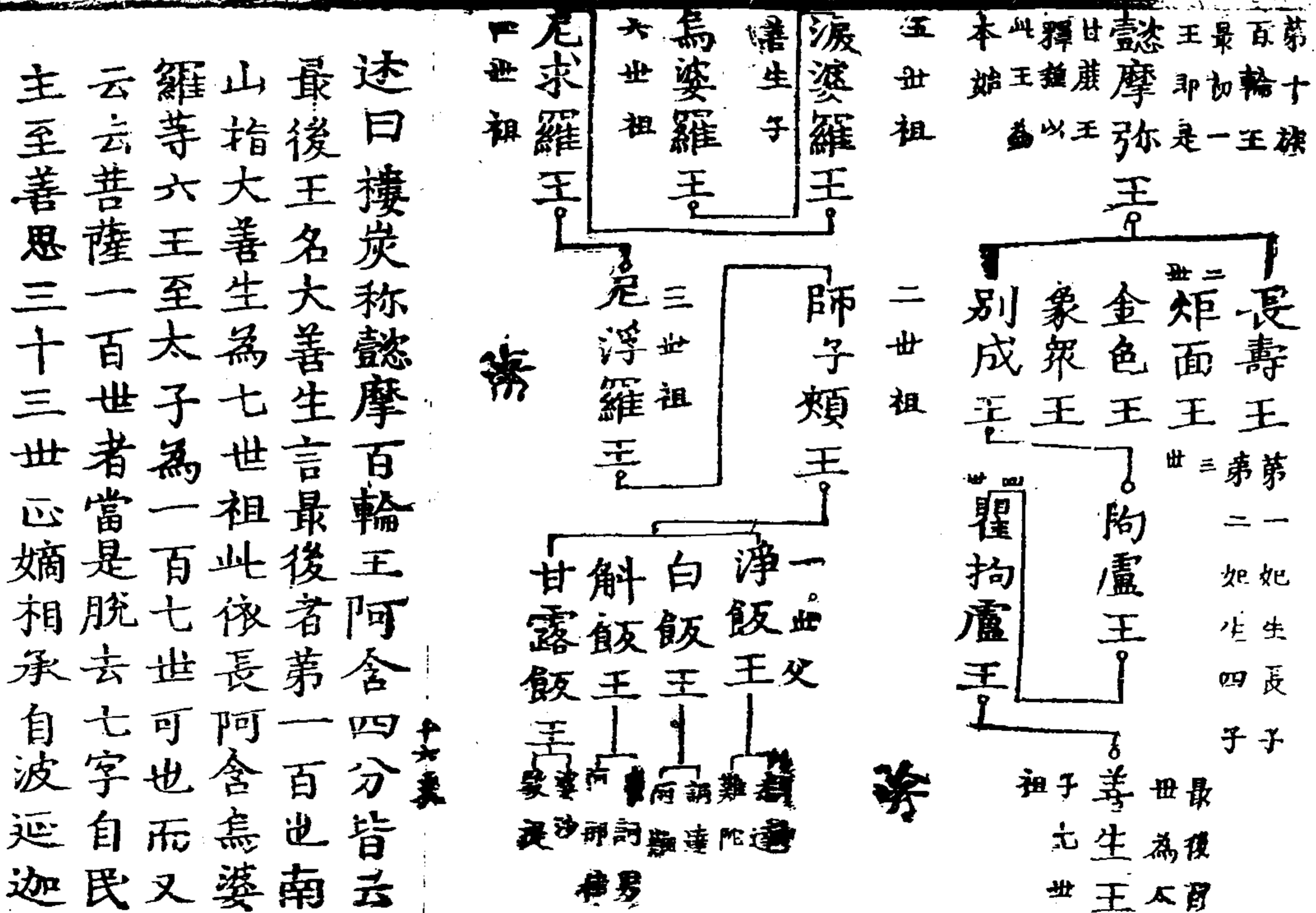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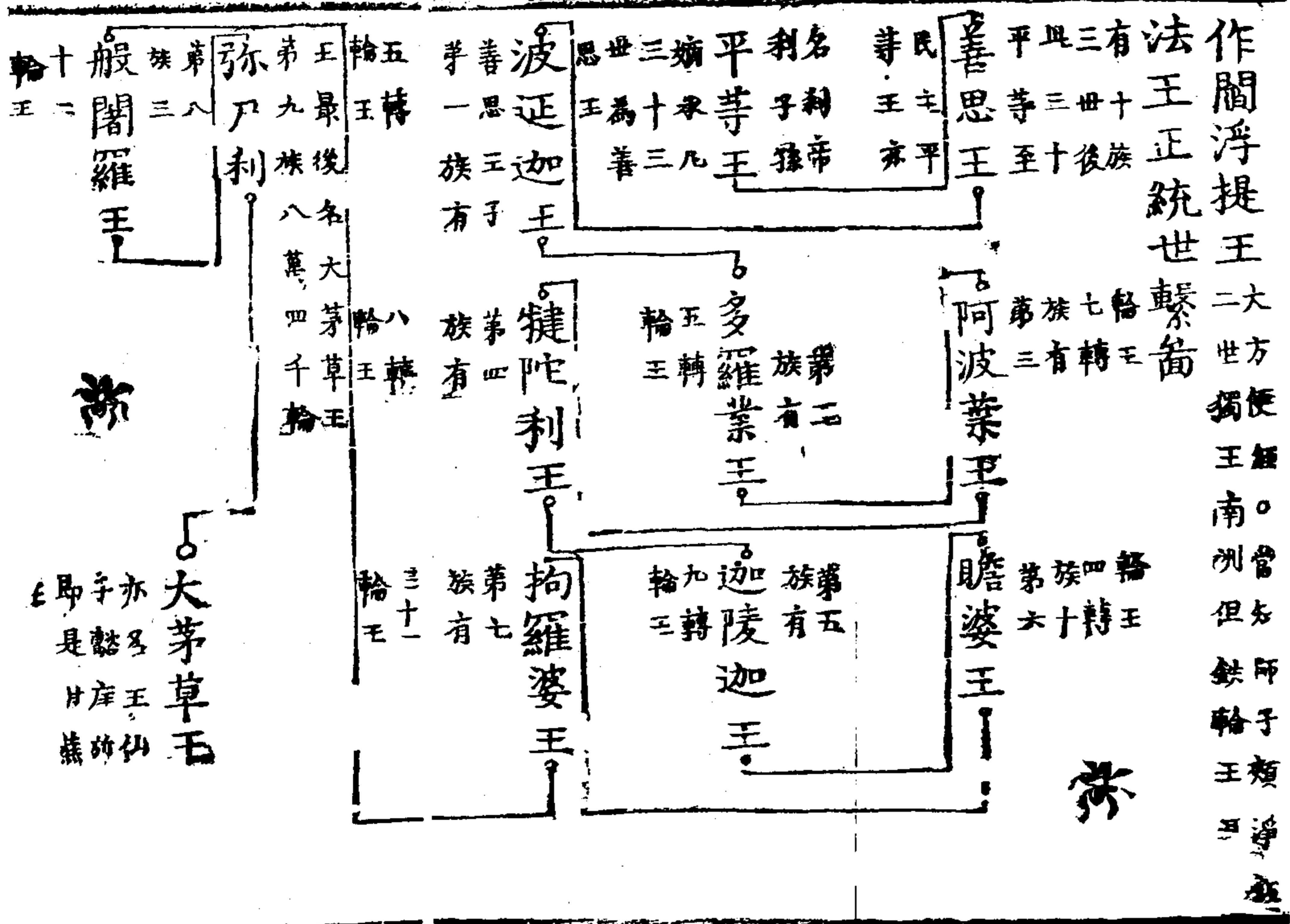
達太子次難陀二白飯王二子長調達諸經

提婆次阿難陀三斛飯王二子長摩訶男或

俱利太子五次阿那律或云阿四甘露飯三

二子長婆沙次跋提長阿舍經之一

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但



十族已降或嫡庶互立或兄弟迭興分為十類必有親疎始終之義存焉然受天明命統王四洲其所以得君道者莫不同也十族拔之凡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一王并前民主三十三王及六世祖王至太子身共八萬四千二百五十五也

佛祖統紀卷第二

藏二



佛祖統紀卷第二

宋景定四明果湖沙門

志

教主擇迦牟佛本紀第一之二

下境率

序曰四明法師之言云如來昔於大通之時覆誦法華與無邊眾生作一乘之因矣以由

城三

中間退大樂五塵如來大悲恐其墮苦於是

更以小乘而為救拔或用衍三而為導引如

此大小種種成熟堪於今世悟入佛乘是故

如來為此一事出現於世然其機發復少差

殊故於一代而分五時有機堪能直入於實

者辨此二類熟在一時者於華嚴頓談別圓

被二種機者此機從始即見昧相若其中間

習小深者雖於今世入一佛乘而於小先熟

故為此機示現劣身初說三藏諸味調熟來

至法華方開佛慧此機於始唯見劣身故天

台師曰小機則示三感佛身說法大機應以

舍那佛身說法是故降神母胎即示兩相又

然華嚴頓後方施小化譬如窮子急退不至  
 徐語方來前頓後漸其義已成今却忽云降  
 神母胎即示兩相須知諸文所論初頓後漸  
 蓋是化緣施設之語今此所說大小雙應終  
 歸一乘方盡機始示之事如方便品思無  
 大機念欲息化諸佛勸諭方施小乘次文卻  
 云無量劫來讚涅槃活生死永盡我常是說  
 是故思機然後施小此善之說皆是儀式不  
 可據此以難今文預鑑群機原始要終度物  
 之意也並別今觀二聖師所論則知如來出  
 興祇一八相自大機而觀之則始終無改無  
 非華嚴自小機而觀之則遊化廣苑諸教次  
 第謂之舍那謂之釋迦一俸而兩名由機有  
 不同耳然則大小二始頓漸兩說五時施化  
 一乘會歸是皆如來隨順機宜善巧方便令  
 入佛慧之道今故得以述之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刹微塵數菩  
 薩皆與菩薩同願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

悉皆同等又以神通普現兜率天宮一一宮  
 中悉現十方一切世華嚴經○大機  
 所見下兜率相託母胎  
 序曰如來降神母胎雙垂兩應大機則見乘  
 旃檀樓閣小機則見乘六牙白象大小在機  
 而於如來應本未始有動此託胎之相也  
 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旃檀  
 樓閣處摩邪夫人胎華嚴從兜率下法身眷  
 屬如陰雲籠月共降母胎胎若虛空常宣妙  
 法妙見託胎相  
 住胎宮  
 序曰華嚴云如來住胎現大宮殿示現住兜  
 率乃至般涅槃或見在兜率乃至或見於涅  
 槃此則於住胎一相之中備見八相此荆溪  
 所謂一一相中皆八相故也  
 菩薩於母胎中現大宮殿種種嚴飾而令母  
 身安隱無患住母胎已心恒正念示現住兜



率天初生為童子處 王官出家苦行成道轉  
法輪般涅槃或有見 佛種種說法或見在兜  
率天或見來處母胎 或見初生或見出家或  
見成道或見轉法輪 或見入涅槃華嚴經云  
故或言一胎中皆 胎中  
示降生

序曰胎胎降生皆所 以示同於人法耳  
出入心脇周行七步 伴大小兩機所見各殊  
者斯示現降生之相 也  
夫人攀金園樹枝而 生菩薩諸天王眾各持  
香水共以洗沐華嚴 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  
行七步濕摩經云 胎中

出家家  
序曰華嚴云最後身 菩薩欲令著家眾生捨  
離家法為現自在不 屬世故宣揚出家功德  
勝故此示現出家之 意有在於是也  
又見出家詣道場成 等正覺坐師子座華嚴  
大機所見 出家相

成佛道  
序曰華嚴云道場始 成者且約大始而言既  
非本門實成則今此 心是迹中之迹耳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 成正覺華嚴菩薩言吾  
三十成道號為釋迦 牟尼於寂滅道場坐金  
剛華王座說法梵經 經云三十成道既成  
道已梵天勸請惟願 如來當為眾生廣開甘  
露說無上法涅槃經 道相

或見菩薩住兜率天 入胎出胎成道降魔轉  
法輪入涅槃華嚴 今譯此大乘有  
述曰自昔依起信論 列大乘八相存住胎  
而沒降魔依四教義 列小乘八相存降魔

而沒住胎今之所 述正稟二文以為綱骨  
自下兜率至成道降 魔皆先大後小以列  
其相而於轉法輪中 則有五時頓漸之義  
則大小二機又蘊乎 中矣妙宗之言曰佛  
應三土且說同居化 有始終須彰八相大  
機所見八相難思若 應小機八種皆劣此

之謂也

下兜率



菩薩功行滿足位登一生補處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觀諸眾生皆是我發心已來所成熟者堪受妙法觀此大千界閻浮提迦

毘羅國最為處中此云黃色言上也觀釋迦弟

一甘蔗聖王之後觀白淨王夫妻真心堪為

父母白淨或云淨財德備然諸經未見白淨淨

其議觀摩邪夫失懷抱太子滿芝十月生七日已其母命終作此觀已告諸天子我應下

生白淨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

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

諸天子聞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見下兜率相

託母胎

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按普輝經云

象為白象瑞應經云化乘六牙白放大光明普

象賁日之精。佛宿即鬼宿也

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

星即鬼宿也時摩邪夫人眠寤之際見六牙

白象騰空而來從右脇入按普輝經云所以

覺已白王為說瑞相王召婆羅門占之曰今

此夫人胎中之子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

當為輪王夫人日更脩行六波羅密天獻飲

食不樂人間之味時兜率天眾念言菩薩已

生淨飯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得先聽法

於是諸天下生數至九十九億又它化自在

天下至四天王上至色界天與其眷屬亦皆

下生不可殫計果有一天子名曰速往至

諸地即入淨土菩薩法率天下生母

汝等速愛等願求生人間地獄眾生聞法

已各各相親復見光明地獄身即生人

所有大千世界皆肯已來種種善根者皆來

此迦毘羅城四面託生佛本行經云胎相

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碍晨朝為色

界諸天說法日中為歡界天補時為諸鬼神

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衆生  
種功德三代清淨汝下閻浮為我觀察  
金園曰往音補處菩薩託生之家須具六十  
種功德三代清淨汝下閻浮為我觀察

周昭王元年紀

周之先封於西伯受命而王  
西伯受命而王  
武王受命而王  
康王受命而王

示降生  
二十六年  
甲寅  
二月十六日

多相承之二十四夫人懷孕將滿十月其父善覺  
遣使白王我女懷藏聖胎威德甚大慮產子  
後女命不久欲迎止嵐毘園中盡父子情王  
即敕有司備儀禮送至父家行經時夫人即  
外寶輿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中十月滿足  
四月八日日出胎並出

因果經南山云降胎出胎皆言四月八日則  
是十月十日在胎今此女言十月滿足則  
約人問曰生此皆譯人用歷兩上不同然內  
三月八日多言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舉  
四月八日多言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舉  
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時樹下  
生七寶蓮花大如車輪身墮花上自行七步  
舉右手作師子吼云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

勝我獨尊善難云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  
手現相為除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置寶几  
帝釋執寶蓋梵王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兄  
第二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以  
灌太子按普耀經釋梵雨香身黃金色三十  
二相放大光明照三千界天龍八部空中作

樂歌頌佛德散花亂墜一切天人讚嘆種智  
速成佛道度脫衆生唯有魔王不安本座于  
時采女以天繒氈裹抱太子至夫人所青衣  
還宮說奇瑞相王即嚴駕四兵車徒導從入  
園見相殊特喜懼交懷前抱太子置象輿上  
隨從入城將詣天祠梵釋形像皆起禮足而

言曰今此太子天人中尊云何來此欲祀於  
我群臣歎異即奉太子入王本宮時諸釋日  
生五百男王家青衣生五百蒼頭王既象  
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數各  
五百官中五百伏藏自然而出有諸商人入  
海采寶而還各貢珍奇王召諸婆羅門當為

太子作何等名答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  
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薩婆志達  
此云一切義時八王亦同日生太子各懷惟  
成又名頌吉喜共制美名經曰王家青衣亦蒼頭奴名車  
匿既生白駒名犍陟王後常使車匿侍從白  
馬經曰乘瑞應王訪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

相師言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  
轉輪王相師又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此云  
名何應具足五通在香山中能斷疑惑王思  
路險非人能到阿私陀遙知王意騰空而來  
相太子已悲泣而言曰恨我不久命終生無  
想天不和佛與不開經法若有具三十二相

或但非虛又不明顯此人尚為轉輪聖王今  
觀太子諸相得所又極明顯決定必成一切  
德智王聞仙說慮恐出家起三時殿七寶在  
巖城門關閉聞四十里五百采女宿衛嚴守  
花果聚鳥流泉浴池光耀心目以悅太子生  
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

初利法大權經云前慶樂率觀后時姨母摩  
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小因果所見  
降生相

述曰如果降靈示滅之相記年月者集說  
紛然今作正義異說兩番以區別之初正  
義者有六其一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有五色光入貫太微福  
於西方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旦白  
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太史扈多曰西方有  
大聖人終亡之相其二法本內傳摩騰法  
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

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其三魏書沙門曇  
 謨景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其四南  
 岳顛文云佛以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其五  
 輔行云悉達生淨飯王宮當周昭王甲寅  
 之歲其六唐太宗勅尚書劉德威問法琳  
 法師佛降生入滅何故傳述乖亂琳乃論  
 定周昭甲寅生穆王壬申滅次列異說有  
 八石柱銘周桓王乙丑法顯法師傳殷武  
 乙甲午像正記平王戊子南山咸通傳天  
 人云夏桀世度律師眾聖點記貞定王甲  
 戌開皇三寶錄王簡棲頭陀寺記皆以為  
 周魯二莊甚至孤山亦作此說其所注四  
 十二齋經則取淨名疏云周時佛興星殞  
 如雨蓋準瑞應經所言沸星下侍之事天  
 台祇言佛興未嘗定指周莊雖云如雨乃  
 是借文左傳孤山誤認此語遂作二莊以  
 釋以致淨覺作記妄稱天台正取二莊然

荆溪明言昭王甲寅初無二莊之論是知  
 異說自此可息矣若欲會同左傳如雨之  
 說則如文殊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  
 五十年女殊至雪山化五百仙人訖還歸  
 本土放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自昭  
 王至莊王正當二百五十餘年恒星之驗  
 其在此乎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  
 卯夜恒星不見星殞如雨即周  
 莊王又孤山垂裕記依周歷以十一月建  
 子為正言四月即今二月今准因果瑞應  
 本行諸經並云四月八日法本內傳魏書  
 亦皆四月八日三經既非周譯二書亦非  
 周世則知非建子之正明矣蓋自漢武改  
 寅為正至于今日遵而用之則經傳之言  
 四月非為差錯不當遠據周歷改為二月  
 也此大略出翻譯名義今更增益文證以  
 祛昔人之異見云  
 二十七年知先是太子生時足行七步口稱  
 獨尊言已便默如諸嬰孩不行不語諸母養

育漸至長大智論

二十八年丙辰 二十九年丁巳 三十年戊午

三十一年己未 王為太子辨象馬牛羊諸車童

子玩具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雲

以時皆是太子福德之力又以青衣所生重

信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因果錄

三十二年庚申 太子年七歲王令學書訪國中

聰明婆羅門名曰選友起大學堂亦稱學具

太子問師書有幾種師默不答內懷慚愧禮

太子足惟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

答言或有梵書婆羅門書或佉婁書摩揭陀書有如是

等六十四書按佛本行經太子八歲學書知

書六也那伽書龍也支那國書大唐也此石

白王言太子是天人中師云何欲令我教下具有天是八部四洲鳥獸等音聲諸書

聞歡喜凡技藝與藉天文地理算數射御悉自然知之綱果時王復令釋種忍天教太子兵或法式為造一苑名曰勒勒太子

百釋子入苑遊戲學一切典籍四年之中

諸釋種皆悉通達佛本行經

三十三年辛酉 太子在苑射戲提婆達多集一鷹墮於苑中太子拔箭以酥塞封瘡達多

遣使來言宜速見還太子報言我已攝受鷹自自我發善提心來我皆攝受一切眾生况

復此鷹而不屬我自此與達多結怨相競復此鷹而不屬我自此與達多結怨相競

三十四年壬戌

三十五年癸亥 太子年十歲王訪國中善知射

者令教太子師與小弓射鐵鼓太子更求如

是七弓一箭過七鐵鼓射師白王太子自知

射藝云何令我為師王大懽喜擊鼓唱令太

子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提婆達多最先

出城時有大象當城門住達多獨前以手搏

頭即便躡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難陀繼至

以足指挑象擲著路旁太子出城以手擲象

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蘇時諸人

民歎未曾有達多至園最先發射徹三金鼓

次至難陀亦徹三鼓太子以弓力弱取王庫

內祖王良弓即放一箭徹過七鼓然後入地  
過大鐵圍山時提婆達多與難陀共相撲戲  
二人力等無有勝者太子手執二弟躡之於  
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因果

三十六年丙子 三十七年丁丑  
三十八年丙寅 三十九年丁卯



四十年戊太子年十五歲王會羣臣諸小玉  
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至二月八日以七  
寶器盛四大海水各各頂戴傳授與王灌大  
子頂付七寶印立為太子時八國王亦於是  
日同立太子因果

城三

十

淨樹下見諸耕人時淨居天作壤蟲鳥隨啄  
之見已悲愍即便思惟得四禪地因果王尋  
太子見在樹下一切樹影悉移唯此樹陰覆  
太子身如重雲間忽見明月菩薩本  
四十二年庚太子十七歲按本行經釋種婆  
羅門摩訶那摩有女名邪輸陀羅顏色端正

智慧過人王即遣使往迎為太子妃太子嘗  
修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道因果太子有三  
夫人一瞿夷二邪惟檀鞞三鹿野以有三  
婦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采女十二游  
有及瑞應皆云華嚴是瞿夷子法華經云  
此是邪輪生子釋論瞿夷子邪是女不  
瞿夷故知定是邪輪子佛經

妃

四十二年庚太子白王將遊園林前後  
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黑  
已還宮愁思不樂念言老至如電我豈得免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七日復從城南門出淨  
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不能自持太子念  
言如此病苦云何不畏即回車入宮少時復  
從城西門出淨居天化為死人四人與行室  
家笑送太子語臣優陀夷曰世間乃復有此  
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即勅回車最後出  
城北門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  
杖太子問是何人荅言我是比丘脩學聖道

城三

上

永得無為言已騰虛空去太子索馬還宮而  
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常恐為此所逼  
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即思惟方便  
欲求出家因果經云本行經云太子問何人遊  
曰我佛弟子沙門也問何名沙門答曰三界  
多擾擾六趣等昏昏識心違本源故為沙門  
四十四年壬申 四十五年癸酉

四十六年甲戌 四十七年乙亥  
四十八年丙子 四十九年丁丑

出父家  
五十年寅太子年二十五歲妙樂云年十九  
成道若三十出家三十成道十五出家則二十  
經二十五出家三十成道十五出家則二十  
往父王所作禮白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

願聽我出家學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國未  
有嗣宜息此意時相師白王太子若不出家  
過七日後當得轉輪王位王聞益喜於城四  
門各置千人以為防護王語太子我昔曾聞  
阿私陀佛說汝畢定不樂處世若生一子不  
復相違太子即以右手指其妃腹便有覺娠瑞按

應經云指妃腹曰稱二月七日思求出家身放  
後六年汝當生男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  
來禮足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正成熟  
太子答言如汝等語然父王救內外官屬嚴  
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即以神力令諸官屬  
悉皆溥卧使無知者邪輪卧中即得三夢一

月墮二牙齒落三失右臂覺已具述太子語  
云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存當知此夢  
虛假非實至於後夜諸天白言內外眷屬皆  
悉睡卧今正是時太子即令車匿被捷陟來  
車匿流淚而言曰今非遊觀之時云何中夜  
而忽索馬即舉聲號泣欲令王宮眷屬覺知

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牽馬既至諸天捧  
馬四足并接車匿帝釋執蓋從北門出其門  
無聲自然兩開行至天曉已三踰闍那三由  
諸天事畢忽然不見行至跋伽仙人苦行林  
中即便下馬語車匿言我既捨國至閒靜處  
汝與捷陟俱可還宮車匿悲泣不能自勝捷

城三

十二



陟舐太子足淚落如雨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自剃鬚髮而發願言願共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帝釋接髮而去讚言善哉時淨居天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見已而語之曰汝所著衣是窈靜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行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答言善哉即

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大論云所買得衣粗布僧伽梨

也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升虛空於是車匿即牽犍陟鳴噎悲哽緣路而還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謂是天神與眾請坐即問仙人汝等

苦行欲何所求答言為欲生天太子又問汝等修諸苦因以求苦報終不離苦言論往復

明日辭去車匿牽犍陟還入宮城具白父王王愛念情深即遣王師大臣尋至僊所僊云已過中路遙見樹下端坐思惟大臣具告王意太子答曰豈不知恩但以生老病死四患為苦耳我今終無返步大臣即留橋陳如等五人密令伺察時太子北度按西域記恒河應云南度

路經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按瑞應經王聞太子至頃捨國相奉太子答王今可於身命財

修三聖法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遂即別去時王告口若道成日願先見度太子前

行至阿羅邏仙人蒙聞說從得初禪乃至入非想非非想處名為解脫太子知非究竟即

與仙別次至迦蘭住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十一

太子調伏二仙人已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僊陳如等五人住處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

宜應六年苦行以度眾生經果天神進食一不肯受令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

續精氣端坐六年形体羸瘦寂默一心內思

安般將思安住般前生是定後三妙門惠能法界真明出通能至真妙門者涅槃為妙

門一數攝十名在急相出通能至真妙門者涅槃為妙

三止息心靜慮四觀名別為所證知出故轉名心為隨入

為六淨不起無所依安波遊上四止門觀名出入

二門微妙神通無分散意經應太子日食一

麻一米或七日一食陳如五人供奉太子遣  
人白王具說苦相王與姨母及邪輸各嚴五  
百車資生之物令車匿領送皆悉不受經因果

已上並小機  
所見出家相

述曰按瑞應因果中本起大論並云十九  
出家十二遊增一中雜長四阿舍出曜經

和須密論並云二十九出家當何所從今

以如來八十壽除五十說法則定取梵網  
無相二昧寶藏經等三十成道之言若以

三十成道除六年苦行則定取荆溪二十  
五出家上合寶藏之說若約前後義定則

有二事可證一者出家之後六年苦行取

成道之歲其數正合二者將出家時指妃

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子後於成道之年

果生羅睺按賢愚經云出家脩道六年苦

行得一切智未曾有經云太子逃至山澤

勤苦六年得佛還國普耀經云父王聞太

子得佛以來六年令優陀邪往請云濶別

以來十有二年又云佛還國入宮坐羅雲  
來問訊群臣皆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  
從有子此等經文並約出家六年成佛又  
經六年還國逆而推之當以二十五為出  
家之年審矣孤山頌謂五歲遊歷此語無  
憑神智補注備論異同請以荆溪之言為

正

五十一年紀

穆王之昭王

元年庚辰

降天魔

四年癸太子心自

六年若以羸身而

餓是涅槃因我當

禪河洗浴身體時

陀婆羅有淨居天

聞已大喜即見地

取奉上太子呪願

二年辛巳

三年壬午

念言我今脩於苦行垂消

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

受食然後成道即至尼連

彼林外有一牧牛女名難

來下勸言汝可供養女人

中生千葉蓮上有乳糜即

受食氣力充足按佛本行

主二女一各難陀 一名婆羅 一千牯牛 耳  
 乳飲牛長轉至一 五牛取乳煮糜 以上善牛  
 相好圓滿如日 普提經云龍女獻妙身  
 即拜畢鉢羅自 發願言我坐樹下若道不  
 成要終不起 佛以草為座成無道釋  
 得相因化為凡人 執淨草至菩薩前問汝  
 何名答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  
 祥乃數以為座結加跌坐而自誓言不成正  
 覺不起此座 佛為太子時出家求道淨  
 飯王父遣釋種五人 隨逐給侍憍陳如  
 十力迦葉數名是 親二人執五欲樂見太  
 子初食麻麥心不 忍可即便捨去額鞞  
 跋提云小賢甘摩訶男俱利人諸文不同  
 今用此句五卷 此是父親三人執苦行淨  
 太子後知非道捨 而受食羹飯酥乳三人謂  
 其狂亂失志亦復 捨去新論○義先降魔後  
 成道華嚴經先成 道後見之異也今云降魔  
 已應轉法輪此大 小機見之異也今云降魔  
 大悟則當以降魔 為先也時魔王宮駿自然

動搖魔王念言瞿曇當成正覺及道未成往  
 壞亂之於是手執弓箭與諸眷屬俱往樹下  
 語菩薩言汝應脩轉輪王業捨出家法今若  
 不起我試射汝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挽  
 弓放箭停於空中其鏃向下變成蓮華魔王  
 復遣三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願侍左右菩  
 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  
 妖媚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  
 媿頭白面皺魔王即以軟語誘言汝若不樂  
 人間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  
 言汝先脩少施今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  
 要還沉溺非我所須魔王曰我之果報是汝所  
 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唯此地知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地神涌出而語魔言菩  
 薩昔以頭面髓腦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  
 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是故汝  
 今不應惱亂魔聞怖懼即自思惟我今當更  
 設方便廣集軍眾以力迫脅時諸軍眾忽然

來至充滿虛空執戟操劍多頭多目諸惡類  
 形圍遶菩薩四方烟起四海涌沸是諸魔眾  
 各盡威力角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  
 童子戲空中有神隱身而言菩薩歷劫脩習  
 善果欲導眾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今日決  
 定樹下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  
 之座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息憍慢  
 意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即還本宮  
 細惡魔波旬將八十億眾欲來壞佛語云  
 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佛語波旬汝今先能  
 動此漂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時波旬不能  
 令動軍眾壞散雜寶藏經波旬長子商主即頂禮  
 菩薩求乞懺悔白言我父無智觸忤大聖願  
 得恕亮佛本行經。已上  
 述曰諸經云魔波旬在六欲頂別有宮殿  
 今因果經乃指為自在天王如此則當第  
 六天有此兩異蓋是譯者用義之不同也  
 成佛道

二月七日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  
 動落日停光澄月映徹眾星祭爛天雨妙花  
 作眾技樂以用供養菩薩既降魔已放大光  
 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  
 壽命短長一切眾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橫  
 生苦樂明星出時霍然大悟即八日得無上  
 道為最正覺因果經。此小佛成道日斛  
 飯王第一遣使白淨飯王言貴弟生男第一  
 王心歡喜語來使云今日大吉是男當字  
 為阿難此云舉國欣慶又名慶喜論。是歲  
 邪輸夫人生子名羅睺此云覆障以時羅  
 睺羅阿脩羅食月因以為名初太子出家之  
 日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男至是在胎  
 六年而生瑞應經  
 述曰大乘開住胎合降魔於成道小乘開  
 降魔合住胎於託胎住胎見起信降魔見  
 四教義此先達之論也今觀大小皆有住  
 胎降魔之文如華嚴云菩薩任母胎已示  
 胎降魔之文如華嚴云菩薩任母胎已示

現出家成道等相此大乘住胎也因果經  
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一日六時為諸天  
鬼神說法此小乘住胎也花嚴辭世間品  
菩薩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等妙樂云四  
佛各有四降魔相此大乘降魔也因果經  
既降魔已即便入定明星出時得最正覺  
此小乘降魔也今欲順八相之言且用起  
信四教義二文開合為證

佛祖統紀卷第二

卍

城三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城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解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上

轉法輪

序曰說法度人如來出世之大要人有利鈍  
則法有頓漸故聞法之人無不悟入猶夫醫

城四

王應病與藥藥能合宜則病無不愈疏不云  
乎今佛始終具轉五味法輪轉此法度入宅  
心令得悟斯轉法輪之義也  
如來轉法輪世代五時則有八教

轉法輪者輪以摧碾為義如來說法化轉  
物心於法自在如輪王輪寶運轉無礙又

如來三輪不思議謂身輪現通口輪說法  
意輪鑑機能與眾生摧碾一切惑累法花  
云輪王有二財輪王者有四等金輪千輻  
化被四洲住劫八萬歲時出銀輪七百五  
十輻化三天下除北洲銅輪五百輻化東  
南二洲鐵輪二百五十輻唯化南洲如呵

育王是也法輪王者若減百年如來出世是也

一代者通指八相別在五時五時復有通別妙玄云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若華嚴別但在初通則至後廢苑已去例此云今輪一化唯在別義論五

時者義出三經謂華嚴三照涅槃五味法華信解品四大弟子領解等文故文句云四大弟子深得佛意探領一代五時之教始終次第其文出此

八教者妙樂云化儀四教是判教之大綱化法四教是釋義之綱目是知頓等是判藏等是釋如判華嚴為頓則以別圓釋之乃至判法華為非頓非漸以純圓釋之此今家消經之軌則也妙樂又云若消諸經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若釋法華無頓等八舉止失措謂餘經但論當部逗機得益故未須頓等若釋法華須明一代故用頓等

以括始終輔行云藏等四教遍收一切大小乘經因果顯了各立教主各被機緣始終備足不過此四頓等四教但是如來不思議力<sup>劫</sup>措藏等盈縮調停成熟物樣破邪立正引小歸大廢偏顯圓會權入實故有諸部五味相生利物無方適時出沒

言五時者一華嚴時

具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譬具足立題別行玄記云大方廣是法佛是舍那果人華嚴譬諸地因華莊嚴果德文此經揔有七處九會會處不一故以經標名

二鹿苑時

輔行引大論云如來因地為鹿群主波羅柰王入山遊獵有母鹿懷子當差次供饌母告鹿主枉殺其子鹿主詣王求代王說偈曰我實人頭鹿汝是鹿頭人以理而為人我不以形為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我以無畏施亦可安汝意鹿群所居故名

鹿苑亦名柰苑從對立名亦名仙苑二仙  
所住故此以處標名酬昔行因之地

三方等時

四教並談曰方四機俱被曰等此從法得  
名依部教立故續遺記云方等之名有二  
意若大經從酪出生酥譬修多羅出方等

此約第三時的從部教即被三乘四教機  
也若普賢觀此方等經是諸佛眼乃直明  
圓理非第三時也文普賢方等乃方廣平  
等之義諸部大乘談圓理處並名方等

四般若時

此云智慧五種不翻中尊貴不翻也具云

摩訶般若戒四此從經標名

五法華涅槃時

二經同明開顯並屬醍醐故合為一時此  
並從經標名法華具云妙法蓮華經由妙  
法有施開廢三者之義故以蓮華為喻涅  
槃者具云摩訶般若涅槃經此翻大滅度大

即法身滅即解脫度即般若一經始終純  
談三德 是為五時

五時立名不出三義華嚴從喻鹿苑從處  
方等般若涅槃從法法華從法喻  
亦名五味

此有相生濃淡二義言相生者妙玄云初  
頤之後次開於漸故涅槃云從佛出十二  
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譬從牛出乳  
從乳出酪云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又云呼  
為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言濃淡者  
義例云經中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  
淡雖殊皆從牛出元草堂云相生喻教濃  
淡喻機喻教則有次第從頤開漸漸入轉  
深終會於圓喻機則有優劣初自靜症彈  
訶淘汰而卒至得記文祇一五味作兩番  
譬能譬雖通所譬則局今論一化次第唯  
取相生之義

三照五時五味之圖

華嚴	四	喻	妙
嚴	三	為	合
華	五	為	開
嚴	五	為	機
華	時	五	玄
嚴	味	五	槃
華	喻	五	華
嚴			法

先照諸  
大山王  
高山  
菩薩  
華嚴  
乳  
即遣  
旁入

次照一  
幽谷  
聲聞  
原苑  
酪  
密遣  
二人

次照全  
食時  
緣覺  
方等  
酥  
過後

別寶山  
馬中  
決定  
般名  
酥  
長後

善照二  
正中  
聖  
法華  
醍醐  
汝實

華嚴性起品  
譬言日出先照諸大山王

次照一切大山  
次照金剛寶山  
然後普照

一切大地日光  
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諸大

山王次第乃至普照大地  
但山有上下照

有先後如來亦復如是  
成就無量無邊法

界智光先照菩薩  
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

照決定善根眾生  
隨應變化菩薩然後普

照一切眾生云又云  
譬如日月出現世間

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  
為幽谷其文出此

涅槃經云佛說二十五三昧無垢藏菩薩

白佛言如佛所說諸佛菩薩成就智慧功

德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不如此

經能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譬如

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

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佛亦如

是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

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典從般若出大

涅槃醍醐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釋迦

云涅槃五味轉變而祇是一乳華嚴三照

不同而祇是一日今演華嚴平地之譬以

對涅槃後之三昧數雖不等其義宛齊云

又云華嚴但云平地今離彼平地以譬方

等般若法華方等如食時般若如馬中法

華如正中

言八教者頓漸秘密不定為化儀藏通別圓

為化法是為八教化儀如世藥方化法如

辨藥味

城四



言教者詮理化物之義聖人被下之辭化儀四教是如來化物之儀式故喻如藥方化法四教是眾生除病之法度故喻如藥味化儀等四教下義理祇是藏通別圓雖通名為教其實無別有體

八教文證者初化儀四教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妙玄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此如華嚴緣得大益名頌教相無量義經云從一清淨道施出二三四妙玄次照幽谷此如三藏次照平地此如方等般若並漸教相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淨名佛以一音眾生各解此不定教大品我見

閻浮提第二法輪轉大論云今轉似初轉此秘密教也次化法四教者妙玄引是阿舍云佛說四大教籤云但有四非即藏等也月燈三昧經明四種修多羅其中有四種斷無明智章安私釋以對四教籤云與四教義甚相應然此並是約義以對未見立

名之的今準四教義引法華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成論我今正欲論三藏中實義此並藏教名義華嚴云為說圓滿修多羅大品云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當學般若法華以平等大慧為大衆說如所說者皆是真實涅槃經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般涅槃大論三智其實一心中得此並圓教名義

文唯通別兩名遍在諸文是大師之所義立如四教義引大品云薩婆若智三乘同得中論諸法實相三人共入此並通教義通者同也三乘共稟故名為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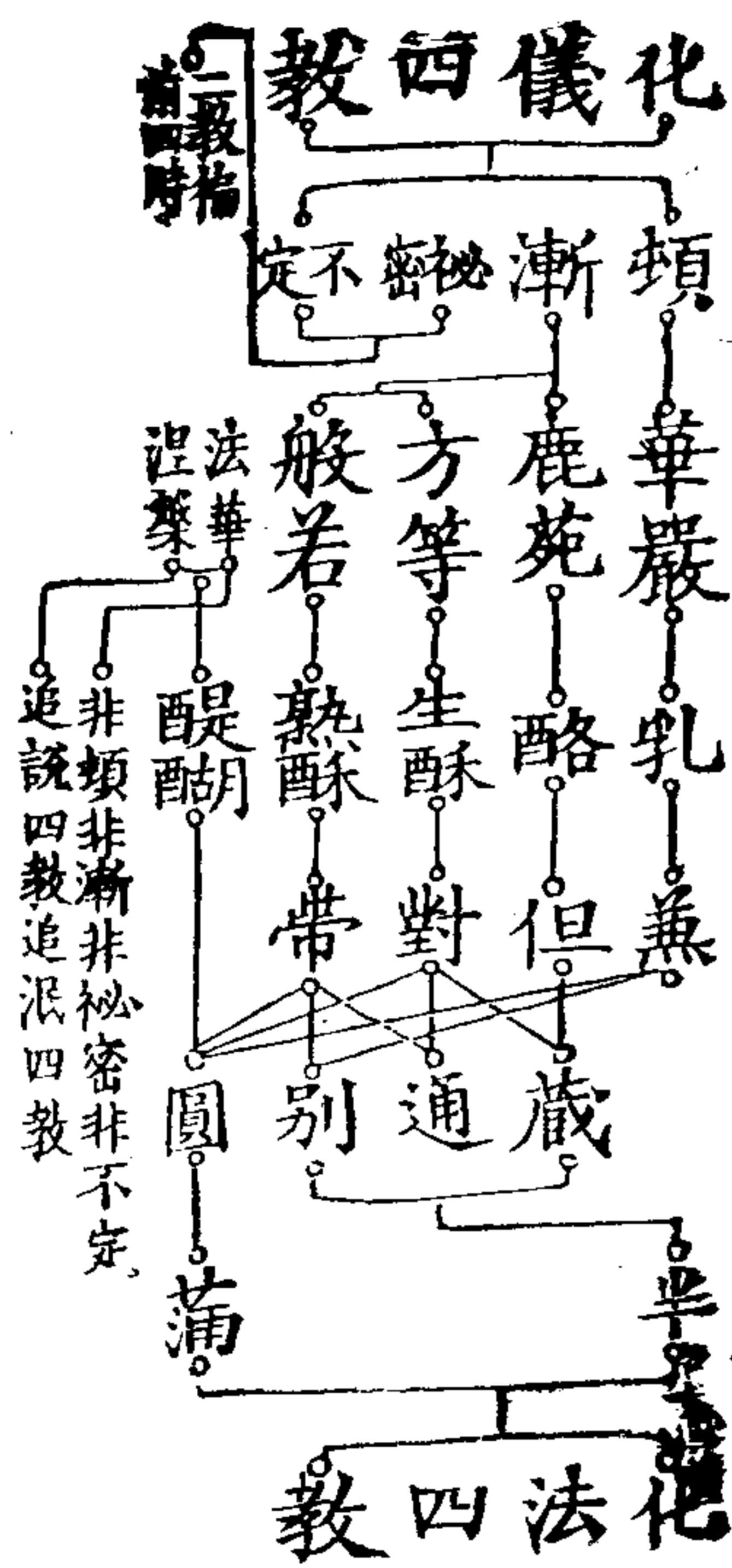
無量義云摩訶般若華嚴海空宣說菩薩應劫修行涅槃經明五行大論不共般若若斷於別感此並別教義別者不共之名八教名義者直說於大時部居初名頌中間三昧引小向大名漸一音異解互不相知名秘密聞小證大聞大證小名不定經律

城四

六

論三舍藏法義名三藏三乘共行利根菩薩通別通圓故名通獨菩薩法次第斷證別前藏通別後圓教故名別教理智斷行位因果一切圓融故名圓

○八教對會五時圖



妙玄釋如是我聞云若非超八之如是安為今經之所聞文此當以部教分之約部則非兼帶之圓故超八教若但約教則今昔圓義更無有二故籤云八教中圓教帶偏明圓猶屬於漸今法華圓開偏顯圓圓外無法

初頓教者即第一華嚴時從部時味得名為頓此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寂滅道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圓遶如雲籠月是時如來現盧舍那身說圓滿修多羅故言頓教

頓教者有約部約教二義約部則別在華

戒四七

嚴約教則通於餘時今此正當約部明頓之教對下三漸化儀為言也下文云從部時味得名為頓是也華嚴為部先照為時乳為味合此三義為部時味簡餘時也下鹿苑時亦可得云從部時味得名為漸初此後可例

始成正覺者此約迹中大始而言非本中初成也寂滅道場者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見惑一住思惑分三塵沙合無明為一住同居土分段生死方便實報土變易生死得道之場如世治穀之場除五住糠顯實相

米新譯經菩提道場名異義同

四十一位者妙玄云華嚴明三十心十地

佛地為四十一位以破無明顯中道法性

之理故云法身法身有二義毘盧遮那性

德法身分破無明至究竟者名修德法身

今文在修義兼性德四念處云華嚴前無

十信後無等覺者玉慧覺云不可將部中

談位而難經初列眾蓋華嚴事事談十故

合等覺在十地如光明記云華嚴不開等

覺十地即等覺也今言經初列眾故有等

覺若前無十信者華嚴明十梵行即十信

也故四教義云十種梵行與圓十信同今

文唯約法身大士故不列十信

宿世根熟天龍八部者諸經列眾有龍畜

等者當用涅槃四句料簡一乘急戒緩四

趣聞法悟道者二戒急乘緩著樂人天不

聞法者三乘戒俱急天人聞法得道者四

乘戒俱緩四趣不聞法者今此眾皆是宿

世曾聞華嚴或種或熟今當得脫之眾止

觀云以三塗身值弥勒佛聞華嚴經正此

義也八部如常論

如雲籠月者妙玄云法身眷屬如陰雲籠

月共降母胎此喻降胎之相今四教儀取

喻轉法輪眷屬之相其義兩可雲以喻機

城四 月喻教主仁王經云十五夜月闇盡光圓

以喻如來智德漸圓惑闇究盡乃成斷結

盧舍那者此云淨滿諸惡盡故淨萬德圓

故滿即自報身也亦云光明遍照如大論

云光明無邊色像無邊尊持之身即它報

身也今明教主依四明立義正是對下釋

迦現起尊特如解誘引經云尔時世尊不

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弥向帝釋殿

說法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

修多羅者此云契經能說所說契理契機

亦十二部之摠名也文雖兼別部意是圓

若約機約教未免兼權謂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等文為圓機說圓教處處說行布次第則為權機說別教故約部為頓約教名兼見妙華及四教後發心有三一解行發心五品也二相似發心十信也三真證發心初住也今是真證發心即是發理性三因之心分證三德之理四教義云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即

是發真無漏斷無明入初品起信論云菩薩發是心隨其願力能見八相妙樂云華嚴起信彰灼明文初住八相等文者普賢普眼三無差別等皆圓文也

行布次第者七處八會故云處處行布而措階位淺深故云行布此經所說有圓融

行布二門釋籤云華嚴會處所明行位不出別圓但經意多含義難定判始從住前至登地來全是圓義從第二住至第七住文相次第又似別義於七住中又辨一多相即自在次行向地又是差別次第之義又一一位皆有普賢行布二門故知兼用

圓文接別

華嚴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妙玄

日喻教主高山喻別圓之機大機當熟故

先蒙如來慧光所照

涅槃云從牛出乳譬從佛出十二部經妙玄

玄文言大機稟教即破無明行如醍醐者

文此指華嚴高山王機也涅槃言從牛出

乳者此約一化指聲聞聲也故玄文云

三教分別即名頓教亦即醍醐五味分別

即名乳教今言從牛出乳者即初味也

信解品云即遣旁人如來為聖菩薩焉旁即

十地法慧十善薩說十金剛藏說十地急追

將還乘直約大將還宜小機故曰急追昔有大

將窮子驚愕卒聞大教乘心稱怨大喚為若

煩熾為怨若聞生驚不識故喚為怨大喚為若

急遠惡怖是急切強牽將還外既無機窮子

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入生死罪故入

死亦同罪入獄二乘無大悲心慧命轉更惶

怖思此悶絕躡地小智不明地父遙見之小知  
緣是結而語使言善使不須此人尊妙須身現  
今二見勿強將來既無大根使者語之我今放  
乘正明窮子歡喜教不為大往至貧里以求衣  
汝息化明窮子歡喜教不為大往至貧里以求衣  
食於四註文中欲求道法○此領何義此為如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擬小機生悶絕妙玄

華嚴三名述曰舊以寂場時長盡未來際  
法界列為四種華嚴又分前三屬事後一  
屬理此皆積代之謬今篤論其義祇有三  
名者寂場妙玄引方便品始坐道場三七  
思惟明釋迦最初頓說是也從初卷至三  
分二者時長妙玄引法性論鉅根三處入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自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云此且寄  
娑婆一期設化用通今意應知華嚴盡未  
乘際即是此經常在靈山何殊十方更互  
主伴前二名見妙玄雖有三名而於所說  
之經無非華嚴所詮之理無非法界或言

母胎者妙玄云佛從兜率下與法身眷屬  
共降母胎常宣妙法文是時未轉法輪當  
屬盡未來際實報土相專被大機者所攝  
此經有言海空者妙玄引無量義經次說  
般若華嚴海空文此祇是因般若入法界  
時長所歎然則母胎海空不當列出二名

也審矣

時長通後述曰評時長通至三處者謂是  
善海空法華佛慧涅槃心地法門是也妙  
玄引無量義經云次說般若歷故皆行重  
兼海空法華會入佛慧即是通至二經  
以法華亦得名華嚴法華佛慧不殊  
又法華云當知法界論之無非華嚴  
非法華此即通融若通法華之證也又引  
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座中各見不同或見  
如來入涅槃或見報身生蓮華歲為千  
百億釋迦心法門又妙玄云日若垂  
度亦應餘輝峻嶺故蓮華歲海通至涅槃  
之後此通涅槃之證也又引法性論云鉅

根三處入法界此即通後之文也今更論  
之妙云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  
由法界觀華嚴若今發覺又云華嚴  
入法界觀華嚴若今發覺又云華嚴  
時節長昔小機未入如靜如症今聞般若  
即能得入此且舉例若得入後人發揚此  
法又齊至文如者不須知通長得二經及三處入  
法界之文如者不須知通長得二經及三處入

籤云一以法界為華嚴此即發揚三七及  
根大機常說華嚴之理以名也二以時長通  
至於後節至法華開顯方始得入也二義  
並通是故並存大機則華嚴不休釋上法  
小機則諸教次第是故鈍根猶存小見上  
時長由根並存小見又妙樂引入佛境界  
故歷諸教論得入大見又妙樂引入佛境界  
品八對文殊語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涉等  
善能成就十種大心則得佛地自古共云  
華嚴時長乃是結集後教至般若來方可  
得云今諸比丘成十大心此乃義當轉教  
時也結此等意入華嚴中故云時長文有  
入據轉教時之言便謂華嚴齊般若者殊

不知荆溪引此經後分有聲聞為時長至  
般若之證耳初未嘗的判但齊般若不然  
荆溪釋玄文三處入法界何云時長通至  
於後小機諸教次第邪又有人云車碾縱  
通涅槃不當通法華謂有妨如來調機無  
功為之難者若能細思會入法華佛慧之

言則此意自銷何妨之有

華嚴教主述曰論華嚴教主者準四明解  
謗之說於尊特身有須現不須現二者之  
分故須現則如梵網華嚴及觀經等相多  
身大不須現即以力加今於多身不取分  
齊見三十二相即無有邊以知丈六是法  
界故今詳此說考之經文則有二義一約  
補處謂菩提樹下初成正覺若非補處豈  
曰初成又偈云迦葉曾未住此殿是故此  
處最吉祥如是十偈讚過去十佛既佛佛  
俱有補處則知嚴座相好之佛須是分段  
主滅之身與同居應更無少異二約上升

城四

十二

謂是時世尊不離菩提樹下上升須彌  
骨日云不動而向帝釋殿說法十即前地葉  
升起上機即處  
之現起之義 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  
說此身既被別圓之機見是尊特何須獨  
指華臺受職身邪此即破淨覺指實報土  
藏塵尊特橫應同居之說蓋大師說三品  
相海皆稱機而現別教則用別修緣了成  
就此相即修成之尊特故名報身圓教能  
了二修即性修德無功乃性具之尊特故  
名法身據此則知即性而論本名法身取  
土同居則名應身被機現起則名尊特永  
異淨覺修成尊特橫應同居之說然則今  
師約機約教以定身者正是樹下生身現  
起尊特以應別圓之機正合妙玄釋迦最  
初須說釋迦是合那身亦合四教儀如來現  
盧舍那身說法之言起如來是釋迦名舍那現  
世有取月堂之說云境本定身則是釋迦  
機感見相則是舍那蓋有得於此云

然初須未必純教法身菩薩亦有凡大根  
性人此有兩義若當體圓須得悟者即破無  
明入圓初住此是醍醐若初心之人雖聞大  
教始入十信最是初味名之為乳呼為乳者  
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醍醐是十信初六根清淨  
二信至七信斷思入信至十信斷界初信斷見  
內外塵沙感以未破無明故但名乳若小根  
性人大教擬小如聾如瘖小機未轉全生如  
乳妙玄  
華嚴二味四機述曰自昔教初學者為時  
味圖上言高下對乳味未嘗有論之者  
今案玄又華嚴之時自有二味四機之別  
一者純教法身即是分證中道四十一位  
此名醍醐二者凡夫大根入圓初住證一  
分中道以去亦名醍醐三者始入十信雖  
但四住未破無明但名為乳四者小根龍  
瘖全生如乳然則名醍醐者有二機名為  
乳者亦有二機玄云於小如乳於大如醍  
醐少分譬喻不可全求如籤云華嚴分喻

初味而未得於華嚴之頃及別圓兩教但有五味次第之相文當知謂華嚴為乳者正約從須開漸施設化事之意  
三七擬機述曰諸文謂三七是擬機者人無異論然玄文云於彼初分永無聲聞後分則有雖復在座如靜如瘖故義神智據此非之曰初分永無何所擬哉今作二義釋之方為盡理一者三七初分永無此如來擬宜之化意二者後分則有狀如靜瘖此如來擬宜之化事初言化意者如方便品云始坐道場三七思惟義云初七思惟欲說圓次七思惟欲說別三七思惟欲說通皆無機故但說三藏義又云約大機則寂場之時約小機則成已思惟未說之時妙樂云小見三七停留大觀始終無改此皆如來擬宜之化意也言化事者如文句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釋之云舊經云佛在逝多林入師子頻申三昧舍利弗

從祇園出不見如來自在莊嚴不見諸大菩薩眷屬無智眼能見亦不能讚歎此即如聾如瘖之文於彼未會即當漸初文今考二祖之言皆指靜瘖在後分漸初明知是應苑十二年中例如妙玄謂方等彈訶應在十二年前以此推之則知逝多林末會正城四是如來擬宜之事以由聲聞先習小乘未堪聞大狀如聾瘖故假淨名以激進之是則擬宜彈訶俱在十二年中無可疑者四教儀以靜瘖在華嚴彈訶在方等此但約部中而論其實未為正義又經云願光明菩薩等各說十偈以勸聲聞最初一偈彈斥之曰一切諸緣覺及彼大聲聞皆悉不能知菩薩行境界此即後分攝此皆擬宜之化事也昔人不能區別諸文不知如來化意化事混而觀之故多異說七處八會者是舊經六十卷晉跋陀羅譯天台所引用者若新譯八十卷是唐實叉



難陀譯更加普光明一會是為七處  
十九品唯阿僧祇隨好光明是佛說餘皆  
加被諸菩薩說

第一會善提場說六品  
世主妙嚴佛在  
既異阿蘭若提場中始成  
提壽量久成不同阿舍苦  
在迹別如來親相云佛白  
國教也如來親相云佛白  
身高相苦提剎下任深  
滿於法界云

普賢三昧  
普賢入如來藏  
三昧現微塵佛剎  
具十事十因緣  
普賢說世界成就  
具十事十因緣  
普賢說世界成就

毘盧遮那  
經釋賢說此世界  
布安住  
毘盧遮那  
經釋賢說此世界  
布安住  
毘盧遮那  
經釋賢說此世界

第二會善提場普光明殿說六品  
如來  
名號  
世殊佛說十方  
四聖諦  
文殊說六品  
如來

覺  
文殊放光  
菩薩問明  
文殊問覺  
文殊問覺  
文殊問覺

首一切行  
首一切行  
首一切行  
首一切行  
首一切行

第三會切利天宮說六品  
升須彌山  
德等信是道元功德母  
德等信是道元功德母  
德等信是道元功德母

善提來不起此座升須彌山帝釋如云  
過去十佛讚此是故升此須彌山帝釋如云  
刑生雲帝釋不動而升此須彌山帝釋如云  
佛生雲帝釋不動而升此須彌山帝釋如云  
勝生雲帝釋不動而升此須彌山帝釋如云  
法生雲帝釋不動而升此須彌山帝釋如云  
盧舍那見十住法住法住法住法住法住法  
有十法發心功德住法住法住法住法住法  
知廣一大念知三際世故有佛無故生種  
佛故一大念知三際世故有佛無故生種

種差別故荆溪云發心所緣是明法  
法具三諦無性空一假平等中觀  
法具三諦無性空一假平等中觀  
法具三諦無性空一假平等中觀

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四品  
升夜摩天  
佛入夜摩  
佛入夜摩  
佛入夜摩

是切佛應觀法界人欲了知三世  
是切佛應觀法界人欲了知三世  
是切佛應觀法界人欲了知三世

第五會兜率天宮說三品  
升兜率天  
此天請兜率  
此天請兜率  
此天請兜率

佛入殿在無一切處亦無形相而可得  
佛入殿在無一切處亦無形相而可得  
佛入殿在無一切處亦無形相而可得

第六會化天宮說一品  
十地說金剛  
三世悉在無一切處亦無形相而可得  
三世悉在無一切處亦無形相而可得

地對諸天王如發光  
地對切利天王等光

第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  
說入十通十忍十阿僧祇

佛為不可說不可說劫  
佛說不可說不可說劫

心王說不可說不可說劫  
心王說不可說不可說劫

且萬國有那羅延窟  
且萬國有那羅延窟

妙德如來隨好光明  
妙德如來隨好光明

人相如來隨好光明  
人相如來隨好光明

咸生佛放光名如來  
咸生佛放光名如來

出現普賢說遮那本  
出現普賢說遮那本

第八三會普光明說  
第八三會普光明說

說廣行善  
說廣行善

第九會逝多林說一品  
第九會逝多林說一品

尊入師子頻中三昧  
尊入師子頻中三昧

在逝多林皆悉不見  
在逝多林皆悉不見

善根大會讚說諸佛  
善根大會讚說諸佛

依聞乘而與出離故  
依聞乘而與出離故

十舍勤之弗與行善  
十舍勤之弗與行善

見一切佛境界悉見  
見一切佛境界悉見

善知識從北南行財  
善知識從北南行財

華嚴經見普賢道場  
華嚴經見普賢道場

目出龍宮所藏三本  
目出龍宮所藏三本

數品中本四十九萬  
數品中本四十九萬

萬偈四十八品今但  
萬偈四十八品今但

未盡非世所堪但誦  
未盡非世所堪但誦

二月九日如來於七日  
二月九日如來於七日

王而自念言我所得法  
王而自念言我所得法

乃能知之一切眾生薄  
乃能知之一切眾生薄

所得法我寧入般涅槃  
所得法我寧入般涅槃

宮至如來所白言世尊  
宮至如來所白言世尊

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然  
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然

眾德本堪任聞法唯願  
眾德本堪任聞法唯願

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  
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

亦復如是時梵王等乃  
亦復如是時梵王等乃

然受之二七日以佛眼  
然受之二七日以佛眼

及諸煩惱三七日思惟  
及諸煩惱三七日思惟

誰先得聞阿羅邏發願  
誰先得聞阿羅邏發願

誰先得聞阿羅邏發願  
誰先得聞阿羅邏發願

昨日命終又思迦蘭利根亦應先聞空中又  
 言昨夜命終又思王臣所遣五人過去發願  
 應先聞法即從座起詣波羅奈因果經。經文  
 三七日與法華不異又釋義引諸經。明三  
 七皆不同唯因果經同今師意故今佛紀  
 之二陳如五人並見本經二卷  
 二月三十日世尊到文鱗盲龍無提水邊坐  
 定七日光照水中龍目得開自憶前見三佛  
 光明舍迦葉三佛也目轉得視乃出水見佛  
 天雨七日龍以身遶七匝七頭羅覆以為障  
 蔽七日雨止佛從定寤龍化少年道人佛即  
 為授三自歸法依當求僧諸旁生中景先  
 見佛經四果

三月七日對神知佛七日坐定此水邊坐定  
 封未有奉食適五百賈客從山面過車牛皆  
 躡不行韓文進學解跋前踴後有兩大人提  
 謂波利俱詣對神請福對神即為言佛在水  
 邊汝曹幸先奉食兩人即和蜜麩上佛四天  
 王取石中自然香鉢各用持上四果經云四

天王各鉢佛念取一鉢不快餘三意乃悉受  
 四鉢累置左手以右手案成一鉢令四際見  
 瑞應佛為呪願食訖即授賈人三歸一歸依  
 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將來僧四果佛先為辨  
 五行六甲陰陽曆數既信服已令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當來僧時長者得須陀洹此云預  
 也復為說五戒曰五戒者諸佛之母欲求佛  
 道讀是經欲求阿羅漢此云無生讀是經時  
 提謂得不起法忍三百人得信忍二百人得  
 須陀洹五百賈客四天王得柔順法忍提謂  
 補注云據三寶錄舊有提謂經一卷後因魏  
 世曇靖撰提謂經一卷加五行五方又  
 後人以方為山漢言成岳不識梵魏致佛為提  
 謂授記未來成佛號密成如來經普釋

提謂攝屬述曰佛說五戒人天之教正是  
 顯露提謂得忍聞小證大乃是不定是為  
 顯露不定教也若約時則當華嚴三七後  
 及水邊七日後是為第五七日如因果經  
 所云若收經則入天之教三藏所攝如四  
 城四 十八

教義所云

次漸教者有三時鹿苑漸初方等漸中般若

漸末揔名為漸教

述曰此為身子等一類小機華嚴無益從

頤開漸次第引入漸初鹿苑四諦十二因

緣同證小果漸中方等彈偏折小同慕大

法漸末般若轉教付財領知家業故揔名

為漸也

第二鹿苑時者佛本以大乘擬度眾生其不

堪者尋思方便趣波羅柰此云江遊城中

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即是開三藏教也非但

釋迦隱其無量神德作斯漸化過現諸佛亦

復如是當知初頤之後次開於漸漸機於頤

全生如乳三藏中轉華凡成聖喻變乳為酪

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妙玄為三乘根性於頤

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脫舍那珎御之

服著丈六弊垢之衣先為五人說四諦十二

因緣事六度等教四教儀。○句云過去小

故云不動尊特勝應定慧莊嚴譬如人中倍勝

人身形故長丈六如彌勒三

十二文時人長十六丈

若約時則次照幽谷妙玄若約味則從乳出

酪此後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妙玄

信解品云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既息大化

密遣二人隱實為密用權為遣形色憔悴乘

相好無威德者無十力徐語窮子徐語

顧汝除糞苦集時二人即求窮子審知

已得之具陳上事陳說時窮子先取其價尋

與除糞取道滅其父見子愍而恠之阿羅漢

惟其不領此道已上又以此日於窓牖中

偏見遙見子身為去遠羸瘦憔悴少福力

由怖無常瘦外糞土塵塗無住

穢不淨示知玩好即脫瓔珞細軟上服隱

定慧忍上服更著粗弊垢膩之衣粗生法

忍為忍謂寒熱風雨等屬法粗生法

手執持除糞之器治喻實有權法諸俗右

人子親教汝等勤作好自安意我如汝父未似

汝今已後如所生子世第真通聖位時窮子雖  
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任自結大二年  
中常令除糞脫九無礙共為二十○已上注  
並出此領何義此為次頓之後隱舍那身作  
比丘像說三藏教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得一  
日之價見思已斷無漏心淨妙玄

二十年中述曰信解品二十年中之文凡  
三處所以表法各有其意初二十年中常  
令除糞科追見諦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  
無礙九解脫故云二十有文句此二經二十  
年執作家事科委領住二乘位轉大乘教  
句三自見子來已二十年科定父有二乘

之機而來感佛故前一合二十數即是用  
八忍八智斷見合為一解脫一無礙用九  
無礙九解脫斷思通之為二十也後二但  
合二義故妙樂云斷見為一斷思為一輔  
行云約人則二乘約理則真俗二諦約惑  
則見思俱破問云二義可尔十義云何答

二乘各有十智十智者世智七心此則前  
後三文皆見二十之義

三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鹿野園中

佛自二月八日成道自九日至二十九日  
為寂場三七滿至三月六日為水邊定四

七日滿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然後至  
鹿野園正五七日內三月八日也涅槃云

初生出家成道轉法輪皆以八日

初為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  
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

歲教聲聞人依生滅四諦一苦諦者二十

五有依正二報四洲四惡趣六欲并梵天

別則二十五有四禪四空趣無想五那舍

即見思惑見惑有八十八使三滅諦者滅

前苦集顯偏真理四道諦者略則戒定慧  
廣則三十七道品合為七科一四念前二

諦為世間因果苦果後二諦為出世間因  
果滅果道因○三轉者示轉勸轉證轉示  
謂示其相狀如云此是苦乃至此是道勸  
謂勸令其修如云此是苦汝應知乃至此  
是道汝應修證謂引已證彼如云此是苦  
我已知不復更知輪以摧碾為義唯教無

行豈能摧惑教行相循共能摧惑妙樂十  
二行法輪者有二釋一約四諦教謂三轉  
四諦為教十二即能轉也二約十六行謂  
三轉皆生眼智明覺四種之行為行十二  
即所轉也文句言十六行者謂苦法忍  
智為覺餘三諦亦  
然共成十六行

時憍陳如得法眼淨即初果也妙經嚴王品  
夫與八萬皆持此經而聞品得小果邪名  
同義殊善須斟酌○據此則知法眼淨之名  
通大地神歡喜唱言如來今日於此轉妙法  
輪虛空諸天展轉唱聲至阿迦膩吒天此云  
竟世尊知四人心念重為廣說四諦亦得法  
天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

善來比丘須髮自落初祇著身即成沙門佛  
復為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漏盡意解成阿  
羅漢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阿羅漢為佛  
寶四諦法輪為法寶五阿羅漢為僧寶三寶  
具足是為人天福田四果  
五年甲有長者子名曰邪舍聰明利根於中

夜見空中光開門尋光趣鹿野苑佛說四諦  
成阿羅漢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  
門邪舍父尋子佛所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  
三自歸為最初優婆塞又邪舍多類五十長  
者聞邪舍出家共詣佛所願求出家佛言善  
來比丘即成沙門是時始有五十六羅漢佛

告諸比丘汝等宜各遊方教化衆生時諸比  
丘禮足辭去世尊即發波羅奈趣摩竭提國  
日暮寄宿優樓頻螺迦葉住處降伏火龍授  
三歸依置於鉢中以示迦葉歎未曾有佛知  
迦葉根緣漸熟即趣尼連河側時魔王求請  
入般涅槃至於三請世尊答曰所應度者皆

未究竟魔王聞已即還本宮時頻螺迦葉與五百弟子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佛說四諦漸漸乃得阿羅漢果以事火之具捐棄河中時頻螺二弟一名那提一名伽邪在河下流見兄火具逐流而下心大驚愕即往尋兄見兄身披袈裟乃各與二百五十弟子願求出家佛呼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得阿羅漢世尊即與頻螺迦葉及千比丘往王舍城詣頻婆娑羅王所阿闍世王與百官出城迎佛佛為說法王及八萬那由它婆羅門大臣人民得法眼淨因果國有長者名曰迦陵往詣佛所奉上竹園案西地記靈山竹園皆在王舍城旁五里城四可作精舍王敕諸臣起諸堂舍迎佛入城俱往竹園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為始普釋經。案中本起經如蘭尼師知其心念召問又推逐尼徒驚怖馳走長者惟喜請佛居之六年酉乙佛在象頭山為龍王鬼神說法進二七年戌丙婆羅門舍利弗路逢婆耆比丘說偈

得法眼淨歸與親友目犍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各將一百弟子往詣竹園求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門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亦成阿羅漢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細果特有婆羅門名曰迦葉極為巨富捨家入山自剃須髮空中諸天語令見佛迦葉即趣竹園佛為說法得阿羅漢以有大威德智慧名之為大迦葉因迦葉於多子塔值佛乃求出家即以弊衣奉佛為座價直十萬兩金佛即授商那納衣阿舍經。商那此云草衣細衣者頭陀五納衣也。今言商那者即是以此草為衣耳八年丁未佛在毗舍利國因須提那子持信出家後還本村與其故二故者舊妻二故者偶也共行不淨諸比丘舉過白佛即集衆訶責云汝所為非威儀非淨行所不應為始制媼戒開初犯未結罪律九年戊子舍衛國波斯匿王此云悅大臣須達家

城四

共三

居大富喜濟貧乏孤老之人因名為給孤獨  
嘗往羅閱城即王舍城見世尊即為說四諦法成  
須陀洹乞如來降屈舍衛世尊謂彼無精舍  
須達曰還國當立佛敕舍利弗共往案行諸  
地唯太子祇陀園地祇陀此云戰勝太子生時父王戰勝故立此名  
正得其所須達白太子欲買之太子言能以  
黃金布地閒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使人象  
負金出八十項中須臾欲滿祇陀念言佛必  
大德能使斯人輕寶如是乃令止勿出金園  
地屬卿對木屬我乃自起門屋共立精舍為  
佛作窟別房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詣王舍城  
請佛及僧世尊放光動地至舍衛國一切大  
集各得道迹以二人同立精舍號為太子祇  
樹給孤獨園經賢愚是年冬佛在羅閱城因檀  
尼迦在閑靜處草屋坐禪為人持去乃作全  
成瓦屋佛令打破便詐言王教取彼要材為  
王臣人民訶責無使入村勿復安止比丘以過  
白佛始制盜戒佛在毗舍離城為諸比丘說

不淨觀習定已厭患身命歎死勸死難提比  
丘受顧殺人顧作產俗漢書遂制殺戒時因  
穀貴乞食難得婆求河邊有安居者便共稱  
歎得上人法信心居士減分施之後往佛所  
因問訶責制妄語戒自此以後隨犯隨制律  
時父王遙聞子得佛道已六年來令梵志  
優陀邪往迎佛曰別闕以來十有二年自  
成道六年自出道至思欲一見優陀邪受教  
詣佛願求出家即得阿羅漢佛念今將還國  
當度父母乃先遣優陀邪往至本國現十八  
變王益悲喜敕羣臣萬民出四十里親往迎  
佛佛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如星中月  
見諸梵志久在山中身體黑臭在佛邊侍如  
黑鳥在紫金山王乃敕國中豪族選五百人  
出為沙門侍佛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釋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  
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邪輪夫人攜  
子羅睺羅來詣問訊時年六歲王僚屬咸疑太



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告羣僚曰邪  
輪守節無瑕今當見證於是世尊悉化眾僧  
皆使如佛邪輪即以指印信環與羅睺言是  
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應時直以印環而授  
世尊王及羣臣皆言善哉真佛子也釋子出  
阿那律調達難陀跋提難提等八人釋子出

家之日脫寶衣付優波離曰汝依我等以自  
存活今以此衣與汝資生優波離亦願出家  
即以寶衣懸之樹上共至佛所那律乞先度  
波離以除憍慢德律難陀次第作禮至波離  
前念不當禮佛言但以受戒前後不在貴賤  
為莊嚴論是臣僕為城子佛語提婆達多

連汝宜在家分檀惠施不宜出家如是拜三  
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妬心我宜自剃頭善  
修梵行後犯五逆有大光風繞提婆身便發  
悔心稱南無佛適稱南無便入地獄佛語阿  
難提婆在地獄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展  
轉生它化自在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

無增一阿含經。此言提婆出家時自後  
若法華中佛言我因提婆遠多善知故  
本之是年說殃掘摩羅經六年後云  
十年北佛於拘邪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  
人說般舟經明苦行事十  
十一年阿難年八歲出家之日得白四鬘

磨具足戒三羯磨通前單白故云白度一  
百十阿羅漢受三語戒始以寶刀剪剃須髮  
又囑憍陳如等徧三天下為諸沙彌授戒十  
是年佛於柳山為純真陀羅王弟說法十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第

佛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下

十二年釋佛遣目連白父王及邪輸曰太子

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邪輸答曰如來為

太子時娶我為妻未滿三年逃至山澤勤苦

城五

六年得佛還國今復欲求我子何酷如之

毗伽時目連方便喻曉絕無聽意世尊即遣

化人空中告曰汝頗憶以五百銀錢買五莖

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為妻我言善

薩屢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尔者

聽我為妻汝立誓言隨君施與誓無悔心而

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邪輸聞已還識

宿命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授羅睺

手付囑目連時淨飯王即集國中豪族各遣

一子隨從我孫有五十人往到佛所使阿難

與其剃頭及五十諸王公子命舍利弗為其

和上目連為阿闍黎羅睺不樂聽法佛為說

未曾有因緣得受十戒即證四果未曾有淨

飯王詣佛白曰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今難陀

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國

計永絕佛即為王說法開慰復集諸比丘立

制父母不聽不許出家沙律佛往穢澤為陀

掘摩說法逝紅佛為諸比丘說八關齋戒

齊戒佛在羅閱城有十七羣童子大者年十

七小者十二以信出家比丘即度受大戒不

堪一食夜啼佛覺問知制年滿二十應受大

戒律四分佛半月說戒衆集疲勞許僧伽藍各

結大界律四分

十三年王佛還摩竭提國為佛迦沙王說法

於祇園外院東南建立戒壇從地而

三重為相以表三空帝釋又加覆釜以覆

舍利大梵王以無價寶珠置覆釜上是為五

重表五分法身梵王寶珠大如五斗瓶大福

德者見之光照八百由旬薄福者見之如聚

墨增山經十四年已佛往恐懼封下為彌勒菩薩說本  
 起經十五年甲佛再還迦毘羅國為父王說法度  
 釋種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果經佛還本  
 土足升空行與人頭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  
 欲屈身別功德無佛則可使父反代比五  
 為行佛身之光明無量時五百釋子以罪障  
 昧佛身金色之光明無量時五百釋子以罪障  
 故見佛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佛為說往  
 昔邪見之罪今稱佛名作禮懺悔即見佛身  
 金色如須弥山求佛出家得阿羅漢經佛三  
 初佛還國大愛道求出家佛姨母摩訶再三  
 不許佛再還國復求出家如前不許阿難白  
 佛大愛道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令盡  
 形壽行八敬法時大愛道得出家為比丘尼  
 始中起經比丘尼受八敬法一者百歲比丘尼  
 禮初夏比丘足二者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

得舉比丘過比丘得說尼過四式又摩那應  
 從眾僧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  
 二部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  
 坐夏安居在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  
 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後為說八敬法  
 還得一千年法善見論  
 還曰如來在十六大國於十二年中行此  
 度人說四阿含等經及七佛略教誡至是  
 年始說廣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尼五百  
 戒由夫二眾隨犯隨制而佛於後時結集  
 條章以為出家者持奉之本耳  
 第三方等時者示一佛土令淨穢不同示現  
 一身巨細各異一音說法隨類各辭神力不  
 共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瞻旬不瞻旬  
 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此如淨  
 名方等玄一補注若千當若次說方等  
 者即是次小說大佛本授大衆生不堪故抽  
 大出小令斷結成聖雖有此益非佛本懷次

說方等維摩思益映掘摩羅一殊掘摩羅此云  
 羅門子善年十二色方人拓具足第一世間羅漢  
 偈梵言王十弟成文殊等皆被誦斤佛阿羅漢  
 釋有羅國一名切寶莊嚴有佛名大精進即云  
 方摩羅是也妙道後六年大經引蓋第三  
 振此經說在成道後六年大經引蓋第三  
 及此教以故彈訶小乘保果之癖聲聞譏刺三  
 藏斷滅之非兼善於薩故身子善吉齊教專小  
 初不聞大乘威德善吉茫然失鉢須善提言云  
 我昔乞食者諸法亦等諸佛可取法不入  
 能於行乞乃可取法亦等諸佛可取法不入  
 如是行乞乃可取法亦等諸佛可取法不入  
 數終不得減汝若如是乃可取法亦等諸佛  
 尊聞此茫然不識汝若如是乃可取法亦等諸  
 知以何室便置鉢欲出舍利弗日結習不知  
 維摩訶室有一女謂舍利弗日結習不知  
 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習不知  
 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之故寄此二人道然  
 方等彈訶教在三歲之後被訶之時應在十  
 二年前以鹿死十二年方等何以得知皆  
 追述昔訶驗是前事何者前已稟教得道證  
 於無學荷佛恩深心相體信不復恚怒自等  
 至今恣殃掘之譏任淨名之折得為耻小基  
 大之益怯彈偏折小歎大裏圓如淨名菩薩

品過誦殊勤未邪現仁者記為一用何生  
 善提相若未邪現仁者記為一用何生  
 云若提相若未邪現仁者記為一用何生  
 經云若提相若未邪現仁者記為一用何生  
 王連為以圓彈三淨名之備云○折小第  
 目是說無為居士說淨名之備云○折小第  
 法相說用無為居士說淨名之備云○折小第  
 故相說用無為居士說淨名之備云○折小第  
 法相說用無為居士說淨名之備云○折小第  
 無聖礙是不用別破三者外慈念眾內生內  
 佛三思教之圓破又狹○斤十弟子是為  
 門三思教之圓破又狹○斤十弟子是為  
 知者見示中月鏡象熱時微善若此也  
 智若見示中月鏡象熱時微善若此也  
 為若見示中月鏡象熱時微善若此也  
 實相善說白佛云彼淨相也者難為入淨而  
 淨名曰善說白佛云彼淨相也者難為入淨而  
 此名曰善說白佛云彼淨相也者難為入淨而  
 殊也文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  
 對半說滿故言對教有經云常愛念長者  
 故勤但小乘九部滿是乘十其子力未堪  
 理知比說小乘九部滿是乘十其子力未堪  
 可知比說小乘九部滿是乘十其子力未堪  
 若約時則食時一照開出  
 若約時則食時一照開出  
 若約時則食時一照開出  
 經一玄  
 信解品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故

云相者互相信也謂於三乘亦復得涅槃此即子既  
不信父也佛知此等見思已斷聞必不謬無特  
根利開微生信之即父信也由此見見尊特  
身開大乘教名之為出入復被入而無疑難也  
說小乘法名之為出入復被入而無疑難也  
然其所止猶在本處雖謂是菩薩之入乘也  
雖本不肯回小向大猶居此領何義明三藏  
之後次說方等已得道果心相體信聞大名

入住小名出苦言彈訶名無難又進至宅內  
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故名為入出者止宿  
草菴二乘境界故名為出心相體信者得羅  
漢已聞罵不嗔內心慚愧不敢以聲聞支佛  
法化人也玄十。淨名經云阿難曰時我實  
何而自欺此卑小也不知當  
云何得佛無上慧此慕大也

方等部教立名舊說方等立名但分事理  
未足以盡其義今依經疏記文以為之委  
釋光明經云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  
典光明玄云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新本經  
云欲生人天欲得四果支佛欲得佛皆應  
懺悔滅除罪障安處方等續遺記云方等

城五

五

之名有二義若大經從略出生酥譬修多  
羅出方等典此約第三時名方等即披三  
乘四教機若普賢觀稱方等者乃直明圓  
理今所引方等恐謂同普賢觀從理立稱  
故引三乘懺悔之文以定此名的從部教  
方等不專事理諸文論方等有三說一者

從事大經從修多羅出方等無量義經次  
說方等釋籤生酥調斤方等光明經讀誦  
大乘方等光明玄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此  
皆指第三時教二者從理普賢觀經此方  
等經是諸佛眼三事理並通止觀云般若  
有四種方法謂四門入清涼池即方也所

乘之理平等大慧即等也今第三時準四  
明立義的從部教以定此名故不專持事  
理也

十六年紀佛在毗邪離城菴羅對園說維  
詰經其辭邪此云廣博嚴淨菴羅對園  
三或如方等部主  
此或如方等部主

十七年轉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維云東方

月光有菩薩梵天名思益來此問佛

十八年訂佛在南海濱楞伽山頂說楞伽阿

跋多羅寶經大慧菩薩問世尊言外道尚遮

不許食肉何況如來大悲含有而許自它

食肉邪佛答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

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

想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

肉來生聞氣悉生怖畏如怖吃羅不盡食

今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

非此該當知楞伽在四舍之後為毒劫之

味經少淺深如大將知諸師力多一乘方

勝鬘夫人經大具勝鬘師子吼一乘方

天勝鬘夫人經大具勝鬘師子吼一乘方

使者而等速知惟佛世尊與之

中現又說偈云今信誓云身世間無等

末比

利不思

六

十九年成佛成道始十六年知諸菩薩

法藏於欲色天二界中間出大寶階廣集十

方諸佛菩薩大眾俱登寶階上升虛空為說

大方等六集經諸菩薩欲來入會各隨其德

先現其相空藏現空海藏現水並不見有六

眾唯見空水餘善類此相時諸天龍作如是

言我等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鞭打

出家持戒毀戒者我等不復護持其國聲聞

弟子悉向它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令其國

土疾疫饑饉刀兵俱起風雨亢旱傷害苗稼

爾時世尊付囑毗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

大將雙瞳目十七天女各及五千眷屬汝等

護持振旦國土於彼所有鬪諍言訟兩陳交

戰饑饉疫病風雨寒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

得久住世佛告弥勒諸菩薩我今憐愍諸眾

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一分自受一分與我減

後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一

染者令無所乏勿令惡王共相惱害復以彼  
 諸施主寄付汝手大集經○索佛藏經當白  
毫相中一分供請未代一遣勿念衣食如來白  
 不持戒彼人已為涅槃印之所印若有打罵  
 若奪衣鉢資生具者是人則壞諸佛報身排  
 一切人天眼目國王群臣諸斷事者如見出  
城五  
 家作大罪業大殺大盜大汗梵行大妄語及  
 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不得  
 鞭打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謫罰者是人  
 遠離人天必歸地獄何況鞭打出家具足詩  
戒者經大集  
 舍利弗等白佛言我等雖獲稱為佛子皆是  
 如來之咎非我等過何者若使如來誓無三  
 乘我等豈不成於正覺何為如來而不見聽  
經  
 在於聖例時身子等脫衣悲泣大千震動  
 述曰瓔珞言舍利弗被訶之後心漸向大  
 然猶有怨佛之言以為若無三乘則我等

已成正覺皆如來咎非我等過逮至法華  
 法說周則云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  
 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是  
 知瓔珞不解方便則咎佛法華已入法性  
 則咎已  
 佛在祇洹精舍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  
 營齋請佛宮掖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  
 僧佇佛來應佛敕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  
 應諸齋主惟有阿難逮遊未還不遑僧次途  
 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持應器入城循乞遭摩  
 登伽女以先梵天呪攝入媼室如來知彼媼  
 術所加齋畢旋歸頂放百寶光明于華寶蓮  
 有化佛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  
 護提獎阿難及摩登伽來歸佛所阿難見佛  
 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  
 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最初方便佛為  
 阿難說法名大佛頂首楞嚴經林問錄云智  
 願早至此經每折

述曰一化終窮在乎開顯開顯之妙功歸  
法華自餘諸經有圓說者皆方等四教並  
談之義而孤山乃欲以楞嚴同法華醍醐  
之味是不思方等收經而有失法華淳一  
無雜之旨也  
述曰佛說方等經典至此凡八年今但到  
城五  
當道諸經以見四教並談之義

第四般若時者大人蒙其先用嬰兒喪其粹  
明故文云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  
斯真要雖三人俱學二人取證具如大品一  
義云若菩薩蒙般若光法之無明全在義之  
嬰如嬰若視日輪令眼失光以無明全在義之  
嬰如嬰若視日輪令眼失光以無明全在義之

修者此是方等之後而明大品大品或說  
無常無我或說於空或說不生不滅皆歷色  
心至一切種智句句迴轉明修行法又百千  
比丘萬億人天得須陀洹及阿羅漢住辟支  
佛者驗是共般若也而言華嚴海空者而  
乘下用不共般若也則共通二乘依法性  
論鈍

根菩薩三處入法界初般若次法華後涅槃  
因聞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妙女次說  
般若轉教付財融通洵汰集併此般  
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  
須苦提解空舍利弗智慧佛以  
淨以被之二後轉度於希云我  
子等說此善後法而無希云我  
世佛間長者七寶財出世法王  
約佛意以加般財出世法王  
二乘密說者皆至佛力耳若  
說有密說者皆至佛力耳若  
家業密說者皆至佛力耳若  
經云吾今所行乃是三融通若  
切法慈悲摩訶衍乃是三融通若  
圓融之融如籤云三若以圓融通  
者大論云澄洗也三若以圓融通  
簡洗米也○般若正當共部輔  
九

教者方等義已通於二乘密成別  
於者方等義已通於二乘密成別  
共者方等義已通於二乘密成別  
小者方等義已通於二乘密成別  
用者方等義已通於二乘密成別  
般者方等義已通於二乘密成別  
三藏彼明助無常偈勸晉明王捨  
道非彼明助無常偈勸晉明王捨

若約時則禺中  
申又陰陽家謂寅若約味則從生酥出熟酥此  
中一而尚在邊隅故曰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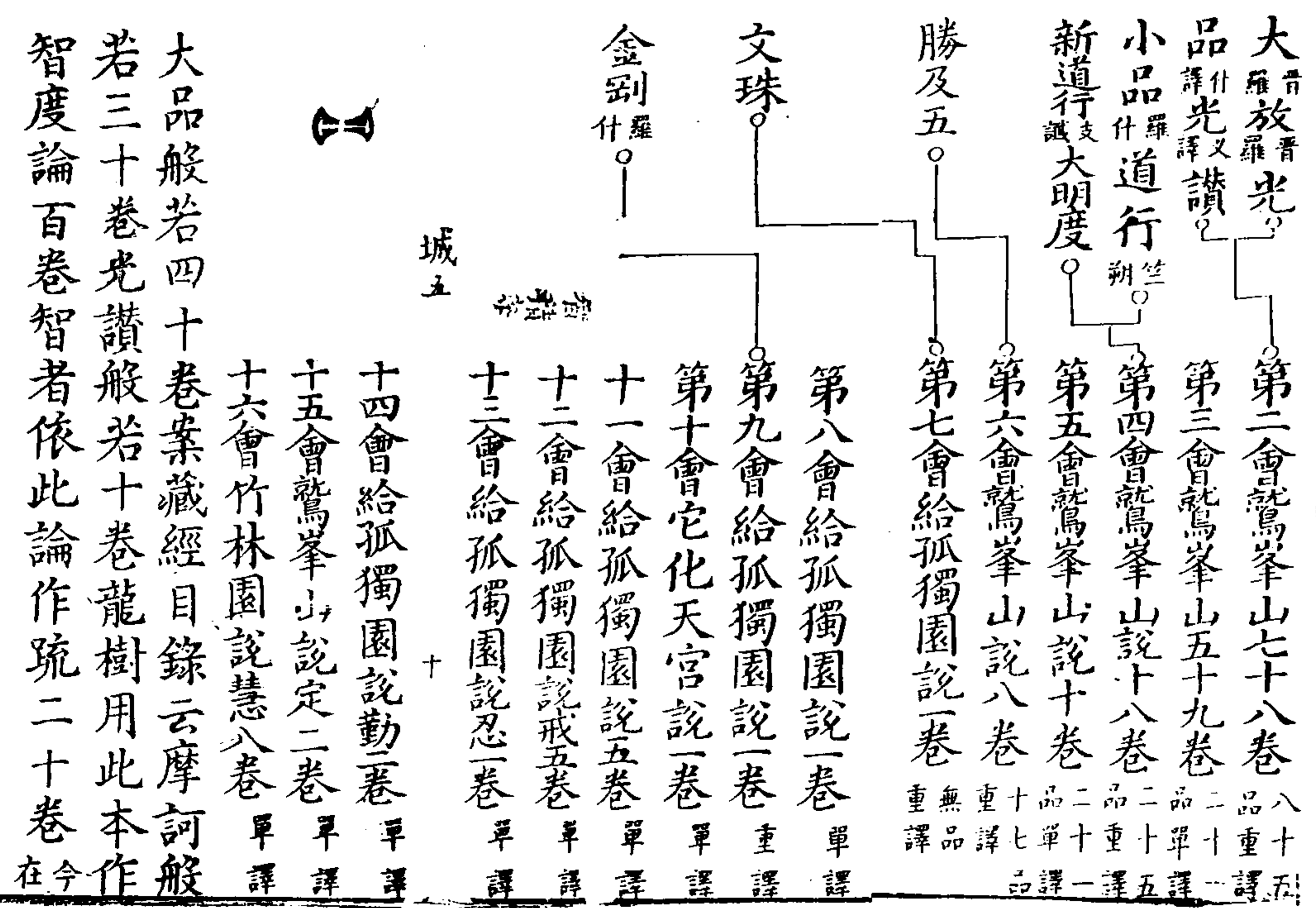


從方等出般若一玄信解品云時長者有疾  
自知將死不久文句機將畢應生謝非久謝非久語窮  
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則言多耳金銀珍寶則言多耳金銀珍寶  
別教也別教也銀喻通教銀喻通教理與不共理與不共同證即共同證即共教若  
通教也通教也所詮理也所詮理也般若一切法門般若一切法門倉庫盈溢倉庫盈溢其中  
出此二珠寶者出此二珠寶者明一切法門明一切法門倉庫盈溢倉庫盈溢其中  
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三昧庫是慧門即百八

十八空境通別兩種定慧倉庫包羅一切十八空境通別兩種定慧倉庫包羅一切  
定智慧內充外溢定智慧內充外溢菩薩行般若應知廣略菩薩行般若應知廣略  
門故云多少自行門故云多少自行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  
為取化它為與為取化它為與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窮子受教領知衆物而無  
希取一餐之意希取一餐之意自謂我無其分自謂我無其分然其所止故然其所止故  
在本處在本處羅漢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次說般羅漢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次說般  
若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種智若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種智  
即是衆物善吉等轉教即是領知但為菩薩即是衆物善吉等轉教即是領知但為菩薩

說不自行證故無希取說不自行證故無希取  
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佛於靈鷲峯給孤獨園它化自佛於靈鷲峯給孤獨園它化自  
在天宮竹林園四處十六會說大般若波羅在天宮竹林園四處十六會說大般若波羅  
經經城旁給孤獨園在舍衛國並中印三境城旁給孤獨園在舍衛國並中印三境  
四處十六會圖

第一會鷲峯山說四百卷品單譯



高麗若放光金剛等十經皆是晉宋間譯  
未至唐奘法師始譯出大般若經六百卷當  
知前十經皆重譯之文智者諸部文所引  
正大品中義是晉羅什譯在唐譯大般若  
之前也

述曰四教儀所列般若諸經名總別重出

難於分別今但總標大般若經云若大品  
小品天王文殊金剛十經皆大般若中重  
譯別行之文今故不列蓋摩訶即是大品  
又釋籤云古判般若有五時一摩訶二金  
剛三天王四光讚五仁王此未可用光讚  
祇是大品上帙案此則又知光讚不當重

出也此未可用之言乃是荆溪搃破古師  
五時之失

二十五年 二十六  
二十八年 二十九  
三十一年 三十二  
佛在王舍城者闍崛山中為舍衛國波斯匿  
城五

王說般若波羅密十四正行復囑王曰嘗國  
土欲亂賊來侵國日月星變大火大水五穀  
不登大風亢旱應請百法師敷百高座一日二  
時講讀此經今時早晚兩部鬼神樂聞此  
經護汝國土葛文見於此百姓安樂帝王歡喜若王行時  
置經七寶案上居前足一百步若王住時置

七寶帳座日日供養如事父母時十六大國  
王聞法歡喜即以國事付弟出家修道證一  
功行般若波羅蜜云仁王問般若道二經九  
為我說大品後故知般在方等後亦知  
衛國摩竭國提國波羅奈國毘舍離國迦毘羅  
國拘提國那國橋國薩羅國毘舍離國迦毘羅  
國摩竭國提國波羅奈國毘舍離國迦毘羅

三十四年 佛成道已過三十年住王舍城  
告諸比丘誰能為我受持十二部經供養在  
右時憍陳如自言我能供給佛言汝已行蓮  
云何為我給使乃至五百阿羅漢皆悉不受  
目連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如日初出光照  
西壁語憍陳如陳如語阿難曰汝今當為如

來給使阿難言願如來與我三願一者不受  
如來故衣二者不隨如來受別請三者聽我  
出入無時佛言善哉具足智慧預見議嫌何  
以故若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不  
受故衣不隨別請出入有時則不能廣利四  
部故求出入無時我為阿難開是三事涅槃

述曰涅槃經云佛告文殊吾弟阿難給  
我來二十餘年又後分經云阿難偈曰我  
為侍者二十載故知此年始為侍者文句  
云阿難侍佛時年二十五佛年五十五  
佛得二十五年未知出何經

三十五年卯 三十六年辰 三十七年巳

三十八年午 三十九年未 四十年申

四十一年庚

四十二年辛佛赴王舍城食訖令羅云洗滌  
失手撲鉢以為五片佛言我滅後百年諸比  
丘分毘尼藏以為五部其後百年趨多尊者  
有五弟子各執一見曇無德部法名四分此

城五

十二

法薩婆多部法名十誦此云一迦葉遺部法  
名五分此云彌妙塞部法名五分此云無觀  
婆蹉富羅部律本不來此云此五部律皆以  
僧祇律為根本

四十三年壬 四十四年癸 四十五年甲  
述曰佛說般若諸經至此凡二十二年

第三秘密教者如來於法得最自在若智若  
機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碍謂機  
隨伺次門無礙自在適時稱會此座說頓十  
方說漸說不定十方說頓此座說漸說不定  
此座不聞十方方不聞此座此座或俱  
頓俱漸俱不定依義加三座相對亦各不

相知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此即人互不相見法  
得益此約此座十方相對或為一人說頓  
或為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為一人說漸或為  
多人說頓或俱漸俱頓俱不定如前義各不  
相知互為顯密此是人相見法  
人多入相對既亦十方亦然或一座默十

方說十方默一座說或俱默俱說各不相知  
互為顯密此約此座十方說默相對上籤并妙

玄釋

且寄三法況出其相

祕密得名玄云顯露不定祕密不定籤云

為對祕密須安顯露云云由前四味有一類

機顯露不解宜祕密入是故如來不思議

城五

上

力隱覆密說要令衆生互不相知得漸頓

益耳

祕密玄體籤釋玄文云身口意密隨何四

門無礙又籤云以祕密不出此七逸堂以

三密四門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所依體

石坡以七教為所用體雖皆有憑要必以

七教為義足

祕密文證此有二義一者義蘊經論妙玄

引涅槃經迦葉菩薩設三十六問如來讚

云我初成佛亦有菩薩來問斯義所問句

義功德亦皆如是此佛又般若經諸天子

唱言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今轉似初

轉此諸天二者名出龍樹大論釋般若經

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初轉

聲聞見八萬一人此顯露諸菩薩見無量

阿僧祇人得無生忍此不定祕密

祕密不傳文句云祕密者隱而不傳記云

降佛七還非所述故尚非阿難能受豈弘

教者所量阿難非不傳祕赴機之密非所

傳耳故祕密不用全是顯露是故傳祕密

名傳顯諸師皆云上聖赴機之密互不相

知故不可傳若涅槃中如來親宣般若故

天子唱出皆結集為文還成顯露故可傳

耳

祕密橫被籤云祕密橫被無時不徧云云豈

於法華有祕密邪須知顯露堅論雖在四

時而有華嚴鹿苑大小之隔若祕密橫論

則隱顯在機無時不徧徧前四時非徧法

華時也又籤云五味則一道豎進皆有半

滿祕密不定此釋玄文破南師但用五味

但得北師偏用半滿其實得今家以五味成半滿半滿成五味故云味味皆有半滿秘  
密不定此相成釋義一往如此非謂法華  
中有前四味秘密不定也故玄文云權實  
俱遊如鳥二翼雖復俱遊五味俱用行藏得  
所五味半滿相成謂之行謂相成法華醒  
酬滿字也唯徧四味半滿謂之藏謂不

法華非秘密是秘密玄文法華是顯露非  
秘密又云法華是秘密般若非秘密籤云  
前是顯非密者謂非覆隱之密如前教有  
二乘發心不令未發心者知是故覆密今  
望般若為密者此是秘妙之密般若中無  
法華為勝又玄云般若不明二乘作佛故  
非秘密又玄引大論餘經非秘密法華為  
秘密籤云非八教中之秘密但是前所未  
說為秘開已無復為秘即四下餘  
秘密三義籤云須知秘密語同意別云今  
列諸文具出三義一者真秘玄云法華是

秘密籤云是秘妙之密二者隱秘自有佛  
弟子二義玄引經云四十餘年秘而不說  
此昔所未談約如來為秘也妙樂云三周  
之中自論秘者法說周時密聞大車此謂  
上周根利預了譬喻因緣之事對中下未  
悟名之為密此密有所聞約弟子為秘也

三者秘密即妙玄所立秘密教如來隱密  
赴機互不相知者籤云是隱密之密

第四不定教者由前四味機發不定聞大證

小聞小證大於漸說中得頓益於頓說中得

漸益此有部教二義分別初約部豎論者雖

高山頓說不動寂場而遊化鹿苑此處不定

動不離而升而遊者此指頓雖說四諦生滅

教漸初不動於頓而施漸化鹿苑雖說四諦生滅

而不妨不生不滅而此法不起於頓二乘既斷諸

味準雖為菩薩說佛境界而有二乘智斷雖

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無生忍此定人當

知即頓而漸於頓得即漸而頓於漸得頓益

得如指常明顯五人證果不不妨八萬諸天獲

無生忍此重指漸初對般若為說前文次約  
約法此中約人得果不同證法不定酪中  
教橫論者乳中得別圓相對以辨不定酪中  
教門雖無二別乃與八萬一人對辨生酥熟  
酥三四對辨般若帶通別圓為三故知不定  
約部約教徧前四時並妙玄通用三種教相一  
不定得名玄文南北地

頓二漸三不定又古師立偏方不定謂非  
次第別為一緣如金光明勝鬘等是也云  
知不定之名出於古師天台更加秘密  
四教於義方足  
不定示體止觀妙玄四教儀引淨名經佛  
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此證不

定今諸師以一音為嘗體體真中二理為  
所依體小乘係在集解  
不定文證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  
應問即遮應遮即問應問其問  
成不司席故玄引大經置毒乳中乃至醍醐  
皆能殺人云止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

生各解或有恐怖此或歡喜人為或生厭離  
或斷疑義一斯如來神力不共法云籤  
引大論初轉八萬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  
此皆證不定教也

置毒不定玄引涅槃五味譬四教位前教  
教皆成五味故知前三教五味皆粗圓教

一味皆妙有人云應云經云譬如有人置

毒乳中則能殺人乃至醍醐亦能殺人此  
譬兩用一通約漸頓明不定教處處皆得  
見佛性二約行不定行人心行譬之如乳

實相譬之以毒此毒有殞命之能此智有  
破無明之力久遠劫來說實相毒置於凡

城五

十六

夫心乳毒慧開發不可為之或於初味發  
或於後味發不得次第往判故言置毒乳  
中乃至醍醐徧五味中悉有殺義云若圓  
教中發者始聞經即破無明見佛性是乳  
中殺人六根清淨去是酪生酥熟酥等殺  
人若初住去是醍醐殺人教文先列前三

見中道即是乳中殺人乃至醍醐殺人。道。以毒置衆生心乳中隨其五道受身之。殊毒不發即醒中發之。時無局何身若。大定得於不醒中發之。時無局何身若。一音不定輔行引起信論云圓音一演異。類等解又如如來八十好中一音能報衆。聲殊方異類莫不獲益如來本非一切音。辭而能徧赴一切音辭並與此不定義同。籤引華嚴云佛以一妙音徧十方國衆。聲悉具足法雨等充徧又大論云欲得一。音徧十方當學般若乘此音也。毘曇論云。佛為四王作聖語說四諦二解二不解梵。也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作梨車語說四諦四王俱解以此四王各。念不同故佛三說以赴彼念。摠釋秘密不定籤引大論諸佛有二法輪。一者顯二者密初轉聲聞見八萬諸天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今家不諸菩薩見無。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乃至十地一生補。

處是名為密城五今家秘籤云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等名不定者以由彼此互。相知故若祕密者即互不相知不定與祕。密並皆不出同聽異聞同稟如來一音之。知互不相知又籤云不定與祕密但有互。知不定互不相知祕以辨兩異。  
摠釋顯密有定不定四句  
一顯露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定玄云如前分別但約顯露明漸頓五味。之相籤云通論顯露俱攝漸頓二顯露不。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不定玄。云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此乃顯。露不定三祕密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此對自。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此對。顯四祕密不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對自。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對論今之秘密及不定二教但是秘密不  
定秘密顯露不定教云今法華是顯  
露非秘密是漸頓非漸漸是合非不合是  
醍醐非四味是定非不定

第五法華涅槃時

述曰玄云今佛靈山八年說法涅槃臨

則已同在八年此時同也玄云法華大聖  
解涅槃醍醐此味同也又玄云二經教意  
起盡是同此開顯同也四教儀引涅槃云  
受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五  
時也

言法華者日光普照高下均平若低頭若小

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蓋云總結散亂  
成佛因以不令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  
而滅度之具如今經一良以妙法難解假喻  
易彰為蓮故華喻為實施權蓋云雖復地文  
云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教兩教因於實教  
故種云華開蓮現喻開權顯實文云開方便門

示真實城五相今指實為權權掩於實名方便門  
開示謂指示也華落蓮成喻發權立實文云  
其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捨是廢之別名  
正義當於廢權轉為實所廢已上迹門三譬之文  
後屬於施非此中意已上迹門三譬之文  
又蓮譬於本華譬於迹從本垂迹迹依於本  
迹不礙本立文云我實成佛久遠若斯明本但  
教化眾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

證又華敷譬開迹蓮現譬顯本文云一切世  
間皆謂今始得道初迹我實成佛那由他劫  
開明又華落譬廢迹蓮成譬立本文云諸佛  
如來法皆如是剛為度眾生皆實不虛正明  
廢已無迹故云皆實實祇是本權祇是迹非  
蓮華無以譬於權實本迹妙法非此妙法無

以取喻於蓮華一部之旨不出又為蓮故華  
本迹。已上本門三譬之文又為蓮故華  
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實為蓮故華掩於  
權內體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機熟須開  
復不異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機熟須開  
情希近果名之為開即彼彼近謂華落蓮成蓮  
名之為開開何所開即彼彼近謂華落蓮成蓮  
成亦落可喻非權非實華落蓮成蓮  
異途開教行人理同三德不當權實立如  
已同實三德故知三德不當權實立如





至奉前四時推獨顯大車但付家業唯至寶

法華玄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

若約味則後熟酥出醍醐此從摩訶般若出

影。古。地。方。尺。蓋。二。中。時。也。照。幽。谷。無。二。明。是。影。古。地。方。尺。蓋。二。中。時。也。照。幽。谷。無。二。明。是。

信解品云復經少時去法華父知子意漸以

法。華。玄。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

族多我是法身菩薩影響者即自宣言此是我

法。華。玄。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

所有一切財物行大乘為四德為果皆是子有

法。華。玄。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

四十六年佛成道後四十二年說法華

法。華。玄。一。出。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法。華。者。以。二。經。同。味。安。善。

法華教主準四明立義法華所明三十二相名尊特者以即法身故是則生身即法身者便為尊特此就開權即劣顯勝而理尊特龍女欲彰開權妙相故云法身具三十二相此一相全理顯現法身徧故三十二相相周徧法具萬德相亦須具此

之妙身不名尊特更指何身為尊特邪此則永異淨覺定是生身之義至若即一法三者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三歲示有分齊名曰生身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從通入別機示無分齊名為尊特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圓教機示一一相即是

本性所具法門名為法身由三種機感若如來即於一身示三種相

淨飯王病重念見諸子佛在王舍城去此五  
十由旬與國並中印土今言五十由旬即相  
去二告難陀阿難羅云即以神足至王官所

消身虛空放大光明光照王身患得安息復以手著父王額上曰王是淨戒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喜諦思經法時王於卧合掌心禮忽就後世諸釋棺斂置子座佛及難陀喪前肅立阿難羅云住在世足佛為當來世人不孝躬欲擔棺大千世界一切震動欲界諸

天諸龍鬼神俱來赴喪時四天王跪請擔棺各自變身如人形像世尊手執香爐前行出詣墓所千阿羅漢往大海渚取梅檀香舉指焚之諸王叔骨置於金函起塔供養佛告眾會父王淨行生淨居大淨飯王泥沮維○生那合

初波斯匿王國主婢於釋氏摩訶男以家中城五 烟生女妻之生子名流離年八歲今詣外家共二 學射術時新作講堂欲請佛僧涼離即奔西子座諸釋嗔罵之云此婢生子敢入中坐佛言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流離王既入城果 之著地後紹王位往征釋種目連三反白帶

諸釋埋脚地中以象踏殺之凡九千九百七  
 萬人流血成河選五百端正釋女欲與相接  
 一女罵云我今何故與婢生種通乃至五百  
 女皆如此罵王取五百女別手足擲阬中還  
 至舍衛兄祇陀太子出見流離王曰吾與諸  
 釋戰何不佐我祇陀曰我不堪殺害衆生王  
 即拔劍殺祇陀命終即生切利五百釋女稱  
 恚向佛佛至其邊說法得法眼淨命終生天  
 佛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  
 衆邠後七日盡當磨滅至七日初王將兵衆  
 詣河娛樂天大雷震暴風疾雨王及兵衆為  
 冰所漂身壞命終入阿鼻獄此云無救佛因  
 為諸比丘說釋種宿世捕魚殺害因緣今  
 受報之事釋種宿世捕魚殺害因緣今受報之事  
 而跳一魚名羅闍城有池多魚村人捕之著岸  
 人橫見殺者後世當勤王是時為小兒見魚  
 種是舌者是我是勤王是時為小兒見魚  
 杖打魚頭王代釋流離殺諸釋氏阿難愁惱  
 種時我得頭痛釋流離殺諸釋氏阿難愁惱  
 來佛所言我與如來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

頽如常佛言我修空定過三年已還來問我  
經目連取知識四五百人威著鉢中舉置  
 虛空流離軍退佛令取鉢視之人皆死盡佛  
 為說無常法無央數人得須陀洹果論鈎  
 五十年已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冬十一月既望佛在毘舍離國大林精舍重  
 閣講堂告諸比丘卻後三月我當般涅槃即  
 為說普賢菩薩行法經  
 述曰案神照經疏云建寧之月魄望告衆  
 行法既是結經則知說法華止四年耳今  
 約已經開顯又二經而未故進雖公年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滅五

佛祖統紀 卷第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四

入涅槃 序曰如來所說一代法門其意在乎開顯大

事因緣而已及乎人機既得大益則又為之

說云所應度者皆已度畢於是唱入滅度以

示化儀之有始卒將以起懈怠者之慕心以

垂訓未來之人尔至曰我不滅度常在靈山

斯則如來不生不滅大般涅槃之旨

言涅槃者此有三義一者為法華未熟人道

說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招

捨殘機教儀謂如來調熟漸機眾生以法

華涅槃皆為後教後味譬如田家先種先熟

先收後種後熟後收是以八千聲聞無量損

生菩薩大德身子等於法華中得受託前見

如來性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即

是前番從摩訶般若出法華若鈍根人法華

城六

撰

不入更用般若淘汰如五千自起人天被移

此等未熟者更論般若入於涅槃而見佛性

即是後番從般若出大涅槃故知法華前番

如秋成大獲涅槃後番如掘捨餘殘性

還曰法華開顯已廢方便其未熟者尚等

調停故於臨滅度時重施三教之權用顯

一乘之實此追說之意也義在聖然五千

先已結緣略聞開顯今此會中復為追說

既於當座知常故須即施即廢此追泯之

意也義在德追說者重施也追泯者重會

也法華已施已廢即是前番涅槃重施重

廢即是後番籤之言曰涅槃重施方便又

云此者會今皆此義也

二者為末世比丘畜不淨物缺樂誦外典

教佛經於佛法中起斷滅見天傷慧命

失法身使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闡常宗

設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雜見

四教儀若言不許諸惡比丘畜八不淨是戒

法苑珠林卷之四

門事門此即扶律義案律云八不淨者一曰  
及諸重寶此七種八物顯過不應若說如來實  
不畢竟入於涅槃及遮外典此是乘門理門  
此即談常義據經云如來實不畢竟涅槃  
方是談常字若未代諸惡比丘破戒說如來  
令用經補不足若未代諸惡比丘破戒說如來  
無常及讀外典則並無乘戒失常亡命損由

此經扶律談常則乘戒具足故知此經為賤  
常住命之重寶為引大經云若人藏積七寶  
未用贖命乃當出用諸佛祕藏亦復如是  
惡入於世時為滅諸惡為說經是經如是  
則佛滅法現世時為滅諸惡為說經是經如是

述曰法華開顯之後涅槃廣開常宗  
切眾生皆有佛性於是末代無知安於  
等大慧之說忽略戒律不復經懷此  
之失也至於不讀佛經唯好外典此  
之失也乘若執循行數屢但是人天福  
善現遠之近果也乘戒俱緩非三塗之  
而何歸如來久鑑木來唱商行寄金之典

佛祖統紀 卷四

重扶三藏圓會真常顧命之言有在於是  
然則扶律談常之教正被今日凡在為患  
可不白勉是以止觀方便具五緣中  
持戒以為助道要令行人以圓三觀觀  
所持十種戒本相相清淨事理俱持乘  
俱急非同十二年不知圓常唯明事

之戒故義例有云雖依法華三昧妙行末  
代鈍根若無扶助則正行傾覆故須扶律  
談常以顯實相若夫大經所云於戒緩者  
不名為緩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此即偏黃  
大乘格量優劣之文豈當恃此便忽事戒  
止觀謂乘急戒緩者以三塗身見佛聞經

如華嚴涅槃鬼神龍畜皆預列眾如是因  
果差降亦沉非一云何難言理戒得道何  
用事戒幸於人天受道何意苦入三塗文  
不明此宗未足與議涅槃最後之訓若但  
知四分不讀大乘徒知專守鹿苑持犯之  
章曾未獲聞驚峯開顯之自此為弘道良

八三

用悲心如智者之滅弟子問誰可宗仰則  
答之曰波羅提木叉戒四三昧在馬乘左  
溪之逝則顧謂門人曰吾六即道圓萬行  
無得乘戒為心本戒汝等師之是又知列  
祖弘道未嘗不取本於乘戒俱急扶律談  
常之意

若論時味與法華同談其部內純雜小異  
儀。句記以十六意辨異二經猶帶三乘此  
而部有異云云又玄云涅槃猶帶三乘此  
無雜。然二經教意起盡是同如法華三周  
說法斷真聲聞咸歸一實。開迹也。斷下亂  
依經文則是法後開近顯遠明菩薩事也  
涅槃亦是先勝三脩。載并每玄邪三脩也  
人隨邪師教相續為常。適意為樂動轉為是  
我劣三脩者聲聞依我半所勝三脩者無常  
非樂於一切空無我無所勝三脩者無常  
教破於一切空無我無所勝三脩者無常  
樂具入自修如法身常我何無諸比丘無常  
等十外道首如真聲聞入秘密藏。後三  
十六問明菩薩事。顯本也。歲久廣辨菩薩  
涅槃臨滅更扶三藏。誠約將來使末代鉅根

不於佛法起斷滅見廣開常宗破此顛到今  
佛法久住如此等事其意則別。云已上  
正說初分盡謂正說未分法華以木起  
為初後二分則重開辨前實斷作主久  
本門增通正說開為四段初純陀品云  
佛故所真去五品長壽品十品明涅  
三現病去五品長壽品十品明涅  
三品明涅義用是故二經起盡是同  
但明於涅槃義用是故二經起盡是同

經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  
五時儀。教

五十三年中佛先往切利天三月安居遺文  
殊詣母所暫屈禮敬三寶摩邪夫人聞之乳  
自流出直至佛口即與文殊俱至佛所佛為

說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欲出涅槃帝釋  
作三道寶階佛與母別大眾導從下還祇洹

佛升切

述曰案行法經卻後三月我當涅槃則知

說行法在辛未十一月望案升切利經三

月安居則知說行法畢即日往切利案此  
經三月將盡欲入涅槃則知此年二月十

四日下閻浮提十五日入涅槃

時優填王拘提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當

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金像上下猶如

生佛雨華放光為佛作禮世尊合掌語像我

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觀佛三昧經

帝釋請佛升切刑天為毋說法優填王阿舍經

如來即以旃檀作如來像高至五尺波斯匿

王開之以紫磨金作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

始有二像又西城記優填王請目連以神力

接相用人上天親唯像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

道愛不忍兄如來滅度與五百除謹女禮佛

退還精舍各在空中作十八變同時泥洹佛

令阿難入城徧告理家優婆塞受作五百梓

材闍維畢取舍利造廟供養泥洹佛躬舉

林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冢間四

部大衆各舉五百比丘尼智度論阿舍經

在報恩故梁祐律師曰姨母之德均為所生是故持

異之重爰酬鞠育將以厲後世無恩之人

也釋迦

舍利弗目犍連不忍見佛涅槃遂先入滅王

阿羅漢亦同時入滅時四輩弟子莫不荒

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弟子在佛左右衆

生歡喜憂惱即除薩婆論

述曰身子不忍見佛涅槃故先入滅而涅

槃跡引大經則云身子見佛涅槃下憂常

住不喜是知開顯之義不同附小之文

今日座中無央數衆或見如來入般涅槃經

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三力士生地

婆羅雙樹間臨涅槃時出大音聲普告大衆

今日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

悉可問為最後問時世尊晨朝從面門放種

種光徧照十方六趣衆生共相謂言當疾往

詣勸請如來莫般涅槃經

述曰如來以聲光普告大衆而六趣之中

有能相謂勸請者蓋是大權示現王首之

倫故能次第轉告三塗實報之衆故此經



列衆有稱諸天八部師象鳥獸皆名為王者此意可知

時弟子四衆諸大菩薩閻浮諸王大臣長者

四天王諸天子八部諸王山海諸王師子象

諸鳥獸王唯除迦葉阿難二衆及阿闍世

在羅光五十二衆時迦葉在香山阿闍世在羅林外為諸魔所惱聞三傳又

惡知如米涅難見涅槃後不各持佛

諸佛供養皆默不變是時會中優婆塞純陀

白言我等欲從如來求將來食惟願哀闍

我微供佛云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

檀波羅密純陀白言雖知如來方便示現涅

槃而我下能不懷苦惱佛讚善哉能知如來

示同衆生方便涅槃時天龍八部勸請如來

唯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為說伊字三點如

來之身解脫般若三法如世伊字梵書不銀字

概時諸比丘請說無常苦空無我佛說出世

常樂我淨世間四顛倒法諸比丘言如來永

無四倒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

戒云

敬導我等舍離四倒佛言我今所有無上正

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尋作六依止

猶如如來云佛告大衆今以正法付囑國王

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勸厲諸學人令得增上

戒定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

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涅樂

述曰佛告諸比丘所有正法悉已付囑迦

葉此為正付法以迦葉能繼世傳持也又

云今以正法付囑王臣四衆此是旁付法

以在官能治人護法也

佛告大衆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經

述曰梵網制菩薩不應食肉色苑之際小

乘而開魚肉楞伽則不應善種食肉釋籤

謂在四舍後為漸制之始既云善種不聽

食肉故知小教仍開今涅槃始不聽聲聞

弟子食肉從今日始則知大小俱制正

扶律之意未代出家可不知奉

阿闍世王既害父已身生惡瘡邪見六臣感  
言六師能治王病耆婆白言唯佛能治王聞  
佛欲涅槃悶絕躡地世尊大悲入月愛三昧  
放清涼光往照王身身瘡即愈王與夫人國  
民五十八萬往拘尸城佛為說法所有重罪  
即時微薄王及夫人采女皆同發菩提心遶

佛三匝辭退還宮

城六

七

佛告憍陳如阿難何在陳如答言在娑羅林  
外去此大會十三由旬為六萬四千億魔之  
所嬖亂是諸魔衆悉自變身為如來像宣說  
一切諸法示現神通阿難念言如是神變將  
非佛所作邪阿難入魔胃故極受大苦以是  
因緣不來至此佛告文殊阿難吾弟給事我  
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瀉水  
置之一器是故我今顧問何在欲令受持是  
涅槃經今為諸魔所惱汝持是大陀羅尼可  
往救護文殊受已至阿難所魔王聞咒悉發  
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歸至佛所

弟子道淵助刊

述曰阿難初為摩登伽女所攝佛敕文殊  
將咒往救所以為宣說首楞嚴大定之發  
起後於娑羅林外為魔所嬖佛敕文殊將  
咒往救所以為魔王發菩提心捨於魔業  
之緣起未可以聲聞小果為之籌量至言  
侍佛左右唯證三果滅後結集方證四果

此皆阿難用方便道特留殘結耳內祕善  
薩外現聲聞佛為授記山海慧自在通王  
佛當約此意以為之論

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  
羅年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汝可往彼  
語云如來出世如優曇華於今中夜當般涅

槃若用所作可及時作阿難受勅往作是善  
須跋陀羅言義我即與阿難還至佛所聞佛  
說法得阿羅漢經既證果已白言世尊惟  
願少住教誡莫般涅槃世尊默然不許須跋  
陀羅不忍見如來涅槃即先入滅佛告大眾  
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後須跋陀羅吾事究

竟無復施為後涅槃時阿難以阿泥樓豆語咨  
 啓四問佛告阿難如汝所問六羣比丘惡性  
 車匿行汙它家云何共住我涅槃後車匿比  
 丘漸當調伏捨本惡性佛去世後以何為師  
 者尸波羅戒是汝大師佛涅槃後依何住者  
 依四念處巖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  
 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中間名受念處觀心  
 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一切行者應當依  
 此四念處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  
 安何等語者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  
 某處與諸四衆而說是經後涅槃時阿難請問  
 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佛言當如轉輪聖  
 王葬法用白氎纏身塗以末香金棺鐵槨持  
 盛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收取骨末  
 起塔表刹見者悲喜思王正治我今聖王亦  
 復如是我此國土未來衆生水葬火葬塔冢  
 之葬其事為多闢浮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二

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家墓因緣  
 我遺三聖化彼振旦輔行仁義先驅真道後  
 啓清淨法行經光淨善薩彼稱孔子迦葉善  
 善薩彼稱頌曰  
 佛說涅槃時有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  
 信心是人於未來亦當得信  
 述曰此見妙句未知據何文此等極鈍根  
 人即是末代出家具正信學佛法者我輩  
 何幸得預此流  
 如來臨入涅槃諸天大衆皆來供養唯螺髻  
 梵王不來觀省時諸大衆惡其我悞使百千  
 咒僊往彼令取乃見種種不淨而為城塹犯  
 咒而死復策無量金剛持咒而去乃至七日  
 無人取得大衆悲哀說偈如來即以大徧知  
 神力隨左心化出不壞金剛於大衆中顯大  
 神通三千世界六反震動即騰身至梵王所  
 指彼穢物變為大地報梵王言汝大愚癡如  
 來欲入涅槃汝何不去即以金剛不壞之力  
 微以指之梵王發心至如來所微迹金剛靈

藏道者如經云金剛指花王穢物變為大地所謂以神通變其穢境故得名之為穢迹金剛

世尊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子略說法要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遺教經

佛告衆曰我雖在此閻浮提中數數示現入於涅槃實不畢竟涅槃是故當知是常住法不變易法涅槃經

時世尊於七寶牀右脇而卧頭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如來中夜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娑羅樹林四雙八隻

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慘然變白猶如白鶴大衆哀聲普震一切世界涅槃經時一切人民即入城中作七寶金棺栴檀沉香花旛蓋至如來前而申供養大衆悲哽共扶如來入金棺中遣四力士請棺入城力不能勝

乃至遣十六力士亦不能勝時阿泥樓豆語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共舉佛棺亦不可得當須大衆諸天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所言未既帝釋即持寶蓋垂在空中乃至色界諸天皆如帝釋供養聖棺世尊大悲即自舉棺升空高一多羅樹從西門入從東門出從南門

入從北門出如是左右遶城經于七匝徐徐空行至茶毘所下七寶牀時四天王各持天上栴檀沉水各五百根乃至第六諸天世間大衆各持栴檀沉水至茶毘所涅槃經

二月二十二日如來涅槃已經七日將欲出棺大衆哀泣共扶如來置七寶牀香水灌洗城六

妙兜羅綿纏頭至足白氎千張次第纏身共扶如來入寶棺中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樓上大衆各持香炬至香樓所皆悉滅沒後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夫人摩耶自天而下棺自為開世尊起合掌曰遠屈下來復語阿難曰汝當知為後世不孝衆生故從金

棺出問訊於母摩耶夫人經

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

城五十由旬案赴佛涅槃經云迦葉在伊茶

當以涅槃後分所出為正迦葉於正受中心

驚身顛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

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

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紫磨堅固

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氎纏身棺

開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

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

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茶毘經于七日香樓

乃盡此後分別案胎經迦葉執火以然香新

佛滅度已始經七日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

今詣十方世界盡集六通阿羅漢得八億八

千眾於雙樹間聽受法言胎

分舍利

序曰智者有言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重

修究其為義則有生法全碎之辨我滅度

常在靈山城六此豈非法身全身乎今論涅槃之

後八萬四千則唯示生碎二身尔如來久遠

劫來數數出現蓋將開生身之迹以顯法身

之本即碎身之狹以見全身之徧大權益物

可勝思議者哉

二月二十九日如來茶毘已終七日帝釋開

城六

土

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有二捷疾羅刹盜取

佛牙一雙時城內大眾收取舍利滿八金塔

入拘尸城七日供養此後分舍利

三月六日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淨三

則子一孫既俱出家父王問佛云國嗣永絕

是故今云本生眷屬也諸釋種等經三七

日知佛涅槃入拘尸城請求舍利不果所請

所聞世三詣佛懺悔洗滌身瘡極重罪滅即

還本宮於涅槃夜夢見月落召問諸臣答言

是佛涅槃之相王即將臣從至拘尸城請求

舍利不果所請時毘離外道名王阿勒迦羅

王毗耨不長王遮羅迦羅王波肩羅王各將

臣從入捨尸城請求一分舍利還國供養不

果所請後分○已上七國并共為八國

時八國王共爭舍利有大臣優波吉諫八國

王時帝釋化作人語我等諸天亦應有分阿

耨達能王言我等亦應有分君不見與力足

無敵時優波吉告言諸君且止此舍利宜共

分之何須見諍耶分舍利而為三分一分

天一分龍王一分八王慶胎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元別得

口聲還國道逢難頭禾龍王從求舍利闍王

不與龍言我力能壞汝國土闍王怖畏即以

佛龍與之龍王於須彌山下起水精塔闍王

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於五河

中作塔藏之阿育

八國塞兵爭不舍利姓煙婆羅門高聲唱言

當作八分時拘尸城得第一分乃至闍王得

第八分各還本國起塔姓煙婆羅門得五分

利瓶還那羅聚落起塔羅延婆羅門得五分

國起塔三十一時闍王提始有十塔十一

序曰初溪論結集三藏則有三藏一千結集

正當初月佛滅後四七百日結集為滅後百年

跋闍行十爭周厲王三十四五百結集為

四百年後因伽毗吒王請僧論道不同不

然法苑珠林李長者合論並依慶胎經以滅

後七日為五百結集今案本文迦葉告五百

正是遣使集眾未為正結集則當以荆溪之

論為正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如是思惟應當結集三

歲令法久住即住須彌山頂椶銅捷音捷

論翻為鐘五分律隨有元木銅鐵說偈曰佛

鳴者皆名贊地諸律多作捷捷

諸弟子若念於佛當報佛恩莫入涅槃諸弟

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迦葉選得千人皆阿

羅漢唯除阿難闍王日給千人飯食中夏安

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迦葉入定以天

觀阿難一人煩惱未盡手牽令出阿難慚泣

白言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  
是留殘結不斷耳大迦葉復言汝更有罪汝  
勸佛度女人出家使正法滅五百年阿難言  
三世諸佛皆有四部迦葉復言佛欲涅槃皆  
痛臥言須之汝不供給阿難言是時五百乘  
車截流而度永濁不取迦葉復言佛問汝若

有人四禿足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汝  
應答云佛應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三問不  
答故令世尊早入涅槃阿難言魔蔽我心是  
故不答迦葉復言汝與佛製僧伽梨衣製徒  
重衣即是以足踏上阿難言我捉衣時大風  
吹墮脚下非不恭敬迦葉復言佛陰翳相般

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耻阿難言我思女人  
見佛陰翳相必羞恥女形欲得男身修行種種  
佛之德根非為破戒迦葉令作六種突占羅  
罪僧中悔過突占羅此云惡迦葉復言斷汝  
漏盡然後來入阿難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定  
力少故不即得道後夜欲過疲極偃息仰臥

就枕霍然待悟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得六  
通後夜到僧堂敲門迦葉語云汝後門鑰孔  
中入來阿難即以神力從孔中入禮拜懺悔  
迦葉云汝莫嫌恨還汝本座阿難禮僧已  
升師子林論皮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  
字勿使有闕時阿難最初出經第一胎化藏

第二中陰藏第三摩訶衍方等藏第四戒律  
藏第五十住菩薩藏第六雜藏第七金剛藏  
第八佛藏是為經法具足時阿難發聲唱言  
我聞如是一時佛住所居處迦葉大眾皆悉  
連淚出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  
釋我聞釋我聞

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三指初登高座疑  
三疑或疑世尊重出或疑心方佛來或疑阿  
難成佛及唱我聞三疑俱遣妙句阿難集法  
藏自云佛初轉法輪我是時不見如是疑轉  
問阿難佛覺三昧力自能開佛加  
覺力故不忘得佛覺三昧力自能開  
又示聞

經願佛重說故佛口密為說阿難親承佛旨  
 如仰完器傳以化人以瀉異瓶佛已涅槃終  
 金棺出金臂重為現入胎之相諸經皆聞  
 胎相出聞沉後諸經乃至此即現入胎  
 難給時得二十年前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  
 記即時憶念過去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  
 兩聞亦識本願法華學無  
 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十方諸佛並皆雲集說  
 法亦名話經後時文殊召諸菩薩及大阿羅  
 漢結集大乘法藏各言其經我從佛聞須菩  
 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  
 阿難則偏聞諸經餘弟子則偏局當部淨名  
 論音如來滅後於畢鉢羅蜜立三座部主結為三  
 藏阿難誦出經藏迦葉誦出論藏漫波離誦  
 出律藏此即上座部更有一千賢聖命婆尸  
 迦於密外結集名大眾部此二部通稱為僧  
 祇律是為根本僧律。此文分三藏為三部主是小康所出

阿難從佛請願二十年中所說盡為我說  
 摩得勤伽論說十二部經唯方廣部是菩薩  
 藏十一部是聲聞藏又佛為菩薩聲聞說出  
 苦道為菩薩藏聲聞藏智論云大迦葉與阿  
 難在香山撰集三藏為聲聞藏文殊與阿難  
 集摩訶衍經為菩薩藏涅槃云十一部經二  
 乘所持方等部為菩薩所持是以經論略唯  
 二種也  
 衆經論明教非一若華得勤伽有二藏聲聞  
 藏菩薩藏又諸經有三藏十一部是聲聞藏方  
 廣部是菩薩藏合十一部是雜藏又有四藏  
 者更開佛藏菩薩處胎經為八藏胎化藏中  
 陰藏未為阿難說時即是秘密教為阿難說  
 後即是不定教摩訶衍方等藏即頓教戒律  
 藏即二藏教十住藏即方等教雜藏即通教  
 金剛藏即別教佛藏即圓教胎化即說諸經  
 中陰即是一切諸法胎所說一切諸法



世尊滅後百年毗舍離城跋闍子比丘擅行  
十事聽兩指抄食得聚落聞得寺內後聽可  
得常法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擅越有施金  
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檢校乃至十事  
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七百阿羅漢集論法  
毘尼故名七百結集律分  
贊曰能仁寂默成佛久遠仁賢劫波乘持利  
見一代施化歸宗顯天人群生成開宿願  
所應度畢示迹泥洹不生不滅常在靈山未  
來修學盈滿世間共期佛慧奚獨真丹

佛祖統紀卷第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西土二十四祖紀第二

-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 二祖阿難陀尊者
-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 阿難末田地尊者
-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 五祖提迦多尊者
- 六祖彌遮迦尊者
- 七祖佛駄難提尊者
-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 九祖脇比丘尊者
-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 十一祖馬鳴尊者
-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 十三祖龍樹尊者
-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
-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
- 十六祖僧佉難提尊者
- 十七祖僧佉邪舍尊者
-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
- 十九祖闍夜多尊者
-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
-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
-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

止觀論之辭曰行人若聞付法藏則識宗元

付法藏人始迦葉終師子二十三人末田地

與南郡同時取之則二十四人諸師皆金口

所記輔行出並是聖人能多利益按法滅後有二

於世流傳我法輔行云像末四依弘宣佛化

傳中既云並是聖人故多是四依亦可通於

三二以初依屬凡不得名聖也妙玄云五品

依此約大乘論四依若淫樂經云有四種人

初果二法為世所依初依小乘內外二依

依合言付法乃是大乘故輔行所約小乘論四

緣今論祖承傳大法而趨多諸祖云證小

果者準荆溪意謂四果是真福田化道易行

宜作此像即是四依為四果像是知金口諸

師皆破無明伏在四依內弘大法而外示小

像為明付法撰二十四祖紀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此云大飲光古仙人身

此尊者是其後裔身亦光明飲光遂以為姓

長故標大名畢鉢羅此菩提樹名又母樹

羅閱祇園人此云王舍城即摩訶迦毗羅

者金仙蓋是古世稱大富長者十六大國

無以為鄰千倍勝瓶沙王此即頻婆娑王

有金犂千具畏勝於王滅一耕犂但用九百

九十九雙牛金犂有六十庫金粟庫容三百

四十斛昔毗婆尸佛入滅之後勝觀塔像金

色少處闕壞時有貧女丐得金珠欲補像面

時迦葉為鍛金師既為補治因共立誓願我

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

緣九十一劫生天人中最後得生第七梵天

初禪大梵居六時摩伽陀國此云有婆羅門

巨富無量而無子息舍側有一樹神常往乞

子歷年無應嗔忿曰今更七日奉祀若復無

驗必當燒樹樹神愁怖即詣梵天梵王天眼

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勸其往生滿足十月生

一男兒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身具

三十相文句應是開白相師占云此兒宿福

必當出家年至十五欲為聘妻兒語父母能  
 為我得紫金色女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  
 羅門鑄一金女與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  
 人見金神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女聞悉出  
 唯一女軀體金色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  
 金神婆羅門見即為聘得夫婦二人了無怨  
 意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  
 迦葉語曰我若眠時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  
 當經行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啓求出家即舍  
 家事深入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脩  
 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著壞色納衣自剃  
 須髮空中天神而告之曰釋迦如來今與千  
 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迦葉  
 聞語即趣竹園佛往逆之至跋耆聚落值佛  
 奉上寶衣佛即授以糞掃大衣初聞增上戒  
 定慧即得無漏時已百二十歲其婦相續亦  
 得阿羅漢果迦葉受乞食法行十二頭陀至  
 老不舍常曰我受佛衣師想塔想未曾頭枕

況以覆卧如此大衣大進我行佛語之曰汝  
 年老根弊可舍乞食及受長衣迦葉答曰我  
 當盡壽行蘭若行北云寂靜處十佛言善哉  
 若迦葉行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久住迦葉頭  
 陀既久髮長衣弊來詣佛所諸比丘皆起慢  
 心佛分半座令坐迦葉不肯佛即廣讚迦葉  
 功德與我不異何故不坐諸比丘聞為之心  
 驚佛復為說本因昔有文竭陀輔行云即高  
 才絕倫天帝欽其德遣千馬車造闕迎之天  
 帝出候命王同坐共相娛樂送王還宮昔迦  
 葉以生死座命吾同坐吾今成佛以正法座  
 報其往勲迦葉共佛坐時天人咸謂佛師即  
 起嗚佛足云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云毗邪離  
 城有長者維摩詰方便示疾饒益衆生佛告  
 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言我不  
 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貧里行  
 乞維摩詰來謂我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  
 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

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聞說是語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維摩經世尊於法華

會上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時舍利弗於此法說領解世尊授記未來作佛號曰華光復告舍利弗令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遂說長者大宅歟然火起長者方便誘論諸子以羊鹿牛三車玩好之具引之令出然後等賜高廣大白牛車如來亦復如

第七是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時大迦葉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遂說窮子之譬謂如窮子捨父逃逝五十餘年後雖遇會志意下劣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結會父子正領家業自言我等昔來但樂小法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

慧令我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於是世尊復告迦葉說藥草喻述成其解而語之曰汝於未來當得成佛名曰光明法華經此通付法。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

當為汝等作大依止涅槃經。此別付法。迦葉當與比丘比丘尼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

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迦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顛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紫

磨堅固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甍纏身棺門即開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荼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涅槃經。迦葉與弟子向拘尸城等諸日世尊涅槃已。經七日一切入天大佛供養吾從彼間得斯華來出赴涅槃經

茶毗已始經七日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令詣

十方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盡集雙樹間聽受

法言胎菩薩至中夏安居初十五日迦葉共

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闍王日給千人

飯食足滿一夏論智迦葉弘持正法至二十年

八年周靈王以法藏付囑阿難先禮四塔出處

轉法輪入涅槃四次禮八塔八國王所次入

龍宮禮佛髭塔次升天上禮佛牙塔去辭闍

王適值王寢即往雞足山其山三峯如仰取

草敷座而發三願一願此身及所持衣鉢俱

不壞待至慈氏下生二願入滅盡定已三峯

合一三願阿難闍王若至願山暫開時闍王

夢屋梁折王覺已悲歎即往雞足山見迦葉

全身儼然在定王發聲哀哭積諸香木欲闍

維之阿難為言迦葉以定住身以待彌勒不

可得燒王供養已還歸本國山合如故至慈

氏三會之後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慈氏彈

指山峯即開迦葉以所持衣授與慈氏致辭

禮敬畢涌身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乃入

寂滅師曰世尊拈花出自何典佛云藏經所

不載公曰頃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

三卷有云梵王在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

獻佛請佛說法世尊破座拈花示衆人天百

妙法眼藏指迦葉述曰妙經言世尊開顯大法迦葉領解此

付法之通義也涅槃經言佛告諸比丘我

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後分云

迦葉至佛棺所說偈佛現雙足阿難問經

佛將涅槃告迦葉言當與四衆作大依止

此等諸文皆在涅槃即付法之別義也通

則大衆皆獲領解別則迦葉獨任住持今

涅槃付囑正當別義是以祖祖相傳住持

不斷也有欲以法華領解為付法者但得通

意

二祖阿難陀尊者佛叔父白飯王次子以佛

成道二月八日生阿難陀此云慶喜謂即調達

之弟也面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華年八歲從

城七

六

佛出家得白四羯磨具足戒多聞第一年三十一為佛侍者聞持法藏至法華會上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復告諸菩薩曰我與阿難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菩提而阿難護持戒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佛滅度後大迦葉結集法藏選千阿羅漢令阿難升師子座宣說諸經迦葉垂入滅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往古定光佛為沙門時畜一沙彌常令誦經若經少闕即便訶責時沙彌為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課極為其師之所訶罵沙彌愁惱

且行且誦時有長者問知其故語沙彌言勿生憂惱從今已後常相供給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心讀誦經常充足時沙彌者即世尊是施食長者即阿難是以斯福緣智慧深妙摠持多聞述曰沙彌誦經宜得摠持之益長者供食亦擅多聞之功信知世間造善造惡隨所作事資成之者必得先焉阿難遊行

城七

七

宣化幾二十年嘗至竹林中外竹王林寺城聞比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時得覩見之阿難慘然曰此非佛偈當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比丘向其師說師曰阿難老朽言不可信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誦前偈即自思惟今此比丘不受吾教於世無益宜入涅槃即詣闍王適值其睡王夢蓋莖折即便驚覺門人告言阿難入滅故來相見王發聲問何所在答云已向毗舍離國即嚴四兵象馬車步追至洹河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稽首白言三界明燈願勿涅槃時雪山有五百仙人觀見

阿難將欲涅槃飛空而至求哀出家即化洹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說法成阿羅漢俱時入滅即未田地阿難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娑伽龍王一分與毗舍離子一分與阿闍世王四處各起寶塔供養舍利雜見法華

論文句  
妙樂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王舍城長者也過去世  
為商主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即為求藥治  
療見其衣極弊惡奉妙氈衣辟支佛言此商  
那衣或翻草衣西域有九枝秀草若羅以此  
漢生則比草生於淨地之上也以此  
出家成道故當著此而入滅也即飛空作十

八變便取涅槃商主悲哀積諸香木闍維舍  
利起塔供養願我來世功德威儀及以衣服  
如令無異由斯願力於五百世身中陰恒服  
此商那衣最後身衣從胎俱出隨身增長出  
家變為法服具戒變為九條因名商那和脩  
按西域記梵行那國度雪山東有伽藍巖商  
那九條衣絳赤色商那入滅留此袈裟謂華

子曰法盡之後方乃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  
樹林榮茂告阿難曰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商  
那和脩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後商  
那入海大獲珍寶往詣竹林設大會聞佛  
世尊迦葉目連皆已滅度即便嚴辨為蔽遮  
于瑟此云三及造門樓阿難告曰汝今已為

財施復當作於法施出家學道利益衆生商  
那答言甚適我願即度出家成阿羅漢乃往  
曼陀山以慈三昧化二毒龍子營建禪室復  
往罽賓國象白山中安座入定時弟子優波  
迦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憍慢貢高翹多  
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已無緣唯有吾師乃

城七

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脩商那神力從空  
飛來衣裳弊惡坐翹多座弟子咸瞋是何弊  
人處我師座以白翹多翹多至房頭面作禮  
弟子念言師雖為禮威德勝之商那手指虛  
空便下香乳如高山泉注翹多不曉是何三  
昧商那為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如是次第五  
百三昧都不了知一一為說又語翹多如來  
三昧目連不識目連三昧餘聲聞不識吾師  
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令我三昧汝亦不知我  
涅槃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一萬阿毗曇藏  
八萬清淨毗尼皆隨我滅時諸弟子方自責  
悔商那復為說法皆得阿羅漢果商那即飛

空作十八變而入涅槃翹多積諸香木以火

邪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阿難末田地尊者雪山五百仙人之導首也

阿難欲入涅槃至恒河中其地大動諸仙知

之飛空而至俱求出家阿難即化河水悉成

金地五百仙人俱得出家成阿羅漢末田地此翻為

河中得戒也時末田地欲先涅槃阿難囑云

佛記汝當於爾賓國建大佛法阿難涅槃後

末田地乃往爾賓降伏惡龍住持佛法臨涅槃

時涌身虛空作十八變然後入滅付法藏經

四祖優波翹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容貌端正

聰慧辯才商那初教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

石生善念時當下白石翹多如教攝念初黑

偏多次白黑等至七日滿唯有白石商那即

為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逮得須陀洹果時城

中有姪女名婆須密聞翹多端麗遣人延召

翹多不許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賈客遠來

大齋珍寶求女交通女貪其寶殺長者子埋

置舍內長者之家推求至舍掘地得之具陳

國王即取姪女斬截手足剷其耳鼻棄於冢

間翹多往化至姪女所婆須密云我以妙容

相召不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為答言我為觀

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衆生

譬如畫瓶盛滿矣穢智者了之終不樂著今

應諦觀此色無常衆苦積聚如癰如瘡宜勤

方便而求解脫姪女心開得法眼淨命終生

天翹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逮成阿那

舍果初見商那便求出家商那問汝年幾答

云十七商那曰汝身十七性十七翹多曰師

髮已白髮白邪心白邪商那知是法器即度

出家受具戒已即得阿羅漢道商那謂曰佛

記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翹多受

教集衆說法魔王波旬化作白象七寶莊嚴

現為女人端正奇麗舉會觀視無聽法心翹

多知魔所為以蛇狗人三屍化作華髮以加

其頸還見死屍蟲蛆臭爛盡其神力去之不



能涌身虛空問諸天衆梵王謂曰十方弟子所作神力豈能解之汝若歸依尊者容可得解波旬乃往尊者所五體投地求解三屍尊者謂言汝於正法更莫燒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乃為解去三屍趨多母以不見佛為恨因問魔曰汝曾見佛其相如何汝能現否曰能即於大林前現一佛形相好竒特如紫金山光照十方梵釋扈從趨多歡喜不覺致拜魔即復形前接曰我是凡夫何當聖禮至第四日魔更下來以大音聲普告一切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趨多尊者聽受妙法城十至心修行是時城中男女皆共雲集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洹萬八千人成阿羅漢時阿恕迦王即阿育王聞尊者在憂陀山為衆說法遣使白言欲來問訊尊者以處所隘陋躬自往詣至華氏城為王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遊方行住之處

悉令起塔趨多化度衆生夫婦俱得阿羅漢者乃下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縱廣亦爾神通化用與佛無異但無三十二相舉世號為無相好佛化緣已畢作十八變而取滅度以室中籌用為邪旬人民號泣共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五祖提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初趨多化緣將畢往至其父長者家問言大聖何以獨行趨多答曰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見垂惠長者答言若後生子必相奉給後生男名提迦多善學經論往從索之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為受具戒初日斷見諦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頓斷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趨多告曰我涅槃時至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當流布後提迦多化度世間於中印度而取涅槃天人

悲感收取舍利起塔於班茶山中城七  
付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八千仙人導首

多聞博達有大辯才往見提迦多曰我昔與

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教授仙法師遇大

善知識修習佛道自此殊途已經六劫彼仙

記曰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證聖果今日得

遇非宿緣邪提迦多即為說法得證無漏仙

眾不信提迦多為現神變眾方信服俱得道

果提迦多臨欲入滅以法付囑而告之曰佛

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

付汝宜當流布彌遮迦受教宣流正法於諸

眾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畢遂入涅槃眾取舍

利起塔供養

付法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北天竺人慧解善說勝

服當世初彌遮迦至其國望雉堞上金色祥

雲歎曰此下必有大士可為法嗣乃往尋之

果於闍闐中見佛陀難提而謂之曰我師提

迦多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曰我滅後

三百年有一聖人名佛陀難提於此弘法難  
提答曰我思往劫嘗獻如來寶座彼因記我  
當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弘教法令符師語願  
求出家纔聞說法即得四果彌遮迦臨欲入  
滅即以正法付囑流布後時難提化緣將畢  
遂入涅槃眾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德力深固善

化羣生初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家有白光

謂其徒曰此有聖人有口不言有足不履及

至其舍長者問其何來難提即曰來求弟子

長者曰我有一子年五十歲不言不履安能

給侍難提曰真吾弟子密多遽起禮拜行七

步已口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

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曰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道

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

離又謂之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

母愛情難捨故不履不言長者遽捨出家即

城七

十二

證道果流布正法時有國王宗事異學輕毀  
 三寶密多將欲調伏躬持赤幡於十二年在  
 王前行王後問曰斯是何人答曰我是智人  
 善能談論王即宣令於正勝殿集諸婆羅門  
 長者居士與一沙門共相議論密多升座建  
 無方論淺智之人一言即屈其聰辨者再便  
 辭盡王乃躬與密多以起言端尋亦摧服王  
 即回心為佛弟子時國中有尼乾毀謗正法  
 善知筭數尼乾此云自餓外道密多往化就受數術尼  
 乾常出惡聲罵辱於佛密多謂曰汝今造罪  
 必墮地獄若不見信可筭知之尼乾推筭知  
 墮地獄白尊者言我當云何得免斯咎密多  
 告曰如因地倒還從地起汝若歸佛此罪可  
 滅時尼乾即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  
 密多復告之曰汝此善業必生天上若不見  
 信可筭知之尼乾下筭自見已身罪滅生天  
 便大歡喜遂與五百人俱共出家密多化緣  
 將畢遂入涅槃弟子為奉全身起塔供養法付

經

城七

十三

九祖脇比丘尊者中印度人由於昔業在母  
 胎六十年既生須髮俱白狀惡五欲不樂居  
 家其父携見密多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  
 難生曾遇相者言是法髑顛求出家受戒之  
 日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顆便於座上得阿  
 羅漢精進苦行脇不至席時號脇比丘有外  
 道見師手放光明暗中取經即捨邪歸正獲  
 證道迹化緣將畢現十八變便入涅槃眾取  
 舍利建塔供養法付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智識深遠多  
 聞博記初脇比丘至其國止一樹下指其地  
 曰此地若變金色當有聖人至矣言已地果  
 成金既而夜奢果至遂納為弟子付以法藏  
 以善方便化度眾所生所作已辦便入涅槃眾  
 取舍利起塔供養法付  
 十一祖馬鳴尊者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  
 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者截首以謝

諸國之人莫有抗者時富那夜奢於閑林中坐馬鳴大慢貢高計實有我聞夜奢說諸法空無我無人往謂之曰一切世間言論我能破壞此言若虛斬首以謝夜奢曰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便欲斬首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記汝後六百年當傳法歲於是度令出家內心猶有愧恨時夜奢有經在闍室令馬鳴往取白言室闇夜奢以五指放光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轉更熾盛即便心服勤苦修行仰受付囑於華氏城遊行教化作妙技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出家為道時華氏王恐國虛空即便宣令勿令作樂有月氏國王支氏音攻華氏城城中凡九億人即從索九億金錢時華氏王即以馬鳴一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馬鳴智慧

殊勝佛鉢如來功德慈心雞不飲蟲水悉能摧滅怨敵月氏王大喜回兵歸國後安息國來伐月氏交戰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有一羅漢欲令王悔即以神力示其地獄王見惶怖時馬鳴即語王曰王能聽我說法當令此罪不入地獄王後欲征北海羣臣怨王貪虐無道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回注斬截其首續復生頭次第更斬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告言今此劍輪聞捷稚音即便停止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延令長久羅漢悲閔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至今此寺相傳長打馬鳴傳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復還本位以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摩訶衍論過去輪陀王有千白鳥若鳥出聲王則增德如是諸鳥若見白馬則鳴此鳥白者都破外道時善薩神力現于不歸絕是故世尊名曰馬鳴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為外道師有衆三千以神力來燒馬鳴曰汝之神力更能如何摩羅曰我化大海極為小事鳴曰汝能化性海否問何謂性海鳴曰山河大地依之建太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摩羅聞之即能信入與三千衆同時悟道受師付囑宣布

正法於南天竺大興饒益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魔外摧折時西印度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師道德請入宮中供養摩羅曰佛戒沙門不得親近王臣權勢太子曰城北有一山窟可往居否摩羅即往趣之路見大蟒為其說法授戒其蟒即隱及至石窟有素服

老人出迎謝曰我昔為僧持戒好靜新學請益應答之際多起嗔心故報為蟒令居此已千載適聞說法已得脫苦故此拜謝佛滅至百年此蟒應是迦葉末法時為僧故云千載摩羅化緣已畢現通入滅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十三祖龍樹尊者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

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西域記梵云那伽佛去世後七百年出天姿聰悟在乳哺中間諸梵志誦四韋陀典有四萬偈偈各三十二字皆達句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餘道術無不綜練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

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求慾色為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今以術故屈辱就我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乃各與青藥一丸水磨塗眼形自當隱龍樹聞香便識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大驚即以其法具授四人既得其藥翳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問智臣臣曰若非鬼魅則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若是方術其迹當見設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果四人足迹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

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不能加害始悟慾為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得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摩羅來訪龍樹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耳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否明道眼否

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慧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座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

城七

十六

欲從此門而入龍樹情屈心自念言世界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敷演之開悟後學復欲大師教戒更造衣服令少不同欲除衆情選擇良日便欲成達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心念即以神力接八大海宮殿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

多龍曰汝今閱經為徧未邪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閻浮十倍龍曰勿利天上諸經復過此中百千萬倍師於宮中修行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龍知悟道送師出宮輔行云龍接入宮一南天竺國王深染邪見師欲化之躬持赤幡在王

前行經歷七載王問何人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曰諸天今者何所作為答曰天今正與阿脩羅戰須臾空中刀劍相繼而墜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作禮是時殿上萬婆羅門歎其神德除髮出家諸外道衆來共議論一言便屈降伏出家有婆羅門善知

咒術白王求與捕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自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絞蓮華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背白師悔過因求出家龍樹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輔行云大慈論明天文地理作論者是其一品即大智度論也優波提舍

城七

上七

論十萬偈有小乘法師見師高明常懷忿嫉  
師所作已辦問小乘言汝令樂我久住世否  
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忽一日入月輪三昧唯  
聞法音不見形相唯弟子提婆識之曰師示  
佛性非聲色也龍樹乃付法提婆復入闇室  
經日不出弟子破戶視之見入三昧蟬蛻而

去天竺諸國並為大廟敬事如佛付法藏經

經○智者云樹生身龍生法身故名龍樹

孤山慈雲皆稱龍樹為十三代北平西土正

地不收末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婆羅門也

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為形大高六丈號大白

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入廟稽首為

禮天動眼努視提婆語曰夫為神者當以精

靈偃服羣類而假金寶為飾勞費民物何其

鄙哉即登高梯鑿出其目明旦祠天化一肉

形其高數丈左眼枯涸就座告曰善哉大士

供饌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提婆即以左

手出眼與之索之不已出眼至於萬數天神

讚曰善哉摩訶真上施也提婆後詣龍樹樹  
以滿鉢水置座前提婆即以一鉢授之欣然  
契會即剃髮出家仰受付法時南天竺王信  
用邪道國法出錢雇人宿衛提婆應募為將  
荷戟前驅整肅部曲王嘉其功即召問之答  
言我是智人善於言論王即為建論座提婆

大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諸法之中佛法

無比世間福田僧為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

語我當斬首以謝時諸外道辭理俱匱悉求

出家有一外道恥其師屈心結怨忿提婆於

閑林造百論經外道執刀窮之曰汝以空刀

破我師義我以鐵刀破汝之腹五藏出外命

猶未絕謂外道曰汝可取吾衣鉢去我弟子

未得道者必當相執時弟子來見發聲悲哭

奔追要路提婆告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

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彼人所害害吾

往報非害吾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衆收舍

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城七

十六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聰慧異常迦那提婆尊者至迦毗羅國有長者淨德園樹生耳如菌唯長者與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謂之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以道眼未明虛沾信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九尊者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歎服即令其子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即與剃髮仰受付鬻大弘正法有婆羅門造鬼名書十萬偈甚為難解龍樹一聞便曉提婆再聞亦曉羅睺聞提婆亦得解了婆羅門大驚曰沙門似若舊習遂即信服羅睺化緣已畢遂取涅槃眾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六祖僧佉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太子生而能言常讚佛法七歲狀俗父王每

城七

十九

止之九歲羅睺至金水河指之曰此去五百里有聖者名難提佛記一千年後當紹聖位即領眾往見之正值入定三七日方出即求出家得道付法羅睺一日手擎金鉢舉至梵天取飯以餉大眾眾忽獸惡羅睺曰非我之咎乃汝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訝之羅睺曰此難提即過去娑羅王如來愍物降迹汝等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但未證無漏耳眾曰我師神力斯則可信彼過去佛竊有疑焉難提曰如來在日地平水滅八百年人無至信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手持琉璃瓶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持至眾前眾方悔謝有阿羅漢具諸功德難提以一偈試之云轉輪王種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羅漢不解升天以問彌勒彌勒曰世以泥團置輪成瓦豈同諸聖至後世乎羅漢還以語之難提曰此必彌勒為汝說耳化緣將畢以右手攀樹而入滅度弟



子欲移其屍堅不可動大象負之亦不能移乃積香木為樓就樹閣維火焚身盡樹更蔞

鬱眾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七祖僧佉邪舍尊者摩提國人母夢大神

持鑑因而有娠七日而誕難提行化至其國

見一峯紫雲如蓋領眾趣之一童子持圓鑑

直造尊者前尊者曰汝手中當何所表童曰

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

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舍出家它時聞風吹

殿鈴師問鈴鳴風鳴邪舍曰非風非鈴我心

鳴耳嘗遊海邊見七寶宮殿即往乞食說偈

曰飢為第一病行為第一苦如是知法實可

得涅槃道舍主迎入就座取鉢施食邪舍見

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飢虛鎖其身首怪而

問之舍主答曰此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息

婦我昔布施夫妻懷嗔我數教誨不肯信受

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受惡報時我當見汝故

致斯報復至一處堂閣嚴飾眾僧經行鳴鐘

集食食欲將訖變成膿血便以鉢器相打流血而相謂曰何為惜食今受此苦難提前問

眾中答曰我等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

來咸相嗔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故今此

受斯苦報如是周遊大海徧觀五百地獄即

生怖畏方便求免後時得阿羅漢見五百仙

人林中修道即往其處為宣三偈讚佛法僧

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化緣將畢便入涅槃眾

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月氏國婆羅門子邪

舍至其國往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邪舍

曰答無者誰鳩摩知是異人遠開門延接邪

舍謂之曰佛記滅後千年有大士出月氏國

紹隆正化遂即出家仰承囑累嘗至一國人

不受教即語之曰汝今可集鐵馬萬騎在吾

前過鳩摩一見人名馬色衣服相貌一一分

別更無錯繆於是舉國咸皆信服有長者子

名闍夜多來問師曰我父母崇信而縈疾失

意鄰家屠殺而身健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  
師曰以造業有先後故論報有不定或仁天  
而暴壽或逆吉而義凶夫仁與義今身之現  
行善也天與凶前世之惡今身之受報也暴  
與逆今身之現行惡也壽與吉前世之善今  
身之受報也善惡因果隨業受報故先後不  
定也闇夜多聞已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  
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  
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  
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當  
與諸佛同矣夜多領旨即發宿慧鳩摩乃以  
爪勢破面門如紅蓮初綻放大光明而入滅  
度眾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九祖闇夜多尊者北天竺人遊化世間最  
稱善說有比丘犯欲自悔夜多語曰能順我  
語罪可消滅即化火坑令投其中比丘念欲  
滅罪舉身投之火成清流夜多曰汝至誠悔  
過罪今已滅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嘗將弟子

入尸羅城慘然攀蹙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  
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此緣師曰我至城門  
見餓鬼子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滿五百年  
至今未反我常飢虛不能自濟及吾入城果  
見彼母前曰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始於  
今日獲一人墮欲持與子門下大力鬼神慮  
其侵奪願尊者持我出城我即持母出於城  
外問彼生來為幾時邪答云我見此城七反  
成壞深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過去九  
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為長者子常  
念出家父母不從強為聘妻生一男子年始  
六歲復欲出家父母教兒汝父若欲作沙門  
者抱足啼泣我以愛心不復出家由彼兒故  
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  
以道眼觀察彼鳥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  
嬰愚久處生死是以故笑尊者化緣已畢即  
入涅槃眾取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羅閱國人姓毗舍佉

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曰賢衆至其家父先蓋設禮賢衆受之毋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士謂先蓋曰汝婦懷聖子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槃馱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報為那提國王佛記第二百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槃馱後遇闇夜多出家之日感毗婆訶菩薩為作羯磨多聞善解普化羣生臨涅槃時升空半由旬復還就座而取滅度衆收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子也槃馱行化至其國謂自在王曰佛記一千有神力大士當紹聖佐即王次子也王乃令其家仰受付囑於南天竺興大饒益有三歲夜奢功德齊等夜奢語曰洹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自在

教化若洹河以北三天竺人可易化我當於此利益衆生尊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宣毗羅無我之論十二祖著摧伏一切異道邪見後遊行至西印度國王名得度因行路見一小塔衆不能舉王召梵行禪觀咒術三衆以問所因皆不能知以問尊者對曰此塔何育王造今出現者由王福力王曰至聖難遇世樂非久遂傳佐太子依師出家七日之間得證四果師謂得度曰汝居此國度人吾當遊化異國即焚香囑之其香成穗至月氏國其王以問大臣是何祥異有鶴勒那比丘曰此是西印度祖師將至先降信香也王曰神力何如曰遠承佛記當闢大化王與鶴勒那遙伸禮拜師既至鶴勒那問曰我止林間九年有弟子龍子幼時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師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寺撞鐘故受此報師化緣已畢即加趺入滅王與弟子造塔以奉

城七 二十三

全身

付法藏經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年七歲見居民入廟祀神遽斥之曰汝妄興灾福幻惑世人歲費牲牢爲害甚矣其廟與像忽然摧倒年三十八始遇摩拏羅謂之曰汝昔有弟子五百以福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惠故爲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摩拏羅爲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勒那行化至中印度有王無畏海請鶴勒那說法忽見緋衣素服二人俱至禮拜良久復沒王問何人師曰日月天子也時師子比丘來聽法師指東北問曰汝見此氣如何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天復有黑氣橫亘其中師曰吾滅五十年比天竺當有難起嬰在汝身遂密示其事現十八變而入滅度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得法遊化至

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五衆師子化之五衆皆服聲聞迹遐外道摩目多部落遮二人素學幻術乃盜爲僧形潛入王宮姪犯妃后且曰不成則歸罪釋子旣而事敗王大怒曰吾素重三寶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害僧自秉劍至尊

者所問曰師得蘊空邪曰然王曰蘊旣空當與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遂斬師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尋墮七日而亡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有象白山仙人深明因果即爲廣說宿因以尊者報體而建塔焉付法藏經

述曰佛所得宿命記未來成道雖累億劫必能前知豈今記祖止二十四竊原佛意當用二義一者以師子遭命難爲傳持佛法之一厄二者此後諸祖雖有其繼恐非四依大聖之比以故金口齊此而言非謂無繼祖也世或謂師子遭難不傳法者癡

世不

人之言耳吾宗謂祖承止師子而禪林加  
四人於是競相是非連代不息試以大意  
決之則無所為礙謂師子雖遭命難非無  
弟子可以傳法特不在金口預記之數耳  
然則加以四人至于遠磨而始為東土之  
來謂之二十八人斯亦何害禪人欲實其  
事但言四人相承傳之遠磨則可矣今乃  
妄引禪經之證適足以自取其不實也嵩  
明教作定祖圖謂禪經具載二十八祖今  
檢經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昉法師作止  
訛以斥之宜矣

佛祖統紀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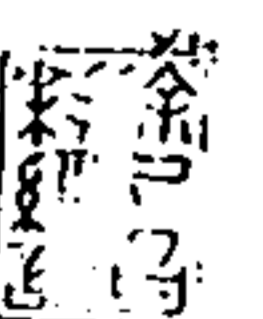


城七

佛祖統紀卷第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城八

東土九祖第三之一

-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 二祖建左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禪師
-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摠持大禪師
-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 七祖傳持教觀天官尊者全真大禪師
-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 九祖天台記主荆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  
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為傳道之儀是以金  
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  
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  
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  
此土諸師閱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

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將行焉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太為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拓鴻業以名一家嘗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復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大行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觀法為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為論疏以泚惠于後學而世之好為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卷

蒲闍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箠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既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鄰封填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荆溪之世遭罹多艱時人竊發則金鉀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勲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專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西上入楞伽經云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若以尊上為高則

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為始祖故智者指為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為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際東魏孝靜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北齊文宣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輔行云恐是小乘七方便自智者第二最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三嵩師用三世本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鑿師多用

了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閒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顛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依大論則知爾前非所承也此依輔行所載按高僧傳南岳悟法華三

昧往鑒最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又云智者受業思師承文師從今道就師受法最師多同時互相承也至北齊法門改轉後多勝前非復可論相承也至北齊法門改轉後多勝前非自此授受始終不異始可論師承耳稟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第十卷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密故次第差別說欲令衆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中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

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  
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  
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至四諦品偈  
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  
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  
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

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  
師在高齊之世輔行謂是齊高祖今詳高歡  
魏禪是為文宣追蓋魏封齊王至子洋方受  
東魏以姓冠國化行於北齊受禪之後故云高  
齊此以元魏也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  
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  
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

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  
焉雜錄九祖略傳

贊曰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  
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  
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  
蓋當高氏政亂國蹙之日宜此道之不能

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  
慈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  
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相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  
津人也南岳顧文自叙云歲在乙未十一月  
當魏宣武延昌四年於魏國南豫州武津縣生此  
帝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也兒童時夢梵僧勸

令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  
本於空冢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冢  
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食夜  
不事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濕蒸舉身  
浮腫忍心向經忽尔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  
王摩頂而去昔未識文今自然解所摩頂上

隱起肉髻年十五魏莊帝永出家受具謝絕  
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受別請所居菴  
宇為野人所焚即嬰癘疾來求悔過其疾即  
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  
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  
為加羯磨圓蒲戒法四十一僧即四十二位



南岳當獲城八六根清淨入圓五十信以故四十一位大七及妙覺直僧為其加法以證之也

既寤益厲常業又嘗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

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

常倍加精進年二十東魏孝靜因讀妙勝定

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

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

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二

七月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

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

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重輕

是為八觸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

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蒲證道

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

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

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年三在河南兗州與

衆議論為惡比丘所毒垂死復活齊天保元

年年三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觀諸大禪師

年年三十六

遊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鄴齊文宣師意

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救國內諸禪師入臺

供養南北朝常稱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

至郢州為刺史劉懷實講摩訶衍義諸惡論

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般

若波羅密毒即消散五年至光州開岳寺巴

子之五百家共刺史請講摩訶衍義經六

年於光州大蘇山講摩訶衍義東坡集光州

蘇山北有寺名淨居齊天保中思禪師過

蘇山北有寺名淨居齊天保中思禪師過

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講摩訶衍義有衆惡論師

競欲加害師誓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

十方國講說是經今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

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為刺史講摩訶

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

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于時復發

願決定誓造金字般若為衆講說九年於大

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

願決定誓造金字般若為衆講說九年於大

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

城八

六

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  
 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  
 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  
 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  
 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  
 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  
 士如怨詐親亦不可信諸王剎利亦復如是  
 擇擇擇擇法智慈雲皆云朱陵四擇是也道  
 者諸王剎利者如是四類皆須師名行遠聞  
 擇之也已上文並見南岳願文  
 學徒日盛衆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顧徒屬曰  
 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債債  
 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  
 暫晦齊後為周所滅周當往何方以避此難  
 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武當南岳師裴  
 回光州時往鄰郡為衆講說凡十四年  
 至光州陳光大二年光州當陳齊為邊境烽火  
 入南岳始終十四年光州當陳齊為邊境烽火  
 數興衆不遑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  
 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

城八

七

事遠遊所入南岳至大建先是有梁朝高僧  
 海禪師居之一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  
 道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基神揖師曰師  
 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  
 飛錫以定其處寺今極嚴神曰師已占福地弟  
 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猶坐石鼓上岳神乞戒師乃為說法要一日  
 師謂岳神曰它日吾有難檀越亦當有難師  
 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此坐禪為賊斷首尋獲  
 枯骨一聚今福嚴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  
 生亦曾居此即拾觸醜起塔以報宿修之恩  
 生今二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嘗託  
 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甕皿及堂宇  
 之基即築臺為衆說般若經今三衆患無水  
 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今虎跑泉  
 扶之杖漢明以杖撞是也大建元年  
 扶持也書武王左杖黃鉞是也  
 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觀山有勝氣謀於衆  
 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

斷岳心釘石為巫蠱事注見通塞三卷注埋兵器於山上因詭奏曰此僧受齊募而為之宣帝遣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日復進師曰擅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度使者高才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罔上令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人之命非貧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眾亦足小德帝可之敕有司冶鐵為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為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初敕寓栖玄寺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嵩遇諸塗歎曰此神異人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欲與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中說法如故道眾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

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田莊俗呼道士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記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時道眾私誓曰今世神通官勢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袈裟入我伽藍壞遺體矣皇宋太宗時有大此山歷覽遺蹟謂主僧曰異日出鎮湖南志必改名復當埋碑石易名俾無蹤跡可尋因問道士林靈素感天聽果移文物色此山謂無述可考遂乾道初有僧止菴來主小德帝可之敕有司冶鐵為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為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色事行僕比今歐陽正則等名寵見靈骨如黃首知事行僕比今歐陽正則等名寵見靈骨如黃首

廟一藝而盡州縣聞之津捕甚急傑輩逃散寺眾復掩藏其骨傑後住山每升座必對眾自悔責求免後私誓師與岳神果符先記異哉然傑師雖因惡誓終能歸釋由師將毀為緣適足以彰南岳攝物之功也

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

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衆  
斂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  
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邪  
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  
夏四十九初在大蘇以法付顛師後常代講

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  
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  
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  
必有疑顛師問所證是十地邪曰吾一生望  
入銅輪圓十住以領徒太早損己益人但居鐵  
輪耳師獲六根清淨即圓十信別三十師身

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  
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納法華經納衣在空  
衣謂納受五種舊弊以繒纊之屬一切不受  
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  
諸天童以為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  
異香竒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遠性

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覓即不得得亦  
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  
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  
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  
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  
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  
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  
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  
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  
雜出南山岳頽文鐵券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  
之天台其為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  
傳燈云誌公令人謂思師曰何不下山教化  
衆生師報曰今考南岳顯文自序誕生之年當  
梁武帝時化今考南岳顯文自序誕生之年當  
時年五十四誌公已入於於二年前始至南岳  
不當有此遺問今恐別有一師後人誤傳為  
誌公耳

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喻名行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之現天台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荆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觀見止大意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顓字德安姓陳氏世為潁川人晉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今江陵府父起祖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徐氏夢香煙窠縈迴入懷又嘗夢吞白鼠因覺體重卜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夕神光發屋梁武大同鄰人望之以為火至則知其生子眾咸驚異內外胥說欲陳鼎俎以為慶席火滅湯冷為事不成且有二僧扣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眉分八采帝王世紀堯十四目耀重童漢書贊舜童童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藏護之不令人見在緇襟中臥即合掌坐必面西七

歲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編成誦年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元帝初封相東王帝為侯景所害王遂即位都江陵七年九月為西魏所破據歷推之應年十七別傳作十月五者親屬流徙師於長沙佛像前誓為沙門晉孝武時江陵城北有五色彩光見沙門曇翼於其處得金佛一身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乃迎置長沙寺即今言長沙者誤天人也江陵城北舊以為潭州長沙者誤天人感通傳云長沙寺在荆而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求出家二親愛之不獲見許乃刻檀寫像披戴尋經當拜佛時恍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手招之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伽藍見所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用報四事恩惠僧復指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繼傾喪何供邪州碑師欲遊方母曰父母甘旨當為油今茅穗村師河尚存其名據化為鴉水不同當是前求出家梁敬帝未許其名今附見之年十八辭兄求去兄即中兵參軍陳緘時王琳守湘州往從之琳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

城八

具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輔行云投  
氏出二十進受具戒深太平二  
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賢山南衛州誦  
法華無量義普賢觀歷涉二旬誦通三部進  
修方等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  
像縱橫紛雜此表諸身在高座足躡繩牀口  
誦法華手正經像此表以法華旨意匪既精  
通律藏常樂禪悅快相無足可問陳  
文帝天嘉元年輔行作乾明者時思禪師止  
光州大蘇山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  
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  
為說四安樂行南岳著安樂行義又亡其本  
古歲歸以示圓辯其後北峯與昏曉苦倒如  
曉石芝始獲開板流布於世  
教研心切柏代香柏盡繼之以栗卷簾進月  
月沒燎之以松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真精  
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  
持因靜發妙樂云圓門三味陀羅尼體同名  
也即法華前方便也持照了法華若高暉之  
者空持初旋陀羅尼也

佛祖統紀 卷六

臨幽谷午日正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  
證白師南岳更為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  
咨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  
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  
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凡登住為真修十  
百千指五品也初旋陀羅尼者旋陀羅尼者  
陀羅尼者持令言初旋陀羅尼者旋陀羅尼者  
者即前方便也初旋陀羅尼者旋陀羅尼者  
應後初獲為言者蓋未思持內靜發耳玄不  
行焉終自說陀羅尼者蓋未思持內靜發耳玄不  
覺與妙覺與大種善根若本居功德告大實益蓋此  
文字之師千羣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當  
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有慧邈禪師謂門人  
曰我所敷弘真師子吼它人之說是野干鳴  
師引經覈問邈為之屈夜夢三層樓閣已坐  
上邈立下一人怒目謂曰何忽邈邪何疑法  
邪宜當問我師設難數闕怒人結舌師因誠

一一三

城八

十二

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

若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咨審

餘悉自裁南岳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

法付法臣法王無事復謂師曰吾久羨南岳

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傳燈化物莫作

最後斷種人也末法也師既奉訓不獲從往

南岳以陳光大元年后法喜等二十七人初

至金陵此陳廢帝時年三十楚曰有法濟

者自矜禪學倚卧而問曰有人入定聞攝山

地動知僧銓練無常此何禪也攝山在建康

觀寺練無常文出禪秘要經有七十六觀

門於地水火風入空觀察次第當證四果答

曰邊定不深邪乘闖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礙

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靈曜則公說

因此未失已而朝野聞風咸來請益大建元

年陳宣儀同沈君理請居瓦官晉哀帝以官

門蕭力建寺因名在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

城西面江號昇志寺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

一日今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

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俱稟戒法

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部

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

咸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

說次第禪門法慎私記三十卷章安治定焉

又為毛喜出六妙門即禪波羅密漸次止觀也

八載七年謝遣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

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

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

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

敕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

月遂入天台輔行謂此年嘗宿石橋見一老

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

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謂南朝陳北朝當有

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寺若成國即清時三

方鼎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

南峯見百錄序遊山者多即裹回留意此山先

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

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夜聞空

中鐘磬之聲光曰此犍稚集僧得住之相

音度地此云此地金地吾已居之北山銀地

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宛

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

夜大風雷震魑魅千羣狀極可畏安心空寂

自然退散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哽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輒

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此土

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

可為勇此二句出復為說法師問曰大聖所

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

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令以

自行兼人吾甘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歲偶

失檢眾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苴拾象巨勝胡麻也象即

梯斗子擇樹子也貧無戚九年二月帝下

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六朝時名始

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眾復來

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啓于

朝賜號修禪尚書毛喜題陳郡袁子雄新野

庾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

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跨

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橋入堂雄

以告崇崇稱不見城八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顛

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菴一所為放

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光明經漁者

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篔梁六十三所三

百餘里俱成法池詡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

伏法遙想禪師冀垂一救夜夢羣魚巨億吐

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詡罪計尚兒恐是字

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眾峯峭聳

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

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暈遙蓋寺上羣雀嘈噴

飛集欄宇師曰江魚化為黃雀來謝恩耳至

德元年陳少救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為銘

以贊功德百錄二年永陽伯智少出鎮東



陽別傳作既越者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  
 方等書講夜禪王與子謀家人咸稟淨戒少主  
 問羣臣曰今之釋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  
 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  
 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敕  
 使並辭以疾三錄具三月更敕州郡為之勸  
 請百對有敕東陽王勸師曰主上虛已思  
 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  
 得已遂行既屆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  
 極殿開大智度論諸高座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  
 就講時百座居左法師也五等在右侯伯子  
 也慧暉音慧曠辯皆奉敕難問天子臨筵  
 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類多無業朝議  
 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日  
 誦萬言未免淪墜智論調達得六萬法聚  
 此者蓋法方便設化而大與師接槃特唯憶一偈乃  
 獲四果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豁然  
 心開得篤論為道豈關多誦少主大說即停  
 阿羅漢

搜簡師以靈曜偏隘欲更求間靜忽夢一人  
 翼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  
 梁武法名三橋即先宅所在少主聞之即迎  
 師居之復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  
 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  
 舍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  
 立法名師答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  
 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深百  
 淵恐因受戒禎明元年於光宅講法華經時  
 章安預聽次金陵六十九於舟丘添削二年  
 正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  
 喪亂遂杖策荆湘林上聲扶也去聲者所扶  
 漢鄧禹杖策追光武荆路次盆城今江州地  
 州為湖北湘州為湖南  
 夢老僧謂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及往憩廬  
 山見永遠二師圖像方悟其靈俄而潯陽反  
 叛州即江寺宇焚毀唯此山免於見侵蓋知護像  
 之驗昌陶侃刺廣州海上得金像文殊送武  
 遠本寺遠法然飛空而至隋開皇十年正  
 向方析之飄然

月是年南北歸文帝下詔曰皇帝敬問光宅

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惟重往者周武毀棄佛

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

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

倫用光大道言光宅者時秦孝王出鎮揚州

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屢旬

大風祇賊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十一年晉

王代為總管晉王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曰

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

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

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

二者身閻庠序口拙暄涼願不責其規矩三

者為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

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

時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於總管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受戒後諸

弟子授戒既畢出居城外禪眾寺即欲西上

王固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

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

別十二年二月師奉書於王請為東林峯頂

兩寺檀越王復書許之三月師將啓行王復

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

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

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

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荆

州旋鄉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地

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望

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為道場意嫌迫

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

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跌坐入定一日天地

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

城八

十七

一七日了無懼色師問之曰汝所為者生死  
 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  
 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  
 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致敬曰予即關羽  
 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  
 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  
 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  
 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  
 願哀閱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  
 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蜀先主拜羽前將  
軍率衆攻曹仁不  
克孫權已據江陵羽因遁走吳馬忠僕羽及  
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羽生侍中興其裔  
孫播相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  
 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為平陸  
 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  
 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  
 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永為  
 菩提之本師即秉鑪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  
 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智者上王  
泉圖必應

袁開神異故晉王答書有云當陽建寺既事  
 出神略不及關王事殊所未曉若謂之無所開  
 知則華頂安禪強輕二魔必言之矣別夫開氏  
 別華頂安禪強輕二魔必言之矣別夫開氏  
 事迹遠矣今禪強輕二魔必言之矣別夫開氏  
 五泉碑以補其闕豈於彰吾祖之聖德若此至  
 若別傳叙事之際尚多浮辭今並刪略務存  
 簡實至它所未錄者宜知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  
今並收載覽者宜知行次陝州遣書往荆州奉迎夏四月於玉泉

說法華玄義章安云次在江陵  
奉蒙玄義是也五月遣智遠

因獻萬春樹皮架梁梁武帝時  
外岡所貢王答曰奉旨

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詳此二  
關王建即當具奏嘉號時自春徂夏天旱不

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口咒手揮

風雨交集民衆大喜歌詠滿道荆州總管王

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

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隋書王世  
積後為涼

州總管謀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

反被誅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  
月荆州弟子陳子秀致疏請講法華十四年

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城八  
十八

慈靈此早晚兩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

授大乘戒法學士彛捷請講金光明其俗專

業殺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

所咸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

鎮遣使奉迎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六月

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為基耻昔年度

受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未知可開化否師

復書以本懷夙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懼乖

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復書云

智者昔在陳朝瓦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

瓊纜獲交綏小莊嚴寺慧榮答難墮負如折

角兩瓊者彭城寶瓊建初寶瓊並梁朝人經

者馬領下纓也戰則兩馬相觸今兩瓊與智

者議論纜交綏便怯前往荆州舊學名僧莫

不歸脰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止觀引經云非

禪弟子即日而不依請如彼彌勒令當問誰

法華經而此瑞令當問誰誰能答者云云

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

荆州立玉泉及所修十往寺請王為檀越王

即貽書達荆州總管嘗令檢校復致書勸留

樓霞庶獲咨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

台之路幸輟前懷師復書曰樓霞咫尺非關

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屬弟子一旦

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遣修

葺方乞寺名屈作檀越王答皆許之八月蔣

山接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

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既入謁懇辭東歸

王不敢留遂行吳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

牧旛華交侯寺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蹤斷絕

竹木成林將至半塗一僧雪頂駐錫當路遂

巡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負杖

吟詠杖去声所扶嘗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

澄神自照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衆制

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諫錄見百是月王遣使

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觀江都八月會稽嘉

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

嘗於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問難侍

者智晞明且啓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  
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  
曰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事備矣  
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  
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共喜禪師令吾  
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

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它方華整應是國名

未詳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

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

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

藏屍於西南峯累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

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曰商

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

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

師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貧乏標棧山下以擬

殿堂擬也音弋畫作圖形以為模式誠其徒曰

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疑山澗險峙何能成

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辨辨俗衆不測

其旨次日隨使出山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謂  
智越曰大王欲使語來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  
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  
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  
彌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  
彌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

城八

二十

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

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

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又請進

齋師曰非但步影為齋過日影不能無緣無觀

即真齋也無所緣無能觀十一月二十一日

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鄖縣阿育

王塔寺刻縣十丈彌勒三處尊儀用表三世

頽毀剝壞願更莊嚴付囑後人使經營修立

是日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字唯此四字

其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

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

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

室內索三衣鉢令侍者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贊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野人輟斤伯牙絕絃並見莊子聽無量壽竟贊曰四十八願  
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

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  
不唐捐當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  
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  
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  
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一一法  
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

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  
經商行寄金喻今我最後策觀談玄  
凡言策經策試  
皆鞭策令最後善寂吾今當入善入寂滅智朗請  
曰不審師入何位沒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  
汝等懶種善根問它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  
益吾今當為破除汝疑吾不領眾必淨六根

為它損已祇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  
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  
親傳通佛燈是為眷屬又誠維那曰人命將  
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復聲磬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

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  
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  
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遙拜入龕之後流汗  
徧身將昇歸佛隴連雨不休弟子呪願乞加  
神力纔舉禪龕應時開霽乃於寺西南峯起  
墳奉藏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

自行者不可稱數梁肅禪林寺碑得門者千  
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棲霞靈巖  
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處  
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  
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非納冬夏未嘗釋體  
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眾凡所弘通不

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親  
著述為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為毛喜  
著六妙門為兄陳鍼著小止觀為學徒著覺  
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三  
卷已上皆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  
一編若著章疏可五十卷禪師私記為三

十五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編  
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常時講授章  
安一聞述以為疏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  
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  
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  
義疏為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

城八遵指畫吳郡鄞境剡邑三處像塔及智者臥  
疾處亦當嚴飾復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  
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親奉師  
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  
解願示神通夜夢羣僧集閣王自說義見智  
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閣還復飛去四

月十六日佛隴僧衆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  
智者常服按行堂內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瞻  
拜衆共悲歎十一月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  
以諱日設五百衆齋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  
子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  
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

木一寺奔馳衆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  
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瑛奉啓入京稱賀并謝  
造寺新成王既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  
子寺基是也王既為寺檀越王弘實任經理  
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  
國成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呼為國

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  
遣散騎侍郎張乾威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  
及為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  
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  
僧使智瑛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  
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瑛詣行在所十月引

城八

二十三

對大牙殿賜坐宣敕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  
勿容北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璪對曰天  
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敢容外  
客及私度代死又敕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  
必當大異弟子欲為先師造碑當有行狀璪  
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貢

上帝敕秘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為智者製碑  
非卿文不得朕心碑成敕於寺刻石其要云  
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  
宗云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為  
禪門一表為五淨居僧使智璪進曰昔陳朝  
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

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當有大力勢人  
為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為國清寺帝  
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為名遂取大牙殿榜  
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  
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  
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是千數臨齋受

觀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  
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  
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羣臣曰智者是朕戒師  
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視龕  
室儼然令盧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  
變化得道非虛天鄉寺沙門慧延昔遊光宅

曾靈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  
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屢旬忽夢智  
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人馬  
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疾心念求  
護夜夢智者跌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  
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母同夕感夢

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蹶登龕拜祝曰  
早蒙香火願來世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  
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  
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腳短凡十八年專往龕  
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腳還申步履平正荊州  
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



城八

二十四

像身流汗拭已更出識者謂師色身不異於

此也錢忠懿王時申請於朝追謚法空寶覺

尊者當時周本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荆門請

加謚靈慧大禪師雜出百錄別傳高僧傳三

清碑諸文及關王祠堂記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

暢唯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

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

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暨

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

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發揮妙

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

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

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

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

所能跂及云云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

謂北齊已前非令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

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覓但是一轍

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

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

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

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

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岳師

資相承宛如宿契云云又曰天台所談三諦

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

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

論為指南云云

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

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

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提出諸賢盛演

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

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

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補注置粟

位以有諸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

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

諸功德以為續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

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  
紀為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  
徧難四宗則它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  
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為此大業者哉  
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佛祖統紀卷第七之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城九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其師以此子非凡故以

進也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陳文帝

生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

子非凡因以為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

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

陳至德初陳後謁智者於脩禪寺稟受觀法

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處所

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

先宅聽講法華文句注云二十隋開皇十三

年隋文帝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時年三

在江陵奉蒙玄義是也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

時一夏數是也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

結集大小部奏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

功也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自

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

遣使王弘送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

造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為皇太子師與智  
 璵奉表至長安稱賀并謝造寺右麻子張衡  
 宣今問智亡者後靈異對以五事百錄見皇太子  
 悲喜交至遣散騎常侍張乾震入山設千僧  
 齋二年四月遣揚州參軍張諧入山宣令慧  
 日道場道莊法論二師隋改寺曰道場此寺  
在東都二師見唐詩  
 傳傳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  
 令寺眾誦法華玄義者齋疏入京眾推師  
 隨使應令八月遣使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  
 年時年四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隋  
 末兵興寇盜羣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  
 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  
 齋冰牀雪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  
 之不藝師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講說法華  
 時人讚之有跨朗籠基超雲邁印之語與皇  
齊山陰慧基撰法華疏梁元帝法雲  
製疏講經並見唐續僧傳印師未詳郡中有  
 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華聞章安之道廢講  
 散眾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六年

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  
 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世  
 尊入滅多藝名香其煙如雲汝今可多焚香  
 吾將去矣因委曲遺誠辭理甚切忽起合掌  
 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名奄然而化先是  
 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兜率見先  
 師智者實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  
 人曰卻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  
 審晞不謬是月九日寔于寺之南山居國清  
 日有老父漆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  
 焚香轉法華經病者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  
 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師  
 誓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之間  
 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  
 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  
 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眾大驚奔  
 走潰散俗因稱為山兵寺每誦經宴坐常有  
 天華飄墜其側所著八教大意智牒傳各一

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錄五卷涅槃玄義  
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南岳記各  
一卷吳越王請謚為摠持尊者出百錄九祖  
傳高僧傳三

贊曰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  
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

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

則章安侍右以一徧記之才昔河南有一  
徧照蒲州有

不不筆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

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

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

城九

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為本郡堂長郡學  
之職父

母令歸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

違昔日重誓邪因示其五願曰一願臨終正

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真

出家五願不為流俗之僧蓋前身為徐陵聽

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

願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受具

之後咨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唐

上元元年高宗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

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蒼

嶺普通山台界可五百里以隘狹不容廣眾

陵空再擲至軒轅鍊丹山師既戾止翦棘刈

茅班荆為座聚石為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

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學者子來習禪者

三百人聽講者七百眾常分為九處安居師

身長七尺骨法古秀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

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眾苦乏水浚一

石井纜三尺深日給千眾冬夏無竭法華至

仙居上阪仙居台州屬邑阪  
坂同地也音反約八十里師每

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有神足通

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跌坐禪堂而化

異香七日不歇自元初建寺至水  
隆初入滅繞七年耳是日眾

見坐逝于寺而上阪之人見師赴檀越舍至

人起滅其不可測識若此傳法雖眾唯天宮

威師為之正嗣師在太宗朝名德升聞召補

朝散大夫封四大師師者相傳云唐有四大師餘二開闢今詳考隋唐僧吳越王請謚玄

達尊者宋朝皇祐初元仙居令伍秩於傳道

處重修殿庭奉安真像是夜有虎繞殿三匝

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忠法師躬禮舍利

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記之曰師與天宮同時

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橫論祇成八世

豎分則有九代也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出

二弟子一名商那一名末田地居國雖異行

化則同故付法藏橫列二十三豎分二十四

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出二弟子亦同其持

阿難結集之際闍王送供一夏章安結集之

日煬帝送供十年挹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

佛章安有似阿難二威亦猶商那末田地煬

帝外護有同闍王可不信哉師平日坐禪舊

趾至今不生春草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

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

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

同會咸為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宰

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令法華大權益

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官因福受報

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

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姓劉氏婺州東陽人總

角之歲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

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刻志禪法晝夜

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

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

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

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唯左溪耳師於高宗

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吳越王請

謚全真尊者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緘授其道不行  
之言則便以為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

城九

五

氏此言將以張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  
權為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  
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  
為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與本朝聖祖字慧明發

州東陽人姓傅氏雙林大士六世孫也母葛

氏感異夢而有娠唐太宗貞觀既產未嘗作

嬰兒啼母見人則欣笑盈面九歲高宗永肆

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后如意二年

未幾五十年落髮得戒聞天宮盛弘止觀即往求學

頭陀行依憑巖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峯左紫

碧澗因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

雲松可以遺身世常宴居一室自以為法界

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嘗藥耄耆之歲同於壯

齡揉紙而衣掬溪而飲洗鉢則羣僮爭捧誦

經則衆會交翔幽棲林谷深以為樂一日有

盲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為行戲不逾旬日雙

目俱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斂念之

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天寶中建塔奉藏會

建塔藏之本山東南隅開元十六年州刺史

王正容婁屈入城冀親法喜師不欲往教辭

之以疾與永嘉真覺為同門友嘗貽書招覺

山居覺復書千餘言有諡不在聖寂不在山

之語永嘉集有答友人書近世有左溪住

永嘉同道也左溪之言非不知也彼將有激

云耳永嘉之言非責也彼將有說去耳此常

人所不能知也反師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將

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策指揮工人聽命為

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涸衆以為患舉杖

刺之巖泉涌出嘗累成二塔繪事悉煎香汁

不用牛膠此用觀音諸陀羅天寶十三載九

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

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

二夏三十一弟子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

寤以告鄰鄰夢亦協時以為表第四天慈氏

內院也茶毗已門人分舍利為二分一塔左

溪之西原城九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六尉邑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為之銘云稟法十二人的嗣曰荆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純英撰法華科文二卷及修治法華文句吳越王請謚明覺尊者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耆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七

結反年八十也九祖荆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為號家本習儒故幼學夙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睿宗景雲二年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生至玄宗開元十五年當十七歲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二十

溪與之語知為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受業於宜興若僧伽梨翻為大山鄉淨樂寺縫掖儒士布衣未二十五條也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城九

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它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相述所傳著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

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力角反卓名播九重為

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

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

識者不許它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曾臆而

已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錕曰義例皆

孟子尊孔道闢揚墨之辭識者謂荆溪不生

則圓義將永沈矣天寶大歷間玄肅代三宗朝廷

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

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

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

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

可能譯之至此土邪師闢之歎曰可謂中國

失法求之四維左傳凡子曰天子失官學在

禮求之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

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詹

望堂室以為依怙建中三年德宗二月五日示

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

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

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

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

為三德焚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

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

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于智

者瑩域之西南隅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

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

為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

不二門金剛錒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

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

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託六卷

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

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

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

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于左溪

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



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搢紳先生高位崇名

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云弟

藝者七十二人今言受業身通謂通吳越王

請謚圓通尊者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遣

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索梁氏碑去

大師瑩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

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

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

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

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

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

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荆溪則慈恩南山之

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惑眾矣師

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寶訓

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

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寥寥

三四人耳惜哉

佛祖統紀卷第七

卷七

佛祖統紀卷第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十祖天台興道尊者大法師

十一祖天台至行尊者大法師

十二祖國清正定尊者大法師

十三祖國清妙說尊者大法師

十四祖國清高論尊者大法師

十五祖螺溪淨光尊者大法師

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昔吳越王請謚諸祖而龍樹北齊南岳三

師未及謚今并取遠法師下無師號者即

本紀之文撫其行實以為尊稱是蓋尊祖

之大義也它日有能考論懿德上之清朝

賜以徽謚者幸當用此定名庶乎不失其

實也或疑今私謚者漢朱穆門人與蔡

謚文忠先生晉陶潛門人謚靖節先生

唐蕭穎士門人謚文元先生

元延祖謚太先生

此皆明人私謚元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

龍樹下逮荆溪九世而祖之宜矣至於遠脩

二師相繼講演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

亡外琇竦三師唯傳止觀之道螺溪之世賴

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諦觀自高麗持教

卷用還于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興實

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迷而不作

稱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

興道下八祖紀

十祖興道尊者道遠不知何許人唐大曆中

宗來依荆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疑滯荆

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

觀輔行師為衆開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

寤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為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聞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敏之姿道俗所敬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賢遂公法師摠

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密不外筌蹄猶慮它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舸東還指一山為天台創一刹為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曰蕃遂遙尊遂師為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是之撰明智塔銘云荆溪傳行蒲蒲傳廣信案大宋僧傳遂法師傳廣信傳物外今依宋

傳以遂師次荆溪為正尾氏組見明者不知當時何緣得此

述曰指要斥日本乾淑所錄遂和上止觀中異義以三界為無漏摠中三者竊詳遂師親受止觀於荆溪無緣輒創此說特乾淑輩為此私義託遂師以行之耳則知日本別行十不二門題云國清止觀和上者

皆其國人之依放也指要又云它既曾附示珠指往於彼國必是依之勘寫據此又知國人依奉先所寄之本故并託止觀和上之名以行其文也四明之言斥乾淑奉先耳世人不寤便謂斥遂師請以此議為解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脩姓留氏東陽夏昆人早入遂師之室研精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為常課六時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隨自意三昧七七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音鶴素重教門請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省發時會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唐武宗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葬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眾居上首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湑敬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舊地建塔藏之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姓楊氏閩之候官人

久從脩師傳止觀且說且行大中末宗宣歲歉  
加跌一室妙入正定謂弟子曰汝若不死至  
五穀登時可擊磬引我出越歲餘弟子如所  
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宗僖三月十五日終手  
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元琇敬  
休慧凝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音秀天台人依國清  
外法師學止觀盡其旨妙於講說不以學徒  
衆寡二其心一日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  
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末講散  
復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皆凌空舉手笑  
謝而去師當僖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之徒

忽聚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艱其人唯清  
竦常操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從  
傳德傳傳慧贊脩雅皆繼世有聞云  
十四祖高論尊者清竦天台人依琇法師精  
思止觀旦夜不懈及繼主國清說行兼至時  
錢氏建國吳越天台一境有同內地師領衆

安處厲其志曰王臣外護得免兵革之憂終  
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長日臨座高  
論不已衆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者義寂志  
因覺彌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  
初懷妊不喜葷血及產有物蒙其首若紫帽

然梁末帝貞明幼白二親求出家乃入開元  
依師誦法華暮月而徹年十九晉高祖天祝

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  
止觀於竦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編照也

僧傳云蒲州不聽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  
清上方有寶幢座題曰文殊臺欄楯外隔欲入

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馬即又欄  
馬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為一自

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挺  
亂天寶末年安祿山近從會昌焚毀昌武宗會

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  
羅寺院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

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  
 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燈天  
國師姓陳嗣清涼蓋禪師至天台觀智者遺  
蹤有若舊屋又與智者同姓時疑其後身云  
 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  
 金門建講以問前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  
 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  
 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  
 王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  
 請諡天台諸祖止謚天台一家教學鬱而復  
興師之力也朱二十種實往高麗求教文其國  
今諱觀來奉詔即而智論疏仁一疏華嚴骨  
日五百門等不度至據此則知海外兩國皆  
則必使以高麗歸觀來奉教卷為正有興教明  
 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會下常自疑云飲光持  
 釋迦丈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  
 為衣解長邪身解短邪時韶國師居雲居天屬  
 台聚眾五百明往問之國師曰座主卻是汝  
 會明愠色拂袖而退國師曰我若答汝不是  
 豈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師聞驚曰此

新戒觸忤菩薩人來明舉前話師云汝不會  
 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作禮  
 首過國師為頌出前話云佛佛道齊宛尔高  
 低釋迦弥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瘳歸謝師  
 曰非師指教幾喪此生二師口教云女彌山  
法堂都料螺溪是女生會太平興國五年朝  
百堂中僧眾是所放之魚  
 自山中出居州治寺東樓夢刹柱陷入于  
 地即徙居西偏其夜春雨驟作山頽樓傾咸  
 謂師有天眼雍熙元年永安縣請於光明寺  
 為眾授戒忽佛殿大像隳壞腹中出發願文  
 乃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  
 造此像願舍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傳法利生  
 時會觀者謂是師前身也四年十一月四日  
 寢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奠言已即瞑目門  
 人累小塔窆于方丈壽六十九夏五十傳法  
 弟子百餘人外國十人義通實為高第而澄  
 或實翔為之亞焉天台官民先曾傳戒者共  
 迎師真相於開元寺縞素致祭哀動一城天

為慘色後徒屬謀遷塔見貌若生人髮長餘

寸遂遷葬于國清東奉隅澄或述銘以為識

師講三大部各二十徧維摩光明梵網金剛

錚法界觀永嘉集各數徧述義例不二門等

科節數卷雜見高僧傳等文

十六祖寶雲尊者義通字惟遠高麗國族姓

尹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歲生梵相異常頂有肉髻眉

毫宛轉伸長五六寸幼從龜山院釋宗為師

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為國宗仰晉天福時

來遊中國師於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學

歷推之當在漢周之際至天台雲居詔居師忽

有契悟及謁螺溪閏一心二觀之旨乃歎曰

圓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

聲泱聞四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

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

四明將登海舶郡守太師錢惟治慮王

師之來加禮延屈咨問心要復請為菩薩戒

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公

固留之曰或尼之或使之孟子行或使之止非弟

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高麗師曰

緣既汝合辭不我卻因止其行開寶元年朝

祖溥使顧承徽履親師誨始舍宅為傳教院

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年法智初從師學師

乞寺額七年四月賜額為寶雲雍熙元年慈

雲始從師學師年五十八師敷揚教觀幾二

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常呼人為鄉人

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

生皆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

日右脇而化闍維之日舍利盈滿骨中門人

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其後嘗請寶雲

主南湖法孫宗正累為方墳石塔作記以識

之後七十宣和七年宗徽主育王昌月堂以地

蕪塔壞與寶雲威師徙骨於烏石山其骨晶

瑩有光考之琅琅其聲舍利五色滋生骨上

有盈旬得之者其後主者智謙重刊石塔記

於烏石菴中見振祖集

曉石芝曰石塔記謂師著述逸而不傳然

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為觀經疏記尤

明玄贊釋矣蓋四明東承其義用之於記

鈔諸文非為無傳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

行耳

螺溪網羅教典去珠復還寶雲一紀敷揚家

業有付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以其有著

書立言開明祖道舐排山外紹隆道統之功

也龍音恭故慈雲贊之曰章安既往荆溪亦

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一家太教鍾此三良

又為之辭曰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

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敬繹名

言誠為寶錄釋音亦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傳世

所居在郡佛夢神僧攜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暎羅也

城白塔巷

因而有娠暨生遂以為名太和受周禪建神

宇清粹不與眾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

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

戒專探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宗太從寶雲教觀

二時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

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認相法門圓融無

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

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

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

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講雍

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于寶雲之門師

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

復夢貫寶雲之首城九探于左臂而行探音慮即

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

之首化行於世也慈雲撰指要鈔序采淳化

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

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戾止盈十莫

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

舍為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頽弊與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役事咸平三年真宗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兩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洪佛懺未竟雨已大決慈雲行業記云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大雨太守蘇為刻石為記其事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

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梵天昭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復立徵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撲以助齊穎

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折難搃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佛音語務侮同易外禦其務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詣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下須更

城九

十七

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慈雲有寄石壁善信上人詩有曹同結社之句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議非近於諍競矧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

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恩師之廢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復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為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聞揀陰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



陰等為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今所立  
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  
心性在因卻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  
持堯謂之事決則有執為理進之約行則無  
兩失無所憑據是為無觀使無進教師復作問  
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  
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

既往逾年不答師復作覆問以促之昭師徐  
為釋問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師復責之云  
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今若以十乘妙理為  
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為能觀智邪自發揮  
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  
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為書二卷斥昭師一不  
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  
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為十義書又設  
為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  
什論辯不可當遽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  
令還不復致答太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  
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為之記

城九

十八

三年乞郡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  
聞作戒誓辭以授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  
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速乎改創安施棟宇  
元為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  
迹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謀莫不咸然五德  
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

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曰克  
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  
何哉兼講則畔吾所囑浮偽則誤於有傳戒  
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  
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  
辯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

為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為常七年撰融  
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  
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  
法如是吾將指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  
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  
遺身若行人之所難  
遺僧之名惜乎失錄  
秘書監楊億至翰林謚

文遐仰道風白丞相冠準奏賜紫服復奉書  
 為賀及聞結懺遺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  
 當台教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良導往復  
 數四尚執前言揚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  
 天竺慈雲俾同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  
 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鄰社常保護之會慈雲  
 東下力為勸諫而駙馬李遵勗亦函書交勸  
 尚太宗女魏國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  
 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是年  
 述消伏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  
 理毒義有咸潤者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  
 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  
 述止疑以扶師義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  
 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  
 旨住世演教郡守錢布白題塔院云內翰揚  
 碑不受潤筆求為樞使馬知節撰其父神道  
 上召問億因言遺身事上曰師號朕言請師  
 住世傳教於足賜號法智上曰但傳朕言請師  
 錄及法智往復書皆言李遵勗論薦錫號今實  
 詳希白之題必當時問諸是年京師譯經院  
 寺僧繆言之復致繆題耳

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  
 德待制晁說之五年上聞師為道勤至遣內  
 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  
 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是歲撰  
 觀音別行玄記觀經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  
 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  
 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為  
 述抉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它師昧於  
 究竟蝮蠱六即之義一日淨覺與廣智辨觀  
 心觀佛求於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  
 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  
 所宗述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  
 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為後世異說之患乃加  
 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  
 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  
 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謂  
 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  
 為之太息既通歸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即

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  
 尚無恙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時  
 預一節並後事天聖元年仁宗撰光明玄續遺記  
 成試開幃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問時天童  
 凝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  
 得道淺深往復不已太守林請師融會其說  
 師不得已略易數語往復書備在教行錄忠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  
 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眾作法縱魚鳥為放  
 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敕樞密劉筠撰文以  
 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行錄嘗一夕夢  
 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公  
 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  
 忘行錄有曾府捨莊事令及公亮入相乃買  
 田闢屋歲度其徒魯公初生夢老僧披  
 恤而歸里僧元達附舟至錢唐開天竺街  
 特往瞻禮始至見素衣女自寺門出謂達曰  
 昔舍人五十七年入中書拜相歷事三朝受  
 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歷事三朝受師號  
 中書令謚宣靖陪享朝因賜號靈感云五年  
 以大士靈異上于朝

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帙其後門  
 人廣智續讚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  
 建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  
 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  
 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  
 貌如生瓜髮俱長舌根不壞若蓮華然明道  
 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院之左  
 稟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梵臻則全慧  
 才崇矩覺琮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  
 手度立誠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  
 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盡遣講法華  
 玄義七徧城九文句八徧止觀八徧涅槃疏一徧  
 淨名疏二徧光明玄義十徧別行玄七徧觀  
 經疏七徧金剛鉅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門  
 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  
 徧光明懺七日期二十徧弥陀懺七日期五  
 十徧請觀音懺七日期八徧大悲三七期十  
 徧結十僧修法華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

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弥陀觀音勢至普賢大  
惡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萬卷  
所著續還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宗鈔  
三卷別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扶宗記二  
卷十義書三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  
卷金光明三昧儀大悲懺儀要修懺各一卷自

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  
緣二十問消伏三用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  
釋日本源信問釋揚文公三問絳幘問答  
錄中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著述多  
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初受  
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術寡修致名

達朝彦止觀安忍中云名譽利養眷屬莫受  
不脫當一舉萬里若名利眷屬來破通  
此三術齋齒忍確乎難若外業定中見  
設徒辱折肌肉心不動散為辦大事須安  
降是強賊謂外障是輕賊謂外用街不尋蒙帝  
澤令被紫服有恥無榮何勞致賀指要初成  
雪竇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欽讚即

為設齋致慶親揭茶榜具美其事云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  
海東當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  
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  
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  
氣習未移故思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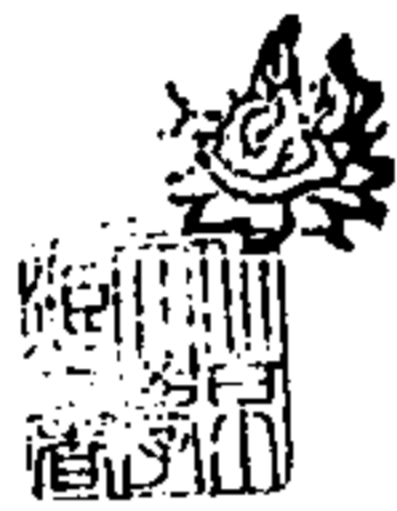
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同淨覺以吾子而  
內畔同皆足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因  
也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中  
仲也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  
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皓蜺  
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

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  
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  
說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  
表而出之以為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  
之計自荆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  
道何世無之備眾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

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  
稱爲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浙河東  
西音浙見江也又莊子號爲教賢者音橫莫不一  
遵四明之道見莊子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噍類  
矣焦類謂屠殺皆盡無噍食之遺種也  
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佛祖統紀卷第八

城九



佛祖統紀卷第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城十

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一

南岳旁出世家

世二南岳僧照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巴丘慧耀禪師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瓘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枝江慧瓘禪師

此下二人見南岳紀

南岳靈辯禪師

南岳淨人方各

鄂州刺史劉懷寶

此下三人南岳紀

光州五百家巴子大

南岳府君

影堂二十八人

見光

業高四百此下見

信重三千

世三南澗慧旻禪師

此下四人嗣光

升堂受蒞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衡陽令陳正業

智者旁出世家

世二 天竺真觀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廬山智錯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棲霞法嚮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興皇慧獎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臻禪師

國清法彦禪師

廬山大智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佛隴慧辨禪師

天台慧瑫禪師

玉泉法盛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白馬敬詒禪師

此下二人  
天台紀一

禪衆智令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陳少帝天台

陳永陽王天台

玉泉關王天台

太中大夫蔣添政

尚書左僕射徐陵

開府儀同柳顧言

儒士梁方茂

開府儀同吳明徹

岳州刺史王宣武

僕射周弘正

奉誠法安禪師

國清道階禪師

玉泉義遠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玉泉法璨此下四人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陳皇太子

隋煬帝天台

中兵參軍陳誠

開府儀同沈君理

光祿大夫王固

五兵尚書毛喜

侍中孔煥此下二人

得門千數此下二人

此下二人

此下二人

此下二人

諸祖前列所以明正統也至若旁出家嗣自南岳照禪師之下皆足以光昭法運力扶宗門誘掖來機扞禦外務扞音汗也撥音行之要考師弟之緣撰歷代諸祖旁出家南岳旁出家世

指授無不領解後以南岳命行法華三昧用銷宿障妙行將圓觀普賢大士乘白象王放光證明又感觀音為其說法於是頓悟玄旨辯才無礙師於眾中苦行禪定皆為第一嘗用衆一揮鹽作齋飲以所用無幾不以為慮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

急賣衣買鹽償眾其相方城南岳入寂師領眾行道不異於昔禪師大善幼棲林野常誦法華後參南岳得開觀慧躬行法華三昧所入最深常於山中講釋論時眾推服大都督吳明徹問南岳曰法華禪門真德幾何岳曰信重三千業高四

百僧照得定最深智顛說法無礙兼之者大善也後於禪堂跌坐而逝七日之內天常雨華異香凝結衡陽令陳正業聞師道德之盛每往禮敬蒙示法要內心歡喜後見內史鄭僧景數稱師德嘗同獵園鹿一羣謂正業曰君常稱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如此

鹿何正業即率左右同聲念南無大善禪師應時羣鹿騰空而出僧景為之駭服百力奉石不能佛音置音空音今音士音貢音高音息音禪師慧成段氏澧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誦法華淨名勝天三經二十餘卷日為常課既受具遊建業學成實論一聽十年文理略盡

將歸本邑聞南岳闡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以師依文生解激之日汝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熟虛喪功夫豈不惜哉師承訓法憤取章疏盡焚之開眼坐禪夜以達旦如此五年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若三昧歷試諸以銷宿障行之三年得解眾語三昧

彼閉自坐禪者觀道雖明開眼或失岳款之  
 曰智顛先發三昧後證捨持慧成今又及之  
 二子行解亦且齊矣續於荆州枝江創製造  
 蓋寺殿缺巨梁忽六月江漲夢有木可中梁  
 用往江視之果然信士段弘為精舍主忽氣  
 絕召師至舍弘乃省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  
 上殿曰我與此人共大功業未辨音辨以辨  
辨願宥之王起禮足許之陳後主聞師名  
 召之毅然不往帝又令江摠往迎且戒之曰  
 師若不允不勞返也使人雨淚強邀上船師  
 奮身入水大江中使更諳曰若不蒙往摠等  
 粉身無地矣師閱其意從至闕下帝躬請戒  
城十  
 法賜所居曰禪慧寺有常律師過師同寢夜  
 擲蠱於地明將告別師曰夜來一檀越被凍  
 可閱常大慙永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梵殿  
 階吾當講涅槃及事成建議講適智者自三泉  
 來共談玄理良久入定示滅  
 禪師慧超丹陽沈氏初入道誦法華隨光州

思禪師妙明三觀與天台仙城命禪師同往  
 請業思師對眾稱之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  
 後入嵩高餅藥坐禪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摠  
 會京師以師行業不羣獨留供養有淨業法  
 師隱居藍谷欽師高道躬事邀迎共止八年  
 倍隆三慧大業初屢詔入官說法師所居常  
 有數虎以任役使平時誦經五十餘年幾一  
 萬部京邑名匠慧因保恭等咸就撻止以事  
 請益後因卧疾示門人曰生不忻死不戚吾  
 之常也第一義空清淨正觀吾之徒杖也乃  
 面西正坐入定遺言露骸松下以旛會獸象  
 子如教停月餘顏色不變夜有霞光自身而  
 發時秦王世民聞之唐太宗遣人就視深歎希  
 有衆乃造塔奉藏全身  
 禪師慧耀姓岐襄陽人初從南岳居數年  
 得心觀之妙岳印之曰子於實相理觀所造  
 既深宜隨方行化以酬本志及南岳入滅師  
 至巴丘歎曰此地禪法罕聞宜可開示有道



城十

五

懿禪師邀居道因寺專尚禪寂不交人事十有四年未嘗出門一日謂人曰吾不欲惱眾欲徃內華寺間居眾留不從閱三年示疾見南岳與仙城來迎謂言可同遊淨土即趺坐入寂葬全身於內華

禪師慧涌受法華三昧行法於南岳行之既久遂獲證入乃隱迹雲峯不與世接六十餘年一志禪定當出定之頃心無它務唯誦法華既而又證火光三昧不知所終  
禪師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聞人畜禽鳥聲必知其意後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禪師智瓘早親南岳修法華三昧證入甚深隱居鍾山未嘗越閩場帝屢詔勉為一赴帝請問法要禮為國師

禪師慧命天台仙城人來參南岳聞說三觀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如瀉將終識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陀佛與大士來迎即

隨佛向西升空而去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首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稟受勤行證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而行化度若負螟蛉以成蜾蠃者也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蠃之類也爾子式穀似之楊子螟蛉之類也爾子式穀似之楊子螟蛉之類也爾子式穀似之楊子螟蛉之類也

海東玄光禪師即禮辭南岳返錫江南值本國海船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觀采雲亂目雅樂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前少選入大宮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間以鬼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宮請法師說已證法門吾曹受益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臺天帝扣問師為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別向所乘舟遂不進師復登舟舟人謂始事耳天親上生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首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稟受勤行證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而行化度若負螟蛉以成蜾蠃者也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蠃之類也爾子式穀似之楊子螟蛉之類也爾子式穀似之楊子螟蛉之類也

城十

傳如應以龍宮自謂七日船人自謂半日各

實短也師既歸國於熊州翁山結茅為居集

衆說法久之遂成寶坊受道之衆咸蒙開悟

升堂受前著一人文句受記亦云受前入火

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

堂如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淨人方合常止南岳般若臺為衆僧執後密

脩禪觀既獲證悟復得神通每伸臂長丈餘

新羅光禪師法嗣世三

禪師慧是河東人九歲出家誦妙經暮月便

過年十五請法於光禪師英偉秀發宿士稱

之復十五年還嘉禾海鹽主光興寺講演法

華衆聞空中諸天彈指異香滿堂後止通玄

寺結徒行道十七年間足不踰閭陌末天下

崩離吳中饑饉四衆逃難唯師守死禪誦唐

室之初遷居南澗寺左建有兩兔一彪相親

同止一日衆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

後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須蚤求度及期果

順化而逝

智者大禪師旁世家世二

禪師真觀字聖達錢唐范氏其母誦藥王觀

音品以求嗣遂生師舌羅紫文手有異相幼

聰寤博通經史遇善相者謂之曰年少當成

大器何滯塵網師始欲出家二親未見許夢

天神告曰汝于法中英傑何得籠檻於此父

母自是從其志初讀成實十誦始開一卷神

夢語曰汝是大乘法器勿守小道陳永陽王

伯智夙事師遣使送師諱智者致書為贊智

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高談寂照金石相

宣時人為之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

大忍禪師見而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時

朝廷征周失律陳宣帝大建十年命吳明徹

議括僧無名者令休道師致書左僕射徐陵

事遂寢隋文帝朝三赦勞問秦孝王摠管維

揚兩加延請並辭疾不赴與道安禪師頭陀

於靈隱山中開皇十四年郡大旱刺史劉景

安請講海龍三經序王義方竟驟雨霽然十五年始立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為要業受持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茲為備每盥洗遺涕地為不濡有一老入日至聽經師延問之對曰弟子即此山龍王也師曰久旱何不降雨老人曰山民無知鑿斷山脈諸龍不安使之若尔師能為諸龍授戒勸其向道則雨可即致師許之即作法召諸龍與授菩薩戒即時降雨是夜有戒冠朱服頌禮作謝師因問曰近年多旱何邪龍曰人無正信多行惡行以故惡天將地肥流入深土雖結五穀食無肥膚旱涸不常固有由也大業七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眾善寺講涅槃經出山之日手標葬處講至現病品夢三人作禮告曰淨居天遣迎禪師六月六日始臥病夢與天台同輦翼佛還山覺已歎曰昔六十二當終講法華力得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必矣乃集眾訓曰欲出生死

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慧學弘通正法勿令虛度至七月一日眾聞空中技樂之聲即跌座示滅道俗獻供日致千輩至二十六日容色儼然眉毫增長乃自眾善遷定於所標之地四部大眾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幡野道德之感有若此云師即天竺靈山始相不存城十為雲之世重修其塔作六詩以為識其序略曰今上門自開一無遺物不知金身隨多寶以證經乎佛禪師法喜力學無倦參知識十七人得大開悟年登六十始於大蘇山值遇智者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盡舍舊業專心禪慧陳光大元年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化尚書毛喜朝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時者年師答曰所事者德豈論其年又問何以為德答曰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得道即今日優波鞠喜善其對常稱之朝列顯行方等三昧有雉來索命神王訶之曰禪師當往淨土即生得道豈償汝命邪後於瓦官

跌坐入定不起于座而終

禪師智越南陽鄭氏與求婚師極辭以拒

出家遊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業五門六

妙莫不深達誦法華經至滿萬部智者晚

台嶺付以四眾二十年間循循善誘德量

廣學者歸心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自晉王

寺及登帝位山中每遣僧使奉啓致賀必以

師名居首上虛已加敬若智者在日無異

獲觀施用為功德未嘗有所畜也大業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告衆為別右脇而逝風

樓雲慘地動山頽天雨異花一境冥晦

輝師法慎初居金陵大莊嚴寺從智者受

三觀豁然深證因定發持一聞能記陳大建

三年智者於瓦官說次第禪門師於聽次私

記為三十卷尚未修治不幸入威其後章安

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密漸次止觀也

禪師普明會稽朱氏少有異志嘗聚沙為塔

川嵩為殿有僧乞食見之曰郎子有善根可

向天台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陳大

建十四年來天台值智者講次座衆初散禮

足歸依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

服勤左右專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誦

通法華後隨智者止廬山於陶侃瑞像閣行

請觀音三昧隆冬身不衣絮正行道間見一

異僧謂之曰汝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

明此言明者謂能照了三世也智者聞之曰

既是冥示宜從新名智者住玉泉今造大鍾

充佛隴用勸江陵道俗競為經營偶盲人來

視師知相不吉模開果缺乃倍工再治誠不

具者莫至其聲遠聞七十里暨居國清以取

水為艱指其石曰此石出水不亦快乎泉即

涌出日給千衆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

施金為助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章安勸

勿改俄而枯州都督周壽節温州在陳施杉

柱泛海而至章安在赤城忽見師身十餘丈

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吾所

作當有成章安感其神異望林合掌致敬曰  
當依仁者區畫創堂之日感山神隱形而至  
勢若雷震摧樹傾枝闕一步許自佛隴下至  
於寺日暮還返聲如初至此房聞師與之共  
語多勸神為善建堂既畢忽着破衣與衆言  
別奄然坐逝信宿屈左三指師不畜私財以  
所得施造金銅像十軀閱大藏二過每作利  
益事一蓮其心金帛自至

禪師智琛臨海張氏父懷仕陳為中兵參軍  
年十七二親俱亡服滿染病父醫無效乃力  
疾出庭向月而卧至心念月光菩薩繫念旬  
日夜中夢人以口就身嗟吸如此三夕疾遂  
減

十  
廖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為世良導即往  
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月初夜懺畢就牀  
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  
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  
法性空耳嘗往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撼  
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耳有成禪師聞

之曰此堂有惡鬼今此聲者鬼也即啓永陽  
王遣十人執仗為護師謝遣之曰命由業耳  
是夜鬼入堂槌壁擊柱周徧東西師行道禪  
誦坦然無懼三七日內事常如此行法將訖  
見一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見又因往會  
稽路由剡縣乞食主人誤進毒葷食訖前邁

主人笑者皆吐利委頓鄰人追師十里語之  
師笑曰貧道幸無它大業元年煬帝巡幸揚  
州師自國清御使命至行在所引見內殿賜  
坐尉勞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還山為智者  
設千僧齋度一百人師前後八入參覲主上  
每加異禮唐貞觀十二年無疾正坐入滅壽

八十三

禪師智晞陳氏潁川人先世遊宦寓家於越  
年二十往投智者剃度稟受禪訣旦夕研心  
不見倦色智者入滅受命居佛隴時衆行三  
昧者頗盛殿堂展闢制度嚴整唯香臺禾架  
當香鑪峯多檉柏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據

六十一

十一

夜夢神送跡舍木遂遣伐之寺衆法雲欲往  
 峯頂禪坐師止之曰汝道力微弱山神剽猛  
 不宜往雲不從甫留一夕神現形驅令還  
 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簷梁為放生池歷年未  
 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  
 有漁人見僧上簷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  
 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採捕時羣獸悲鳴衆  
 鳥翔集屢日不止東山銅鍾忽響震山谷師  
 曰此召吾也乃香湯沐浴跌坐執如意說法  
 良久寂然無聲衆方號泣復啓目戒之曰有  
 生必滅寧足為悲或問生處曰據吾夢驗當  
 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涅槃經以兜率  
 天常愛青色羽  
 唯青色三昧以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  
 破此天之有一座空吾詢所以荅云卻後六年頂法師  
 當升此座說法師常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  
 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明瑩臨終告弟子  
 曰衆聖印我吾今往生內院矣忽聞弦管之  
 聲即趺坐而化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

禪師法彥清河張氏陳大建七年侍智者於  
 天台授禪那之旨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  
 定七日方起智者證之曰如汝所說是背捨  
 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燒試之恆不為動專修  
 禪法三十餘年常坐不卧隋大業七年二月  
 晦於國清跌坐而化

禪師智錯音豫章夏侯氏博通三論著名當  
 世及見智者稟受禪法深有開悟晚入廬山  
 造大林精舍專志修禪莫測其證二十餘年  
 影不入俗隋文帝召入京辭疾不赴豫章郡  
 守請講法華力拒之曰吾當於山舍既而道  
 俗懇請不已勉為之行講經未竟果終於州  
 治之寺人始悟其先知時炎暑正盛端坐如  
 生異香滿城數日方歇衆奉禪龕還葬廬阜  
 禪師大志會稽顧氏依智者出家以其志趣  
 高放為立此名每誦法華音聲清轉聽者忘  
 疲既獲聞禪要乃於廬山甘露峯行杜多行  
 投身猛虎虎輒避去山粒或絕終日忘餐或

十一

十二

得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  
 福林會大業中屏除佛教師素服哭於佛像  
 前者三日誓舍身申明正道遂往東都上表  
 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  
 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裘  
 其臂灌蠟作炬度火然之光耀巖峒見者莫  
 不心痛師面色不變讚佛誦經為衆說法聲未  
 嘗絕燒畢下棚入定七日跏趺而終撰頌文  
 七十紙廬山諸寺除夜衆集讀誦此文為之  
 感結

禪師道悅昭丘張氏十二投玉泉依智者出  
 家誦大品般若及妙經日為常課時造寺之  
 初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縣之每誦經  
 卷通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  
 徒屢獲祥感偶患水脹腹急如鼓唯念般若  
 求勝應一夕腹水逆流洪腫消退隋末亮賊  
 朱粲率徒入山師端坐不動曰吾沙門也浮  
 幻形骸任加白刃賊異之不敢犯師身衣麻

日止一食常分其半以資飛走或翔集空  
 上或移來掌中慈善所熏忘懷無畏衣雖弊  
 尋經無卷尋常於隣居乞醯養之勸其莫殺  
 屠山五十年操行若一臨終預與人別即端  
 白合掌而逝後有人見僧跡足擎鉢於清溪  
 之上自稱為般若師蓋師常誦是經人以此  
 差稱也

禪師等觀田陽孫氏受心觀於智者居天台  
 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抗法忍寺請師講  
 演明年正月旦有王服者至稱阜亭廟神來謁  
 師曰禪師昨過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  
 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鑪然香為授香  
 蓮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  
 跏坐誦三聖等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後為  
 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  
 說言畢而終

禪師般若高麗人開皇十六年來詣佛隴  
 禪法未久有所證悟智者謂之曰汝於此有

緣須閒居靜處成辨妙行華頂峯去此六七  
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住彼進道必有深益  
師即遵奉明誨宴坐十六年未嘗下山忽一  
日往佛隴上寺有三人侍行須臾不見次至  
國清下寺告別同志居數日無疾而化龕出  
寺門開眼示別至山閉目如故

禪師禮宗宋氏會稽人初參長壽通達禪觀  
壽曰良玉徑尺千仞之士不能掩其光後往  
見智者學三觀法門大有契悟嘗注涅槃經  
疏為時所重景龍三年唐中宗御史馮忠忽暴  
亡有二童子領師庭對判官案覆罪籍見亡  
舅張思義曰汝不合右宮中亂越致此冥追

可發願造涅槃疏并鑄鍾庶消往過疏是禮  
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  
神守護忠依舅誠遂獲放四尋疏未獲再被  
冥譴忠乞三日尋寫復俾其返誠意搜火果  
得其本遂急為經理後以壽終  
禪師法嚮揚州人年十六辭親入道從智者

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創大法華堂行三  
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  
衆設齋以為禳禱忽一虎入衆中攫一人  
去師高聲呼云今日專為汝設齋可放此人  
虎即置人而退頃之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  
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頸為其說法

自此之後遠遁無迹  
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  
卧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教化耕牛回至中  
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  
即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項上健步如飛來追  
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為奴以求  
謝過今在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亮

禪師慧威依智者學心觀頓獲開悟後受遺  
教造國清寺凡所建大效力為多密行殊常  
久不能測  
禪師法俊初於金陵見智者行法華三昧即  
獲悟入後弘法於碧澗學者歸仰入滅之日



仙樂盈空天香亘野大衆望其隱隱西去

禪師慧獎初居興皇寺謁智者學深禪定每

誦法華人聞天香滿室非世所有

禪師慧稠參智者學三觀後居南岳誦法

華嚴日為常課外人嘗見天神翼衛在日

師德抱當陽人從智者學禪法久而獲證

誦法華多瑞應數十里咸聞異香煬帝敬異

錫號大覺禪師

禪師大忍擅得梁代養道蔣山時與智者義

集山中頓悟禪慧乃歎服曰此非文字所出

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機豐

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智論見兩

猛知龍粗觀餘輝有幸可不自慶十五

禪師慧辯稟姿聰寤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記

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隴會別大

衆架木成樓舉火焚軀用報佛德煙籠林表

舍利交凝

禪師道勢幼負材器徧叅知識凡所入室莫

投其機及見智者於玉泉開說止觀頓獲妙

悟禪師慧瑫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

日率以為常所居之室神光夜照

禪師慧普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

昧感普賢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悟入

禪師法盛初於玉泉見智者稟受法要旦夜

不離禪定後親受觀心論深悟玄旨智者既

往乃於玉泉大敷教化唐初入京師每說法

口出光明四衆戴仰同於真佛朝廷尊其道

賜號悟真禪師

禪師法論依玉泉學與會稽智果終南龍田

法琳皆同學智者並與智者作傳皆不復存

章安所撰別傳用國清智寂禪師本稍加增

益遂行於世此四師雖無事迹可尋亦皆當

時得道英器見百錄序及別傳注

禪師敬韶會稽上虞顏氏初於白馬寺弘化

十年智者居瓦官躬詣求學深入定慧陳至

德元年十月卒於鍾山開善寺

禪師僧珎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

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簡取名勝住同華兩

州朝廷舉師往住慧日時唐論是之佛道論

陳皇太子淵後王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

日於崇正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錄百

由來尚矣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授戒之日

傳香在手臉下垂淚師為立名善萌及後為

隋所破方悟垂淚者識自傷也善萌者不成

材幹也禎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扣閤而

入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在路

不致勞乎三月隨後主入隋不知其終

陳永陽王伯智字策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

出為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開講致書至三

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

禮晝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解立法名曰

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

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闍黎及講衆黑

白恒結善友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

欲勸王修福禳禍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炎涼

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為率衆行觀

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

香鑪遶王一匝香氣裊回痛惱頓釋

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

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師令行方等

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

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荅曰但

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

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浴受修習夙

夜不怠

蔣添政官太中大夫吳明徹後周公明

朝貢重同稟息法久習不懈神明察寂雖舊

苦脚疾亦為之愈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文帝會稽長

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瓦官

城十

上

時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  
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剖釋玄義  
道俗俱會開悟為多妙玄云九旬談

徐陵字孝穆東剡人諱母臧氏夢五色雲心  
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  
侯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雲法師見陵歎曰顏回之儔也八歲善屬文  
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夢  
其先人曰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

之陵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  
每蒙書疏則洗手焚香冠帶三禮屏氣啓封  
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預聽席

以為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  
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  
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

願不更三塗三願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  
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  
誓心以策西暮二書見陵後身果為法華葉

六祖嗣章安之位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六  
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所  
精法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述二

十八卷陵與柳顧言並應奉文義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  
大夫終身不茹葷夜則坐禪晝誦佛典嘗聘

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跪拜若謝  
又宴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  
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法華於瓦官固

預法會即坐開悟宛同宿學  
柳顧言法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戒  
遣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王教往留智者

頻聞法要深有省發智者四自江陵晉王重  
乞稟變禪法師為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  
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玄義十卷顧言

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徧粗疑畧盡細聞  
難除新治六卷并八文八軸為莊治未竟少  
日鑽研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

城十

十八末

簡顧言頻被顧問每答以大師必來願在夏  
 竟便事舟楫冀此殘年盡心聽受懺悔往日  
 懈惰之咎大業元年冬煬帝敕顧言為智者  
 建碑於天台國清主文尚理人服其工官至  
 儀同三司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  
 時為五兵尚書瓦官法會獲預聽眾懇求禪  
 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  
 旦夜研習不因事廢大師在石像欲往天台  
 營道場喜致書勸回謂鍾嶺攝山亦足棲心  
 而大師志願有素不復可挽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佛祖統紀卷第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章安旁出家

旁出之二

龍興弘景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城十一

耆闍智拔禪師

嗣歲

天宮旁出家

永嘉真覺禪師

左溪旁出家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三衢道賓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毗陵守真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錢唐法真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左末

居士傳禮 居士王元福

世三 焦山智昂禪師師四人

焦山靈澈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焦山慧照禪師

支硎靈輸禪師師四人

支硎法盛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荆溪旁出世家

世二 南岳普門禪師

龍興元皓禪師

華頂行滿禪師

天台智度禪師

建安法顯禪師

雲峯法證法師

無姓法劍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吏部郎中李華

散騎常侍崔恭師二人

諫議大夫田敦

身通三十九人師五人

世三 曇環禪師師門

智淨禪師師五人

仲儀禪師

子瑜禪師

道如禪師

仲良禪師

龍興重異法師

世四 中丞柳公綽

刺史柳宗元

中書鄭綯

刺史孟簡

興道旁出世家

興善守素禪師

日本景澄禪師

至行旁出世家

大台良澄禪師至行二人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維獨法師

天台刺史章珩至行

正定旁出世家

天台慧凝法師

天台敬休法師

世二 天台處原法師師二人

世四 天台玄廣法師

妙說旁出世家

世二 國寧常操法師

世三 國寧美從法師

世四 國寧德傳法師師二人

世五 定水慧贊法師師二人

法性修雅法師會楷

高論旁出世家

世二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彌法師錢唐

世三 慈光悟恩法師師四人

雍熙可榮法師師二人

海南懷贄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世四 奉先源清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世五 梵天慶昭法師

此下四人  
清師

孤山智圓法師

崇福慶巒法師 錢唐

開元德聰法師

會稽 廣慧蘊常法師 錢唐

宗福咸潤法師

此下三人  
桐師

報恩智仁法師 會稽 永嘉繼齊法師

孤山惟雅法師

桐師

世一 永福善朋法師

會稽

淨光旁出世家

世二 慧光宗昱法師

清 廣教澄或法師 錢唐

廣教寶翔法師

錢唐 石壁行靖法師 錢唐

世三

石壁行紹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天台

通鑑知廉法師

崇法願齊法師

高麗諦觀法師

吳越錢忠懿王

常寧契能法師

溫此下十  
師顯

通照覺明法師

錢唐 安國至臻法師 下並  
錢唐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乘法師

寶巖悟真法師

頂山懷至法師 姓蘇

靈鷲志倫法師

下並  
錢唐

安國肅閑法師

慈惠慶文法師

會稽

世一 寶雲旁出世家

世二 天竺遵式法師

延慶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

四明

廣慧體源法師 四明  
年師善

承天清曉法師 錢唐 善信法師 四明  
年師

章安旁出世家

禪師弘景富陽文氏貞觀二十二年於玉泉

奉敕得度依章安稟受止觀常誦法華蒙普

賢示身證明天童奉侍左右後於寺南十里

別立精舍曰龍興天后證聖元年詔同賈义

難陀等譯華嚴自天后至中宗凡三詔入宮

供養為受戒師後乞還山帝敕於林光宮同

天下名僧二十人修福置齋帝親賦詩令中

書令李嶠等應和以為贈師捧詩長揖振錫

而行天下榮之

禪師吉巖金陵人七歲依興皇朗法師出家

咨決大義後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  
 著章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衆百餘人奉  
 疏請講法華不赴暨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  
 華玄義發卷一覽即便感悟乃焚棄舊疏深  
 悔前作來投章安咨受觀法煬帝時敕住京  
 師日嚴寺開演妙經四部雲擁唐高祖詔居  
 延興寺一日晨起沐浴焚香稱佛名安坐而  
 化乎時寫造妙經二千部講法華三百徧大  
 品華嚴維摩大論各數十徧並著章疏行世  
 臨終之日製死不怖論投筆而化  
 禪師明曠天台人依章安稟教觀廣化四衆  
 專誦法華章安撰八教大意師首於三童寺  
 每受平時著述甚多今所存心經疏耳  
 禪師大慧唐太宗賜號而忘其名初聞章安  
 說止觀即得妙悟隱居南岳專事修禪鳥獸  
 馴于座隅人服慈化  
 禪師智拔襄陽張氏六歲依常濟寺出家日  
 誦法華五紙經中理義畧有規繩常曰斯經

乃諸佛出世大事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周  
 既畢入京師值吉藏禪師命令覆述師曰  
 一乘為雲遂分為三亦可一乘為雨分為三  
 否東無對藏師曰拔公此問深得經旨遂  
 以大法後住耆闍山寺常講法華一年五徧  
 貞觀十四年九月於信士張英家開法華題  
 竟與衆言別即於座上加趺而化  
 天宮旁出世家  
 禪師玄覺永嘉戴氏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  
 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左溪  
 朗公激厲遂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見六  
 祖振錫攜瓶遠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至在大我  
 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  
 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  
 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

卷二

五

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翌日下山復回溫江學者輻湊號真覺大師睿宗先天元年安坐示滅塔于西山賜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慶州刺史魏靖緝所著文為

十卷號永嘉集

因草庵曰魏靖收遺文摠十篇為一集卷友人書尚附其中而不收證道歌者何邪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而別有修證者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義神智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耳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邪若慈恩等疏則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經合非數它寶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而已哉

洪覺範曰梵僧覺稱謂西竺自此歌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政別傳議例之比歌特未遭有識者焚之耳

論曰左溪本紀稱為真覺為同門友真覺傳中稱左溪激厲遂謁曾溪而又言精於天台止觀之道是知同學于天台無可疑

者况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之旨至此當益信是宣繫之天宮川見師授之意但世傳證道歌辭自乖於昔人謂非真作豈不然乎

左溪旁出世家

表

禪師神邕字道恭晉太尉蔡謨之後世居越之諸暨在緱嶽中聞唱經聲必凝神靜聽年十三入道依法華俊師開元二十六年奉敕得度從儼師學四分律儼曰此子必為學者司南既而去依左溪學止觀法華玄義五夏敷演聽者悅服天寶中遊長安居安國寺公卿問道結轍而至適安史繼亂振錫東歸道



城上

六

出襄漢有著作郎常子春學贍氣剛與之酬  
 酢子春墮負滿座驚服中書舍人范咸歎曰  
 師可謂塵外摩尼取若珠之明論中師子其  
 論說若既返故鄉居法華寺自至德訖大歷  
 頻受眾請登壇授戒自丹陽以南金華以北  
 稱為教授師建伽藍于焦山賜額大歷初中  
 岳道士吳筠造論毀佛觀察使陳少遊請決  
 之師約吳筠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已敗北  
 遂著翻邪論三卷以攻餘黨弟子智昇靈澈  
 造明慧照等依學有年咸明禪慧為當時聞  
 人焉  
 禪師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年二十受具戒  
 學毘尼復參左溪習止觀及法華三昧嘗從  
 客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  
 教者不至民何怨焉乃廣寫法華置經院於  
 始蘇支硎山舉高行沙門二七人常持法華  
 以燭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大歷元年郡刺  
 史蕭元肅尚書劉晏等尊慕大乘相與表奏

賜名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  
 七所皆法於師也師於山中鑄像寫經講演  
 妙法臨壇度人歲無虛景天寶元年於靈巖  
 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身在  
 光中以問荆溪溪釋之曰智惠光明從心流  
 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者也又嘗見此身在  
 空中坐先達謂是垢盡理明洞達無礙之相  
 與元元年七月晦無疾告終寺眾同夢大殿  
 忽傾咸知法匠將亡之兆傳教門人靈輸法  
 盛道忻靈源皆善弘禪法云  
 禪師大義蕭山徐氏七歲授經傳日誦數千  
 言年十二入道于山陰靈隱寺中宗登位尊  
 恩度人試誦法華中選第一開元中因喪親  
 入佛龐閱大藏以益冥報遂謁左溪稟受止  
 觀大悟玄旨常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  
 正業臨終之日眾聞絃管之聲議者謂天帝  
 迎請誦經之相  
 禪師元宗永嘉吳氏遊學至江陵謁左溪稟

受禪要後於紫金山專修禪觀初是山中多  
虎暴自師卜居絕不見跡一日學徒盛集忽  
一老人趨拜座前自言弟子乃虎在此噬人  
多矣因師開化得脫業軀今將生天上特來  
報謝言訖不見大歷二年端坐示滅  
禪師道源四明人受業大寶寺今慈溪久依

左溪咨受止觀之法洞達與旨學衆心服李

源溪碑云明州道禪師法源受業越之法華學左溪得其道顏

荆溪旁出世家知蘇州寶應寺戒壇記乃請止觀大師  
法源法泉同住薰修時大歷六年也

禪師普門岳陽何氏父玠為常州儀興尉因

家焉師幼勤學問登進士第入仕于朝一旦  
悟世虛偽抽簪去髮居南岳寺左右唯儒釋  
典籍麻衣葛履而已既而去謁荆溪學止觀  
法華之旨深有造詣善屬文尚古意荆溪敬  
之待以友道為釋籤輔行兩序自稱普門子  
其辭簡健歷指習禪者之弊梁肅稱之曰東

南高僧普門元皓予甚深之友也送虛貞元

八年季冬六日示寂于君山之偏室春秋八

十四傳教門人曇環集遺文二百篇行於世

禪師元皓字廣成吳門秦氏初於龍興寺從

荆溪受法華止觀之道宴處山林居心三昧

後住開元寺梁田二君勸其著述乃注解涅槃

繫於首序中自錄所證著疏之時感庭階產

異華人世莫識五采靈禽飛翔往來元和十

二年仲冬示寂塔于虎立之南原師之同學

知名者百餘人不列僧數者翰林梁肅諫議

田敦常侍崔恭三人也門人稟教名世者智

淨仲儀子瑜道如仲良輩

禪師行滿萬州南浦人首造石霜學禪法後

往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妙旨因棲止華

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夜卧土牀燒糞掃以

煖其下脫衣就牀蚤虱羣咬或捫其衣寂無

有也所居檻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遇師出

坐必孺孺低俯時謂此樹為茶頭作禮而長師於四十年間未嘗便溺或謂大士現身受食而實不食故致此也開寶中預告人曰我且行矣即請眾誦文殊號泊然而化年八十八嘗著涅槃疏

禪師法顯於毘陵建安寺築止觀堂請荆溪

講說其中梁肅為作止觀堂記  
梁肅字敬之安宅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唯肅最稱淵奧與柳子厚記先友亦稱其最善為文嘗學天台之道於荆溪深得心要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慈雲有云文雖簡又述統例

以繫于後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書又為大師傳論備大統世謂論其文則雄深雅健語其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禪林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親崔恭序又曰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終

撰發號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著則公之官於朝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宗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彼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林天寶十一年徙右補闕安祿山亂屏居江南

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

客山陽勒子弟農安於窮樵晚事浮圖法不

甚著書唯士大夫家傳墓版州縣碑頌時特

喬金帛往請乃強為應嘗從荆溪受止觀意

述大意一篇大歷初卒于家

與道旁出世家

法師守素初從邃師受觀心之法既悟玄旨

入居京師大興善寺足不越閭長誦法華至

三萬七千餘部夜則虎狼侍座聽經食則烏

鵲就掌取粒沙門幽玄贈之詩曰三萬蓮經

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時以為實錄

法師晤恩字修已路氏常熟人年十三聞誦  
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破山興福寺求度初  
學毘尼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深符其意晉  
開運初造錢塘慈光因師室因講次覆述剖  
析幽微時稱義虎及繼踵開法道名大播初  
是一家教典自會昌毀廢文義殘闕而尋經  
十妙研覈五重講演大部二十餘過法華大  
意昭著于世師之力也與人言不問賢愚悉  
示一乘圓意或疑不善逗機師曰與作妻鼓  
之緣耳平時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  
右脇坐必加趺晨粥親視明相每布薩此云  
天泉雲集潛然淚下蓋恩大集有無戒滿闕  
聖  
淨之言也每以淨業誨人往生者多感瑞相  
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有白光自井而出謂  
門人曰吾報緣盡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  
忽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稱  
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  
語其徒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為衆說止觀指

歸及觀心大義即端坐面西而逝寺衆文偃  
彌空中絲竹鈴鐸之音久而漸遠茶毘得舍  
刹無算後三十一年法孫智圓獲遺骨於學  
衆乃鑿石為塔葬于馬腦坡  
法師文備字昭本福之侯官鄭氏誦法華維  
摩圓覺十六觀小般若等精練不忘晉天福  
間三會稽傳百法論聞天台三為學者指南  
遠來謁因師晝夜研心凡法華淨名光明疏  
可止觀諸文悉洞其旨每與同門恩師覆述  
觀法莫逆於心恩謂人曰備雖後進已與吾  
並聖於義解之途矣因師既沒復北面事恩  
師聖深請聖如愚或勸其聖  
師曰講授諸門祖風未墜抗迹間居從吾  
所好於是陶神妙觀坐忘一室者三十餘秋  
雍熙二年八月微疾凭几三出圓相謂侍人  
曰此吾所見淨土事也言訖累足而逝  
法師慶昭字子文錢唐胡氏幼依開化院出  
家十三受具戒學天台之道於奉先清師用

十一

方十七年奉先謝世衆請師嗣講宛有父師之風未幾徙居石壁屬城南梵天遇明舍所居為講院師徇請來居講風大振天禧元年四月無疾而化平時講說法華止觀諸部共百餘周傳教弟子自咸潤而下九十七人先是光明玄義有廣畧二本恩師製發揮記解釋畧本弟子清敏二師共結難辭輔成師義於是法智大師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十種觀心師與孤山亦撰辨訛以救發揮之說法智乃復倍引前後之文詳而論之號十義書而四明之學者始指恩清昭圓之學稱為山外蓋貶之之辭云

法師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名潛夫唐徐氏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常析木濡水就石書字列花卉若繚繞租曰反漢書叔孫通習之法云結藻戲為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八歲即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師傳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掘衣問辨凡二

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孤山學者如市杜門樂道與豪士林通為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往迓之師笑謂使人曰錢唐境上且駐卻一僧師早嬰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少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者

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斂以陶器斷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也得年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頽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齒若珂玉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

瘞之重音仲崇寧三年賜謚法慧大師其所撰述文殊般若經疏遺教經疏各二卷淨覺宣經若心經疏瑞應經疏四十二章經注不思議法門經疏無量義經疏玉慧覺撰晉賢行法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卷世號十本疏王又撰闡義鈔三卷釋誦

三

索隱記四卷釋光判正記二卷釋觀表微記

一卷釋明玄垂裕記十卷釋淨名發源機要記

二卷釋玄百非鈔一卷釋品百非三德

指歸二十卷釋顯性錄四卷釋金披華鈔

二卷釋金西資鈔一卷釋自造詒謀鈔一

卷釋自造谷響鈔五卷釋自造析重鈔一卷

釋自造文殊般若疏正義一卷釋十不間居

編五十一卷詩雜文皆假道適情為法行化之

旁贊云嘗謂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

一乘修證為最後垂範之典門人有以撰疏

為請曰此經解者已二三家學者未安其說

師胡不以三觀四教約文申義以啓後人師

從之研覈大義以為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

淨覺謂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及也林

天台開西天有首楞嚴以世主祕嚴不肯

布天台常進禮頌早至此土又清涼云此

其疏四十二章經云佛教東傳與仲尼

之說為三然孔老之訓談性命未極於

十二

心言報應未臻於三世三於天下

不可一日無也至若釋氏之高教指虛空

不惠我自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非止言上

之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非止言上

實無常天網恢恢而有以見仲尼伯陽雖

廣天志滿其於齊神明研至理者畧指其趣

耳夫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教歟又曰復

世有淺深言事有遠近不得不異也至於遷

善速惡勝殘去殺不得不同也

梵天昭法師法嗣

法師咸潤字巨源越上虞鄭氏七歲事等慈

子明進受具戒精究毗尼因入天台讀智者

三觀文有所省遂詣錢唐開化昭師學博通

法華淨名涅槃楞嚴之旨昭師敬其威成俾

之分座及昭師赴梵天復令自代景德四年

上虞峯裴煥與里中緇素迎還等慈宣演大

教天禧初徙講郡之隆教述籤疑以三種消

伏俱約圓論為淨覺所破昭師示寂復授以

鑑拂嗣居梵天講演無虛日天聖三年徙居會稽永福聚徒五百日遣衆行化以供二時嘗造普賢像率衆行道大士放光證明時人尊之曰懺主謂可亞慈雲也門人述其德曰師踞猊床揮塵柄時漸三紀五舍百講業成名立無媿古人乃請李淑撰傳教弟子題名記善朋為之首云

孤山圓法師法嗣



法師惟雅久依孤山悉得其旨孤山製西資鈔以解彌陀疏扶病隱几口占其文使雅師筆之初日午後染毫翌日初夜絕筆云

鏡菴曰孤山以高世之才彌天之筆筆十

疏以通經述諸鈔以解疏其於翼贊教門厥功茂矣但其相承所說法門言境觀則以真心為境論摠別則以理性為摠判事法二觀不許修證廢光明廣本不用觀心唯論心具心造不許色具色造如是等義布諸簡策於是義學之士有習其說者世

必指為山外諸師之見惜哉夫稱宗師者須具三眼一曰教眼明識權實大小之法也二曰道眼親踐諸行修證之明也三曰宗眼深窮圓頓即具之旨也往往山外諸師宗眼未明以故所見未臻圓極耳別教菩薩神通智慧豈容思議以由未證圓位

城十一

十四

被斥為權又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然則議山外者請以此意恕之

淨光法師旁出世家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唐人同依壽禪師出承通練律部同居石壁寺法苑珠林卷之四十一時詔

與師法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即言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既偕往講求義且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復回石壁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二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嵩明教論不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寐公見知於

二言音節異行不測人也二師皆得以親奉  
之豈不偉歟

法師知康賜號通鑑久學螺溪以其師崇建  
與字將永歲寒之績為請彭城公錢儼疏鑿  
傳教院碑於螺溪時太宗雍熙三年也

師頭飛錢唐人吳越國時焉建崇法初經

淨光之道精研止觀後參韶國師發明文奧

周顯德初螺溪居民張孝安詣淨光曰家居

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誦考擊鐘

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

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謂眾曰此伽藍

地也夢龍遊者豈龍樹之道將興此地邪因

納之一垣齊初為法華紹嚴弟子聞其事以白

師轅眾施三萬為建法堂厨屋覆苦累塊悉

尚朴素蓋崇師之誠也既成淨光與學徒二

十人俱往既而雲居韶禪師時在為疏于漢

南王忠懿王子吳越亦嘗改元稱帝有寶正

素見臨安志即施財架懺堂諸屋以廣之觀

儼撰傳教院碑及傳燈

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

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

可問天台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

位妙中文妙玄既散失不存未審何緣

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

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表之其國令諦觀

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

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

若不能答則奉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

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嘗以

所製四教儀藏於篋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

年一日坐亡後人見故篋放光開視之唯此

書而已由是盛傳諸方大為初學發蒙之助云

述曰吳越王抗海取教實基於同除四住

之語及觀師製四教儀至明圓教中故特

標永嘉云者所以寓當時之意俾後人無

忘發起也此書即荆溪八教大意觀師略



加修治易以今名沒前人之功深所不可  
 其越忠懿王錢弘俶字文明世為杭之臨安  
 人祖武肅王鏐音唐禧宗時率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  
 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昭宗時昌以越叛鏐  
 貽書切責不聽乃悉兵誅之自是盡有浙東  
 西之地乾寧四年始封吳越王梁開平初加  
 封尚父淮海節度使傳子文穆王元瓘瓘子  
 忠獻王仁佐忠獻破李景兵取福州既卒弟  
 侗嗣位明敏嚴毅為大將胡進思所忌逐之  
 為遜王私謚乃迎立俶即文穆第九子俶始於  
 晉開運中為台州刺史城十一本朝太祖建隆元  
 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乾德元年冬郊禮遣  
 子惟濬入貢開寶八年隨王師克金陵南唐  
 主九年二月入朝詔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封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四月歸國太宗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入朝乞以所管十三州  
 叛籍歸天府詔許之改封淮海國王賜玉册

金印居京師禮賢宅子惟濬惟治皆以節度  
 領郡事忠懿居京師十二年而薨富貴榮盛  
 莫與為比忠懿天性誠厚夙知敬佛慕阿育  
 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甚工中歲  
 寶篋印心咒經亦及八萬四千數布散部內  
 以為填寶鎮錢塘諸邑西湖南北山諸刹相  
 望皆忠懿之創立也尊事沙門若天台詔國  
 師永明壽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螺溪寂  
 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  
 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  
 一家教卷復見全盛羅漢得以授之寶雲寶  
 像得以傳之四明而後智遂專中興之名播  
 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王嘗造金  
 字法華經二才都散施名山今國清所  
 述曰清獻趙公有言錢氏五王三世凡百  
 年當天下大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甚  
 衆獨吳越本屢朝之正朔不絕貢獻不失  
 臣節暨 皇宋受命又能封府庫籍郡縣

請吏于上仁足以保民智足以全族唯錢七氏一門耳歐陽公五代史則曰錢氏崛起非有功德百年之際虐用其民嘻何二公立論之相戾邪當五季時崛起而僭號者曾何有乎功德重歛以困民窮兵以殺民天下皆是也豈能若錢氏全民土而歸

聖朝邪至哉清獻之辭仁以保民智以全族歐陽亦太過論矣

國清昱法師法嗣

法師契能永嘉人神悟謙公之師得教自於昱法師主天台常寧講道不倦自智者而來以鑪拂傳授為信至師嫡承為十四代晚年以授扶宗忠師扶宗曰吾得法廣智矣敢辭師乃藏之天台道場遂不復傳

述曰螺溪門弟子以百數而本傳指寶雲為高第不載昱師名疑昱師見螺溪在最先故早傳鑪拂寶雲後至而其道大振故傳中推為上首以此言之在道不在鑪拂

也夫鑪拂祖師之信器傳之久不能無弊或以情得或以力取於道何預焉能師欲傳之扶宗而辭不受固也藏之祖師行道之場而去宜也向使扶宗妄受復妄傳適足以起後人之紛諍於道何在焉

寶雲旁出世家

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義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太祖乾德元年癸亥歲生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全先夢有童子踞佛像之首已而師至年二十太宗太平七年癸午往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師

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道雍熙元年来學四明十一年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尚也及見寶雲正所夢僧即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毅然入大慈佛室

城十一

十六

用消伏咒法自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于此至三七日聞室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死屍盈室師踐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室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名窠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鴻鍾肌如白玉淳化元年年二衆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懷胎驢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產已不復至嘗往見法智聞門外聲歎呼侍者曰

適聞外聲有若聖人然侍者亟出視反報言慈雲至法智大驚曰吾兄轉報矣至道二年結縑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自幸觀音幽贊命匠刻旃檀像及自身頂戴之相撰十四誓願納其腹工有誤折所執楊枝者師大懼即手接之此像今在天竺不膠漆而合或正

三年歲四明大旱即人請祈而師同法智與師率衆行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嘗其其如期雨大至太守蘇為建碑以述靈異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儀五年年年四自淳化庚寅年歲年歸天台主與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建建福

會率衆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善神之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從聽命乃為著野廟誌以戒之祥符四年章公領那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率育三法門披納而至請頂孟蘭金講席擅其坐忽不見道經黃巖有豕奔伏于前推其來乃逸於屠肆者償其直而豢于妙喜寺名之曰遇

善夫豕赤山寺瀕海而高師遽謂人曰此宜建塔先是山巔有異光中有七層浮圖之形光照海上周四十里皆漁人之簷梁或以語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不復為漁時東山結懺會天大旱師卓錫石

縫泉即激涌泉石七年杭昭慶齊一率眾致請初杭人屢請西度未之許至是始見從師嘗夢居母胎十二年及出台入杭果應其數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慈慧法門嘗夜施搏食於水濱漁者聞眾鬼曰今夜雪甚師不至矣一鬼曰師慈悲人必不忘我須臾師籠燈踏雪而至八年蘇人以郡符還師於開元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屠酤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遺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眾妨官為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

遂幡然復抗智者遺書云荆州法集聽眾一夫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刺史如兩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五恨也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隋真觀師所營天竺寺也寺西有陳時所植檜巢寇燎毀僅存枯枿是年冬枝葉復生因名重榮檜賦詩刻石以北道場重建之瑞治定往生淨土懺

儀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詣京師因盛稱師之道始賜紫服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十月復歸天竺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上略傳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施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

城十一

二十

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杭名敏若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眾生三法妙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眾嘆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別集題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四年公為秦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先答立教大義次出諸字索車之文錄古義一二又慈恩破天台義對智者正釋並決是非以為古今諸師無一可取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見集師以智者著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

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後  
 文選戶應二府因微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  
 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屏近師府會明  
 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聞注  
 南岳心要偈會乾元即公以其道聞于上乃  
 賜慈雲之號乾元元年章懿太后神宗幸  
 仁德以師重修精舍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  
 山中為國行懺師為著金光明護國道為  
 上之因奏天台教之乞入大藏事示行而公  
 堯天聖元年神宗內臣揚懷古降香入山教誦  
 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行入藏賜白金百  
 兩餼千僧以為慶師乃撰教藏題函目錄略  
 述諸部入義謂玄義統明五時廣辨入教出  
 世大意蓋乎其中文句者謂以統句分即經  
 文判溪各有記釋五經之有正義也諸經  
 作五經止觀者定慧之異為即法華之行門  
 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經  
 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

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宅  
 能所無不具焉又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  
 素皆遵誦之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登入  
 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五年  
 中秋月望之夜聖非桂子降于殿庭師取其  
 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六年正月遣學  
 徒往四明致祭于法智有祭文悼詩之作始  
 於寺東建日觀菴送想西方為往生之業九  
 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  
 夢荆溪授我經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始  
 終此講乎因與眾訣曰我住台抗二寺垂四  
 十年長用十方為音心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  
 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鑪拂勿為  
 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  
 賓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嶺之草堂  
 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  
 以勉徒眾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門人  
 尚欲有禱以觀音至師炷香瞻像祝之曰我

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或扣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師嘗製龕銘曰遐榻既入斂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十九夏五十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于靈鷲峯紅光赫然稟法者文昌等二十五人登門學者以千數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明年仲春四日奉遐榻葬于寺東月桂峯下與隋觀法師為之隣焉師幼善詞翰有詩人之風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其雜著曰金園曰天竺別集皆行於世有貴官注楞嚴求師印可師烹烈燄謂之曰閣下留心佛法誠為希有

今先申三問若答之契理當為流通若其不合當付此火官許之師曰真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注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為是何義昔師注者云初變方五成十二次變十為百三世四成方五成百二十三變百為千三世四成方五成二千二百為一十根功德之數地六根為七千二百除鼻身三根各虧四百賢得六千為六百餘

也一為變主十百千為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因指師即舉付火中於是楞嚴三闕自茲而出仁宗閱師所進光明護國儀至聖帝仁王慈臨無際之文撫瓦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亟令宣召則已入寂矣師始出家即校諸生

業師才俊勸回業儒為詩於虛積中育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時以九十月為期於行道四隅置鐵熾炭遇因倦則漬手于鐵十指唯存其三其建光明懺毀每架一椽卷一覽輒誦大悲咒七遍以示聖法如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種

新以焚之屋嚴然無方臘陳通之亂三經不火皆不能熱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茲豈獨顯教門之神迹誠有以彰國家之有道也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三十年持誦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行樂曲記洛

建業見道善人弘必依處此三考不可  
 不置也吾道始行於陳隋盛於唐而替  
 於五代這我 聖朝此道復興螺溪寶雲  
 講於前四明慈雲大其後是以法智之訓  
 南湖慈雲之建靈山皆忘軀為法以固其  
 願而繼之以神照啓白蓮辯才光上竺  
 是浙河東西並開講席卒能藉此諸刹安  
 廣眾以行大道孰謂傳弘之任不在於靈  
 邪然靈山之刹三罹寇火而不能壞此豈  
 非至人誦咒加功願力堅固之驗也哉  
 江州太守許端夫序其詩曰慈雲之詩之  
 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蓋合於境  
 動形言止乎禮義之意昔貫休作禪月集  
 初不聞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輔教之義中  
 庸子作閒居編言雖鳴道而文句闕凡有  
 失詩人之體慈雲則不然文既清麗理亦  
 昭顯雅正簡淡有晉宋之風蓋其道業宏  
 大故詩名不行也

法師異聞餘杭人潛心天台之學每謂但解  
 未足以展志故汲汲以修諸三昧為要務及  
 來叅寶雲盡通其旨至道三年法智弘道於  
 延慶輔替之功為多以寺宇頽毀乃同丹丘  
 覺圓并力經理不逾三載眾工畢就法智立  
 誠誓之石示十方之規必聯次師名稱二師  
 云後同法智結十僧行長懺三年誓焚軀以  
 報佛恩時揚文公屢貼書勸止事竟不行師  
 居延慶四十年凡法智所修三昧未嘗不預  
 法師有基字及賢錢唐王氏母夢梵僧授以  
 舍利吞之遂有娠生五歲從天台壽昌法超  
 為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  
 之授以法華止觀隨言解義曲盡其妙端拱  
 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常數  
 百人每白黑月必集眾自升高座誦菩薩戒  
 法勸道族念佛四十年至萬人凶年持鉢以  
 供聽眾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令祥謂曰  
 和上西歸寧無留訓師乃廣談圓旨經時不

第十一

二十四

已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樂奏師曰西方三  
 聖人來也即右脇西向而化荼毘舍利莫數  
 門人悟持結塔於慈溪之靈龜山有夢師威  
 儀迎往西方者有夢師坐青蓮華對佛說法  
 者有夢三身如來入靈塔者有夢彌陀授記  
 為超壯如來者法智聞其逝歎曰卧病談玄  
 臨終見佛是可敬也內翰揚億致敬真相為  
 之作贊三學撰行  
 佛祖統紀卷第十



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之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法鑑

諸師列傳第六之一

天竺式法師法嗣

二 妙果文昌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深慶法潤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諒議大夫胡則

侍郎馬亮

五 妙果天授法師

淨慧思義法師

神智載昇法師

法寶從雅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真淨思永藏三

天竺本融法師

丞相三欽若

職方郎中崔育

海月慧辯法師

辯才元淨法師

廣惠居白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



經指源如景法師詞法

慈明慧觀法師詞法

慈受子琳法師詞法

其

興國基法師詞法

福源悟持法師

興國令祥法師

錢唐曉法師詞法

其

法顯遇成法師

其

三光率守仁法師

四明法智之作興也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嗣

其業而大其家者則廣智神照南昇三家為

有傳明佛意示家法用廣垂裕無窮之謀中

興教觀逮今為有賴此諸師列傳之所由作

也若夫慈雲一家昌韶諸師之後五世而流

聞今備叙列傳而先慈雲之派者將以順其

承襲而不使紊雜乎四明三家之子孫也

天竺式法師詞法

法師文昌永嘉人父依慈雲克盡其道時衆

推為前列復往南湖見法智所詣益遠既而

旋鄉為妙果第一世妙宗新成寄寫本囑其

講授且戒之曰或有異處可劄取附來慈雲

門弟授講者二十餘人師為之首見慈雲行業記

法師祖韶天台劉氏賜號明智十九通法華

得度入東掖參慈雲得其奧旨既而侍師遷

靈山居第一座慈雲將居草堂謂師曰汝當

往代本如居能仁而俾之來繼此山師即著

草屨欣然而行至江濱呼其曰曰吾試汝耳

汝當竟住此山師既奉命一遵成規講訓之

外行四三昧為常課棟宇未具力為經理一

日告衆曰吾受慈雲之寄今老矣亦將有東

嶺之事慧辯為吾上首其善繼我乎遂入草

堂以自晏晦未幾示疾跌坐而逝年七十二

臘五十二師昔於東掖行光明三昧百晝夜

至期方半忽見旌幢滿前導者呼曰大辯尊

天師即作揖天曰師所住處傳通大乘利益

羣品言訖而隱常往京師道出淮泗夢僧摩

頂曰吾丈殊和上也示汝五無生義既覺五

藏豁然如咀冰雪又夢入古寺見僧跏坐謂

曰吾為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依正皆如雲影有人問曰人見和上何因歡喜曰視人常若佛想

法師清鑑雲間人賜號禪慧為慈雲撰熾盛光念誦儀序其略云慈雲尊者以行光教門弟子清鑑以所稟四種三昧行法道編獨熾底光未廣流布遂因其舊五章補助始末加示法釋疑之二以為七科

懺主思求號真淨入道于秀之勝果久親慈雲勤修淨行時衆高之謂足上擬其師亦稱懺主

侍者思悟錢唐人侍慈雲講最久故能深達

觀道善持呪法加水以愈人疾求者如市當無難時身及奉像俱出舍利天聖三年慈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禮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千手大悲像課呪以誓曰事果遂當焚軀為報會公竟悟誦呪益精明年得旨師喜甚積薪為

種白慈雲求火種雲於鑪中舉紅炭與之引手以承了無難色即入薪樓火息之後聚炭覆體儼如其生慈雲乃加香木行咒願以焚之隨燄而化五色舍利無論其數三歲之後求者尚獲慈雲為讚以刻石曰悟也吾徒有法捐軀其酸赫赫其樂愉愉逮火將滅儼如加跌連骨後碎繁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無芳年三十真哉丈夫

明智韶法師法嗣

法師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照初遊學天竺至合澗有老人冠帶逾梁迎揖入門而失明智一見大奇之即盡心學教觀明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一夕夢章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誨人當得辯慧嘗苦脾疾夢天神以金縈感水使之瞑目引其腸浣之後八年明智俾繼主席翰林沈遵治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師從容如平生違異之任以都僧正蘇子瞻時為通守為序以

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蒞職凡營內寺院虛席者即涓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

問義科場設棘園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夜有盜入其室脫衣與之參從支徑去晚年倦酬酢以六事隨身歸隱草堂衣鉢生具紙被拂子手鐺扇六吳越大旱禱天竺觀音

像久不應師時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午中必雨如期果驗遠近感師誠致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別舍掌加趺而化初師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跌坐如生其頂尚坡盡敬而退

東坡集云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惠州師之弟思義鳴琴求作讚因序之曰余在杭夢至西湖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辯才之流皆行道於其間乃作三絕以吊之云欲尋遺迹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其後參寥往頰水謁子由曰辯才既以予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乎子由亦為銘其塔

法師思義字和甫湖之武康凌氏試法華中第一得度依明智學隨聞隨悟常開襟出士

師答之悉契旨明智退居草堂衆送入室誦數師猶符方智曰汝應何見答曰見六衆然而退智曰吾示汝辨米義當住此山紹隆大教後後亦來居此室也師歷修四三昧行忍頭上生一肉癭夜夢功德天食之以祀其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帥杭請居天竺大振法道住山二十三年退

間草堂皆如明智之記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中夜跌坐別衆而逝大衆誦念久之忽復語云侍觀音大士行見一沙門金色長身垂髯謂我曰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二十五日復跌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如引導之狀向西而隱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浴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慈雲不數年

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辯才

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樵李樵音醉地師以鑄鐘例被追辨幸而得釋寓名今秀川止真如蘭若擬金鉀設問答述圓事理說發

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昇師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東坡寄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空開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

築室遂成監宇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越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於禪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法師於此舊無緣不宜久住既奉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嘗問師曰北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密行

城十二

六

非可盡識坡子迨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

摩頂數日即善步坡詩云師來為摩頂起走趨奔鹿將示寂乃入

方圓庵秦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

寥告之曰參寥道潛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

遂矣至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卧奄然

順寂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弟子懷

楚詣汝陰請誌于東坡坡命子由為之銘師

講說不間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者晝不

得至夜中人靜庶幾能聽焚指供佛左三右

二有欲效之者師止之曰如我乃可備西方

淨業未嘗須臾廢或禱大士求放光光即道

現妙門熙仲對食視師眉間有光遽起籠之

其合利黠粒後人常於臥處得之嘉興令陶

家有子得魅疾祝之即愈諸暨陳氏久患心

疾漫不知人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布衣李生

又習禪觀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為之

誓系言其名力拒不許者先知然秀州狂僧

以左道惑衆宣言欲建大塔為吳人

益福施者雲委以師不可欺憚於入杭先遣

使願以錢十萬供僧師答曰承以建塔淨財

公欲猶教有明文不許互用狂人大慚而止

公遺書文略云初通杭出見五公講有

其後生

願者曰道大德尊智高辯富作大法主為

世所宗而於出處飲啄之緣猶未得其日

居任上三載二十年居靈山僅及一月然

其結緣之論雖大賢有所未免

法而或昇會稽人號神智久參明智時輩

其善說先是錢武肅王帥杭日常患盲盲友

夢素衣仙人言自永嘉來明旦永嘉僧授

願以觀音像獻言得之海潮諸山迎之不能

舉既而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至

一見像已目即還明乃創菴名興福以奉之

像坐高六尺梵相奇偉燈夜仰望猶若坐人

元祐開師來居興福時清獻公為帥亢旱大

疫久禱不應遂罷遣群祀請師迎像入府懸

禱一夕甘雨如注疫亦以息公為奏于朝賜  
師神智菴名圓通

海月辯法師法嗣



法師從雅錄唐人賜號法寶始從海月

止觀乃自謂曰言清行濁賢聖所訶遂入南

山天三院誦法華至五歲言歲者且以五

金剛般若四藏彌陀經十藏禮舍利塔十徧

言徧者以八萬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

拜佛號五千萬聲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過心

期淨土一生坐不背西憲使無為揚傑為製

安樂國讚三十章以美之其一云淨土周沙

界何勞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師

欲廣化世俗遂於受業淨住寺圖九品三輩

刻其讚于石觀者皆知感化一日無病趺坐

而亡有天樂鳴空異香入室之瑞

法師智深賜號慈行嘉禾沈氏初依海月學

教觀既成歸受業崇福西寺開長堂雲水供

建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專念淨土勸

人稱佛號從化者不知數政和乙未六月坐  
亡留龕七日色不變茶毗之日異香襲人人

收舍利與骨俱盡

淨慧義法師法嗣



法師德賢臨安人賜號圓應為兒時相者曰

它日當有官阨唯出家可免父信之令往依

叔父海月月斥之曰我翁孫相繼家業始成

汝欲來此作主人邪師遂去暨落髮復往天

竺參淨慧大明教觀之道久之遂居第一座

有俗士謂淨慧言室女為崇所燒乍啼乍哭

頭師慈救慧曰我首座可以治此士往扣之

師乃令女所居閣上設一榻既至即就榻

少時竟去女白父曰適蒙法師開悟於我今

永去矣自是神識安定淨慧間居草堂師繼

其席承符海月主人之託居五年無疾而終

語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恐不能

逃門人造像入祖堂乃用鐵護其項建炎中

孟虜真珠王子領兵犯浙入天竺升祖殿

像皆避席而揖獨師像不為動王怒令斬之  
以頸有鐵不可傷乃令積薪盈門縱火焚之

新盡而屋如故虜大驚讚禮而退

法師仲元號神智妙年納戒即學教於天竺

淨慧及繼主祖父道場道風大振六年將退

草堂請首座永堪以自繼且謂之曰首座

寮中什物並留後人方丈所用亦自足師止

攜三衣一鉢香合拂子尼師壇紙被浴具世

稱為七事隨身過草堂及觀首座寮止一紙

余了無餘物人莫不高二師之風

法師永堪賜號慈覺高介特立平時不履尼

寺徒淨慧學克肖其道後繼神智居天竺二

卷三

九

卜一年四海學者推為宗主嘗訓於眾曰明

道而不克行是猶見飯而不肯食終為飢人

也別日又謂眾曰汝輩一向恣飢何為眾媿

其言一時學士皆相率進行為世英偉云

法師慧日賜號寂照學淨慧得其旨淹貫三

歲樂習禪定虛懷待人別愚智有辱之者

未嘗有色人皆稱之為得大忍佛繼慈覺居

天竺十餘年講道精進有光父兄之業

法師思尚早從淨慧妙盡其道政和元年詔

居上竺賜號圓悟講說簡明學者所仰嘗曰

吾宗義學也不旁通儒典而事講業者吾恐

未盡其義苟義有未盡其意何所在得意亡

言自是學成之人若初心向學須先尋文義

可也

紫

辯才淨法師法嗣

法師若愚海鹽人馬氏賜號法鑑學教于辯

才號稱夙成郡以南屏興教勉之不就奉辯

才杖履閒居龍井者六年後於湖之仙潭營

長堂接待建大閣造西方像結造族念佛嘗

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者多蒙佛接之瑞靖

康丙午九月謂其徒曰吾夢神人告曰汝同

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

汝曷可淹留即命眾諷觀經甫畢乃云聖相

現前吾其往矣即留偈曰空裏千華羅網夢

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開維得舍利數百粒塔于東廡初入道夢白  
衣女授七十二策後壽果及其數

慈覺堪法師法嗣

法師子琳賜號慈受幼學于慈覺深悟圓旨  
復謁佛智裕禪師重研心要時天竺以慈福

太后請為功德師被旨住山二十八年講演

之際唯提大義禪侶聞風而來者咸服其辯  
大慧杲禪師過之相與劇談不覺達旦謂師

曰時人祇知老師有教徃山卻許老師有禪

為題其真云悟得旋陀羅尼三昧於一切法

得大自在舌端之上海波翻第一義諦無違

卷二

十

背孝宗乾道元年春召師問道上曰朕欲讀

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曰叅

禪如何師曰禪須自悟上曰何以為切師曰

澄窈身心久當自契上說後因召問當世有

道之士師以上竺慧光對上欣納之一日謂

門人曰吾為首座十八年日課蓮經一部每

於禪定夢寐得見普賢住持以來無復夢見  
信知領徒損己其言有實遂屏跡草堂經半  
載忽書偈跌坐而化停龕踰旬時當連雪而

身常溫暖

法寶雅法師法嗣

卷三

法師如杲錄唐人學于法寶唐復禮法師問

學者得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  
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則無末有終應有始

無始而無終長懷懣茲理願為開玄妙折之

出生死師謂此問有二意初四句問真法本

淨妄何由生既生妄已云何止妄而能即真

此該從真起妄反妄歸真之義次四句問始

終有無既云無始云何有終若無於終何有

於始後二句為請答自古涉法師清涼圭峯

各有偈答而洪覺範所錄林謂皆未副問

意彼問真法本淨妄何由起而今但云迷真

不覺此答人誰不能師乃別為之答云真不

守自性照分能所起隨緣染淨熏復性方可



七

七

止真妄一體即故說無終始迷悟自情分始  
終宛然理達此真妄源誰復受生死識者謂  
此答始可以盡問意師所述教義名指源集

自序云紹興十二年述

興國基法師法嗣

法師悟持慈溪人受業于興國誦法華試中

得度傳受基法師之道悉達深旨每俾代講

綽有父風邑西永安林泉尤勝眾請為起廢

歷十八年殿宇像設無不畢備寶元初仁聞

于朝賜名福源安眾講道鬱為法席為人寬

和接賓客有加禮雅尚清談終日不倦所居

多植嘉果築塘治田凶歲無歉法食俱運人

皆樂依四明教行錄有三書與持經永安山主者具也口壽見福源開山記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二

四明法智法師法嗣

廣智尚賢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浮石崇矩法師

廣嚴含瑩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四明文察法師

四明頤彬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自仁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內侍俞源清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實升堂一千人

塔

神照本如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慧因擇交法師

崇法嗣端法師

丹丘嗣謙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嗣法二十七人

塔

法智法師法嗣

法師尚賢四明人賜號廣智依法智學教觀聞講淨名頓悟性相之旨歷事既久遂居高第天聖六年訖繼法智主延慶道化盛行雪竇顯禪師聞其名出山來訪標榜煎茶以申賀禮人傳以為盛事嘗晨入懺堂見一虎伏

几前師直進展尼師壇於背窵無所覩日本國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為贊請學輪下三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明道中訖淨覺居靈芝致書於師論指要解三千之義祇是心性所具俗諦之法未是中道之本請師同反師承師援荆溪三千即空假中之文謂何

必專在於假以輔四明三千俱體俱用之義學者賴之往復二書並見廣智遺編所著遺編及釋金鉅本釋十類智傳法智二師口義翼讚大教至為有功經體一章尤善發明續遺妙宗之旨又嘗著闡幽誌以七種二諦消光明諸經之三四教之正法智是其說及後作光明記遂三三證之旁

參用之凡以講經體章

章菴錄言曾魯公為廣智撰塔銘而後世無傳當是與寺俱燬于建炎之寇惜哉

法師本如四明句章人受業本郡國寧初依法智於千衆中有少俊慧使典詞翰有法則為世所愛嘗請益經王義法智曰為我作知

事三年卻向汝道暨事畢復以為請法智厲聲一喝復呼云本如師豁然有悟為之頌曰靈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法智肯之曰向來若為汝說豈有今日符符四年慈雲遷靈山親往法智會下求可為繼法智曰當於衆中自擇之慈雲閱視

至師即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東山能仁舊名大振法道歷三十年衆常五六百法華涅槃光明觀無量壽觀音別行玄止觀金錕觀心論等皆講說六七過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瑞驗屢見寶歷二年七月謝馬李遵勗為請于朝賜神照法師紫方袍及賜智者教文四

千五百卷以資講說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  
 睡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  
 於蓮亭後於虎卧處結屋為菴歸問其中先  
 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師每禪坐必連牀昇行  
 空中師未嘗問一日五神請曰師既踞吾居  
 乞於此向山岡建祠塑像已備泥在山矣師  
 往視岡上有新泥一塚以之塑像無所餘師  
 慕廬山之風與丞相章邵公諸賢結白蓮社  
 六七年來遂成巨刹乃以能仁山林三之一  
 指嶺為界以供樵薪仁宗欽其道遂賜名為  
 白蓮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說  
 法與眾訣別其文法堂藏閣方丈棟梁皆折  
 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向  
 而去詰旦右脇安庠而逝時天氣感熱異香  
 非常明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門入啓鑰視  
 尊容如生爪髮俱長有大蓮華產于塔前壽  
 七十臘五十三嗣法處咸等甚眾師嘗於天  
 台邑中為眾施戒方秉羯磨忽有光明自智

者塔國清寺赤城山交射於法座之上又因  
 供千佛飯一千貧人置華於席下佛座華應  
 不萎而反萎貧人座華應萎而反不萎舉眾  
 為之歎異嘗著仁王懺儀撰行法經疏至十  
 種境界而止後咸法師續而全之

問宣子記曰嘉定四年春住山鑑堂謂師

城上

十四

塔當方丈後狃於風水非宜之說將遷之  
 破土數寸香氣襲人棺上產蓮華一莖光  
 明奕奕暨發函慈顏儼然須髮長垂衣被  
 不壞舍利蒲龕一眾驚歎於是亟掩藏之  
 鏡菴論之曰法師血肉之身衣被之飾在  
 土二百年而不壞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  
 所持疇能若是人或以輕費祖塔欲鑑堂  
 者非夫假此日之啓視之曷足以知法師  
 正報親依堅固不壞之瑞為此舉者其祖  
 冥使之乎觀經疏以華座觀為  
 法師梵臻初名有臻錢唐人具戒之後即問  
 道四明見法智最為晚暮聞講妙玄文句大

有啓裝及還鄉邑以不親授止觀為之恨乃  
 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以表師承皇祐三年  
 初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抗守  
 三待請聞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法  
 爲始口誦貫穿始終舉一義則衆義洽然  
 一文思高文允會當時諸記者因集以成  
 初集類之作由法智講授散引諸文有仁  
 產者錄為五類既而淨覺增其二括蒼聰  
 加其三佛慧才師重檢諸文節為十類四明  
 吉師隨諸部帙各為詮次廣智見之曰類集  
 之行得失相半得在知其綱要失在昧其起  
 蓋暨師興教之席群峯泰初詮為高座緒餘  
 起果會暨別立懸叙消文一一文下開示來  
 意正釋觀心號為南屏一家天竺部師曰  
學去也禮恭書與無相斯力勉勿傳  
有醍醐化槽粕法歲變鬼火之語 具公當  
 休沐必往聽法垂紳正笏立于闔外師未登  
 座終不入師夜赴請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  
 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

我此婦置牀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  
 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  
 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每與淨覺辨  
 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豎赤幡放西竺  
 聖師與外道痛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幡  
 上郡侯覩師法戰之銳就辭解之曰行文製  
 作臻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自此  
 弭兵聞者莫不凜凜東坡初來抗與師最厚  
 後為郡而師已逝見其行狀曰此文雖工未  
 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語凡經史群籍有  
 遺忘即應聲誦之崇寧中謚實相法師  
 法師則全字叔平四明施氏依報國出家即  
 造法智學教觀時南湖競推十大弟子師為  
 之冠為旁通書史尤善著述性直氣剛敢言  
 人失人以此是畏之住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  
 尤加敬嘗謂人曰叔平才氣凜然若以儒冠  
 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邪  
 慶歷五年夏別衆坐亡弟子若水立碣於延

慶師所述四明實錄人謂蔡邕作郭有道碑也後漢郭林宗舉有道不應辟平蔡邕為碑文謂盧植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耳

述曰廣智趙清獻為撰碑三學六弟子水師為立碣此二文必大有可記者今二石既無存於是二師行業不可知後人立傳

祇彷彿耳吁可惜也

法師崇矩三衢人來學法智妙達教觀之道居第一座法智坐聽其講曰吾道有寄矣初赴黃巖東禪講法智寄書勉之曰立身行道世之大務謙為德柄汝當堅執此外更宜博究五經雅言俾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當效

城上

十六

圓閣梨之作也未幾還三衢受本業景德講淳石主者元勳問從真起妄義一言有契頭回禪居永為傳教之地郡為敷奏有旨俞其請乃大開齋堂以安學眾日談止觀夜講光明復於一時率眾念佛嘗以法智融心解於義未盡廣致難問法智乃收及三輩以免相違

真廟時遊方至京師上聞其名召至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悅賜紫方袍金幣香藥既而回天竺眾留貳講久之復歸故里慈雲授以香鑪如意手書誠辭獎之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勉之我被忍為衣入慈為室屢空為座身遠眾惱口寡言論意防誣

慢慈心授人是曰三軌是為四行名安隱說

述曰淳石先學于法智及赴東禪乃遺以書當是時已定師資之分矣後自京回天竺慈雲以猶子待之故其歸里亦授以辭此見二尊者法門之情無所間然而古今圖譜置之慈雲之下其不審也若是今

鑑師錄之四明覽圖者毋以為惑

法師慧才永嘉樂清王氏師白鶴山怡芳

符軍恩得度真宗封表山師年十三進受具

戒往學于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悲咒願學

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與

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

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未幾首眾四座推服  
 復請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抗守  
 沈遵請住法慧寶閣二十年始終一節太尉  
 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浮石來請勉徇眾意未  
 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為課  
 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樓宮  
 闕有告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  
 年春緇素萬指求授大戒至羯磨時觀音像  
 頂放光輝映講堂淨慈守一禪師為作戒光  
 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讚佛  
 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化塔于菴之右壽  
 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者法宗戒珠十人  
 師貌古而性恬少言寡欲時教門異論誼動  
 江浙師獨循循講訓未嘗有所感否清獻趙  
 公道交最密及鎮越寄以詩曰乞得鄉邦樂  
 矣哉雷峯菴靜此裴田浙江莫謂音書隔一  
 日潮聲兩度來  
 法師含瑩受業四明之廣嚴稟法智教觀深

有造詣時人推為教主嘗以銀書法華經遇  
 佛菩薩名則用金字世稱為法門至寶建炎  
 金寇院宇焚蕩於瓦礫中尋獲此經不損一  
 字淳熙間住山蓮止菴夜聞萬人誼誦驚起  
 視之則別室遺火其經藏柱閣上師冒火取  
 之得無損人言兩遭烈燄皆不滅壞者遠由  
 大乘功德之力近見教主行願之所持云  
 法師擇交台之黃巖人學法智得其道天聖  
 二年章安慧因始易為講院請師主其席法  
 智作授辭與之其略云今授汝香鑪如意用  
 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藹乎自己四悉  
 巧意適彼物宜汝其懋之勿妄揮棄  
 法師覺琮受業會稽之圓智依南湖學成言  
 歸法智寄帖勉之曰既學山家必當異於常  
 流理事合修自他兼濟如此是為智者之子  
 孫也  
 法師嗣端四明人受業崇法父親法智世稱  
 教主王荆公宰鄞與師為方外友荆公有崇  
法智題云

城十二 坐亭臨水間備室都郁綠華席也十八 香惟顯時人觀此境盡將煩惱作清涼集中失收

法師文繫四明薛氏初依興國令祥師久之遣入法智室孜孜教觀綿歷多載天聖四年祥師以經理塔寺有妨示徒乃付講於師法智作授辭以勉之曰吾觀汝為傳法之器故授汝手鑪暨鬱多羅僧欵汝一秉一披使德

香芳郁寐忍成就

法師嗣謙蚤居法智輪下因有人譚三千是假法以之為難時廣智謂三千不離實相實相即是三諦則三諦皆三千也師服其說後著修性辨訛首明三才不專俗諦及廣智答淨覺書乃引師以為證

法師頭彬四明人性法智得旨唱道有美譽

法智燕終遺書囑其隆法

法師智環學于法智揚文公勸法智止其焚

經作書與慈雲令師往勸住世法智建放生

會請樞密劉筠撰碑記述師疊書催之遂得

成文

法師自仁聽法智講錄所引諸部名言以為五類類集之與自師始祥符七年夏法智出教門雜問七章及四教四諦義師所答最勝學者盛傳之後舉以首衆講演不倦謙沖不務名世以此敬之

法師慧舟丹丘人二親既歿即棄家入道授

城十二

十九末

四明為學數載而業成乃曰法智有訓佛道甚夷行之惟艱謂四三昧也天聖初結同學十人行大悲行法者三年結十四人行普賢行法者又三年初入期誓於像曰倘此三昧有成當焚軀以效供養行法既周回故里求證神照照欲全其重願喻道俗輸香木成大

積仲夏晦日神照囑之曰法華尊施爾克修

之梵網明晦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

如則一聚之燼乃三昧之蘊喜見精進以奉

淨明真供惟子行焉師奉教致謝四衆端坐

薪塔火光屬天了無傾側舍利晶耀求者咸

如其願乃瘞餘骨於山西澗之祥符懷襲與

師為同學又同修三昧云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  
 其徒察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  
 智為其一 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  
 西向禮謝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卷二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之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三

廣智法師法嗣世第二

神智鑑文法師

超果惟湛法師

世一

淨社全教法師

四明蘊茶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神照法師法嗣世第二

法真處咸法師

檀菴有嚴法師

天台寶繼法師

承天元操法師

天台左伸居士

南屏法師法嗣世第二

慈辯從諫法師

法照用文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四明如吉法師

括蒼義詢法師

金文冲霄法師

日本紹良法師

神悟屢謙法師

能仁法寶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靈塘義全法師

群峯泰初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法慧宗正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三學法師法嗣

三學若水法師

浮石法師法嗣

景雲溫其法師

浮石懷月法師

廣慈法師法嗣

妙悟希景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浮石惟清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法師法嗣

法師鑒文四明人

首繼席南湖大揚

佛得出家聞道由

日課佛祖號千聲

東安景初法師  
東吳文誦法師

天柱守被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懺主法宗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龍泉單異法師

賜號神智為廣智得法上  
之化嘗曰我由釋迦  
得依師學教乃  
智者大師得依師學教乃  
夜禮千拜用為報恩未嘗

以事廢

法師繼忠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求嗣佛祠

同夢一僧授以好子云螺溪尊者寄汝養之

母娠即賦葷血勿見佛像必致敬八歲入開

元蒙恩得度即詣南湖依廣智學勞苦得疾

乃行請觀音三昧蒙大士放光以水灌頂其

疾即愈既而洞悟教觀無所疑滯廣智深器

之時令代講雪竇顯禪師見而歎曰四明之

道為有傳矣永嘉士庶請居開元東閣遷妙

果慧安退隱江心研精禪觀出主西湖法明

學者驟集有欲革大其居者師曰施者方受

其福吾忍毀之手每歲正月上八於郡中授

菩薩戒行放生事士庶嘗至數萬人每誓於

衆曰入吾道場而歸命三寶者縱未得道願

生生世世不失人身正見出家求無上道行

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日不虛過誦呪救

疾神應莫測每入市坐者避席行者避路舉

首加敬稱為戒師元豐五年十月八日沐浴

更衣集衆說法結印坐亡人見赤光徹照空  
表淨社全教夢金甲士告曰今夜得道人入  
滅慶恩希妙夢神人告曰忠法師已生兜率  
師久行施食後雖有繼鳥雀悲鳴三日不下  
葬于瑞鹿山傳法者及百人著扶宗集五十  
卷集十諫指迷抉膜十門析難及十義書等  
用昭四明獨得祖道之正至於所錄二師口  
義後人頗恠其冗雜

法師惟湛義烏宋氏父母遇異僧謂之曰汝  
當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  
羣息得度首謁神照未久復往依廣智嘗白  
智曰大師所授我所不疑若圓頓絕待之旨

皆須自得後忽於廣智言下豁然有悟與上  
宗交誼莫不推服初敷講于雲間起果六哥  
化遺天台一宗盛于三吳自師始熙寧六年  
三月八日建光明會遠謂衆曰吾今報緣止  
此即舉涅槃遺教教勤囑累跌坐而逝火塔  
之項舍利粲然塔于西余山海慧若圓為門

第上首

法師如吉四明人二善六如學廣智得其旨見  
前輩編類集初無詮次於是參以三部之文  
節略成類以行於世嘗注金鐸言簡而義正  
學者宗之住錢唐因果

法師中霄久學廣智號稱具體初開寶中疏

法師全曉舍于大梅之山吳越忠懿王仰其  
德錫帑金改建為院及賜經卷一藏院成乃  
名金文曉亡高第正和嗣之霄又和之詞也  
師以其居稍隘始與其徒遷築于栢巖峯下  
大開廣智之道始平四年上于朝賜額慧照  
師作如  
廣智立石

法師本誠四明奉化人依南湖學廣智志尚  
靜退乃閑居于法昌禪誦並進人欽隱德院  
主更建衆宇久不克就師慨然自誓曰昔智  
者造三十六寺像八十萬軀今吾徒豈於一  
刹而不能成邪即率同志化邑人得錢二百  
萬并力以營殿與像俱畢事著作郎俞充為

之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之美云

神照法師法嗣神照下

法師處咸天台王氏母夢白雲自天西來入室內化為白馬因而有娠七歲入國清依師十四受具戒即自歎曰佛法廣大若不力學

何能見道乃入天封閱藏經三年而畢及往謁神照深悟教旨恭默自遜人莫能測神照嘗託疾命師代講眾纒一聞心容俱服初住赤城崇善姑蘇李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典天台五祖臺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就見之到郡諮詢莫知其說聞士陳白悟曰天台五

祖昔居赤城今咸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九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見師為談出世道深有契會以寺宇隘陋謀遷之處芝首捐金帛乃卜就東南地開基之目獲銅簠于土中少師李公尤尊敬請三白蓮奏賜法真之號居山五十年登門受道者萬

數元祐元年正月法鼓擊之不鳴者七日至七月告衆曰二十三日吾將行矣遂唱衣五飯衆為別戒侍者晨鐘鳴當告我至時徐起跏坐寂然而化著三慧論光明十頭王續神照行法經疏行於世法師處謙永嘉潘氏母夜夢見瑞雲入懷

三年而生九歲依寧寧界脫出家章聖在御草患得度真宗嘗召元封素山即往學于天台慈雲異之曰是能棟梁吾道者復謁神照大明圓頓之旨然三指供佛祖祈妙悟未幾擢居第一座神照以止觀一乘授之曰汝當建大法幢恨吾不之見耳既而言歸鄉邑繼能師之席遷慈雲妙果赤城講道益振少師李端慈請主白蓮北海郡王為請神悟之號三和王安石與一時朝賢競為歌詩以贊其德郡大旱要師祈雨師至龍湫語曰汝惡智者大師付囑過旱當施甘露何不憶耶忽大風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闕十七年將歸

水嘉郡侯士庶因留演教乃於巾子山蓋林  
精舍講小般若後時杭帥祖無擇以寶閣請  
趙獻以淨住請內翰揚繪以南屏請素微陳  
舍人以天竺請十坐道場開四十年壽唱不  
倦登門三千人嘉法者三十人熙寧乙卯四  
月丙寅晨興沐浴更衣集衆普賢行法月  
殊隨經乃曰吾得無生日用之矣今以無生  
而生淨土即入定寂然落全身于南屏之右  
弟子良弼請無為揚傑銘其塔云師嘗解十  
不二門題曰顯妙於色心不二云分色心者  
不二而二妄之境也其體一者二即不二妙  
之門也故以捲別斷盡十門二不二相使粗  
妙昭然門旨不壅是知境妙不二之門在乎  
一念色心得此之門寶乘即乘道場可到  
法師有巖台之臨海胡氏母將孕號痛頓仆  
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  
母聞之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依  
靈鷲後師十四受具戒閱壽禪師心賦若有

所悟即往東山學于神照一心三觀之道法  
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時法真同  
居會中謂之曰子雖晚出當大成器嘗讀止  
觀至不思議境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一法  
心法不可得故名妙三千法真益嘉歎之初  
主無相慧因法真自赤城遷東掖舉師以代  
帝謂去佛久遠人迷自性凡宣演之際必  
指一心使之易領聞者皆能有入紹聖中  
請主東掖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後衆吾  
老矣可堪此邪卒不赴隱居故山東峯廬于  
檀木之旁因自號曰檀菴文集中有檀菴  
一鉢無長物躬拾薪汲水食唯三白此足修  
章輕重等護二十年專事淨業以安養為故  
鄉作懷淨土詩八章辭情悽切人多樂誦常  
時所營三昧多獲瑞應施鬼神食除病驅祟  
驅蛇去蠟水旱穰禱一為課誦如答答響尋  
病目師對觀音想日精摩左手母即夢師擊  
日當前覺而目明建中靖國元年孟夏定中

昆一

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三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饒歸淨土之詩越七日法  
坐而化以陶器塔于菴北有光在塔如月三  
夕乃役師淹貫藏經該通書史注安樂行空  
品及法印經疏玄藏備檢文句箋難止觀取  
覽阿彌陀禮文又撰或對一編辯論古今持

茲焉要

立仲誦海人從東掖神照授菩薩戒及為說  
大乘法要語然謂悟有如風習神照對衆摩  
頂真記自是嚴奉戒律遇事不易其節刻西  
方三聖像且夜虔誦法華三十四部金  
剛經若二萬過紹聖二年秋臥疾命子僧淨圓

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尋夢三偉人立于  
江華召神登舟暫然西邁仲知往生有期乃  
請僧諷阿彌陀經未徹即云我已見佛光矣  
逸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通吾前稱佛結  
印而化

南屏法師法嗣南屏下



法師從諫處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自  
誦父曰再來人也年十九試法華經得度即  
謁上竺辯才夙夜聽習復往依南屏于金山  
問辯如流南屏歎曰吾道由子而行也熙寧  
中講于明慶徒衆日蕃乃遷淨住元豐初處  
之建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辯才主南屏自以

昆一

七

年老屈師首衆嗣歲舉以自代元祐五年上  
竺虛席辯才囑郡守蒲宗孟曰靈感勝迹非  
從諫不足當郡用其說復為奏賜慈辯之號  
義天僧統自高麗來求法郡以師應命義天  
慕法留滯中國朝廷以其國母思憶促其歸  
師諭之曰高僧道紀負經遊學以母不可捨  
遂荷與俱謂經母皆不可背以肩橫荷今僧  
統賢於紀遠甚豈為經背母使憂憶乎義天  
於是有歸志乃求鑪拂傳衣及詣智者塔書  
之曰已傳慈辦法師教觀還國流通乞賜冥  
護既歸乃建剎立像尊為始祖大觀二年辭  
歸壽聖久之門學車溪普明等十人詣師省

候師曰諸子遠至後會無期老僧不如乘興  
便行遂沐浴更衣并座說法書偈安坐而亡  
葬全身于受業

法師會賢早為南屏高第初弘教於華亭超  
果學者如市將行化外邑必得老成貳講者  
乃擊鼓集衆其人對衆答曰必欲代講於老  
師凡所說義許悉破之師忻然曰幸蒙破立  
祖道之光也

述曰南屏晚見法智其所立義有時而違  
今賢師所說不為貳講之見取疑此師一  
稟南屏之言故貳講得以破之然世無聞  
其名可謂烈士乃師忻然許其破不以為

忌真賢乎哉

三學法師法嗣

法師若水三衢人久依三學號為有成欲事  
廣詢乃易名若水外現未學處處遊歷初住  
天柱崇福講演不倦課密語有神功祖忌將  
臨戒庵人備芽筍庵以非時日暮喫盂水於

後圃夜聞爆烈聲明旦視之筍戢戢布地矣  
民人以疾告呪水飲之愈者莫紀其數

浮石法師法嗣

法師溫其金華人依浮石學教為成才治平  
初於城北葺景雲舊宇以開講席夏大旱日  
演光明經虔扣諸天已而甘澤徧洽郡守盧

昆

八

革為奏其地永為天台演教之所賜師法雲  
之號嘗造九祖像極為精麗東陽教學之行  
師之力也弟子七十二人普月大師善嵩主  
慈覺化成一境居式主景德有虎子之稱

慶雲法師法嗣

法師希最雪川施氏賜號妙悟四歲出家以  
天禧覃恩得度年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同門  
畏愛號為義虎治平中始敷講於嘉禾隆平  
徙居于勝果有空室崇所棲師呪土擲之  
得片紙書今被法來遣若法力沒當復來此  
數日擊物颺火變怪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  
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乃為廣說輪轉因緣衆

僧聲呪為真破障忽空中轟然擲朱書云漢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且云蒙師說法之力當往生它化天自此遂絕師因淨覺背宗上十諫書法智作解謗淨覺復作雪謗時法智在疾不復答淨覺在靈芝對眾詭曰只因難殺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師不甘之乃作評謗以極辨之其略有云近觀雪謗盛製所謂救生法二身雪增減二謗者也然此書一往可觀再言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冰執今據吾祖之格言以評開梨之謬解淨覺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元祐庚午秋集眾書偈安坐而化閣維之日得舍利數百

述曰淨覺既屢起破師論及雪謗之出而法智已在疾不復辨於是淨覺自謂己勝無忌憚矣不有妙悟誰能評之起四明之宗以信後世者於妙悟功最高

法師法宗錢唐頰氏十歲依廣慈為師十二受具戒專研教觀十九往從廣慈初師服勤

十年廣慈閒居師歸侍左右日親法誨依止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載人目之為懺主凡禱事析疾悉獲聖應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像燼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名卿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丁酉春微疾夢彌陀聖眾授手接引後三日浴身易衣與口跌坐倏然而逝師素聞天竺光明懺期之勝因預同修至五日於禪觀中見慈雲法師侍僧數十師作禮問曰自昔同修者皆得往生否慈雲曰後之元照已得往生擇瑛尚欲三塗弘經後時瑛師果有此願汝宜勤修以成本願言訖而隱

法師覃異餘姚杜氏師龍泉清序遇皇祐普度恩得剃髮習教觀於天竺明智後入雷峯廣慈之室孜孜扣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里敷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普賢彌陀誦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集眾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即溘

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綴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慧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四

神智文法師法嗣 廣智下 第三世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昆

扶宗忠法師法嗣

永嘉法詮法師

草堂慶元法師

超果湛法師法嗣

海慧若圓法師

法真咸法師法嗣 神照下 第三世

安國元惠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四明淨杲法師

神悟謙法師法嗣

北禪淨梵法師

德藏擇瑛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一相宗利行人

白蓮善珪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禮菴嚴法師法嗣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慈辯諫法師法嗣

南屏下

車溪擇卿法師

慧覺齊玉法師

圓覺蘊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圓明普賢法師

上竺明義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群峯初法師法嗣

梵慈智普法師

南屏文法師法嗣

昆一

憲章仲閔法師

超果賢法師法嗣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景雲其法師法嗣

覺慈善嵩法師



十一



清辯緼齊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神智文法師法嗣

廣智下三世

法師中立鄞之陳氏賜號明智母夢日輸入

懷遂有娠夜不三浴則啼號不止九歲出家

于甬東之棲心受經一誦永憶不忘治平中

試經開封府中選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

神智繼主南湖復依之熙寧中神智開悼設

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乃舉居座元久之

去謁扶宗於永嘉將歸宗曰子行必紹法智

之席及神智謝事乃俾師為繼元祐初高麗

借統義天遠來問道南濟岸遇師升堂歎曰

果有人焉遂以師禮見傾所學折其鋒竟不

可得師令門徒介然始作十六觀室以延淨

業之士已而辭去曰吾年六十當再來即退

處東湖之隱學數年郡太守王公勉主寶雪

一新棟宇於伽藍神腹得願文云後百年當

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聞者異之後退隱白

雲菴日宣止觀至不思議境歎曰吾道至此

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退

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退

議辯正又指五章裂大綱曰寄果明因以成  
解行舉佛攝生金生是佛作也觀裂綱指歸  
釋疑文慧正師亡郡請再主延慶果符六十  
再來之言嘗升座說法慈靈無盡下座問侍  
者曰吾適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覺  
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所出也歲懺行

江浙延慶為最盛擇其徒修法華懺者七年  
行法將圓禪觀中見一大舟眾欲乘不可唯  
師坐其中以行自是辯慧泉涌超勝於昔政  
和五年四月辛亥謂門人法維曰吾聞異香  
心甚適悅謂觀堂行人曰吾當與汝輩長別  
即面西坐逝塔于崇法祖塔之東講三大部

昆一

十二

淨名光明數十過誦法華踰萬部與人除病  
卻鬼救災早不能畢記其驗孔老之書無不  
遍讀其對儒士講說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  
聖如何在詩書如何儒士不知對則援引委  
辯之曰無乃若是乎聞者心服而退師在永  
嘉扶宗謂曰吾常見摩利支韋馱於夢中立

護法它日幸於南湖懺室置其位及師主席  
乃立像自師始陳瑩中嘗讚師曰嚴奉水  
堅持靜慮以身為舌說百億事言戒定盡皆備是也  
法師宗正賜號文慧依神智學教觀深造閩  
域治平初繼主南湖大弘宗教先是寶雲祖  
歲骨於育王山西北隅後七千七載師自南

湖往禮敬顧覽有毀將遂蕪沒乃飭工集  
石起方墳以顯其處且復為石塔記以識其  
事時謂微師此文寶雲之藏幾不可考

法師思恭湖之烏程人賜號體真年十九剃  
髮詣神智學教觀及歸里時空相廢于積燎  
師克志興復為屋一百楹從容無求而施者

自趨功成修長懺三載以答志願及老歸吳  
山解空建炎元年九月別眾坐遊茶毘烟所  
至皆凝舍利塔于院東南隅弟子戒澄等四  
十三人皆傳道有成分化浙水

扶宗忠法師法嗣  
法師處元永嘉人久叅扶宗遂繼法明之席

郡侯仰其道化任以僧正澄清品流莫不厭服所著輔贊記三卷其論經體則推本法智廣智源流之說論無住本三種觀法答扶宗通相三觀其說明正學者宗之崇寧二年間居東溪草堂述義例隨釋六卷初荆溪以止觀文廣例為七科名為義例俾學者知解行之大旨雖法智製述之多不暇為記師因義神智為纂要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為真如理觀修德之境為唯識事觀師謂狂妄徒疑後學乃決志注釋以斥纂要之非法真咸法師法嗣神照下三世法師淨杲四明人學法真為高第撰金剛經

疏欲講即請不俟衆集有臣律師者入冥府司名者曰誤追也臣潛窺其籍有云明州淨杲闍黎講金剛般若經一百徧既反詣師以問師曰但十徧耳恐以義勝褒為百徧神悟謙法師法嗣法主淨梵嘉禾人姓萱母龔氏夢佛光滿室

遂有娠及生因名佛護十歲從勝果師永懺主出家常念阿彌陀佛或問年少何為念佛答曰我欲往它方丈求掛搭去年十八受具戒即依超果湛師學未久復往謁神悟屢親講說大契夙心元祐初主姑蘇大慈講三大部十餘過餘文稱是受業門生殆徧吳地信

人稟戒幾滿城邑嘗率二十七人修法華三昧以二十八日為期如此三會感普賢大士授戒羯磨至稱淨梵比丘則洪音震響如撞巨鐘三昧將圓有二僧作禮曰今春到石橋禮聖迹忽見空中散華異香非常一僧遽曰姑蘇梵法主期懺散華至此語畢不見因來

瞻禮長洲令黃公彥刻記于石云異哉師之道力其與北京進法師夢釋迦授戒南嶽夢四十二人加羯磨法異世同效師製期懺儀式二浙至今行之嘗依識譯光明別製懺儀與衆同修感格屢見禪觀之處衆見金甲神王跪於座前後於一處期懺見常天按行懺

昆一

志

室行人有遭其點察者輒障起而退夜居西院時暑酷熱衆不安卧師方披三衣坐水閣上忽風雪飛集涼氣逼人旦謂衆曰夏行冬令衆皆歎仰知為神龍翊衛變熱為涼也元符中夢黃衣請至冥府王者迎就座令吏檢祥霽簿云淨梵比丘屢經多劫長講法華王

即起頂禮遣使送還政和中太守應公婢為崇所媿歌笑不休請師施戒即刻神定葛氏請師為亡夫施戒即見夫恭敬於師逸座三匝稱已得解脫宣和初郡守賈公敬師高行補為管内法主建炎元年十月坐亡闍維得舍利甚多藏塔于橫塘般若

法師擇瑛嚴之桐江俞氏母夢二日貫懷後二歲散二男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子欽受業於淨住次即師也入道于杭之壽寧熙寧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深悟止觀之道闕不二門金錚不寢者數月以所得白師神悟曰法華妙旨歸乎自心宜善護持勿自輕也嘗

湖魯氏於德歲創一院以迎師大開法施久之遨遊杭秀蘇湖間元符二年春於杭祥將示疾俄奮身凭几西向諷彌陀經卷終而逝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讚有阿彌陀佛真金色之偈至今人皆誦之又辯西方此土二種法門之相以勸專修淨業者文見淨土本傳

昆一

十五

行人宗利會稽高氏七歲受業於天華既受戒往姑蘇依神悟即入普賢懺室要期三載忽夢亡母謝曰蒙汝懺功已獲生處又見普賢從空過前懺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在座受戒法夢大智在座呼宗利名口吐白蓮令吞之又於靜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叢

林境界尋詣新城碧沼專修念佛三昧經典十年復遊天台鴈蕩天封皆建淨土道場既歸受業天華建無量壽佛閣接待雲水政和元年天早詣日鑄山帝舜祠祈雨感龍王現金色身甘雨沾足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曰一相菴會稽道俗請師主繫念至第三夜

繪像頂珠忽放光明大如箕預會者益堅固  
紹興十四年正月晦告弟子曰佛來也吾將  
歸安養矣書頌為別曰吾年九十頭已白世  
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  
乾坤窄端坐即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  
谷莫知所從來瘞全身於菴居之後

法師思照錢唐楊氏十四歲從淨住從雅聽  
法華方等於南屏復往東掖叅神悟大有契  
入既而刺血書法華七軸專修念佛三昧築  
小菴曰德雲後建小閣為觀落日之所刻三  
聖像每夜過半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  
俗繫念終其身三十年一旦語其徒曰夜夢

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  
念佛屈指作印奄從坐化時宣和元年春也  
闍維之際頂骨牙齒皆瑩明如玉石師於淨  
土七經一字一禮華嚴首楞嚴金光明無量  
壽普賢行法遺教梵網無量義略教誡四分  
戒本皆然唯法華十過摠得二百七十卷誦

法華千部無量壽佛經五藏阿彌陀經十藏  
云

慈辯諫法師法嗣

法師擇卿天台人天資聰敏傳學強記受教  
於上竺慈辯嘗曰四明旨意吾已得之唯起  
教觀信之未及然不敢不信也初主車溪壽

昆一

六

聖車溪屬三州四縣東為秀州崇德縣唐皆  
名青鎮古塔元祐二年初建壽聖院請師  
朝改廣福未嘗屈節豪貴聚徒三百施者自  
至年三十後即廢卷禪坐晚居車溪每遇講  
演但令侍者日供講表辨說如流聽者說服  
慧解曇應領徒三十人至車溪值說無量義  
經聞舉難云妙樂有云能生一實法華異名  
所生無量為法華序不知能生一實是隔偏  
之圓即偏之圓所生無量是同體之權異體  
之權應語同行曰此師言有典刑足堪問道  
即求依止有不循規者悅眾以聞詢其名則  
指言朋觀二師師曰此二人教門大才也弗  
之問嘗夜坐方丈聞廊廡有天樂聲遣人迹

之聲出朋師房師附壁隙窺之見朋觀數輩  
於燈前戲舉手作無聲樂師益異之平時喜  
茶臨終之頃謂門人曰晨鐘鳴即來報至時  
啜茶一甌書偈而化時大觀二年仲冬也塔  
于院南芙蓉浦  
法師齊玉以避時諱雪川人尚書莫公支子

也法號慧覺早親釋學日記數千言始參祥  
符神智後依慧辯一日赴僧次遜辭之或問  
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千之利而喪一日之功  
慈辯得通相三觀之旨祕不肯說師屢扣不  
已乃於密室跪鑪以授初出居茗溪寶藏每  
於歲終大興淨業之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

昆一

七

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  
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  
之苦况犯篇聚重罪乎五篇今若念佛則可  
一念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况又父母生我  
令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墜  
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衆聞之無不傾誠懺

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此雖勸修淨行  
正用扶律談常  
為被末代之意宣和六年遷居上竺先是慈辯之去  
繼之者或不振學徒謀曰得五公乃與郡守  
翁彥國聞之乃具禮以迎講道敷化不異慈  
辯嘗中夜頂像行道一僧失規責之曰汝無  
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罵為畜生

有玷三寶自是三年對佛悔過歲大旱井竭  
師運心密禱夢水出西坡旦掘之清流涌出  
因名夢泉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慧曰吾牀  
前多寶塔現慧曰和上流通法華之瑞證也  
師曰所願見阿彌陀佛耳即集衆念佛頃之  
舉手加敬曰佛已來接也端坐合掌而化葬  
于山西草堂之側謚妙辯塔曰慧窠門弟傳  
教者密印大師修慧等二十人所著普賢行  
法經疏及自釋疏祖源記無量義經疏雜珠  
記所釋孤山安般守意法門尊勝懺法  
法師蘊慈四明慈溪人賜號圓覺初依壽安  
弼師既而復謁慈辯其學大成時門下十高

第師為說法第一初居西湖菩提遷會稽圓通崇寧初能仁虛席以師為請有文首座能行人各然二指禱佛冥被師既至一衆說服嘗因暑熱講散偃息臥榻適首座至白曰此山師席講退之頃不入懺室則居禪堂未有高枕自安者師媿謝曰敢不承教自此祈寒盛暑不敢少懈每當如廁則沐浴更衣雖行道遇雪必手掬以為淨著十類說權實指迷世行其文

法師如靖賜號普明早入慈辯室杭人有以私憾害其兄者後深知悔以聞一律師答之曰殺人償命何足為問其人即投西湖而死

昆一

六

欲償兄命免為後怨既不見兄反悔投水因衆人入雷峯受戒鬼隨以入聞戒師說人造罪許懺悔其鬼乃怒律師蚤知可悔必不投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修薦百方皆辭久而言曰為我請靖佛子施大乘戒則可脫及為授戒法乃見形致謝而去後主覺悟學徒

屋而去

雲擁唯一室空閉云有惡鬼居之師中夜入室坐禪忽聞哮吼見一人頭飛走地上俄化為人師謂之曰汝何得擾人鬼曰凡出見人本欲求度人見自畏非擾之也師乃為說法授戒語之曰汝可入吾神鬼即如教覺重甚攜至林中放之化成天人殷勤謝師飛空而沒建炎二年遷上竺初是有為鳴童卦者或以上竺住持為問童云待問土地良久曰今早天符已下請靖法師矣閱月而師至三年十一月金虜破杭師預感夢知此山危運不可免語其徒令避去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迓即聲鐘集衆虜疑其將抗已放兵大掠火其

迷曰靖師之德可以脫索命之鬼可以度空室之祟可以感上竺之符而不能卻兀术之寇止上竺之焚蓋當群生同分業感兵厄火災所不得而幸免也

法師應如婆之浦江胡氏默記多聞尤善持

昆一  
十九

論來學上竺慈辯深器之嘗往靈山訪同世  
出六能義反覆辯詰彼義墮負師即揭竿書  
帛謂之曰西竺破敵則豎勝幡道場降魔亦  
表勝相今法戰既勝當揭一竿人畏其烈日  
之虎子初慈辯得南屏通相三觀之旨秘不  
授人王慧覺祈請尤力許中夜為密說師知  
之陟梯揭瓦伏身竊聽飛雪翻空背若被鎧  
旦白慈辯曰我於通相三觀若有冥授即錄  
其言以示一眾慈辯怒曰應如盜法紹聖初  
主越之圓通嘗因講散謂侍者曰今日東風  
吹教法過浙西去使眼中有耳者得以有聞  
師三十歲便亡卷每臨座侍者供講裘以俟紹  
興三年遷上竺兀术焚蕩之餘唯存藏室有  
勸化入營建者師曰我但流通大法耳它日  
自有修造者至及師亡普覺惟日果以繼席  
興土木事五年九月車駕幸大士殿師奏對  
如流上喜賜萬歲香山以供六士師不尚著  
述嘗以偈示人曰吾傳智者一性之宗三千

實相妙空假中一念法界生佛體同尼聖一  
如善惡理融毗盧身土湛若虛空達斯旨者  
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山家稱如虎  
者三人神照本如曰明道如未詳及師也一  
夕別大衆歸寢而終塔於寺西北隅嗣法崇  
先懷志白蓮慧仙皆足世其業師有教義名

指難集

法師宗敏秀當湖魯氏名族也賜號法雲年  
十五具戒徧參講席如超果照廣化明南屏  
玩無不歷事後入慈辯室頓有發明辯謀首  
座非其才乃請與之抗論座為之屈紹聖初  
主杭之菩提元符中遷孤山樞密蔣之奇時  
來謁問楞嚴大旨為談心要之妙之奇言下  
有契敬以師禮久之退處報恩六一泉之上  
報恩勤師與歐陽公為詩  
友東坡名其泉為六一宴坐三十年世高  
其風兀术陷杭寺為煨燼乃還止當湖菴居  
紹聖七年冬示寂命以衣孟修報恩塔即山  
椒而葬焉後十八年有司以其地為延祥觀



遷其塔于山北鳥窠之側弟子慧靜取全身  
閣維之視容貌如其生薪盡火滅收舍利百  
粒如菽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  
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  
至四明郡以明智慧照館接之義天上表乞

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  
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以自代乃勅  
主客揚傑送至慧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  
禮初至京師朝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  
宗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  
楊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

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  
聞之以為知體至慧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  
疑閱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  
及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為之誓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  
敷揚願賜冥護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

昆一

干

所著文既還國乃建剎號天台奉慈辯所傳  
教文立其像為初祖歲遣使通音問及施金  
書華嚴三譯於慧因建閣藏之高麗寺見飛  
山別傳議為跋曰其矣古禪之與今禪名實  
相遠也古之所謂禪者藉教入禪者也今之  
所以禪者離教說禪者也離教者執其名而

遺其寶藉教者因其詮而得其旨教今人矯  
詐之敝復古聖精純之道珠公論辯斯其至  
焉近者遼國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再定  
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與焚棄  
而比世中國禪宗章句多涉異端此所以無  
東人師矣華夏為無人今見飛山高議乃知

有護法開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豈不  
珠公力乎成珠作別傳議於禪堂之際  
述曰時師辨祖謂智炬撰寶林傳詭說一  
端如達磨隻履西歸立雪斷臂等事與南  
山禪高僧傳多不同世又謂壇經談性  
不異吾宗而於念佛求往西方有似貶斥

義天言遼國焚棄二書者蓋以此也

南屏文法師法嗣

法師仲閔三衢人受業祥符來依南屏文師以雄辯見稱義虎政和初還鄉主浮石學者驟至嘗故言曰吾座下不五百眾不講大部致一生唯講光明觀音懺寐之日集眾屏堂

登師子座跌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師曰

吾平生解第一義善取金臺今乃若此豈目而化所著憲章集五卷其自序曰釋氏子有所述必求公卿為之序其首跋其尾駕其說行於世且衣冠之士豈知吾之是識吾之非儘是而無序天能喪乎哉或非而有序人能駕乎哉

能駕乎哉

卍

卍

超果賢法師法嗣

法師彥倫字超果賢師為有成大觀元年主仙潭撰教義名精微集四卷賜號妙慧又撰金剛經疏二卷法師蘊齋錢唐周氏號清辯幼歲試經得度

傳教觀于法明會賢師嘗患疫疾百藥不治遂力謀觀音尊號夢一婦人以鑿開其會易其心手捫靡之患即愈曠昔所覽靡不通記走筆成章率歸典雅咸謂辯才之證主錢唐道林常熟上方姑蘇東靈錢唐南屏姑蘇廣化三衢浮石政和復歸上方閒居于方丈述

廿三

山記釋天台戒疏凡三卷建炎四年正月集眾誦彌陀經稱佛號畢即刻而化塔舍利于上方門人法清及景德法雲克博其道雲編翻譯名義七卷大為梵學檢討之助附以教義云

景雲其法師法嗣淨石下 第三世

卍

法師居式金華人嗣景雲住景德撰圓覺疏四卷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昆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明

志歸撰 昆二

諸師列傳第六之五

明智立法師法嗣

廣智下 第四世

澄照覺先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澄智謙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明智 惠

定慧介然法師

待制晁說之

諫議忠肅公陳瓘

草堂元法師法嗣

息菴道淵法師

安國惠法師法嗣

神照下 第四世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僊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白蓮卿法師法嗣

天台淨佉法師

北禪梵法主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頂山子文法師

飛英智悅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德藏瑛法師法嗣

北闕思淨法師

壽安弼法師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車溪卿法師法嗣

南屏下 第四世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慧覺玉法師法嗣

清修法久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

南屏下 傳

密印修慧法師

慧覺 傳

北禪法榮法師

北禪文俊法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照中皎法師

能仁文首座

普明靖法師法

神慧敏齊法師

能仁能行人

圓通思梵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天竺如法師法嗣

崇先懷志法師

音圓普證法師

宣祕慧僊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法雲敏法師法嗣

樞密蔣之奇

昆二

佛智雲法師法嗣

法照淨通法師

佛照堅法師法嗣

神辯覺寧法師

梵慈普法師法嗣

等慈慧序法師

圓照梵光法師

東靈智欽法師

憲章閔法師法嗣

餘慶道存法師

清辯齋法師法嗣

景德法雲法師

明智立法師法嗣

一方法清法師清辨

法師覺先明之慈溪陳氏號澄照七歲受經一讀成誦初稟教于明智既得其傳復請益於慈辯清辯所詣益深靖康初主奉化之寶林會奉早邑請講金光明終卷而兩三日因勉邑人建光明幢誦經萬部為邑境之護遷主延慶大弘宗教久之復歸寶林築室曰妙

蓮復誦滿萬部持淨土佛號四十八歲摘經疏名言以資觀行自曰心要紹興十六年正月十四日說法安坐而逝塔于窻室之側宅日有夜聞誦經聲迹所自出塔中後月堂居南湖謂師於延慶有傳持之功而塔在草菴乃令遷之祖壟及開土見桎索不朽骨若表

昆三

三

銅桂山真  
及木丁

法師法鄰賜號慧照早為明智高第屢居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湖師明智而友慧照請跋所受教乘歸國師援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又見冬末尤嘉志郡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于南湖嘗謂門人

曰余嘗勸人以二戒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災呪謂少不知進者不知止也時人然之

法師智謙賜號圓澄學于明智紹興庚辰主寶雲每念寶雲為四明傳道師自遷骨為其迹寔晦乃力搜訪得正法師所撰石塔記

重刻于烏石菴又於寺開堂設像表示後世

法師介然四明郵人受業福泉山之延壽明

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元豐初

修淨業三載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

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

觀堂中設西方三聖殿環以池蓮功成復然

三指以報佛恩於是修觀之士有所依託焉

建炎四年正月七日金虜犯明州寺衆奔散

師獨不去虜奄至訶之曰不畏死邪師曰貧

道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

求生也虜酋義之謂曰為我歸地作觀堂

似此規制遂逼師以行後人悲思乃以去日

為之忌相傳正月五日若依本朝通鑑則云七日而尊之曰定慧尊者立

像陪位于觀室之隅志警受業福泉宗師

晁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官至待制文元公

迴四世孫也監明州船塢常往南湖訪明智

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

誦法華自號天台教僧或曰消上老法華明

智沒為撰碑而論之時稱高作碑見名志

陳瓘字瑩中南劍人自號了翁幼登甲科官

至正言親亡之日廬墓三年天降甘露有芝

草生於冢上嘗留意禪宗頗有省發觀華嚴

了法界之旨因上疏論宰相章惇論四明曰

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觀不思

議境示以性奪修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

此宗性本現成又問現前色身如何觀察明

智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

如歸不知如歸乃失家者自是深達境智之

妙作三千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文見名志

晚年刻意西歸為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發

揮寂光淨土之旨宗門躋其說

石剎南  
湖鏡堂

公既

諸子皆白衣未嘗懷不滿意宣和六年冬無

疾別家人而逝紹興中贈諫議大夫謚忠肅

述曰智者之為道也廣大悉備為其徒者

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

而學焉則其道斯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

徐陵柳顧言荆溪之世有梁肅李華惠雲

之時有王文穆馬亮明智之時有晁以道

陳瑩中是數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

贊之智者之道於是愈有光焉

草堂元法師法嗣

法師道淵永嘉人自號息菴父依扶宗深達

觀道居西湖永明講授有法嘗謂修性離合

之旨指要雖示其妙後人或戒異說師收束

諸文立為二義一者約修三性三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二者約修九性九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初修三性三者如不二門性

指三障是故具三修從性成三法尔又云

三

五

一念心因既具三軌此因成果名三涅槃又

金錫云本有三種三理元徧達性成修修三

亦徧此皆性三修三六法明離合也言修性

對論三者以修為能對性為所對如不二門

云為對性明修故合為二則修二性一三法

明合也次義言修九者如不二門云是則修

雖具九則法身般若解脫各各具三此乃修

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然法身中三雖本屬

性指要判云雖兼性三成為所發故皆屬修

言性九者如光明句釋金鼓具有圓空鳴三

法即是一境三諦又於圓空鳴中各各具

殊大等三遂有九法既得鼓體性德中論未

涉起修此則就性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修

性對論九者如涅槃疏明體宗用各有三義

體有禮底達宗有本要助用有本當自在此

約修六性三以明離也云師示當當盛暑傳

龕旬日體色不變白乳流涌香若蓮蕊人取

乳可塗而將葬路經一菴緋斷不進異香微

卷中易紳重不能舉菴主舊有微憾乃悔謝  
口曾言小犯故蒙見誠乃隨眾罪之遂行  
及三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滿人龍舍利若天  
彰其德云

安國惠法師法嗣神照下

法師<sub>安國</sub>然臨海薛氏<sub>以清山真寺石像前</sub>

安國夢至佛殿見僧持蓮華令食之且曰汝

生子當出家後十三月而孕四歲以念出家

則誰當為嗣夢神人叱之曰何爽前囑遂誥

之十六具戒從安國學教觀慧解驟發嘗夢

坐盤石泛大海望大士坐山上竹林問師曰

平生持尊號今得見之遂正立說百偈以讚

覺憶其半自是頓發辯才侍安國遷白蓮未

幾去謁明智智問華嚴十法界大論三世間

法華十如是三處文義共成三千荆溪何云

指的妙境出自法華師曰華嚴大論是死法

門法華十如是是活法門智首肯之時晁說

之嘗謁明智因與師論此道待之如同學四

昆二

六

明講者道如辭氣毅然時號如虎與師難問  
必為之屈明智舉主廣嚴師曰吾不當負所  
得率為安國嗣六年遷白蓮居山二十四年  
學者常五六百人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會請  
師說法有使者持牒來曰堯率天請師說法  
師曰此間法會未散使曰符不可緩當先其  
次者即毀師名而去紹興辛酉五月夢兩龍  
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  
師唯唯既寤集眾說法復大書曰因念佛力  
得歸極樂凡在吾徒宜當力學即沐浴更衣  
與眾同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逝能仁  
行人聞天樂音祥光屬天眾謂師報居淨土  
而先赴堯率之請也八月葬東岡錫號智涌  
郡祈雨于玉溪泉苦路險師呪龍使移之是  
夜風雨大作旦見潭在所指夷坦處述宗圓  
記五卷釋南岳止觀扼要二卷釋十不二門  
虎溪集八卷  
法師智仙仙居李氏號真教幼下樂世俗常

曰世間榮富何能况我一生清志邪遂服方袍遊學至天竺得觀道于明義首座還鄉依白蓮惠師聽止觀大有發明久之竟嗣其席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修法華三昧而為往生之因師曰荆溪云分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即三佛身此大衆即一切衆以惑未斷故安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故不離同居穢見同居淨土者曰同居類多何必極樂師曰教說多故宿緣厚故令專注故是攝生故師當結制稍覺微恙乃詣辭郡縣還寺杜門絕客衆請用醫令厚贖謝去之即易牀面向設彌陀像請行人諷經終卷而化時能仁聞念佛聲沸天仙樂盈耳塔于院東北隅首座梵章學惠法師悉通其旨屢居白蓮座端講唱有法學者宗尚謙抑不肯出世入高其風著圓覺經疏一卷時稱簡正

北禪梵法主法嗣  
 法師惠深幼徧歷講席及見北禪洞悟觀道後法主歸寂師繼踵行化當建炎兵燬之餘極力土木卒還舊制領徒說法未嘗一日以事廢將建大殿衆勉見巨室師曰若使出門千施主不如閉戶禱諸天精意所感施者自至師正席二十九年有僧善居為知事亦如之清儉勤力輔贊有理人或與錢即腰纏手挽自攜以歸慮費脚金損施福也  
 德藏瑛法師法嗣  
 法師思淨錢唐喻氏受法華於瑛師既悟厥旨復深研淨土之觀專志念佛日課觀經六觀初於郡城北關創精舍扁曰妙行領徒已食期飯僧百萬不二十年竟踰八倍建十蓮華藏規制巧妙為天下輪藏之冠尤精書畫每運筆先於靜室念佛觀想一日畫丈六像見佛光良久衆皆瞻禮師於是時頓悟筆法之妙於是人間咸稱為喻彌陀嘗於西湖北



山鑿石作彌勒像露半軀於巖識者以為深  
谷為陵之日必有繼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  
宣和初盜起清溪犯錢唐師告渠魁願以身  
代一城人命賊義之妖鋒為戢紹興庚申冬  
端坐想佛七日不廢忽起然香供佛歸座跏  
坐而化旬日頂上溫暖面體紅潤見者謂其

猶生葬于法堂之右

車溪卿法師法嗣南屏下 第四世

○

法師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  
南屏精微師聞車溪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  
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  
降氣湯玉慧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  
若不謂實鐵林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  
字皆穢穢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  
歲居閩世堂為楞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閱兩  
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  
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承  
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嘗九日

指座云甯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  
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  
節不已及得所遺法語謝曰當日卷卷斯道  
不敢孤負竹菴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  
諱愷諡惠憲 王孝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  
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

請曰王肯如生豈當有繇遂行至南湖衆見  
行李窳窳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菴  
九年二月十九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茶毘舌  
根不壞舍利莫知其美塔德歲之觀堂師五  
住當湖皆退隱于竹菴因以為目杲大慧自  
徑山行化來訪當湖對語終日敬之曰教海

昆二

九

老龍也師見齋房安像即誡之曰汝起居無  
禮說無益語少時焚香之敬不補終日媠媠  
之罪也著楞嚴說題集解補注共四卷蘭盆  
補注二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  
竹菴錄各一卷山家義苑二卷  
法師有朋金華人自號牧菴一家教文背誦

幾半初學于慈圓覺復往謁車溪晝夜扣請  
盡得其道主仙潭講止觀天衣持師分衛至  
境梵語分衛此云乞食入寺就聽至破法徧橫破九種禪那  
皆非圓頓行人入道之門持疎然曰我所未  
聞之說也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早喪不得  
脫其家齋千僧誦金剛般若請師演說經旨

婦憑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翁問千  
僧同誦何言一卷答曰朋法師所誦者蓋師  
誦時不接世語兼解義為勝也徒能仁講道  
日盛晚主延慶初升座叙謝云有朋自遠  
方來聞者莫不心說於方丈扁一室曰六經  
堂中設一几而初無文字士夫恠其誕衆至

寺欲屈之師令侍者先語之曰諸賢欲何相  
見若賓禮則對坐商略若請益則侍立發問  
若索難則容先伸三問咸曰乞從賓禮及對  
語援引不已乃知六經在胷中也每臨講不  
預觀文嘗曰我七番講止觀於正修中未嘗  
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難如片紙大

亦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故今教苑  
畧無義目唯十不二門口義終露一斑耳或  
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荆溪何云不待觀境  
方名修觀師曰向伊道攝事成理了也又問  
圓頓教中為立陰否師高聲一喝云陰入重  
擔常自現前何更問立不立一日講調御丈

夫數士人至師曰若在儒教論丈夫事如忠  
臣事君不顧身勇士赴難不畏死立天下之  
大事成百世之顯名不為聲色名利之所惑  
溺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一心三觀為舟杭  
六時五悔為艣棹降伏請魔制外道不為分  
段變易生死之所籠檻者方名丈夫耳士人

為之畏服師御衆厲而簡左右或欲師白堂  
整衆者師曰我所以不數數告衆者是有意  
也不見道頻雷天失威乾道四年十二月三  
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集  
大衆念佛留偈坐亡葬于崇法之祖塔稟法  
者顯菴法昌月溪法輝等甚衆師自恃強記

不畜科策嘗謂同學竹菴曰天下祇一个半座主老兄祇半个問何為半个師曰不合多幾個紙策也在儼潭日竹菴來訪為上講師讀大科竟即收表曰宗師在座不敢入文其對尊宿之禮尚謙若此

慧覺王法師法嗣

法師法久餘姚邵氏受業龍泉十五試蓮經中選得度初依智涌於廣巖後去從慧覺赴天竺師隨往旦夜為學卒成其業大慧居徑山往咨心要嘗令師舉境觀之旨必擊節歎賞有王侍御女早喪每附語令請高僧誦法華大慧令師往方升座演經侍御忽有感悟

夜中亡女夢於父曰承法師講經力已得生慶侍御因作一乘感應記大慧一日謂師曰教苑人稀宜勉力弘傳以光祖道師遂歸既而慈溪羅氏以圓湛菴延之學者四集共仰師法紹興十三年郡命居清修泉清石潔人境俱勝常患後生單寮多弊乃闢衆堂作蓮

昆

十

蘇蒲潘如禪林之規以身率先衆莫敢怠說法機辯有大慧之風有不能領者謂師談禪於菴苑寺左曰師子巖創一堂名無畏日住其中誦法華楞嚴七經十九年不輟一日忽告衆無疾而化塔于寺西雪溪豨額為撰銘門人妙雲繼主其席

法師神煥湖之安吉人早學慧覺時稱出類紹興中主思溪覺悟自昔教門諸師立義未盡者悉辨論之得百篇世號煥百章嘗論諸天位次不正乃考尋藏典撰為天傳其序云案百錄安功德天座在佛左道場若寬更坐天辯及四天王在右則知世人或十二或十

六或十八皆準鬼神品增減無拘也今欲定尊卑亦良為難如鬼子母羅刹也豈當與大梵同列有女名功德男名散脂今以功德居上梵釋次之後列散脂鬼母豈非失序因檢討大藏作諸天傳隨位釋之蓋天有主客有男女有本迹有顯晦大梵為三界主帝釋為

初利主四三爲八部主若功德大辯但客寄  
月功德寄址天大辯寄山澤初無主領茲所  
謂主客也功德大辯樹神地神鬼母並女質  
餘則男身所謂男女也金剛密迹五百徒黨  
皆大菩薩本也現居神像迹也所謂本迹也  
大辯對佛宣揚正法雖位處客寄身示女質

而言行則顯或但作影響不事敷揚縱權有

統王現丈夫形而言行則晦所謂顯晦也知

此四端可與言天矣竹菴見之曰大略數百

字囊括殆盡天傳未見其本志繁密諸天禮讚  
文正用煥師立說詳見法門光顯志

嘗著圓覺疏二卷安樂記一卷

法師如湛永嘉焦氏母夢寶塔而生幼年試

經得度首謁東靈欽師及普慈暉師所學未

就乃與揚尖淵空相融之車溪依仰師時衆

已多無所容唯小室如斗不以爲隘劇暑埋

大甕實以寒泉與四友背甕環坐以挹其爽

如此數載衆戲目爲五瘟堂後參慧覺於橫

山晝夜潛心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壽聖

昆三

十二

講餘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  
者以非器不見用憾之夜懷刃入室則見官  
客蒲座次夜復入則昏暗失路又一夕往得  
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媿恐而遁平  
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  
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翹飛之類安

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此爲緣耳後

人因表其處爲餒蚊臺晚歲謝事閒居小菴

而淨業紹興庚申七月底坐念佛結印而

逝關維得五色舍利著淨業記釋觀經疏護

國記釋光明疏又述金剛會解假名集建炎

初述聲聞會異其末題云匈奴去抗入秀兵

火沿塘劫掠蜂起命在不測聊書此爲記時

事人以爲與章安當寇盜縱橫而著涅槃玄

義其事相類

述曰法智之記觀經光明也當時同宗之

輩親炙之徒如孤山淨覺歸辭抗辨卒莫

能勝謂之陽擠陰助猶可爲說至於假名

以天資之高德業之美為四明四世孫當  
教觀中興後不思光贊乃祖之功而反事  
筆削忍為淨業護國之記白晝操戈替宗  
破祖自墮山外之侶可悲也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師中皎明之慈溪張氏賜號法照母夢月

昆二

十三

墮懷而生受業永明初依南湖明智未幾去  
謁圓覺于天竺久之盡得法奧靖康初能仁  
虛席郡太守劉光嘯智涌舉所知以師應命  
圓音一演學徒四集以粥飯不給闢海田為  
二十頃香積乃裕紹興乙卯夏旱郡守以龍  
湫昔受智者戒遣僚屬屈師臨湫施以戒法

即日雨洽以年老退處藏密菴紹興乙丑沐  
浴易新衣書偈別眾正坐西向而化  
行人能師嘉禾人少學能仁入幃室四十載  
六時行道雖病不廢唯不食數日其病自愈  
行人之名遂聞江浙年既老讀文如初學草  
菴戲之曰未忘筌邪師曰筌何所忘菴大慚

嘗暑中曬衣歎曰慚此丈夫反同臧獲於是  
散去餘長唯留一弊絮袍夏則束梁担閒夏  
日入林施蚊一日逢二虎以身就之虎俛首  
而云山神與供一方常與交接香積有之知  
事來告則力拒之明旦施自至皆曰昨夜行  
人巡門相報始知山神荷師以往圓覺有能  
仁之命師與文首座然指以請及其至晝夜  
請益大有開悟

普明靖法師法嗣



法師思楚杭之臨平湛氏賜號圓通依淨社  
普明學教觀盡通其有久之擢居座首普明  
遷覺悟師與偕行及再遷上竺謂師曰覺悟  
之席無以易子行道十年大振法道後退居  
西山歸雲菴杜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商榷  
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侍郎晁公武一見契心  
為之序曰予聞世父景迂先生之言曰晁公武  
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說者無禪教之  
病可以為人天眼目小子識之自予聞此三

終星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有合於世父景  
迂之言乎師平生以戒法力夢寐嘗與聖賢  
接凡禴禳災凶驅逐祲厲一爲說戒無不通  
感乾道四年五月有日者謂師曰六月之望  
師其亡乎師笑曰造物焉能制我邪汝謂六  
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更衣跌坐龕中

召衆誦佛瞑目而化塔于方丈之室

梵慈普法師法嗣

法師梵光四明鄞之陽氏賜號圓照母夢異  
僧入其室十二月乃生異香盈室十六具戒  
始學律于湖心通照復習教於南湖神智慨  
然遊方裴回西浙乃之白牛見海慧普師聞

講法華壽量品廣談三身言下大悟將還鄉  
海慧撫其背曰汝必大振法智之席及歸郡  
守王資深命主廣壽政和四年春太守呂滌  
以南湖請時廣壽之衆願從者百二十人自  
是南湖衆及五百法智之世未若是之盛也  
宣和四年大旱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結壇緇

素畢集披軸則雲興下席而雨注靖康初高  
麗貢使及境來謁云國王問訊法師翹仰道  
德無從瞻禮謹遣使獻法衣一襲及本國曉  
法師所著華嚴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以老  
謝去寓奉化之福聖南湖自罹兵燬積年未  
復郡守仇愈謂非師不能振遂迎師再還群

僚畢集佇聞講演仇公臨筵讚之曰微言發  
覆吾生何幸紹興十二年舉門人道琛自代  
遂退處于擇陽與漕使陸寘鄰居往來結方  
外友明年春與陸君辭曰老病既久將以後  
事託延慶乃舟行至南湖沐浴更衣集衆諷  
觀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誠諷安樂行至深入

禪定見十方佛寂然而逝時十三年二月八日  
也壽八十葬崇法之祖塔師天資朴素待貴  
賤以均禮或問其故則曰吾法以平等爲心  
不輕爲行員國戴氏爲鬼物所擾請師誦咒  
及門而崇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增戒法有鄒  
氏子附語曰吾汝之先也久處幽冥聞人間

光法師為衆施戒此日冥中異類多得解脫故吾得以暫歸

法主智欽姑蘇常熟人才辯超卓舉世知敬主東靈聚徒至五百行梵慈之道不少異恪勤講懺日未嘗怠時人尊稱法主以比北禪梵云

清辯齊法師法嗣

法師法雲受業姑蘇景德賜號普潤學教觀于清辯為得旨紹興十三年撰翻譯名義七卷以釋藏典之梵語援引疏記有所論辯甚為學者之益咸澤山嘉其作為贊化刻梓云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六

息菴淵法師法嗣 廣智下 第五世

淨社處廉法師 圓辯道琛法師

智涌然法師法嗣 神照下 第五世

覺雲智連法師 澤山興成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白蓮妙璘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伴法師

虛堂本空法師

真教仙法師法嗣

證悟圓智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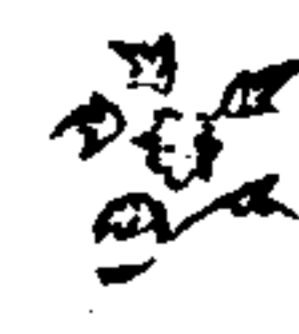
超果道法師法嗣

德藏從進法師

通照明法師法嗣

報慈蓋堯法師

竹菴觀法師法嗣 南屏下 第五世



昆三

北峯宗印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牧菴朋法師法嗣  
顯菴法昌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永福智亨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祥符忻法師法嗣  
悟空善榮法師  
清修久法師法嗣  
慈室妙雲法師  
澄覺煥法師法嗣

智行守更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雪溪晞顏首座

覺菴簡言法師

假名湛法師法嗣

車溪智欽法師

法照皎法師法嗣

則菴明哲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圓照光法師法嗣

超果宗肇法師

東靈欽法主法嗣

楊尖利淵法師

息菴淵法師法嗣

法師道琛温之樂清彭氏賜號圓辯母葉

昆三

氣縈身而生年十八具戒初學律儀未幾去

從息菴於法明微言妙旨一聞便領後至南

湖依圓照既歸鄉出主廣濟十二年遷廣慈

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

為資福院丞相呂頤浩以師應詔嘗以僧伽

梨質米於市夜見流光煜煜旦即捧還山苦

無水指工鑿井得古磚有天康字南朝陳文帝年號泉

涌其下樂清江岸每以顛倒為患咸謂鬼物

所囂吏民請為授戒神附語致謝門人清順

夢延慶諸祖來謁侍者持位圖於旁而闕其

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將補其處及後居

南湖果第八世嘗專修念佛三昧忽感悟曰





唯心淨土一而已矣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刹我心具彌陀之樂邦雖遠而近不逾一念雖近而遠過十萬億譬如青天皓月影臨萬水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水月一際自然照映一日於禪定中見一老宿坐禪榻上顧謂師曰吾四明也師驚喜作禮問曰道琛於一家

習氣法相未能通達乞垂指教尊者首肯之及覺心地豁然自是山家言教觀者皆稟師為正紹興十二年圓照告老舉師以代寺經虜寇焚蕩之餘師誠心所感施者自歸歲月之間棟宇悉備因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慧辯愈加郡大旱請禱雨師以郡政苛猛言

守感寤出囚徒數百人是夕大雨有久病者為說法施食多愈育王謀禪師疾往視之歸語衆曰大言無當終不得力乃於月二十三日建淨土繫念會道族至萬人與雪竇大圓禪師為道交嘗請說六即義聞而歎曰師如此說應曾悟邪答曰若不因悟何敢對老師

說一日講至六羅漢義學者請說斥之曰小乘法相說之何益當為說經王義聯翻三口一語無重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衆諷觀經晝夜不絕衆聞異香盈室師曰佛來接我即沐浴更衣晝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任令諷安樂行未終

嗒然坐亡留龕彌月顏體如生葬全身于崇法祖塔之側

智涌然法師法嗣神照下第五世

法師智連字文秀錫號覺雲四明鄞邑杜氏受業棲心崇壽年十八受具戒古貌修幹有長松野鶴之態明智見之曰僧中鳳雛也初

從圓照學于南湖晚依白蓮智涌頓悟圓台及歸鄉代講延慶建炎後歷住五刹皆兵燬之餘化瓦礫為金碧出於指顧時圓辯重興延慶未就而逝師適訪宏智同登千佛閣智曰聞四明談空中有相是否師曰然智以手指云太虛本無一物師指山川樓閣曰此諸

物象復是何物智大服其言歎曰南湖之任非師而誰即薦於郡領事十年講無虛日而衆字畢成太師史真隱佚老于鄉每過從問法要真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揚子何經之支離師曰已簡已易支離真

隱肅然服郡師丞相沈公屈居僧職以老病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自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刹幸勿固辭自絮其志師即領命諸方服其清整一日感疾謂侍人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經復撫掌大笑曰我自幸至此鍾鳴吾逝矣時隆興元年

昆三

四

十二月十八日火浴得舍利葬骨于崇法祖塔之旁得法上首月波則約

太師真隱居士贊曰瞻彼連師色粹而溫禮義是習詩書是敷雖精止觀實祖儒門鶴飛寥廓蟬蛻塵氛遂令聽者去縛解紛五住大剎藉藉有聞晚居延慶其道弥尊

伊惟台教垂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雲意此幻影與法常存石刻在月波山論曰聖賢應世之迹非世情所能測識也夫覺雲一代明教之師其於亡日如知所歸出生入死固非常人所可擬倫然則託形儒相之家居相位二十七考中外靖安

其勲業盛大矣而又能大護佛法尊敬僧寶是蓋大權施化示現宰官者之所為也釋迦本時或為儒林之宗或居輪王之位聖寺沙彌為齊文宣回向寺僧為唐明皇近則五祖戒師為蘇文忠瑯邪山藏僧為張文定庸詎知回機轉位不為佛不為祖

邪良渚謂撫掌自笑宜得所歸而復來此土位極人臣以茲為疑者其未善論事者此

法師與戒字虛中黃巖章氏賜號明祖母為故白蓮惠師遺黃柑令食之及寤齒頰猶香生七歲依香積出家首謁智涌涌奇之曰祖

昆三

五

位再來也學成以妙年居第一座涌流證悟  
 為繼已而悟速上竺乃舉師以代聚徒既多  
 歲復大歎及分衛吳中施者唯恐自後信安  
 王孟公問十六觀義師曰佛國在十萬億刹  
 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循觀道則往彼非  
 遠也資政鄭公問楞嚴八還師曰達心為境  
 八法瞽亂達大觀者一念自反二公皆感悟  
 歲歲為遣供音茂郡太守入山見池音蓮  
 問曰既是白蓮因甚卻開紅華師曰山中并  
 喜君侯至任是無情亦改容又指看經羅漢  
 曰既是無學如何看經師撫羅漢背云何不  
 祇對師倦於酬應歸閒受業會赤城益師亡  
 郡以為請萬年一禪師來訪見牀上小冊記  
 回買常住物一錢不遺歎曰我於道無規行  
 不及師嘗於法輪寺施戒當請聖師來觀寶  
 光下燭有梵僧立空表禪宴之餘常誦空品  
 至本性空寂則入定數日至生死無際則大  
 慟不已其體法真切若此隆興元年三月別

眾端坐念佛而亡瘞龕于寺之東岡乾道三  
 年夏復從茶毘五色舍利無算所著菩薩戒  
 疏注三卷金剛辨惑一卷復宗二卷法華攝  
 要一卷素精於易折衷諸解以自名本取諸  
 咸因號澤山叟  
 法師中益早親智涌深境觀富辯說人以是  
 敬服焉主上虞等慈遷赤城講贊之餘即入  
 禪懺旦夜以繼未嘗少閒錄智涌教義號溪集  
 法師元性自號山堂從智涌得教觀之旨居  
 白蓮日講次至天主教有學者新至作論破  
 之有取其論白師曰此新學逆路之見也詰  
 擯之師笑曰汝但學得它作論我盡答得著  
 山堂集五卷法華文句科十卷  
 法師子侔寧海盧氏號圓淨久從智涌學有  
 聲當世晚主白蓮學徒如市以供給屢之將  
 隄海為田歸以告其母母以白金一筒與之  
 曰為眾辦事佛必鑑之母患其不成也平

役得田千畝衆賴以濟

法師太空四明奉化人自號虛堂父姓徐

農每高僧過門必款接加禮母夜見神光連

室因而有娠爲兒異倫等蔬食誦經志在出

家年十四依尊勝法存剃髮初從智涌受教

觀自白蓮首衆出主明之永明遷治平遠廉

初皇子魏王牧四明尊其道製疏請主資

夏中首座將開妙玄師止之曰自有講席以

來諸老立法謂首座之職未出世者止講小

部若已出世已講小部者方可開發大部事

存謙遜此舊章也若維那則點讀四教儀類

集耳以次而進無自遲也後遷白蓮大揚宗

教久之歸閒受業日以往生爲正念紹興三

年三月三日別衆就座書偈而化東掖學徒

來迎全身奉化縑素投牒止之乃剪須髮分

塔東山而葬全身于尊勝師行不回顧坐不

倚物盛夏不持簔祈寒不附火高座講唱辨

析精微使利鈍皆有所入人以是尊慕之

真教仙法師法嗣

法師圓智黃巖林氏母夢老儒寄宿而生幼

聰敏不好弄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卜筮

無不精究嘗往隣寺聞講觀經歎曰落日之

處故鄉在焉今日得聞如獲家信暨出家受

戒即依真教于白蓮學通教觀嘗問具變之

昆三

七

義真教拍籠鐙曰如此鐙者離性絕非本自

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

焉鐙者口具如珠其實即理具三千變也師不契後因掃

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豁然

有悟以白真教教曰法華止觀此爲喉襟沒

今有悟大事斯畢自是遊心道妙五日輒一

睡或邀縱步則曰吾之遊異於是明窓淨几

舒卷函衮參五佛歷三周若闕止觀則十境

十乘見祖師於塵劫之表居東山十有四年

兩刹千衆推爲前列每患學者困於名相勉

同人曰是真精進便是向上機關每半月必

行布薩或曰圓頭之宗何必如是師曰圓家

事理一念具足所謂圓頓者豈撥事求理邪  
 吾於常時未嘗不以波羅提木叉為之師扶  
 律談常正在茲日郡請主祥符殿撰劉公問  
 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即事而真公領其  
 旨自撰疏請主鴻祐士夫欲其近城請居日  
 山歷遷白蓮赤城慶善化道日起紹興二十  
 三年奉詔主上竺災燼之餘僅存大士殿有  
 哀金為造門廊者歷家言主星不利師曰佛  
 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寶坊輪奐吾亡何憾未  
 幾果微恙夢仙人飲以天液所患頓愈神來  
 加異於前二十七年夏早詔於明慶講經廣  
 散而兩洽嘗抵寺莊聞用牲祭曰何可違佛  
 禁邪即為神說戒易以素饌二十八年督土  
 木甚速至冬衆宇咸備十二月十二日示疾  
 預為書別道俗書偈坐亡塔于寺東初是普  
 覺日住山之末年夢羅漢來自天台臨坐主  
 位已而師至住無相日夢寶頭盧來謁授山  
 茶一器人知師為五百人中焉桐江瑛自侍

知解遇荆溪留意辨明處斥為穿鑿至云妙  
 樂可毀設十難問學者莫敢與抗師作攻璞  
 集追破之讀者一快恨二師不並世也  
 超果道法師法嗣  
 法師從進妙年聰辯為學早成久依超果具  
 得其道出主德藏講訓有法學者歸之多述  
 教義發明所得作楞嚴解尤稱高妙示寂之  
 日留龕月餘容色不變及從火浴舌根不壞  
 若紅蓮華  
 竹菴觀法師法嗣南屏下第五世  
 法師宗印字元實鹽官陳氏號北峯師慧力  
 德鄰年十五具戒首謁當湖竹菴得教觀之  
 旨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徧入南湖修長懺  
 周氏延以菴居以租量非法勸革之歲減五  
 百斛往謁象田圓悟演反質西來意師答曰  
 有屈無叫處演肯之智者忌辰夜炷香殿鑪  
 悲泣失聲演感其意以厚禮送歸南湖嘗思  
 寂光有相之義聞空聲云寂光土體如水中

月資教空虛堂延居座首堂著宗極論扶智  
涌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師設九難宗極爲之  
義負通守蘇玘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味其  
說師撮示機要玘即領會白師座請居正覺  
颶風飄蕩颶音具沿海謂那多狂風謂具四方之風也東坡有颶風賦僅存藏殿師  
守死不去風爲之止有請爲廟神授戒去血  
食者先感夢往赴它廟尸祝神誦求易祭者  
十數祠遷主隱學未久玘亦召選要師偕行  
曰盍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  
及淵若貳上竺講止觀深研學者克離名相  
之病圍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爲忌去隱雷峯  
毛氏菴問道者沓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禮  
卷三九  
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德歲來請師曰  
肄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通止禪道  
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  
舉以自代詔可之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弊  
舊習爲之一革寧宗素聞師名召對便殿問  
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敬說錫賚甚渥賜

號慧行法師嘉定六年以營觀室行化吳中  
至松江弟子行一菴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  
即右脇安庠而化時十二月八日也歲龕于  
慈雲塔旁師三衣準律五辛剛制道力純至  
幽明俱感格邪拯滯除瘵息癘一有祈叩無  
不得愈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  
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觀備此  
三者依佛駕說所著金剛新解釋彌勒偈  
示天親羅什同異之意考正此經諸本即則  
之文最爲有據述教義百餘章尤爲學者尊  
錄嗣法有聞者古雲元粹十餘人日本傳教  
者俊務一人仕官儒生受道者三數人獨善  
光法照繼世盛大有光祖父之道  
牧菴朋法師法嗣  
法師法輝字明叟號月溪台之臨海徐氏  
多福西茶院真悟謹師落髮從牧菴于能仁  
學通教觀暨遷南湖即俾爲內知客平心贊  
助內外以和與印元實登聖道月光遠爲后

志友日以此道相問辨及歸能仁遂座首德  
熙初出主浮江香積尋徙赤城紹熙二年遷  
聖水嘉定間赤城有去思師為勉徇久之聖  
水復來迎師亦不拒嘉定己卯秋無疾而亡  
塔于西隩師講唱法華深符祖意發明正義  
酷似牧菴謝克家錢象祖二鄉相素所尊敬  
而師執心謙靖未嘗許其進人以是高之  
祥符忻法師法嗣

法師善禁烏程潘氏賜號悟空母初妊娠即  
屏葷血臨產之夕有光二道自天下徹其廬  
已而產二男歲餘皆病亡其一相者謂其母  
曰若不出家恐亦未保乃舍入法忍寺七歲

受戒學教於清辯忻師紹興末自祥符座元  
出主太湖之寶林歷慧通車溪講道大播淳  
熙癸卯越帥李參政請主圓通親為疏云佛  
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即應士大夫何嫌異教  
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一日微恙屏人事  
坐榻上問病進藥皆不答越七日淨身易衣

跌坐方丈寂然而化閣維之時求舍利者如  
其願必得之著大部決疑集四卷行於世在  
車溪日入蔬圃見菜葉小蟲無數歎曰哀哉  
一餐何多殺命於是一夏唯白湯下飯嗣法

紫金法通

清修久法師法嗣



法師妙雲四明楊氏自號慈室徧詢教席濬  
發妙解從久無畏詣玉几參大慧益有省悟  
無畏主清修師與逸堂諸賢旦暮請益及同  
受通相三觀之旨紹興十九年無畏沒衆請  
師為繼淳熙初遷慈溪永明以所得悟意述  
圓覺直解其序有云巨儒老納讀此必曰既  
云直解何用是曲科為聞者為一笑嘗聞居  
東湖二靈以詩遣丐村市云山環湖水水環  
山短艇白鷗窻几閒野外更將供給至飽參  
著得十僧閑時人誦為實錄郡請尸南湖日  
事講貫學者如市居二年以疾辭居溪口吳  
氏菴一日往別吳君歸越三日澡身易衣跌

坐室中謂侍人曰吾有辨香藏之三十年將臨終供佛仰報大恩今其時吾將有行及香煙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就座合掌而化師為學得旨尤善駕說詩頌翰墨妙絕一時南湖祖堂以師居位日淺不立像耆老評之曰昔竹菴牧菴居此皆二年議者以道大名重不得不立今慈室何慊於二老哉於是亦立位嗣其法者廣壽正皎九月八日忌首座晞顏字聖徒自號雪溪四明奉化人幼試經得度教賢禪府無不咨詢三教百家無不綜練嘗從父無畏親受觀法自謂造師藩籬及無畏亡撰銘文以寄得法之意師志氣剛正廣衆畏服文藻高妙後進愛慕於是聖徒之名播天下不惑之前所寓必居記室知命之後所至必踞座端諸方屢舉出世皆固辭不就嘗步菜畦見糞蛆毳聚以殺物之多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三百六十片日取其一以供粥飯晚歲自省謂文字餘習無補於道

乃住桃源厲氏菴專志念佛一坐十年精進不懈謂及人張漢卿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可得珍臺寶網迦陵頻伽此吾佛方便誘掖之法耳但於修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證而證漢卿曰予固已信解媿未能勇進耳扁所居小軒曰憶佛作詩以見志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臨終預別親友沐浴更衣西向觀想忽稱佛來合掌而化師隱居之日有司以免丁追慈室謂之曰天下豈有讀萬卷書為高士行猶欲以丁錢責之邪主司嘉其言得不問

澄覺煥法師法嗣

澄覺煥法師法嗣法師簡言自號覺菴依澄覺學通其旨博覽強記獨擅一時嘗講妙玄外座高拱暗索本文不失科節圓詮妙法旁敷教相事理權實莫不粲然嘗謂新學曰人苦於寡學若深歷歲月熟覽典誥自然左右逢源了達祖意不



為一文一義之所帶惑均可從事於講說之  
際聞者心化

法照皎法師法嗣



法師明括明之郵邑周氏自號則菴母夢吞  
寶珠而生十八具戒即遊學諸方依能仁法  
照受教觀一時會中同名者有十括之稱而

師最顯著復徧參禪林見天童宏智育王大

慧國清愚谷無不期以大器嘗曰叢林所謂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吾宗介尔有心三千

具足也宏智聞之曰觀子妙解宜歸弘教初

主昌國超果遷覺海隱學永明篤志講訓無

虛日學者不敢以假告郡師范成大請主南

湖一時聽徒皆四方英秀來者唯恐其後咸

相謂曰登龍門者正在今日師日誦小般若

經稍涉人語便即重誦謂不當以凡言雜聖

典也六月十日

圓照光法師法嗣



法師宗肇四明人初之南湖見明智晚入圓

照室俾之貳講出主與教遷壽聖自罹建炎  
之厄僅存大殿茅茨數百椽殘僧十餘輩處

之裕如常曰諸佛大士徧法界建佛事而雲

溪咫尺之地不能有為亦緣力不足耳縱我

能為之何足為道祇陀給孤所施無慮億數

而雲溪咫尺之地不能有成亦緣力不足耳

縱我能成之何足為多但知服勤講導篤志

修進以報佛恩可尔既而來學日臻擅施日

至棟宇為之鼎新

東靈欽法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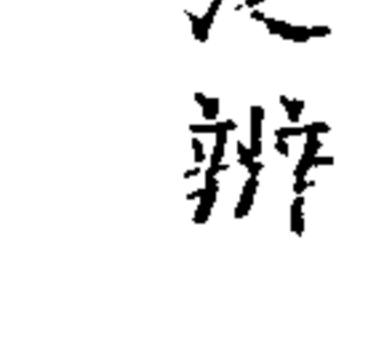
法師利淵博通三藏旁貫五經學富道高世

稱為淵教藏蚤傳東靈之道弘法揚尖聚眾

三百日事講演出入經論莫測涯涘由是後

學多尚泛辨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昆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之二十 昆西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七

淨社廉法師法嗣 廣世

沐菴法亦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寶積法雲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昆西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倫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月堂慧詢法師 一菴庭躬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止菴法遵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湛法師

覺雲運法師法嗣 神照下

月波則約法師 朴菴清慈首座

證悟智法師法嗣

慧光若訥法師

北峯印法師法嗣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果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毒海道源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蒞法師

雲巢如寶法師 南澗行果法師

嚴陵趙彥肅 鑑菴吳克己

能仁寶法師法嗣 草堂如寶法師

車溪榮法師法嗣

紫金法通法師

慈室雲法師法嗣

悟真正皎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言法師法嗣

鑑堂思義法師 總菴妙心法師

常齋法开法師

能仁山法師法嗣

畢菴法希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揚尖洲法師法嗣

崇先了生法師

揚尖法欽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法師慧詢字謀道號月堂其先永嘉陳氏寓居四明昌國之胸山母夢異僧至門求化既而妊娠八歲出家祖印院初授法華數備即

昆四

二

能成誦嘗歸省祖母諭之曰汝已去家當學吾州忠佛子初謁南湖澄照以卓立稱至東掖見皎法照奇之有忌之者羣譟之師曰佛法大義有疑即問何必見嫉乃西遊浙左徧參名匠東回南湖依圓辯正所學聞性惡即具之有名體不轉之妙一家圓頓深有悟入

紹興末年出主法昌遷淨名普和常持鉢海岸遇盜師正色曰汝輩所欲者財耳盡與之因諭以善惡業報盜為感動歸物悔過而去淨名無徒每對海山為鬼神講維摩經屢感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負笈之士自遠而至幾莫能容丞相魏杞與師為道契嘗問世

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為疑乎曰然師曰窮過去極未來雖有代謝而此理常住魏公曰屢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曉淳熙六年冬十月二十七日忽告眾示疾慰問者羣至見門學則勉其進德士官則囑其護法聞其言者悚然有感既而別眾書偈念

佛結印跌坐而化停龕彌月脣臉鮮紅其容若笑遺言分骨為二一拊親壟一塔祖原眾以歷代窆全身唯剃髮以酬師志逾月視其髮舍利可掬師坐必端直行不旁示密室靜處必披袈裟高座宣揚不事著述學者多於聽次筆以記之誦經坐禪日有常課未嘗以

昆四

三

事廢制學者未二十夏不許出世躁進之風為之一戢法師處躬永嘉人號一菴父從圓辯得其旨晚主南湖有辯才善說之譽脫略窠臼不滯節目有求指示者執筆便書申明祖意獨出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光明期湖

心律居亦行此懺主者正竹溪素重師德每  
初夜必領徒過南湖聽說法要竹溪臨筵歎  
服曰吾徒何幸得聞大乘四分所明檢身為  
要若明心見性其在茲乎一眾為之歡躍  
法師戒應四明人自號雪堂才識英敏襟度  
豁如久學南湖為時偉望郡以南湖請圓辯  
師奉命之東掖以禮奉迎及圓辯至大開法  
施妙旨雄談唯師可企一日叩函丈問拍要  
中未了義圓辯曰汝能背誦吾將為說數日  
誦通暨上請辯曰此中為汝說得徹也師忽  
有省自是機辯奮發莫有敵者出主白蓮學  
徒雲會寧海歲有大會請師一月講經道俗  
萬眾仰聽肅肅鴻音一震莫不警寤一日無  
疾別眾歸寢右脇而亡塔全身於寺山之靈  
源

味為之豁然初主辯利遷廣嚴永明悟真接  
物以慈撫事以寬或問曰用則酬酢忘倦叩  
以佛法則默而不答人有測識其意者為炷  
香拱立謙辭發問方隨問委釋曲盡其理其  
為重法不失師體若此  
鏡菴曰先賢有云四明中興天台之道圓  
辯中興四明之宗蓋謂四明之後有派為  
知解之學近似山外者而圓辯者出獨能  
發揮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謂月堂得  
觀行止菴得宗旨一菴雪堂得辯說皆有  
師家之一體云  
法師仲韶四明人父參圓辯學解卓異紹興  
中主布金以雲川神智假名諸師咸破四明  
乃作三千正說以追攻之名指南集凡三卷  
覺雲連法師法嗣神照下  
第六世  
法師則約號元菴鄞之姚氏親受度於覺雲  
旦夜為學深明教旨覺雲來南湖師為侍右  
撫事和謹內外以說雲逝去依上竺慧光分

座講經衆服其辯乾道九年春太師越王親  
製疏辭請爲月波第一師寺占東湖之勝而  
師以講才見稱於世故一時名德咸樂來依  
越王屢親講說手書贊曰師教門義龍也既  
爲吾家師又作此山主願奉此地長講天台  
宗教長修水陸普度上報君親勿事改革既  
而奏于朝賜智海之號自師作祖此山繼之  
者梓菴隱堂而栢庭徑外南湖自是地望爲  
之益重

證悟智法師法嗣

法師若訥字希言嘉興孫氏初依竹菴於德  
藏克志苦學久而嬰病心叩大士口誦祕呪  
夢大士灌以靈液寤而失其疾乃往赤城謁  
證悟遷上竺命師首衆既沒詔師嗣居之乾  
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  
藏法之旨師答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  
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  
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

昆四

五

王士庶皆可修持上說授右街僧錄既而詔  
於山中建十六觀堂仍放其制作堂於大內  
四年夏召師內宿觀堂論道四月八日召師  
領徒五十人入內觀堂修金光護國法上問  
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  
是上然之進左街僧錄慧光法師九年召對

選德殿問大士歷代靈迹及法華經旨上曰  
最初得師發明此事遂於圓覺悟得法門譬  
如著棊勝負既分不但并去棊子棊盤亦須  
一時并去師曰并去者亦不可得上曰宗說  
俱通其師之謂有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  
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  
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又  
嘗問金剛之旨師曰此乃六百卷般若中一  
分與問斷疑特喻金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  
波羅密以如是名顯示勢力結是般若皆有  
是力此既諸般若之釋疑是故金剛二字文  
雖出此義實通諸般若作譬故持說者福重

功深入句德法華座席記結預也宋裴駟史記序云采先儒之說陳是有益悉皆抄納當知荆溪訓預其裴駟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命衆合誦三萬卷乃降制云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爲多今仗般若爲除此過庶使羣生俱承解脫時沂王尚幼上召師入禁中爲王說法摩頂嘗以疾丐間上曰且賜地築室更數年彼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十一年退處興福特授兩街都僧錄時光宗在東宮書歸隱之扁以賜之仍製讚以褒稱其德孝宗退養重華宮召注金剛經肩輿登殿止宿殿廬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熙二年十月旦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集衆修法華懺取道具進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塔于正寢紹熙二年謚宗教廣慈法師普照之塔

法師俊苾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唐元和開國人在海不空弟子慧果久之杭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峯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禧初

北虜犯邊苾啓北峯欲結壇誦呪如不空解安西園時論委靡竟不克行北峯乃令遣徒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論于海

趙彥肅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學之翹楚也來謁北峯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駭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師曰羣機未熟必先動盪機熟會入衍駭何爲自是深識時教大旨每稱師爲南山肉身大士從受刪定止觀歎曰回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初彥肅好詆佛道嘗與僧抗議理左語屈及僧沒爲行衰服門人怪問之答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吳克已字復之自號鎧菴建安節使之後曾大父遊學四方因居婺之浦江幼穎悟爲學無所不通嘗讀周官慨然以封建井田爲可復淳熙中四魁待補歎曰射日中眉事與時

違乃去隱于左溪忽苦目疾或勉禱圓通輒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醫答杜祈公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試持大士號目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觀山谷詩讚美宗鏡有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鑪香

因閱及兩函寶積實云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令悟境觀二字以為几杖服味既而果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識者取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可見曾為妙經作註自言取與棗柏埒謂彼弘兼祖之典

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所著法華樞鍵楞嚴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晚編釋門正統未就而亡良渚宗鑑為續成之始家人夢湛假名求寄宿泊學教議論多暗合又喜其故人以謂後身云

慈室雲法師法嗣



法師正皎字元晝鄞嵩江朱氏受業多實初從辯利止菴學因同人商略光明定題便能感禿諸師得失慈室居清修造焉久之盡得慈室之道慈室遷南湖令居座端講才宏闊眾所景慕出主慈溪觀音六遷法席終于擇陽悟真玫瑰樓公鑰每從師問佛法大意師號月窓居廣壽之日於窓閒作半月玫瑰為作記賦以詩云不要作圓月才圓便有虧不如作一半卻有向圓時此詩盛播人口而師之名德於是益重

行人了宣四明奉化潘氏初受經寶林慈室

居清修往依焉每謂解必有行乃入南湖光嚴室閱藏經修法華三昧前後二十七期過午不食未嘗違日晷與同修善榮為心友每閱經有疑必造榮室決之一日默坐甚久榮曰今日何為師曰歸期已近道義難忘不覺如此請君專心進道當於淨土重會榮笑曰

正欲見君作略師自此示疾將終請眾諷彌陀經稱唱佛號遽起端坐索筆書偈云性相情忘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即合掌瞑目暑中留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微涎有以帛搵之者異香襲人關維舍利盈掬心與數珠不壞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後三年榮

昆四

示疾臨終前一日與眾訣別沐浴更衣請眾念佛跌坐而化人謂赴宣師之約云

能仁山法師法嗣

法師法希號畢菴法雄號南巖皆天台人同入山法師室服勤受道齊名當世及相繼居白蓮道望若一具正眼以定宗發辯才以駕談豁襟量以容眾摛文藻以應機白蓮宗風之盛實二師振起之也

揚尖淵法師法嗣



法師了生越之諸暨人年十二出家慧解如成人初謁東靈欽師時效禪林羣居僧堂當元夕眾往觀燈欽師行香見其危坐牀上問

曰汝何不隨眾去答曰蒙師見誠專心為學勿事嬉遊欽師大喜撫其背曰三十年後振吾宗者非汝而誰既壯深研教觀時輩厭服出主頂山講唱無廢日臥榻度上安蓮經章天像身披五條吉祥而睡謹身敬法不以閭室易其節

弗祖統紀卷第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八

沐菴舟法師法嗣 廣智下

昆

豁菴淨悟法師

法明節法師法嗣

閑林子真法師

月堂詢法師法嗣

逸堂法登法師

悅菴淨惠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一菴躬法師法嗣

正菴端信法師

癡菴乘拱法師

止菴蓮法師法嗣

鏡菴景遷法師



柏庭善月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南湖善樂行人

叔寶良安法師



契菴如晦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慧光訥法師法嗣 神照下

等菴士衡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佛光照法師法嗣 南屏下

子庭師訓法師

碧溪德聞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古巖正因法師

應菴法言法師

西山文拱法師

無極可度法師

石林文人法師

自聞如願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桂堂如坦法師

東陵智迥法師

菊庭信經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霅州景荃法師

毒鼓妙聲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雪岑行海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此山志在書記

方溪文珙知客  
桐洲坦法師法嗣

古源永清法師

剡元先法師法嗣

雲夢允澤法師

蒙泉源法師法嗣

靈源允憲法師

螺溪元悟法師

梅峯奎法師法嗣

具城鈔銘法師

鑑堂義法師法嗣

百川如海法師

石帆宗曄法師

栢巖文景法師

總菴心法師法嗣

古鏡文景法師

畢菴希法師法嗣

海空法英法師



潛山文珙法師



桐溪若濟法師



孤巖如手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住菴淨岳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南巖雄法師法嗣

虛靜祖意法師

休菴舟法師法嗣

法師淨悟字機先温之樂清李氏幼知厭俗

往依鴈山飛泉圓覺十九具戒初謁定菴統

學教觀時休菴居壽昌篤於講說往求受業

菴問定菴何以示人師曰演索車義菴曰寂

光土索車否師不領畜疑在膺幾廢寢食菴

感其用心撫其背曰疑端發露寶所非還居

無何忽有契會自是宗門疑難迎刃而解吳

越講席無不縱觀志氣高卓少有許與每自

誨曰折鐺煮飯偃息中林借虛空口對萬象

說余亦何媿至若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數

行紙上語聚百十離道人大厦廣居食前方

丈吾弗為也師始於飛泉作與棟宇既而勉

徇衆請出主天台淨土日勤講說百廢具舉

晚歸飛泉故居課佛為業及屬疾大書以示

衆曰求醫問藥撓吾化也吾將默觀其變明



廣智下

已

十

旦危坐而蛻時開禧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也  
閣維之日耳與齒儼然門人文虎塔于寺之  
西麓北澗居簡為之銘曰是為密菴聽說摠  
持兩種不壞之藏道德所重雖隱而彰吾知  
夫異代而同心者隨淚於鴈山之陽  
法明節法師法嗣

法師子真永嘉人號閑林幼從節公學用心  
勤至悉通其道遇教義未安處與諸友終日  
議論既得意已乃坐帳中縱辭演說或自問  
自答以自研覈後繼主法明大弘乃父之業  
辨才異等老學畏服  
月堂詢法師法嗣



法師法登字聖道號逸堂四明澥浦林氏受  
業寧波初為優婆塞學于梓菴天性慧悟凡  
諸部要文無所不記諸文要義無所不解既  
具戒入南湖依月堂堂以其宿學蚤成宜待  
以異禮踰年命以懺首嘗與論修性善惡之  
旨師資道合益用親敬守志齋居二十二年

無異念教門義旨悉有撰述世號傳錄稱為  
逸堂科云出主在城天封遷資教晚居清修  
一時學者以不預聞講席者為之愧也  
法師善月字光遠四明定海方氏父律為邑  
中名儒母夢月輪隨懷已而有娠生之夕白  
光滿室初學語常合掌道法界字甫成童父

編六經授之以次誦習如温故業十二通春  
秋大義母攜往正覺寺設供備殿盪數匝寺  
主道并謂其母曰吾夜夢白龍繞此社其繼  
此兒乎於是父母始令出家命名善月善光  
夢也善月光遠皆古佛名十五具戒越三月而并師亡  
乃往南湖依草菴常以科目繁冗為勞草菴

誨之曰白日看家書有何難解師為一省來  
菴來繼趨隅日勤菴曰異時鼓吹吾宗者其  
在于乎梓菴講道月波往謁焉聞世相當住  
之旨益有省發乃復歸南湖見月堂問如來  
不斷性惡之說身心豁然如卻關鑰見府庫  
以所悟白堂更為演其義師拜領而退堂示

寂師爲專使往當湖請竹菴越明年命師分講風儀清溫談辯雅正竹菴讚之曰吾於首座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者所居古栢獨秀因自號栢庭淳熙庚子初主東湖辯利遷慈溪寶嚴居無何太師史真隱請居月波學士來奔廩食不足真隱聞之喜使使白師曰師爲道延衆欲食來取子不嗇也紹熙二年郡率何公澹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有方御衆有法十三年不易節緇素以是信之嘉泰四年退隱衍慶精舍一息十載夢老叟耳語曰六十五七十一嘉定六年郡將陳卿以南湖有去思爲更屈致辭弗克雨華更新舊徒再擁未逾月上竺以教書召師謂亟往有似於徇名堅不爲動衆謂上命不可不恭始幡然而往是年正六十五之驗也八年夏旱詔迎大士於明慶車駕親幸致拜命師恭禱朝注暮洽上大說特補左街僧錄十二年秋拂衣東歸偃息于城南祖關是年七十一

又知所以驗前夢也明年秋郡以西山資教界師佚老紹定五年春有旨再領上竺人皆以坡仙師去忽復來烏語山容開之句爲之賀端平三年得旨請老東菴一旦示疾坐牀上若相酬酢者法孫秀林問何爲曰吾與荆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寂顧左右曰人患無實德爲後世稱若但崇虛譽我則不暇千載之下謂吾爲栢庭叟則吾枯骨爲無愧幸勿爲請謚以汙我素業言已累足而化實淳祐元年在月十九日也留龕七日貌色鮮白心頂俱煖奉全身塔于寺東爲壽九十三得夏七十八先是首座智覺論請于朝言師道光前哲四衆依仰年登九秩將逼歸真請建塔山中以擬歸藏上有允之故今用此成命所遺衣髮及四經解合藏于南湖祖塔之側師所著述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因革論簡境十筰三部格言金鉅義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記附鈔箋要皆行

世自餘雜製名緒餘講餘對客未嘗及世間  
事唯論前人往行及典誥之辭或問何以安  
心曰心本不動問法華經藏曰當盡全彰其  
警策類此嗣其道者香林清賜為上首

法師淨惠字敏中號悅菴郵陸氏父母構佛  
而生幼年夢登寶閣見異人為摩頂及覺異

香盈室以語隱學俊師勉其學釋遂依定海  
正覺出家既具戒往見月堂因春期入齋聞  
香導頓悟圓旨堂由是器之有度律師用大  
智新疏講觀經于湖心月堂遣師與之辯至  
談觀心觀佛之旨發難數四度竟屈服哲則  
菴主南湖始開講席師捲卷危坐退而指其

瑕玼哲益敬畏築隱堂居隱學俾師分坐講  
風大揚初主郡城法華或以為小師曰此法  
智師講經之地其可鄙乎遷治平每臨講見  
疏記援引儒典則止而不讀謂其徒曰此外  
書也宜自觀之夏將闌對眾自說曰今夏講  
席諸方所無縱或及之亦祇雜以外言誘掖

昆

十四

之餘兼事匠石積年弊陋易而為新每預公  
舉或非其人輒面斥諸山曰所謂講院者以  
欲傳講爾今此人能任此責乎卒不許間居  
泉口拱秀菴學士裹糧來從及遷寶嚴化道  
日起閱八年忽天風吹華桂香蒲院識者知  
為嘉瑞未幾果頌南湖之命時嘉定六年也

自栢庭樂育人材之繁後生尚文辭好異議  
生者稍不厭眾心必羣起而譁逐之師至以  
沈毅御物持成規嚴人望風不敢犯向之好  
譁者俗為菴居文室未嘗為請益者雖入夜  
不距行兩廡聞讀誦聲必忻然就之因所業  
為點示法華懺期日一開說初終參貫人皆

樂聽心感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集大眾  
諷觀經趺坐榻上奄忽如蛻塔全身于祖關  
門人乞銘于司令樓扶淨無住見而歎曰悅  
菴不喜外書而梅麓作銘全用妙經句豈非  
有以冥使之乎稟法者禪悅了彬大蓬了因  
六七人云

行人善禁字行甫四明小溪周氏初從月堂  
 學教觀既通其旨即入觀堂修長懺閱藏經  
 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五經以施諸  
 方彫造彌陀佛像拈施衆會素善水墨畫大  
 士像以與人前後莫計以音聲佛事傳授諸  
 人今城社經既皆用師節度也臨終往生之  
 昆四  
 相見宣行人傳弟子默容海印以高行爲鄉  
 十五  
 城所歸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九

豁菴悟法師法嗣

嘯巖文虎法師廣智下第八世

開林真法師法嗣

法明師昶法師

逸堂登法師法嗣

同菴允憲法師

竹坡如約法師

可堂若參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栢庭月法師法嗣

香林清勝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石屋正已法師

化翁師贊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此室六方法師  
道山士堯法師  
空菴文慧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北林與俱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廬中元具法師  
孤巖如旂法師  
探菴文節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石門士雲法師

悅菴惠法師法嗣

禪悅了彬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大蓬了因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石澗戒法師法嗣

古泉正宗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警 撰

昆四 十五

嘯巖虎法師法嗣

訥堂慧辯法師

松澗善助法師

東山夔公首座

東山義問書記

法明昶法師法嗣

法明行依法師

同菴憲法師法嗣

圓菴行果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頊空智覺法師

寒谷妙暉法師

東山皎公法師

寶壇智尚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默菴普聞行人

退若可昇法師

石坡啓法師  
嗣

無住宗淨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昆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諸師雜傳第七

淨覺仁岳法師

吳興子昉法師

錢唐惠勤法師

雪川瑩珂法師

超果靈照法師

神智從義法師

慧月了睿法師

草菴道因法師

梓菴有倫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儒士述菴薛澄

雜傳之作將以錄諸師之未醇正者故淨覺以背宗錄神智以破祖錄草菴以失緒錄或曰法智之世先後為異說者有之矣豈當盡以雜傳處之乎然昭圓之於四明無師資世系之相攝後人槩以山外指之亦足懲之矣



至若法智子孫時為逆路之說者未若淨覺神智之為甚也彼祝之而不類我且指二人為首云說職教反事見揚子

法師仁岳雲川姜氏自號潛夫聞法智南湖之化往依為學至水月橋擲笠水中曰吾所學不成不復過此橋法智器之是以東夏白

晝焚膏專事細繹鄉書至悉投帳閣未嘗啓

視因出境分衛乘舟水行偃臥舒足豁然自得若拓虛空播為之折每請益函文顯大釋

離大輪象望風畏之時昭師略光明玄不用

觀心師輔四明撰問疑書以徵之四明製妙

宗并消伏三月潤師作指瑕以為難師述由

疑抉膜以正之四明談別理隨緣齊師作指

濫以為非師作十難以抉之所以贊四明意

有力後復與十同志修詩觀音三昧因疾有

聞宴坐靜室恍如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

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道既不合遂還

浙陽靈山蒙慈雲攝以法裔四明乃加十三

料簡以斥之師復上十諫雪謗往復不已四明本會昭慶有請慈雲為詩以送之學徒從

往者半雲弗之止既遷石壁復從靈芝時法智已歸寂師臨衆自說曰只因難殺四明誰

誰向靈芝敢開口有仁行人自永嘉請若澤

社一住十年大弘法化以年老還鄉雪守讀

三祥符觀察使劉從廣為奏命服樞密使胡

宿為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以

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創隱淪堂休室

以為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

刻當行果留偈安坐而亡時三月二十五日

也塔全身于何山之西隅嗣法者梵慈乃仁

輩皆能表表模範一世師於楞嚴用意尤至

會諸說為會解十卷熏聞記五卷釋自造

楞嚴文句三卷張五重玄義則有楞嚴說題

明修證深旨則有楞嚴懺儀復於咒章調節

聲曲以為諷演之法所著金剛般若疏二卷

發軔鈔五卷釋自造彌陀經疏二卷指歸記

金剛疏

發軔鈔五卷

二卷釋自造疏文心解二卷釋不雜錄名義  
十二卷義學雜編六卷如意輪課法涅槃禮讚文羅漢禮讚文南山禮讚文施食須知毘曇七賢七聖圖起信梨邪生法圖各一卷禪門樞要淨名精英大論樞師大若溪講外集憲茶記諸子雜言史髓

記曰何山更爲禪居而塔地轉爲菜圃厥後守衆有夢師謂塔處灌溉非便求遷之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遂具禮易葬焉此與東山神照遷塔事極相類皆於當時藏全身而特示靈瑞於二百年之後也異哉

昆五

三

論曰天台家謂學華嚴唯識者爲它宗蓋指其不受時教規矩之說耳淨覺初爲山家之學甚厲爲止疑扶膜十門併難以排四師甚力一旦師資小不合而遽爲壽量之異說甚至於十諫雪謗抗辯不已前輔之而後畔之其爲過也與學它宗者何異

焉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置之雜傳亦足爲懲然此亦是護宗綱辦法裔爲之說耳若鑒之以佛眼則聖賢弘道互有抑揚豈當定其優劣如調達波旬皆以大權示現邪見詎可以俗情裁量之邪是知議淨覺者當以此意亮之

法師子昉吳興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嵩明教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斥爲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畧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熒惑天下斥付法藏爲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爲達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它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摠之爲二十八炬安陳於前嵩經於後清亂正教廢而禪宗余嘗面詰之而嵩

莫知魏又據僧祐三藏記佈律祖凡三十三人最後名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為梁朝達摩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經既尊禪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為之記邪沉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與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照纔見禪字

認為己宗是則反貶梁朝達磨但傳小乘禪

法厚誣先聖其過非小

法師可久錢唐錢氏天聖初覃思得度學教觀于淨覺無出世志喜為古律詩蘇武監郡日嘗與師及惠勤清順為詩友所居西湖祥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嘗有憂色軼來守

昆五

四

錢唐當元文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瞻匄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流離閑照佛世知無盡非本燈之句蒲宗孟集錢唐古今詩求稟於師師曰隨得隨去未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送客不踰闔辟穀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窓外唯紅蕉

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法師靈照蘭溪盧氏幼失怙恃白兄求出家兄取三藤示之曰使此藤繫汝俱碎可從汝意師欣然入林取藤成束置前曰果容入道用此擊我俱碎無恨兄不能奪遂入寶慧寺

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未朞月誦通法華光明弱冠投試有司嘉之獎以別榜既具戒即往錢唐依香嚴湛師學教觀數歲復往吳興依淨覺一家戶牖無不通達初主吳山解空繼遷景德熙寧中徙雲間超果自元豐以來於每歲春首結淨業社七日期時預者二萬人念佛獲驗不可紀錄嘗夢三聖儀相前跪作禮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報為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又誦經深夜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其像誦經萬部以嚴淨報元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養之期已至遂北首面西累足而化闍維異

良五

香龔人舍利流送結塔院東南隅

五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學問文章當世推

重治平三年由樞密副使出鎮杭州每來謁

岳師談詢妙道躬執弟子禮師安坐不少遜

法師從義溫之平陽人姓葉氏十七通誦法

華得度學扶宗主大雲五峯寶積嘗惠官宗

但任曾臆於所著補注集解處處辨明如論

賢首妄判華嚴議慈恩專用唯識辨祖承無

二十八祖判道家當攝入儒宗辭理切直為

世所信並詳見諸宗志晚居秀之壽聖大振宗教

元祐六年春示疾就榻言祥右脇而逝遂舍

利于錢唐寶藏諡曰神智憲使劉壽記行業

雲端介清白不妄遊從寤寐三觀耽味著述

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瀝水不

飲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可

謂賢也已矣所著大部補注十四卷順正記

三卷釋光明新記七卷釋光明往生記四卷釋

圓通記三卷釋不纂要六卷釋義集解三

卷釋四寓言四卷釋金淨名略記十卷搜玄

三卷釋義

論曰神智之從扶宗視四明為曾祖而於

有所立義極力詆排之去乃翁已五十年

其說已定而特為之異破壞祖業不肖為

甚非同當時孤山淨覺一抑一揚之比也

舊系扶宗今故黜之置之雜傳以示家

之在

法師了睿嘉興人號慧月學教有聲父依神

智於壽聖秀有士族請神智禱疾師與俱往

及歸神智責之曰汝為純厚吾故攜汝往何

為俗舍左顧右盼師深謝過而已智曰汝豈

有所見邪師密白曰有一女祟在病牀上見

師入即下走人既擁門乃從壁隙而出不覺

顧視如此智曰吾亦見之已而病者愈智既

沒師乃繼其席思溪王氏有女卒請施食河

冰船不可渡乃遣人報令設座於斛前即船

上遙為咒願中夜一女至船上曰謝師戒法

已得超度留鞋一雙忽不見次日三君至船昆五驚曰此亡女入歛時鞋也六

法師道因自號草菴四明薛氏視法智座下七樂法師為叔祖其孕也母夢祭披幃而入寤而生明發而赴至俗咸知其為後身云掌有圓相掬之如環足下奇文雙魚宛示十七具

戒坐夏南湖有問以教義者徐為釋之正典文合識者知其宿習明智居寶雲住學焉已而徧歷教庠屢參禪室因讀指要鈔深有悟入初主禪悅直嗣四明草菴錄嗣法文云三林親近八善知識甘明禪室五登講堂始不在彼如水投石此一辨香奉為延慶第一學則書旁不肯者燕各擊解次遷永

明寶雲廣壽治平晚主廵慶學徒滿堂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徒衆曰華嚴世界洞徹湛明甚適我懷今將行矣乃令舉所述彌陀讚曰無邊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官周徧徧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難覓難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

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讚畢隨衆唱佛數百諷觀經至上品上生即歛念坐亡越三日頂足皆煖葬全身于祖塔師道貌嚴毅

辭辯如瀉有嬰其鋒者謂登龍門嘗著關政論以正禪人之弊詣行在投宰相秦檜三上書俱不報遂渡江而歸後秦相閱其書大驚將見之而師已行居南湖日述輔正解以斥律人妄解觀經之失其強志為法若此嘗居城南草菴因以自號

論曰草菴初學于明智一旦讀指要有省發而又自謂文祭後身故以辦香奉四明然四明者羅睺羅也未聞稟佛焉嗣若草菴之所承則將兄廣智而孫明智矣豈北面師事之而反孫之可乎西土二十四祖金口所宣悉有先後若謂北齊遠稟龍樹

此則立觀之始非草菴所當上效故鏡菴論之曰一家教觀必資傳授豈可紊亂使失其緒況當時已有高攀九祖遠嗣四明之誚舊圖系於明智終非草菴之本心新圖系之四明未免有違於公論今故置之雜傳亦足以為失緒者之戒云

法師有倫四明王氏受業于小溪壽聖自號梓菴久依草菴學分座南湖講導有旨晚主月波學徒說服栢庭輩行皆北面受業所居一室未嘗見其便溺人皆異之或問其故詎而不答

法師法因自號剡心四明慈溪顧氏學草菴盡其旨以與師同名時稱為小因主廣壽三十年晝夜講演未嘗一日走檀門每施者至輒竦媿自歎曰比丘之法丐食活命我何人哉坐奪勤苦之利卻而還之不得已受其少分所居弊陋將新之曰此軀尚無常何事外物為一日集講待者報衆赴檀門未回師曰

虛空諸天正欲聞法何必衆集即擊鼓升座紹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謂左右曰吾觀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吾將行矣即集衆觀經稱佛號留偈端坐結印而化瘞全身于寺東

昆五

學大明境智之道草菴沒為文祭之其畧云嗚呼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云殊所釐一天譬以二藥治衆人病所期者痊柰何末途兩宗被魔學者泥偏私立位號互為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針著氈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癭附咽不求其端教曰我是孰明漸圓惟佐欲聞禪曰我是但稱別傳兩宗既孤又於其宗派別星懸或本四明或夸雪川或出白蓮天台微旨浮談浪語如漂流船或參瀉仰或歸雲門或嗣曹川如來心印上推下墮如顛倒猿持此勝心敵

彼勝心以燕伐燕堂堂我翁能於兩宗洞達  
妙玄云云又作草菴忌疏云諸法本空即空成  
實至人不死雖死如生安住尊者師自號安住子號閒  
氣所鍾前因不昧探戒珠於矚領飛慧劍於  
龍門早遊刃於儒林無書不讀晚乘桴於教  
海有感皆通云云於道最高裂衣冠而罔恤有  
疑不決械囹圄以須爭云云見八知識無半語  
之相投將一瓣香為四明而拈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昆五

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未詳承嗣傳第八

東陽善慧大士齊果之開

景明道房禪師綱師傳

北齊僧稠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綱師傳

天台智琰法師專

金華方巖法師

西京楚金法師

千福飛錫法師

終南法善法師

五泉真公法師下三人見淨土志

南岳承遠法師

南岳法照國師

無姓法劍法師下二人見光教志

長沙懷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連師傳

天台道暹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 五代唐

十祖玄燭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會稽什法師 宋下三人

嘉禾子玄法師

天台元穎法師

括蒼聰法師 南屏傳

無相善勤法師

寶藏利贊法師 勤師傳

普慈揮法師 下二人 湛但名傳

空相融法師

超果照法師 下二人 教法空傳

昆五

廣化明法師

宗元錄穎法師

寶雲威法師 正文憲傳

方廣曇照法師

普照因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如上三傳

寶積實法師 吳克己傳

淨慧威法師 草菴錄

左溪志昭法師

無功居士王闕

有為天台之道而無聞於後世者固亦多矣

非以其迹晦而位卑身亡而嗣絕乎至若舊

雖有傳而無所師附見它傳而無所考凡於

法門有旁贊之一益者豈不樂書作未詳承

嗣傳

東陽大士傳翁字玄風義烏人齊建武四年

五月八日生幼與里人漁以籠盛魚沈水中



祝曰欲夫者去止者止人以為愚年十六娶  
劉氏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漁於稽停塘  
梵僧嵩頭陀謂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所  
發願度衆生今兜率官衣鉢見在何當還耶  
令視水見圓光寶蓋環覆其身乃悟曰鑪  
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方急度生何  
暇思兜率乃結菴於松山雙檮樹間自鉢當  
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任人來取為人  
傭工晝作夜歸與妻妙光敷演佛法苦行七  
年宴坐之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東來放  
光如日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  
場已而四衆沓至作禮郡守王然謂是妖妄  
囚之兼旬不食媿而釋之還山愈精進曰我  
從兜率官來為說無上菩提昔隱此事今不  
覆藏大通六年遣弟子傅晔奉書詣闕稱帝  
為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善慧欲度衆生欲  
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士袖出木  
鐺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言殿謁者三贊

不拜直上御榻對語異常設食竟出鍾山坐  
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大同元年請講三慧般  
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迎大士  
不動御史問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  
帝善之翌日獨延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梁  
未饑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採草作藥以活間  
里盜不忍犯嘗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弟子  
慧榮欲建龍華會大士曰龍華是我事汝可  
建請佛停光會若從吾言定見龍華又曰吾  
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由釋迦能捨身  
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行道常見  
七佛在前維摩從後謂弟子曰七佛中唯釋  
迦數與我語光大二年冬大士曰嵩公已還  
兜率天我不得久住作還元詩十二章大建  
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七日縣令陳鍾育  
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手受香衆益驚歎葬  
松山之隅敕僕射徐陵撰碑  
荆溪止觀義例曰東陽大士位居等覺尚

以三觀四運而為心要故獨自詩曰獨自  
精草堂法界師隨釋云謂三千其實離聲  
名離聲教名本三觀一心融萬品千觀三  
一即一假中一即一念非了三千自而  
一如一刺棘叢林何處生九界惑深生而  
一相可如神一刺棘叢林何處生九界惑深生而  
一界相一如神一刺棘叢林何處生九界惑深生而

昆五

十一

獨自作推檢四運并無生正用觀也  
所著問起推檢四運并無生正用觀也  
也併千端萬累何能縛此觀成也十界善  
此證唯識況復三觀本宗瓔珞補處大士  
金口親承故知一家教門遠稟佛經復與  
大士宛如符契小瓔珞經二卷上卷明次  
生入假觀二觀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義  
觀下卷明三觀自性清淨云云三觀既自佛  
說大法界金口親承今家建立遠宗佛說  
與大士所說也  
述曰過去諸佛由三觀道安住祕藏現在  
釋迦由三觀道果後示權是知自行化它  
權實因果之法無非三觀之道瓔珞宣之

於前智論申之於後北齊心悟而立為法  
東陽旁贊而示以詩皆所以明此道也東  
陽顯於梁而終於陳當北齊南岳智者以  
此道相傳之際尚無恙也昔承佛口之親  
宣今值諸師之授受於是作而言曰大哉  
三觀之道行於震旦其在斯時乎乃述為

二詩從旁而讚之宜也世人不考為同時

遂指東陽為前人而謂其能預談三觀故

晁景迂為明智碑亦謂前乎智者以導其

教者曰梁傳大士斯言未的也今當易之

云與文禪師同時旁贊其道者曰傳大士

以大士無授受之迹今但附見於傳首云

昆五

十三

禪師僧稠鉅鹿孫氏從景明寺道房禪師受  
行止觀攝心旬日即得入定復修涅槃聖行  
四念處法安居五夏日唯一食嘗九日修死  
想觀以所詣白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  
禪定者汝為最矣復詣王屋山修習前法遇  
兩虎鬪師以錫杖中解虎即散去黃門侍郎

李獎求學禪要為說止觀兩卷北齊文宣詔  
 師出山說法師為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榮  
 華世相不可常保帝為之毛豎汗流於鄴城  
 結雲門寺以禮奉之宴坐一室未常送迎弟  
 子或以為諫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  
 國吾雖德不逮古而儀相是同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之言謂師不敬欲躬  
 往加害師已冥知且乘牛車往谷口二十里  
 拱立道旁帝恠問之師曰身血不淨恐汗加  
 藍帝愧悔謂侍臣楊遵彥曰若此真人何可  
 毀謗欲負師還寺師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徧天下未足謝愆遂同輦還宮問弟子前  
 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  
 使視之即見羅刹形又欲見佛法靈異師投  
 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  
 師令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敬信請受菩  
 薩戒留禁中四旬而出乾明元年四月示寂  
 教達塔以藏舍利

述曰案稠禪師行道於北齊天保中與思  
 禪師為同時進而推之則知受止觀於房  
 禪師當天保之初復更推之則天保前當  
 東魏孝靜之世時文禪師始以已悟一心  
 三智之道以授思禪師則知房師所受止  
 觀亦應稟自文師蓋文師悟由中論獨步  
 河淮時無競化非小乘禪師之所能知然  
 則房師上受文師下傳稠師上下推之為  
 可信矣

法師智琰母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十二  
 誦通法華時稱神童祝髮之後即參講席以師

正觀于終則知參講之時即章安諸師也嘗隱虎丘山講懺餘日

昆五

十四

誦法華至三千部霄鑪未蒸自起煙芬夕罐  
 纒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持之驗焉行三淨  
 業修十六觀率五百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  
 講法華淨名皆三十徧觀音玄三十徧真觀  
 八年冬示疾見梵僧手執寶瓶曰吾無邊光  
 也卻後淨土稱功德寶王即我是也師謂門

人曰無邊光大勢至也功德寶王其成佛之  
號也由因言果以此勉余余其西歸乎即入  
定不反

金華方巖和尚荆溪未入僧時曾從之受止

觀應是左  
禪門人

法師楚金廣平程氏七歲出家禮藏探經法

華在手九歲依西京龍興寺具戒習智者教

嘗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

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誓建斯塔誠懷一

啓檀信自來於築基夜誦經行道衆聞天樂

異香玄宗夢空中楚金二字詰朝訪問咸以

師對乃親製多寶塔額賜繡緡爲助功畢之

日五色瑞雲凝於塔上謂同學曰鑿井見泥

去水不遠鑽木已熱得火可謂凡我七人聿

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乃於春秋二時

集七七僧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爲常式前後

感獲舍利七百粒血書法華菩薩戒經以祝

九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

昆五

十五

復寫千部散施信人化緣既畢右脇而逝蒸  
盡火滅雪顏如生天子遣塔于城西貞元十

三年左街功德使竇文塲奏先師楚金於天

寶初爲國建塔置法華道塲今僧衆禮念六

十餘年經聲不絕乞加旌表詔謚大圓法師

法師飛錫與楚金精嚴三觀天寶初遊京師

止終南紫閣草堂俄有詔住千福法華道塲

不空翻譯新經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泰初

詔於大明宮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

嚴經與三藏不空學士柳伉重加詳定充證

義正員嘗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明淨土

三世通修之義

禪師法善習天台教學唐天寶間遊京師常

誦法華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臨終見金蓮從

空下迎天樂競鳴隱隱向西去

法師志遠汝南宋氏初依荷澤聞天台一宗

該通妙理力學積歲居五臺華嚴食非別請

臥不解衣四種三昧用爲常課會昌四年忽

絕食數朝誠門人曰天台之道妙在法華文句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文五義判釋止觀境觀雙修行解圓明遮照平等將踐聖階降茲罕及禮懺方等必假精誠永懷于茲宜副吾意時學者如林唯元堪達其旨武宗澄汰佛法堪稟遺言以諸文藏之屋壁宣宗即位重輝佛日堪再葺舊居取其藏本置之影堂傳唱當時絕而復續

法師道暹天台人大歷中入京傳教盛有著述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法師清觀臨海屈氏久居國清妙洞三觀禪定神異清介自守不畜衣鉢嘗曰恨未能舍已頭目溪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渡師頃刻即起身衣無濕人知其有神足通焉法師文學東陽張氏入國清習天台之道悉通要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動若浮雲靜若止水目不旁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以為法先是國清為煬帝建

壘

十六

光明道場歲以為期人繁食少師竭力營建成莊田十二頃衆賴以濟

法師敬雲建業人夙學天台之道光化二年於永嘉寺講經依俱舍論述小乘入道五位作拆玄記二卷

法師妙行初學天台教既入居泰山結草為衣捨果為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證明後專持彌陀經於一夕見流離地佛與二菩薩涌立空中僖宗聞其名詔賜號常精進菩薩後一日再見寶地謂左右曰吾無觀想而寶地復見安養之期至矣即日右脇安臥而化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王鏐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壽昌

法師玄燭戒德定品慧業法門講唱宗乘當世特立大順初傳法帝京學徒數百左右悅

隨時謂其可繼荆溪尊稱為十祖云

法師皓端嘉禾張氏開玄燭時稱十祖遂往

參學即悟一心三觀之旨誓心山居二十餘

年身無長衣口無異味坐唯一榻門不設關

本朝建隆初無疾坐亡火浴舍利不知其筭

得法者八十人

壘

法師善勤天台人無相以主席請于郡時以

師高行為之舉及遷淨名舉榼菴繼其席榼

菴遷赤城眾舉利贊繼贊赴寶藏部使者復

以無相界師以眾不足容乃別遷勝地增建

棟宇時謂安清淨眾講妙教觀宜天人之交

助也

法師元頴吳興人政和二年於郡城開元建

智者院日居慈雲閣秉筆著書自正像統紀

終教藏目錄凡百卷名天台宗元錄序次古

今諸師行事為山家之盛典云又述法華靈

瑞集為十科始於曾賢證明終至香光表相

郡補為都師有招權者誣以事民其衣聞者

流涕而師不為愠幅巾布褐遨遊人間隨時

升沈晚在鹽橋菴廬誦經課佛一夕面西危

坐欣然神化焚龕之日舍利布地

法師曇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述天台

別傳注最為詳委學者躋之

法師志因賜號普照少學天台之道修淨土

行五十年法服未嘗去體嘗因寇擾入山避

亂唯攜觸服方欲登園寇已逼近師易衣石

上從容洗漱寇不敢犯識者歎仰謂之遊行

無畏其斯人乎

法師志躬居空溪述釋迦譜稱躬稟叔父鏗

菴微旨及編次歷代宗承圖後學於是考

王闡四明慈溪人自號無功叟家世名儒再

舉進士不得志布衣蔬食徧詢講席晚年唯

專念佛以所得旨意述淨土自信錄其序略

云眾生本心具四淨土如同居者在具縛凡

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

入焉且往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默照本

心也曰助行備修萬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則了達四淨土矣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淨土者正是究理菩薩所登境界而無容悠悠衆生回向漸修耳又云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以導之即預優品愚朴之輩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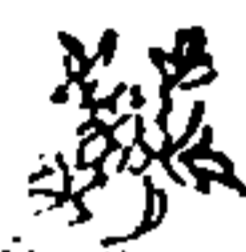
十六末

稱佛發願者亦莫不生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也彼但守癡空之人以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何足道哉發是言者可哀也矣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沙門思齊曰此吾所修淨業有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五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之二十五

昆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歷代傳教表第九

北齊悟一心三智之旨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授智者智者始以五時八教開張一化而歸宗於法華本迹之妙既發其解必立之行

昆六

於是說已心中所行以示一心三智之證載之文字用以印心以教後世自北齊上法龍猛下逮法智為十七世作歷代傳教表

梁

武帝 蕭衍受齊禪都建康稱南朝



天監元年 壬午五月

普通元年 庚子

大通元年 丁未

大同元年 乙卯

北朝河南為思禪師說三觀當東魏孝

靜帝天平間

太清元年 丁卯

簡文帝 綱武帝第三子

大寶元年 庚午



元帝 第 七 子 武帝

承聖元年 三 年

敬帝 第 九 子 元帝

太平元年 三 年

陳

武帝 陳 霸 先 受 禪

末定元年 三 年

文帝 精 武 帝 兄

天嘉元年 六 年 三祖思禪師於北朝光

州大蘇山為顓禪師說四安樂行示普  
賢道場當北齊廢帝乾明元年

天康元年 丙 戌

廢帝 伯 定 文 帝 長 子

光大元年 二 年 二年思禪師為南岳帝

君授戒法

宣帝 第 二 子

大建元年 十 四 年 四祖顓禪師於金陵瓦

官寺為儀同沈君理僕射徐陵等開法  
華經題一夏開釋大義白馬敬韶等咸  
北面受業自此後常講大智度論說次

第禪門及為尚書毛喜說六妙門

大建中南岳思禪師為海東玄光法師說

法華安樂行歸國演教為高麗東國傳

教之始

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南岳禪師示寂

少帝 叔 寶 宣 帝 長 子

至德元年 四 年

至德三年詔瓦官顓禪師赴太極殿開大

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還靈曜寺就

講時百座居左五等居右慧曠慧辯皆

奉敕難問天子臨聽法百僚盡敬

至德四年詔迎顓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

聽講仁王躬禮三拜

禎明元年 三 年 顓禪師於光宅講法華

經章安預聽

隋

文帝 楊 堅 相 周 靜 帝 受 禪 都 長 安

開皇十年 庚 戌 統 緒 二 十 年

開皇十一年晉王摠管揚州迎顓禪師於



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師名晉王  
為摠持王上師號稱智者

開皇十二年智者禪師於荊州當陽玉泉  
山為關王父子授戒

開皇十三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法華玄  
義章安預聽

開皇十四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摩訶止

觀章安預聽是年過岳陽為刺史王宣  
武授大乘戒法為學士曇捷等講金光  
明經

開皇十五年七月智者禪師至揚州禪衆  
寺以所著淨名義疏奉之晉王九月辭  
歸天台

開皇十七年九月智者禪師於天台佛隴  
為諸弟子口授觀心論十一月於石城  
寺為弟子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  
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  
羅密一一法門是月二十四日示寂於

石城彌勒石佛像前

仁壽元年辛酉

煬帝煬文

恭帝煬子

義寧元年丁丑五祖章安禪師於天台

國清寺為法華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

高祖李淵

太宗世民

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章安禪師於國清示

寂

貞觀二十年召法華威禪師授朝散大夫

引駕四大師

高宗治

永徽六年召天宮威禪師授朝散大夫引

駕四大師與法華同職位

顯慶元年丙辰龍朔元年辛酉

麟德元年甲子乾封元年丙寅

總章元年 戊辰 二年

咸亨元年 庚午 四年

上元元年 甲戌 二年

儀鳳元年 丙子 三年

調露元年 己卯 二年

永隆元年 庚辰 十一月二十八日法華禪

師示寂

開耀元年 辛巳 二年

永淳元年 壬午 二年

弘道元年 癸未 二年

則天高后 武氏高宗之后廢太子為廬陵王臨朝稱制

光宅元年 甲申 二年

垂拱元年 乙酉 四年

永昌元年 己丑 二年

載初元年 庚寅 二年

如意元年 壬辰 二年

如意二年七祖天宮禪師於東陽天宮為

左溪朗禪師說止觀

延載元年 甲午 二年

證聖元年 乙未 二年

萬歲通天元年 丙申 二年

神功元年 丁酉 二年

聖歷元年 戊戌 二年

久視元年 庚子 二年

長安元年 辛丑 四年

中宗 高宗第七子睿廢為廬陵王



神龍元年 乙巳 二年

景龍元年 丁未 三年

睿宗 旦高宗第八子

景雲元年 庚戌 二年

先天元年 壬子 二年

玄宗 隆基睿宗第三子

開元元年 癸丑 九年

開元十八年八祖左溪禪師於東陽左溪

為荆溪然禪師說止觀是年新羅法融

寺傳教歸國

天寶元年 壬午 十四年

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左溪禪師示寂

肅宗 亨玄宗第三子

至德元年 丙申 一年

乾元元年 戊戌 二年

上元元年 庚子 二年

寶應元年 壬寅 一年

代宗 豫肅宗長子

永泰元年 乙巳 二年

廣德元年 癸卯 二年

大歷中九祖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遊

法師說止觀

德宗 迨代宗長子

建中元年 庚申 四年

建中三年二月五日荆溪禪師於佛隴示

寂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未盡

真元中十祖遂法師於國清為脩法師說

止觀

順宗 誦德宗 長子



永貞元年遂法師於國清為日本最澄說

止觀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

之始

憲宗 純順宗 長子

穆宗 恒憲宗 第三子

敬宗 湛穆宗 長子



元和元年丙戌盡

長慶元年辛子盡

寶曆元年乙巳盡

文宗 昂穆宗 次子

大和元年丁未盡

大和中十一祖脩法師於禪林為外法師

說止觀

開成元年丙辰盡



武宗 發穆宗 第五子

會昌元年辛酉盡

會昌六年詔毀天下佛寺沙汰僧尼

宣宗 忱憲宗十三子武宗欲加害遂逃難為 帝位 依齊考師武宗崩群臣迎入京即

大中元年丁卯盡詔復會昌所廢寺院

懿宗 匡宣宗 反子 咸通元年庚辰盡

僖宗 凝懿宗 第五子 乾符元年甲午盡

乾符中十二祖外法師於國清為秀法師

說止觀

廣明元年庚子 中和元年辛丑盡

光啓元年乙巳盡 文德元年戊申

昭宗 晔懿宗 第七子

龍紀元年己酉十三祖秀法師於國清為

疎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元年庚戌盡 景福元年壬子盡

乾寧元年甲寅盡 光化元年戊午盡

天復元年辛酉盡

景宗 祝昭宗 第九子 天祐元年甲子盡

梁 五代 太祖 朱溫 梁 陽

太祖 朱溫 梁 陽



開平元年丁卯盡

乾化元年辛未盡

末帝填太子

乾化三年癸酉盡

貞明元年乙亥盡

龍德元年辛巳盡

唐

莊宗李存勗

同光元年癸未盡

明宗李嗣源

天成元年丙戌盡

長興元年庚寅盡

末帝明宗

清泰元年甲午盡

晉

高祖石敬瑭

天福元年丙申盡

天福中十四祖疎法師於國清為寂法師

說止觀

明

少帝石貴高

非

天福七年壬寅盡

開運元年甲辰盡

漢

高祖劉知遠

天福十二年丁未

隱帝石承祐

乾祐元年戊申盡

周

太祖郭威

廣順元年辛亥盡

世宗柴榮

顯德元年甲寅盡

恭帝柴宗訓

顯德六年己未

宋

太祖趙匡胤

建隆元年庚申盡

吳越王錢俶遣使往高麗日本求遺逸教乘論疏

建隆二年辛酉盡

高麗國遣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螺溪

乾德元年癸亥盡

十五祖螺溪寂法師為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開寶元年戊辰盡

太平興國元年丙子盡

太平興國四年己未盡

十六祖寶雲通法師為四明禮法師說止觀諸大乘法

雍熙元年甲申盡

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螺溪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戊午十月二十一日寶雲法

師示寂

淳化元年庚寅至道元年乙未

真宗 咸平元年戊戌

咸平六年十七祖法智法師於南湖保恩

答日本源信信問目二十七條

景德元年甲辰撰指要鈔成出別理隨

緣二十問以攻繼齊指濫之失

景德四年遺本如持十義書二百問上錢

唐昭師以救光明玄不立觀心之失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大中祥符三年賜保恩改額延慶同異聞

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宗教

之所

大中祥符七年撰觀經融心解

天禧元年丁巳與十僧修法華懺期滿

三年焚身供法以公私勸止不獲如願

述消伏三用以破孤山問義鈔之非

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奏賜法智大師宣旨令住世演教不許遺身

天禧五年主上遣內侍俞源清宣旨就寺

修法華懺三日為述修懺要旨以答聖

意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妙宗鈔

皆成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撰光明續遺記成

天聖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

師始於佛生日縱魚鳥為放生事自述

放生文是年郡守魯會以事聞教樞密

劉均撰文刻石仰宣聖化

天聖五年撰光明文句記其後廣智續讚

佛一品

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為順

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說法唱佛而化闍

維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紅

蓮華

明道元年<sub>壬申</sub> 二年<sub>癸酉</sub>

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佛祖世繫表第十

傳道以心不以迹固也至論祖祖授受之際必使循迹而後可知心苟能知心何必去迹然則何為其迹邪豈不曰有教以為之說有

異

九

觀以為之行行必顧說說必顧行說與行如其迹始妙故曰說己心中所行此傳道之迹也知迹必知心知心必知道由知道故然後可以論祖祖授受之際作佛祖世繫表

西土佛祖

教主釋迦牟尼佛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五祖迦提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未田地與商那同稟阿難非正所承今故不列此土既尊龍樹為高祖則視十四祖已下反同旁出西土十四祖亦視吾北齊已下為旁出各論所承非互為是非也若北齊悟智論一心三觀以授

南岳遠繼龍樹位列二祖云

東土十七祖

高祖龍樹無畏論主

二祖北齊大禪師

三祖南岳大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縣令陳正業

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巴丘慧羅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南潤慧旻禪師

升堂受蒞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淨人方合

南岳府君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瓘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枝江慧瓘禪師

南岳靈辯禪師

刺史劉懷寶

光州巴子立

影堂二十八人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今家欲尊四明為正祖則當自龍樹已

下通為十七代以並尊其位或謂興道

至高論功德稍微者夫時有通塞則道

有汗隆然於道何傷焉不有其父焉得

其子茲但取傳教之迹耳欲審其由當

求諸宗門尊祖議規名文

四祖天台智者大禪師

章安灌頂禪師

天竺真觀禪師

尾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尾官法慎禪師

禪衆智令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修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臻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智錯禪師  
 廬山大志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寺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棲霞法嚮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玉泉義遠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玉泉法璿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陳少帝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  
 玉泉關王  
 參軍陳鍼  
 儒士梁方茂  
 太中蔣添政

佛隴慧辯禪師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慧瑫禪師  
 天台慧普禪師  
 玉泉法威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五祖章安大禪師

儀同吳明徹  
 刺史王宣武  
 儀同沈君理  
 僕射徐陵  
 光祿王固  
 侍中孔奐  
 儀同周弘正  
 開府柳顧言  
 尚書毛喜  
 得門千數  
 荆溪湛然禪師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六祖法華大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夫官慧威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七祖天宮大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左溪玄朗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永嘉真覺禪師

三衢道賓禪師

八祖左溪大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焦山智昂禪師

毗陵守真禪師

焦山靈徹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錢唐法真禪師

焦山慧照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支硎靈輸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支硎法威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居士傅禮

居士王元福

九祖荆溪大禪師

興道道邃法師

南岳普門法師

南岳曇環法師

龍興智淨法師

龍興仲儀法師

龍興元皓法師

龍興子瑜法師

華頂行滿法師

龍興道如法師

天台智度法師

龍興仲良法師

雲峯法證法師

龍興重巽法師

無姓法劍法師

中丞柳公綽

翰林學士梁爾

刺史柳宗元

散騎常侍田敦

中書鄭綯

吏部員外李華

刺史孟簡

散騎常侍崔恭

至行廣脩法師

身通三十九人

興善守恭法師

十祖興道法師

日本最澄法師

十一祖至行法師

上定物外法師

十二祖止定法師

妙說元琇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敬休法師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慧凝法師

天台維綱法師

天台處原法師

刺史常珩

天台玄廣法師

天台玄廣法師

十三祖妙說法師

高論清疎法師

國寧常操法師

國寧義從法師

十四祖高論法師

淨光羲寂法師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弥法師

奉先源清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廣慧蘊常法師

十五祖淨光法師

實雲義通法師

國清宗昱法師

廣教澄或法師

廣教寶翔法師

國寧德傳法師

定水慧贊法師

法性脩雅法師

慈光晤恩法師

姑蘇可榮法師

海南懷贄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梵天慶昭法師

孤山智圓法師

崇福慶鑾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永福咸潤法師

報恩智仁法師

永嘉繼齊法師

永福善朋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通照覺明法師

石壁行靖法師

石壁行紹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通鑑知廉法師

崇法頤齊法師

十六祖寶雲法師

法智知禮法師

慈雲遵式法師

南湖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

興國令祥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廣慧體源法師

錢唐清曉法師

寶雲延德法師

寶山善信法師

太師錢惟治

安國智臻法師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乘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玉法師

靈鷲志倫法師

妙果文昌法師

妙果天授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真淨思永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天竺本融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丞相王欽若

侍郎馬亮

諫議胡則

職方崔育才

運使顧承微

海月慧辯法師

法寶從雅法師

指源如景法師

慧淨思義法師

辯才元淨法師

神智載升法師

廣慧居白法師

法鑑若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法師

廣智尚賢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籙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淳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含瑩法師

法顯遇成法師

梵宰守仁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承天文詔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嗣法二十七人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崇法祖端法師

四明文繁法師

丹丘嗣謙法師

四明願彬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崇法自仁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南湖廣智法師

神智鑑文法師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升堂一十人

三學若水法師

天柱守孜法師

景雲溫其法師

淳石懷月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覺慈善富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承天義昭法師

承天義榮法師

妙悟希最法師

懺主法宗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淳石惟清法師

龍泉覃異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傳扶宗三世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趨果維湛法師

海慧若圓法師

因果如吉法師

淨社全教法師

拉蒼義詢法師

金文冲霄法師

四明蘊恭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休菴法舟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寶積法雲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儉法師

閑林子真法師

圓辯淨社互傳  
博明溫興社  
授道不有因  
之與於息則  
無四智之陳  
雙此道誠足  
代深不益為  
門定不益為  
成

澄照覺先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登智謙法師

定慧介然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諫議陳權

待制晁說之

草堂廬元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息菴道淵法師

淨社處廉法師

圓辯道琛法師

豁菴淨悟法師

照堂師昶法師

寶壇智尚法師

法明行依法師

法明可圭法師

辯法師

月堂慧詢法師

逸堂法登法師

栢庭善月法師

悅菴淨慧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一菴處躬法師

正菴端信法師

叔寶良琬法師

癸菴岳拱法師

贊菴惟定法師

誰菴宗岳法師

肅巖文虎法師

訥堂慧辯法師

碩空智覺法師

松澗善助法師

寒谷妙輝法師

東山夔公首座

東山皎公首座

東山義問書記

同菴允憲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竹坡如約法師

竹屋善文法師

石屋正巳法師

友山智恭法師

懷古可尚法師

可堂若參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無住宗淨法師

大石志磐法師

香林清賜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湛法師

鏡菴景遷法師

契菴如晦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禪悅可彬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化翁正己法師

昆六

大蓬了因法師

茅屋了己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東山神照法師

法真慶咸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此室大方法師

虛中元其法師

遁山士堯法師

孤岩如啟法師

齊菴文蕙法師

操菴文節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圓菴行果法師

十七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天台淨洗法師

四明淨杲法師

郡守李庭芝

神悟慶謙法師

墟菴有嚴法師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承天法寶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天台寶織法師

永嘉元操法師

錢唐義全法師

承天擇仁行人

天台左伸居士

北禪淨梵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頂山子文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自牧子謙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南湖普聞行人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仙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證悟圓智法師

慧光若訥法師

覺雲智連法師

元菴則約法師

朴菴清哲首座

澤山與咸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虛堂本空法師

集長妙璘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飛英智悅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報慈蒞堯法師  
德藏從進法師  
白蓮善珪法師  
德藏擇瑛法師  
北關思淨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等菴士衡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古泉正宗法師  
月潭道鑑法師

雪溪思益法師

南屏興教法師  
慈辯從諫法師  
車溪擇卿法師  
法照中皎法師  
神慧敏齋法師  
能仁文公首座

東山之裔至月潭雪溪而益微由繼之  
者道安位俱下報耳其可以百所感傷之  
也夫

昆六

十八

慧覺齊玉法師  
圓覺溫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圓明智賢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明義首座  
群峯太初法師  
梵慈智普法師  
龍華道方法師  
圓照梵光法師  
超果宗肇法師  
東靈智欽法師  
揚尖利淵法師

能仁能公行人  
則菴明哲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畢菴法希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東山祖意法師  
坦菴法英法師  
正堂如理法師  
崇先懷志法師  
精英從智法師  
宣秘慧仙法師  
普圓普證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樞密蔣之奇  
法照淨通法師

昆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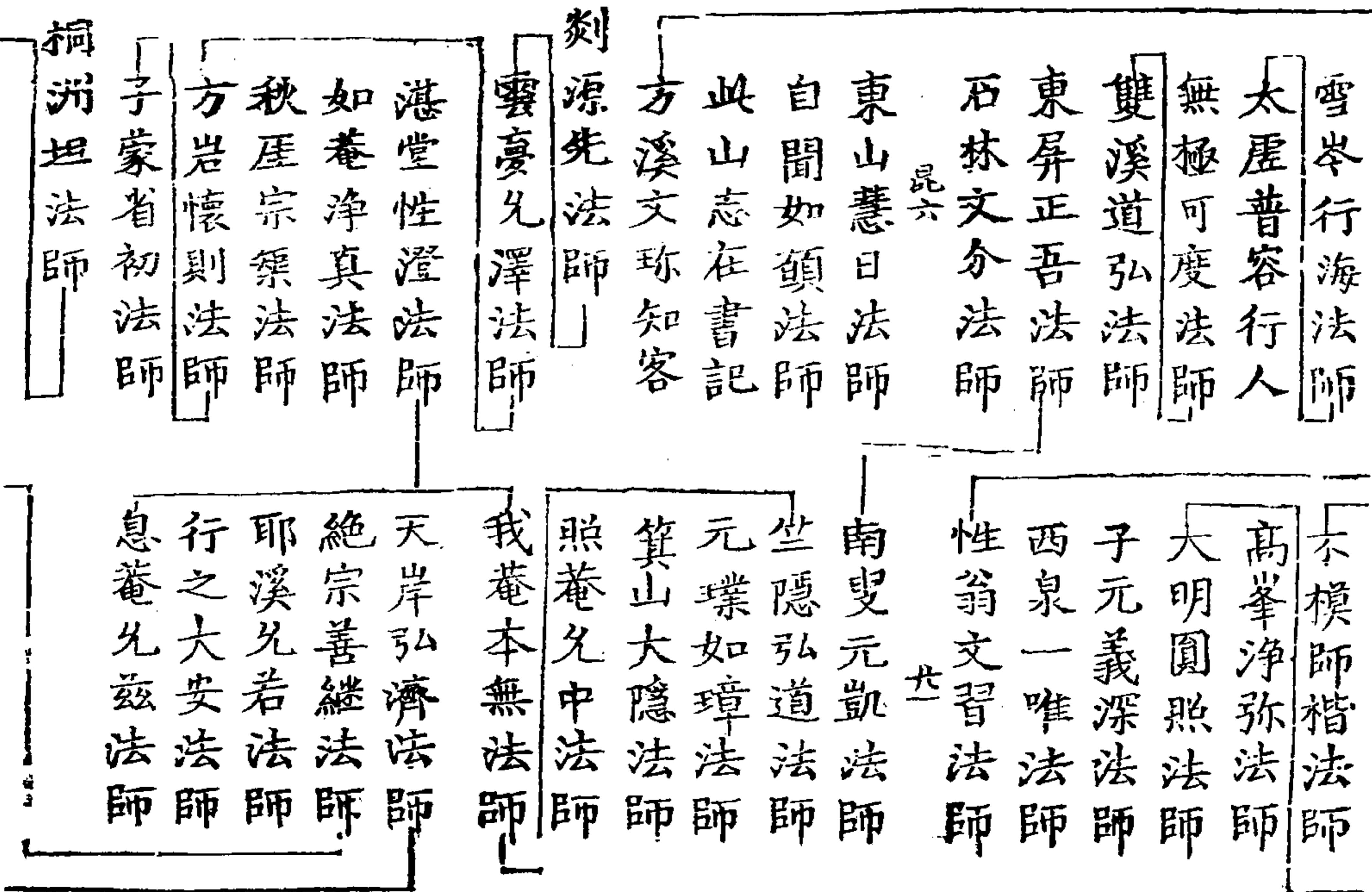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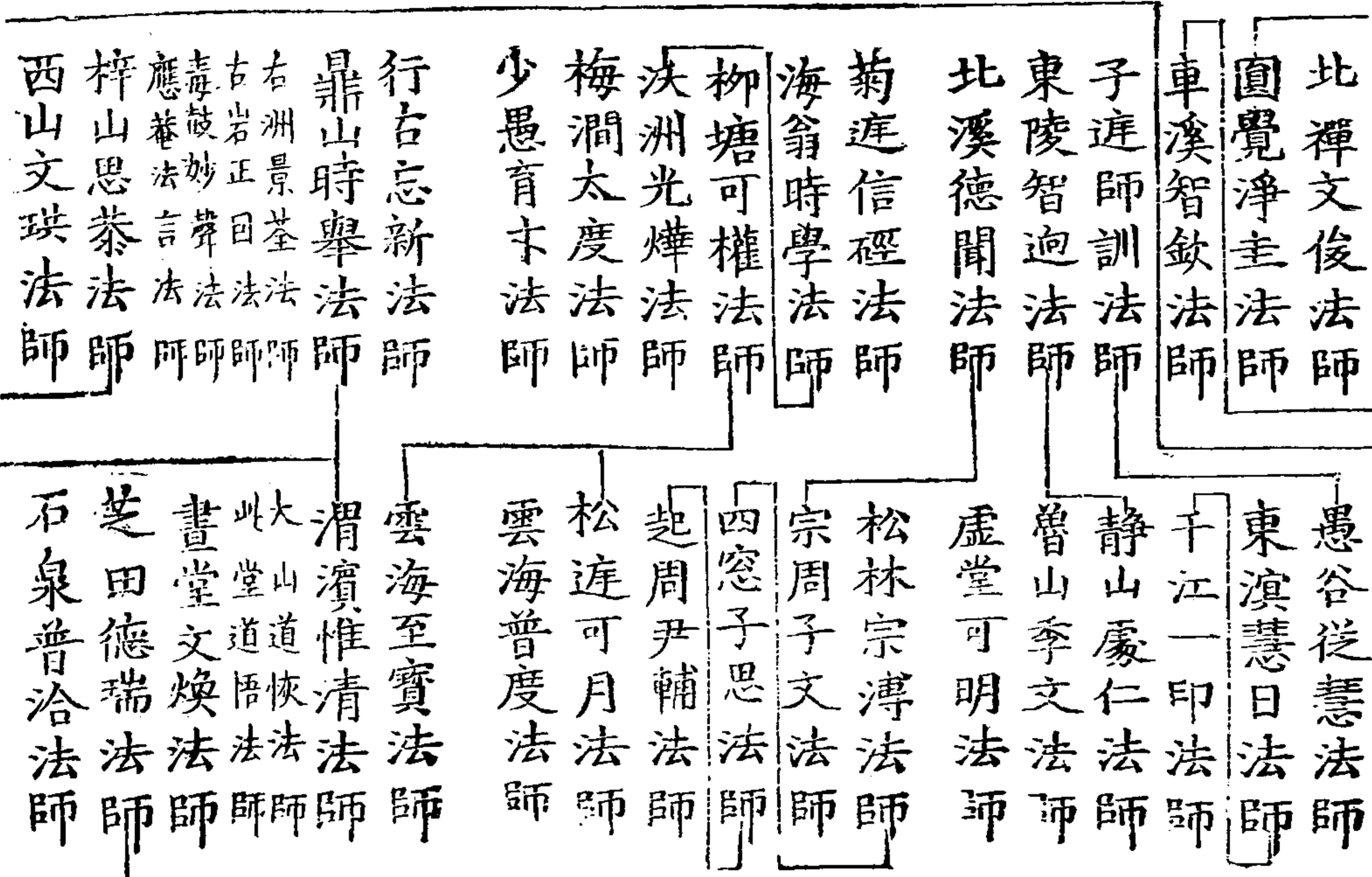
十九

楊尖法欽法師	崇先了生法師	南屏用文法師	憲章仲閔法師	餘慶道存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清辯蒞齊法師	法慧正宗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東吳文詡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車溪卿法師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顯菴法昌法師
圓通思梵法師	忠溪景咨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神辯覺寧法師	等慈慧序法師	景德法雲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	北峯宗印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自得慧欽法師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杲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永福志亨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草堂如寶法師	車溪善祭法師	紫金法通法師	慧覺玉法師	清修法久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毒海道源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務法師	嚴陵趙彥肅	鑑菴吳克已	具城妙銛法師	孤岩如月法師	慈室妙雲法師	雪溪晞顏法師	悟真正皎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簡言法師	鑑堂思義法師	摠菴妙心法師	常齋法开法師	古鏡文杲法師

吳

二十





古源永清法師	大璞如玳法師。
潘山文珣法師	大車是乘法師
玉岡蒙潤法師	大徹淨慧法師
西厓惠備法師	獨菴自朋法師
松壑正壽法師	信元永孚法師
春洲紹澤法師	天岩晉曜法師
大用必才法師	靜菴原鎮法師
雪林廷瑞法師	操古啓方法師
印海子實法師	荆山良玉法師
鑑堂義法師	春谷智熙法師
百川如海法師	慶觀守仁法師
性菴淨岳法師	一原紹宗法師
栢岩文泉法師	靜翁祖明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竹堂師正法師
石庭宗暉法師	北山文勝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一山懷惠法師
頽空覺法師	竹屋元淨法師
愚山從古法師	日章祖稱法師

同源省初法師	九皋妙聲法師
月溪善良法師	道岩子賢法師
竹溪元良法師	行己允恭法師
新溪了融法師	圓通如聞法師
空叟妙解法師	盤谷祖訓法師
具城銘法師	竹野文奎法師
雜傳世繫 <small>昆六</small>	治堂守模 <small>九二</small> 法師
○淨覺仁岳法師	鳳山子儀法師
吳興子昉法師	仁叟義靜法師
錢唐可久法師	香山應方法師
錢唐惠勤法師	古厓惠新法師
雪川梵慈法師	道夫必弘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一之如寧法師
趙果靈照法師	北田如圭法師
樞密胡宿 <small>胡則之子</small>	北溪真謙法師
○草菴道目法師	大章惠珪法師
梓菴有倫法師	○神智從義法師
廣壽法目法師	慧月了睿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述菴居士薛澄

未詳承嗣四十一人

景明道房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

金華方岩禪師

終南法善法師

南岳承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天台道暹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昆六

十祖玄燭法師

會稽什公法師

天台元穎法師

實歲利資法師

空相融公法師

廣化明公法師

雜傳之作其有破祖乎  
淨覺昔宗神智此三  
草菴失緒故寄之  
人以警示後表之  
為異論者

東陽善慧大士梁

北齊僧稠禪師

天台智琰禪師唐

千福飛錫禪師  
西金楚金禪師

玉泉真公法師

南岳法照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

北三

嘉禾皓端法師

嘉禾子玄法師

無相善勤法師

普慈暉公法師

超果照公法師

宗元元穎法師

寶雲威公法師

四明曇照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淨慧威公法師

無功居士王闕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慈川熙公法師

普照因公法師

寶積實公法師

左溪志昭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山家教典志第十一

智者高座以縱辯章安直筆以載書所謂以文字廣第一義諦是猶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荆谿有云文即門也即

文以通其理豈非門乎至若後世發揮祖道粲然有述雖各出義章互形廢立所以歸宗之誠則無乎不同也今故並陳篇目以貽好古者之求述山家教典志

南岳

大乘止觀卷二

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

本國鮮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

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

之行

四十二字門卷二

大品四十二字初阿後茶南岳用對四

十二位

安樂行義卷一

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岳福嚴於巖中得此本歸以示圓辯其後北峯石芝始獲開板

南岳願文卷一 無諍行門卷二 三智觀門

次第禪要 釋論玄一卷

右止觀安樂行義願文有見本餘不復見惜哉

天台

法華玄義卷十 法華文句卷十

摩訶止觀十卷名圓 禪波羅蜜十卷名精

修禪六妙門一卷名不定止觀智者

光明玄義四卷解曇無讖譯

光明文句卷三 菩薩戒疏卷二

觀音別行玄義二卷釋法華普門一品

觀音別行義疏卷二 請觀音經疏卷一

故智者持愈疾 故智者持愈疾

觀無量壽佛經疏一卷觀心論一卷

金剛般若經疏一卷觀心論一卷

四念處卷四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彌陀經義疏一卷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禪門口訣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方等三昧儀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法界次第卷三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四教義卷四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右七十六卷卷二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維摩文疏卷十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淨土十疑論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觀心誦經法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小止觀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右共三十三卷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智度論疏卷二十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觀心釋一切經義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彌勒成佛經疏卷五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彌勒上生經疏卷一院南湖行靖等疏刊板于寺

釋一經玄義卷一坐禪止觀卷一

仁王般若經疏卷二坐禪止觀卷一

禪門章卷一般舟行法卷一雜觀行卷一

入道大旨卷一五方便門卷一七方便義卷一

七學人義卷一一二三四身義卷一

法門儀卷一禪門要略卷一

右四十一卷卷一闕本

慈雲隨函錄云法華玄義者唯解首題統

明五時廣辯入教出世大意蓋在其中文

句者以疏句分節經文荆溪云以由釋題

大義委悉故至經文粗分章段隨部有荆

溪之記猶五經之有正義也止觀者定慧

之異名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

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托事附法觀心

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已心

中所行法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

焉荆溪以輔行釋之○目錄云今家有二

種止觀一曰漸次謂解頌行漸即禪波羅

寧定也二曰不定謂解頊行或頊或漸即  
六妙門是也三曰圓頊謂解行俱頊即摩  
訶止觀是也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  
殊俱依圓理而為宗本唐梁肅刪止觀為  
六卷文雖簡要而修相多闕覽者宜知除  
智者親筆餘皆章安於法輪之下述為疏

論也○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者詞  
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釋籤云  
止觀禪門淨名疏等各有餘分說未終者  
又案止觀云智者於玉泉寺一夏敷揚二  
時慈靈雖樂說不窮纔至見境法輪停轉  
後分弗宣輔行云大章第七開為十境至

第七境餘不復宣後三大章及餘三境時  
逼夏終於茲罷唱此釋次第禪門即禪波  
羅蜜亦列十大章於第六方便文中注云  
若論初禪已後發諸禪定深妙境界並在  
第七修證中說此文皆悉不流通也此釋  
淨名經十四品大師疏解止佛道品第八

後諸品疏乃是章安述而續之此釋淨名  
章安

涅槃玄義二卷 涅槃經疏十一卷  
觀心論疏二卷 涅槃經疏十一卷  
智者別傳一卷 國清百錄五卷  
八教大意一卷

南岳記一卷 真觀法師傳一卷

荆溪

玄義釋籤十卷 文句記十卷  
止觀輔行十卷 止觀義例十卷  
止觀大意一卷 維摩略疏十卷

維摩廣疏六卷 金剛錍論四卷  
始終心要一卷 十不二門一卷  
止觀搜要記一卷 涅槃後分疏一卷  
觀心誦經記一卷 三觀義一卷  
授菩薩戒文一卷 止觀文句一卷

華嚴骨目 亡今東山有極二卷是海東復還者

法華補助儀

龍興 師能

天台 師曠

蓋頂 師潘

靈光 師敏

廣教 師或

元明玄金鼓記

石屋 師瞻

奉先 師清

發揮記 釋元明

孤山 師圓

名標 取經疏對 文殊般若經疏 卷二

不惡議法門經疏 阿彌陀經疏 卷二

四十二章經疏 瑞應經疏

普賢行法經疏 無量義經疏

般若心經疏 卷一 遺教經疏 卷二

闡義鈔 二卷 素隱記 四卷



刊正記 二卷 惠微記 一卷

垂裕記 十卷 發源機要記 一卷

百非鈔 全卷 顯性錄 四卷

三德指歸 十卷 華華鈔 二卷

正義 一卷 谷響鈔 五卷

西資鈔 二卷 拈華鈔 二卷

論謀鈔 一卷 拈華鈔 二卷

拈重鈔 一卷 拈華鈔 二卷

問居編 一卷 拈華鈔 二卷

孤山年二十一始學于奉先清師及二年

奉先亡遂往孤山杜門養病年四十七而

化於二十四年著書百二十卷勤矣

贊雲

觀 云 妙宗 云 故無可傳之文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簡急鈔 諸南

觀音別行玄記 卷二 觀音別行疏記 卷二

四

觀音別行玄記 卷二 觀音別行疏記 卷二

觀音別行玄記 卷二 觀音別行疏記 卷二

光明玄續遺記卷三 光明文句記續記續六卷廣智

觀經疏妙宗鈔卷三 十不二門指要鈔卷二

扶宗記卷二 十義書卷三

觀心二百問卷一 解謗書卷三

修懺要旨卷一 光明懺儀卷一

大悲懺儀卷一

石芝撰四明教行錄脩載別理隨緣融心

解階伏三用起信論融會章義列境觀及

問答等文

慈雲師 金光明護國儀錄依本百 請觀音懺儀

往生淨土懺儀 熾盛九懺儀

小弥陀懺儀 法華三昧懺儀

天竺別集 金剛集通集九集

辯才師 圓事理說

天竺師 指源集

淨覺師 指源集

金剛般若疏卷二 發軔鈔三卷釋自撰

弥陀經新疏卷二 指歸記二卷釋自撰

楞嚴文句卷三 熏聞記五卷釋自撰

楞嚴集解卷十 楞嚴說題

還源記十二卷釋孤山四

助宣記二卷釋孤山 丈心解二卷釋十

智論卷六 淨名精英

禪門樞要 雜錄名義卷二

義學雜編卷方 毗曇賢聖圖

起信梨邪生法圖 抉膜書

止疑書 十諫書

雪謗書 施食須知

諸經義題 如意輪課法

但睪禮讚文 楞嚴禮懺儀

羅漢禮讚文 南山禮讚文

茗溪論外集卷二

廣智師 遺編卷一 闡幽志釋光

神照師 普賢行法經疏二卷至十種法

仁王懺儀

扶宗師

扶宗集 卷五十一

二師口義對

法真師

光明十願王

三慧論

檀菴師

龍王法印經疏 卷一

安樂行注

空品注

心經注

玄籤脩檢 卷四

文句箋難 卷四

止觀助覽 卷四

或對

慈辯師

神智師

新記 明七卷釋光

順正記 明三卷釋光

圓通記 三卷釋二門

往生記 明四卷釋

寓言記 金四卷釋

議方便品題

三部補注 卷十四

搜玄 三卷雜出教義

車溪師

秘密五章

慧覺師

行法經疏 卷二

祖源記 三卷釋自撰

雜珠記 二卷釋孤山

尊勝藏法

智涌師

宗圓記 四卷釋南岳止觀

樞要記 二卷釋十門

虎溪集 卷八

功德天賦議

假名師

淨業記 四卷釋觀經疏

護國記 四卷釋明三義

金剛集解 卷二

假名集 卷十

思溪師

圓覺疏 卷二

安樂記 卷一

百章義

諸天傳 卷一

竹菴師

楞嚴集解

楞嚴補注

蘭益補注

圓覺手鑑

金剛通論

金剛事苑

山家義苑

竹菴草錄

清辯師

頂山記 釋戒疏

澤山師

菩薩戒疏注 三卷疏頂山記

金剛辯惑 卷一

法華撮要 一卷訓音

復宗集 卷二

山堂師

山堂集 卷五

高麗師

四教儀 一卷依章安撰



四明師

金鉅注

神悟師

顯妙解二擇十不

妙悟師

評謗評淨賢聖

桐江師

注心經 三珠論

淨土修

證儀世人念阿彌陀佛真

圓通師

會宗集

景德師

翻譯名義卷七

證悟師

攻瑛集追亦切

車溪師

十種鏡以鏡

仙潭師

大部決疑卷四

精微集

金剛經疏卷五

浮石師

憲章集卷五

佛照師

大雲請雨經疏卷一

草堂師

義例隨釋六卷要之設

輔贊記一卷

宗元錄

吳興師

國宗解一卷

月堂師

國宗解一卷

四明師

注天台別傳

梓菴師

教義

虛堂師

宗極論

南湖師

草菴錄

止庵師

教義

寶嚴師

指南集

鏡菴師

隨錄

環菴師

教義

慈室師

圓覺直解卷三

北峯師

金剛新解

釋金剛

彌勒偈

逸堂師

圓頓宗眼

金鉅十義

教義

栲庭師

仁王疏記

金剛會解

楞嚴玄覽

簡境十策

圓覺略釋

宗教玄述

楞伽通義

附鈔

十類因革論

統紀

卷第二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宋咸淳四明南湖沙門

忘誓 昆七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一



蓮社七祖

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慧遠師道安法師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善導云是彌陀化身

昆七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承遠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法照善導後身師承遠師

五祖新定臺岩法師少康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永壽

七祖昭慶圓淨法師省常

四明石芝曉法師取吳代同隆淨業功德高感者立為七祖今故遵之以為淨

士教門之師法焉

在凡具惑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師之言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顯現斯觀佛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意者能行之至若稱唱嘉號瞻禮尊容讀誦大乘持奉淨戒皆淨

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也仁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績然則若定若散若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雖登臺之有金銀入品之有上下至於趣無生而階不退則一槩云耳悠悠末代馮願行而升安養自廬山而來傳往生者纔三百人意遐方外域不及知者奚若河沙之多是知此方學佛道者機踈障重未聞有成而獨於念佛之法無間僧族皆足以取一生之證信矣哉撰淨土立教志

法師慧遠姓賈氏廬門樓頌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太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誦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粃音比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

求直道塲沙門曇翼此自是北人非每給燈

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

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

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引莊子之

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

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

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為寇乃分張

徒屬各隨所往者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

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

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

適荆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

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開曠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

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

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

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

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

寢衆永乃謂刺史栢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

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

足可棲神願毋它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

麓廣闢素沙布地楹栴文梓充布地上不知

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遷

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

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

美背負鑪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

廬山記在裕先注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

名成館人稱神仙之府因名廬山尋陽記山即

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

疊水亦九派郡國志疊障九層包藏仙迹

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

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于懷

後因邪舍律士叙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管築

龕室淡采畜寫望如烟霧複製五銘刻于石

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

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

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見

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

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

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弥縫然侃  
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  
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  
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  
為之謠曰陶惟劔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  
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

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  
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

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謹律息心

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

先居慧持速師同道生曇順並羅什僧叡曇

恒道曷曇誦道敬並速師佛馱邪舍此云覺

國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也名儒劉程之遺號

民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

佛世號十八賢復率眾至百二十三人同修

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

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

以見志師神貌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

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謂座隅而去法  
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  
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嘗至山位師誦法華  
欲致難輒內悻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  
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  
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

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

此流泉後人名其要司徒王謚護軍王默並

欽慕風德遙致敬禮書謚有盧循據江州入

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同為書生及見循歡

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親師

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

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

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

何可親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

待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

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

與社眾每遊憇上方峯頂患去水遠它日有

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沮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末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嚮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與理合秦主欽風以

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羅什譯智論凡百卷相玄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玄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玄不能強既而欲沙汰眾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

泥洹即涅槃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  
 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  
 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  
 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並御於  
 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  
 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  
 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  
 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  
 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  
 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  
 頃玄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  
 推奉主之情故令與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  
 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  
 陵還京師輔國何无忌勸師侯迎師稱疾不  
 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  
 師嘗講喪服經當是札詔小記雷次宗宗炳  
 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  
 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禮之典  
 也釋惠要惠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  
 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  
 節謂之蓮華漏僧澈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  
 而嘯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  
 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咲可  
 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澈唯而止  
 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  
 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沈厚不言  
 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徙  
 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  
 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  
 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  
 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  
 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義熙八年  
 永年義熙十劉遺氏義熙六年在佛之側前揖師  
 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寶曰吾

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誠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謂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類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

七

七

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踴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葬于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者德請以鼓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

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在越自佛菴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也晉高祖天福四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寢之塔

法師善導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誦觀經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續至京師擊鼓四部每入室互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冰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

門三十餘年不暫睡卧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豪不犯好食送廚粗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觀施用寫弥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鉢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

門者不可勝數從其化者至有誦弥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課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往生淨土者莫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願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號其

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聞灑水聲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後有法照法師即善導和上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荊州進學于玉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

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為國師乃言其師有異德云于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繼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師始居山西南岩石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舍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一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茲以標以為僕從而媒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溪谷不勤誇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

昆七

九

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宗朝申詔褒立是為弥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為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覩五色雲



中有梵刹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顛曰大聖竹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曇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惻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當是五日感為一會耳祥雲弥覆雲中樓閣覩阿弥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叢願於金色界禮覲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顛曰大聖竹林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為衆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明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弥

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詣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聖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即無著見大聖處忽覩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盞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徧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畚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三年也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

方有念佛聲遣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勸

化之盛遂迎入林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夢遊鼎湖峯有五

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

母携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還

答曰我佛釋迦誰不為敬父母愈敬異遂舍

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

文籍放光探之乃善導和上西方化導文師

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

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

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它日功成必生安

養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

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州今嚴言訖而隱師既

昆七

土

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彌陀佛

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

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覓錢者衆師乃曰能

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

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

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

衆行道師每升座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

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決

得往生時衆數千有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

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囑累道族當於淨

土起忻樂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

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而逝郡

人為建塔於臺岩漢乾祐三年天台韶國師

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為後善導云

法師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

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

買魚蝦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

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變遂貸

命因投四明翠岩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  
 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  
 元帥有緣亡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  
 初往天台智者岩九旬習定有鳥尺鷃音吳  
 鷄巢于衣衾古得切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  
 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  
 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遙像見普賢前蓮  
 華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闍音鳩音一曰一  
 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  
 禱得誦經萬善闍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  
 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  
 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雪  
 竇建隆元年本朝太祖忠懿王請住靈隱二  
 年遷永明今淨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  
 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  
 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  
 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  
 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

昆七 十二

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教施鬼神食  
 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  
 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  
 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  
 高麗國王致書獻物叙弟子禮師以天台賢  
 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  
 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  
 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  
 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又  
 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亡  
 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  
 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  
 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  
 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中  
 追謚宗照禪師見本傳龍舒  
 法師省常字造微姓顏氏錢唐人七歲厭俗  
 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  
 謀結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遜無

量壽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  
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  
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  
王文正公且為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  
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  
若此比丘同志復千大衆有以見西湖之擬

昆七

十三

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孤山作白蓮社主碑以  
撰蓮社銘溥使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  
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  
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  
塔于烏窠禪師之墳側

蓮社十八賢



東林慧遠法師安法師  
西林慧永法師安法師  
慧持法師遠師弟安人  
曇順法師羅什門人  
僧叔法師以下五人  
道昂法師遠師門人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道生法師羅什門人

道敬法師

梵僧

覺明法師

梵僧

覺賢法師

梵僧

張野

劉程之

以下六人

張詮

周續之

以下六人

雷次宗

宗炳

蓮社百二十三人其可見者

曇翼法師

以下五人

曇龜法師

僧濟法師

以下五人

惠恭法師

法安法師

以下五人

法領法師

法淨法師

以下五人

慧要法師

慧實法師

以下五人

慧成法師

僧澈法師

以下五人

曇蘭法師

慧然法師

以下五人

慧義法師

道泓法師

以下五人

慧觀法師

法業法師

以下五人

元弼法師

惠嚴法師

以下五人

慧堪法師

曇果法師

以下五人

僧光法師

僧光法師

以下五人

慧蘭法師

畢穎之見別傳

孟懷玉江州刺史此下子

王喬之監州刺史

毛脩之侍黃門郎

王穆夜參軍

范悅之孝廉

孟常侍失名

陸脩靜簡寂先生

不入社諸賢

陶潛彭澤令

范甯太常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見前傳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

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

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公所留師乃欲

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

關公則有傳

殷隱晉安太守

殷蔚主簿

何孝之參軍

張文逸廉士

孟司馬

謝靈運康樂

謝靈運康樂

謝靈運康樂

謝靈運康樂

謝靈運康樂

謝靈運康樂

謝靈運康樂

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  
食清心克己容嘗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  
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  
谷一虎同居人互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  
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  
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主  
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馬驚  
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  
罪師曰非貧道意為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  
无忌鎮尋陽至席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  
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  
脛形定切荷錫振鉢松下飄然而至无忌謂  
眾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  
植頭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歛衣求屣  
欲起眾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  
日方歇葬于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玄宗  
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

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公在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納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邪王珣與范甯書問遠持二公孰愈甯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沉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郫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典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教並能係軌師踐焉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

明辯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後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疑競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成文卷經云除一闍徒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因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痛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

南遷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誦涅槃經至闍提  
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  
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  
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齋賓  
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眾復投廬  
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

沙門親御地進食至良久眾疑過中帝曰始  
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飄天天言始中何得非  
中遂舉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嘆其機辯時  
王弘范泰頰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後問道元  
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  
畢眾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

諸師聞之益信前摺有證翌日葬于廬山之  
西阜初闍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翫味  
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  
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  
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承訕羅什講釋群經

毘七

十七

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  
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  
立寺要師經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  
二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  
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

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  
竺諸國還至闍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  
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  
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  
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聽者推

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  
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  
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  
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  
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  
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訕梵漢昭

一第... 卷二六

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眾曰吾將行矣即面  
西合掌而亡眾見卧内一金蓮華條尔而隱  
春焮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  
三便能講說内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  
物情推服常有群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

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  
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昞潁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  
該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  
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

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眾  
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眾念

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  
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  
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  
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

昆七

十八

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眾  
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  
在其後即加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焮八

十  
法師道敬瑯琊王氏祖察之刺江州遂從遠  
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

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  
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蚤夜弗

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眾  
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眾  
見光明滿室弥時方滅春焮五十二

法師佛馱邪舍晉言蜀賓國婆羅門種有沙  
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瘳

壁音聯壁手拘足跛也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  
門悔過旬日乃廖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  
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  
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

言以分衛廢業為憂梵語一羅漢來代



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彌復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祿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咒術明四並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

昆

九

光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此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邪荅曰唯聞疾風流聲兩目

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纈何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

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卷十卷長阿含經二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法師佛跋跋陀羅晉云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

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常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敬弥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罽賓觀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孰能遂我祈

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于青州東萊開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

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

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

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

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

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菱舍

而居美蒲易切詩召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

昆七

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舶於律無犯即遣弟子

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

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

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

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

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

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肅度請師為主譯

與沙門法業慧義惠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

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

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

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

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

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

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

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

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荅曰君臣

相疑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

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

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

之遊乎程之乃鏡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

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

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難仰之嘗貽書關

中與什肇揚摧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

昆七

六二

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

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

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

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

以披之它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

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卍音萬是佛具萬德

相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  
 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  
 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  
 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  
 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  
 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復  
 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  
 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床上  
 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為墳勿用棺槨  
 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感  
 應事迹甚詳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昏姻契  
 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  
 第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  
 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  
 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  
 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  
 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

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  
 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間居窮妍  
 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  
 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  
 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  
 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  
 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  
 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  
 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問館東郭  
 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  
 於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  
 士時踐王廷何也荅曰心馳魏關者以江湖  
 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若死耳時甯通  
 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  
 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著墳  
 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  
 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

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  
依遠公妍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  
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甯煠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  
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  
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  
辟為主簿荅曰棲立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  
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為南平守逼  
與俱還江陵間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  
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  
致餼齊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  
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  
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徵為太子  
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  
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哀之  
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  
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  
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

昆七

光三

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  
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  
履悉畝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  
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  
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  
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  
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  
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  
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  
大小一勿見闕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  
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  
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  
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  
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

山巨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粗加刊  
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踈略復為詳  
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依悟  
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

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

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携筠籠一白

豕彩俗下採薇采大蒜两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采服

取也作採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

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

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

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

遙為案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

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

來相試郡太守孟顓聞于朝敕建法華寺天今

寺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

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

昆七

共七

懽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即  
為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  
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踵門見曰我  
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  
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  
以掖有毳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

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

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

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

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音爽衣風神端雅從

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

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觀禮謝

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

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

可馮此達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諷淨土

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

覺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  
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  
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彌曰  
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歎體  
三日不變異香郁然○慧恭豫章豐城人與  
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



昆七

大五

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  
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解奏音樂悅彼不自聞  
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  
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  
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  
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  
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  
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  
勝尉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  
告眾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年也  
廬山集有恭道  
人臨終感應事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  
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

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  
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  
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說法授戒有頃而  
去明旦居民親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  
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舍為寺業  
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床  
前云此下有銅鍾寤即掘之果得二鍾取青  
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關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  
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  
斂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關公則祈  
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脩靜吳興人蚤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  
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  
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  
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  
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畚宋泰始三年羽化  
於京師賜謚簡寂以故居為觀  
雲笈七籤本  
傳云元徽五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以為實錄初為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乃賦

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耻復

屈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

不應辟命世號尋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間高

卧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

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嘗往

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

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

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

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功晉室靈運為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應為江右嘗

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

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

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

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為東

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甯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

雅日替甯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

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廷

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

學臺功用弘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

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甯竟不能往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廬門樓煩人弱而好學

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書生

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鯁有

志不遂於閔右遇釋道安一面定敬以為真

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  
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  
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邃識鑒  
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  
高悟俱徹冥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  
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  
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響  
聞道誓期於霜雪自以年至耳順足不越山  
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為屈致法師確然貞固  
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散王者法師懼  
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  
焉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  
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  
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藏歷年莫正禪法甘  
露國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  
廣畚大援群生乃命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  
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彌曠年稔並皆歸還  
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

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  
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深辭婉獨拔懷抱  
羅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新經便聞與理  
會若夫溫心善誘發必遠言栖寄林嶺遊興  
能徹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  
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  
可樂矣自枕石漱流始終一槩恬智交養三  
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巔遺言露骸松  
林同之草木達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  
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感風微之緬邈  
傷語晤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  
九流垂真三乘歸佛道往絕迹慈還接物孰  
是發蒙昭我慧日攝亂以定閑邪以律妙法  
常存悠悠莫往若人乘生皎皎遠賞鑒我鑒物  
知狹知廣息心空谷訓徒幽壤秦皇雄威蔽  
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達生夫子之悟屢劫  
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曇若隔近絕  
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哲嗣



之有人實隆廢缺捷度練數甘露流津律戲  
拂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會  
盡宗傾理湮寒暑逝易悲欣阜壤秋蓬四轉  
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  
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康樂公謝靈運  
撰

廬山法師影堂碑

天之高哉日星垂其曜地之厚哉山岳鎮其  
維稟兩間之氣分五行之秀而得預稱於三  
才者其為人道之最靈者乎至若邁德宏域  
融神慧境焯迦維之絕照挹甘露之玄津並  
名岳而永崇瞻扶桑而不息則慧遠法師其  
人也法師鴈門樓煩人賈氏釋道安之門人  
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  
以香映前秀鋪鑠令聞者矣灰心土骸而神  
機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  
律儀水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  
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照而遠方翹首修不共

是

共九

法而恒軫大悲熏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  
誘納眾善泠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兩  
施物而咸潤誠所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  
陀利華性非外染之為義也自晉氏太元九  
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  
垂四百流風遺澤逮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  
溪為釋氏龍門廬阜即指紳關里也皇唐貞  
元十有一年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  
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贊緝熙之化下  
臨擊壤之人以無為為政政克用又述穡外  
野指途中林敷衽禪闕式瞻遺像喟然歎曰  
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  
臻其極彼瑣行纖節尚崇植楹廡正位居室  
豈尊美若茲而寓形在壁乃與寺之上首熙  
怡律師畜建勝宇用昭真相旌美樹善二謀  
同心說徒勒工成之匪日繡薨雲聳睟容景  
彰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  
珠於意表豈止惠義懾英姿而雨汗仲堪仰

素風而心醉哉故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譯  
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激識不能立清祀  
揚妙範篆芳金石敬贊二美乃為之銘曰粹  
靈純綸寔惟至人含德摘曜昇陽發春道光  
海域幽遜岳濱六髦棄黻八士辭巾緣徂物  
謝跡晉事往百憶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遐一  
泠泠未響慧日凝暉白雲翹想曠哉明牧仰  
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列壙爰建棟宇式是  
道宗旌休垂美地廣山崇唐大中八年七月  
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綱徒衆立



東林影堂六事

法師事迹誠多矣學者鮮能發其義使世不  
昭昭知先賢之德予竊閱之予讀高僧傳蓮  
杜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法師六事謂可以  
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影堂以示來者陸脩  
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過溪是不以人而棄其  
言也陶淵明酒于酒而招之令入社蓋簡小  
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異說被擯而反延

昆七

三十

譽之蓋重有道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  
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知其終也盧  
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  
威而抗對不屈蓋自固於節也凡人之情莫  
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黨  
勢而欺孤飭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  
為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為人尊肯  
交醉鄉之徒乎孰有自屈已學禮斥逐之客  
而推其為大賢乎孰有蚤明風鑒拒盛名之  
士而識其不令終乎孰有不避禍患睦故舊  
而信其義乎信仲同上孰有不懼威武抗僭  
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大獨出於  
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扶持至教張皇聖道垂  
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  
賢與偉乎哉大塊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  
也遊龍翔鳳下揖巢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  
色神山中聳公之風儀也白雲丹壑玉樹瑤  
草公之棲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敬瞻

遺像超然遐思願以弊文書于屋壁大宋慶  
歷元年仲春鍾津沙門契嵩書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三十一末

昆七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昆八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二

往生高僧傳

晉嘉祥慧慶法師

宋江陵曇鑑法師

宋江陵道海法師

宋淮南曇泓法師

宋東轅道廣法師

宋弘農道光法師

宋交趾曇弘法師

齊高座慧進法師

梁廬山道珍法師

魏壁谷曇鸞法師

齊洛陽慧光法師

齊晉原法琳法師

齊鄴都僧柔法師

北長沙慧命法師

法音附

北多寶僧崖法師

隋廬山智舜法師

隋河東智通法師

隋麻谷真慧法師

隋南岳慧思禪師

隋天台智顛禪師

隋枝江慧成禪師

隋仙城慧命禪師

隋章安灌頂禪師

隋瓦官法喜禪師

隋天台等觀禪師

隋碧澗法俊禪師

隋開覺道喻法師	隋汾陽壽洪法師	唐魏州道昂法師	唐虎丘智琰法師	唐并州惟岸法師	唐江陵法持禪師	唐慈愍慧日三藏	唐成都雄俊法師	唐并州僧術法師	唐悟真啓芳法師	唐重林自覺法師	唐襄陽辯才法師	唐肅丘齊翰法師	唐丹丘懷玉法師	唐西河僧藏法師	唐泰山大行法師	唐荆州惟恭法師	唐臨淄善道法師	唐長安寶相法師	唐鄭州智欽禪師	唐終南法順法師	唐千福懷感法師	唐會昌德美法師	石扶風志通法師	宋錢唐紹岩法師	宋永興守真法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慈光晤恩法師	宋寶雲義通法師	宋法智知禮法師	宋慈雲遵式法師	宋興國有基法師	宋神照本如法師	宋廣慈慧才法師	宋淨慧思義法師	宋辯才元淨法師	宋淨住從雅法師	宋仙潭若愚法師	宋慈行智深法師	宋神悟虔謙法師	宋檀菴有嚴法師	宋明智中立法師	宋桐江擇瑛法師	宋淨住思照法師	宋一行宗利法師	宋慧覺齊玉法師	宋憲章仲閔法師	宋雲川瑩珂法師	宋超果靈照法師	宋四明可久法師	宋淨慈宗本禪師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靈芝元照律師	宋會稽道言律師	宋長蘆宗曠禪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靈芝思敏律師	宋明慶行詵律師	宋化度法持律師	宋延壽慧亨律師	宋七寶用欽律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錢唐惟渥法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報恩仲明法師	宋雷峯法宗法師	宋淨住曇懿法師	宋法安思聰法師	宋資聖慧誠法師	宋黃壽法因法師	宋真教智仙法師	宋北闕思淨法師	宋西山思梵法師	宋法慧利先法師	宋普靜師安法師	宋永壽顯超法師	宋興福道生法師	宋龍泉覃異法師	宋湖心元肇律師	宋圓辯道琛法師	宋慈室妙雲法師	宋雪溪晞顏首座
							<small>喻</small>			<small>弘華</small>				<small>明</small>	<small>明</small>	<small>明</small>	<small>明</small>
宋淨光沖益法師	宋阮社晞湛法師	宋法安太微法師	宋木訥了義首座	宋南岳祖南法師	宋智涌了然法師	宋假石如湛法師	宋寂光淨觀法師	宋覺華如寶法師	宋千步有開法師	宋嘉會若觀法師	宋祇園智印法師	宋極樂戒度律師	宋牧菴有朋法師	宋南湖了宣行人			

宋南湖善榮行人	宋塔山如鑑法師	往生高尼傳	宋道場法盛法師	宋金陵法藏法師	唐積善淨真法師	宋錢唐能奉法師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弥	宋錢唐童行曇遠	宋仁和倪道者	往生公知傳	唐太傅白居易	詔翰林學士張抗	宋少師鍾離瑾	宋朝請鍾離景融	宋崇道鍾離松	宋侍郎馬亮
					<small>長</small>								<small>附翁見</small>	<small>母任附夫</small>	<small>景融之孫</small>		
宋明心祖輝法師	宋福源祖新法師	宋丹陽道爰法師	唐廬山悟性法師	宋四明慧安法師	宋雍州童行師贊	宋會稽大善童行						唐觀察使韋文晉					宋主客楊傑

宋朝奉馬玗唐之附子妻

宋宣義馬永逸玗之子

宋朝散葛繁

宋司諫江公望

宋助教張迪

宋縣令梅汝能

宋侍郎吳秉信

宋司士王仲回

宋龍舒王日休

宋儒士孫抃

宋居士孫忠四明

宋學諭智定四明

往生士庶傳

隋恒州宋滿

唐法忍山老人

唐長安張元祥

唐京口元子平

宋武林范儼

宋宣義胡闡

宋侍郎王古

宋朝散王衷

宋通判賈純仁

宋給事中馮檝

宋丞相錢象祖

宋處士庾詵

宋居士房翥

宋居士王闐四明

宋畫錦樓汾四明

梁東平高浩象

唐滎陽鄭牧卿

唐長安李知遙

宋天台左伸

宋錢唐沈銓氏妻附施

宋錢唐孫良

宋松江梅福

宋會稽唐世良

宋會稽李彥通

宋上虞馮珉

宋四明計打鐵

宋臨安沈三郎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

宋荆王夫人王氏附侍妻

宋馬朝奉妻王氏玗見傳

宋武林縣君蔡氏

宋陳承宣夫人馮氏

宋欽成后姪朱氏

畫錦樓君妻周氏

宋錢唐鄭氏

宋四明黃氏

宋錢唐陳媪昆八

宋仙潭姚約景附法

宋雲川胡嵩

宋錢唐陸偉

宋錢唐陸浚

宋潭州黃打鐵

宋嘉興徐六公

往生

宋呂都官妻吳氏

宋王朝請妻陸氏

宋周寺簿妻樓氏

宋松江秦氏

宋錢塘于佛子

宋錢唐袁氏

宋武林王氏五

宋四明孫氏

宋安吉王氏

宋錢唐沈氏

宋汾陽約山婆

宋汾陽温氏妻

宋汾陽梁氏

宋念佛道者陳氏

宋會稽胡氏

宋仁和郭氏

宋錢唐龔氏

宋潮山黃婆

宋四明淨心女

宋常熟陶氏

宋慈溪沈氏

往生惡輩傳

唐長安京姓屠業

唐長安張善和抄牛

宋仁和吳瓊屠豕

宋上虞胡長婆

宋錢唐盛氏

宋長安姚婆

宋汾陽裴氏

宋醴泉孟氏

宋吳興陳氏

宋錢唐孫氏

宋太平周行婆

宋嘉禾鍾婆

宋雪川朱氏

宋嘉禾周氏

宋四明項氏

唐長安張鍾旭

宋會稽金爽漁捕

往生禽魚傳

唐裴氏鸚鵡

宋觀師鸚鵡

本朝飛山戒珠始集往生傳厥後侍郎王

古加以續傳南渡以來錢唐陸師壽又增

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為續于後凡二儒

二釋繼成此書今並刪削繁文獨著平時

念佛臨終往生之驗俾修淨業者有所慕

焉

往生續遺

隋江都慧海法師

往生高僧傳

慧慶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盛歎曰吾

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陰嘉祥寺聚徒講經謂

眾曰願乘講導用奉彌陀後五年知時已至

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

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眾從空而下嚴

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慶公耳慶亦預感

是

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曇鑑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  
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旦趺坐  
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曇泓東轅道廣弘  
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曇弘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崦聚薪  
焚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  
西去  
慧進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  
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  
障部帙既滿病亦隨愈聞空中聲曰汝事已  
辦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  
念佛而化  
道珍梁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  
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舫浮海問何往曰適安  
養國珍曰願得隨往荅曰一日之修功起永  
劫子未誦弥陀經未會浴僧何可求往珍乃  
大設沐浴專誦弥陀經後二年有捧銀臺至

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柰何始心猶豫  
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  
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  
則知珍遷化  
曇鸞初為術學就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  
菩提流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  
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  
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遂焚毀仙  
經晝夜專誦觀經修三福業觀想九品比魏  
主嘉之號神鸞敕住汾州玄中寺一夕正持  
誦見梵僧入室謂曰吾龍樹也以汝有淨土  
之念故來見汝寫曰何以教我僧曰已去不  
可及未來未可退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  
言訖不見鸞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  
而化  
慧光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  
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衆來迎光曰  
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



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誓效言氣俱盡

法琳晉原人常誦觀經輒見一僧大身在前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眾就視之即席而化

僧柔學方等諸經齊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北周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繞七日終一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曰時至不行為貪生西方有期吾其去矣音

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擁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共養病患醜陋人此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眾見寶華紛紛

師披納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乘空而去智舜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誦觀經才終即示

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隋大業初智通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淒切聞者悲之大

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于懺堂眾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真慧隋大業初居蒲坂麻谷餌黃精絕立築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挺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

載開載合將承吾足頃之聞鐘天香西來異光驟發已而慧亡

慧思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佛弥勒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歲豁然大悟法華三昧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後將順世即集

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顛居天台初往大蘇山禮思禪師思曰昔  
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授  
法華三昧三七日法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豁然見靈山一席儼然未散  
後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寐令唱無量壽佛及  
觀經首顯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  
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  
往生况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又曰  
吾諸師友待送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加趺唱  
三寶名如入三昧  
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  
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  
夕人有夢成乘蓮華上隱隱西没  
慧命天台仙城人臨終誠門人精進淨行衆  
忽見阿彌陀佛領衆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  
去  
灌頂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誡誨弟

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  
法喜常行方等禮懺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  
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  
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  
即見佛菩薩衆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跏坐  
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  
終  
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  
之日仙樂盈空天香亘野衆見凌空西向而  
去  
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造其  
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  
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徧  
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  
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  
壽洪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梵率天童

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衆念佛遽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下光映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能具食餞我與為具之食訖無它異衆疑其悔宿房以候之夜未央忽安坐牀上念佛而

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謂天曉已上並隋時

善胄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衆曰佛光照我所願無失言訖而亡

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

昆八

十

凡有饒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頻伽鼓翼祥倏然而化

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元齡社如晦皆會焉

日過午整威儀遽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疎身合掌而化

道綽入壁谷玄中寺曇鸞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遍為度勸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萬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如來生朝慶會俄見鷲空中乘七寶瓶謂綽曰汝

淨土堂宇以成衆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中皆忻仰歎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道昂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升高座誡飭徒衆

遽揖曰彼天衆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吾願若淨土相迎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彌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於是捧爐叩首陳慶忽爐墜而化

智琰居武立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

昆

十一

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  
乃我尔琰與寺衆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  
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  
亡

神素居蒲州講阿毘曇成實論願早登安養  
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

大士彌始終數番至中夜安坐而化

功迴浚儀人行普賢懺身不倚者三十年一

日普賢來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晚年專講法

華每至藥草喻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

願回所詮之益得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

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願足矣乃繫

念西想不食而化

惟岸并州人常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

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雨淚曰幸由肉眼

得覩聖容所恨世無傳焉倏有二人稱善画

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

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

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跌坐而化岸撫其  
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  
目西顧寂然無聲

法持江寧人見黃梅忍禪師悟心要繼牛頭

祖位常繫念淨土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靈

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

其旨見神幡數十西來遶山播出異光以燭

其室

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善知識問何

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

三歲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

觀音像祈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

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

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

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達長安進佛真容

梵夾帝旌其德賜號慈愍三歲著淨土之行

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

雄俊成都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

具

十三

罷僧入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衆多畏避之  
俊聞經云十念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賴  
有此耳自後當造非口輒念佛然若存而亡  
猶伶倫之為戲一夕暴亡冥王曰誤追汝也  
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驅入  
地獄俊大呼曰十念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  
劫重罪況我未臻五逆十惡又多念佛豈當  
至此獄卒不敢陵逼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  
謂曰汝念佛本無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屬初  
心俊夔以語人時謂之地獄漏網俊乃入西  
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同輩訪之俊喜曰汝見  
親知當言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母以為  
地獄漏網人也語頃即坐脫

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  
曰芳等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  
枝益茂芳果慶抃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  
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  
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  
名皆生我國又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  
中謂曰吾法歲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  
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  
淨土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  
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  
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  
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鍾聲芳果曰鍾聲我  
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辯才襄陽人潛修  
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戎任公善  
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報  
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  
去矣跣坐而化衆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誦說者三年屢

有祥感嘗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  
 阿弥陀佛乃率眾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  
 俯伏像前陳其願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  
 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  
 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覺首曰守願  
 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  
 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  
 即於像前加趺而化  
 懷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  
 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聖  
 眾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  
 言訖而臺隱師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  
 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  
 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  
 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眾苦一生苦  
 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  
 共御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齊翰居武丘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

佛祖統紀 卷二七

見淨土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美  
 蕙輝映兮寶光隨乘光西邁兮偕者誰初師  
 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上舍生何乃抱病師  
 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  
 神皓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  
 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才自枯後  
 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  
 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  
 僧藏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餒蚊念阿弥陀佛  
 二十許年飲食行坐志在安養忽於病中見  
 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  
 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召我乃整衣西向而  
 終  
 大行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感大士現身晚  
 歲入藏室陳意隨手取卷得弥陀經乃日夜  
 誦詠至三七日觀泐離地上佛及二大士現  
 身其前僖宗聞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  
 薩封開國公後一年泐離地復現即日右脇

三三九

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  
 惟恭荊州人常事酒博暫暇則誦經祈生安  
 養同寺靈跡頗類之荆人嘲之曰靈歸作  
 盡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  
 恭聞之曰我佛閱我造惡拔我塗炭豈有地  
 獄之入一日恭病歸出寺有所往逢少年七  
 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佛狀曰我來自西方  
 惟恭上人寺何在歸指之即於懷出金瓶取  
 蓮華如拳漸開葉葉出異光望寺而馳歸大  
 驚不敢回顧次日回寺則恭已夕亡歸因感  
 悟卒守名節為高德云  
 善道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  
 佛經乃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  
 躅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  
 觀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  
 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  
 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  
 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

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  
 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眾  
 生前懺綽靜思往各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  
 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  
 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  
 掩室怡然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寶相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三十年夜誦弥陀  
 經七過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眾自西  
 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乃相待  
 智欽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遍  
 後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願生淨土弟  
 子僧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  
 炬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欽禪師耳護急推  
 窓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播華寶蓋騰空飛下  
 欽應時化去  
 法順杜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弥陀佛著五  
 悔文讚詠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  
 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玉  
豪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  
迎合掌而化  
德美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年別般舟一  
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  
衆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西  
誦弥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倏然  
而化已上並唐時  
志通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  
招手岩因陳大願念阿弥陀佛四十八願誦  
已投身岩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整心  
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衆菩薩同  
相接引吳再投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  
寺衆昇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一夕  
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  
乃起禮佛趺坐而化石晉  
紹岩居錢唐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  
生淨土一旦有蓮華生于陸地岩誓焚身供

養西方三聖吳越王俶力勸止之又往投身  
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足漁者救之得不溺  
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居之一旦見  
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然坐化  
守真永興人諱起信論法界觀常於中夜輪  
結無量壽佛往生祕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  
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  
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座而化  
晤思姑蘇人住慈光諱法華諸經後於井中  
見白光出乃絕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鑪  
三遠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  
從淨土來迎次日思升座說止觀指歸即座  
面西而化衆聞空中絲竹之音依俦西去  
義通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  
年常呼人為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  
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脇  
念佛而化  
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  
吳



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  
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融心解明一  
心三觀顯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  
至五日召大衆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  
坐逝  
導式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住四  
明寶雲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及  
居天竺靈山於寺東建日觀菴為送想西方  
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懺儀為杭守  
馬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傳後居草堂  
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  
坐逝  
有基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為  
弟子廣談圓旨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  
師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親至于此即右脇  
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為超壯如  
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  
智歎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  
集百人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  
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江上漁人見  
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啓塔尊容如生有蓮華  
產于塔前  
慧才號廣慈晚居雷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  
一處若宮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  
生復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  
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面西趺坐而  
化  
思義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  
日別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  
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  
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瘞  
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號辯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焚指  
供佛左三右二專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  
潛曰吾西方業成後七日去矣至期右脇告

祥而逝

徒雅學于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歲弥陀經十歲金剛經四歲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過自餘誦經禮拜無虛日誓生安養主客楊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之此文並用天台後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中奏樂室內

聞香

若愚居雲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建無量壽閣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將順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衆諷十六觀經端坐默聽畢忽云淨土現前吾

當行矣遽書偈而化本是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

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處謙繼神照住白蓮一夕會弟子設香華諷普賢觀經阿弥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復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昇

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依神照傳教晚居檀菴專事淨業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爲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爲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名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合笑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擇瑛桐江人依經論辨專雜二修以示往生

之易又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稱阿彌陀佛真金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思照受業錢唐淨住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彌陀經十藏法華一千部唱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

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即起念佛懈怠之人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三聖常及千眾終師之世凡三十年一夕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日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晚涌身合掌厲聲念佛跌坐結印而化

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嘗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

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奄然而化

齊王號慧覺初於雪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彌陀像行道

念佛一日謂首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可為我集僧念佛座鳴鐘繫念將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仲閔所著教義憲章集三衢人於受業祥符外師子座見銀臺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解

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受業雪川瑤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關恐從流轉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

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曰設有百年間  
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升安養承事眾聖  
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眾誦  
弥陀經師曰佛大眾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靈照住華亭超果每歲開淨土會七日道俗  
常二萬人夢中見三聖跪問之曰靈照一生  
期生安養可果願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  
有願即生一日卧疾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  
矣即面西趺坐而化  
可久居四明開化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  
蘇語淨土事與十六觀境不異見蓮華臺皆  
標合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  
教院熏法華當生此中次一金臺云明州久  
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十二居士合  
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此中  
語訖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  
孫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奠  
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

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  
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  
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義  
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  
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  
華無數稱是以待受度人或有羨者云是退  
墮之人也  
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  
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  
方丈弥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  
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而化  
元照住靈芝弘律學尤屬意淨業一日會弟  
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  
人皆聞空中樂聲  
道言會稽人靈芝之高第專修淨業臨終數  
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  
大集道俗念佛三晝夜將畢自升座說法為  
眾懺悔至曉即座而化

宗賸住長蘆作蓮華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  
 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弥陀會師秉筆問  
 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  
 名曰普賢言訖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  
 二大士居其首師述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  
 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  
 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目想心存望聖儀直  
 須念念勿生疑它年淨土花開處記取娑婆  
 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蓮花勝會錄文及淨  
 土頌十六觀頌並見  
 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  
 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惟月居諸墜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  
 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  
 阿弥陀佛可高八尺駐立空中言訖而化  
 思敏依靈芝壇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  
 日偶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三日見化佛滿  
 室臨終念佛聲出眾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

異香郁然  
 行誦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于大智住  
 明慶二十年偶寢疾即設像命徒繫念數日  
 忽起索三衣自唱弥陀經厲聲念佛加跌而  
 化  
 法持居化度寺修弥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  
 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弥陀經如意輪  
 咒願促閻浮之壽蚤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  
 哭慟懇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步忽  
 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  
 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亨居武林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  
 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  
 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  
 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當  
 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乍違即在家作印  
 而化師往炷香回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  
 當行即請眾念佛復云弥陀口口稱白豪念

異八

三

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欽居錢唐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衆  
曰生弘毘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  
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尊神  
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  
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掌西望加跌  
而化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通  
本禪師居潮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  
諷弥陀經就榻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  
顧嗒然而化  
惟渥錢唐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華嚴法

華諸經計之檢二萬卷晚年誦弥陀經二十  
載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  
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  
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  
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

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冲益居錢唐淨光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  
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弥  
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  
衆助念佛諷弥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  
懺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  
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  
西望而逝

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  
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  
背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  
作印而化

曇懿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  
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  
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  
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蓮華其大如屋又  
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衆聞念佛聲低泊

然長往  
 太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弥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頭肩門念佛為不退僧常縱步後山忽聞划舡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嬉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為淨土鄉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旦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穴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加跌地上而化  
 思聰居錢唐法安日誦蓮經二部餘刻念佛未嘗談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恐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終時胸間有蓮華可驗越二夕命聲磬念佛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文紅潤若開敷蓮華之狀  
 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過金陵見保寧璣公聞法開悟即從剃落隨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

赴黃蘗挽其偕行一夕祥夢師來列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眾菩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  
 慧誠居錢唐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嘗神遊淨土具親覩佛容潛於山岫積薪為龕入中念佛經火自焚共五  
 祖南居南岳刺血書可弥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年鞞骨立念佛之聲不絕一日至方丈相對無別語即坐而化  
 眉間迸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實心淨業偶在疾集眾諷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弥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弥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了然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衆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衆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天表

智仙號真教住白蓮誦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衆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居錢唐北閩姓喻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彌陀建藍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加跌而化異香經旬  
如湛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烏鎮塔院日誦蓮經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

化所著教義號假名集

思梵居西山日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坐龕中集衆端坐而化淨觀居嘉禾寂光菴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

昆

共六

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東及期入龕坐命衆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利先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呪念佛至中夜其聲哀切仰訴娑婆極苦願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十年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衆念佛西向凝望端坐而逝

師安受業烏鎮普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受業雪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



佛像頭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啜茶言別遽  
聞鐘鳴一聲眾皆驚異即向西加趺合掌凝  
望而化

顯超博州人親授金捻持三藏穢迹持呪之  
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  
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技樂雜

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

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

異香佛及眾聖如前迎接即面西加趺而化

有開居雲川千步寺專修淨業旦暮不忘於

歲旦請眾念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

逝

昆八

七

道生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弥陀像得縣令梅

汝能施財糶采即集眾諷經念佛陳白慟哭

辭佛歸卧房書偈坐亡

若觀居烏鎮嘉會結十萬人念佛人各十萬

聲期先得生者次第汲引師誦法華光明二

經日滿百部二十年中誦滿六十萬部誓與

群生在嚴淨業一日空相來訪相陪齋食忽

索筆書偈趺坐而化

軍異居餘姚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普賢行法

彌陀經各萬卷靜室禮佛不舍晝夜忽微疾

集眾告曰吾安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智印居雲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旦夜無間病

中集眾諷弥陀經甫畢加趺合掌而化

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蚤歲習律閱

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

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

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

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合

佛而化

戒度習律受業摟心晚住餘姚極樂病中作

遺書別士夫道曰余眾誦觀經至法身觀屬

聲念佛加趺而化

道琛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弥陀懺冥坐

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無

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  
一日示疾頽平日一豪之善回向淨土集眾  
諷觀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  
異香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  
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諷安樂行至深  
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號牧菴住南湖一日坐青玉軒請行人  
諷觀經至真法身觀復令大眾唱佛留偈坐

亡

妙雲四明楊氏號慈室自南湖退處溪口吳  
氏菴一旦沐浴跌坐謂侍人曰吾有辨香歲  
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

昆八

六八

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晞顏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晚年居  
桃源厲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嘗扁小軒曰  
憶佛作偈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  
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  
自憐憶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我心誰道萬

金為客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更衣  
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四明寶林肆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  
預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榮行人最相善一  
日詣榮室默坐榮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冀  
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

眾諷弥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

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

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

以帔裹之異香噴人士庶聞之傾城來裏香

涎愈滋闍維之處舍利無等

善榮四明小溪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閱

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

諸經造弥陀像遇法會則拈施自畫水墨觀

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

親故請眾諷普賢行法經弥陀經念佛聲中

加趺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

印高行似之

昆八

於九末

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彌陀佛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鄞尉王用亨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别云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瓜啖盡一枚念佛而化如鑑四明塔山兩闕大藏長誦蓮經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晚年菴居忽示疾請鄰菴諸僧繫念面西加趺含咲而化祖新受業四明福源布衣糲食為行清苦去寺不遠有大姓方氏以菴延之乃於福源創淨土院造像栽蓮月三八集道俗繫念一日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枯腸欲得索麪一碗主人如其欲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即歸菴集眾念佛遽出眾問訊曰祖新已拜辭如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丈今別眾道友十五日畢定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蚤得相會即趺坐念佛遽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昆九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三

往生高尼傳

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

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

泉九

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逆溢盛曰

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道爰舟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

麗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

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

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

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真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

萬徧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

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

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

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

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

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

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

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慧安居四明下水大魁姚穎之屬也住卜溪

楊氏菴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

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搖

曳戒衆人勿誼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念佛脩

然脫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弥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

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弥與我

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

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

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

飄舞是二沙弥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

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弥陀佛來此兒

當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

沒

何曇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

佛忽謂師曰見佛身金色滿華滿空異香盈

室俄忽化去

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

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

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

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

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

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

化

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

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眾生供養諸佛久之

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眾曰此藤若焦我

當西去臨終半月集眾念佛至于萬人焚身

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

掬之隨浮掌上又謂眾曰我焚身時必有紫

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

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往生公卿傳居甫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

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

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

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相一軸為之願曰極

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苦願如我身

病苦者同生晃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

倏然而逝唐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

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跌而化異香滿室唐

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遍

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

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鍾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幼事母任夫人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弥陀奈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後宰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報所親緩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得獨為高誼予有猶子請平分匳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錄已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為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自夫人有梅檀佛像常頂戴行禮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

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眾迎之西去計其年正一紀末  
鍾離景融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弥陀弥陀不識弥陀奈何奈何不識弥陀弥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弥陀弥陀祇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曾孫松居于婺乾道中奉祠吳郡與寶積實師東平呂洎等結社念佛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官尚書主客徧歷禪林參尋知識晚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亮官侍郎守杭詣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而逝子玗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闕教藏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

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西去凡造時  
現瑞光玕之子永逸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  
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  
香玕之妻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真言嘗  
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呪之賜後因寢疾念  
佛而亡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闡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晚年致仕  
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  
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  
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  
日正中霜露何有闡大感悟一心念佛請僧  
為之助一日律師至闡曰荷二大士降臨甚

又師為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  
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利從空  
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  
中遊淨土見繁與王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  
之間俄聞繁無疾而化

昆九

五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  
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  
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  
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  
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鈞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  
述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蚤亡  
託夢舅氏曰欲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  
經庶得生善處大人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  
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  
躬事熏備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  
罔失於宗風名預脫離身必歸於淨土宣

和志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叟居錢唐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  
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  
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弥陀經七  
遍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  
浴面西加趺而化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  
 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  
 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  
 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  
 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實純仁雲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  
 佛因微疾西向冥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  
 香滿室

梅汝能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  
 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  
 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  
 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  
 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  
 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妝飾設齋慶懺殿  
 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  
 汝能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穢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  
 道禪林晚年尊崇淨業作西方禮文陀懺

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  
 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穢積奉資  
 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  
 八藏造梅檀像弥陀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  
 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  
 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  
 拄杖於膝上而化

吳秉信四明人築菴城南禪坐製一棺夜卧  
 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  
 去來三果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  
 去來聞唱即起禪誦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  
 後被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  
 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  
 當有行言訖而逝

錢象祖天台居號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保  
 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  
 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  
 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



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泛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

生西方蓮官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庚詵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

帝善詔為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

禮懺誦法華經忽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

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舉室咸聞空中

中唱上行先生已往弥陀淨土詔謚貞節處

王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之西

去

房翥暴亡入冥府三日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別有傳幼學易因

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

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

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

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弥陀經嘗夢至蓮池與

清照亨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

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反...

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并曰  
 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關導往生淨土之  
 旨即加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  
 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識  
 王闍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  
 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  
 四土之旨曰此九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  
 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蚤慕西方於郡城東  
 築菴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  
 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  
 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  
 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  
 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  
 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  
 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  
 佛菴又有事迹見  
 皆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

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  
 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  
 所印施念佛畝月三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諷  
 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  
 今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  
 念佛而化

樓汾四明畫錦名門也因兄寶州究明佛理  
 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忽  
 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  
 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  
 像懺對卧床喜曰真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  
 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  
 化是

往生寒士傳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  
 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  
 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  
 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

坐化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  
中汎紅藻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  
致敬遙睇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菩  
薩來迎奄忽而化

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

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滎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

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往生

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

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

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

香火加趺面西而化

李知遙長安人率眾為五會念佛唐大歷中

衡州開五會者當是五日為一會也師於

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遙

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

床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

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左伸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

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過後卧疾命男

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頌增受菩薩戒夢三偉

人立江臯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弥陀經遽曰

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弥陀佛常日不廢

忽見普賢菩薩來報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

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

當就座合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

依觀經繪九品往生畝印施般若經供佛飯

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

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

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闕大巖尤得華嚴之旨嘗

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  
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  
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  
而化

姚約家雪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遜  
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海友師勸里  
人結淨業社約實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浮  
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繫念友遂日與持誦  
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  
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  
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閱月果終懿蓋同社  
友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  
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  
端坐告眾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嵩家雪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  
可造屋迎我嵩乃往明日建弥陀閣以協此  
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昆九

士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  
病猶不就枕誦弥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  
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生逝欲別利行人時  
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播華天樂空中聲  
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偉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眾  
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  
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  
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  
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  
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  
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  
遊行淨土見二門高鏤甚固逡巡之際見利  
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眾遂請  
晞經道果二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舉家  
念佛西向坐逝

陸浚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

紫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  
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纜十餘句便悲咽感歎  
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  
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  
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謂曰此時好去淡  
日眾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  
坐頃刻化去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  
持槊往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  
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  
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  
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弥陀經念佛彌次誦

普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  
病託隣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我鋼  
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  
里中皆學諭以磬窠畚印施勸人念佛計公

昆九

二

初受一畝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畝兩目  
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畝一日念佛忽氣  
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畝與皆  
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畝與李二公此是儀  
畝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冰谷西向坐  
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  
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龍臨行之日  
易布衣草襦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  
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  
日病請僧誦弥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  
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  
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歛忽舉手出帛被翼然  
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脛  
以肘節撫之曰助父坐脫耳茶毘有白鶴  
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  
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  
著淨衣口含沈香忽衆聞沉香氣滿室異常  
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  
妾懈慢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  
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叙  
謝因夫人訓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  
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  
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  
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花隨其勤墮  
榮悴各異中有一花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  
風消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  
傑也又有一花朝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  
玕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  
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  
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望  
觀音閣佇立而化朝王移徽

昆九

十三

吳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  
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  
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花數日  
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  
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界清淨男子  
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  
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  
逝嘗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  
枝誦呪必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  
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  
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遽索平  
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之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  
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  
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  
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獲  
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臥而

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  
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  
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  
坐而化兩手結印續淨土傳陸師壽者即其  
姪也

昆元

十四

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  
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鋒綴舍  
利如粟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  
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  
而通刻壁窠箇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  
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  
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  
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跌薛君曰吾家  
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采雲  
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璿之孫適寺簿周元  
卿嘗披味傳灯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脩

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  
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  
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  
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  
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  
卿嘗披味傳灯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脩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璿之孫適寺簿周元  
卿嘗披味傳灯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脩  
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  
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  
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  
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  
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

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虔精持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修弥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

昆九

十五

疾禱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急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諷阿弥陀經倏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為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沉

身于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沉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

結印覆地徐行儼然立化家篩灰於地以人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於灰中

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脩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眾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媪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花亭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遠行懺室身挂縵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弥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

昆九

十六

焚處生一花如白罌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弥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斂惡血流淌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

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錢唐盛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眾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弥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座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眾更為念佛眾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殊異執手而化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

昆九

十七

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  
汾陽温靜文妻病在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

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

謂夫曰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焚女焚

香與衆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

已而佛菩薩至旛華排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

三年雙目開明後忍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

曰舍終

念佛道者陳氏曠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

迎侍方丈東室翦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

衆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

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

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

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

至是果然

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彌

陀諸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

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脇而化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  
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席坐逝路人聞  
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

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目

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

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

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弥陀經及

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

妙圓決生淨土清照亨律師即其兄嘗住寺

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

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周行婆家太平州蚤年念佛專注一夕互跪

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藥

騰空而去

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弥陀經偶得疾請亨

律師指示西歸誦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

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弥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花無數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眾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得身而化

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脩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言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為聖

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眾念佛為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上有正信

昆九

十九

女淨心顯云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

蓮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弥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弥陀像立經

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經上三人生前朕相若此

合經上三人生前朕相若此

項氏妙智四明郵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菴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

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

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

母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紹定六年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

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弥

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累累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端詳

往生惡輩傳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與殺害意導指示

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天童神即

長安張鍾馗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

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知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

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云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

汝殺我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

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

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

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

昆

二十

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

金奩家會稽業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明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林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吳瓊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子屠酤庖膾無所不為遇造食殺雞鴨以手提起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

瘤如雞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菴獨居旦夜

繫念依普賢行法發露懺悔一日無病往諸

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

布衫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舍終

往生禽魚傳

裴氏鸚鵡唐成都尹韋臯記曰人有獻嬰武

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聽每清晨夜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晷十念成歛翼委足桴然而絕素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沒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鸚鵡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且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為人豈不知

天台鸚鵡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

大智律師為頌之有立亡籠閉渾眼事化紫蓮花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泊舟浦中李亡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下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貫也題云還汝魚真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馬子雲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網赴京遇風舡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

來迎我言畢而沒紀四

于昶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書決曹務夜判

冥司每知灾咎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

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

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右右口有聖人迎我往

西方即念佛而沒報應記

魏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

病死七日再省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

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已

有芙蓉大花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

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冥祥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

氏存誠佛法旦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

明投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真形幡蓋映天心

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瞻見便頭面作

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

夫婦念佛相繼而化冥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

為友北峯亦好吟慧奪筆責之曰吾兄大法

柱石何必為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為學卒為

聞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厲臨終聞空聲

云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錄晚依菁山常

照寺與至叶脩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

弥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

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

逝眾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之餘五色

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

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眾曰我夢

中見阿弥陀佛大眾圍遶而說法云諸上善

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

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印坐逝

季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

輝自得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

與其子閣長元羨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

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弥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咒每旦向西一誦千徧或率眾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弥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昆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盤撰

諸宗立教志第十三

達磨禪宗

初祖達磨圓覺禪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粲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鑑禪師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為教哉誠由此道以心為宗離言說相故強為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邪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邪為同比宗撰達磨禪宗志覽教照心見本志籍發初祖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

後六十年當往震旦行化多羅既亡師演道  
 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舟  
 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者舊云普通八年刺史  
 蕭昂表聞詔入見上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  
 有何功德師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乘  
 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於世求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  
 無聖上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上不契師遂  
 渡江上後以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不  
 上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上  
 欲遣使召之公曰闔國人去它亦不回圓悟  
 何云已化去十餘年達摩方至師既入魏止  
 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魏孝明武帝聞師異  
 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師  
 面壁九年將示滅命其徒曰時將至矣盍各  
 言所得乎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  
 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揔持曰我今所解如  
 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

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  
 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禮三拜依位立師  
 曰汝得吾髓復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  
 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  
 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曰後二百年  
 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云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  
 吾有楞伽經是如來心地要門可以照心乃  
 往禹門千聖寺端坐示寂即大統元年十月  
 五日也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  
 使者宋雲西域回過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  
 雲歸為言門人開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師每  
 以大乘入道理行二門以誨學者二門見唐  
 代宗朝謚圓覺禪師塔曰空觀坊師辨祖書  
 皆與傳謂隻履西歸之雪斷臂傳法得識候語  
 二祖慧可舊名武牢姬氏事達磨六年一日  
 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否磨曰諸佛法印匪  
 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



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之曰仁者依行自可得度師告弟子曰此經四世後轉成名相一何可悲師既傳法僧璨謂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遂往鄴都行化隋開皇十二年於管城正救寺談無上道有和法師先講涅槃經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讒于邑令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州滏陽縣唐德宗朝追謚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見二祖問曰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三

師曰今見和上已知是僧未審何以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祖大器之即為鬚髮具戒已畢復告之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及以信衣汝當護持屬周武廢

教徃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傳法道信優游江國大業二年復還舊山為衆說法合掌儼立而逝葬于山谷寺唐玄宗朝追謚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蘄州司馬氏初為沙彌遇三祖問曰願和上與解脫法門祖曰是誰縛汝曰無縛祖曰何為更求解脫師言下大悟既具戒三祖授以衣法武德中居破頭山正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命使者曰若果不起即取其首使諭旨師引頸受刃使回以聞帝加敬重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師已傳法知忍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化塔于東山黃梅寺唐代宗朝追謚大醫禪師

五祖已備載知忍蘄州黃梅人母周氏胎周氏女事道者託胎周氏女事

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然識之即詣其母語令出家既傳法嗣居

東山咸亨中傳衣法與慧能後四年示窠塔于東山代宗朝追謚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新州盧氏采薪養母常入市聞客誦金剛經問曰從誰受曰黃梅忍大師云讀此可以見性成佛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略為友志略姑為尼常讀涅槃師暫聽即說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問尼曰字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字尼異之號為行者居人瞻禮請住寶林咸亨中至黃梅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春經八月五祖俾眾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傳衣授法時眾七百上座神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

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師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以信衣昔達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諍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庾嶺明先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力爭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旨否師曰我今所說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邊明禮謝而回儀鳳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颭剝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云非風幡動心自動耳印宗異之請受禪要因出信衣令眾瞻禮印宗即為鬚髮請知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求那跋摩所造嘗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受戒梁真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

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  
坐樹下大開東山法道宛如宿契明年歸韶  
州寶林即曹神龍元年詔師入見師上表辭  
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寂弟  
子奉靈體反葬于曹溪師化韶陽秀化洛下  
南能北秀自此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

衣鉢入內供養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  
還山乃遣劉崇景頂戴而送憲宗朝蓋大鑑  
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為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  
石頭遷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  
讓讓傳馬祖其下為臨濟為仰是為五家

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  
病益多故治法屢為之變一捧一唱一唱  
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猶應病  
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  
是蓋示後人以遍參之意可不知乎

賢首宗教附李長者

- 初祖終南法順法師
  - 二祖雲華智儼法師
  - 三祖賢首法藏法師
  - 四祖清涼澄觀法師
  - 五祖圭峯宗密法師
- 長水子睿法師

慧因淨源法師  
能仁義和法師

鑑菴之評謂法界觀別為一緣謂五教無斷  
伏分齊然則若教若觀徒張虛文應無修證  
之道至若清涼之立頓頓浪言超勝法華觀  
謂華嚴是善薩請於天台判兼別失如來意

圭峯之擇修門未免妄談止觀密師注法界  
觀重者到何位斷何惑顯何理若一何止觀若  
次第者到何位斷何惑顯何理若一何止觀若  
位圓融而證何自餘著述矛盾尤多賢首既  
位圓融而證何自餘著述矛盾尤多賢首既  
教至起信論明觀法則云修之華嚴則引台  
摩訶止觀清涼既觀三德一及三華嚴則引台  
天台止觀清涼既觀三德一及三華嚴則引台  
源撰賢首宗教志賢首疏長水楞伽疏其

義門亦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  
珍受學定法凡世間聾瘂遇之者必能聞能  
語至於驅園圃蟲誠惡性馬德及異類所不  
可測唐太宗詔聞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  
獨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願大救聖  
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  
遊應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  
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  
一月十五日坐亡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  
異香留室塔肉身于樊川北原有弟子謁五  
臺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今往終南山杜順  
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  
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  
還源觀一卷專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  
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在葱嶺缺門人來居  
長安歲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

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為沙弥策名宮禁通天  
元年詔於大原寺開華嚴宗有感白光昱然  
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眾歡呼都講奏其事  
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蒲分戒賜號  
賢首戒師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又難陀譯華  
嚴經聖曆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  
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師乃指殿  
隅金師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幽非入  
理聖人無以達其奧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  
涯之法以況法界體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  
為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  
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  
解乃著其說為金師子章睿宗受內禪請師  
授菩薩大戒師糞衣糲食講華嚴三十餘徧  
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  
先天元年十一月終于大薦福寺贈鴻臚卿  
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  
百年而得澄觀

鐘菴曰愚法小乘不說轉小成行又無別  
圓被接及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  
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  
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摩訶止觀  
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

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澧師  
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  
河三論於玄璧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歷  
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  
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從荆  
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

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謁慧雲明了北宗  
玄理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帝五  
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  
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  
方等懺法仍講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  
宗誕節名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心遂賜

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勅禮  
部尚書李詵備禮奉迎與厨賓般若三藏譯  
烏茶國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  
即差僧如比丘法說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  
法衆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  
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

昂也

八

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  
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  
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  
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  
九朝為七帝門師荆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覲  
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迎羨其尊師之有  
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遙稟其旨所著疏記四  
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徧建無遮大齋十五  
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  
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  
即為它講清涼語之曰毗盧華嚴能隨我游

者其汝乎又嘗答其書云子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輪真子誠所謂也師所著圓覺序云講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

古子興福塔院謚定慧塔曰青蓮

義神智曰華嚴諸師不知衆生因理本具諸法但說果上諸法相而已若不談具何能相即故知果上依正融通並由衆生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談法門一曰性體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三曰性具此當緣因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祇一法性有茲三義會之彌分派之常合雖一一徧亦無所在當知它宗談乎法性亦同今家性體性量以彼皆云法性真如與虛空等但闕第三性具之義法師子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琅邪慧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即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以報佛恩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

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注金師學合論於橫海明單還南聽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抗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抗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抗愍其苦志奏以慧因易禪為教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晉嚴觀二澄六十卷唐實又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茶進本

以遺師為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  
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元祐  
三年十一月示窈塔舍利于寺西北  
法師義和錫號圓澄乾道中住慧因遷尋江  
能仁閣淨土傳錄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  
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此經宗旨偏讀西

方為念佛往生之法文見樂邦文類

長者李通玄唐開元七年用新譯華嚴經造  
釋論四十卷其立論以十處十會盛談法界  
與藏師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請主等十別對  
勝法華而不知法華是開權顯實之談不識  
華嚴是無別說圓之典故多為吾宗所斥長

事述大略見通志卷六

慈恩宗教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賢師三時之教立義疏闡豈足以收一代之

經慈恩玄奘之作觀心麈尾豈足以通一實  
之典慈之者則曰此別為一機也當天台之  
興南三北七為之掃迹矣豈容慈恩崛起於  
四海永清之後是不得不讓也撰慈恩宗教

志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

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游從受阿

毗曇婆沙雜心論等基贊之曰予遊講肆多

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武德中在京師講雜

心論以不泥文相為世所服僕射蕭瑀奏佳

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

策西征遠逾葱嶺毒風切肌飛沙塞路遇溪

澗懸絕則以繩為梁梯空而進及登雪山壁

立千仞人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

而過張騫甘延壽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

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觀音及般若心經

倏然退散稜山冰雪春夏不解徒侶凍死者

十之四入錢門峯壁皆錢即突厥闕塞也所

昆十

十一

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  
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  
之山皆申禮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  
香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  
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  
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  
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象  
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  
元齡備幢幡鼓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眾以  
寶輦迎師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時帝幸  
洛京尉勞動至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山川  
風俗前史未聞詔就知福寺與沙門道宣靈  
綱等同翻譯二十年新譯菩薩藏經顯揚  
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  
師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  
極高深九流典籍若汀瀝方溟渤耳世言三  
教齊致此矣談也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  
摠管時天下分展轉流布詔於京師紫微殿

西別創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自  
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眾隨時翻譯上令翻  
老子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  
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老子立義膚淺五  
竺間之適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  
於慈恩寺以奉藏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  
上許之仍哀七宮亡人衣財以助其費顯慶  
元年皇子生紳神光滿室上賜號佛光王越  
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授歸戒進金字  
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  
道陳留改葬二親勅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  
宮為寺追崇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及  
四年成六百卷麟德元年二月四日告眾曰  
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令眾稱彌勒願與含識  
速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然不動  
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褒恤用佛故事以  
金棺銀槨葬于滌東初臥病明藏禪師問疾  
見二長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



情因令小疾並得消殄師顧大衆合掌而聽  
得非譚般若力轉重罪為輕受乎初遊天竺  
手摩門迳松曰吾西求法可技向西吾若言  
歸枝可東指既往枝果西一旦忽東指弟子  
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遇龍樹  
宗欲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  
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就有負宿  
願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  
三歲蒙文殊什託忍死以逸獎賢用三時教  
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出馬鳴久  
而無傳師譯唐為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道  
師之功也

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暹敬宗之  
子母裴氏夢春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項有  
玉枕指文如印米成童便能著書初笑三歲  
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攜詣敬宗宗呼  
基出拜獎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獎數目童  
子基誦畢獎曰此古書也令童子覆之不獲

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已將殺之獎就丐出家  
因念曩在天竺起歸與之興卜者謂曰師可  
東歸弟子生矣識既真符舉以告宗宗曰此  
子悍暴豈堪受訓獎曰即君器度非將軍不  
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怫然曰得不斷  
欲茹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尔獎念先  
以欲鉤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勅落  
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獎師瑜伽師地  
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  
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黃大疏十卷  
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  
像讚勅諸寺圖形以祀祔葬于獎師之塋

義神智曰慈恩玄黃之釋法華也都無立  
行攝法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  
滅種以通此經茲乃徒援權文用證實教  
然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轉識成智末智  
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為多  
瑜伽密教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二祖不空灌頂國師

三祖慧朗灌頂法師

龍門無畏法師

大慧一行法師

持密語以希顯驗者非與夫鮮第一義者妙

心一悟當座而決是以絜齊三業精明軌儀

誦專數言課充億萬積月累歲而用成無間

重精疊思而始獲一感維茲瑜伽五部之教

一切行果廣大悉備而於護國救世尤為至

要斯蓋佛道顯仁藏用所以禦外務而回不

信也撰瑜伽密教志梵語乘境行深所有諸

法皆相應也

國師金剛智西土人親傳龍智阿闍梨法唐

開元七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大慈

恩寺夏旱詔禱雨結壇圖七俱胝像開

目即雨閱三日像日果開有物自壇布雲弥

空須臾霈雨詔褒之明年辭遊鴈門不允遷

蒸

卷

居薦福所至結壇作灌頂道場二十年八月

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右邊毗

盧遮那佛像頂安貝葉跌坐而化謚灌頂國

師塔于伊川

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牀父觀光上國值金

剛智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旬日

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為勝

已師初求法夢京師像皆東行寤以問智智

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五部及蘇

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教西遊天竺至師子國

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

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

子國歸至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

法感文殊見身度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城大

石康居五國入寇安西召師入內上親秉香

鑪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徧上忽見神

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毗

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

請設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  
 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丈餘空中鼓角大  
 鳴聲震天地寇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  
 五國即時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  
 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呪日也乃勅諸道於城  
 西北隅置天王像今城樓軍壁立天師每禱  
 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  
 四眾環視兩目瞬動感格踵至肅代兩朝尊  
 為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  
 卿晚年示疾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歲大曆九  
 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  
 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塔舍利于舊居師譯  
 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朗為  
 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慧  
 朗為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  
 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鎧菴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苑

專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  
 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  
 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  
 小無大俱入一乘殆猶日輪當午罄無異  
 影所謂密者尚何施邪自金剛智諸師為  
 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  
 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寢微唐末亂離經  
 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  
 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遜國遺榮出  
 家學道所至說法必有異相至烏茶國演遮  
 那經衆見毗盧遮那四金字於空中其徑尋  
 丈應是順西土梵書成形也及過龍河駝負經竟入水無  
 畏隨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  
 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及寤命工肖形于壁  
 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為教  
 主秋旱詔禱雨師以數定為難曰必欲致雨  
 恐龍暴物使諭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

足快意即持鉢捏小刀攪之誦密言百過俄  
有物若蚪矯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速歸  
使回視見密雲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  
震雷風雨飄蕩廬舍弥日方息又以積雨不  
止即捏泥為五媪作梵語向之若叱詈者即  
刻而霽譯毗盧遮那蘇悉地揭羅等經十餘  
部弟子寶月一行皆足受道數求還西上安  
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真體不壞塔于龍門  
之西山本朝太祖乾德九年上幸洛陽龍門  
山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瞻敬真體  
法師一行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晉窈落髮盧  
鴻一見竒之謂窈曰此子非君所能模範當  
從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  
竺貝葉陰陽緯識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  
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瑜伽  
五部法至國清學歷於老僧初至僧布笑謂  
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算法除一筭曰門前  
溪水西流乃至師突入稽首受訣畢水復東  
注自是算法卓詭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

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時號天師帝以國祚為  
問答曰鑿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  
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  
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識洗然忘憂終  
吉者至昭宗而絕昭曾封吉王也里媪王氏  
子坐罪當死求救於師令捕七穉犍日截其  
一於甕封以六一泥呪之七日北斗盡沒太  
史奏有大變師勸帝大赦媪子遂得免乃日  
出一犍七日而魁杓盡復師未解奕於燕公  
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為敵手謂燕公曰此爭  
先法耳若誦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為國  
手邢和璞謂尹愔曰洛下閎造懋時云八百  
年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大衍歷出閎言皆  
驗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師十大德  
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窈于華嚴寺停龕三  
七日顏貌如生塔銅人原謚大慧禪師所著  
易論大衍歷其目在唐書藝文志

南山律學

律

依照律師  
五九祖師



始祖曇無德尊者法正德多尊若弟子四法分律主南山所宗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法正德多尊若弟子四法分律主南山所宗

三祖正法北臺法聰律師元魏孝文帝時本學僧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聰之弟子最初撰疏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初從佛陀禪師出家

六祖高齊道雲律師從判釋學撰疏九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亦著疏文

八祖弘福智首律師前戒之於古佛摩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輕重儀云先所

鹿園初會多士未純以故漸制諸戒用清業既婁被彈訶復盛開顯則世之為學將

山師達受佛寄專典毗尼威述條章深明持  
犯所以正為末代之機宜也入道之士何莫  
由斯三學相仍茲為初步撰南山律學志  
法師道宣京兆錢氏母夢梵僧語之曰仁者  
所懷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而生九  
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頌公

於倫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  
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  
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頌曰  
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閑持犯焉識七  
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  
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

人形禮觀聽法沙弥染心顧盼其女龍怒欲  
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  
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  
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  
九年偕樊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為上首  
永徽元年復居紵麻心勞疾發忽毗沙門天

昆十

十八

王授以補心之方今和劑局方有復告師曰  
 時當像末不脩禪誦但起伽藍恐非比丘之  
 正業後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跌前階聖者  
 扶足師問何人答曰比天王子那吒奉命來  
 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者  
 願為致之太子即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捧  
 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師與天神  
 往來言此土靈縱西天聖迹計三千八百事  
 隨問隨錄為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草隱  
 居之地水涌白泉操觚續傳則鴻儒服膺封  
 土築壇則梵僧稱黃捷疾送奇華異果非人  
 獻甘露名香若此之事不能畢記乾封二年  
 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弥勒內宮  
 十月三日衆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天  
 人同聲請師歸觀弥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  
 圖形奉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  
 龍鬼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  
 鳥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

朝謚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本一卷今刪定  
 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三卷疏注羯磨  
 經二卷羯磨疏卷四行事鈔三卷尼戒本比丘尼  
 鈔三卷拾毗尼義鈔卷三亡物輕重儀華服儀歸  
 敬儀三卷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卷各一法華義  
 苑三卷本釋迦方誌卷二佛道論衡卷四續高僧  
 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卷十廣弘明集卷三十三寶感  
 通記卷二天人感通傳卷一大唐內典錄卷十  
 鎧菴曰澄菴婁感天神揚摧律相參諸異  
 部以四分為宗撰述疏鈔破斥諸家但據  
 成實論師之說以五義分通大乘立為圓  
 宗戒體問曰本師為難又立三種懺法不依方  
 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為末世初心懺  
 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可議  
 律師允堪錫號智圓慶曆間主錢唐西湖菩  
 提寺撰會正記以釋南山之鈔厥後照律師  
 出因爭論遠佛左右衣制短長遂別撰資持  
 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二家

律師元照餘杭唐氏初依祥符鑒律師十八  
 通誦妙經試中得度專學毗尼後與擇暎從  
 神悟謙師悟曰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  
 以弘四方復從廣慈才法師受菩薩戒戒光  
 發見詳見才師傳乃博究南山一宗頓漸律儀常  
 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三十年衆至三  
 百義天遠來求法為提大要授菩薩戒會幾  
 滿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禳災應若谷  
 響所至伽藍必為結界每曰生知律範死歸  
 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政和六年秋九月  
 一日集衆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湖上漁  
 人皆聞天樂葬于寺之西北謚大智塔曰戒  
 光常謂其徒曰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莫  
 若著書乃述資持記釋事濟緣記釋羯行宗  
 記釋戒住法記釋遺報恩記釋蘭觀無量壽  
 佛經疏小本彌陀皆有義疏刪定尼戒本凡百  
 餘卷雜著芝園集二十卷  
 鍾菴曰律師以英才偉器受神悟知四分

之記斯可矣而乃別為觀經述新疏抗分  
 車理專接鈍機廢棄格言唯任臆說此草  
 菴輔正不得已而條攻之也至於律家扶  
 新之出適足以扶不義以抗義戒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二十末

畢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星一

三世出興志第十四

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已粗陳於釋迦本紀之前矣今約三千如來用明七佛繼興及今佛像末法滅之相承之以彌勒下生終之以樓

昆十一

乙

至成佛乃至星宿未來莫不略錄茲蓋克論

此方一須彌山南州之化事而十方刹土正可以會通云耳荆溪師云必有一人最初先覺遂以斯道轉覺後覺相續不已覺者滋多乃有十方三世諸佛為明此義撰三世出興志

梵語劫波比云分別時節論以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命減一年至十歲百年增一年或千壽復增至八萬四千歲如是一減一增為一小劫二十增減為一中劫總成住壞空四中為一大劫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各一大劫

過去莊嚴劫此劫有十劫

成二十小劫每劫增減一劫

住二十小劫有千佛次第出世始自華光佛

終至毗舍浮佛嚴劫四佛在賢劫

九百九十八尊毗婆尸佛佛姓拘利若父槃頭母婆提子方膺侍者無憂人壽八萬歲

出世居般頭婆提城坐波羅樹下說法

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

九百九十九尊尸棄佛佛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子無量侍者忍行人壽七萬歲出世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二十五萬人

毗舍浮佛第一千尊姓拘利若父善燈母

稱戒子妙覺侍者寐滅人壽六萬歲出世

居無喻城坐娑羅樹下說法度十三萬人

長阿舍經按菩薩本行經自毗婆尸等

三佛相去劫數遠近不同在莊嚴劫中

今言七佛者多準藥玉

經阿舍經三劫三千佛

義之

義之





壞二十小劫劫成住壞四者之相  
 空二十小劫劫成住壞四者之相  
 見在賢劫以多賢人故名賢劫智論  
 成二十小劫自過去莊嚴劫壞空之後至今  
 賢劫初成時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徧覆  
 梵天注大洪雨猶如車軸積風輪上結為  
 水輪增長至天住界雨斷水退有大風起  
 吹水生沫擲置空中作梵天宮殿七寶間  
 成水復退下如前風起吹擲水沫成魔羅  
 波旬宮殿次造它化自在天展轉至夜摩  
 天宮殿水復退下大風吹沫造須彌山四  
 寶所成復吹水沫造三十三天七寶宮殿  
 復於山腹造四天王宮及日月宮天七寶  
 宮殿及造空居夜叉頗梨宮殿又於須彌  
 四面作脩羅城七寶莊嚴又吹水沫作七  
 金山四大洲八萬小洲周匝安置小輪圍  
 山金剛所成如是大風吹掘大地漸漸深  
 入置大水聚成七香水海及大鹹水海又

於地下造閻摩羅宮殿地獄住處如是三  
 千世界一時同成此外更造大輪圍山包  
 裹此大千界其中六欲瀆日月四洲乃  
 至小鍊圍山各有萬億此約經歷二十增  
 減次第而成起世經  
 第一小劫增過去劫壞一切有情久集光音

天中天眾既多居處迫窄諸福減者應下居  
 世間最初有一天子從光音沒來生大梵  
 空殿之中是為梵王經一減一增念言無  
 有梵子來生我處梵王經  
 壽

第二小劫增時光音諸天來生梵世者為梵

輔天昆十一增減四劫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  
 第三小劫增減二劫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  
 梵眾天減至十劫復有來生梵世者為  
 亦未生前後不定也漸漸下生六欲  
 諸天人趣以惡業力漸漸下生餓鬼旁生  
 地獄後成先壞法尔如斯時光音諸天福

盡來下化生為人或樂觀新地者光明遠  
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之相衆共生故故  
名衆生地涌甘泉味如酥蜜以指試嘗遂  
生味著失其神足及以身光世間大闇黑  
風吹海漂出日月置須弥山腹照四天下  
時諸人輩見出則喜見入則懼自茲之後

乃有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由耽  
地味顏色粗悴地味既隱乃生林藤經云  
兩穀復共耽食林藤復隱便生自然杭稻  
無有穠穠備衆美味此食稍粒殘穢在身  
為欲蠲除便在二道成男女根情慾多者  
便為女人宿習力故便生姪欲夫妻共住

光音諸天後來生者入母胎中遂有胎生  
是時先造瞻婆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  
杭稻朝刈暮熟刈後隨生米長四寸時衆  
生并取二日糧乃至取五日糧漸生穠穠  
刈已不生衆懷憂惱各封田宅造作田種  
其後多有盜它田稻更相拳鬪無能決者

議立一平等王賞善罰惡便有刀杖殺戮  
衆共供給號刹帝利此云自後諸王以此  
為首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八萬郡國  
人民聚落鷄鳴相聞無有病患大寒大熱  
正行十善正法治國人民愛敬壽極大久  
諸經多言壽極不言極久後王不行正法

其壽漸減至八萬四千歲時身長八丈百  
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減至十歲身  
長一尺名為減劫之極自此之後百年增  
一年經有此事增減不齊增至八萬四千  
歲名為增劫之極一減一增終而復始增  
至八萬四千歲時有金輪王出七寶千子

治四天下國土豐樂女年五百歲方嫁此  
後凡遇增劫之初皆有金輪王出世長阿  
第四小劫增減乃至第二十小劫減  
第二十小劫增減乃至第一小劫增減  
第一小劫增減

第二小劫 增減  
 第三小劫 增減  
 第四小劫 增減  
 第五小劫 增減  
 第六小劫 增減  
 第七小劫 增減  
 第八小劫 增減  
 第九小劫 增減  
 孫佛出世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侍者善覺子上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四萬人  
 減至四萬歲時第二俱那舍牟尼佛出世  
 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侍者安和子導師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三萬人  
 減至二萬歲時第三迦葉佛出世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侍者善友子集軍居波羅奈城坐尼俱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二萬人

昆十一

五

減至一百歲時第四釋迦牟尼佛出世本在一萬歲時為觀衆生無機可度至百歲劫末苦逼故出乎世 長阿含經  
 減至八十六歲時盡正法一千四百年  
 案法住記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佛初不度女人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法苑云天人答南山曰佛錫杖在龍窟中四十年住為如來去後有飛行羅刹能說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中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像法增千五百年末法增二萬年  
 減至七十八歲入像法八百年是為今時正得壽 以佛滅二千二百年為約合減二  
 減至六十一歲盡像法二千五百年 前文  
 減至三十歲入末法三千一百年人長三

尺時饑饉災起由人民皆行十惡草菜米穀五種上味悉皆隱沒唯煎朽骨共為燕會若遇一粒粟稗蔽護如寶六七年來天不降雨尚不得水何況飲食人多餓死郡邑空荒七年七月七日其災方息時有一人合集男女有福德者凡得萬人留為人

種人能行善所須飲食天即雨下雜出阿

非瑞加對法論中阿舍經

減至二十歲入末法四千一百年人長二

尺時疾疫災起由人行惡復感俱遭病死

無人送埋郡邑空荒唯少家在經七月七

日其災方息唯留萬人為種人持善行飲

食衣服天即雨下

減至十歲入末法五千一百年人長一尺

女人五月便嫁時刀兵災起由人行惡轉

威各起殺害之心能行惡者為人所敬隨

執草木瓦石皆成刀劍更相殘害橫死無

數亦有厭惡入山隱蔽七日七夜其災方

畢一

六

息唯留萬人為種人從隱處而出更互相見起慈愍心共行善法衣食所須天即雨下由能行善壽復增長復從百年命增一年若已上謂之小三災則依正但壞正報南洲人壽至十歲時刀兵劫起互相誅戮佛法是時當暫滅沒記法住

增至四十九歲時入末法一萬年月光菩

薩出真丹國即東土說法滿五十二年廣

度衆生入涅槃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

先滅不現餘經次第而滅無量壽經後住

百年大度衆生然後滅去本起經。案無

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憐時留此經

止住百歲其有衆生值斯經者隨意祈願

皆不可得度南岳顯文云我今誓願持令此

增至一百歲時入末法一萬五千一百年

南洲人復修善時十六阿羅漢與諸弟子

復來人中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衆令其

出家法法減盡經增至二百四十四歲入末法二萬九千五

百年法將滅時尚五百歲一心修此法華  
三昧即得六根清淨故知末代亦有入大

乘之機淨名疏引 增至二百四十九歲時盡末法三萬年

增至七百歲時十六羅漢弘法已畢人自下

至今應五千以一切經典舍利收聚起塔  
結加趺坐園遶此塔俱沒於地是為佛法

滅盡之相自此有千億辟支佛出世說法

利益眾生法滅盡時十羅漢內香華供養

如釋迦遺身受勅護持正法及轉滅度先

諸是法起已身時有塔便入地住

定願力起已身時有塔便入地住

金剛俱爾獨覺一現人壽八萬歲時

獨覺聖人復皆滅去未去遠今以

經云七百 增至二萬歲時錢輪王出獨洽南洲

增至四萬歲時銅輪王出治東南二洲

增至六萬歲時銀輪王出治西南三洲

增至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治四天下

輪王成就七寶一金輪寶者若聖王出天

增至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治四天下

輪王成就七寶一金輪寶者若聖王出天

金輪寶忽然現在前輪有千輻天匠所造輪

徑丈四聖王見之手摩輪曰可向東方如

法而轉輪即東轉王將四兵隨其後行東

方諸小王來詣拜云善哉大王願於此治

時聖王言汝等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

諸王聞之即從聖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

南西北方隨輪所至亦復如是二白象寶

者王坐殿上忽現在前即試習乘其上清

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三紺馬寶者

忽然現前清旦乘行食時即返四神珠寶

者忽現在前置高幢上光照一由旬城中

人民皆起作務謂是晝日五玉女寶者忽

然出現顏色端正冬溫夏涼六居士寶者

諸財寶忽然出現地中寶藏皆悉知見七

主兵寶者忽然出現智謀雄猛專任討伐

是為輪王七寶成就長阿含經

第十小劫增減至八萬歲時第五弥勒佛出世時閻浮提其地平正如琉璃境叢林茂盛高三十里八萬四千衆寶小城周徧天下其中大城名翅頭末七寶樓閣七重行樹園林浴池八功德水街巷道陌廣十二里其土安隱無有怨賊劫竊水火刀兵飢饉之難有明珠柱高十二里光明逾日晝夜常照香風時來吹珠柱上雨寶瓔珞衆人取之以爲服用衆寶羅網弥覆城上風吹寶鈴演說歸依佛法僧人身長十六丈壽命滿八萬歲無有中夭女人五百歲方嫁日受妙樂深遊禪定如三禪天人常慈心恭敬和順皆由弥勒慈心訓導持不殺故唯有三病一者飲食二者便利三者衰老有香美稻一種七穫百味具足入口消化便利之時地裂生赤蓮華以蔽穢氣人民既老自然行詣樹下念佛待盡生大梵天及諸佛前有轉輪聖王名曰僂佉七寶

千子四大寶藏滿中珍寶衆人見之心不貪著各各謂言釋迦佛時往昔衆生爲此寶故更相偷劫造生死罪時弥勒菩薩於兜率天宮當下作佛生大婆羅門家父名脩梵摩母名梵摩跋提下生託胎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坐寶蓮華光明無量身長三十二丈如黃金山正念觀察苦空無常不樂在家時僂佉王持七寶臺奉上弥勒受已施諸婆羅門即便毀壞各共分之弥勒見此寶臺須臾無常知有爲法皆悉磨滅修無常想讚過去佛無常之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說此偈已九出家學道詣翅頭末城外金剛莊嚴道場龍華菩提樹下枝如寶龍吐百寶華故名龍華即於是日初夜降魔成道釋梵四天請轉法輪時僂佉王與八萬大臣俱求出家須髮自落即成沙門時弥勒佛與僂佉王等諸比丘僧天龍八部入翅頭末城中央其地過去諸

佛所坐金剛寶座自然涌出佛於此座轉  
正法輪時諸婆羅門長者須達邨令須達  
長者是轉輪王寶女如寶舍彌婆帝今毗  
舍佉母是彌勒親族須摩提今善賢比丘  
尼是各與八萬四千人出家學道時僕佉  
王子子俱求出家唯留一子用嗣王位彌

勒世尊初會於金剛座上說法九十六億  
人得阿羅漢二會於城外華林園說法九  
十四億人得阿羅漢三會復在華林園說  
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西域記波羅奈  
佛告彌勒三會說法其得戒者皆蒙  
遺法植福衆生在會出家持戒皆蒙  
乃化導緣善友三會之後是時彌勒與無

量人登耆闍崛山頂手摩山峯摩訶迦葉  
即從定起持佛僧伽梨衣授與彌勒涌身  
虛空作十八變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頂  
起塔彌勒佛住世六萬歲入滅之後諸天  
世人收取舍利於四天下各起八萬四千  
寶塔正法住世六萬歲緣法亦六萬歲出雜

彌勒下生經云彌勒胎來時經彌勒成佛十賢  
億七千萬諸佛生於其國  
十一小劫增減二錄百佛生於其國  
十二小劫增減一錄百佛生於其國  
十三小劫增減一錄百佛生於其國  
十四小劫增減一錄百佛生於其國  
十五小劫增減一錄百佛生於其國  
此減劫中自第六師子佛下至

欲樂佛凡九百九十四佛相繼出興說法  
度人俱舍論經

佛告頻婆娑羅曰過去然燈佛滅後有一  
猕猴見羅漢入定即取坐具披作袈裟遠  
比丘行比丘定起為說三歸五戒求菩提  
法猕猴依教受已踊躍歡喜緣樹墜死生

兜率天值一生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從  
是以後值佛無數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  
成菩提號師子月佛今婆須密多是也子師

十六小劫增減  
十七小劫增減  
十八小劫增減  
十九小劫增減

二十小劫增減最後增劫中第一千樓至佛以本願力故出增劫早出暮滅是時人多厭世修諸禪定住劫已極易可化度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形似沙門被著袈裟於弥勒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俱舍論大悲經述曰釋迦遺教不了之徒寄諸弥勒弥

勒遺教寄諸九百九十四佛此諸遺教次第相寄最後以寄樓至樓至之世易可化度苟或不了可謂極鈍極鈍之機不免有待星宿之劫悲夫佛佛世世得逢遺教縱未得出猶以為幸倘因中間造極重惡長劫無間則與佛相背此為

可痛如目連入地獄問訊詞達獄卒報云此有迦葉佛時調達釋迦佛時調達欲問何者此雖大權難以情測權必引實寧無實報之輩惟茲末代此土修行有教無證欲祈易了莫若專修淨土往生之行則一登無生永居不退後佛化畢

化正可乘願來參影響之衆寄言有志當思務進

拘留孫佛人壽四萬歲時出拘那含牟尼佛三萬歲時出迦葉佛二萬歲時出釋迦佛百歲時弥勒佛八萬四千歲時師子佛七萬歲時先炎佛九萬歲時柔仁佛六萬歲時華氏佛五十萬歲時次復有華氏九億歲時善月佛七萬歲時現義佛百歲時出云第一千慧業佛即樓至人壽八萬歲時出賢劫千佛過已六十五劫無佛此劫論增小劫然後有劫名曰大稱往昔擇明輪王千子於此皆同斯劫成最正覺過是劫已竟八十劫都無佛興然後有劫名喻星宿往昔擇明輪王八萬大臣於斯劫中成最正覺過是劫已竟三百劫亦無佛興然後有劫名重清淨擇明輪王聖后采女成最正覺賢劫述曰俱舍論約三世增減論三千佛出



興之漸賢劫經明諸佛出興有久有近  
不定劫數此有三意一者佛赴機所說  
不同二者結集部別不同三者傳譯前  
後不同難以和會此則然粗論次第取  
證增減則必以俱舍為本慈恩劫章正  
取此論

壞二十小劫增減火災壞至初禪劫有火水

賢劫中論一番火災若水風二災始

地獄終至梵天有情世間經十九增減次

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三千世

界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

世間器世間故如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

須弥崩壞風吹猛燄燒上梵天悉成灰燼

乃至三千世界一時燒盡此為依正俱壞

名為壞劫順理

空二十小劫增減自初禪梵世已下世界空虛

猶如墨穴無晝夜日月唯有大冥如是二

十增減之久名為空劫俱舍

星上 十二

未來星宿劫千佛出興天星宿

成二十小劫增減

注二十小劫增減此劫中有千佛次第出始自

日光佛終至須弥相佛經王佛言我滅度

後若有勤修功德行衆三昧稱弥勒名行

六事法轉也必定得生兜率天上亦隨弥

勒下生閻浮第一聞法於未來世值遇賢

劫一切諸佛於星宿劫亦值諸佛受菩提

記彌勒上生經

壞二十小劫增減

空二十小劫增減○成住壞空之

有能一日夜持不殺戒決定不逢刀兵災

起能以一訶梨勒果起殷淨心奉施僧衆

決定不逢疾疫災起能以一搏食施諸有

情決定不逢飢饉災起東西二洲無根本

三災而有相似三災謂真增盛似刀兵身

羸劣似疾疫數加飢渴似饑饉北洲根本

相似俱無漸論三災起時復有三種最極

衰損一壽量謂極至十歲二依止謂身量  
 極至一擗手三資具謂以粟稗為食中第  
 一以髮為衣中第一以鏡為莊嚴第一伽瑜  
尺論人○一擗手三資具謂以粟稗為食中第一以髮為衣中第一以鏡為莊嚴第一  
 大三災者一大劫終必一火災起如前賢劫  
八為一十劫如是經七大劫七火災凡七壞初  
 禪復經一大劫有一水災起壞至二禪如是  
 七七火災相間七水災復經七火災凡五十  
 六番火壞初禪七番水壞二禪復經一大劫  
 有一風災起揔之為六十四大劫為大三災  
 始終之相論依俱舍  
 初火災壞初禪者災欲起時地獄罪畢來生  
 人中有定業者轉生它方地獄乃至無有一  
 情名為地獄已壞畜生餓鬼阿修羅亦次第  
 盡是時世間皆行十善人身之內無有諸蟲  
 與佛身同以由是時旁生壞故時此南洲一  
 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初禪從靜慮起唱言  
 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靜慮命

終並得生梵世中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洲  
 根鈍無離欲念命終生欲界天靜慮現前方  
 能離欲乃至人趣無有一情名為人趣已壞  
 時欲界六天一人法然得初靜慮乃至並得  
 生梵世中名為欲界已壞時梵世中一人法  
 然得二靜慮二禪唱言定生喜樂甚樂甚靜  
 餘天聞之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光音天乃  
 至梵世天大梵已壞始從地獄終至梵天經十  
 九增減有情世間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  
 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同業壞盡最  
 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於此漸有七日輪  
 出有大黑風吹海水為兩披初取一日置須  
 弥腹日道中行草木彫落次取二日河渠皆  
 竭海水漸涸七旬由旬三日出時恒河俱竭  
 四日出時阿耨池竭五日出時四大海水七  
 千由旬一時竭盡六日出時大地火起靡不  
 燒壞七日出時須弥山壞眾山洞然風吹猛  
 熾燒上天宮乃至梵天無遺灰燼自地火熾

燒自宮殿非它地灾能壞它地由相引起故  
說燒上始從地獄至于梵天於一增減劫次  
第壞盡乃至三千世界一時俱壞是為火灾  
壞初禪火灾過後世界空虛猶如黑穴經二  
十增減之久大雲降雨水長至天吹風水沫  
作梵天宮如是下至地獄如前建立在前成

出長阿含經因本經雜心論頭序  
論順正理論瑜伽對法論

次水灾壞二禪者當灾起時地獄餓鬼旁生  
四洲人趣六欲諸天次第得生二禪於二禪  
中時有一天自然得三禪定餘天聞之皆入  
此定得生三禪是時二禪中有俱生水界起  
壞器世間猶水消鹽一時俱沒有說從三禪

雨熱灰水有說從是為水灾壞二禪水灾過  
後如前空二十小劫如前大雲降雨風吹水沫  
成光音天宮下至地獄後成  
三風灾壞三禪者當灾起時下地諸趣有情  
及六欲二禪次第得生三禪時有一天自然  
得四禪定餘天聞之皆入此定得生四禪是

時三禪中有俱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吹諸天  
宮相拍粉碎諸大山王亦皆拍碎如風乾枝  
節悉皆消盡是為風灾壞三禪有說從四禪  
擊有說從下風輪擊風上騰如是東方無  
量世界或有將壞或有將成或有正壞或壞  
已空或有正成或成已住乃至十方亦尔若

有情世間若器世間業煩惱力所生故業煩  
惱增上力所起故論初禪內有覺觀火  
擾亂故外為火灾所燒二禪內有喜水擾亂  
故外為水灾所漂三禪內有出入息風擾亂  
故外為風灾所壞四禪不定相續隨彼天生  
宮殿俱起若天命終宮殿亦沒論心四禪內

外過患一切皆無論初禪者為  
順初禪一劫壽故次經八劫方壞二禪為順  
二禪八劫壽故次經六十四劫方壞三禪為  
順三禪六十四劫壽故論初禪者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池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世界名體志第十五之一

上窮寶燄下徹風輪此華嚴所明一世界種  
堅高則且約二十重周圍則略得十一數復  
由此數隨方各十則摠之為百十一如天帝

卷

珠網分布而住斯但舉其一分云耳若推而  
廣之則十不可說微塵世界迥相連接周徧  
建立各各佛出現各各滿衆生是為華嚴莊  
嚴世界海也若夫娑婆大千須彌四天下南  
洲五竺東華震旦若名若體有說有圖雖自  
廣以至狹實舉別而會摠既明三世須辨方

界此學者所宜知也撰世界名體志

華嚴世界海圖 大千萬億須彌圖

四洲九山八海圖 三釋大千世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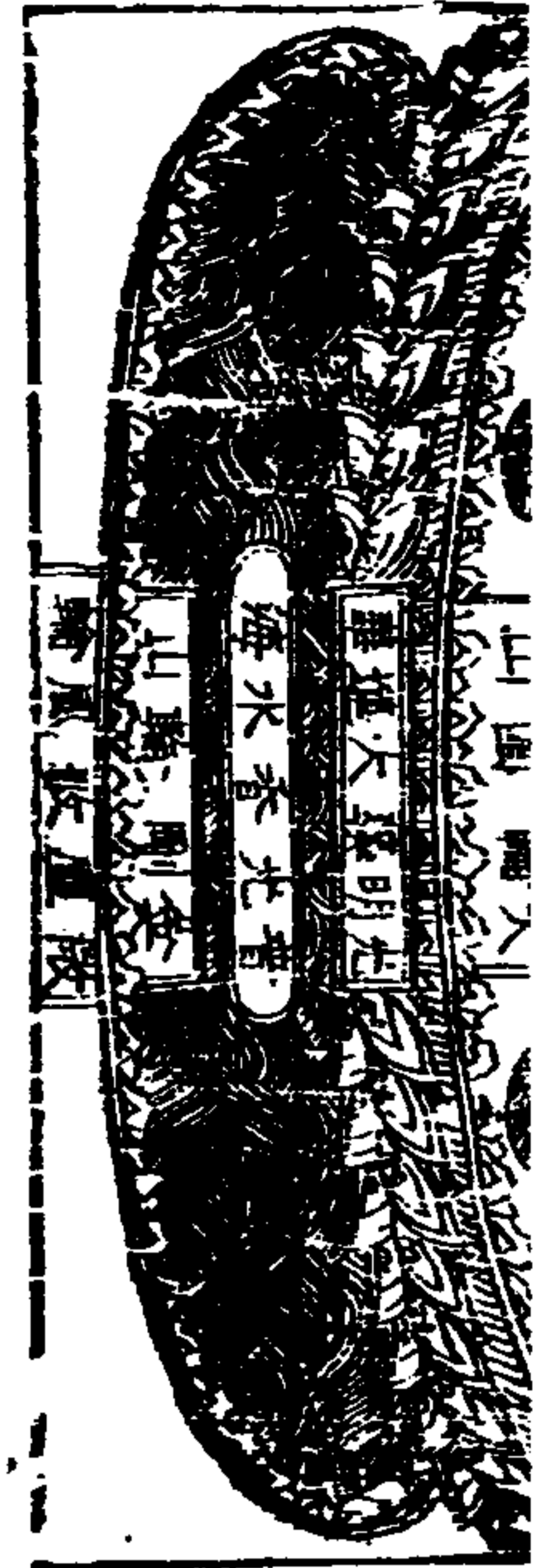
須彌切利天宮圖

諸天通論

身量 壽量 衣量 身光 鬘圖

報果 廣狹 凡聖 論無色身處  
論天主 論四禪四地  
東華震旦地理圖 漢隋西域諸國圖  
西土五印諸國圖 八熱地獄圖  
十六遊增地獄圖 八寒地獄圖





華嚴世界品云此華嚴莊嚴世界有須彌  
 山微塵數風輪所持最在上者名殊勝威光  
 藏能持普光摩尼香水海此海有大蓮華名  
 種種光明藥香幢華嚴莊嚴世界住其中  
 金剛輪山周匝圍遶○此中復有不可說微  
 塵數香水海一切世界所有莊嚴悉於中現  
 芬陀利華十寶階陛欄盾十寶尸羅幢寶衣  
 鈴網幢寶華樓閣寶蓮華城衆寶樹林悉共  
 圍遶○一一香水海各有微塵數香水河右  
 旋圍遶常現寶色光雲十方化佛及諸菩薩  
 於中涌出其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出  
 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  
 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有不可說  
 佛刹於中布列○最下第一重名最勝光徧

照狀如摩尼寶一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淨  
 眼離垢燈第二重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  
 界狀如師子座二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師  
 子光勝照第三重名寶莊嚴普照光世界其  
 形八隅三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淨光智勝  
 幢第四重名種種光明華莊嚴世界狀如摩  
 尼蓮華四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金剛光明  
 無量精進力善出現第五重名普放妙華光  
 世界其形普方而多隅角五佛刹塵世界圍  
 遶佛號香光喜力海第六重名淨妙光明世  
 界其形四方六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普光  
 自在幢第七重名衆華燄莊嚴世界狀如樓  
 閣七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歡喜海功德名  
 稱自在光第八重名出生威力地世界狀如  
 因陀羅網八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廣大名  
 稱智海幢九重名出妙音聲世界狀如梵  
 天身九佛刹塵世界圍遶佛號清淨光明相  
 無能摧伏第十重名金剛幢世界其狀周圓

十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一切法海最勝王  
第十一重名恒出現帝青寶光明世界狀如  
半月十一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無量功德  
法第十二重名光明照耀世界狀如華旋十  
二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超檀梵第十三重  
名娑婆世界狀如虛空以普圓滿天宮而覆

其上十三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毗盧遮那  
此即十蓮華藏微塵數相十葉盧舍第十四  
重名寂靜離塵光世界狀如執金剛形十四  
佛剎塵世界圍遶佛號遍法界勝音第十五  
重名衆妙光明燈世界狀如卍字十五佛剎  
塵世界圍遶佛號清淨日功德眼第十六重

名清淨光徧照世界狀如龜甲十六佛剎塵  
世界圍遶佛號不可摧伏力普照幢第十七  
重名寶莊嚴蔽世界其形八隅十七佛剎塵  
世界圍遶佛號無礙智光明徧照十方第十  
八重名離塵世界狀如珠瓔十八佛剎塵世  
界圍遶佛號無量方便最勝幢第十九重名

清淨光普照世界十九佛剎塵世界圍遶佛  
號普照法界虛空光第二十重名妙寶嵌世  
界狀如寶莊嚴具二十佛剎塵世界圍遶佛  
號福德相光明此二十重上闕下狹如倒安  
浮圖。若廣說世界種所依形狀數有剎塵  
或名回轉形清涼之形乃至江河形旋流

形輪網形壇墀形樹木形樓觀形尸羅形幢  
形普方形胎藏形蓮華形佉勒迦形此云衆  
生形佛相形圓光形網形門闌形須彌山形  
諸莊嚴具如上世界皆在無邊妙華光香水  
海中適相連接成世界網周徧建立。都有  
十個二十重世界種繞此中心世界種摠十

一個二十重世界種九經卷第。此十一个世界  
種周圍至輪圍山復有一百个世界種隨方  
各十於中布列近山周匝十个世界種各各  
上下四重餘九十个世界種不言重數共有  
一百十一个世界種如天帝網分布而住經  
十。如是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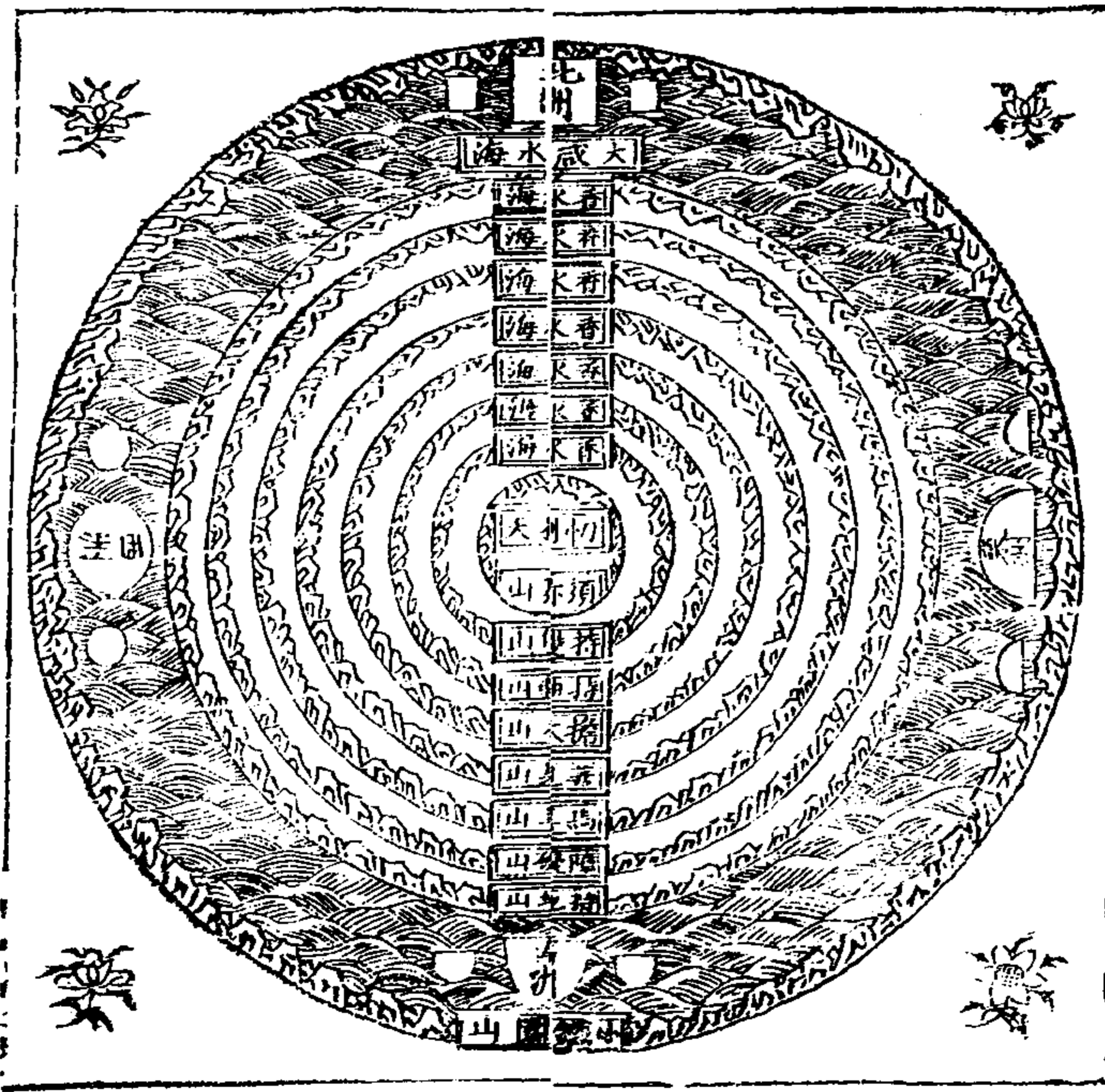


長阿舍云三千大千世界復有大金剛山繞  
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  
中間窈窈冥冥有八大地獄日月神天所不  
能照

○瑞應經云迦維羅衛國者三千日月  
也千萬二千天地之中疏大千有萬億天  
地

○顯揚論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如是千  
日月千六欲千初禪名小千界復以千小千  
名中千其中有一三禪一千二禪百萬初禪  
復以千中千為大千其中有一四禪一千三  
禪百萬二禪億萬初禪準此當稱  
億萬須弥 ○阿毗  
曇論云從此須彌頂邊至彼須彌頂邊十二  
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彌中心至彼  
須彌中心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  
從此山根至彼山根十二億三千十五由旬  
此佛所說

四洲九山八海圖





俱舍論云第一須彌山高廣各八萬由旬  
 餘七起世經高八萬由旬第一香水海橫  
 廣八萬由旬起世廣八萬由旬第二持雙山  
 高廣各四萬由旬諸山次第第二香水海橫  
 廣四萬由旬諸山次第第三持軸山高廣各  
 二萬由旬第四擔木山高廣各一萬由旬第  
 五善見山高廣各五千由旬第六馬耳山高  
 廣各二千五百由旬第七障礙山高廣各一  
 千二百五十由旬第七香水海一千二百五  
 十由旬第八持地山高廣各六百二十五由  
 旬第八鹹水海橫闊三十二萬二千由旬中  
 有四洲阿毗曇論水際周回三十六第九小  
 鐵圍山高廣各三百十二由旬阿毗曇周  
 十由旬諸山入水皆八萬由旬住金輪上  
 諸海皆深八萬由旬今詳自須彌山心南  
 七香水海十萬由旬至本山際八萬由旬  
 至七山際六萬由旬至阿含云須彌山南  
 有天下名閻浮提此沙論名臨斷其土南  
 狹北廣縱

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名閻浮  
 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  
 壽百歲中天者多阿毗曇云南洲衣服莊  
 飾種種不同一生欲事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  
 敬起世云大海北有閻浮樹此樹下有閻浮  
 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勝金出樹  
 名順正理論有二十中洲一遮末羅洲  
 住羅刹二筏羅遮羅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  
 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世云勝身立其土  
 東狹西廣形如半月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  
 之有六樹王名伽藍浮園七由旬高百由旬  
 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壽二百歲三寶藏  
 飯食魚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有嫁娶禮  
 立世阿毗曇論云東弗提婆人多欲者一  
 生數至六七亦有修行至死無欲食自死魚  
 肉自不殺生頭髮前披後著下衣竟上  
 繞順正理論云有二中洲一提訶二毗提  
 訶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彌山西有天下

名俱邪尼此云牛貨新婆其土形如滿月人  
百像之縱廣八千由旬有樹王名斤提圍七  
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人壽三  
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阿毗曇云彼  
土食肉殺生人死燒屍或置水埋土嫁娶同  
南洲人多欲者至十或十二亦有至死無欲

者莊師皆被髮上下著衣○順正理云有二  
中洲一舍攬反古獲二怛里拏皆有人住曰起  
世論云斤提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因名  
瞿陀尼名因以○長阿含云須彌山北有天下  
名鬱單越此云最勝新婆其土正方人面像  
縱廣一萬由旬有大樹王名菴婆羅圍七由

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諸山浴池  
華果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  
大河無有溝院荆棘蚊蟲毒蟲自然杭米衆  
味具足有摩尼珠名曰燄光置自然釜鏡下  
自然杭米者自生也自然釜鏡者飯熟光滅  
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

止宿其下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  
種身衣或器或食河中寶船乘載娛樂入中  
浴時脫衣岸上乘船度水遇衣便著不求本  
衣次至香樹手取樂器並以妙聲和絃而行  
其人無有衆病顏貌同等髮紺青色齊眉而  
止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詣園林若是

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  
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日  
尔乃捨去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  
置於四衢有諸行人出指含嗽指出甘乳充  
徧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  
男衆女向女衆彼人命終不相哭泣以人壽

強不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名憂尉禪伽  
接置它方阿毗曇云其鳥之其地柔輭隨足  
隱起大小便時地為開拆利已還合其人前  
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壽命千歲不增不減  
命終之後生天善處○阿毗曇云北洲人多  
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死無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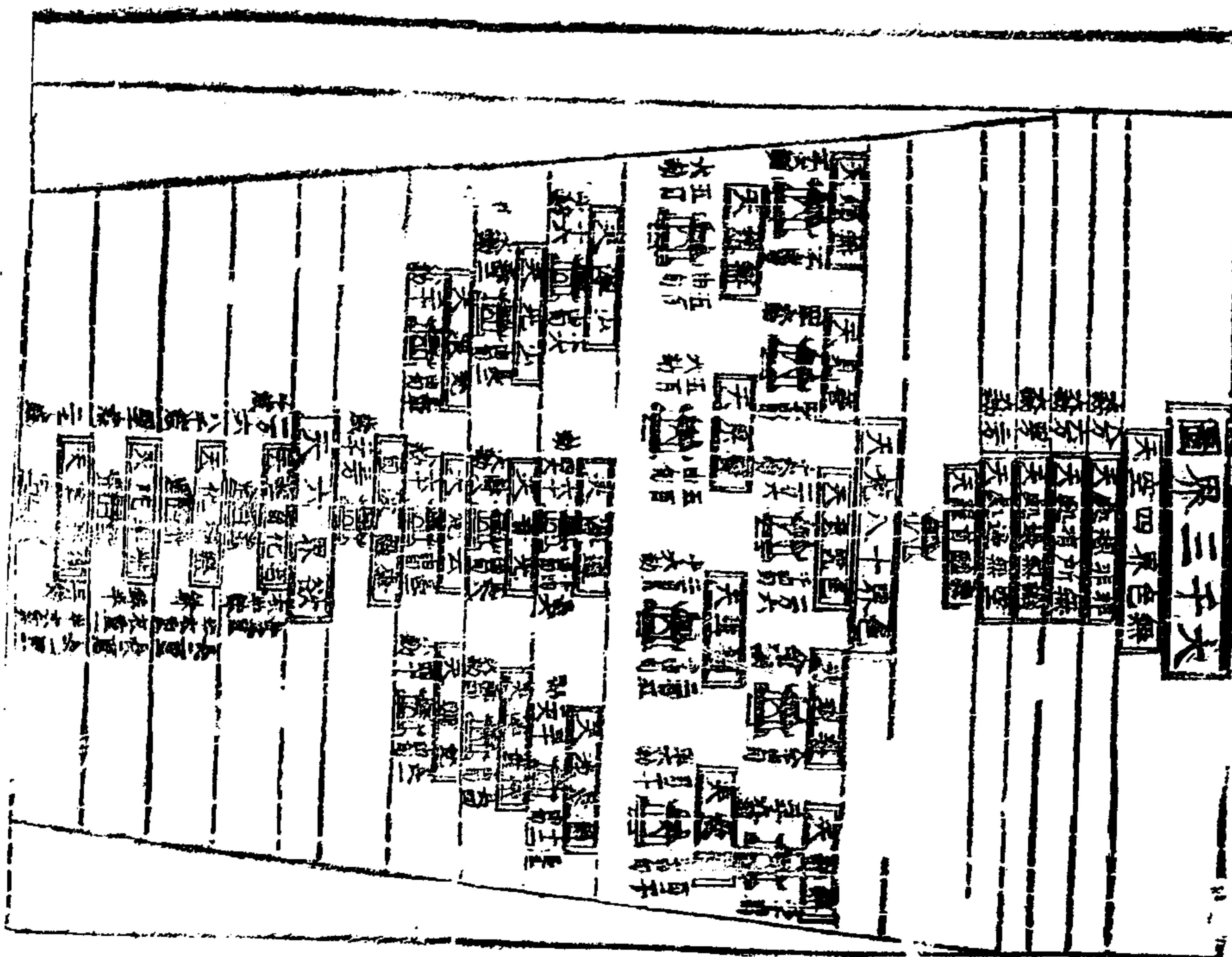
順正理論有二中洲一矩拉婆二憍拉婆皆有人住。阿毗曇云南洲人長三肘半或四肘。東洲八肘。西洲十六肘。北洲三十二肘。起云南洲三肘半。東洲四肘。西洲五肘。北洲六肘。同量北。南洲有三事勝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勤修梵行三者佛出其土。新婆沙論四

大洲八中洲人形短小有說遮末羅洲唯羅刹住復有五百小洲或有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菩薩藏經佛言我觀世間眾生常為十苦逼迫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愁六怨七苦受八憂九痛惱十生死流轉眾生為得善提出離如是逼迫。四教儀在因之時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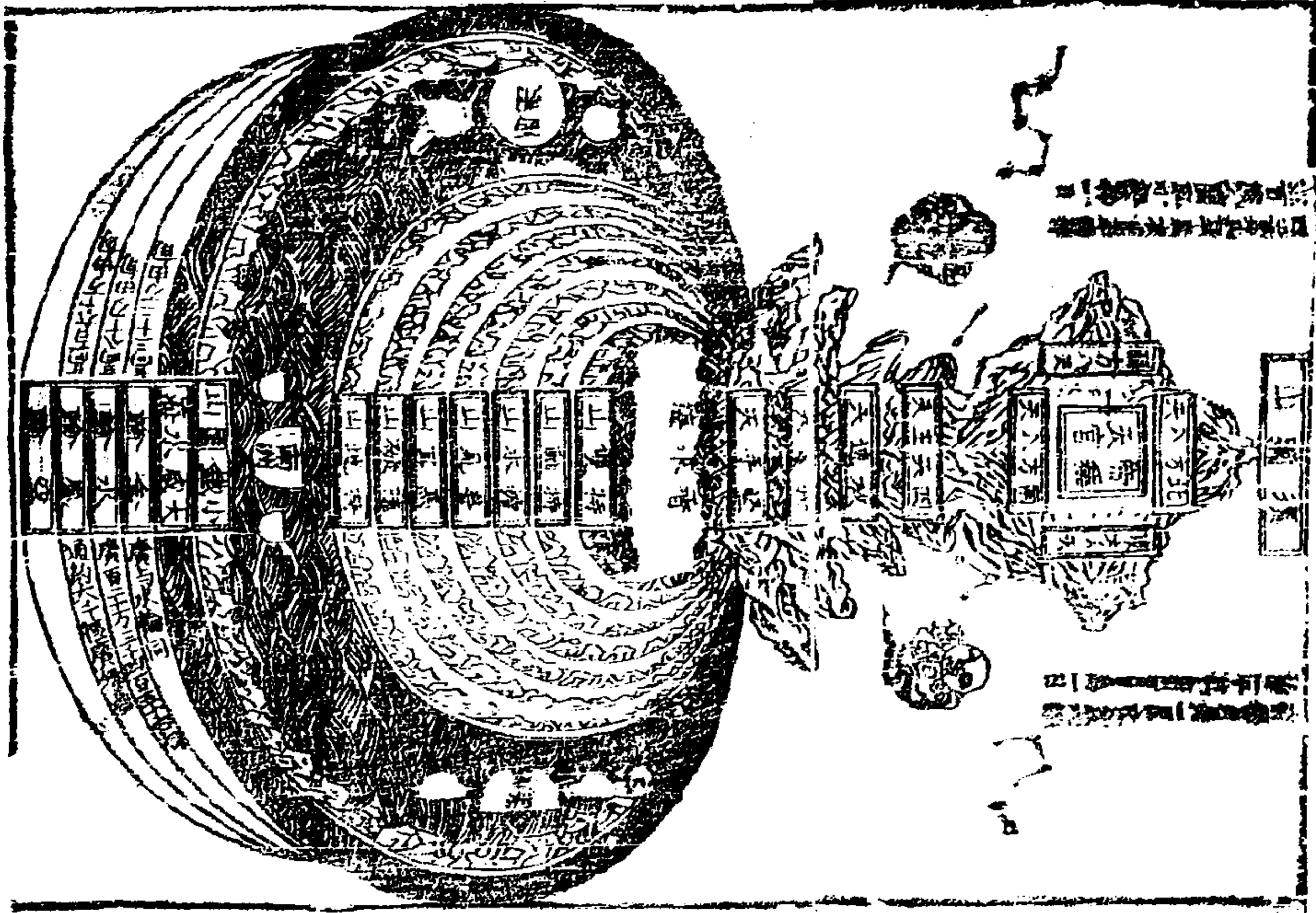
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

述曰北洲人定千歲故死不哭吊佛不出生故不聞佛法此所以為八難之一也昔人謂列子載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者即北洲也未知其可南洲有佛法可學故大業根器多生其中以壽命短促眾苦逼迫

恐怖畏發心勤修道行此其所以為四洲之最勝也



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



大地依於水輪風輪空輪空無所依衆生業感世界安住

新菩薩藏經諸佛成就不思議智故能行知

諸風兩相知世有火風名烏盧博迦衆生諸

有覺受皆由此風之所動搖此風輪量高三

拘盧舍拘盧舍此云一鼓聲聞津雜寶藏經

品一由旬即智論中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

有風起名贍薄迦此風輪量高十由旬云如

是次第輪上六萬八千拘脤風輪之相悉能

了知最上風輪名周徧上界為水輪之所依

止其水量高六十八百由旬為大地之所

依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由旬是地量表有

一三千大千世界

土水風輪會異

○土輪金輪 ○水輪 ○風輪

俱舍共三十二萬由旬起共四

八萬由旬新菩薩藏六十八千由旬

十億里○二十萬里金粟各二

光起世四十八萬此恐脫四字○金沙今

崇

崇

因本經水上有風吹轉此於阿舍地  
如熟乳生膏是名金輪增光  
明深八千六旬十萬八千  
俱善八萬六千八百起由十  
十不流散如食未銷不本經  
水合百六萬五千餘世以嚴  
俱句百善十萬六千餘世以  
由句百善十萬六千餘世以  
皆榮句百善十萬六千餘世以

述曰經論所出皆不應有異要  
是俱部主  
受機佛有所說不  
今古措辭之同也

須彌山根上一萬由旬遠山縱廣一萬由

旬是堅首天住復上一倍三萬由旬

旬是華鬘天住復上一倍三萬由旬

旬是常放逸天住復上一倍三萬由旬

由旬是日月星宿四天王住論沙須

彌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皆有七重牆院

皆夜又住本經因此三天皆藥又住四天王

之所部論舍○日天宮殿天金頗梨所成縱

廣五十一由旬正方面如宅遙看似圓月方論圓

廣五十一由旬正方面如宅遙看似圓月方論圓

五百有五種風吹轉而行闍浮檀金以為妙  
輦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日天子及眷屬居  
中受天五欲日天子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  
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切歷成住為一太  
劫日天身光妙輦宮殿光明相照有一千光  
五百旁照五百下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

月北行六月南行月天宮殿天銀青琉璃成  
萬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與諸天女在

此輦中受天五欲月天壽五百歲子孫相承  
宮殿住於一劫月天身光宮殿成千光明五

百旁照五百下照何因緣故月天宮殿漸漸  
現邪由日天有六十光障彼月輪去日漸遠

故漸漸現復何因緣圓淨滿足當十五日

官去日最遠光不能障復何因緣黑月十五  
一切不現此時月官最近於日日光隱覆一

切不現復何因緣月官影現此大洲有閻浮

樹高故影現月輪起本世過去有兔行菩薩行

天帝試之索肉欲食捨身火中天帝怒之取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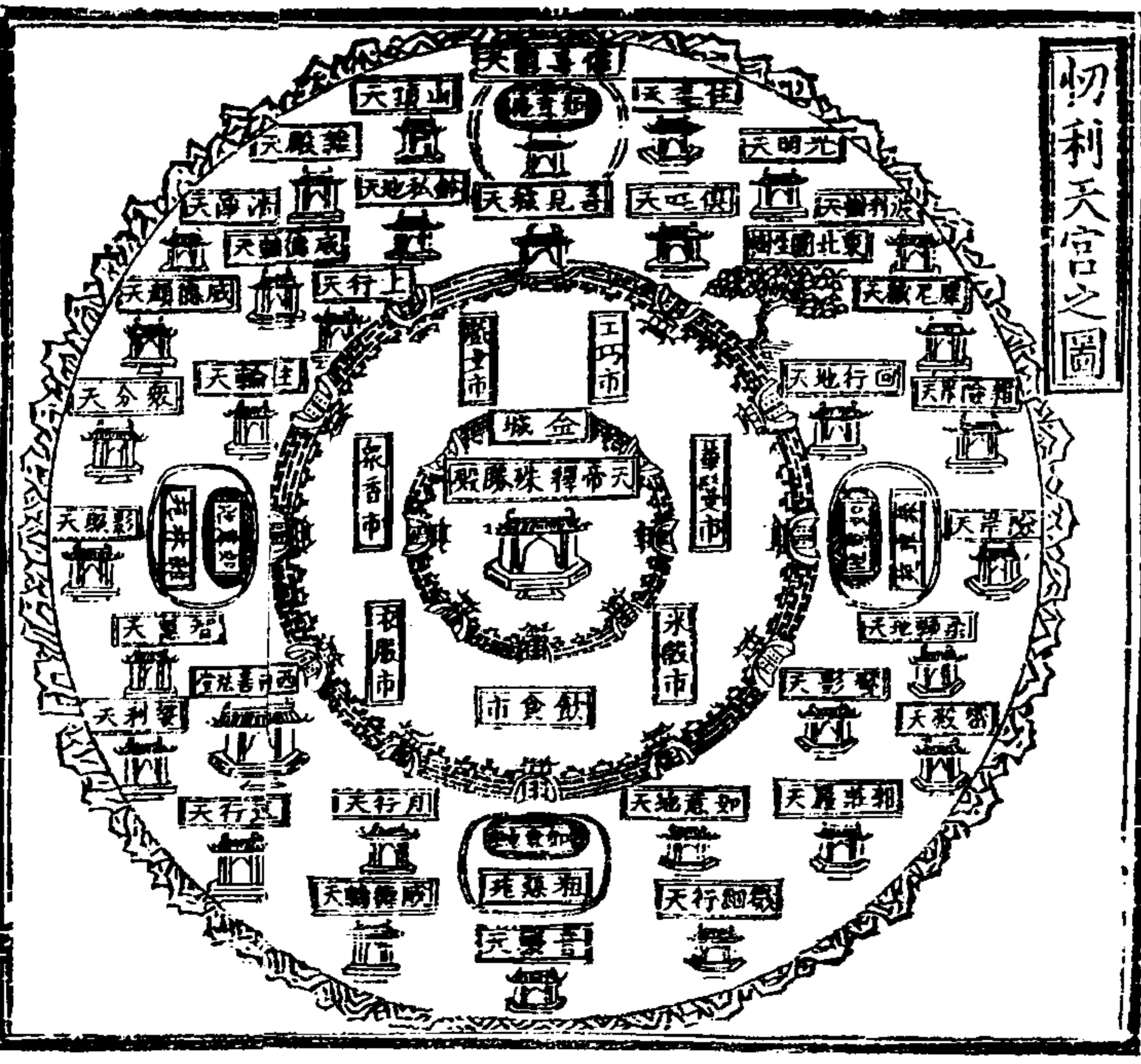
十三

其焦兔置於月內令衆生瞻之知是菩薩行  
 慈之身西域南洲日正中東洲日始沒西洲  
 日初出北洲當半夜起三世日月方圓五  
 地薄如華葩爲五風所持長阿日月方圓五  
 百由旬而今所見不過如扇論大星宮宅周  
 七百二十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百二十  
 里樓過去婆伽婆仙分布諸宿曜宿音護  
 國養人各有所主東方七宿角亢音房心  
 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  
 奎婁胃昂畢觜參音南方七宿井鬼柳星  
 張翼軫大集經諸星形相並具在祭物法佛在  
 淨居天宮告諸宿曜遊空天衆九執大天二  
 十八宿十二宮辰說過去娑羅王如來所說  
 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若有國王  
 及諸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  
 逼羅喉孛孛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  
 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  
 時或退或入作諸障難者但於清淨處置在

道場念此陀羅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消災  
 有九種執曜能令晝夜時分增減世間豐儉  
 其名曰日月熒惑火辰水歲木太白金星土  
 羅睺火之孛孛土之餘氣娑婆世界有八萬  
 四千災變惡星經沙門爲星宿之主華法  
 文天論語曰北極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  
 四天王居論俱舍論皆云四若阿東方城  
 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西方名周羅北方名  
 天敬智論東方治國天王諸持經多領乾闍婆  
 帝釋俗樂神毗舍闍此云人精氣元那顯  
 護東洲人南方增長天王領鳩槃荼鬼厭厭  
 於為鬼所著睡蔣荔多初餓鬼護南洲人西  
 方雜語天王能與罪翻廣目不善現報領龍  
 及富單忍智論毗舍闍護西洲人北方多聞  
 天王領夜叉送符書疾者是法會傳羅刹此云  
 食人護北洲人出舍爾時毗沙門天王多聞  
 之名明句記方德提頭賴吒天王護持國土毗  
 留勒叉天王此善根增長令故毗留博叉天王

此云雜語能種種雜語又廣目俱從座起而  
 又惡眼尊主罰惡令遇苦發心云我等四王二  
 白佛言是金光明衆經之王云我觀護此閻  
 十八部百千鬼神以淨天眼常觀擁護此閻  
 淨提是故我等名護世王金光明經先標北  
 方者西土以北方爲上句記經家先標北  
 地菩薩多作四天王華嚴四天王皆有昏嫁行  
 欲如人化生小兒在膝上如二歲小兒未久  
 自然寶器盛百味食天甘露漿福多者色白  
 中者色青下者色赤食訖便與諸天等量初  
 生憶昔往業戲已忘念長阿四天王男女生時  
 若於女處膝上眠處生者天女作意此是我  
 兒天男亦言此是我兒若於父膝眠處生者  
 唯有一父諸妻皆得爲母四天欲事無數亦  
 有修行至死無欲一切欲界諸天亦爾論世  
 護世四王各有九十一子有大威力皆名曰  
 帝能護十方經一切山河樹木土地城郭  
 一切鬼神皆屬四天王論一王下有八將  
 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護助出家人帝

將軍於三十二將中最存弘護比丘道力微  
 者爲魔所惑將軍恓惶奔赴應機除翦天人感通傳



昔婆羅門姓憍尸迦與知友三十二人共修  
 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憍尸迦爲天主三  
 十二人爲輔臣論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

人發心修塔報為天主有三十二人助修報  
 為輔巨君臣合之為三十三淨名疏云三十一  
 三〇帝釋住首楞嚴定未來成佛號曰無著  
 法華須彌山四角各有一峯五百由旬廣金  
 副手藥叉於中住守護諸天山頂善見大城  
 周萬由旬其沙論山頂縱廣八萬四千由旬重  
 門高一由旬半城有千門各有五百青衣藥  
 又嚴仗防守城中殊勝殿周千由旬其地真  
 金雜寶嚴飾柔輦如妬羅綿隨足高下順正  
 帝釋住處中央金城周千由旬勝殿有五百  
 門中有樓閣名皮禪延四邊寶樓一百一所  
 一萬七千房一一房有七天女一一女有七  
 采女其諸天女皆是帝釋正妃帝釋與阿脩  
 羅女舍脂共住化身與諸妃共住曇阿論目捷  
 連尊者遊歷小千界無有端嚴如毗闍延堂  
 者雜阿含經也城內衢巷天人隨其福德屋  
 舍多少城路五百中有七市穀米衣服衆香  
 飲食華鬘工巧媼女並有市官天子天女往

來貿易商量貴賤具市廛法雖作是事無取  
 無與脫欲所需便可提去是善見城復有天  
 州天縣天村周匝徧布起世因城四面有  
 四苑一衆車苑起世阿含云東門外隨天福  
 德種種車現二粗惡苑起世阿含云南門外苑天  
 欲戰時甲仗自現三雜林苑起世阿含云西門外苑月  
 三十三天放宮內采女入此園中與天衆諸  
 合入中極妙欲塵雜類俱至四喜林苑起世  
 天歡喜雜阿諸天所玩皆生歡喜四苑各千  
 由旬各有一如意池周五十由旬八功德水  
 城外西南有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辨論制  
 伏阿素洛如法不如法事東北有圓生樹華  
 開之日順風香聞百由旬逆風猶及五十里  
 順論善法堂最中有師子座毗阿論有八萬善  
 千結入此堂者無惡帝釋升座左右各十六  
 天王隨坐有二太子是二大將軍坐諸天王  
 左右持國天王與大臣軍旅恭敬諸天依東  
 門坐增長天王依南門坐廣目天王依西門



坐多聞天王依北門坐是四天王以世間善惡奏聞帝釋諸天王月八日四王大臣徧行世間十四日四王太子行十五日四王自行觀察善惡若無多人受戒布施帝釋聞奏憂惱說言天衆減損脩羅日增阿毗論第一善法堂天釋帝第二任峯天三山頂天四善見城天五鉢私地天六任俱吒天七雜殿天八歡喜園天九光明天十波利樹園天御樹十一險岸天十二雜險岸天十三摩尼藏天十四旋行地天十五密殿天十六鬘影天十七柔輭地天十八雜莊嚴天十九如意地天二十微細行天二十一歌音樂天二十二威德輪天二十三池月行天二十四娑利天二十五速行天二十六影照天二十七智慧天二十八衆分天二十九住輪天三十上行天三十一威德顏天三十二威德輪天三十三清淨天正法○本為人時施飲食燈明錢財故名釋提桓因此云能本為人時姓故名憍尸迦舍

脂為第一后故名舍脂鉢佐於一座間思千種義故名千眼於三十三天為主故名因提利中阿舍經○本有帝釋有金剛杵力經孔雀○三十三天生時天女手中華生自知有兒即以授夫七日天生善知天法行宮殿中見無主天女來言聖子善來此汝宮殿我無夫

主今相供養耶邪仙天初生時始十二歲兒於父母生處或兩膝兩股忽然而生即有寶器盛天須陀味及以天酒隨福上中下有白赤黑色飲食既訖身量即與舊男女等起世經單修上品十善生切利天四教諸天通論

身量俱舍論 衣量長阿含經 壽量阿毗曇論  
 身光智論 飲食俱舍論 業因三界差  
 報果 境量婆沙 凡聖  
 論無色身處 論天主 論四禮四地  
 四天王身長半里衣重半兩人間五十歲為四王一日夜即用四王壽命五百歲計人間十七

九百萬歲為等活地獄一日夜如是數等活  
 壽五百歲人壽三百二十年切利天身長一  
 里衣重六銖人間一百歲為切利一日夜即  
 用此天壽命一千歲計人間三億六十萬歲  
 為黑繩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千歲夜  
 摩天身長一里半衣重三銖人間二百歲為  
 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一千歲計人間十  
 四億四百萬歲為眾合地獄一日夜如是數  
 此獄壽二千歲梵率天身長二里衣重一銖  
 半人間四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  
 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為叫地  
 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四千歲化樂天身  
 長二里半衣重一銖人間八百歲為此天一  
 日夜即用此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百三十  
 億萬歲為大叫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  
 八千歲它化自在天身長三里衣重半銖人  
 間一千六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  
 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

歲為熱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一萬六  
 千歲摩羅波旬天壽三萬二千歲阿含論長  
毗○色界壽命即用劫為量梵眾天半劫十  
身身半由旬梵輔天一劫以四劫為一劫身一由  
旬旬四大梵天一劫半劫身一由旬半少  
 光天二大劫此下並云八大劫即是揀身二由  
旬旬此下並云無量光天四大劫身四由旬光  
 音天八大劫身八由旬少淨天十六大劫身  
 十六由旬無量淨天三十二大劫身三十二  
 由旬徧淨天六十四大劫身六十四由旬無  
 雲天百二十五劫身百二十五由旬此天  
俱減三劫福生天二百五十劫身二百五  
 十由旬無想天廣果天皆五百大劫身五百  
 由旬無煩天一千大劫身一千由旬無熱天  
 二千大劫身二千由旬善見天四千大劫身  
 四千由旬善現天八千大劫身八千由旬色  
 究竟天一萬六千大劫身一萬六千由旬論  
毗化樂它化二天所著衣服随心大小輕重  
十八

色界天不著衣服如著不異頭雖無髻如著  
 天冠無男女相形唯一種起世○無色界壽  
 命者空處二萬劫識處四萬無所有處六萬  
 劫非非想處八萬大劫三界皆有中天唯北  
 洲堯率天最後身菩薩無想天皆定壽命不  
 說中天阿毗曇空處定行慧行各得一萬劫識  
 處定慧二行各得二萬劫上二地但有定行  
 相倍故唯六萬八萬論○諸天業報生身  
 光者欲界諸天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  
 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色界諸天行禪離欲  
 修火光三昧故身常光明勝於欲界若釋迦  
 常光面各一丈諸天光明大者雖無量由旬  
 於丈光邊蔽而不現四天王有種種色紺赤  
 黃白欲界諸天色皆如是如初生時見紺華  
 則身紺色智論○法苑云色界諸天以喜為食  
 無色界以意業為食又云色無色界並以禪  
 悅法喜為食欲界諸天福厚者甘露盈杯百  
 味俱至福薄者雖有飲食常不稱心故經云

譬如諸天共飲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  
 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依正法念經云  
 夜摩已上盡色界天貧富皆等忉利已下報  
 有厚薄故經云有薄福天患飢下剌浮人中  
 摘酸棗食又云四天王天食天須陀味園林  
 池苑並自然生一切味欲界諸天食亦如此  
 ○衆生具修十善得欲界天報修有漏十善  
 與定相應得色界天報復有修四空定得無  
 色界天報別經○四王忉利單修上品十  
 善得生若夜摩天已上兼修未到定未入根  
 本定故未定亦名欲界夜摩此云善時時  
 時唱快樂故堯率此云知足於五欲境生喜  
 足故化樂者於境變化而自樂故化者於  
 自它境皆能自在化用故已上四天悉是空  
 居四教儀梵身天下有魔羅波旬諸宮殿  
 因本欲色二界中別有魔宮其魔懷嫉辟如  
 石磨磨壞功德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樓  
 此經大論魔羅翻奪命波旬魔王石羅什云  
 翻殺者常欲斷人慧命涅槃樂依於佛法

而得善利不念報恩反欲加毀輔行魔字使  
石梁武以謂能惱人易之為鬼淨名經云  
多是不思議解脫善所居宅化天攝即天子  
第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宅化天攝即天子  
也。大梵此云離欲除下地繫上升色界華  
疏。梵王無別處但於天中有高樓閣者是  
論。大梵是君梵輔是臣梵眾是民珠苑少光  
天光明最少無量光光明勝前光音天無覺  
觀語言以光當語又此天語時口出淨光少  
淨天離喜受樂為淨未及上位為少無量淨  
天清淨勝前徧淨天清淨周徧無有過患無  
雲天下三禪皆依雲住至此四禪方是空居  
福嚴作福生天有勝福力者生福嚴作無想  
天外道所居但受一期心想不行受五百劫  
無心之報報畢必起邪見來生地獄廣果天  
果報最勝無雲福生廣果此三天凡夫住處  
修上品十善修禪者得生無煩天無見思煩  
惱雜故無熱天離熱惱故善見天定障漸微  
見極明徹善現天形色轉勝善能變化色究  
竟天色法最極是究竟處此五天名五那含

此云不來三果聖人居處。無色界空處天  
亦名五淨居五不還天。出離修觀破三種色  
者行人厭患色籠心欲出離修觀破三種色  
可味觸也。不可見不可對色。意緣法。即色聲  
塵色識。處天者厭患虛空無邊修觀捨前外  
空更緣內識無所有處者外境名空內境名  
心捨此二境入無所有非非想處者非識處  
之有想非無所有之無想捨有無二邊而入  
上定也。一切天眾皆作聖言為彼言辭同中  
印度然不由學自解。典言。理。論。殺盜婬妄  
業若生人中身色憔悴無有威德若有餘業  
得天中身。應是形貌減劣。寶莊嚴具光明微  
少。天女皆捨餘天。輕笑若與修羅戰為它所  
殺。念。諸天命終五衰相現。一者衣服穢染  
二者冠上華萎三者兩腋汗流四者體生臭  
氣五者不樂本座。漸。此三十二天二唯  
凡住謂大梵天王不達業。因說我能造化一  
切天地人物。恃此高慢聖人不與共居。無想  
天唯是外道修無想定。受五百劫無心之報

受畢必起邪見墮於地獄以故聖人<sub>不生其</sub>中五唯聖住謂五淨居天凡生彼者要是進向那含身得四禪發於無漏起熏禪業或起一品乃至九品方乃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餘二十五天凡聖共住<sub>婆沙</sub>述曰論無色界身處初言無處者婆沙云

四空離形報無別處但在欲色二界成就四空無色業者言無身者俱舍云無色無身纂云無業果色非異熟身楞嚴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孤山釋云非業果色顯有定果色也次言有處者起世云倍色究竟有空處乃至非非想

處皆名諸天住處華嚴云菩薩鼻根聞無色界宮殿之香言有身者阿含云舍利弗滅時無色天淚下如春細雨仁王經列無色天衆中陰經云如來至無色界中諸天禮拜大衆部云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

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今此所明當從後義

述曰論天主有通別二義通論者魔梵欲色各有主義釋籤云四天王主四天下此<sub>遊賞</sub>大論云帝釋為二處天主<sub>四王</sub>魔王為欲界主<sub>居欲</sub>大梵王為三界天主淨

名疏云帝釋是地居天主梵王是娑婆世界主統御大千<sub>上統</sub>天人感通傳答南山云魔王雖欲界主帝釋四王若行佛法魔不能制妙樂云梵即色主亦三界主魔為欲主輔行云梵王為三界主餘皆臣屬別論者於此又三初獨論梵王文句云梵王

住禪中間內有覺觀外有言說得主領為王單修禪為梵民加四無量心為王又云梵王號令摠上冠下別行疏梵即色主名為尸棄毗曇論云二禪已上無語言法故不立王禪門云初禪有覺觀心則有語言法主領下地衆生為便二獨論摩醯大論

云摩醯首羅八臂三眼騎白牛又云過淨  
居天有十住菩薩號大自在大千界主灌  
頂經字威靈帝華嚴經云大千世界主摩  
醯首羅涅槃疏云若言世界主正是摩醯  
首羅輔行云摩醯首羅能覆大千舉世尊  
之以為化本三摩梵對論涅槃疏云摩醯  
首羅居色界頂主大千界若法華中列世  
界主梵天王者其實祇領小千經家美之  
故言主耳私謂章安判云此是大千之中得為  
大千之主降此不得大千界有萬億梵王  
此處梵王尸棄居大千之中故稱為主自  
餘諸梵所居既偏故不得為主也今故斷  
之曰摩醯范一處無色頂以報勝為主世梵王居  
大千之中以統御為主  
述曰自昔談天者未知四禪四地之義以  
由諸文森列不能區別耳據日本經阿毗  
曇婆沙論等皆以天名次第豎高相去倍  
遠皆有住地此等太義未足可憑今依俱

舍論云梵天無別處所但於梵輔中有高  
樓閣者是法苑亦云大梵是君梵輔是臣  
梵衆是民據此則三天同在初禪祇一地  
耳若薩婆多部以無想廣果身壽不殊同  
為一處楞嚴經云從福愛天有二岐路福  
德圓明名廣果天身心俱滅名無想天岐  
則是分二類耳此與又經云此中復有五  
不還天指此中者四禪四位天王但有欽聞  
不能知見如世間深山道場阿羅漢世間  
麤人所不能見據此則知祇一廣果稱王  
而於此中具有五那舍一外道同居四禪  
祇一地耳次第禪門云佛於仁王經說十  
八梵亦應有民主之異又云四禪中有大  
靜王瓔珞經明禪禪皆有梵王楞嚴亦云  
四禪四位天王華嚴列衆三十九位其間  
欲界則天天稱玉色界則禪禪稱王餘天  
不列今詳初禪既以大梵為王而三經皆  
說四禪有玉仁王瓔珞楞嚴則知光音遍淨廣果

三天皆王自餘皆一臣一民之義今故依此等大乘經句自初禪至四禪立為四地云廣果為王福愛為臣無雲為民五那舍一外道則寄居廣果天中已上九天同居四禪一地也禪列之三或以天天身壽不同須各分處如諸小乘經論者然梵王之與梵輔梵眾若身若壽皆長短不齊又廣果無想雖五百劫廣果則有中夭無想定滿其報以此論之雖身壽不同不妨同處亦猶閻浮之人有壽有夭也又華嚴謂諸天王皆十地菩薩者此等皆是權來引實在於天中化諸實報之天使求脫天業故得稱王若謂王者隻居一處與餘天隔異則將焉用彼王餘天何所依仰不作此論豈不大乖引實之義或謂二禪已上無語言阿毗云何以為化者然光音既以光為語則知上地諸天威儀進止無非言教以是義推無不可者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



地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世界名体志第十五之二

東土震旦地里圖

區域之興帝學九州冀兗青徐揚舜十二州

以冀州土開增夏禹平水土分別九州周大

封建蓋千八百國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百

二十有四國下至戰國七雄并而為秦懲周

封建之弊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及

南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兩漢

以十三州統治漢武帝置十晉為十九州唐

為十道後又為十五採訪使凡郡府三百二

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宋朝元豐頒行

李德芻等所撰九域志分為二十三路見

郡凡二百九十有五縣千一百三十有一化

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漢盛時四履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

鷹門東西九千里南北萬三千里

古長城戰國時趙築之自代並陰山至高關

二州以備胡燕亦築媯州之北至遼東秦始

皇令蒙恬築長城起臨洮入高麗

四瀆河出積石江出岷山松州嘉淮出桐柏

塘濟出王屋山孟州今三

江自豫章而下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

自蜀岷山至九江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嶓

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澁大別以入于江匯

于彭蠡以入海為北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

夏口以上為三下而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

則不復三矣

九河鬲津徒駭在今瀛州鉤槃太史胡蘇在

今滄州馬頰在今濟州覆釜簡潔漫不可考

當在東光成平鬲縣之間以漢許商之言考

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

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今河間弓高

以東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

并歸於徒駭也九域志



五岳中岳嵩山在洛州京西東岳泰山在兗州南岳衡山在潭州西岳華山在華州北岳常山在真定府

東夷初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漢滅之置玄菟郡。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本濊地。高句麗其始王朱蒙出自夫餘居升骨城號高

句麗因以高為氏在遼東千里南接朝鮮濊貊東接沃沮北接夫餘人皆隨山而居。三韓者一馬韓在西五十四國北接樂浪南接

倭國二辰韓在東十二國北接濊貊亦曰秦韓言秦人避役適韓國三矣韓在辰韓之南十二國南接倭馬韓最大盡王三韓之地。

新羅辰韓種也在高麗東南居漠樂浪地多山險文字甲兵同於中國。百濟馬韓之屬國於帶方故地初以百家濟故名東接新羅

句麗西南俱限大海有僧尼寺塔愛墳史頗解屬文。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其北不知所極人多勇力矢用楛音青石

為鏃土氣極寒常穴居。遼東郡大遼水出塞外南入海行千二百里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故伯夷國。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依山島而居漢魏譯通中國者三十餘國皆稱王大倭王居邪摩堆其地在會稽東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自倭國東卜

里名拘奴國南四千里名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倭國始於百濟求得佛經隋大業十三年遣使朝貢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煬帝遣陳稜至其國虜男女載軍實而還。蝦蟇唐太宗時倭國遣使借蝦蟇人來朝高宗平高麗倭國遣使來賀始改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所出也。扶桑國在東海中齊永元初僧慧深來建康言其國在大漢東三萬里宋大明五年罽賓沙門至其國傳佛法北狄周有山戎獫狁秦漢有匈奴桓靈持有

第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卷 子部

鮮卑後魏蠕蠕音西魏突厥唐回紇皆匈奴  
 故地唐契丹居松漠間至宋朝益盛稱大遼  
 後有女真稱大金韃靼稱蒙古○西羌三代  
 為患至秦漢逐之河塞之外漢宣帝時趙充  
 國破先零音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東漢屢  
 為患段熲擊破之魏晉多亂關隴永嘉後有  
 谷渾唐初吐蕃并吐谷渾党項諸羌遂為強  
 國 海南諸國扶南丹丹交趾真臘故臨  
 大食白達大秦盧眉勿斯里鳥夷雜記宋朝來貢  
 者占城三佛齊勃尼闍婆注輦丹流眉蒲端

東震旦地理圖





煬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  
 令裴矩掌其事撰西域圖記云發自敦煌至  
 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鉄  
 勒部突厥可汗音克寒其庭度北流河水至  
 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  
 疏勒葱嶺罽賓蘇勒沙那康國曹國何國  
 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  
 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經護密吐  
 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  
 其三道諸國亦各有路南南北交通故知伊吾  
 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摠奏敦煌云帝由  
 是甘心將通西域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四  
 十餘國隋書裴矩傳  
 高昌即車師前王庭是也河有貪汙山夏有積  
 雪山北即鉄勒界也目敦煌向其國多沙磧  
 切亦茫然無蹊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  
 或聞歌哭聲蓋魑魅所為也商旅往來多取  
 伊吾路北史西域傳

述曰談天地之極際者無若佛經其言須  
 彌四洲猶太倉一粟耳至如閻浮提者則  
 又四洲之南境經言縱廣七千由旬周圍  
 之可得二十八万里以一由旬四十里計  
 之也後遼東西行出陽關踰葱嶺經五竺  
 盡西海際從南海北行出鴈門踰沙漠極  
 北至瀚海縱橫皆可九万里而世人乏通  
 識見漢時四履之盛不出万里以故乍聞  
 此說莫之能信須知此方居東天竺居中  
 自此方西至天竺為四万五千里自天竺  
 西向盡西海亦四万五千里如此則此地  
 為閻浮之東方信矣世儒謂之中國且據  
 此地自論四方之中耳儒家談地止及萬  
 里則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道  
 家談天止及三境則不知六欲四禪四空  
 之高遠無色之無極也况欲知萬億須彌  
 三千大千之天地邪况欲知華藏世界周  
 徧建立如帝網邪是則談天地之極際者  
 非馮佛經不足以盡其致也



贍部洲中心名阿耨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  
 北周八百里十地菩薩化為龍王於中滄宅  
 出清冷水以給贍部池之東面銀牛口流出  
 苑伽河遠池一市入東南海池之南面金象口  
 流出信度河遠一市入西南海池之西面琉  
 璃馬口流出縛芻河遠池一市入西北海池  
 之北面頗脰師子口流出徙多河遠池一市  
 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為東華  
 河源云贍部解見其洲九山阿耨達此  
 出無熱惱其池四寶嚴飾四獸信  
 此云驗河縛芻此云天堂來言來慶高也  
 變部一名自高昌近者曰阿耨尼國有伽藍  
 書曰西南九百里曰屈支伽藍百所居勿  
 焉者西南九百里曰屈支反曰龜茲言丘  
 西南六百里曰跋錄迦曰墨西北六百里至  
 凌山葱嶺之北原行四百里至清池北行五  
 百里素業水城西四百里千泉南面雪山三  
 垂平陸突厥來此避暑西至咀羅私西南白  
 水西南恭御城南笈赤建西石國西窳堵利  
 西北康國南至米國北至曹國西至何國西  
 池二

東安西中安西至西安西南貨利。自康國  
 西南至史國東南入鉄門南出至覩貨羅前  
 引隋書東扼葱嶺西接波刺斯南面雪山北  
 據鐵門。順縛芻河北流至怛密東至赤鄂  
 衍又東至忽路摩又東至愉漫西南臨河至  
 鞠和衍又東至鑊沙又東至珂咄羅東接葱  
 嶺至拘謎陀南至尸棄陀渡河至達摩帝。  
 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西至縛伽浪南至紇  
 利健西南忽慄東至縛喝北臨河伽藍百所  
 人謂之小王舍城從此西南入雪山阿至銳  
 末陀西南至從縛喝南至揭職東南入大雪  
 山至梵衍那有佛生九佛衣尚和東喻黑嶺  
 至迦畢試北背雪山東入北印度境至監波  
 東至健馱羅使持大幡五百尺往挂之脚  
 及南至那揭曷北印北至烏仗那釋種被  
 輪王之苑東至鉢路羅雪山南度信度河至  
 僧常萬人恒父羅東南至僧訶補東南至烏刺尸東南  
 至迦温弥羅日蜀賓東南至曷闍羅南至

磔迦東至那僕底東北至閣爛達東北至屈  
 路多北至洛護羅又北至末羅娑○自屈路  
 多南至設多盧北已上並西南至波理恒為自  
 境東至末兔羅羅北多度人石東北至濕伐羅  
 東北至宰祿那加東室盈之東度河至末底羅北  
 至婆羅補北此印北雪山中有一金氏國夫亦為  
 王不知政事此國東接吐○自末底羅東至  
 瞿毗霜東南至醯旦七日說法處南度旃  
 伽河至毘羅剎東南至劫比它為母切利帝  
 室階之西西北至曲女城東南旃加河至  
 阿踰陀東至阿那穆東南至鉢羅那西南至  
 拘睺彌北至鞞索迦東北至舍衛國城南五  
 獨東南至迦毘羅衛夫人人善淨飯王殿摩邪  
 園精舍佛遺本生因特王正五俱盧加藍東北  
 受殘母命佛娑羅度八王子五百釋種東北  
 至拘尸那滅王為大順旃迦河東北  
 兼有支那寺國此云大順旃迦河東北  
 至毘邪離有維摩方丈東至弗栗恃北  
 西北至尼波羅接其人來國命住還率由吐蕃  
 池二

唐道迂去萬里自○自毘邪離南度旃  
 取道迂去萬里自○自毘邪離南度旃  
 河至摩竭提此國中摩城氏城在河南岸西  
 度呼靈山西即邪提樹佛成道處至伽西  
 俗垣五百步中有金剛樹佛成道處至伽西  
 周維園伽藍無憂王建常供千僧即爛陀寺  
 定王共造高僧徒數王建常供千僧即爛陀寺  
 千五並俊才高學東至瞻波東至揭朱祇東  
 度旃伽河至奔那伐中印東至迦摩縷國  
 山卑連千世至今不信佛法國之東境南至三  
 摩恒印東北大海濱至室利羅東南大海隅  
 至迦摩浪東至墮羅鉢又東至伊賞補又東  
 至摩訶瞻波林邑又西南至閻摩那國道六  
 北不○自三摩但西至耽摩立底東境溫西  
 此至揭羅刺西南至烏茶海南中止之地南  
 去師子國二萬里靜夜望其西南至恭御陀  
 國佛牙塔寶珠光猶如大炬西南至恭御陀  
 已上信佛法海西南至揭捷伽印西北至橋  
 濱不信佛法海西南至揭捷伽印西北至橋  
 薩羅干僧計國王所食龍猛建伽藍集  
 南至案達羅南所食龍猛建伽藍集  
 邪南至達羅南所食龍猛建伽藍集  
 東有布迦遊舍於此有願見者厲水登山  
 觀自在菩薩遊舍於此有願見者厲水登山

東南至執師子國此非印度境有佛牙精舍  
 星王宮則建大厨日有佛八千僧食食時持  
 鉢來受各還其厨自佛便興此供時持  
 書寫莫用西北至摩訶刺西至跋祿婆業廣諸國  
 北至摩臈婆五印之境有西國重學西極盛此  
 國南西北至阿吒釐○自摩臈婆西北至契  
 吐北至伐臈昆已上西北至補羅自  
 伐臈昆北至瞿折羅印西東南鄒閣衍喃東北  
 至擲枳陀印南北至摩醯補印○自瞿折羅北  
 度信度河至信度國印西東度河東岸至茂羅  
 部印東北至鉢伐多印北自信度國西南至  
 阿默翅大西印鄰西至狼揭羅海印大西北至  
 波斯非境西至佛憚拂菻史西南至海島西  
 女國皆人得男不舉○自阿默翅北至臂  
 多勢印西東北至阿茶印東北至伐刺拏西  
 西至稽曁那西北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北  
 至弗栗那東北至大雪山犀那大嶺瞻部之  
 中斯嶺特高下嶺至安坦羅屬突西北至闊

悉多屬突西北至活國屬突厥諸小國從此  
 東入葱嶺此嶺當瞻部中南接大雪山北至  
 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斂國四方各數  
 千里崖嶺數百重氷雪風寒山阜葱翠故此  
 為名東至曹健屬突北至阿利尼東至曷羅  
 胡○從曹健東至訖栗瑟東北至鉢利曷從  
 訖栗瑟東至呬摩旦西至鉢鏑那東南至淫  
 薄健東南至屈浪拏東北至鐵帝北至尸棄  
 陀越鐵帝大山南至商弥東北至波謎川東  
 里南至鉢露羅自川登山至竭盤陀下葱嶺  
 東岡至烏斂西北至法沙跡勒名東南至沮渠  
 極盛東至于闐東入沙磧至尼壤城為東境  
 之關又東入大流沙其沙隨風聚散人多迷  
 路往來聚遺骸以記東至且末東北至樓蘭  
 故地善國○印度者天竺之正名此云北背  
 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地  
 廣周九萬里七千餘城依止其中盡三海際  
 同一王命唐玄奘三藏西域記

光明經八萬四千城邑聚落仁王經十六大國五百中國十萬小國楞嚴經此閻浮提大國二千三百

樓炭經葱河以東名為震旦唐彦琮法師云葱嶺已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

五竺為胡國梵典為胡經唐義淨三藏於咸池梵僧為胡僧此類皆大誤

二年自番禺附音潘恩西至訶陵次室

利佛逝次末羅瑜次揭荼北行十日至裸人

在蜀西南男西北半行至耽摩立底東印唐歸正西至莫訶菩提國即提那爛陀寺有

七十驛又云耽摩去那爛陀禮根本塔耆闍崛山觀疊衣蒙大覺寺禮真像金剛座

拘尸方丈鹿園雞嶺徧禮聖迹住那爛陀十

年求經還耽摩立底升船過揭荼將梵本寄

佛逝作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永昌元年

秋回廣府至冬復附船至佛逝住三載證聖

元年回洛京譯經

述曰瞻部一洲在西為五印度飛行輪王

之所治是為梵天之種東則震旦皇王周孔之所化是為君子之國北為狄種獫狁匈奴胡人之鄉封域分殊不當指梵為胡以自混濫如舊稱胡跪胡經胡漢老胡皆無稽之言不足用也諸經言國城數不定者古今離合不同也如此方周千八百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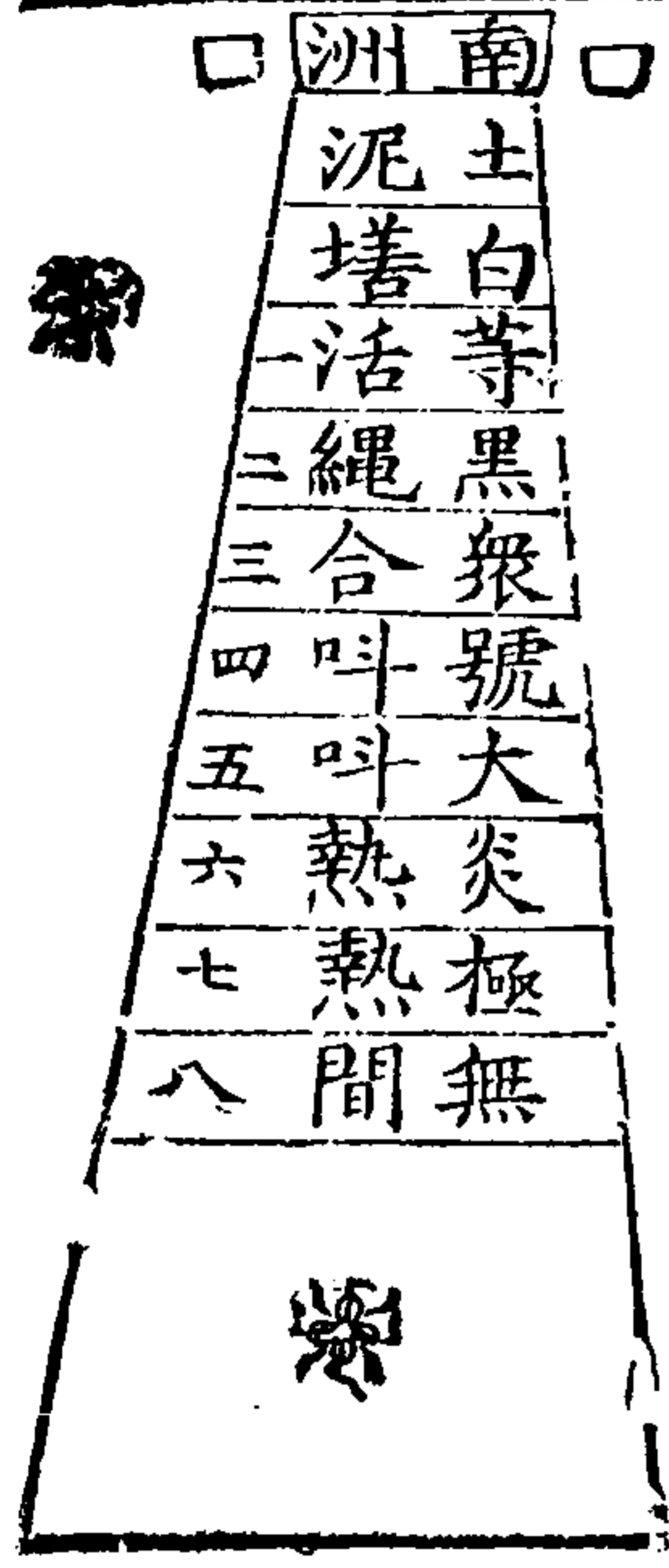
春秋七十餘國秦七國魏三國晉十六國或離或合為國不一要不出此一境也又諸經華梵不同者羅什洹河共師號伽什云須弥焚云蘇迷盧並指什譯為訛此說未可為定蓋由求法沙門所問土音中邊不同古今有異而詮其實則一也如此方

南北音轉名處名物其語各殊又如此方同一震旦而周秦漢晉為號不同豈當定是非於古今之際能識此意則華梵不同自可心會也

新婆沙論南洲下至無間共四萬由旬上興下闊猶如穀聚。薩婆多論南洲下土泥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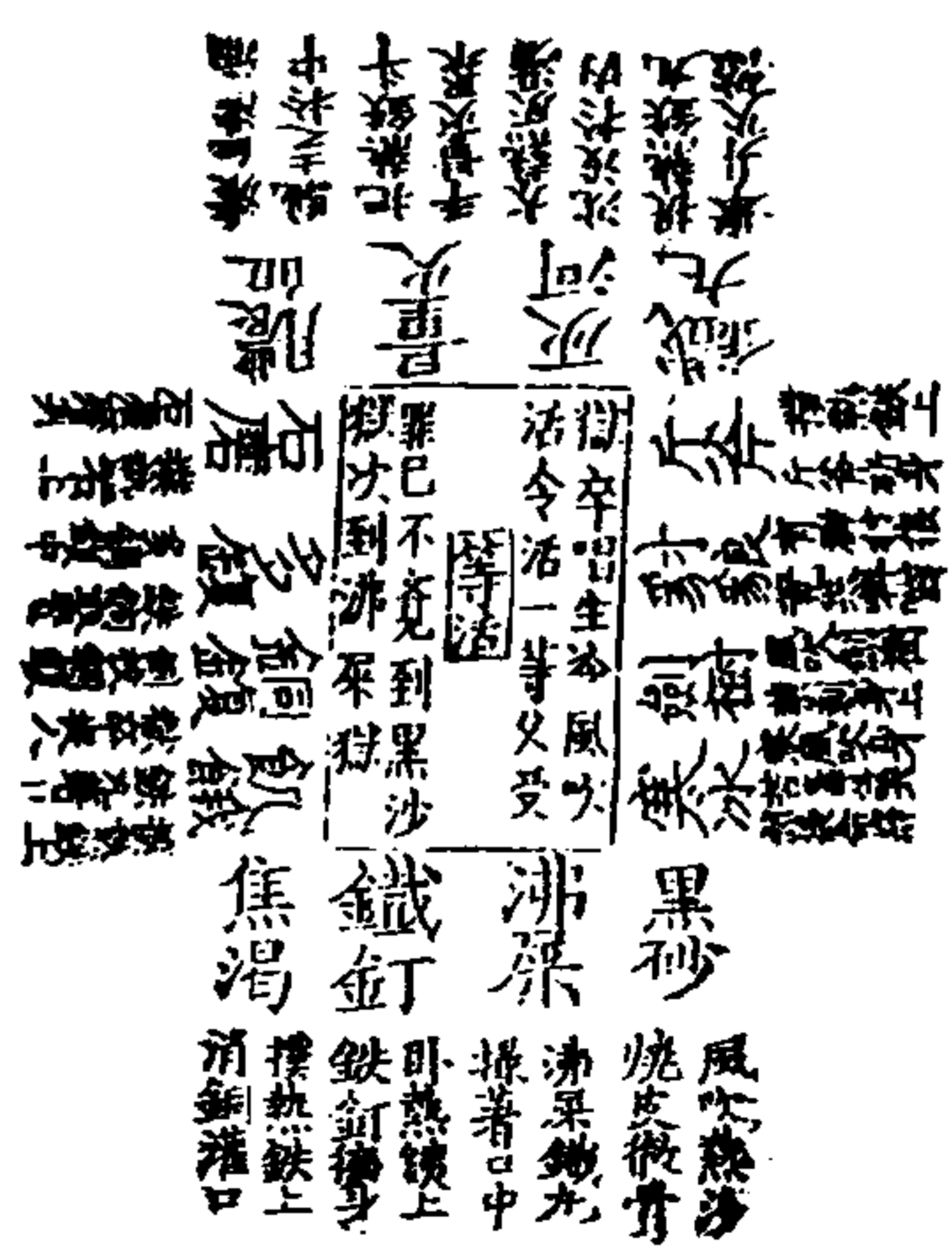


八熱地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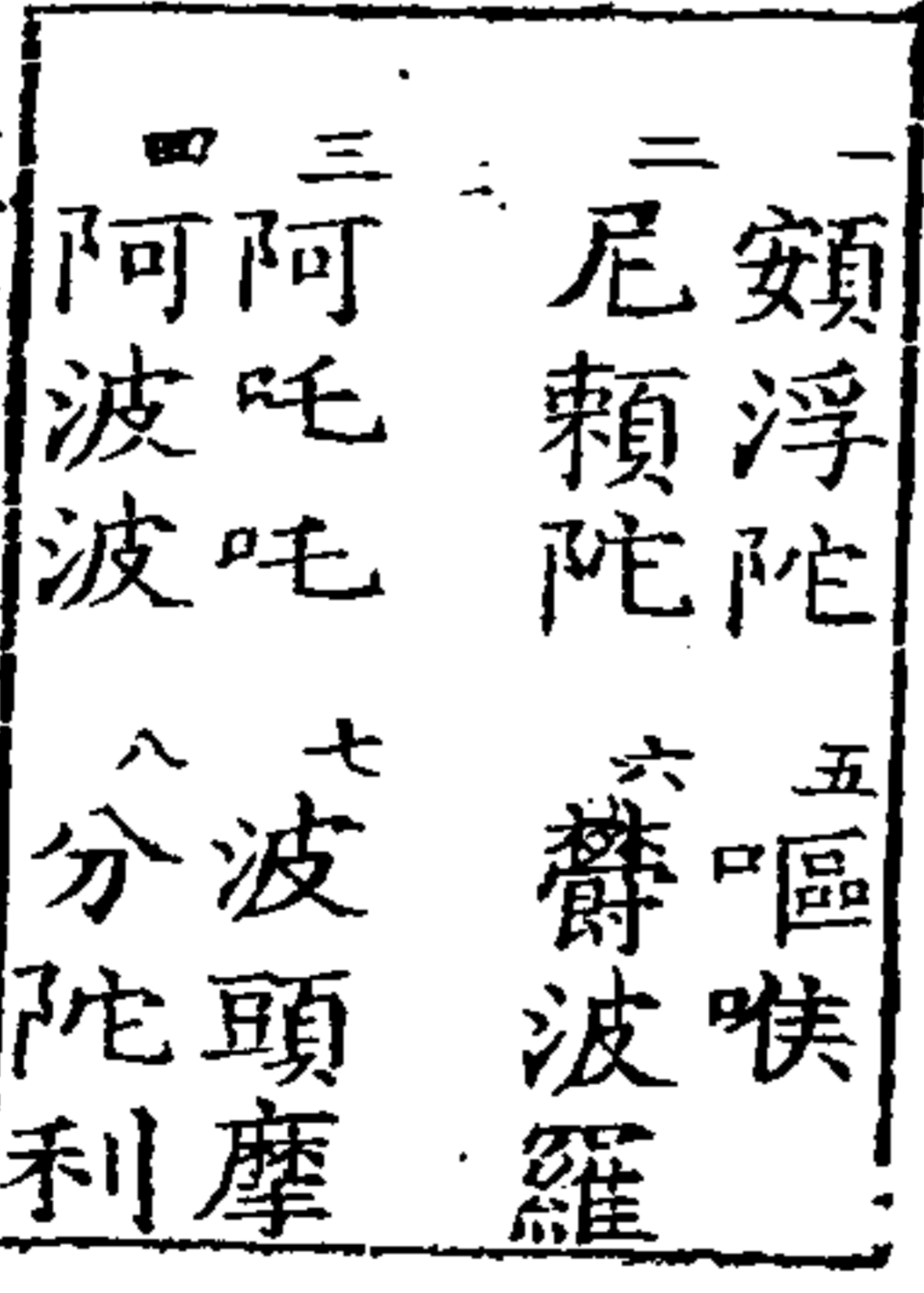
百由旬白塔五百由旬等活至極熱七獄共  
高一萬九千由旬各廣萬由旬無間高廣二  
萬由旬阿毘曇論等活壽五百歲黑繩千歲  
衆合二千歲號叫四千歲大叫八千歲炎熱  
一萬六千歲極熱半劫無間一劫俱舍論等  
活一晝夜當四天王五百歲次第至炎熱一  
晝夜當它化一萬六千歲餘獄次成實論五  
無間者一趣果無間捨身即生彼故二苦無  
間中無樂故三時無間定一劫故四命無間  
中不絕故五形無間此獄縱廣八萬由旬一  
人亦滿多人亦滿多論二

四門六十遊增



新婆沙論八熱獄一一獄有四門一一門外  
有四遊增有情遊彼其苦增故地獄有情其  
形如人正法念經阿鼻苦千倍過前七大地

八寒地獄



此八獄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  
頽浮陀壽如憍薩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  
有一丈夫滿百年取一胡麻如是取盡復以  
三十頽浮陀壽為一泥賴陀壽餘次第準此

本經曰泥犁邪此名非道欲界最下劣故  
捺落迦此云惡人新論人所作善惡隨人如  
形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譬如然  
火夜書火滅字存火至復成今世作行後世  
成之那先比丘  
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一熱地獄者有八

一名等活罪人手足鐵爪相摑肉墮或獄卒  
唱生或冷風吹活兩緣雖異令活一等久受  
苦已復至黑沙獄乃至沸屎獄次第至寒水  
獄然後命終由身口意造不善業墮此獄中  
一一大獄各有十六小獄周而圍遶即沙  
增二名黑繩以熱鐵繩絣量肢體後方斬鋸

又受苦已至黑沙獄乃至寒水獄然後命終  
準前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及聲聞墮此  
獄中三名衆合衆多苦具熾然猛熱合衆逼  
惱餘義準由造三惡業墮此獄中四名叫喚  
獄卒投人擲金中涌沸叫喚由瞋恚懷毒  
墮此獄中五名大叫喚置鐵鑊中號咷大叫

由習邪見惡行墮此獄中六名炎熱置鐵城  
中火然焦爛由燒炙衆生墮此獄中八名無  
間或語阿鼻獄卒捉彼罪人剥皮纏身著火  
車上萬毒並至無不苦時為極重罪墮此獄  
中十惡五逆也此八地獄在閻浮洲下  
重累而住受熱忙苦前二有主治次三少主

治後三無主治二寒地獄者有八一名類浮  
陀寒苦所切肉生細泡二名尼賴浮陀寒風  
所吹通身成泡此二從身相受名三名阿吒  
吒脣動不得舌作此聲四名阿波波舌不得  
動脣作此聲五名嘔啞啞內振氣作聲此三  
從聲相受名六名鬱波羅此是青蓮花肉色  
細拆似此華七名波頭摩此是赤蓮花肉色  
大拆似此華開八名分陀利此是白蓮花由  
彼骨拆似此花開此三從瘡相受名此八獄  
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三邊地獄  
者有三山間水間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  
雜受三法度經雙方宥切大益

闍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摩羅王宮殿縱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欄楯七重行樹園苑花池種種美果香風遠薰衆鳥和鳴王以惡業晝夜六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官殿即變為鉄獄卒取王撲熱鐵地以銅汁寫置口中時王怖畏作念願我捨身於人間受生如來法中正信出家發是善念宮殿還成七寶五欲具足起世經

閻羅王昔為毘沙國王與維陀始生王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為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百萬衆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毘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臣者今諸小王是百萬衆者諸阿旁是問地獄無間阿琰摩羅此言雙王兄主男獄妹主女獄念工姓法兄妹皆作獄主故云雙王又苦樂並受故經音義

阿鼻地獄縱廣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重鐵網有十八鬲子即的切周匝七重皆是刀林四六銅狗十八獄卒八頭六十四角六十四

地二

十四未

眼有七鉄幢火涌如沸若有罪逆命終之時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焰化為玉女罪人遙見心喜欲往風刀解體寒急作聲聲得好火安在車上即便火然罪人命終來坐火車屈申臂頃直入阿鼻從上鬲下如旋火輪至於下鬲化閻羅王大聲告敕痴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見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獄如是大苦一日一夜如人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矯逸無道此人罪報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東

方十八鬲子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阿鼻即無救也觀佛三昧海經阿鼻地獄應時破壞當知毘音無疑楞嚴經既言阿鼻大獄在無間之外阿鼻自云無救當知阿鼻大獄在無間之外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地三

佛祖統紀卷三十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門光顯志第十六

佛法不思議且將兩冥於真俗不二之際至若示之以建化之門則必憑藉佛事以助明住持三寶之相即事而真撰法門光顯志

池三

雕像 帝釋請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

玉 拘睺 彌 思 觀 如 來 即 以 旃 檀 作 如 來 像 高

五尺 以 增 一 阿 舍 案 西 域 記 優 填 王 請 目 連 神 力 接 工 人 上 天 親 觀 妙 相 用 旃 檀 至 五 尺 高

鑄像 波斯匿王聞優填王雕像乃以紫磨

黃金鑄作佛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內始有

二像 增一阿舍觀佛三昧 經云優填王鑄金像

畫像 漢明帝使秦景佺月氏國得優填王

雕像師第四畫樣 此西土始 畫像師第四畫樣 此西土始 畫像師第四畫樣 此西土始

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 畫始 城門及顯節陵上供養 畫始

舍利塔 佛入滅帝釋於善見大城起四塔

城東照明園髮塔城南粗澀園衣塔城西歡

城東照明園髮塔城南粗澀園衣塔城西歡

喜園鉢塔城北駕御園牙塔名忉利四塔又

迦維衛國生處塔摩竭提成道塔波羅柰鹿

野轉法輪塔拘尸那城雙樹間涅槃塔謂之

人中四塔 增一阿舍佛滅度後百年阿育王取佛

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尊

者邪舍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鬼各

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於一日中徧瞻部界

在震旦國者一十九所 阿育王傳 〇十九塔

白馬寺東聖家建康長干寺塔 四明阿育王

塔臨淄成都並有阿育王塔 劉薩訶於夢中

音說 浴佛 四月八日是佛生日人民念佛浴佛

形像 摩訶 浴像時誦偈云我今灌沐諸如

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願證

如來淨法身 浴佛 經云

浴僧 首陀會天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佛告

阿難此天由此福行未來得佛號曰淨身 賢

經 〇首陀會天子名也凡稱天而非六欲十

八梵之名者皆天子也如耆婆毗首羯磨等

皆和利許數數浴生世善故 律 四

輪藏 梁傳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誦經及  
不識字乃於雙林道場創轉輪藏以奉經卷  
其誓有曰有三登吾藏門者生生不失人身  
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則與誦經其功正等有  
能旋轉不計數者所獲功德即與讀誦一大  
藏經正等無異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備儒道

釋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狀也佛印公為

一其像曰道冠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列

八大神將者八部天神也保境將軍者在日

烏傷宰發誓護藏者也詳義烏縣舊名烏傷

大士籤 天竺百籤越圓通百三十籤以決

吉凶其應如響相傳是大士化身所述釋門正統

供燈 佛告舍利弗有人於塔廟形像奉施

燈明乃至以少燈炬如此福德唯佛能知佛經

身燈 佛言我昔於閻浮提作國王剗身出

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作千燈炷語婆羅

門請說經法求無上道菩薩為法因

緣剗身為燈經

無盡燈 賢首法藏師為則天以十鏡置八  
隅中安佛像然燈照之則鏡鏡現像以表刹  
海重重無盡之意諸宗立

放燈 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放光而

卷帙無損時當正月十五日明帝乃令每於

此日燒燈以表佛法大明自是歷朝每當上

元必放燈本朝太平興國六年敕下元亦放

燈三夜為軍民祈福僧少

無盡財 供養佛華多聽轉賣買香油猶多

者轉賣無盡財中佛律云釋氏要覽云世

講懺儀 僧傳稱漢魏以來請僧設供同於

祠祀起坐威儀略無規矩至晉朝安法師始

依經律作赴請禮讚等儀立為三例一行香

定座上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其後遠

法師復立法社節度有文在唐宣律師立分

五衆物儀章服儀歸敬儀鳴鍾變照律師

作落髮儀皆附時傍教以為法也正統門

諸經行法 智者製法華三昧儀 國清百荆

溪述補助儀以資觀想法智撰大悲心咒行

法金光明懺法慈雲撰金光明護國儀依百

錄述補助及撰淨土懺儀弥陀懺儀請觀音

懺儀熾盛光懺儀神照撰仁王懺儀淨覺撰

楞嚴懺儀如意輪課法智涌撰功德天懺儀

皆諸祖依四三昧自行化宅之法也

供佛 諸如來者皆是法身若在世若滅後

所有供養福無有異 實積 供養佛者得大福

德速成菩提 不思議 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

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萬倍報乃至

施佛得無量報我今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

優婆塞戒經 若人供養十方佛諸菩薩聲聞

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乃至施餓狗蟻

子悲田最勝 此像法決疑經 一分施難勝如來

一分與最下乞人福田無二 悲憫不 世

言供三千佛者過去莊嚴劫始華光佛終毗

舍浮佛一千佛現在賢劫始拘留孫佛終樓

至佛一千佛未來星宿劫始日光佛終須彌

劫千尊也 經三劫各有 言供千佛者現在賢

劫千尊也 文殊南遊至福城東際為善財童

子說法令求菩提近善知識從此經歷一百

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入普賢道場得微塵

數三昧門 法華嚴經入

供羅漢 佛滅時付囑十六阿羅漢與諸施

主作真福田時阿羅漢咸承佛敕以神通力

延自壽量若請四方僧設無遮施或所住處

或詣寺中此諸尊者及諸眷屬分散往赴蔽

隱聖儀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 法始

實度羅漢位 除四大羅漢十六羅漢餘皆

入滅四大羅漢者彌勒下生經云迦葉賓頭

盧羅云軍徒鉢數十六羅漢出寶雲經然賓

頭盧羅云已在十六之數今有言十八者即

加迦葉軍徒 妙樂 實頭盧此云不動有於

今欲論十八住者當以妙樂為證淨覺撰撰文亦錄妙樂

佛祖忌齋 如來於周穆王五十三年壬二月十五日入滅凡在伽藍必修供設禮謂之

佛忌北魏簡法師撰禮讚文○南岳禪師陳

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忌志齊為南湖○

智者禪師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忌孤山撰齋忌疏北魏○章安禪師唐正觀二

年八月七日忌○法華禪師唐末隆元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忌○天宮禪師唐高宗朝志

十九日忌志齊疏撰○荆溪禪師唐建中三年

二月五日忌志齊疏撰○螺溪法師宋雍熙四

年十一月四日忌志齊疏撰○寶雲法師宋端

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忌志齊疏撰○法智法

師宋天聖元年正月五日忌志齊疏撰○

慈雲法師宋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忌○神照

法師宋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忌○廬山法

師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忌志齊疏撰○

也三

五

禮讚○達磨禪師北魏大統元年十月五日

忌○南山律師唐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忌淨

師撰禮讚文照律○大智律師宋政和六年九

月一日忌則律師撰禮讚文

僧齋 佛言持食施僧有五種福德色力命

安辯上座施食應誦偈曰施者受者俱獲五

常色力命安得無礙辯五福佛言施食有五

福施命施色施力施安施辯何謂施命人不

得食七日壽終智者施食則為施命其施命

者世世長壽財富無量何謂施色人不得食

顏色顛頽智者施食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

世端正顏色暉暉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所作

不能智者施食則為施力其施力者生天人

間力無等雙何謂施安人不得食心愁身危

不能自安智者施食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

世安隱不遇眾殃何謂施辯人不得食身羸

意弱口不能言智者施食則為施辯其施辯

者慧辯通達聞者歡喜是為五福施食五施

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  
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增一阿若檀越設食  
召請眾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老病貧乞不  
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像法決四輩弟  
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  
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

次供養其福最多普廣檀越來請眾僧客僧

有利養分僧坊主應次第差又世人別請五

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經梵網佛

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以佛數數到其

家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

佛時說偈曰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

修福業數數受果報婆羅門聞已慚愧取鉢

盛食奉佛懺悔出家得阿羅漢大論若人能

日日立要先施僧食然後自食如是施中最

上優波塞戒經○今城市

設粥舍衛國難陀母作釜飯逼上汁自飲

覺身中風除食消便作念闍梨是一食人應

池三

六

當食粥乃取多水少米煎去二分入胡椒華  
菱持詣佛所白言願世尊聽諸比丘食粥佛  
許之為說偈曰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  
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為藥佛所說欲得人  
天長受樂應當以粥施眾僧僧祇律○辭粥

出釜畫不成字名不正食律僧祇明相出始得  
食粥餘皆非時律四分日照剎部樹天作白色  
舒手見掌文分明是為明相論婆沙粥名小食

乞食增釋梵語分衛此云乞食善見凡乞食為

四分一奉同梵行一與窮乞一與鬼神一分

自食經寶雲行乞食者破一憍慢食有

三種一受請食二眾僧食三常乞食前二食

起諸陋因緣若得請便言我有德若不請則

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法則能遮道若僧食

者當隨眾法斷事擯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

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應受乞食法經十二頭

十



持齋 佛言日中三世佛食毗羅三味是經也

時食若午時日影過一髮一瞬即是非時律若比丘非時食者波逸提誦四分戒本○十祇

言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復有五福少病翻為地獄在齋者以過中不食為體沙論佛

身安少睡少姪得生天識宿命雜譬經齋者齊

也齊身口業也齊者祇是中道後不得食者也三

表中道法界外更無別法也音請觀

出生飯 此有二緣一者涅槃經令施曠野

鬼毗奈邪律令施鬼子母等此曹本食肉啖

人佛化之受戒不殺乃囑弟子隨處施食今

齋堂各各出衆生食是也此唯出家人行之

二者齋口經託阿難為緣令施餓鬼食今齋

堂別具小斛於食畢衆作法施之或各具小

生斛夜間咒施此通道族行之

三長齋 佛謂提謂長者曰四時交代歲終

三覆以校一月六奏諸天帝釋太子使者閻

羅鬼神俱用正月五月九月旦日案行王民

龍鬼鳥獸為善惡者與四王一月六奏使無

枉錯覆校衆生罪福多少福多者敕司命下

閻羅五官除罪增祿故使持是三長齋謂

若佛子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

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此梵網戒上○世人避

六齋 帝釋敕四王各治一方白月八日遣

使者案察衆生善惡十四日遣太子十五日

王親臨黑月三日亦如是若王親下星宿鬼

神俱時隨後如遇修行齋戒諸天相慶即為

注祿增算四經天若國王大臣於六齋日救諸

境內令行不殺觀普賢

十齋 每月十齋日持佛菩薩號乞福滅罪

一齋經於六齋日如月旦十八二十四十

八四日也今國律令諸州十直日不得行刑

此正義

七七齋 人死中有身若未得生緣極七日

住死而復生如是展轉生死至七七日決定

得生若有生緣即不定今尋經旨極善惡無

中有瑜珈論○中有極惡即入地獄或生淨  
亡道即今日陰今人亡七日必營齋追福謂  
之齋七者令中有種子不轉生惡趣也釋氏  
述曰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故報以三年之喪佛經云人死七七然  
後免於中陰之趣故備乎齋七之法至於

今人百日小祥大祥有舉行佛事者雖因  
儒家喪制之文而能修釋門奉嚴之福可  
不信哉

預修齋 普廣菩薩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終  
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懸幡請僧即僧次轉經  
略舉此得福多否佛言其福無量又言父母

親族命終受苦為其修福得福多否佛言七  
分獲一緣前生不信道德故若以亡者嚴身  
之具屋宅園林以施三寶可拔地獄之苦隨

述曰案夷堅志載鄂渚王媪常買紙錢作  
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媪亡李忽得疾仆

地三日蘇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認押  
字李曰此我代主母所書也引見金紫官  
問答如初官曰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出  
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  
今人好營預修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  
以夷堅志為驗

毘婆尸佛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上施  
座置鉢作是言曰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  
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雜寶  
供天 煥法師以天位失序嘗述天傳謂梵  
釋四王皆有君主號令之權功德則寄於比  
天大辯則寄於山澤此為有主客義也功德

大辯為女梵釋之天為男此有男女義也密  
迹眷屬皆大菩薩是為本現居神像是為迹  
此有本迹義也功德大辯處客天示女質而  
能對揚佛化則謂之顯餘雖影響而言行不  
揚則謂之晦此有顯晦義也知此四端可與  
言天矣

信士羅奉正助刊一序

述曰磐嘗案煥師義述供天禮文湖板在東

寺塔定十六位先梵釋次北天法智謂經

家先標北方者西土以北方為上次東

西天次功德大辯若摩利支帝馱二天是

明智住南湖日加入之本傳見次密迹散脂

樹神地神鬼母二十八部共十六位以此

為定訶利帝此翻惡賊蓋是鬼子母未受

戒時食王城男女居人怨之故作此目今

既護法須當削太煥師天傳曉石芝光明

助解並云經中雙舉祇目一人淨無住居

當歲旦修懺必於天位刪去訶利帝南一

勻不令稱唱謂祖師但順經文失於刪削

哉舊立十二位者依懺儀也十四位者後

人加樹神地神也十六位者加摩利支帝

馱也或加日月娑竭羅龍等或為十八或

為二十雖據經文實為汎濫世有靈師天

傳者正隨此弊也詳見諸

孟蘭盆供經言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

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

五日以百味飲食安孟蘭盆中施佛及僧以

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孟蘭盆經此翻解

述曰目連託救母以興緣如來示奉盆以

垂法所以教人道以報重恩也自大教東

流古今帝王所以奉盆供者為多矣事見

志然今之寺舍多於此日施斛供亡如常

法者雖無奉盆之儀而不失孟蘭之意

水陸齋梁武帝夢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

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以拔濟之帝以

問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公勸帝廣尋經論

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立儀

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

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凡

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

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

雨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

脩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

池三

不能備錄周隋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  
西京法海寺英禪師夢泰山府君召往說法  
後獨坐方丈見一異人前告之曰向於泰山  
府君處竊覩尊容聞世有水陸大齋可以利  
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覺寺吳僧義  
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脩設師尋詣大覺果

得其文遂於月望修齋已畢復見向異人與

徒屬十數前致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

是秦始皇父至唐咸亨九百四十年又指其徒曰此范睢穰侯

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

囚陰府昔梁武金山設會前代紂王之臣皆

得脫免弟子是時亦暫息苦但以獄情未決

故未獲脫今蒙齋懺弟子與此輩并列國君

且皆承法力得生人間言訖而隱自是英公

常設此齋流行天下

東川揚州水陸儀○蜀

述曰昔真隱史越王嘗過金山慕水陸齋  
法之盛乃施田百畝於月波山專建四時

港三

十一

水陸以為報天地君親之舉且親製疏辭  
刻石殿壁撰集儀文刊板于寺既而孝廟  
聞而嘉之賜以水陸無礙道場宸翰扁于  
殿逮今百年修供惟謹去月波里所有梵  
苑曰尊教師徒濟濟率沙門族姓三千人  
施財置田一遵月波四時普度之法先是

尊教同人有所謂越王疏旨之辭專為平昔

仕宦報效君親之舉美則美矣而於貴賤

貧富未見平等修供之意乃力挽忘馨續

成新儀六卷推廣齋法之盛而刻其板復

依準名位繪像懺者二十六軸及今創立

齋會於是儀文像軸皆得其用時主其事

者寺沙門與謙清節文學師竝以法施者

月波住山宗淨也以文字施者則志磐也

當願十方伽藍視此為法大興普度之道

六道斛淨名經云以一食施一切則全收

六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南岳隨自

意三昧云凡得食應云此食色香味上供十

道六

方佛中奉諸賢聖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齊反也體三寶次出生飯稱施六道此皆等供十界即是今人施六道修水陸供之明證也

述曰妙樂云世人設六道者是梁武見江東多淫祀祭邪鬼乃以相似佛法權宜替

之此蓋荆溪一往以祭祀惡法對佛法論之將以止天下之殺故未論十界等供之義談口經令供養三寶即是四聖供婆羅門仙即是人道供談口衆即是鬼道餘四道雖不備蓋是當時赴機未普故經文隱略耳若大乘行人圓觀法界則當依淨名

經中義若慈雲謂鬼道得食餘五道不得者此等意亦是用婆沙論云若因祭祀唯鬼神得之餘趣不可盡得此是約人世祭祀言之耳若依出世法用平等心修無礙供則當仰觀淨名南岳天台三處之文則理無不在今有營小斛曰散灑者或一巨

池三

十二

斛者或至四十九斛者皆所以等供六道羣品也可不信哉

十王供 世傳唐道明和上神遊地府見十王分治亡人因傳名世間人終多設此供十王名字藏典傳記可考者六閻羅五官提謂經引平等至華嚴感應傳郭神亮為使者追

四句偈 泰山詳經圖紀沙門法炬譯金真秦帝瑤主初江夷堅志池州郭生夢入冥府王召人竟初江揖坐謂曰我是西門王即冥司錄我忠孝正直不害秦廣夷堅志南劍陳生物得作初江紀秦廣既死其弟之劍見二鬼專至官殿曰秦廣王也王謂女曰欲救伯苦可轉八師經女寤家來得經請僧誦千佛咒獲生天歐陽脩夢十王嘉祐六年無常鐘 智者臨終語維那言人命終時得

聞鐘磬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見此之言臨終南山事鈔云病者將終打無常磬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本經有鳴付法藏經云罰寶王以好殺死作千頭魚劍輪遶身隨斫隨生有羅漢充維那依時打鐘聞聲之時劍輪住空遣信白

令長打過七日已受苦即止此言終南唐先

主因殺降人囚陰獄唯聞鐘聲則暫息苦入

冥者見之以報後主乃為造一鐘於清涼寺

鑄其上云薦孝高皇帝脫幽出虎通志少帝時

斯為近證 挂旛 若四輩弟子男女命終造作黃旛懸

著刹上離八難苦得生十方淨土隨風一轉

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至

成菩提大灌頂經十一卷。世有善藥師如來

寓錢 事祖云唐明皇使王璵為祠祭使自

漢世葬者有瘞錢後世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至與乃用之以穰菽冥報記云鬼所用錢即

紙錢也若綵絹者亦紙為之銀即錫塗金即

黃塗也

述曰唐以前無紙錢為用者自王璵盛行

此法於是冥中藏積緡金銀繪綵與世

間所用無少異由心法之能變造故天府

冥關亦隨人心而轉世有用紙錢寄庫者

有鬼神用紙錢入人間買物者有見泰山

堆積蠟錢無用云人間化財用油炷度火

為汗者此等顯驗不一心生則種種法生

不特紙錢一法而已也

放生 光明經述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子

報德此緣起也智者買斷筍梁悉罷江上採

捕此立法也赴計詔獄中之難報修禪堂上

之恩此顯驗也此三事並唐肅宗乾元二年

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本朝

真宗天禧元年詔復天下放生池沿江淮州

郡上下水五里並禁採捕二事詳見慈雲奏

西湖為放生池以四月八日會郡人縱魚身

法智於南湖以佛生日放魚鳥祝聖人壽樞

密劉均奉敕撰碑此皆放生之梗槩也

改祭 佛為曠野鬼神鬼子母等改棄血食

而受僧衆出生之食此緣起也二事並見通

薦蔬麩此人主立法也二事見通智者為闍王

授戒慈雲為白鶴授戒皆令禁斷葷血專事蔬食此沙門立法也慈雲有改祭文并決疑十項備引證驗

戒五辛 佛戒五辛以其臭穢能障聖道食

之者必招無間之業耳今人不能戒是不欲

見聖道而甘為無間之罪輩可不哀哉茲用

備錄經律為世告勸然五章辛思遵奉

池三

一名體會異夫言葷辛是為二義葷辛辣葷而

非辛如臭菜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芥薑是也

是葷是辛五辛是也梵網云大蒜天台疏云

胡荽茗葱廣韻也音格蔥蔥蔥之蘭蔥小興渠

蔥生也生熟皆臭葉如蔓菁其臭如蒜經音

義云生于闍國應法師云烏茶因人常食即

雜阿含云革葱同茗蔥蔥木葱即非小蒜蒜

蒜興渠此五出涅槃經葱韭但列楞伽經

葱韭但列四名不出與渠而加以此方

言五辛當云葱韭若蒜分大小則仍有五名此方

云二大乘制楞伽經云臭穢不淨能障聖道

亦障人間人天淨觀何況諸佛淨土梵網云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故食者犯輕垢罪石壁注

非重過故輕點楞嚴云熟食發姪生啖增恚

十方天仙嫌臭遠離諸餓鬼等舐其脣吻常

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大力魔王現作

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姪怒癡命終為

魔眷屬永墮無間涅槃云食者當生苦處汗

穢不淨金棺敬福經云飲酒食肉五辛之人

雖造經像勞而少功主匠無益諸天不祐

三小乘病開報應經云七眾不得食肉葷辛

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蒲四十九日香

湯澡浴然後讀誦不犯罪雜阿含云食五辛

人觸穢三寶死墮屎糞地獄出作野狐豬狗

若得人身其體腥臭僧祇律開病比丘服蒜

聽七日在一邊小房不得臥僧牀褥講堂處

大小便處皆不得到不得僧中食不得就佛

禮拜得下風遙禮七日蒲澡浴熏衣方得入

眾

四方便救過楞嚴云持此咒時眾破戒罪無

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酒食啖五辛佛菩薩天仙不將為過觀世音陀羅尼經灌頂印咒二大母指屈掌中捻無名指以無名指相背二小指頭相拄二中指直豎頭相拄二頭指屈各捻中指背上咒曰唵步三末囉蘇摩鹽莎訶誦二十一徧自灌其頂每旦於盆上結印誦之持咒之人犯欲及五辛誦此咒解之云此二咒法以備誤犯之用若恃此術數犯數解則是重增瀆法之罪咒部神王反生嗔譴適足以速無間之業也可不謹哉五三教事證竺曇猷禮天台石梁遇聖僧謂曰汝母懷妊時行經葱園胎氣犯穢不可住寺僧鏡錄天竺沙門覺稱云吾國食肉五辛者驅出城外故國中無貨此道藏云誦黃庭經忌食五辛又云道士受法忌淹穢五辛仙傳云樂子萇舉家飲仙酒升天獨從子墜地天神言此人茹蒜故不得往司馬公祭儀云凡祭雖得飲酒而不至亂謂改度食肉不如葷謂

葷之氣

述曰為不急之物而自招無間之報者世人啖五辛是也今諸師家多忽此事豈不痛哉昔檀菴食三白正避此過耳非故為是矯世之行也因撰述斯文忽今時知法者遂發其願曰願十方諸佛菩薩天仙聞我祈請咸起加護願使禪林教覺律苑三宗法門若主若伴咸知思護淨戒不於清淨伽藍種葱薤之臭草不於清淨齋供而和葱薤之臭味不以清淨身器而啖葱薤之穢食當知其人與境若不清淨則凡齋戒禪誦法事之所豈復可得感佛天而降池三神祇乎豈復可得卻災殃而來嘉祥乎豈復可得動幽冥而拔沈滯乎當願普天下凡僧藍道觀齋厨之內不用葱薤調和衆食及私自煮啖凡官府第宅齋醮之際於十日前嚴行禁斷不蹈非法僧道赴請受齋俗舍常須自檢不得故食誤食自取



穢染庶乎人心交勸共隆聖道將俾事佛  
事天清淨謹嚴自行化它二俱有益毋忘  
今日立願之本伏惟佛眼照之天心監之  
決意禁斷用逃苦報

喪服 釋氏之論喪服涅槃諸律並無其制  
智者臨終誠曰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為今

案遠師喪儀云受業和上同於父母皆三年  
服若依止師隨喪暫為服應師五杉集云師

服但用布稍粗純染黃褐據此未嘗許用白布

述曰今人無識多用白布為直掇坐具違  
失僧儀最為非法今請於黑布偏衫之下  
著白布衫袴以表制服二師父母皆同此

制若義家父母亦可例此隨俗稍用紵布  
上不違涅槃諸律之無文下不棄遠應二  
師之義開隨方護法常用中道

戒焚亡僧不搭袈裟 律明三衣唯許傳授  
未聞佛祖被亡軀而從火焚也未代無知多  
行非法有識之士尚須辨明若坐逝不壞結

卷三

十七末

塔以華者猶可以被於真體若從茶毗火化  
之法者則不當披搭自取燒衣違律之過或  
謂亡僧無衣者則當如冥祥記僧妙施衣之  
法云南宋江陵龍華寺僧妙既亡之後一夕  
歸房靈語弟子可宗問和上今生何處妙曰  
粗可耳但應受小謫二年得免欲訴所司為  
無袈裟可急為製請僧設供以衣施之我  
得也宗如教飯僧嚬衣既畢比丘道猛即見  
妙身披衣入堂依僧次坐聽經至散乃不復  
見

述曰磐自聞此適子姪真視真誥真亢不  
幸早世焚龕之日皆不披袈裟唯用布偏  
衫裙而已設齋之前以平時所服七條作  
闌拈法於僧中施且復囑後人當力行於  
自身必壞之際也敢告知識共崇此法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

池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明

志磐撰

池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一

序曰佛之道本常而未始離乎世相推遷之際自釋迦鶴林諸祖繼出所以傳持此道東流震旦逮于今而不息大較聖主賢臣宿稟

池四

佛囑常為尊事而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時有排毀然終莫能為之泯沒以此道本常也夫世稱三教謂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時使之然耳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歸繫以編年用觀通塞之相欲知如來出興大意必先明乎本迹而終至

結集三歲以垂範於天下後世中間八相次第以論所謂下堯率託母胎住胎官示降生出父家成佛道轉法輪入涅槃於是一代化事為之大備始昭王甲寅終穆王壬申以為大綱云明本迹



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謂我出釋氏官去

伽邪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法華經

所見本我於無量壽佛所種諸善根為轉輪

聖王最初值遇三十億佛同名釋迦云云最後

值迦葉佛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

釋迦牟尼我如是奉事諸佛修學佛意尔乃

生兜率天官住一生補處善薩本行經

梵王官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云

佛之德也云云能仁云云

光率此云云知是南天竺國自兜率來

補佛處故日一生南天竺國自兜率來

下堯率

善薩後堯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剎微塵數

善薩皆與善薩同願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

願悉皆同等華嚴

善薩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

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觀此大千界閻浮提

迎毗羅國最為處中觀淨飯王夫妻真正堪  
為父母告諸天子我應下生淨飯王家棄輪  
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轉大法輪廣利  
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因果經云大千即  
志間淨又瞻部洲毗羅國此云黃色土  
德尚黃居中一切淨飯如毗羅國此云黃色土  
切種智中諦也轉去聲

託母胎起信論有住胎華嚴經住胎母胎已示  
託母胎起信論有住胎華嚴經住胎母胎已示  
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

王家乘梅檀樓閣處摩邪夫人胎華嚴經云  
此云與樂所生母也菩薩乘六牙白象發樂

率宮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  
出時降神母胎從右脇入因果

示降生

齊

聖

昭王眼自武王受命  
昭王至昭王為四世

二十六年寅甲。劉道原外紀二十六年者誤  
夫人攀金園樹枝而生菩薩諸天王眾各持

香水共以洗沐華嚴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

行七步經夫人往藍毗尼園中四月八日日出時舉右

手牽無憂樹華菩薩從右脇出隨七寶華上

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王召諸婆羅門當作何名答言太子生時

多有吉祥當名薩婆悉達此云一切義成出  
因果瑞應二經

昭王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池井汎溢宮殿大

地震動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西方王問

太史蘇由曰若何祥乎對曰有大聖人生於

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王命鑄石置之南

郊大祠前周書異記劉恕外紀昭王時  
有五色光貫紫微井水溢

四十年二月八日淨飯王大會羣臣小玉婆

羅門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灌悉達頂立為

太子淨行外道之於名云

四十二年王為太子迎婆羅門女耶輸陀羅

為妃太子常修禪觀未嘗有夫婦道因果經  
耶輸陀

華色女云

出父家


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故宣揚出家

功德示現出家華嚴經

五十年太子白父王言唯願聽我出家學道

王曰國未有嗣太子即以右手指妃腹曰卻後

六年汝當生男二月七日太子身放光明照

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皆來禮足

太子乘馬夜出城門至苦行林中自剃須髮

淨居天化作獵師身披袈裟太子以七寶衣

與之貿易天明至尼連禪河靜坐思惟且應

六年苦行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麥因果經

五淨君五那舍聖人所生如袈裟色未

三衣德名尼連禪河名此云不樂若

穆王王滿子

成佛道

四年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經三十成道

釋迦牟尼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

當為衆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涅槃經

太子念言我今修於苦行垂滿六年我當受

食然後成道時牧牛女難陀取乳煮糜以上

菩薩如意飽食即趣菩提樹下釋提桓因化

為凡人施吉祥草敷以為座結跏趺坐而自

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因難陀此云佛本行經

名釋提桓因此云能天主即利天帝厚女

菩提樹此云道樹佛坐此樹下成道

降天魔華嚴經入胎世間成道降魔轉法輪入

涅槃此即夫時魔王官殿自然動搖魔王波

旬怖懼廣集軍衆執戟操劍角目切齒橫飛

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波旬語菩薩云汝

不急去我擲汝海水菩薩語云汝今先能動

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波旬不能令動

軍衆壞散波旬長子商主頂禮懺悔我父無

智觸忤大聖願得怨亮因果雜寶藏經本行

命波旬魔王既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

名此云極惡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

切衆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因果

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天向霍然大悟得無上

道成最正覺因果亦同華嚴經後成

道因果

成道後降魔今約華嚴義是歲邪翰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此六覆障以在胎六年為障也

轉法輪

如來既成道已轉正法輪初頃後漸則有五時華嚴名頓教鹿苑方等般若名三漸法華涅槃為非頓非漸

第一華嚴時於菩提道場初說華嚴於三七

日中思惟如是事此謂如來最初說頓約部

為頓約教為兼別說圓如日初出先照高山

又為從牛出乳三七七日說名

五年第二鹿苑時為如來說頓獨被大機聲

聞在座狀若聾瘂於是寢大施小不動寐場

而遊鹿苑為憍陳如五人但說三藏教四阿

舍等經比憍陳如此云火器何舍此云無

約時則照幽谷約味則從乳出酪鹿苑說

十六年第三方等時彈偏折小歎大褒圓四

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對半說滿

故言對教說淨名金光明等經約時則食時

池

五

約味則從酪出生酥八年

二十四年第四般若時轉教付財融通淘汰

此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說摩訶般

若諸般若經約時則異中約味則從生酥出

熟酥十般二年

四十六年第五法華涅槃時開前一頓三漸

會入非頓非漸以不同聲瘂故非頓不約三

時故非漸諸部圓教並不須開但是部內兼

但對帶故不及法華淳一無雜約時則日輪

當午蓋無側影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八年

入涅槃

言涅槃有二義一為法華未熟人追說四教

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撝拾殘機

教二為末代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

宗設三種權扶一圓實名扶律談常教若論

時味與法華同涅槃是臨滅時說從前文如

詳見佛本紀中

五十三年壬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云

三力士生地婆羅雙樹間此云臨涅槃時度滅出大音聲普告大眾今日世尊將欲涅槃復從面門放種種光徧照十方大眾集已而為說法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復告大眾今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及四部眾應當勸厲諸學人令得增上戒定慧爾時世尊於七寶牀右脇而臥中夜寐然無聲是時娑羅雙樹垂覆寶牀慘然變白猶如白鶴大眾哀聲普振世界時大眾共扶如來入金棺中世尊大悲即自舉棺遶城七匝至荼毗所大眾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樓上佛為迦葉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曾中火涌棺外漸漸茶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已上並涅槃經茶毗又關維邪句云焚燒分舍利帝釋開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大眾收取舍利此云滿八金壘入俱尸城七日供養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以紫金函盛於洹河中作塔藏之阿育王經結集三藏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升須彌山此云高過銅捷雜經又隨反擊也捷音度地齊論云阿羅漢此云無生結集法藏結諸法義集以成文阿難禮僧升座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在所居處一切經皆此言迦葉大眾皆悉墮淚昨日見佛今日已稱我聞論述曰佛道幽遠非可約說茲但為道喜宗之初學與夫搢紳先生之欲知此道者耳年少氣盛疾讀此書文雖無蘊義則未解有能用此約說推尋佛紀四卷之文以未解義質之沙門之知教者字字研詳條為見理欲不之悟未之有也穆王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發屋折木山川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王問太史扈多對曰西方大聖人終亡之相

異記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反山川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

君臨終南之上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子列

穆王時文殊日連文殊菩薩此云妙德而來

化王示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姓高所造

因造三會道場於終南山築中天之臺高千

尺即列子化人等王之第二子於沁水北山石窟

寺重建竹林寺山神從佛請五百阿羅漢居

之通天人感

述曰佛法東流蓋已肇於穆王之世造像

建寺悉遵先佛之舊制信過去佛皆化及

此地及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遣

出境蓋時未至機未熟耳至漢明應夢三

寶並與君臣民庶翕然歸命此蘇由所謂

一千年外聲教及此之嘉應也

懿王

王璣子官

懿王

八年初祖摩訶迦葉此云大先於法華會

聞佛說火宅喻迦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佛

為授記名光明佛此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

為汝等作大依止此特別付法末代姨母所獻

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與傳付迦葉弘持至

二十年以法藏付阿難陀即持佛衣往雞足

山入滅盡定以待彌勒下生此云慈氏姨母

此云大愛道難足靈

孝王王璣子官

三年二祖阿難陀從弟喜佛持法至二十年於

摩突羅國以法藏付商那和修此云衣復於

河中流化成金地為末田地此云五百仙人

說法授記

三十二年三祖商那和修於摩突羅國以法

藏付優波鞠多此云護

厲王王胡夷子

三十三年佛滅後百年中天竺華氏城王官

多華

阿育王無此遣使白邈多欲來問訊邈多往  
 至王所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行住之處  
 悉令起塔復於洹河龍宮取闍王所藏釋迦  
 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救諸鬼神於闍浮提  
 城邑蒲一億家為立一塔云初佛在王舍城  
 乞食有童子遙見世尊心念我當施以麥麩  
 即手捧細沙著世尊鉢願以功德令得一天  
 下蓋王覆義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世尊微  
 笑告阿難曰我滅百年此童子統領一方為  
 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廣布我舍  
 利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  
 述曰摩騰謂漢明帝曰阿育王塔震旦有  
 十九處大士告劉隆訶洛陽聖建鄴長鄴  
 陰凡王臨淄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今十九  
 處不可備知而考之五處獨鄒陰之塔顯  
 示世間可獲瞻禮信乎海瀕羣生末代值  
 佛之幸也  
 三十四年佛滅後百年毗舍離城中跋闍子

佛祖統紀 卷三四

此云比丘檀行十事佛聽兩指抄食乃至得  
 受金銀一一檢校非法非毗尼律此云七百阿  
 羅漢集論法毗尼百結集  
 五十二年四祖邈多於摩突羅國以法藏付  
 提迦多  
 平王宜曰洛陽王  
 三十二年五祖提迦多於中天竺以法藏付  
 彌遮迦  
 莊王玃珉  
 七年佛滅後二百五十年文殊師利菩薩至  
 雪山化五百仙人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  
 世界入於涅槃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恒星不見僧曰夜明也傳注恒常也辛卯四月五日  
 述曰天台淨名疏言佛生時星殞如雨此  
 因瑞應經有沸星下侍之言故借佐傳之  
 文以形容耳孤山淨覺不能別乃稱天台  
 正取二莊為佛生之年然傳言辛卯自是  
 四月五日可見不合若欲實大傳夜明之

四五三



事正當以文殊放光涅槃為之驗也

襄王子惠

三年六祖彌遮迦於北天竺以法藏付佛

難提 ○秦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公不識

棄馬坊中護像神怒令公病又夢天帝責誠

以問侍臣由余往視像曰佛神也公即取像

澡浴置淨室像忽放光公大異之召匠造一

銅像

靈王四年七祖難提於提如國以法藏付佛

馱密多

元王子璠

元年八祖密多於中天竺以法藏付脇比丘

真定王子介

元年鄭列禦寇隱居鄭圃著書稱孔子客商

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其書八篇名列子

張無盡論曰列子學孔子者孔子聖人也

尚知尊西方之教而學者未讀其書便以

排佛為務者何也

考王子定

四年佛滅後五百年天竺國無著出世闡教

其弟天親初造小乘論五百部後因無著開

悟復造大乘論五百部世稱千部論師

威烈王子考

九年九祖脇比丘於華氏城以法藏付富那

夜奢

顯聖王子編

三十五年十祖夜奢於華氏城以法藏付馬

鳴初馬鳴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

者造

者截首以謝時夜奢坐閑林中說諸法空無

我無人謂馬鳴曰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

義諦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欲斬首以謝

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記汝後六

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

張王子璠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版文內

三十一年十一祖馬鳴於南天竺以法藏付迦毗摩羅摩羅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魔外無不摧折

秦都

始皇嬴政莊襄王子

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齎佛經來

化帝以其異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戶出

之帝驚稽首稱謝以厚禮遣出境錄上行

十三年十二祖摩羅於南天竺以法藏付龍

樹樹於佛滅後七百年出九十日中誦通三

藏造大無畏論十萬偈明第一義一名大論龍樹

事跡見二十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制曰

可衛宏古文序後漢秦改古文以篆為隸

國人誹謗時諸生為郎者七百人始皇密令

冬月種瓜於驪山研谷温處瓜實乃使人上

十一末

書瓜冬有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填之漢書傳注以上

述曰李斯勸秦焚書阮儒其為逆天道絕

人理為甚矣崔浩勸太武廢佛焚其經阮

其徒此用秦舊法也韓愈之言曰人其人

火其書此用崔浩遺法特不遇其君耳雖

空言無禍使後世有人即用其語豈不為

盛德之累戒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池四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此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二

西漢都長

武帝 自高祖受命至此為四世

元光二年十三祖龍樹於南天竺以法藏付

迦那提婆入月輪三昧蟬蛻而去壽三百歲

元狩元年初博望侯張騫自月氏還 西域名言

臣在大夏時 音下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國人曰吾賈人市之身毒 音天竺身毒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此其去蜀不遠乃今騫因

蜀捷為 健音度發問使王然于等指之身毒

問謀之義又問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臨

夷所四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討匈奴過焉 音支

千餘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驃騎匈奴反屠音

也 三○霍去病獲金人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

於甘泉宮焚香禮敬 魏書佛志

成帝 帝元建始元年十四祖提婆至迦毗羅國以法藏

付羅睺羅多

河平三年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鴻嘉二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

見有佛經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

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迄至于今得仙

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述曰洪興祖有云梁孝標注新語引列仙

傳序言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今書肆板行

者乃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蓋是道流擅

改之耳然天祿有佛經此語可證

哀帝 帝元

元壽元年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

圖經還當時稍行齋戒者 魏書佛老志浮圖

述曰蘇由對昭王扈多對穆孔子答商大

宰皆言西方聖人而不明言為佛霍去病

獲金人亦不知為佛化人勸穆王造迦葉  
佛像由余對秦繆公則曰佛神室利房齋  
佛經化始皇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景  
憲使月氏得浮圖經此則已言佛而未行  
其教皆在漢明帝感夢求佛之前天人答  
南山蘇由扈多傳毅皆佛所使也至言劉  
向見有佛經者意張騫使大夏去病獲金  
人必有佛經典之俱至特時人弗行國史  
弗錄耳不然則不應天祿有其書也

東漢陽都洛



明帝武莊子光

永平元年十五祖羅多至室羅伐城以法藏

付僧佉難提當佛滅一千年出

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項佩日光飛行殿庭旦

問群臣莫能對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

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

將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

佛道

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騰  
竺法蘭得佛倚像梵本經六十萬言倚即載  
以白馬達雒陽改火德王故雒陽騰蘭以沙門服謁  
見館于鴻臚寺胡廣傳曰鴻臚也唐改為司  
寶十一年敕雒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  
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譯經圖紀其經元出

陽城門及顯節陵上明帝問摩騰曰佛出

世後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

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

皆於此出天人龍鬼有願力者皆來生彼受

化悟道餘處佛雖不往然光相及處千年五

池五

三

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帝大說

十四年正月十一日五嶽八山道士楮善信

六百九十人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角試優劣

敕尚書令宋庠以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帝設

行殿于寺南門立三壇道士於東壇置經子

符籙摩騰於道西置壇安經像舍利中壇奉

饌食奠祀百神道士遶壇泣曰主上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於壇以火取驗即縱火焚經悉成灰燼道士相顧愧赧所試咒術入火履水皆不得行及焚佛經光明五色上徹天表烈火既息經像儼然摩騰涌身飛空現諸神變法蘭出大梵音宣明佛法天雨寶華大

衆欣說太傅張衍謂道士曰卿等無驗宜從佛教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司空劉峻等二百六十人京師士庶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人後宮陰夫人王倭仔宮人等一百九十人五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並出家帝可之敕於雒陽創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

城內安厝並給供物帝嘗幸白馬寺摩騰進曰寺東何館也帝曰昔有阜夷之復起有光怪民呼聖冢騰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震旦丹又支那此云漢地帝大驚即與俱往禮拜東方文物之國也見圓光涌冢上光中有三佛侍衛驩呼皆稱

萬歲帝大說曰不有二劫焉知大聖遺佑哉乃詔造塔其上高九層二百尺明年有光見于塔有金色手出塔頂天香郁然帝駕幸瞻禮光隨步武法本內傳塔婆此云高顯慶又云方塔

案翻譯名義云唐道士尹文操謂法本內傳是羅什門人造意欲所述漢明夢金人

道家焚經事悉是虛偽殊不思明帝感夢出自漢書闕澤對吳主亦言釋道焚經角試費叔才自感而死見之吳志以此推之則內傳真是漢時非晋人造文操之妄論敗矣此與夫列仙傳加化胡字同一謬詐是亦文操之所加乎

摩騰既卒竺法蘭譯佛本行經等五部池三

述曰或言內傳無作者名為疑者今觀此傳備錄騰蘭角譯之事豈後人所能知也法蘭譯經時諸弟子之所記耳

楚王英奉黃白紈詣相國曰託在蕃輔過累積奉送繡帛以贖罪愆相國以聞詔報曰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何嫌行  
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  
饌

楚語伊蒲塞即優婆塞此云清信男今受具  
戒稱僧童者桑門即沙門此云息心今受具  
是成稱僧者世人未學相傳指伊蒲  
便為供食其謬誤不知義若此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氏以虛

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

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

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

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

先好之通鑑引西域傳  
及楚王英傳注

范華西域傳論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西

漢方志莫有稱焉禮記文武之政布在方冊  
注方版出策簡也漢張蒼

為御史主任下方書又云謹連其事張蒼  
於左方皆木今言方志志於木方也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唯列其奉浮圖

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幸之功靡所傳述子

池五

五

聞之後說其國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  
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  
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豈非  
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云

表宏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  
覺也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

專務清淨其精者號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  
去慾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

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  
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為佛也佛身長一

丈六尺身黃金色項佩日光變化無所不入  
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明帝感夢乃遣

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有經數千卷以虛

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遠大

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

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

而測故王公大人視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

然而自失焉矍厥轉  
反驚遽

述曰表氏漢紀言天竺有佛道佛身丈六  
金色日光化通萬物大濟羣生明帝感夢  
遣使問道得其經像此佛法來東之時與  
法本內傳相為表裏蘇子瞻為之跋云此  
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雖淺近大略具足  
安帝祐帝  
帝孫

永初元年十六祖難提至摩提國以法藏付  
僧佉邪舍

順帝保安  
帝子

永和元年十七祖邪舍至月氏國以法藏付  
鳩摩羅馱佛記滅後一千年出

桓帝志章帝  
曾孫

建和元年月氏國沙門支讖至雒陽譯般舟  
三昧阿闍佛經等二十一部  
二年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至雒陽譯五十枝  
計等百七十六部  
三年十八祖羅馱至北天竺以法藏付闍夜  
多

池五

六

九年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圖者天子  
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於禁中鑄黃金浮圖  
老子像佛像與  
老子像親於濯龍宮設華蓋之座用  
郊天之樂華呼瓜反  
坐座同  
靈帝宏章帝  
玄孫  
三年安息沙門安世高有同學死為共亭湖

神共音恭即彭  
蠡湖屬南康能使過船分風上下世高至  
廟神謂之曰我家此湖千里以昔布施今大  
有珍寶以多曠今受蟒身幸不我繒寶為造  
一塔祈生善處世高遂於豫章建寺造塔後  
蟒死山中首尾數里今大  
安寺  
熹平元年十九祖闍夜多至羅閱國以法藏

付婆修槃馱

光和三年西天沙門竺佛朔至雒陽譯道行  
般若經

中平五年清信士嚴佛調譯古維摩經等  
六年宦者張讓詐以太后詔大將軍何進斬  
之中軍校尉袁紹引兵捕諸宦者殺二千人

張讓投河死

述曰儒學之危時常有之其始自秦李斯  
斯阮諸生為郎者七百人漢宦官禁錮寔  
范滂等二百人殺天下儒賢廷中宰輔陳  
蕃竇武李膺及鈎黨死者百餘人廢徙禁  
錮者七百人及矯詔斬大臣何進而素紹  
乘怨殺宦者二千人雖為一快然君子小  
人俱於死玉石俱焚亦何足為儒門幸大  
氏天有定命運有通塞危會之來所不容  
免唐朱溫殺朝賢三十人投屍于河亦一  
厄也悲夫如釋氏之危三武皆此類也

獻帝中子

初平元年二十祖槃駁至那提國以法藏付

摩拏羅

二辛蒼梧儒生牟子因世亂無仕官意銳志  
佛道而世多非之乃製理感論以為勸其辭  
有云佛者覺也猶三皇神五帝聖也文目天藏  
述曰牟子不得其名當佛道未大行之日

而能為論援三家之事義比決優劣以祛  
世惑以禦外侮是殆大士示迹如來也使  
興平二年下邳相笮融起佛祠課人誦  
經浴佛設齋時會者五千餘人

述曰漢世人間建佛祠行佛事者始見之  
笮六嘗與一儒老共觀此文笑之曰為士  
夫而使後世書為學佛豈不恥哉磐應之  
曰學佛者豈不是為善之人乎為士夫而  
使作史者指為姦佞貪酷甚至於不忠不  
孝者斯可為恥學佛為善尚何恥哉儒老  
笑頷之

建安元年二十一祖摩拏羅至月氏國以法

藏付鶴勒那

十四年二十二祖鶴勒那於月氏國以法藏  
付師子尊者先是鶴勒那弟子竺大力等來  
雒陽與康猛同譯興起本行經忽於館所有  
白光見大力斂容有問曰此我師入滅之相  
大力康猛支曜康巨等皆善方言終漢之世



譯經三百餘部



魏都洛陽時天下

文帝受漢禪 黃初元年。吳主孫權於武昌建昌樂寺

五年月氏國優婆塞支謙來維陽謙受業於

支亮亮受業於支謙世稱天下傳知無出三

支謙細長黑瘦眼白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

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後避地歸。吳拜為

博士。西天沙門維祇難同竺律炎來。

吳譯經五部

六年陳思王曹植文帝弟每讀佛經輒留連

嗟既以為至道之宗極嘗遊漁山聞空中梵

天之響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音跋撰文

制音凡六契音義云傳為後式

明帝敬子

太和三年吳潘夫人於武昌建慧寶寺

齊王芳明

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康僧會

來吳國人初見咸驚異之吳主曰是漢明所

夢佛神之遺風乎乃召問之會曰如來遷化

已逾千載靈骨舍利神應無方吳主曰舍利

可得當為立塔若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謂其

徒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潔齋以懇求七

日無驗展至三七日衆且懼忽鏗然有聲視

餅中舍利五色吳主自執餅瀉銅盤中盤即

破裂火燒鎚擊一無所損因起浮圖置建初

寺名其地曰佛陀里

三年吳尚書令闕澤捨宅為德潤寺在四明

今名普濟澤吳主問曰孔子教化世俗老莊

放蕩山林何事佛為澤對曰孔老法天制用

不敢違天諸天奉行佛教不敢違佛以此言

之實非比對吳主曰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

東方澤曰永明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費

叔才等與西僧角法費叔才自感而死至今

百七十年離亂歲深方至於此

述曰三國之時各務戰守而於此道未之

能弘然吳之君臣稍有知者故建寺譯經奉舍利論佛教班班可見魏之境獨陳思王能知之蜀則茂聞意戰國還阻未便能至耳

嘉平二年中天竺三藏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戒立大僧羯磨受戒先是比丘出家特

剪髮而已未有律儀凡齋懺法事如祠祀狀及迦羅至始出戒本遂為日用

四年中天竺沙門康僧鎧至洛陽譯無量壽高貴鄉公帝孫

正元元年漢魏以來二眾唯受三歸大僧沙彌曾無區別曇摩迦羅乃上書乞行受戒法

與安息國沙門曇諦同在洛出曇無德部四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門朱士行為受

戒之始定羅此云法特曇無德此云法正今始祖法時至此土傳四分行十人受戒法為二祖至南山廣述疏鈔行於世為九祖甘露元年天竺沙門白延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六部無畏三藏至交州譯法

華三昧經 〇吳主孫皓不敬佛法毀廢寺宇詰康僧會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

曰明主以孝道治天下則赤烏翔老人見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涌嘉禾

生善既有徵惡亦如之它日宿衛治圃得金像皓使置穢處灌以不潔俄得腫疾占者云

坐犯大神皓悟迎像供事請會說法禮拜悔罪受五戒疾獲愈奉會為師復營立塔寺

四年二十三祖師子尊者遊化至罽賓國有外道詐為僧形以幻術入王宮奸犯妃后王

怒曰吾信事三寶而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害僧自秉劍至尊者所斬師白乳涌高數尺

王臂尋墮七日暴死自迦葉始祖至師子事

五年潁川朱士行時存姓講道行般若經講經每歎譯理未周乃發迹長安至于闐國沙門始得梵本般若國禁不傳東土士行請驗以火無損王信異乃許其傳士行即寄經東歸

因名放光般若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此五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卷二

晉陽洛

武帝司馬炎

泰始二年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佛菩薩

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競集瞻禮

四年沙門竺法崇至湘州麓山廟神請授淨戒舍廟為寺

○荊州都督羊祜日供給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有諸過賴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述曰晉書羊祜識前身是李氏兒能取所弄金環今此言前身造此寺者蓋前身之前身也世間罪福果報不差可知鑑祜能知前身者佛教謂之宿命通祜蓋學佛有得現身世間者

太康二年并州劉薩訶業弋獵暴卒兩人報

向西北行至地獄見金色聖人左右言是觀音大士謂訶曰汝罪應入地獄可往洛陽臨淄建鄴鄭陰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處頂禮懺悔又吳中二石像阿育王使鬼神所造能往禮拜不墮地獄又云凡為亡人設福七月望日沙門受夏此時設供彌勝若制供養物具須器器標題言為某人奉上三寶福施彌多沙門白衣見罪宿過能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罪即消滅如恥於衆前陳列可對像屢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遺漏非故隱蔽受報猶輕若善人誦經其地皆為金剛但肉眼人所不能見此僧傳所載極多

其塔飛至一山凡三止其處達乃即其地建精舍以奉塔塔有四明精舍三處是二年西竺沙門婁至來廣州譯十二遊經七年月氏沙門竺法護來長安青門譯正法華經及涅槃寶藏經等二百十部胡文九年洛陽大疫西竺沙門阿羅竭持咒法加水以治之梁所遇者皆老楚解反惠帝次子元康元年巴陵顯安寺生異木西天僧見曰此佛娑羅樹也于闐沙門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即朱士行寄歸本也永康元年會稽諸葛氏鏡自井出乃舍宅為靈寶寺度大永康中沙門義興廬于山上有童子來給薪水久而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今四明天永寧元年扶南國王遣使同西竺沙門那伽仙進縷金龍座佛象牙塔○西天沙門竺叔蘭白法祖支法度法立法炬共譯經百六十

五部炬譯有金貢太山贖罪經

永興元年西竺沙門祇域至洛陽指沙門竺

法淵曰此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此菩薩

天中來又云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望帝

所官闕曰大略似忉利天疲民之力不亦倭

乎未幾洛陽亂

懷帝熾武帝二十五年

永嘉四年西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石勒

屯兵葛陂沙門多遇害召澄試術呪鉢水生

青蓮華由是神敬及與劉曜戰以訪澄澄曰

塔鈴音云秀支替戾剛僕谷禿劬當秀支軍

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禿劬當捉

也洪此皆羯語言軍出捉得劉曜也三劉曜魏晉

於長安秀支替戾剛等北俗胡語也羯居謂

反北狄皆犬羊之種故謂羯羯羊也佛圖

澄梵語也又取麻油燕脂塗掌以示童子見

一人乘馬朱絲縛肋澄曰此劉曜也遂出戰

果生禽曜勒遂即王位國號趙勒愛子斌暴

卒歎曰吾聞扁鵲起魏太子乃令告澄取楊

枝呪水洒之遂蘇勒殂弟季龍立傾心事澄

無乘與升殿唱大和上至晉兵入淮季龍怒

曰吾奉佛反致寇佛無神矣澄曰王前身為

商經尉賓僧寺設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時

聖者記曰此檀越報盡皇晉地今為天子豈

非奉佛而致邊疆侵擾有國之常何為興怨

謗乎季龍乃悔謝澄將去入辭曰國家存心

佛理而布政苛猛致國祚不延也即安坐而

逝後有沙門自州雍還見澄入閭季龍發冢視

唯塊石焉季龍惡之曰石吾姓也葬吾而去

其能久乎未幾果亡試紆倫反扁補典反名

應真者阿羅漢應得真道也音育乘於用反

六年武邑太守盧欽請道安法師於郡講經

傾城人士來聽讚歎誼席○西域優婆塞聶

道真譯十住經等五十四部

愍帝諱鄴武孫

違興元年吳縣居士朱膺於松江瀆口見二

石像浮江而至背有銘曰維衛佛迦葉佛遂

迎至通玄寺後八年漁者得青石鉢二於江上歸以盛葷俄見佛像在鉢際識者謂前二像鉢遂送寺中

元帝諱睿宣帝曾孫遷都建康

太興元年詔沙門竺潛入內殿講經以方外重德令著履登殿

永昌元年西竺沙門吉友至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每

見王導解帶自若尚書令卞壺至壺音則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下令

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處之耳廷尉桓彝欲為友作目友曰吉友可謂卓朗彝絕歎服以

謂盡品目之極友善持呪所向多驗時號高座法師譯灌頂經等三部

明帝諱紹元帝之子

太寧元年帝手御丹青圖釋迦佛于大內樂賢堂又往興皇寺集義學沙門百員講論佛道三年漁人見海上有光網之得金像文

殊誌云阿育王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陶侃刺廣州得其像以送寒溪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夢寺火而此像屋獨有神護珍馳還寺果焚唯像屋存焉侃移督江州遣舟迎之至江上溺乃反水中不可獲

成帝諱衍明帝之子

咸和元年西天沙門竺慧理至錢唐武林山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此地邪因

名天竺山飛來峯建寺曰靈隱仙翁葛洪書額寰宇記此山名稽宿以許由隱居于此故易名靈隱

三年蘇峻為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明帝所畫釋迦像不壞帝敕著作制衣頌以彰聖德

四年丹楊尹高悝音快旦行張侯橋望浦中五色光遣握之得金像而無光跌迎置長干寺

郡人網得銅華趺上有梵書云阿育王第四女造敕置長干像又四十年合浦人采珠海

池六

五

中得金光救安像上宛然如故

五年許詢以會稽永興新居為崇化寺建塔

四層物產既罄猶乏相輪一朝風雨輪盤自

備當時訪知剡縣飛來○詔會稽寶山法義

法師入禁中傳授五戒

咸康元年沙門支道林譯方等法華經

二年尚書令李邕舍句容宅為靈曜寺

六年右將軍王羲之為西天達摩多羅於廬

山建歸宗寺 ○庾冰輔政議沙門盡敬王

者尚書令何充等議曰武皇以盛明革命明

帝以聰聖玄覽豈此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

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耳疏三

上冰議遂寢○沙門白法祖與道士王符議

論符屢屈乃偽作老子化胡經後法祖亡有

李通者果死見祖法師在冥府為閻王講楞

嚴三昧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講經又見道

士王符身被扭械求祖法師懺悔閻王訶之

曰汝造言謗佛待世間偽經盡毀汝罪方脫

補注云其文本一卷其後增為十一卷第一卷談化劇真胡王第二卷俱薩羅國降伏外道第七人第五卷維衛胡王經十二年皆尚竊佛安置自康帝帝諱之建元元年中書令何

充舍宅為建福寺以居北丘左有左淨檢於

本法得戒一旦有天女乘光下庭中忻然攜

手揖別弟子躡光上并充性好釋典崇修佛

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阮裕

感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

曰我國數千戶郡尚未得卿圖作佛不亦大

乎時却惜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

信釋氏謝萬譏之曰二都諡於道二何安於

佛

穆帝諱冊康帝之子



升平元年敦煌沙門單道開至建康不畏寒

暑晝夜不臥日行七百里後入羅浮山石室

坐亡

五年上有疾召高僧法開視脈知不起不肯

進藥后怒囚之俄上崩獲免或問曰高明剛簡

池六

六

何以醫術經懷師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疾  
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孫綽曰才辯縱橫以數術通大教其開公乎  
哀帝諱玉成  
興寧元年詔以瓦官窟地賜沙門慧力建瓦  
官寺時朝賢注疏者不過十萬貫西顧長康  
素貧注錢百万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畫維  
摩像將點眸子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  
第二日開見者五萬第三日開見者任例責  
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果得錢百萬  
二年詔法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後辭還刻  
山詔支道相繼講法一時名士與結方外之  
友劉系談莊子以適性為逍遙道曰桀跖以  
殘虐為性豈亦逍遙乎王濛極思作數百語  
道曰與君別久而所見不長何邪都超問謝  
安曰道談何如稽中散安曰稽盡力道才得  
半耳道嘗寓書於潛求買沃洲山小嶺潛曰  
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廢帝諱奕英  
太和二年支道表求還山詔建沃洲寺以居  
之道每講多會宗遺文為守文者所陋謝安  
聞而歎曰此九方歎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  
駿也嘗講維摩於山陰處士許詢為都講詢  
發一問衆謂道不能通道通一義衆謂詢無  
以難池六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為衆說法華  
維摩聽者如市七  
簡文帝諱昱成咸安元年有烏來巢太極  
殿帝召曲安遠筮之曰西南有女人師能除  
此怪時尼道容住歷陽烏江寺召至都以華  
置席下驗凡聖容所坐華不萎謂帝曰陛下  
當奉行八關齋戒自然消弭灾怪帝如言行  
之羣鳥運巢而去敕建新林寺以居之○沙  
門竺法曠入京師行齋懺懺祿星既而星沒  
二年敕長干寺造三級塔畢功之日光照欄  
宇○帝嘗幸瓦官寺聽竺法汰講放光般若  
每讀佛經以為陶鍊神明則聖人可至



孝武帝 諱曜簡文帝第三子

寧康元年大司馬桓溫卒初溫在姑孰有異  
足來見因求浴溫竊窺之見尼保身以刀破  
腹斷兩足出謂溫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  
溫每有異志故足見戒及簡文崩諷朝廷加  
九錫謝安王坦之聞溫病篤密緩其事文未  
成而死其後子玄遷安帝而自立為義兵見  
殺

述曰桓彝守宣城死於蘇峻之難忠矣子  
溫握兵以窺朝廷亂矣溫子玄藉父之資  
終為僭逆身死家亡賊矣後世修史置彝  
列傳溫玄四夷傳辱先世為多矣玄南面

八十日其迹似王莽而不能久世為權臣  
而卒自陷於亂賊其可為後世戒

王坦之為中書令與沙門竺法汰甚厚每共  
論幽冥報應要先死者報其事後師來云貧  
道已死罪福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  
明耳言訖不見道安法師於襄陽檀溪寺建

浮圖銅像 其語浮圖又寧塔波能自起行至

方山光明燭天頌都瞻拜高士習鑿齒詣安

自稱四海習鑿齒安答曰彌天釋道安時以

為名對上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

人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奉給

二年竺潛法師亡詔曰潛法師捐宰相之榮

池六

襲緇衣之行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

用痛于懷可賜錢五十萬助建瑩塔

太元元年西天沙門涉公至長安秦主苻堅

尊奉之常呪龍致雨以濟時旱國人賴之○

慧永法師至廬山居西林香谷潯陽刺史陶

範舍所居以為寺

四年秦人攻拔襄陽獲道安習鑿齒送往長

安秦主苻堅喜曰晉平吳會利在二陸今破

襄陽獲士裁一人半堅出東苑命安同載僕

射權翼諫曰道安毀形不可參乘堅怒曰安

公道德所尊乃令翼扶安登輦安入閔沙門

皆隨師姓安曰師莫如佛應沙門宜以釋為

姓及增一阿含經至有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蓋田得古鼎腹有篆文朝無識之者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秦主敕三館學士有所疑皆以問安國人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安貌銳而姿黑喜談論故諺曰漆道人驚四鄰左臂有肉方寸隆起如印世號印手菩薩

六年帝於內殿立精舍奉佛召沙門名德者居中行道○慧遠法師安公自襄陽至廬山立龍泉精舍初師至山夢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它往夕大雨雷電見林壑廣開素沙布地揆捕文梓縱橫充斥九江刺史相伊池云

乃為建寺曰東林殿曰神運師於江上禱請陶侃文殊像忽浮出水乃迎置殿造重閣以奉安之○沙門法正譯千佛名經等百十一部十六年罽賓沙門眾至江左凡水自西而東為背北為左南為右手則江當稱江右也今稱制西為所右者同坐此誤此說得之儒宗先生云

譯三法度經等三部

十九年江陵城北有五色光沙門曇翼得金

像于土中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乃迎置

長沙寺智者發願於長沙佛前即此像北岸別傳注指天人感通傳長沙寺在荆州北

法師渡江造東西二寺自晉宋齊梁陳氏常

及萬僧隋初名僧三千五百當途講說者五

十三人別院大小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夏別

千人寺屋各及萬間○虔士戴遠欲造丈

六無量壽佛像以古製朴拙乃密采眾說積

思三年刻雕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鄰起見

而作禮方撮香在手忽勃然煙上極目雲表

眾皆歎其神感○罽賓國沙門僧伽跋澄

來長安譯雜毘曇婆沙論○龜茲國音丘沙

門鳩摩羅什至長安秦主姚興館于逍遙園

譯大品般若經

安帝諱德宗武帝子

隆安二年長安沙門法顯往天竺求經○

栢玄輔政勸上沙汰僧及詔曰有能伸述經牒演說義理律行修正者並聽依所習餘悉令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法師以書力辨事遂寢

五年秦羅什法師於逍遙園譯妙法蓮華經秦主於草堂寺與三千僧手執舊經重加參

定敕僧碧喈等諮受什旨以僧尼多濫令僧

碧為國僧正秩同侍中給車與吏力法欽為

僧錄僧遷為悅眾班秩有茗也楚宜反不齊等

加反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謂白身從人非藉刺軍兵○

戴顓達之子才巧如其父江夷嘗託顓造觀

音像積年未成夜夢人曰江夷於觀音無緣

可改為彌勒顓即馳報而夷書已至俱於此

夕感夢及改造彌勒觸手成妙其像在會藉龍華寺

元興元年秦羅什法師自弘始四年以來譯

遺教經維摩詰經大智度論成實論等九十

八部秦國譯經沙門佛馱邪舍功德華無垢

眼法稱法海童覺竺佛念眾現法喜眾天十

師譯經二十三部

二年栢玄歆重申庾冰之議令沙門盡璫者

遠法師致書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玄得書即

下令不行師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以警當

世論見廬山集敬者拜也不敬者不拜也重音仲再也○西竺曇摩流

支至秦與什法師同譯十誦律 ○初東土

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法師

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

哉乃著法性論其要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

得性以體極為宗後羅什見論歎曰晉人未

見經間與理會師聞羅什入關通書申好什

答書并偈秦安城侯姚嵩寄羅什新譯智論

祈師為序師以文廣鈔二十卷而別序之○

羅什弟子有生摩融叡時號關中四聖道生

者初入廬山蓮社後至長安從羅什見法顯

譯涅槃經云六卷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曰

阿闍提人此云不信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

池云

十一

此經來未盡耳乃唱闡提之人皆當成佛衆以為邪說背經於律當擯生對衆誓曰若所說契合佛心願舍報日踞師子座於是束身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為點頭後還廬山聞曇無讖重譯涅槃至聖行品果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尉喜不勝嘗謂聖教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於是檢閱真俗精練空有乃著善不受報論頓悟成佛論佛性常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競起一日升座說法俄見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僧摩初見什什曰法中龍象也著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不真空論涅槃無名論抄名什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也天台宗謂什摩多附通義 ○道融從羅什久之師子國婆羅門馱其書至關中乞辨論什令融當之融先閱外道經書使人錄其目秦主

大集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十倍之乘勝嘲曰卿乃未聞大秦有博學者乎婆羅門媿服再拜而去 ○僧叡初遊外歷諸國後入廬山遠師社來京師止烏衣寺講說久之入關中從羅什風神明澈見者畏敬秦主因朝會指師謂姚嵩曰四海僧望也義熙二年師子國獻白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遠法師所居東林流泉匝寺下入於溪師每送客過此有虎號鳴因號虎溪後送客未嘗過獨陶潛道士陸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帝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 ○屬賓沙門佛陀邪舍此云覺明至涼州誦出四分律與竺佛念同譯四年遠法師以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乃令弟子支法領等往天竺尋訪獲梵本於于闐遇佛陀跋陀羅乃要與東還六年初劉程之入廬山依遠法師念佛師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吾何

以為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彌陀佛放光摩頂即對像焚香祝曰我以釋迦遺教知有西方淨土願持此香先當上奉釋迦世尊次用供養阿彌陀佛願賜攝取第一奉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由持此經言已卧床西向而逝程之有隱德謝安劉裕相

推薦甚力辭不屈乃旌之曰遺民

○周續之幼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預遠公社布衣蔬食終身不娶世稱通隱 ○雷次宗入廬山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公亡與子姪書曰吾託業廬山事釋和上二十年淵匠既傾

良用亦喪及今未耄尚可厲志成四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勿以家務相聞

七年初沙門法顯西遊經三十餘國至中天竺登閣崛山見老僧揖之不顧有年少來問之對曰大迦葉尊者也追之不復見顯以經像附商人至師子國泛南海達青州而還至

揚都譯大般泥洹經五部大藏有顯法師傳述曰此土沙門西遊者始於朱士行而唯及於西域于闐實葱河之東境耳至顯師則西踰葱嶺遠屆五天復能取道南海東還晉地求法之勤以此師為始也

八年罽賓國佛馱邪舍至廬山預蓮社先於

池六

十三

秦國譯四分律長阿含又與羅什對譯十住婆沙論以髭赤髻為赤髭論主 龜茲國曇無讖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留之譯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後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人刺於路初識出關謂送者曰業期至矣既西遜悔白日見神人以劍刺之遂卒識在涼與道曩諸師譯悲華經等

述曰罽賓害師子而臂墮命終沮渠刺無識而神人加刃或謂聖師通達宿業方圖償債豈當使之受報若是意者護法之神怒其干犯尊境而前人熾惡之心自是以召之非同常人互相責報之比也

一〇〇八

九年迦維衛國沙門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至廬

山入社遠法師請譯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

耽禪悅 十年廬山西林永法師示疾忽合

掌西向曰佛來也安坐而化異香七日方歇

遠法師居東林三十年師居西林亦如之鎮

南將軍何无忌至帟溪召之遠師久持名望

從徒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公納衣

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无

忌歎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胙形定反

滕以十二年遠法師久修淨業三瞻佛相以是年

八月六日感佛來迎倏然神化遺言露屍林

下弟子不忍乃奉全軀葬于西嶺 謝靈運

製碑張野作序宗炳復立碑于寺門初師在

山行道名儒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

野張詮沙門永法師慧持遠師之弟 道生曇

順從羅什 慧叡曇恒道丙曇誥道敬皆遠

子佛馱邪舍劉賓國人佛馱跋陀羅迦維衛

常同遊止世號廬山十八賢 復與僧俗百

二十三人結社念佛令劉遺民著誓辭共期

西升謝靈運負才傲物一見師肅然心服為

鑿東西二池種白蓮因名白蓮社靈運嘗未

入社師以其心雜止之嘗以書招陶潛潛曰

許飲即往師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所著

法性論不拜王者論等及詩序銘讚凡十卷

號廬山集白雲端禪師

來越上遇照律師與之囑其開板照師為

序有云王荆公言晉人為文無如遠公

述曰佛法起於漢至晉而益盛然競演經

論各事專門獨東林法師始以念佛三昧

之道開先一時貽則千古蓋知其為此土

人根為道之要故能結社招賢來名儒而

致高釋臨終神化感佛迎以獲往生斯為

一生取證永居不退之至道也師之言曰

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凡在修門請事斯語

云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

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丈夫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居靈運後顓憾之

十三年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翔集座隅如聽受狀越七年雉殞志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家志詰朝遣問之如其言王氏一日設齋

志方踵門兒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此我

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果有雉毳三莖七歲令

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曇翼初

詣廬山依遠法師續往關中見羅什後東遊

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越十二年有女子

身披彩服攜筠籠盛一白豕兩根大蒜至師

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夕矣豺狼當道歸無

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甚堅女哀鳴不已遂

以草牀居之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案摩師乃

以布裹錫杖遙為案之翌旦女以彩服化祥

雲豕變白象蒜化蓮雙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晉

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衆特來相試觀

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染汚既而天上雨華地皆震動鄉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

顓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光射庭際隱

然金石絲竹之音訪知普賢示化遂以師道

行上聞于朝敕建法華寺今天師既亡縻真

身留山中唐武宗廢法藏像寺南樹中沙

門法莊為遠法師弟子誦法華為常業鄰人

夜間見師房前有兵仗翊衛之狀道俗傳聞

莫不尊敬 ○沙門曇遠止河陰白馬寺日

誦正法華兼通講說夜夢一人叩戶請法師

九旬講經遠不允固請乃赴忽見身在白馬

塢神祠弟子一人亦預自是每日密往一旦

寺僧過祠下聞講說之聲見對設二高座異

香郁然夏竟神施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五

十疋用充講觀師即咒願受之

十四年吳內史孟顓請佛馱跋陀羅於建業

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

池出灑掃研墨時慧嚴慧觀為筆受

恭帝德文安

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瓦官寺鑄釋迦

佛丈六金像畢功之日放光滿寺傾都人士

咸致供養宋高祖劉裕受

永初元年帝設齋內殿令沙門道照陳詞至

百年迅速苦樂俄頃之句帝善別賜觀金三

萬帝始生有神光之異既長遊下邳

遇異沙門於逆旅曰天下喪亂拯之者其君

手時患手瘡沙門以黃散藥留之忽不見以

藥傅瘡一治而愈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

堂前有五色龍章僧驚以白帝帝曰上人無

妄言冀州沙門法稱謂其弟子曰嵩嶽神言

北

十六

江東有劉將軍漢之苗裔應天受命吾以壁

三十二枚鎮金一鉞為信帝聞之令釋慧義

往嵩山求之俄夢長須翁以杖指石下來日

詣廟所石壇求之果獲因得獻上帝夢異僧

語之曰君前世曾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報

斯位司徒王謐見東掖門地有光掘之

得金佛一軀高七尺二教置臺中供養○

車騎范泰於宅西建祇洹寺謝靈運於石壁

山建招提寺○黃龍國沙門曇無竭與僧

猛等二十五人往西天求經越二十年唯無

竭還揚都譯經少帝義符高

景平元年勸賓沙門佛陀什於揚都龍光寺

譯五分律南山云四部之文無越斯

文帝義隆高祖元嘉元年勸賓國沙門曇

摩密多至建譯禪經觀普賢行法經等十部

自袁皇后皇子以下傾都禮敬○西天沙

門置良邪舍譯觀無量壽佛經

述曰文帝嗣位之初觀普賢無量壽二經

同時而至至今持誦者為尤盛是知元嘉

之際尊敬大乘五國來貢咸贊奉法自渡

江以來未有此時之光大也

二年詔於京師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

道祐往鄒縣修阿育王寺掘地得金合盛三

舍利佛爪佛髮詔建浮圖三級

池六

七



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杯渡行荷蘆圈求遠反以蘆廣陵為開如圈也李氏飯僧渡以圈置庭中坐席上食畢提其圈呼曰四天王時有童子見中四小兒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已失所在 ○西天沙門伊葉波羅來彭城譯經 ○徐州刺史王

仲德於宋王寺造丈六金佛每有寇難則躡流汗 四年涼州沙門智嚴譯瓔珞本業經等十四部 ○沙門慧琳以學得幸詔與顏延之同議朝政琳著高履披貂裘孔顛戲之曰何用此黑衣宰相嘗著黑白論與佛理違戾衆論排之明見集琳後感膚肉糜爛歷年竟

死時以為叛教之報 五年迦毗羅國月愛王師剎利摩訶王皆遣使入貢帝答摩訶王曰此小乘經甚少國中所有幸皆寫送 六年帝幸祇洹寺觀度童子慧基 七年訶羅陀國入貢其表曰伏承聖上信重

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微心 ○初帝聞罽賓三藏求那跋摩名此六功德詔文州遣沙門道敏抗海邀之跋摩忻然附舶至廣州上遣使迎至金陵命居祇洹寺僕射何尚之等並師事之請講華嚴前覺賢譯六十卷者以未通華言禱於觀音夜夢力士易其首旦

起猶覺微疼遂徧曉東語帝嘗問曰朕欲齋戒不殺迫於徇物不獲于志對曰帝王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已將何以濟帝王以四海為地民為子出一嘉言士民咸說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則風雨應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德亦大矣寧在輟半

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弘濟邪帝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謂盡天人際師在祇洹講麟十地品帝率公卿曰集座下法門稱榮 十年訶羅單國入貢表稱常勝天子陛下 ○西天僧伽跋摩至建康敕住平陸寺為京師沙門慧照三百七十人渡

池六

十八

蔡洲岸於船中再受具戒或問其意照曰以  
疑先受若中若下更求增勝故須重受依本  
臘次重直用反再也

述曰此由照等先受戒不如法故於船上  
結界攝僧以便行事耳今人年少輕心受  
戒不知方便不能有所感發尚未沾於下  
品則於再受誠得其宜薩婆多論云重受  
增為吐本夏不失若此則中下尚須增受  
況未能感發者乎或問先已聞羯磨今若  
再受則先聞成盜聽者然於當時輕心無  
知既不能領聖法尚何盜聞之咎明律高  
德更須一評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  
受戒為震旦戒壇之始時師子國比丘尼八  
人來未幾復有尼鐵索羅三人至是為十眾  
乃請僧伽跋摩為師為景福寺尼慧果等於  
南林戒壇依二眾重受具戒度三百餘人直重  
再用也反

述曰僧史略之言云漢度阿潘受三歸也  
晉度淨檢從一眾也二眾得戒自此年慧  
果始也

十二年闍婆國入貢表曰宋國大主大吉祥  
天子教化一切降伏四魔轉尊法輪度脫眾  
生我等在遠亦霑靈潤 ○慧詢律師善僧

祇十誦律製文敷演此解十誦之始也 ○  
敕尼寶賢為京邑左僧正 ○帝謂侍中何

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若  
求性靈真要則必以佛理為指南近見顏延  
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並見弘明達  
至理開獎人意若率土皆淳此化則朕坐致

太平矣尚之曰渡江已來王道周顛庾亮謝  
安戴逵許詢臣高祖兄弟何亮兄莫不稟志  
歸依夫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  
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旨所謂  
坐致太平者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滅暴靈塔  
放光符鍵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至土木

之功雖若糜費然植福報恩不可頓絕尚之  
又曰夫禮隱逸則戰上息貴仁德則兵氣銷  
以孫吳為志動期吞并則將無取乎堯舜之  
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說曰釋門之有卿猶  
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 ○  
沙門功德鎧功德賢諸師譯經九十部 ○

竺道生卒於廬山立佛性義為帝所重三弘  
范泰與之為友帝設御齋親臨地坐食至衆  
疑非時律以過午為非時帝曰始可中矣謂午時始中生  
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取筋便食  
一衆歎其機辯 ○曇摩密多於鄒縣建阿  
育王寺塔 十三年詔求沙門能述生法

師頓悟義者庚登之以法瑗瑗音援見  
瑤申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沒微  
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湘宮寺成召師居  
之帝每臨幸聽法 ○簡靜寺居智道罷道  
適梁羣甫生子七歲家貧無衣思為居時有  
素絹所書法華經即浣搏為衣著兒體忽遍

身生瘡白蟲周匝號叫旬餘而死聞空中告  
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  
十四年初都人孫彥曾家世奉佛有妾王惠  
稱常誦法華忽見江浦有光掘之得金佛一  
軀光有銘曰建武六年庚子官寺道人法新造  
前稱建武者唯晉元帝而止及元年 ○尼道壽誦法華滿三千

徧每見光瑞空中有寶蓋垂覆頂上  
二十年沙門慧嚴卒帝詔慰曰嚴法師氣識  
淵遠道學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  
五萬布五十匹  
二十二年初范畢音兼負才不得志與孔熙謫  
廢立事敗死獄中祇洹寺沙門曇遷素與畢

友賣衣孟為營葬具  
魏世祖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無遺  
此事 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司徒崔浩奉道  
士寇謙之詔天下焚毀經像塔廟誅戮沙門  
詳見通鑑 二十七年王玄謨北征失律蕭  
志第四卷 斌欲誅之沈慶之諫曰佛狸魏世祖小字威震天

下豈玄謨所能當殺戰將徒自弱耳乃止初  
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可免  
仍口授其經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  
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  
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念不離心既覺誦之  
不輟忽唱停刑後官至開府年八十二〇二

十九年魏文成即位大復佛法

孝武帝駿文

○敕沙門慧璩為京邑都維那

○文帝諱日上於中興寺建八閔齋中食竟

後臣袁敏孫等更進魚肉帝怒並與免官

○召沙門道猷入內殿說法上稱善敕為新

洪

二下

安寺法主 ○吳興沙門僧瑜初於廬山建

招提寺常持法華是年六月謂友人曰結累

三塗情形之故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

轍獨何遠哉遂別衆入柴龕端坐誦藥王品

發炬以焚衆見紫氣騰空旬日所居生雙桐

樹識者謂是娑羅雙樹之兆

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設齋  
忽有異僧見于座衆驚問之對曰慧明自天  
安來言訖不見因詔改為天安寺勅沙門道  
溫為都邑僧正○西天沙門功德直至荊州  
同玄暢譯經直每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五年廬陵太守周湛進金像高九尺三寸言

僧法均夢中獲之因尋訪至三曲江光浮水

面求之果得獲既而長沙郡進金光趺云漁

人得之水上安其像如一 ○魏使李道

固來朝帝以中興寺僧鐘有才辯召為館伴

與語不已過中不食道固曰無乃為聲聞邪

鐘曰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

說法時稱名對

六年四月八日帝於內殿灌佛齋僧 ○沙

門惠簡等譯經二十六部

七年竹林寺沙門慧益誦法華誓焚身帝遣

使諫不聽以佛生日詣闕辭帝囑以佛法往

鍾山入油鑊以吉布纏身焚之帝駕往勸止

不從衆聞誦藥王品忽聞笳管之聲異香分  
馥夜帝夢師囑付護法翌日設大會詔於焚  
身處建藥王寺

八年十月制沙門盡敬君上沙門僧遠聞而  
歎曰我自出家為僧何關帝王事邪即日拂  
衣歸鍾山

前廢帝子業武帝太子景和元年正月制停沙門

致敬 ○沙門法益等乞泛海徃天竺請未

乘經法至廣州值海寇作難不果徃

沙門覺壽譯沙彌塞律一部

明帝或文帝子泰始元年詔於建陽門置興

皇寺教沙門道猛為綱領帝曰人能弘道全

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乃有光世望乃下

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所賓友可月給錢

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

一乘又詔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一作

者女樂作技者訓藝今稱法技則是親信

法門 懂權 鼓 鼓 衆 藝 之 名 或 稱 釋 部 威 儀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及車輿吏力

二年寶誌大士徃來皖山在 郢 州 板 橋徒跣著錦  
袍以翦尺鏡拂拄杖頭負之而行兒童見者  
譁逐之或徵索酒或屢日不食嘗遇食贍者  
從求之食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歌吟如識  
記初金陵朱氏聞兒啼鷹巢中舉以為子七  
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俗呼為誌公

李 白 讚 刀 齊 尺 梁 佛 迷 陳 蓋 是 謎 語三年帝幸莊嚴寺觀

三教談論 ○周顒遷直殿省時帝好玄理

而遇人慘毒不敢顯諫輒舉佛經罪福事帝

為之遷善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道

人智林遺書以贊美之 ○敕左淨秀所居

為禪林院秀有神異感娑伽羅龍王兄弟來

護常有三十二童子功德天善女天以任驅

役是 三 十 二 童 天 應 所 服 袈 裟 色 如 熟 椹 見 諸 左

不如法即行摩那埵懺悔之法懺 悔 意 喜 由 懺 悔 故 自 意

歡 喜 亦 使 衆 歡 喜 也自是京師二部莫不精持嘗遊

兜率天持波利麩謂其師曰可齋堂中坐禪

沙門 ○逸士顧歡作夷夏論以佛道二

池六

共三

教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歡雖同二法而  
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沙門通公為論以駁  
之謂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叢軫既  
殊其歸亦異常侍何鎮之亦以書詒歡言道  
家經籍簡陋如靈寶妙真之類法華制用  
尤拙上清黃庭餐霞咀石非徒法不可效道

亦難同雖五千之文稍長終不若三乘共引  
九流俱接之為得也出弘明集及南史顧歡傳 ○沙門

竺法眷等譯無盡意經等十二部 ○帝聞  
廬山陸脩靜有道築崇虛館以禮致之順風

問道朝野歸心  
後廢帝皇明帝太子

元徽三年定林寺法獻往天竺求經至于闐  
國得佛牙舍利法華提婆品以歸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

昇明元年敕沙門法持為天下僧正

齊建

高帝蕭道

佛祖統紀 卷三六



建元元年帝幸莊嚴寺聽僧達法師講維摩

經御座稍遠中書令張緒請遷講席以鄰帝

座 二年益州刺史傅琰言沙門玄暢建

齊隆寺感青衣神人遶山守衛敕蠲百戶用

充資給 帝幸鍾山僧遠所居遠牀坐辭以

老病不出迎以房門狹不容車遣使特勞問

三年中天竺沙門曇摩邪舍譯無量義經

四年詔沙門法頽為京邑僧主 詔迎皖

山誌公入京公務其面為十二面觀音帝以

其惑眾惡之 武帝順高帝太子

永明元年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戒帝徵時

避難揭陽山中累石為浮圖忽有一樹生其

側狀如華蓋 ○西天沙門達摩提來譯

提婆達多品 鍾山僧遠居山五十年天

下仰其高德及亡帝致書尉弟子法獻曰承

池六

共四

○敕長干寺玄暢同法獻為僧主分任江南

北事時號黑衣二傑  
 二年詔沙門僧鍾見于乾和殿但稱貧道帝  
 問僕射王儉曰古之沙門何所稱對曰漢魏  
 此道未盛無所傳聞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  
 使預座晉之中世庾冰相玄欲使盡敬事竟  
 不行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尚乃稱名况  
 復餘者揖拜則非制稱名亦無嫌  
 四年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山見崖間光燄  
 燄乃鑿石為彌勒佛纔成面像初是晉世有  
 沙門曇光至剡山石室宴坐有雕甍丹楹造  
 前依足與授三歸並即引去已而山祇盛飾  
 來見光為說法神奉山以結伽藍名曰隱岳  
 同學干蘭復創寺於旁曰玄化護既造像乃  
 即像所建剎名石城與兩寺鼎足而居齊末  
 沙門僧淑來繼其功至梁武帝舉兵東下用  
 度不足建安王偉文帝弟取襄陽銅佛毀以  
 為錢富僧藏繼舉兩反漢志藏繼多如毒書  
 後刺江州感惡疾有始豐縣令陸咸今天夢

沙門三人謂曰建安王淝患由於宿障剡縣  
 僧護造彌勒石像若能成濟必獲康復咸還  
 都經年出門遇僧謂曰建安王事猶能憶否  
 忽然不見咸大感悟遂以白王即召定林寺僧  
 祐律師因舊功鑿入五丈楚限反平木至  
 天監十五年畢功像身光燄通高十丈王疾  
 既愈遂留神釋學益悟佛理唐道宣律師見  
 天神謂曰師即僧護僧淑僧祐後身故世稱  
 為三生石佛云出南史及劉勰石像碑天人  
 并錄感通傳欲備見三生事迹故  
 徒竟陵王王子良居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  
 法造經唄新聲數營齋戒躬為僧倫賦食行  
 水嘗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  
 行法門因著淨住子二十卷及三寶記 ○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誦觀音數萬遍夜夢僧  
 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焉至當為申延後六十  
 日乃亡霽廬墓哀慟常有白鶴雙翔廬前史南  
 劉歊隱居求志事母兄以孝悌母每病夢歊

進藥翌日有間弟劉訐精意釋典歆聽講鐘

山諸寺因共卜築東澗訐常著穀皮冠披納

海遊山澤輒留連忘反南史

六年僧伽跋摩於廣州竹林寺譯善見毗婆

沙律 七年平原居士明僧紹舍攝山宅為

棲霞寺 帝以誌公幻惑俗眾收付建康獄

是日國人咸見大士遊行市井其夕語吏曰

門外有兩輿食為我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

陵王送供至建康令以聞帝悔謝奉迎至禁

中館于華林園 ○竟陵王於弘濟寺講

成實三論夢中作維摩一契命僧辯傳詠之

羣鶴飛舞于階詠畢而去 ○五天沙門摩

訶乘德進等譯諸經律

八年帝不豫詔諸沙門祈佛聖僧至七日感

天香滿殿聖僧影迹堂內金錫振響已而康

復 ○晉安王蕭子懋年七歲母阮淑媛病

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漬銅罌中王流

涕禮佛曰若阿姨因比和勝願華竟齋不萎

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須母疾

遂愈當世稱其孝感

十一年誌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未幾

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

明帝鸞高帝兄 建武二年召劉蚪為國子

博士不起蚪隱居江陵沙洲衣麻辟穀六時

禮佛注華嚴經以頓漸二門判教又注法華

經躬自講說是年冬有白雲徘徊欄宇異香

入戶聞磬聲而卒 四年誌公於平旦出

宮門忽曰門上血腥及帝遇害果以犢車載

屍出此門頸血流墮門限徐陵兒時父攜之

以候公公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永泰元年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

寒瓜豫章土俗不產曇恭歷訪俄遇一僧我

有兩瓜分一相遺忽失所在及父母卒曇恭

蔬食終身晝夜哀慟門外有二冬生樹有神

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侍衛之儀家人咸共

禮拜久之乃滅時人號為滕曾子



東昏侯 寶卷明 帝次子

永元元年扶桑國僧慧深來京師言其國在

大漢東 海外多稱中國為 漢者存舊稱也 三萬里宋大明五

年 宋孝 武 爰賓國沙門五人至其國流通佛法

棲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去東岸一

萬里海水碧色甘香扶桑在碧海中央

萬里大帝太真所治林木如桑兩兩同根

更相依倚故名扶桑仙人食其榘體作金

色今慧深言去東三萬里當是遠人不測

此中地里故言若此

瓦官寺有師子國王像戴安道手製佛像五

軀額長康維摩畫圖世謂之三絕東昏侯取

玉像為潘貴妃毀作釵釧都人為之歎恨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卷末 地六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四

梁 武帝 蕭 武帝 蕭

天監元年帝夢釋迦檀像入國 天竺 漢 乃

遣郝騫等 各 黑 池 往西竺求之。于陀利國入

貢云其王夢異僧曰東土有聖王出十年之

後佛法大興。制僧尼犯過並依佛律行罰

。庾詵少與帝善及起兵署為記室不就山

居蔬食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於後夜見一道

人自稱頽公呼詵為上行先生後寢食驚覺

曰頽公復來吾其去矣舉家聞上行先生已

生淨土詔謚真節處士

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誌指喉及頸 講 也

享國幾何曰元嘉元嘉 年 宋 文 帝 元 嘉 至 三 十 嘉

也帝臨政苛急誌假帝神力見先君受苦地

下由是卹刑嘗詔張僧繇寫誌真誌以指勢

破面門出十二面觀音。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時法雲雲光二師每講法華。天華飛集。帝以其證聖於便殿。夜焚香請誌公及光雲齋。翌日誌公獨至。扶南國沙門曼陀羅來進珊瑚佛像。詔譯經於揚都。四月八日帝於重雲殿親製文。率群臣士庶二萬人發菩提心。永棄道教。其文云。願使未來生世童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成佛道。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侯王宗族。並棄道教。舍邪歸正。

三年。帝御重雲殿講經。以松園寺法彪為都

講彪先一問

帝方酬答。載索載徵。並通

玄妙

○帝嘗夢神僧曰六

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普濟群靈。帝乃披覽藏經。創製儀文。三年乃成。遂於金山寺修供。命沙門僧祐宣文。大彰感驗。具事光顯。敕於舊宅建光宅寺。因宅七日放光。

故以為名。教法雲法師為光宅寺主。創立僧制。為後世法。沙門智稜善涅槃。淨名尤通。莊老。後值寇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為黃冠。見道家諸經。略無宗旨。遂引佛教為之潤色。解西昇妙真諸經。義皆自稜始。武帝未捨道教。時引稜於五明殿。豎義暮年為諸道士講。西

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上。委頓而死。眾以為

叛教之報。僧鏡

五年。扶南國沙門僧伽波羅來。

六年。御注大品般若經。詔光宅雲法師為百

僚講說。

十年。中天竺釋迦檀像至。帝率百僚迎入太

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結是弓刀。並作蓮

華塔形。反。續。戶。怪。也。初。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

詔。西行求像。至舍衛國。北。云。開。物。焉。從王請

像。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

匠更刻紫擅人圖。一相。卯時。運手。午時。已就

頂。放光明。降霏香雨。鸞負像東還。及渡大海。

嘗聞甲冑之聲在後忽異僧禮像而言曰毗舍羅神王護像至彼廣作佛事言訖而隱其後元帝於荊州城北造大明寺奉安其像。詔僧旻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劉業問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多申儒旨旻曰昔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為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有沙門道超慕旻講業誓欲齊之夢天神告曰旻公於毘婆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何可類及。何胤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通其旨後隱居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益從接通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何氏三高。謝靈運池七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群守與義學沙門互講經論徵士何胤自武丘出赴高祖在下如飛雪帝以亢陽問誌公公曰雲能致雨帝因請講法華至其澤普洽即大靈儀同衣昂家有常供養僧發願欲如師慧解夢一僧

謂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及。上集諸沙門製文立誓永斷酒食其略云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若飲酒放逸啖食眾生乃至乳蜜酥酪願一切鬼神先嘗苦治弟子將付地獄衆生成佛猶在阿鼻僧居飲酒食肉亦應如此加治是時復集僧居一千四百四十八人於華林殿請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慈悲種子之文上親席地與衆同聽十一年敕寶亮法師撰涅槃經疏上親為製序十二年特進沈約著中食論謂勢利榮名妖妍靡曼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惑不能得道故聖人禁此三事云云十三年初誌公嘗與帝登鍾山指獨龍岡曰此為陰宅先行者得之是年順化於華林園佛堂帝憶其言詔有司具葬此地建浮圖五級其上車駕臨葬致奠忽見大士涌身雲間乃為立開善寺

十五年西天沙門自圖其形于吳中靈巖寺像遇夜起行道祈禱神應後有梵僧曰此智積菩薩也。華陽真人陶弘景建菩提白塔于三茅山嘗夢佛授記名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之。梁書

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宗廟薦羞始用蔬果。禮記祭統

述曰祭天地祀宗社必殺牲以備物皇王以來用以為法有國家者掌之為故且不敢有所議也夫司天地之化所以稱上帝禮記稱皇天后土者至聖至神也烏有神聖而好殺牲宰之命肯歆腥臊之食哉由夫上古之俗茹毛飲血以是養已必以是事神陋之見曾不知牲牢腥臭之為瀆也蒸民既粒俗不能變聖賢教世師古法以著之禮經於是後王遵而行之莫或敢議其可不

者以養已猶古不思事神之不當瀆也夫果於殺命不仁也薦以腥臭不義也以不仁不義為養已之舊習尚當思有以節以求全好之心豈於事天地祖宗之神靈而欲以牲牢腥臭之物以瀆之哉自佛法東漸勸修齋戒天帝尚知事佛豈人事天而

不知事佛乎知所以事佛則不當以牲牢瀆天為可信矣惟梁有武皇魏有獻文敕郊廟祭祀不用牲牲而易之以蔬麩酒果可謂違古而道奉黍稷薦明水是亦三代之祀法也烏在乎牲牢腥臭之物哉慈雲法師於天台勸民俗祀神改祭為齋其文有曰天子七廟下至庶人皆同祭祀圓立方澤上下神祇國之常典勸令斷祭無乃太傷國風乎釋曰祭祀出俗典改祭撥佛經俗典則未逃殺害佛經則唯重慈悲殺害則報在三途慈悲則果成萬德以善改惡無不可者

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敕沙門慧超為壽光殿學士台衆僧法集講論注解經文

並居禁中此內道場之始

十八年會稽沙門慧皎謂實唱各僧傳頗多

汎濫因著高僧傳始漢永平開德業爲十科

其自序云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

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通時

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茲焉用紀高而不名

則備今錄世以爲確論

普通元年沙門衆養於揚都譯文殊般若經

等十一部帝親筆受令寶唱繼之。帝於禁

中築圓壇將稟歸戒妙選賢明朝議以草堂

慧約法師應詔四月八日帝服田衣比面敬

禮受具足戒方行羯磨甘露降於庭有三足

烏孔雀二塵階馴伏錫師號曰智者自是入

朝必設特榻而帝座其側自太子諸王公卿

僧俗從約受戒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沙門者

艾三蓋反亦從師重稟重音仲法雲獨曰吾

既受戒矣其可以法爲人事邪議者高之姓約

既受戒矣其可以法爲人事邪議者高之姓約

普通二年詔雲光法師於內殿講法華經天

雨寶華

三年詔修鄖縣阿育王寺

六年敕光宅寺法雲爲大僧正官給吏力正僧

大通元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

南天竺菩提

達磨汎海至廣州詔入見帝問曰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昭明太子持論云武帝與聖約法師

帝曰對朕者誰昭明太子持論云武帝與聖約法師

云不識太慈達磨帝不契圓悟云帝師遂

渡江入魏盧渡江未詳所出駕幸同泰寺

舍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歸宮

二年槃槃國進佛牙

中大通元年京城大疫帝於重雲殿爲百姓

設救苦齋以身爲禱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

六

池七

遮大會披法衣行清淨大舍素牀瓦器乘小  
車親升法座為衆開涅槃經題群臣以錢一  
億萬奉贖皇帝設道俗大齋五萬人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平等大齋丹丹國進  
象牙佛像

三年十月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十一月講

金字般若經

五年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自太子  
已下聽法者三十萬九千六百人。吏部尚  
書到溉家居蔬食朝夕從僧禮誦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非奉音風作律字詩音者皆  
漢書皆充壽山二寺山即鍾也及卒顏色如生

手屈二指

六年為傷居士傳翕至松山結菴雙檮樹間  
自號雙林當來下生善慧大士令弟子奉書  
詣闕稱帝為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大士為  
度衆生欲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  
士袖出木鉢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言殿

謁者三贊不拜直上御榻對語設齋食竟出  
鍾山坐定林松下大士一日披納頂冠鞞履  
見上上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是道邪以手  
指履是俗邪以手指納衣大汾陽昭代云。剡  
川丘法宣誦通法華坐臥見帳蓋覆其上父  
母令就齊明寺出家是日帳蓋即不見自是

池七

七

博覽經論深探奧理衡王元簡為郡守請為  
越城毋師。槃槃國進佛舍利

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智者  
約法師云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從師受戒  
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塔于誌公之  
左。敕於重雲殿為善慧大士別設一榻講

三慧般若經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起迎大  
士不動御史問其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  
不安帝善之。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律師  
弘度得衆聖點記云佛滅後優波離結集律  
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竟於律藏子便  
下一點年年如是波離以後師師相付至僧

伽跋陀羅將律藏至廣州當齊永明七年庚午七月十五日自恣竟即下一點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伯休問曰永明七年後云何不點度曰已前皆得道人手自下點吾徒凡夫止可奉持耳伯休因點記推至大同初凡一千二十年與傳記參合世尊生滅之年皆不同蓋其宗承有異也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無昇大會昇與同梵典是年凡三設大會。華陽真人陶弘景告化香氣積日不散謚貞白先生所撰書曰真誥有云清虛裴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學仙道紫陽周真人弟子十五人四人解佛法桐栢真人王子喬弟子二十五人八人學佛法對會稽東去岸七萬里其西小方諸山多有奉佛道有浮圖高百丈金玉鏤之雖奉佛道不相闔為陶隱居執役十餘年一旦有青童白鶴自天而下曰太上名相先生隱居問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

矣即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隱居之室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蟲水蛭輩為藥害於物命一紀之後但解形去世為蓬萊都水監耳隱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過

三年詔修長干塔掘基得石函內有金罍流池七

離瓶威舍利爪髮敷分入二塔同放光明。

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復往阿育王寺都建康城內設無昇法食大赦天下。昭明太子統薨太子天性好佛於東宮別立慧義殿為法集之所招延名僧立三諦義當世美之

岳陽王蕭譽察同昭之子鎮越州重修輓木二塔先是沙門曇彥與許詢同造此塔未就而

詢亡彥至是年百二十歲詢後身為蕭譽預

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詢字玄度時譽先承誌公

密示才入州便詣寺訪塔彥出門名之曰許

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圖今如故遂以三昧力

加之即悟前身造塔事今越城應天塔

四年帝幸同泰寺設孟蘭盆齋梵語孟蘭是目連尊者設此盆供。通事舍人劉勰音雅為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石城碑見存是年表求出家賜名慧地

五年敕沙門寶雲往扶南國迎佛髮

六年詔越州守臣蕭譽重修鄞縣阿育王寺

○扶南國王遣使朝貢請釋迦像及經論敕賜制止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

北齊慧文禪師於河南為慧思禪師說三觀口決

七年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論敕賜涅槃疏十年于闐國遣使貢玉刻佛像

中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般若經行清淨大會皇太子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官是夜寺浮圖災上曰此魔所為也乃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層浮圖

太清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

大會升妙嚴殿講金字三慧般若經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歸宮。西天竺三藏真諦來敕於寶雲殿譯金光明經等十部。時釋子多縱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詔下藏法師執不可帝能奪藏謂眾曰衣冠子弟十輩豈能俱稱父意今糝糶五方之眾而欲以已好惡繩之可乎帝自受具戒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亦恣僧遊覽一日藏師竟登御座左右訶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媿此座倘欲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特令不問

二年侯景反於壽陽初景在東魏以河南畔歸西魏既而遣使至梁求內附上納之封河南王

三年侯景至建康陷臺城入見上於太極殿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劔上殿拜訖上神色自若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使引就三公榻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蹈鞞臨敵矢



石交下未嘗怖畏今見蕭公使人畏懼無已反懼也景既自稱丞相帝憂憤寢疾齋戒不衰口苦索蜜未至舉手曰荷荷遂崩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日中無景右手成文曰武晚奉佛道日止一食唯豆羹糲飯瓢布衣皂帳一冠三載五十便絕房室不飲酒聽樂製涅槃小品般若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江陵居士陸法和隱居奉佛及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與弟子八百人役神祠陰兵擊敗之復於江夏聚兵欲伐侯景王慮其為亂止之和曰貧道求佛者尚不希釋梵坐處況人王位乎但以池七空王佛所有香火緣今知王宿報欲救之耳既已見疑當是定業不可移也元帝既即位即相東以為郢州刺史帝為魏所執和與弟子俱入於齊梁書

簡文帝綱武帝子 天寶元年四月八日詔度人出家親制額文

云弟子蕭綱以此建齋度人功德普度六道四生出離愛欲永拔無明修習般若為真佛子

二年侯景廢帝幽于永福省進士囊頌之武帝初革命張齊殺東昏侯送其首於帝除及宗屬後數年簡文生誌公謂帝曰此子與皇家同生蓋侯景以是年生於鴈門及景破建康帝崩簡文繼及於禍梁子弟多見戮故出稱侯景是東昏後身○北齊慧文禪師因閱大論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乃遠承龍樹依論立觀以授慧思禪師

元帝釋武帝第七子 承聖元年真諦三藏以侯景之亂汎舶西歸大風飄還廣州住制止寺譯起信論俱舍論至陳朝共得五十部○帝嘗著書曰金樓子云余於僧中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真白弘景謚貞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 北周池七

。指提寺琰法師少時相者曰童子聰明而壽不永師即發願入山誦般若經久之見僧長丈餘語之曰此經功德不可思議後二十年逢前相者驚曰得何妙藥而獲延年琰曰持經耳。劉敬躬為亂焚望蔡縣縣令寄近寺民將牛酒為禮令以牛繫柱屏除佛像於堂上接賓客牛忽自解來階下拜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啖既飽醉臥堂下便覺編體痒痛搔成白癩年終而死顏氏家訓

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

紹泰元年北齊文宣廢道教詳在齊志。補闕宗始以學行知名梁亡棄官出家號無名北周

誘以美官無名自陳反俗有五不可晚年為息心銘悔少日克意文章沙門智海刻之叢林以為雜戒江陵天皇寺有柏堂明帝之所建張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問釋門何為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

各畫



陳東都武帝陳霸先

永定元年詔迎佛牙於杜姥宅姥莫補反設

四部無遮大會比上寺四部

二年五月帝幸大莊嚴寺舍身翌日群臣表

請還宮十一月後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幸莊嚴寺設無尋大會行清淨大會

翌日群臣表請還宮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

蕩幾盡自帝登極悉令修復翻經講道不替

前朝

三年敕大內設仁王大齋詔沙門寶瓊於重

雲殿講大品般若經時群臣請以重雲殿佛

像寶幔珠玉珩佩珩音行佩上玉以造車輿

俄見雲氣籠殿雷電火起須臾焚盡月餘有

從東州來者言是日見殿飛浮海上而去○

高郵有尼誦妙法華不舍晝夜十八二掌皆

生華上名見內殿觀其華大嘉敬之世號華

地志

十一

手尼

文帝舊高祖元始興王子



天嘉元年敕寶瓊為京邑大僧統梁魏以來僧統盛飾杖直擬於官府至是瓊奏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海東十二國聞瓊道德遣使奉金帛求畫像以歸○思禪師於光

州大蘇山為巖禪師說安樂行示普賢道場

二年善慧大士於山行道常見七佛在前

維摩從後唯釋迦常與大士語

四年帝於太極殿設無碍大會行舍身法復

集僧行方等陀羅尼法法華懺金光明懺並

別製願辭稱菩薩戒弟子皇帝

六年西竺王子月婆首那來遊廬山譯勝天

王般若經

廢帝伯宗文太



光大二年思禪師入居南岳是歲為岳君授

戒詳見南岳本紀

宣帝項始興王



大建元年四月善慧大士示疾七日縣令陳鐘者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掌受香舉眾驚異敕徐陵撰碑山中

良渚曰傳燈言武帝請大士講金剛般若執拍板唱四十九頌觀竹菴云多用三性義語恐北方相宗人託大士名或云祇以

拍板揮案一下誌公云大士講經竟然大士入朝誌公已去世二十年何從有此問

荅樓穎編大士言行錄甚詳亦不載此事巖禪師於瓦官寺為儀同沈君理等講法華

經後常與眾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

○思禪師居南岳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詭

奏師為巫蠱事漢江充奏戾太子為巫蠱事埋木人為咒詛事今道也帝遣使召之則見師

自空中來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

罪當棄市師請貸之令給事僧眾乃敕有司

治十四鐵券識十四姓名其上令隨師還山

服役舂米今俗呼米叔久之覆以田充香積贖老

身因名留田莊於是藏其鐵券勒石為記名

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

券記詳見南岳本紀

四年勅沙門慧暉音於樂遊園為七廟講大

品般若

齊使崔武子來朝上以沙門洪偃才德兩優

命為館伴武子每與語輒大歎服朝議欲加

偃冠師絕食自誓帝乃止

五年海東玄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於南

岳禪師歸國演教為海東諸國傳教之始

六年周武帝罷佛道二教沙門靖嵩靈侶同

三百人皆相率歸南朝帝令駙馬蔡凝宣勅

曰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序宜於都郭大

寺安居所司供給○沙門智周一人往西

天求經

七年顓禪師入天台佛隴

九年二月詔曰顓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

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賦徒弔反

以充衆費○淮淝之戰轉輸不繼敕所在僧

侶任其役律師智文上書曰君子為國必以

禮義主上誠知宇文廢滅之過周武氏姓豈宜

以勝上福田為胥下之事非止敵人輕訾音

也亦恐國家受殃帝大感悔亟下寢之一時

建議主役者皆寘重罰○六月二十二日南

岳思大禪師池七唱佛坐逝

十年左僕射徐陵以顓禪師創寺請于朝賜

號修禪慈也大師為兄陳鍼述小止觀咨受修

習初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暮月師及令行

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果後見

鍼驚問君服何神藥荅曰但修懺耳果曰若

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

十二年周宣帝復佛道二教

十三年詔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勅曇瑗

律師瑗音總知監檢有司給其衣食勿使經

營致虧功績不踰數載道器大成乃以瑗為

國僧正

十四年皇太子即位設齋大會於太極殿會身大赦

後主叔寶宣

齋

至德元年勅慧恒為京邑大僧正。永陽王

伯智出鎮東陽文帝弟請顓禪師赴鎮開講

王與子湛及家人同稟菩薩戒法

二年詔虎丘智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

三年詔顓禪師入京居靈曜寺四月赴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久之遷居光宅

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朝議以僧尼類多無業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顓

十五末

禪師諫帝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繫特

唯憶一偈乃證四果二事並見天篤論為道

豈關多誦帝大說即停搜簡

四年正月詔顓禪師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

菩薩戒設千僧齋

禎明元年顓禪師於光宅寺講法華經時章

安預聽。都官尚書徐孝克性好惠施不免

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

齋寫經初居錢唐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

論旦講法華經晚講禮傳受業者常數百人

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陳亡入長安時疾疫隋

文帝聞其各行台講金剛般若上下敬讚臨

終正坐念佛。姚察讀藏經畢日西向坐正

念云一切空寂陳亡入隋終於東都其身柔

輒顏色如生遺命松板薄棺為葬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十五末

聖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樂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為得正統若北魏齊

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感行典禮謂之北

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

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叙史者之微

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盈虛消息所繫良多

故茲並陳用為照映

北魏都雲

太祖拓跋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為沙門統帝生知信

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旅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弥殿者

闍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太子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為輔國宣城子僧受婚

也八

志樂

撰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為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

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

任清整道教開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

之弊男女合炁之術三張者張陵張衡張角

效之世彌後二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真人李

普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武謂太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為安城公壽八十餘卒

帝三臨其喪謚靈公賜諡

太武熹明

始光元年勅天下寺改名招提此翻十方

月八日與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

散華致禮僧史畧云西天王臣恨不親佛於

謂之行像然○嵩岳道士寇謙之奉老君所授

書以獻朝廷未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

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

敕謙之及門弟子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

四九九

大家子弟百二十人為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聖道場之始

神麋元年麋音加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

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

使迎入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二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讒求哀於沙門玄高為

作金光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讒疑太

子帝以語崔浩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

帝恐陛下耳帝怒叔玄高慧崇縊殺之高弟

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曰和上神

力當為我起高開眸曰大法盛衰在於迹耳

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

後法當更興法進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為

生即見高於空中進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

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

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為帝祈

福老君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以

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可以為教世之法

也夫老子聖人也或在天為君主或分形

下教隨時闡化則有之矣而寇謙之迺言

於某處某處老君下降授帝以太平真君

之號囑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浩以其書

獻誑惑當世之君何其恠哉厥後崔浩以

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遽起滅僧之禍此

其法運之一危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

弒不令而終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恨於

謙之乎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

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

吳蓋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

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案誅沙門閱其

財產大得釀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

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圖形

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阮之太子  
屢諫不聽乃密令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  
自為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  
牙遺牙吉列反單也  
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幾致  
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時足白於西於元會之  
日杖錫宮門帝命趣斬之無所傷大怒  
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  
伏帝大驚名登殿拜謝忽身感厲疾厲疾同  
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甚  
時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  
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  
溺其口溺乃平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  
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  
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  
屍至糜潰乃止  
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武肅太  
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  
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  
猶序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  
尋主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  
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

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  
尊事世祖太武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往往成  
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案治戮其有  
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切音竊漢書朕  
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令天下郡縣各建浮圖  
一區欲為沙門者聽初蜀賓沙門師賢五人  
來京池值罷佛法假醫術以守道復教之日帝  
親為五人下髮以師賢為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為昭玄沙門都統  
待以師禮隋百官志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  
諸主簿官以管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然

獻文弘文成



興皇元年敕於五級太寺為太祖已下五帝  
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  
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

輸粟八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賑饑民

又諸民犯重罪者為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

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戶注家未嘗

之義僧祇此云大衆佛圖亦佛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

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

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宋獻文子改姓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

等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敕自今祭天地

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

牲命

○五臺北寺法聰律師為衆專講四分律門

人道覆錄為義疏此解四分律始

○敕思遠寺主僧顯為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

稟道味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

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

實論謂左右曰朕每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

僧史畧云此論最多相羅什創畧以

兆三太子與父病祈佛獲愈願舍王爵求出

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懿敕皇太子以四月

八日為落髮于高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二十一年詔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

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迎

洛京諸寺佛像入閭闔宮受皇帝散華禮敬

歲以為常。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令清衆

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恪孝文次子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敕付昭玄都統法上以為檢糾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南方歌樂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菩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洛陽段暉所居聞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菩薩像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為婢供寺掃洒三子瑜

祭衍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

後竟出家為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母臨終遺令以沙門禮葬祭深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

孝明勰宣武次子

燕

熙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真金像高丈六浮圖九層高九十丈上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竺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

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言化胡無乃  
謬甚帝令群臣詳定真偽太尉蕭綜等劾奏  
開天偽經罪當惑眾詔流試于馬邑

武泰元年梁大通元年也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  
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  
至就賜磨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子做彭城王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冀州沙門法慶為行無賴為其徒所擯乃去

為祿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眾推慶

為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

漢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

出世除去眾魔詔元造使持節討破之禽法

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

遷座行道足跡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

五年像忽隱去

節閔恭廣陵王羽子



普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祐通達佛法人稱  
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  
繫晉陽獄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  
異貸出之

孝武備廣平王之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善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

齋石像俯首終日大衆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災火三月不息後東萊

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為雲霧所蔽

文帝寶炬孝文之孫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為沙門大統。初祖

達磨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

往禹門千聖寺十月五日端坐示滅門人

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

域還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雲歸為言門

人啓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宋雲使西域至孝明

使十三羊矣今稱雲還遇達磨者忍曾每  
孝靜善見清河王瑱之子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為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

則斥為怪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自心之名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

降之百殃豈亦怖人之語邪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反倉胡經無數形深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

君子之三畏也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又有人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為深

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

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跖蹻之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錄有可識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來東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祕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久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規

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畢

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音乾篇也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開叔葉乎素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

闡教通幽洞冥魏叔撰魏書其志佛老曰  
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  
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敘佛之  
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  
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禪國  
政開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

該瞻其乏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  
未信也

北齊

都 高洋受 東魏禪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為  
國師國師始此。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

入問道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師接伴  
弘正恃才任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求師畫象  
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  
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門題  
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  
堂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

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  
章成都嶺南薊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  
僧至衆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蓋禪師講  
會各各豎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為可觀  
不覺日暮寶起曰鑒禪師是我和上諸僧直  
視寶頃之遽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 椽也

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  
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

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  
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  
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  
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惑左

右以師慢已欲躬加害師旦出寺二十里拱  
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汗伽藍耳帝即  
悔謝謂僕射揚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邪  
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  
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  
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

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詔置昭  
玄上統以沙門法上為大統令史真置五十  
餘人所部僧尼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稟風  
教帝築壇具禮尊為國師布髮于地令上統  
踐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  
陽使人乘一駝敕曰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  
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  
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  
為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  
北行取之使者反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奔  
入魏暨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關自陳請與  
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呪術令僧衣鉢皆飛  
官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豈  
無人哉上統舉曇顯顯時被酒出曰汝曹間者  
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  
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動  
也

靜曰釋自標為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  
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  
臣皆怵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  
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昭玄  
上統剃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祭酒  
道者世中假妄麴蘖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  
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其宜皆禁絕  
不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修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屍解於宋  
之泰始則說簡寂自泰始至梁天監已四  
十年不應今日復有脩靜若曰因梁棄道  
自梁奔魏當云陸脩靜之門徒斯為可信  
也矣

梁荆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為魏所破遂歸  
於齊帝以為太尉賜甲第和乞為佛寺其徒  
七百人悉脩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  
歛縮身止三尺歛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  
嘗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文宣在百日天

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逝代坐孝昭在位不及

年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邪舍

於天平寺翻譯敕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

譯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鴻基禮

宜偏敬偏猶專也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

塞智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敕非軍國

大事不得聞

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

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尊禮國

師罷黜道教其敬佛為甚至蓋由前身為

聖寺沙彌以智願力出現世間居人王位

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為

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

也

武成港高祖第九子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

述八

士

晉譯六十卷者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

夢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遍臨刑刀

三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

刀痕此經遂行目為高王觀世音經

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

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

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

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失明使禱

于上竺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

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

事太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厄之中

古今可紀者三驗矣可不信乎

後主 緯武成長子

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

梵本二百六十部

隆化元年詔修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

得舍利三盛以寶瓶廣武王邕置水晶鉢行

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

安都長

閔帝字文覺太魏祖弟

元年即西魏大統二十年

三藏。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放光明

自瓶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帝獵於檀

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

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圍而還乃令

光於見處造浮圖掘基一文得錫杖瓦鉢

武帝邕太子

保定三年詔曰歲在昭陽春龍集天井集

者蒼龍為歲首也天并歲在申也當令所司奉造一切經藏

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云云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

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述

三教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

教釋氏為內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譜

以識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賓說帝曰唐

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



民益國即稱佛心夫佛以大慈為本終不苦

役黎民虔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

蒼生不立曲見伽藍徧安大乘五典以平延

者無間道俗罔擇怨親以城隍為塔寺即皇

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衆推

令德作三綱尊者年為上座選仁智充知事

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怨紂之心八方

有歌周之詠云云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

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升座講說公

卿僧道互為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

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

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為

无道次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

殿博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

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六篇用笑道家三十



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勝之弘明○

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為宜真佛

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

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

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遠

法師出眾抗荅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

池六

十四

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

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為然將同

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

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

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

魯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閩浮輪王一化

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

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詭

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精壯帝意實不能

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

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

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

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

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

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彥琮等為

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

慟不食而終前曾作論○法師靜藹聞詔下詣

闕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

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

石引刀自條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

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

耳以故大小三災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

災

十五

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

有曇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藹皆為法忘

身求復大教而藹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

徒自苦辛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以

感動世人俾知為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

廢之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疇知

非謫師誠感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  
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補

引僧

宣帝武  
武帝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  
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  
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  
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  
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黜今簡耆舊  
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

京陟岵寺為國行道乃敕智藏等長髮為菩  
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  
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其令舊沙門有德行  
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鄉

國公

靜帝衍  
宣



天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  
尊像丞相撈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再落  
髮度僧二百二十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隋都長

文帝楊堅受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興復

池九

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

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

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初同州般若寺尼

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

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為那羅延

此云鈎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

成龍形驚墮于地屋失聲曰驚吾兒致令晚

得天下及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

皆西向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及周

武罷教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為

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勅僧猛法師住大

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

池九

寺自西竺還齋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闕上進

上召見慰勞賜以繒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并六齋日不得殺生命

○唐公李淵封高初於唐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

崇帝為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惠盈六時

禮三千佛教民饑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

神擁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

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

大興善寺以居之敕左右僕射兩旦參問起

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敕曰弟子是

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

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

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亢旱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

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

興大雨霑靈



七年詔曇遷法師為怡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廷法師立帝輟視朝敕王公已下往

臨去內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

載與卓爾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

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

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

池九

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悲纏四眾固亦酸感

一人。京兆杜祈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

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荅曾任左武侯司法

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窓中望一

人瘦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

荅曰我信衛元嵩毀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

臣誤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為聞大

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望

為我作福相救及還以事聞帝乃敕天下人

出一錢為武帝追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

皆此二事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善善玄談有客問三

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特

以為至論無量壽佛經惟願佛日

十年始承正統陳正月詔日光宅顛禪師昔

周武毀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

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

僧倫用光大道。敕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

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

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

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靈泉為寺

名。十一月晉王廣奴帝總管揚州迎顛禪

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師號曰智者

池九

述曰世謂煬帝稟戒學慧而弑父代立何

智者之不知預鑑邪然能借闍王之事以

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

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為父子

故阿闍世此云未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

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毘婆

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獄涅槃經云又佛

為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法華經王受又垂裕

記闍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

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煬

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

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

國清保龕壟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

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

之義孤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

道所以為百王之監也事見智

潞州刺史辛彥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

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

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

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祭

以是年往管城正教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

寺講涅槃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勝憤乃

謗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

先謂祭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十二月智

者禪師至荊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

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

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蜀先主將關羽

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獵音蒐逐獸入

古密中忽失所在但見滿密損佛像沙門曇

遷曰比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

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

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頂

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

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

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

止觀聽眾千人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

岳州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

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

餘所咸舍漁捕

十五年真觀法師智者於杭州虎林山建天

竺寺唐時改。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

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

○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遣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是靈巖檀越為奏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已當入梁壓地獄迴聞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梳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為衆作餽飽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獄榜隨滅

錄僧鏡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

湯九

五

預譯經○十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為衆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遵指畫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子敕天下名藩有毀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遣沙門淨業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跡徧見僧傳南山撰○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此云密北天竺闍那崛多此云德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為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瑛至京師奉啓謝皇太子造

寺  
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復

石碑說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  
堅意建大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  
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  
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  
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十篇百五

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貴罰三

百載矣故始晉惠訖隋開皇寓褒貶以代賞

齊周隋六代之俗六十三篇正禮樂以旌後王  
今南正統以斷其疑也續詩以辨晉宋後魏  
也及於周隋故皆稱正統以齊深陳同夷

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後三贊易

道以申先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孔世稱

王氏六經阮逸序中說謂房杜諸公不朝廷

三徵皆不至卒於冢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

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温彦博竇威杜淹温大

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為世卿相弟子  
池九

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  
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阮逸序曰大我

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  
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  
罪也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守國則泥乃詩反子讀讜議曰三

教於是乎可一矣謂洪範五皇極義貴中道  
教雖有三人則一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  
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矣為長生  
煬帝廣文帝次子謚法逆天虐民曰煬今亦謚煬如  
有報也廣韻余尚反暴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瓌詣

行在所引對大手殿敕為天台寺立名智瓌

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

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當有大

力勢人為之造寺若成國即清宜各國清

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通事

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敕秘書監柳顧言為智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忌辰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觀數溢一人梵語達觀此云施財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而已相傳王泉歲擊一日推輪開王附人語曰我師向身在此不傳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三祖僧祭禪師三師初以白衣謁可禪師既傳法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在戶版舒州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是年復還舊止為衆說法儼立而逝塔于山谷寺。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明起謂緒曰此非

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維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答曰此是地獄吾為取僧一束柴煮漆忘不陪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為辦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鏡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上親製願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楊總持稽首和南十方諸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為有頂無間天宮地獄清淨罪垢同至菩提云云

四年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寺院準僧量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智人素服哭於佛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以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蠟纏升大棚端



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終自是  
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召神

僧法喜入見一日遠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

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巧于市上

命案之見袈裟覆黃金鎖骨詔以香泥塑其

地九

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

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

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冢視之唯空棺焉及

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恭帝帝子煬

義寧元年五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

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都長

高祖李淵受

武德元年詔為太祖已下造梅檀等身佛三

軀以沙門景輝嘗記帝當承天命為立勝業

寺以沙門曇獻於隋末設粥救飢民為立慈

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  
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日月十齋日不得

行刑屠釣未為國式

三年

四年釋智嚴初仕隋為虎賁中郎將母於弓

首挂漉水囊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

道見異僧丈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

矣同軍閭丘胤至山尋之見山崖峻立鳥獸

悲鳴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答曰我狂

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漢澤縣李錄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

地九

維摩共人言議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

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

級充滿然見諸天聞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

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

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敕沙門玄裝三藏

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奠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  
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  
德明本名元朗隨方立義徧折其要帝說曰三人  
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輒蔽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祇路  
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

揖君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  
夭出於自然刑德威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  
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  
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鎧菴曰傅奕以小人之資一旦上書謗佛  
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

其說今觀傅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  
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嘻學聖道以求出  
世間敷慈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  
警昏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斯學佛者  
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  
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

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  
也不然今天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  
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問愚智若指  
其庸鄙以蔽諸賢俊此子厚謂退之忿其  
外而違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  
為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

善而遽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  
者人林之末至非佛道之咎也

九年傅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  
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  
冥助國家理無棄廢宰相蕭瑀後梁明帝之子曰佛  
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  
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  
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  
之曰地獄正為此瑀音禹身帝一日問  
群臣曰傅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  
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

五誓啓玄門今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  
 奕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帝復以疏頌  
 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  
 論謂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  
 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  
 蒙利國非淺時秦王府記室虞世南爲序以  
 贊之明繫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  
 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  
 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  
 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  
 塵厥軌清邈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  
 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構巢之居文字代  
 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  
 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  
 播而可隆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  
 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  
 也又慧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  
 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寤奕譽道毀佛

池九

十一

遂有兼汰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鄰接廛邸溷  
 雜屠酤非所以爲垂教其僧道戒行虧闕者  
 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  
 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  
 所餘皆罷之。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  
 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  
 王爲皇太子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  
 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傳  
 奕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  
 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桀黠  
 無補國家臣非不智鄙不學也帝深惡其言  
 云後傳奕得惡病徧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  
 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傳奕毀  
 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聞付越州爲  
 泥犁矣當時識者謂是泥犁地獄也若業記

太宗世民高祖次子正觀元年正月

說

說

詔京城德行沙門並令入內殿行道七日度天下僧尼三千人詔以皇家舊宅通義宮為興聖寺

○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部左僕射房元齡等監護

二年三月詔曰朕自創義以來手所誅翦將及千人可皆建齋行道竭誠禮懺冀三途之難因斯得脫

述曰或謂太宗手自誅殺真忍人也殊不知隋為不道天將興唐太宗方開關於軍伍之中當梗化害政適在目擊不亟翦去則有妨於機事奉天命以除殘賊非如桀

紂無辜殺人貫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心自存唯知佛法可為拯濟建齋行懺惠及幽關蓋所以拔沈苦以遂有生真仁恕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設齋行香永為定式。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

范九

十二

轉經行道為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月視此為式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

轉仁王經為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

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

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八月沙門玄裝上

表乞往天竺求經。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

九服沸騰朕親撻元戎致茲明罰可於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凶徒隕身戎陳者各

建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鬼老子營

鬼注鬼鬼也廬山集心以稱朕軫閱之意已

法者神明之營鬼也並見唐書史歐陽新書刪去不存

四年正月敕上宮繡釋迦佛文六像奉安勝

光寺設千僧齋。五月戰場建寺成敕群臣

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

破宋老生於莒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

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

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三世充於印山

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竇建德於汎水立等  
慈寺顏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  
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纒二十九人天下大治  
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因  
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即以

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舊史歐陽新書並刪去之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

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弒君必書醜如  
蒸毋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邪是知  
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為信  
史也昔范擘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法陳

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於  
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  
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顧懽傳凡帝王公卿  
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  
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  
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削之

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  
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  
悉削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  
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  
訶及退之間道於大顛未叔聞法於圓通

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為百世  
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  
禪頌六章見司馬公文集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  
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  
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  
哉

五年正月

詔僧尼道士致敬父母正觀政要

慶善宮為穆太后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  
建普光寺敕沙門法常居之為太子授菩薩  
戒○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  
帛敕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令歐陽詢書今有

收石本者文字  
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左  
火祇教即外道禪志也胡神救於京師建大秦寺

波斯國在西

六年詔以東都洛陽龍潛舊宅為天宮寺 詔  
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

禪師示寂于國清異香滿室

池光

古

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友來譯大乘莊嚴論李

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於此

不通未可弘法。敕僧道停致敬父母。寒

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

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

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

菜滓於竹筍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

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問丘胤初為

台州刺史臨途頭痛遇豐干言從天台國清

來為喫水治疾須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

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

取相寒山文殊遁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

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

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舂米供衆夜

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竈前見二

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饒

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二人即把手而笑走

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

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

八年詔為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

佛眼。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

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

於道場供千僧蔬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

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

池光

十五

○敕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授戒。

萊州奏高麗三國僧與新羅百國願入中國學

佛法欲覘虛實耳魏徵曰陛下所為善足為

夷狄法所為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詔許

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

聖帝方尊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  
 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  
 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沙門葬  
 自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  
 臺寶塔窺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居三千人  
 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聞僧徒有假  
 託醫巫左道惑眾造詣官曹囑致贓賄者朕  
 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宜令所司依  
 準內律明為條制 ○詔曰老子  
 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  
 實法琳等詣闕申理詔不許駕幸洛陽實等  
 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遵三  
 張符水醮錄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  
 張角效其法用符水以不宜居釋氏上敕宰  
 相岑文本諭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干  
 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譏其不量進  
 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  
 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媿服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  
 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  
 傷昨因夜夢倏覩斯人無進讜言有若平生  
 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  
 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舊唐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  
 蔡晃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蔡晃問  
 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  
 入定放光雨華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曰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  
 故稱第一晃曰師言不出唇何所可領師曰  
 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晃  
 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  
 狐蹤道士神昏謂人為畜天情大說合座歡  
 踊○方士秦世英譖法琳所著破邪論訕毀  
 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西域僧來善咒術  
 令人死復蘇帝令咒飛騎皆驗傳奕曰此邪  
 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為

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  
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  
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  
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呪以中道為體持善遮惡為用此  
大聖秘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

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呪皆有部主

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為之護部主如釋迦

薩明王即持明仙王威德神然明王部主

即金剛神藥又將諸護呪神慈悲護於彼呪師不見其過至於諸惡

毒鬼見有為利養詎解持誦者見彼癡人

繆執金剗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今觀

西僧不知持善遮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呪

術遠來東土呪死為功邀各人主有利欲

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護呪鬼神乘怒以

斃之耳呪騎兵死呪傳奕不死奕小人謗

法罪在淫孽非奕能拒呪也此事至秘唯

探索呪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

港九

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攜之齒恐非佛真用  
羚羊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偽為之物雖足以  
成傳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剗  
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為辨之  
庶幾乎免謗法之辜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誠教弟

子甚為詳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

用思弘闡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

各一卷若見僧在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

勉文館必使遵行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

有司寫經本令公卿勸俾免於過其有得

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詣

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

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

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



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萬卷日課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

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為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為勝

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十七年蘄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乃就賜珍繒以旌其道。敕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

池九

十八

邪城東北維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八月原州奏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多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云十一月遣使以玉

帛詣鴻池谷祭謝靈貺舊史在本紀書後涼州刺史李襲譽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文凡一百十字其略云高皇海雨子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高皇太子治書燕山人士同主尚王諤獎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鳳手才子武文貞觀昌大聖四方上王十一王忠孝為善教禮部即中抑選馳驛後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

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遽然無敢後一旦感傳奕之袂言遂欲以佛法為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

像建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  
稟誠知此道有助國救世之功為修身治  
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  
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古為尤異故  
崇其位則不使稱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秩  
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稟內科  
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應世間  
焉能相繼崇尚之不絕乎

池九

十九

十八年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少時常念法  
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  
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  
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  
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逢太平致富貴言訖  
不見及文本就齋復於食椀得舍利二  
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  
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  
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  
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風

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  
寺翻譯

二十年七月奘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  
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  
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威前身是陳僕射  
徐陵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

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  
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  
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誓因示其  
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  
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

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  
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涼憶  
法師故遣相屈比日所翻何經奘曰近譯  
勒瑜伽地師論帝宣論親覽謂侍臣曰  
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  
汀滢方溟渤耳音滢也世言三教齊致者  
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

總管時分天下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  
 其首有今時石本行其文首云蓋聞二儀詔皇  
 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經之序具在自是平  
 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嘗問  
 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  
 僧為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  
 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  
 師救於北闕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英  
 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晝則陪御談玄  
 暮則歸院翻譯上令翻道德經為梵文以遺  
 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  
 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觀之適足見  
 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  
 栽松道者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  
 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  
 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揖求寄宿歸而孕父  
 母遂之日庸紡里中夕宿眾館及生一子棄  
 水中明日見沂流而上氣盛體潔遂舉之常

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母令  
 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眾  
 館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冢林間四祖登  
 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  
 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和上它後橫  
 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燈傳○十二月皇太  
 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擇京城大德五十  
 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敕太常九部樂奉  
 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  
 安福門樓執鑪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翠微宮召英法師陪從  
 上歎曰與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  
 月上崩池九  
 高宗治太子宗  
 永徽元年詔天宮慧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  
 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  
 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

門人不復敢閉。○法華威禪師為天宮慧威禪師說止觀法門。○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為眾說法嘗云行慈不殺佛教之都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為倨傲也。又嘗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途。高僧傳三年樊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婆訶羅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祭之。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樊法師傳法。



訖立化寺眾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祈禱立應。顯慶元年正月左代王弘為皇太子敕為建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敕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兼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製大慈恩寺碑成樊法師上表稱謝。○五月樊法師疾上遣御藥蔣季章療之師因附奏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曾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敕僧道有過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遠遠官司動行枷杖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書平章若僧用俗法即遣停罷。○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神光蒲室賜名佛光王即中宗也踰月詔於樊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歸戒三寶及授五戒二年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法師為寺主懷素為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勅僧道無得受

父母尊長拜。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祖為牛頭第一世應橫出一枝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亡於婺州浦江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當周威烈王十年

三年詔沙門義褒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

士李榮立本際義往復數四理屈語塞帝令

黃門引榮退席賜褒帛以賞之。日本國遣

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隱立五

蓋義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茫然不

乃更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詰之榮

語屈而退。詔以坊州玉華宮為寺命焚法

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而成凡六百

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

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施金函九重命

律師送還法門寺。西京勝光寺沙門李誓

池九

光三

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姻言已而失勢懼即計直償眾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屋

廬田山是為十方僧眾常住之物非己可

得私用苟掩以為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

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孝贄果啖親

姻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穀盜伐林

木之罪為可見矣可不警之

龍朔元年三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敕會昌沙門會曠詣五臺山禮文殊真

容眾見金光滿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

門會寧自南海附舶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

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

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

經等三部



麟德元年二月焚法師令衆念彌勒佛右脇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顧左右曰國寶永失可為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椁五詔褒恤葬于澧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人

乾封元年封依嶽車駕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衆聞天人同聲請歸弥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員僧來謂

之曰實頭盧世昔迦葉佛曾此立壇師乃撰增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是時前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為誰荅曰北天三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願為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捧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

池九

齒

之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費氏曰四王各有八將護出家人北洲少有佛法餘三洲佛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誰當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憚而護之

見行一善萬過不計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排衆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偽造舉衆愕然無能應者乃敕令搜聚偽本悉從焚棄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舶往西竺求

經。西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吳僧義濟所藏梁武水陸齋儀依法修設感秦莊襄王張儀陳軫列國君臣見形致謝詳見\*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鑄石龕盧舍那佛像高八十五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能能初至祖問何來荅曰嶺南祖曰欲須何

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  
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  
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俾眾各述一偈  
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眾神  
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聞之

池九

廿五

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至壁間  
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召能告之  
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  
傳袈裟用以表信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  
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度嶺能即擲衣  
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  
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能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  
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  
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  
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闕鄉人  
云扶  
在顯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成遼東毋程  
氏憶之飯僧祈福回襄齋餘出門際晚持兄  
書歸毋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為  
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為沙門  
上元元年名隱士思遊入見拜諫議大夫

固辭上問佛經以何為大思遊曰無若華嚴  
上曰近英法師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為大思  
遊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  
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  
持華嚴是歲思遊出還山乃入終南隱居篤  
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是  
十卷者先生師長壽若一年手書十部復舍  
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  
華原舊居玉山宅為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  
燕鄰稱遊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  
二則今之維摩詰見華嚴感應思遊居終南  
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

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  
思邀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  
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  
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思邀曰汝還無慮自  
是池水漲溢思邀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  
一方世不得而別西陽雜俎

池元案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  
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  
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  
先生野服藜杖兩眉垂肩焚香揖聽而入  
設鉢飯祀菊若甘露觀一錢音還虞書其  
金六兩為錢百錢也僕送至中途問先生

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掌書思邀字僧  
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  
歸視觀乃金錢一百由茲一饑身輕無疾  
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錄請誦經時在國初  
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

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罽賓沙門佛陀波  
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  
佛頂尊勝呪為除罪祕方可還西取經流傳  
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  
顛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  
布何得自祕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白

明寺與沙門順貞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  
後出。行者盧慧能至廣州法性寺位印宗  
禪師為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  
蒲分戒此壇是宋末那跋摩造嘗記云後當  
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真諦於壇側植  
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

池元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  
宛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顛所譯尊勝經遇國諱皆避之  
以世尊為聖尊救治為救除太宗諱世民上  
曰佛經之言豈當避諱乃敕令改正。國清  
寺僧智瓌為直歲將常住布十端與始豐縣



承李意及天台縣在隋唐時為始豐久而不還環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環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昔亦有李意及字見實祥記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為姦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於不義之地而錢穀竹木四時誅求視以為

常不思它日地獄酬償之苦為儒為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為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為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勅道士隸宗

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通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為次吳闕澤稱道事天天事佛隋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收撰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

子李姓是國之祖遂令居滌上達理失禮置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忽乎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達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佛皆二君教其愚也詭露元年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添患牛乳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顛顛云為互用

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甚輕唯用伽藍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為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己用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為牛地九

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鑪炭的論其報可不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為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餌而不悟其非占山為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之流深足鄙恥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鑄石為

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恩法師窺基示寂勅諸寺圖形以祀師稟裝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為慈恩教三時傳戒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

教藏淵博學者難觀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

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聖初入宮為才人太宗崩出為

太子即臨是為中宗光宅元年廢中宗為

廢正武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菩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靈利佛逝國

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出廣州

冬復往佛逝國。揚州白塔寺沙門道相掌

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

曳袒下地欲斷其頸相驚叫乞命官厲聲言

合房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袒叩頭言不

池九

二十九

敢違命即聲鐘集眾罄捨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袒一鉢一納不言而去袒自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賜紫始此

二年勅僧尼依舊立在道士女冠之上。勅

荆州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五祖出

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等

六部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宮威禪師為左溪朗禪師說止觀法門。北印度沙門寶思惟譯文殊一字咒經

等七部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

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一日

坐亡二女失望旦旦詣墳號泣三年忽生蓮

華五莖于土郡以上聞則天勅檢華根出自

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為落髮令居天女寺

始令佛經製咒字為如來吉祥萬德之

所

集音之為萬華嚴音義作大周長壽者蓋意如

案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智臆有大人相形如死字名吉祥海雲又作靈是吉祥勝德之相由疑右旋而生似已字然靈是西土字也凡萬方是此止字同呼為萬

廷載元年勅天下僧尼舊隸司貨即今改隸祠部以佛教有護國之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人持二宗經偽教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穆護進火祆教教遠大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歷間荆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其法行於世而弗禁也蓋西土九十五尋道之類歟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眾者以左道論池九

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為信陰相交結稱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馮狼作亂如方臘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虛行者十二部假禪若吾徒即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為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為至嚴沙門有為行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時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觀心我心安在答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

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答安斥之曰  
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  
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  
走廣異記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處會未備遣使  
往于闐國迎實又難陀於東都大徧空寺與

菩提流志重譯晉譯六十卷七處八會沙門  
新譯八十卷七處九會沙門

復禮綴文法藏筆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  
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治生蓮一莖

百葉華嚴感應傳云人間華十餘  
葉天華百葉淨土華千葉

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能禪師水精鉢  
摩納衣白氎香茶勅韶州守臣安撫山門○

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乞為僧賜名玄嶷賜夏  
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嶷撰甄正論以尊佛  
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為次序今玄嶷以  
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  
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梁令因加三十

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

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  
勅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  
諸言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  
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偽造

之為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

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田○詔法

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晃然

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

十大德為授蒲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徧空

寺佐實又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御

上東門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真容舍利

梵經置佛授記寺道場集眾翻譯

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

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為震動

即日引對長生殿敷宣玄義指殿隅金師予

為譬后豁然領解封師為賢首菩薩戒師集  
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為賢首教云○  
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云七日復蘇報元英  
驚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  
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  
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名經生未

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厄復於母墳地產

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之勅賜立孝門以  
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詔敕天下僧尼日二錢作大

像于白司馬坂反音○詔義淨三藏於東都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教序

大足元年成州言有佛跡見甚大詔改號大

足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世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七

中宗顯高宗子

神龍元年詔韶州慧能禪師入京不就○詔

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

誦法華經試中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

坐亡天樂來迎○勅遣使迎韶州慧能禪師

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袈裟瓶鉢以

諭主上嚮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於內道場

譯孔雀咒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

居房部祈念藥師如來遂蒙降祉因命師譯

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

○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貶高州至南海遇

印度沙門般刺密諦遂止制止寺譯大佛頂

首楞嚴經融為筆受○九月初明堂大赦詔

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亦畫

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為不然自

今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後有留  
此偽經及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遠  
者準勅科罪弘道觀者拒彥道表留化胡經  
勅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偽頃以萬幾之暇  
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諦之談莫不  
敷暢玄門闡揚妙理何假化胡之為方盛者

子之宗義有乖遠事須除削

惡

述曰永嘉謝守灑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  
老子數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塵  
升天也商紂時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  
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授尹令道德經西  
遊不反也昭王二十五年復降於蜀李  
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肆  
往西域化胡於于闐國升天三也巴上並  
孝宗時人林史記定王三年生於楚苦縣  
靈素舊徒也為柱下史孔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  
為尹令說道德五千言與尹子西之流沙  
也此前後降生事跡不可言無昭定兩時

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時則  
且以後文為正

議曰駁化胡之偽有九說焉史記老子傳  
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  
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  
刊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

繆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

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欲師佛乃改

為吾之身也二繆也化胡經說老子至蜀

賓化胡剃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

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蜀賓有剃髮

事三繆也偽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文六

金身名曰佛陀為胡王授五成本云化胡

今乃化尹子成佛四繆也偽經言浮圖寐

滅永為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

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繆也偽經言老

君命梵天煩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為佛釋

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煩

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經也偽經言尹子化舍利弗賓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造偽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為何義七繆也實錄妄謂弟子守佛家者為喪門羅什改作桑門沙門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穢迹金剛又謂仙道為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經妄立議論八繆也實錄不識佛壽長遠見光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此言譏佛滅之速九繆也老子下為法師上為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欲尊道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謗佛之舉

池十

可不畏哉昔王符偽造此經死墮地獄閻王訶云世間偽經毀蓋汝罪方脫今人撰實錄者方盛引偽文甘與王符同一受罪可不悲哉所偽經諸說略見北朝魏孝明唐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偽說獨武后朝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欲存

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特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百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圖之化晉高士傳魏典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為浮圖隋史西域傳魏宋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皆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處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敕劉如睿八學士各為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今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為之語曰老子本如葉尊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熱機緣義見經并輔行後反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為合理昔王符據

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  
至廣說屬賓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  
去二萬里豈當混濫如此偽說敗績不少  
前列九繆有能立難者吾當截舌以謝  
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  
北宗神秀國師示寂於東都天宮寺謚大暹  
禪師師得法於五祖自武后朝召居內道場  
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說問法執弟子禮○  
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正議大夫封  
上庸郡公法藏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縣公  
官給奉祿一同正員奉音風敕菩提流志於  
佛光殿譯經上御法筵親臨筆受百僚侍坐  
也十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  
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來洛陽行化至泗州  
城民賀跋捨宅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  
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  
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普光王師既  
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  
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又御書寺額○敕文  
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敕菩提流志於  
西崇福寺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  
翻經使盧藏用等潤文○詔律師道岸入宮  
為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  
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為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亡敕於薦福寺  
溲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  
芳帝里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  
○五月大旱敕菩提流志於崇福寺結壇祈  
雨三日大澍音注○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  
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賜齋  
也十



觀沙門議論敕畫工張訕圖翻經大德及眾

學士于殿壁親製讚辭



睿宗且高宗第八子景雲元年高祖舊第興聖宮有柿樹枯瘁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

菩薩戒





二年敕菩提流志同法藏塵外等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魏知古潤文監護○敕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亡贈司徒號國公

敕葬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廷入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肅后将謀逆回遇之途望塵唾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玄宗在藩謁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出回

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丈點金銀燈五萬盞望之若華樹○菩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十一賢首法師法藏士贈鴻臚卿葬神和原

二年敕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令毀抹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汴州至司馬園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寢寺乃化緣鑄丈六彌勒像買鄭景宅為院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建國寺因名曰建國志愔至雲禮像泣告像忽放光志愔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王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葬蘇州國恩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焉世稱六祖  
玄宗隆基睿宗三子  
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

進十

六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為僧富戶疆丁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請禁度僧言佛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敕百官毋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者就寺贖取

○二月敕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王者遠法師謂袈裟非朝宗之服瞻法師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母既時停罷然不聞當時以何為議豈不曰若稽之佛典出家之士尊居三寶為世福田尚使父母反拜豈當違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議不出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為此非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道及出世法要稱為天師天子帝問國作何

如對曰靈輿有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口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帝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識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絕以魯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將軍史獻出玉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謁

命圖其容于壁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

節內道場居之尊為教主師譯出毗盧遮那寺經密教一宗於茲為盛○日本國遣沙門

元昉入中國求法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循南海至廣州來京師召見敕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

至必結壇灌頂度人禱雨禳災尤彰感驗○

長安罔極寺沙門慧日遊西天還進佛真容

梵夾名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賜號慈愍三

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月長

者李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繁衍乃持

新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

十棗柏葉餅一枚世號棗柏大士將齋經往  
韓莊忽見一虎當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  
方山土龕處其中室無燈燭口出白光炳照  
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墨坐亡之  
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卷中  
有甚  
一老  
卷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  
惠寺傳瑜伽大法于金剛智○五月京師人  
多疫病醫王常老師施藥以救無不瘥師每  
存心護願人觀之者病為上聞之名愈見禮  
為藥王菩薩老師者疏勒國人西域常衣毳袍  
腰懸數百胡盧頂紗中持黎杖一黑犬同行

自云已五百年竟舜殷湯周秦漢唐凡七度  
化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為黑龍背負老  
師冲天而去  
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邢和璞謂尹愔  
曰漢洛下閔云後八百年當差一日音又必  
錯也  
有聖人出而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謬洛

下之言信矣後六年亡謚大慧禪師○于闐  
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姚崇薨遺令云佛  
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  
福汝曹勿効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  
之徒以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

化崇不知此道而且獨任虛理以飾陋見  
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創寺鑄佛寫經其  
屬續也則遺令戒兇曹勿舉佛事使得君  
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一  
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普照至揚州奉國  
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鑿真  
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  
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  
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并除之功  
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私望風凡

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敕下豫州新息令李虛  
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胥正敢毀坼者斬虛  
行事多違戾非有意全佛屋也後病死既斂  
聞棺中指戛聲母俱開之乃生時暑月身頗  
瘡爛月餘方愈自言初為兩吏拘至王庭見  
前新息吏士經年矣謂虛曰長官殺害為心  
今當受報虛聞大懼請救吏曰去歲坼佛堂  
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天不合此間追捕  
王若問但以此對頃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  
吏讀曰李虛專學割羊腳合杖一百仍割身  
肉虛曰去歲敕毀佛堂虛界內獨存之願此功  
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福簿  
池十  
在天堂王令檢之吏讀曰去年毀坼佛堂新  
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  
言畢罪簿火出焚之略盡乃敕兩吏送還後  
三十無疾而終大評○菩提流志亡年百五  
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歲贈鴻臚卿○房瑄  
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與之出遊過夏口入

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  
德與永禪師書畫謂瑄曰頗憶此邪瑄恍然  
悟前身為永師也○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  
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三即  
各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  
亦曾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漣水趙壁入  
京舉選路逢亡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  
我衣裝在阿家處可取賣造金剛經一部壁  
如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  
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驗剛感  
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此  
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為之制初  
未嘗掛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  
然至則天延載始令二衆隸祠部而明皇  
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宗至德復令鬻牒  
謂之香水錢逮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  
之賦謂之清閒錢嘻律言非我所制餘方  
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如來以佛眼觀者

世為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嘻

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為荆溪湛然禪師說止

觀法門。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

○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

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定數敕附入

大藏。武功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

十二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骨

體氣絕斂十日復蘇言見閻王責曰汝夫是

肉身菩薩何為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

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

經造化者甚衆 ○沙門

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為彌勒佛像高

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陵雲

二十年金剛智三藏亡謚灌頂國師弟子不

空三藏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樹

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

是西晉時有僧義興於鄖縣東南三十里山

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睿案故迹

造精舍於山之東麓祕書萬齊融建多寶塔

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

童送供夜遮塔行道入見師身與塔齊因號

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塔師。敕

末尼本是邪見妄託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

徒自行不須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

餘皆邪法無足議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

便須禁止今乃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

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為佛

法之混濫嘻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

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刪定四分戒本

出家之士得以誦習

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窳塔于龍門之西山

二十四年敕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

中書奏令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

道子妙窮丹青大略宗張僧繇上召入供奉

道子池十

道子十一

於景公寺畫地獄變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

兩市屠沽不售今世有石本

二十五年敕僧尼仍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

以李宗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

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

寺及覺異之遂巧人造及其數忽一日遇僧

曰吾道汝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半

朱門高聳榜曰回向趨入見上方老宿諸僧

相勞問秀出袈裟徧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

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

居此好聲樂謫為人間主父當復歸囑秀曰

汝持玉簫袈裟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闕表上

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高僧傳

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

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二十八年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立師得法

於六祖僖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二十九年河南來訪使齊澣言至道可尊當

從宗仰未免鞭撻有辱形儀其僧道有過者

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音分處所由州縣

不得擅行決罪奏可○不空三藏自師子國

復來廣州來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

之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西域康居音渠大石五國入寇安西

唐南置安東安西帝召不空三藏入內持誦

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二七徧上見

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

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禱往救安西請設

食葷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

黑雲中見金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

地寇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

奔潰湏臾見城樓上天王見形上令驗之即

誦呪日也今城樓軍營立

二年敕羅浮山佛經所載是華首菩薩住處可

特立延祥寺華首臺明月戒壇○初沙門楚

金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身心  
 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下基  
 之日衆聞天樂異香帝於禁夢虛空有楚金  
 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  
 賜縑緡以助役  
 三載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  
 萬衆瞻禮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  
 昧感獲舍利三千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  
 皇帝等身金銅佛像○名司空山本淨禪師  
 至闕問禪宗要旨勅住白蓮寺○南岳懷讓  
 禪師示窳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得法  
 於六祖  
 四載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  
 宜改大秦○名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  
 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  
 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  
 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士素事佛毀  
 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毀釋

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  
 約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  
 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于朝命邕為僧統嗣  
 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瓔  
 珞白氎池五勅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入內為帝  
 行灌頂法時久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徧冷  
 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勅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  
 給牒用綾素勅天下寺院擇真行童子每郡  
 度三人  
 十四載上以北方稟氣剛毅列剎多習騎射  
 詔沙門辯才為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 第三子  
 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  
 玄宗太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  
 數千人請太子留東破賊室金城沙門道平  
 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收復遂以平為金吾大

將軍至臨臯屢與賊戰大破之事定行封平  
 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帛七  
 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  
 在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驚僧道度  
 牒謂之香水錢始此牒○時寇難方盛或勸帝  
 宜憑佛祐詔沙門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  
 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以問左右  
 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  
 名名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祈  
 福○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  
 內教授○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奏城  
 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  
 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  
 上皇說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  
 羅全禪師為大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  
 區全禪師後往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  
 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皇自成都  
 還京師○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藥

師道場忽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  
 勅荅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兆生處伽藍之內  
 亦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  
 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  
 夕讚禮勅五岳各建寺妙選高行為之主白  
 衣誦經○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時僧標中  
 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剃度○羅浮山  
 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  
 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  
 乾元元年復稱勅不空三藏入內為帝灌頂  
 授戒法感大樂說菩薩放光證戒  
 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  
 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史顏真卿撰  
 碑云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壑  
 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  
 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禪師入見勅居千  
 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上曰見師云釘釘著



懸挂著五祖戒師代云好事不如無上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云還會麼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上元元年勅中使往韶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吳興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翌旦師入關關吏問何來答曰善誦法華遠來受戒關令以

聞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喜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勅僧尼朝會毋得稱臣

洪覺範曰嵩明教每歎沙門高尚見天子此事未歷世

無臣禮自唐令瑄首壞其端此事未歷世因之於是不疑彼山林逸士天子猶不得臣之况沙門之道尊居三寶為世歸依者乎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其間自叙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重其高識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存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徵見光武稱名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士尚知以道自高况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事世主自取汗辱若肅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大

禮者矣

名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誓見天齊王王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鷄卵取白傅頭瘡坐是之由在獄受苦鄰悲號求免王曰往鄒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忉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棲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吟遊其間母喪表請以輞川第為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  
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  
當是帝諸天王當是三十二天相謂曰下方  
喪亂殺戮過多請以第二藏寶鎮其國乃具  
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今前二吏導其歸如  
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置日  
中白光屬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穀  
璧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旼表上之  
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  
以楚王入為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  
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如寶和大  
師勅長安立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  
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祚也史雖載之  
不知其為天降之識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世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若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

代宗豫肅宗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率  
百僚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

王經二輦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

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寇平詔曰仁

王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

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貴等於大明宮南苑

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

譯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

鴻臚卿。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

官司毋得摠辱僧尼。勅大興善寺建方等

戒壇立臨壇大德十人。帝夢六祖請衣鉢

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州刺史楊

城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誦

法謂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廩給。童敬

沙門崇慧與道士角法告勝勅賜紫衣。勅於金剛智諸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頂咒。鎮國純陀三截亡年六百歲。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賁於槐園撰仁王經疏。進上姑蘇支硎山沙門道遵左漢弟子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

大雄之慈聲郡刺史常元甫尚書劉晏奏賜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衛州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竦懼即蔬素轉加勤誦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沙法火焚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峯寺食鉢中覩五色雲見山澗

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菩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末代修行以何為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處建寺號竹林云

池十一

三年詔慧忠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笑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雌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笑師於地上一畫問何字答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是王字師曰三七是少答曰二十一師曰

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笑不識笑陛下何以得此愚人帝顧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泛何而起師曰妄相現前奴也解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

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  
曰天下事不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縊殺  
之○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  
在內廷見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  
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  
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紱  
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  
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  
為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  
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勅杭州守臣於山中  
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  
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  
安見東北一山逢樵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  
駐錫焉四祖下○七月詔建孟蘭盆會設高  
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幡華  
鼓吹迎行衢道百僚迎拜歲以為常翌日產  
靈芝于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  
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異德上南向而禮

焉度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文○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道遠  
法師說止觀法門○勅回紇奉末尼者建大  
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  
主近侍諸臣並觀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  
裴冕上表稱賀  
五年彗星見于東方詔不空三藏行法既而  
星殞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  
霑足○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為鬼神講經當  
陽節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  
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  
行雨願起大悲師焚香遙望潭洞而祝頃刻  
雲起甘澤遽下歲乃有秋  
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琛於瑯邪  
山建佛剎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  
及覽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  
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

白衣白冠

八年勅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

九年帝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勅太子  
詹事古佚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  
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及示寐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

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勅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勅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寺主知事如

聞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

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池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

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等十四人集

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僉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謂帝

曰州將太守兼兵者今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

傳者傳強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絲

黃金澡罐勅寫真容入內供養。五月帝崩

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

尼

德宗建子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疏勅賜

紫衣充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

帝命良琇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

四明無生居士胡幽貞修華嚴感應傳一卷

備載歷代弘經之迹言龍樹龍宮所傳下本

十萬偈今東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

偈其餘尚秘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經偈

真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草衣禪衣宴坐

三十年足不踏地口不嘗味萬有虛焉然

此身不動侍郎權德輿為之記曰古所謂遺

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

它方之說法者乎

池

五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  
注豎在京者於祠部納告唐稱符告者與品

與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收送  
終之餘分及一衆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  
今並停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山南

事鈔衣法篇及七五衆輕重儀備述分財法 ○法照法師於并州

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官常聞東北方有  
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  
迎入禁中教官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荆溪禪師  
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

定為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嘗泛荆溪  
學止觀荆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  
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  
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荆溪云○梁肅記  
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  
解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

京師安國寺為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  
法華三昧忽有尼彌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  
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  
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

貞元元年常臯為西川節度使初臯生一月  
有梵僧見之別久得無恙乎兒為一笑衆問

其故僧曰此諸葛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  
在蜀及是而驗臯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為西

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為學

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  
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瓚禪師居南岳  
上封人踰嶺殘必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  
而後悅豫知為隱者候之良久瓚撥火出芋  
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為帝言  
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瓚寒涕垂  
頤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亡師得法於南岳讓禪師其後五世誤作去聲派為二家為仰曰臨濟北

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羣生館宇經行必資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鳳翔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衡山石頭希遷禪師亡師得法於清源思禪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勅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行山詩

集藏子御書殿○遂法師於國清寺為廣脩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茶國師子王貢華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普賢行願品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覲獲宿命智瞻見便識

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髣清涼法師教授和上

十二年正月勅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勅給事中徐岱等與沙門覃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

池上

詔厨賓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所進華嚴經圓照鑑虛靈遠澄觀潤文證義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今左右街功德使霍仙鳴實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

○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令儋衆經聲不絕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謚大圓法師十四年二月般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華嚴經四十卷此經三譯晉譯六十卷唐譯四十卷後朝八十卷今德宗朝四十五卷并普賢行願品一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盂蘭盆供軍朝  
皆浚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橘免勢沙

門空海入中國學祕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康放光而

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探

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

影堂大陳薦獻修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

曰汝奉吾教以利有生則汝之功必生安養

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

定川今嚴言訖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

念佛月餘孩孺念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

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

集衆升座高聲唱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

唱十聲則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諱憲宗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

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

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師得法於石頭遷師於○日  
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於天台邃法師盡寫

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始也

憲宗諱順宗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

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僧錄始於純○

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

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

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祇

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

回紇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璀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隸

焉姓吐突名隸官○三月詔曰男丁女二耕

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

無出家之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詔鵝

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法

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

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罔措帝



曰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  
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翔問大悲用  
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於師得法○  
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  
詣闕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  
三年詔章敬懷禪禪師至京召見內殿空問

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  
居易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  
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  
禪律即是法法不離禪○馬郎婦者出陝右  
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少

述

九

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通普門品者則吾歸  
之明旦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旦通  
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  
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它房客  
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  
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哀曰

此普賢聖者閔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  
而去○吳郡齊君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  
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  
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  
棗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  
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

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  
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

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  
界者衆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  
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徧帝豁然有得勅有司  
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

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謂  
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  
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  
妄八偈居易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  
關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  
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

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  
萬卷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  
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蓋參馬  
祖問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  
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  
照常製竹漉離賣以供朝夕將逝令靈照出  
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遽曰日已中矣而有  
蝕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立  
居上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  
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所無言訖枕公膝而化○勅諫議孟簡補關  
蕭俛於醴泉寺監護譯經潤文○無著禪師  
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  
溪著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著隨入一寺翁  
呼均提童子出迎翁引著升堂坐童子進瓊  
瑁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

何來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未  
代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  
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般若  
寺也著愴然悟此翁即文殊即稽首童子足  
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  
真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  
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  
別文載翁說得曰一念淨心是菩提造淨  
沙上寶塔寶塔畢竟化為塵一念淨心成  
六年般若三歲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  
簡潤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亡師得法於焉祖自少  
林以果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  
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臘次  
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施後架挂搭道具置十  
務寮舍以營衆事後世從而貴之名禪苑清

規○法師智晉多所著述而聽徒絕少因棄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閱師所著曰汝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辨食施飛走見辨日炊飯散郊外感羣鳥來集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座下千

衆皆年少



十年南海經略使馬揔上疏請謚曹溪六祖勅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為撰碑十一年隱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相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鍊頂灼膚以為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晉魏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餓死

臺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俗厚故治孔以仁義為前驅佛以真道為救世非佛法之可時薄俗也國祚短促命非佛成之營所易史武不足世知故言索靈荷而前退之創後世君千勿用此論為棄濟佛本夷狄之人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大聖人降生中

之東境遠方豈當以中天為表一大教皆先佛之道宜法王法教君不得而臣為出家士非不修行法王子然於忠孝之道所以報君與臣者非世俗而法王法教君不得而臣為出家士區區所能比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死賴裴度等勸貶

潮州刺史佛示現生殆實未嘗減留取舍利有佛手印禁金剛聖物一切不能壞何壞以水火佛道慈和聖物一切不能壞何壞神自能降罰是亦佛慈力救罪不致死也其報類大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比是

池

十二

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寶  
代云許愈識佛光古○二月勅翰林學士  
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鳴鸞  
阜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  
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  
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  
宮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  
氛侵滅稼穡豐云云二十四日奉佛還于岐陽  
舊塔○韓愈至潮州開大顛師之名請入郡  
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  
顛得法於石頭遷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罔措時  
三平義忠為侍者乃擊禪牀三下師云作麼  
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慧拔愈大喜曰和尚  
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處一日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師  
云晝夜一百八愈罔措明日再造門首逢首  
座舉前話座云侍郎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  
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愈至方丈進前語

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愈云  
信知佛法一般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來首  
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侍郎佛  
法是麼座云是師便打趣出院知保慶云首座  
大顛師令八月遷袁州刺史復造其廬施衣  
二襲以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  
池上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色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  
外形骸不為事物役亂因與之往來及祭神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積  
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會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云  
孟簡復服之曰彼揚墨老氏之書於理偏屢  
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  
異路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為廣其道非求  
饒糜觀施作活計利妻子柰何韓君以愚人  
下俚翁嫗之情見持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

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云云  
 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往復云云則知  
 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撰  
 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  
 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  
 升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詆退之又作  
 永升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  
 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  
 此文耳  
 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存本集退之見  
 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尺不應無之一  
 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  
 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逃東  
 坡之鑒也  
 涪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  
 之辭亦為之少沮云  
 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  
 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子馬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  
 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音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  
 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云云然則如  
 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  
 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予  
 喜嘗病予嗜浮圖言嘗予與浮圖遊退之與  
 兩端為相責之本于罕於後近隴西李生自  
 作兩節解釋皆有關鍵  
 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  
 不斥浮圖重述退之責不浮圖誠有不可斥  
 者先立此句為與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  
 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儒書合與先

聖不異有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  
 此兩義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  
 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  
 申韓之怪僻險賊邪子尚不斥在墨之怪險  
 退之何當大曰以其夷也為夷退之言佛果不  
 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李  
 扎由余乎力秦之先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  
 盜見莊子二皆中國人吳公子延陵季札  
 賢臣由余自西戎入秦二人皆出於蠻戎非  
 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則貴退之原以其法為夷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  
 得而斥也儒書合不當斥與退之所罪者其  
 迹也但觀此句責退之心曰髡而緇無夫婦父  
 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意欲退之觀世  
 俗務責學若是雖吾亦不樂也十五退之  
 出世間者若吾亦不樂也十五退之  
 之忿其外而遠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王也正  
 退之觀迹見退  
 為別之迹不知心夫沙門之法去世榮故  
 出家學道所以非報父母之極明而為天官  
 淨土之生事死非報父母之極明而為天官  
 但三實世所尊敬豈復貴之而已不知耕織  
 參人莫養君子請石中退之不知耕織象學  
 野者之莫養君子請石中退之不知耕織象學  
 道者之莫養君子請石中退之不知耕織象學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為解釋與  
 此與其人遊者此句為與浮圖者志在  
 道通浮圖之妙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  
 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但知喜其清  
 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也正  
 名俗士唯念利則舍是其馬從所慕會檢同焉  
 音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為解釋與  
 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釋通易論語  
 儒書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  
 信其所學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地子  
 有與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  
 遠矣此子厚所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後世士夫見  
 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揚墨者  
 為比揚墨之僻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  
 見凡世間九流悉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  
 佛道之外豈當以揚墨比之哉或曰抑子

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教  
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  
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  
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  
此警退之之不逮非從易論語中說則儒  
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  
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  
碑云紹承本統以順中道送重巽師序云  
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  
此未可以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  
斥佛非柳子不足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  
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

池十一

十六

韓愈斥潮州第四女孥年十二死于道瘞商  
南山下及後為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  
為壙文曰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  
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  
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  
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梁武事佛及禍

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斥逐之禍  
何其速哉梁武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  
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  
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  
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說如是哉  
予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  
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不相用不得為孔墨

藏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  
琳論道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荆公蘇  
東坡龍先生嵩明教之說荆公曰人有樂  
孟子之距揚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嗚呼  
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  
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  
云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  
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  
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揚墨佛老甚嚴  
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

池十二

十五

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  
知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  
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  
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  
汝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  
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

其辭不怨孰有怨天而侮訛之者其勇於  
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佛老大  
聖斥為夷狄道原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反孟  
玷孔讀墨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  
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  
道原性本一今言三品五性未為知性原人

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人乎原先朝迎佛  
骨而升遐近於幸灾直諫左遷潮陽而勸  
封禪近於獻諂求入賀長畏修史之禍而  
勇於排佛才劉秀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  
塞之類傳塞見張藉書文嵩明教非韓三  
十篇其言曰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

於道不弘考其書觀其行誠然耳欲韓如  
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  
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  
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譏  
沮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  
夫天下之好毀者云云其條如龍先生辭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  
一始孟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  
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  
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  
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  
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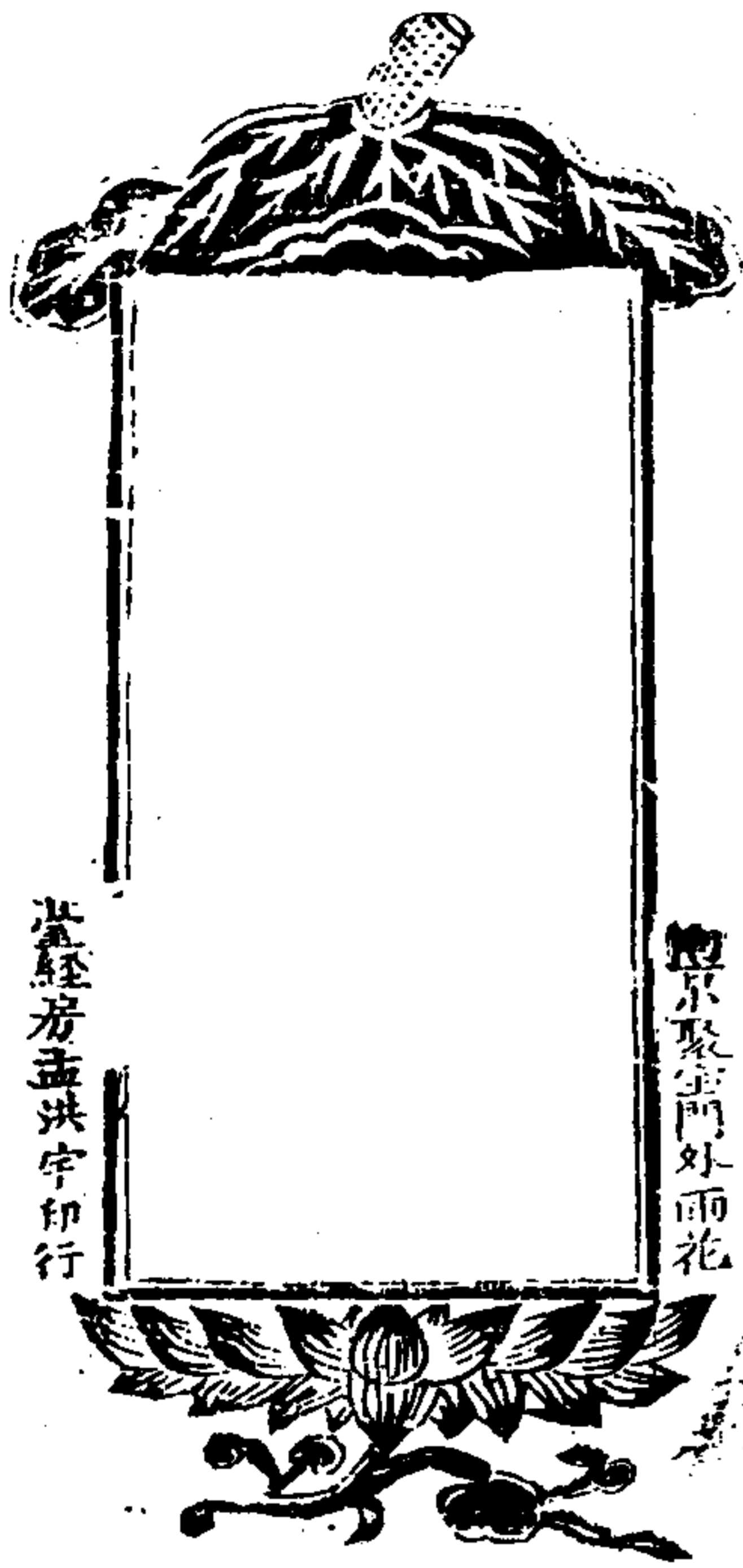
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  
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  
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  
同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  
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  
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



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賈島初為浮圖名無本來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圖舉進士有李洞者慕島為詩鑄像以事之嘗稱賈島佛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佛京聚寶門外雨花

法經房孟洪字印行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略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穆宗 憲宗子

長慶元年上親製南山律師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人奉事聲飛五天辭

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

宗 至 今律宗修忌 之用以稱讚 幽州節度使劉總上

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留後自剃髮

為僧以私第為寺帝乃從其志封為大覺師

賜僧臘五十寺名報恩 河東節度使裴度

奏五臺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師子於

空中從者萬眾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

慶雲見於寺中 勅龍興寺沙門惟英充翰

林待詔兩街僧統

二年汾陽無業禪師 凡學者致問必答

之曰莫妄想憲宗屢遣使召皆辭以疾上即

位思一瞻禮至是遣兩街靈真齋詔迎請師

笑謂衆曰吾後別道去矣中夜集衆說法端坐而逝勅謚大達國師○中書舍人白居易知杭州徃問道於烏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服其言作禮而退師名道林見

四年沙門惠皎於杭州西湖孤山鑄石壁法華經刺史白居易九人助其功宰相元稹輅為之記有云佛法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白居易至廬山見歸宗常禪師值師泥壁問曰君子儒小人儒居易曰君子儒師打泥朽一下居易遂過泥師接得便用

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麼居易云不敢師云祇有過泥分○中書令王智興請於泗州建方等戒壇遇聖誕之日許以度僧制可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書以為所度無算江淮失丁男數十萬帝不納敬宗

業

寶歷元年勅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使擇戒行者為大德令試童子能背誦經百五十紙女童誦百紙者許與剃度二年勅沙門道士四百餘人於大明宮設齋一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叙講經上稱

善○白居易述華嚴經社記云杭州龍興寺沙門南操因靈隱道峰法師講華嚴世界品遂發願勸黑白十萬人持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復勸千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聚會具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於未來世華嚴藏世界大香海水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

佛前與十萬人俱乃於衆中率財置田千頃以給齋用末末記於予曰予即十萬人中一文宗大和元年十月誕節詔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大師義林上清宮道士楊弘元於麟德殿談論三教具天問答○沙門善信大師

學于馬祖悟佛法大意後往五臺修無碍供  
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  
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博雨于山之龍  
池師止之曰勿殺而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  
宴坐甘雨霽然有張武陵父子率眾禮謝為  
建道場至是年忽示眾曰種種供養不若以

身供養乃以利刃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  
涌門人哀號奪去其刃師不起于座遂入涅槃  
張氏父子侍立左右脫然解化人服靈相  
謂之大聖二聖云山南節度使崔公遣官修  
供以金泥傳其身上聞之賜所居號幽濟院  
自是諸郡有禱靈響如答

二年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於洪州建方等  
戒壇以聖誕度僧制答曰比因國事暫免度  
僧勅命已下而傳師違禁申請宜罰奉一月  
以示不允  
三年沙門清晃等於姑蘇法華院刊石壁法  
華經等八部郡刺史白居易為之記

四年祠部請令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  
申省給牒時入申者七十萬人。引駕大師  
義林奏修慈恩塔開冢之日異香襲人真身  
側臥甕臺具四十齒容相如生甕上金色首  
厚二寸如瑞芝狀。脩法師於天台禪林寺  
為物外法師說止觀法門

五年勅天下州郡造僧尼籍

八年十二月池州南泉普願禪師亡。師

居南泉三十年觀察使陸亘請入郡伸弟子

禮亘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曰大夫十二時

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階下漢

陸亘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祇

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云臭骨頭花十

八亘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

夢相似。澧州藥山惟儼禪師亡謚弘道大

師。石  
九年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四月翰

林學士李訓請罷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  
偽濫者是日大內靈像夜大風含元殿四鴟  
吻皆震墜拔殿前樹者三壞金吾仗館舍內  
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民  
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  
復立大內儀像風始息舊史五七月李訓請  
令天下僧尼試經業不中格者罷之十一月  
李訓坐謀誅宦官斬首於昆明池勅免僧尼  
試經○八月詔沙門宗密號圭峯六祖入內  
殿問佛法賜紫方服  
開成元年正月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  
引駕大師悟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戒茶毗得  
舍利三百粒師表率清衆十有一年弟子傳  
業者千餘人史館修撰裴休撰碑銘○勅沙  
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上嘗謂近臣曰天  
下有無補教化而蠹食於國者卿等可悉言  
之有對者曰祖宗已來廣行佛教緇徒益多  
茲為蠹物耳上即勅中外罷緇徒講說佛經

會尚食厨蓋御膳亨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  
微聽之乃羣外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  
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  
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又一日  
食蛤蜊有擘不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大士  
形帝召終南山惟政禪師問之師曰夫物無  
虛應此蓋廣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  
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大士以現未  
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為非常為信為  
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焉得不信師曰已說法  
竟帝大悅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勅師住  
聖壽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終南山隱居人問  
其故答曰吾避仇耳五初  
三年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輟朝三日  
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師歷九朝為七  
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才供二筆  
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  
勅撰碑

陽一



五

四年中書奏誕節令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齋詔許之時名僧俱會士民縱觀莫不傾敬五年正月圭峯禪師宗密亡宰相裴休撰碑武宗疾程宗三旨上欲芟夷釋氏詔令兩街述有佛以來興廢之際有何徵應法寶大師玄揚撰三寶五運圖以上。勅天下末尼寺並令廢罷京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死者大半

四年正月上以齋月斷屠出自釋教爇之勅今後唯禁歲旦三元日國忌日

五年正月趙歸真請與釋氏辨論詔僧道會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知玄法師登論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辯說精壯道流不能屈因為上言神仙羽化山林匹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帝色不平放還桑梓帝作望仙臺於南郊歸真乘寵排毀佛道非中國所當奉宜從除削臣僚

皆言歸真姦邪不宜親信歸真自以已涉物論乃薦引羅浮鄧元超等同力膠固謀毀佛法四月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勅兩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廨驛金銀像以付度支鍊像以鑄農器銅像鐘磬以鑄錢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穆護火祿並勒還俗凡二千餘人宰相李德裕率百官上表稱賀。五臺諸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謂進奏官曰歸白本使毋聽遊僧入境節度使張仲武奉其命主客郎中韋博謂德裕曰沙汰之法不宜太過德裕怒出博武陵判官

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中下朱衣執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從墓出曰在此朱衣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

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稽留若此更曰  
 季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西海君同錄  
 其竟有賈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後  
 數日上果病崩廣太平記○太子賓客盧貞有子  
 嘗為僧因沙汰授先王府參軍一夕夢前師  
 至其家盧告曰卑官骨骨非所願也吾思披  
 緇未知何日師曰興復在即汝宜堅志俄見  
 旌旆萬騎傳呼而至云迎光王為天子通○  
 五月勅楊欽義充兩街功德使令兩街各增  
 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勅列聖忌  
 辰並詣僧寺行香一如舊典以道或亂先朝  
 毀除佛教勅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元  
 清鄧元超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屍  
 首  
 宣宗愍憲宗  
 十三年  
 大中元年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院釐革  
 過當其靈山聖境如有宿舊名僧能修創者  
 所司不得禁止○李德裕專權日久帝惡之

潮州司馬頃之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  
 初是有僧通宿世事謂德裕曰公當萬里南  
 行生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未盡猶有還  
 日德裕曰吾嘗夢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  
 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後旬日振武節度  
 使李璽饋羊四百僧曰萬羊將蒲公其不還  
 後景卒於朱崖

述曰自古人君之毀佛者必有臣佐以濟  
 其事故魏太武以崔浩周武以張賓衛元  
 嵩唐武以李德裕趙歸真卒使大法被辱  
 君臣俱蒙惡報何彼此之不幸歟至若舉  
 行沙汰如桓玄之在晉世傅奕之在唐朝  
 姚崇之在明皇李訓之在文宗然皆牽於  
 時事既行而復尼以故一時小危不若三  
 武為禍之酷也若周世宗天性毀佛而不  
 得其佐韓愈歐陽脩天性排佛而不逢其  
 君使世宗得崔浩則案誅沙門當有甚於  
 太武之虐使韓歐逢三武則毀像滅僧當

不減於崔李之酷崔浩腰斬德裕竄死不  
令之終亦足為報魯直謂退之見大顛排  
佛為沮祖秀謂永祚見圓通排斥內銷維  
韓與歐獲善于後亦由知識道力有以回  
之耳

統左禁軍楊漢公以策定功請復佛教乞訪  
求知玄法師於是復僧入居寶應寺屬壽昌  
節講讚署三教首座帝以舊即造法乾寺命  
師居之。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  
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  
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  
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

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  
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高鑰甚固曰此白  
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  
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  
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樂天嘗立頌曰  
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

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  
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  
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  
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  
念佛倏然而化

二年勅上都東都荆揚汴益等州建寺三方  
寺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臺山建  
五寺各度僧五十人

述曰案僧史略云取大乘方等不拘根關  
緣差但發大心並皆得受會昌沙汰僧尼  
在俗寧無諸過先令懺罪後增戒品自非  
方等豈容重受

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為官僚寄客  
驟踐今後不得在寺居住違者重罰制可○  
安國寺沙門修會以能詩應制嘗從上乞紫  
衣上曰不於汝吝但汝相有闕故耳及賜一  
夕暴亡  
三年正月齋日四明道俗八千人於阿育三

寺供養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雪色至  
手即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衆喜躍明年有  
新羅僧夜盜塔手擎逸亭而行不離本處為  
衆所覺勅沙門靈晏為左右街僧錄○壽昌  
誕節勅諫議李貽孫法師知玄同道士於麟  
德殿談論三教玄奏宜大復天下廢寺帝素

重師德命圖形置禁中

四年勅杭州鹽官齊安禪師院賜名齊豐寺  
初帝為光王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將見殺中  
官仇士良詐稱光王墜馬死因脫身遁去至  
香嚴閑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彌同遊廬山閑  
師題瀑布云穿雲透石不辭勞遠地方知出  
處高閑方停思以彌續之云溪澗豈能留得  
任終歸大海作波濤閑始知非常人後至鹽  
官海昌見齊安禪師自稱有光安奇之即命  
為書記時黃檗運禪師為首座一日拜佛光  
問之曰不著佛求用禮何為運便掌又問不  
著佛求常作如是事運又掌光曰太粗生運

又掌曰者裏說恁麼粗細安師一朝謂之曰  
時節至矣毋滯蟠泥乃以佛法為囑未幾武  
宗崩百官迎王即位屢遣使以師禮名安安  
力辭及終勅謚悟空禪師上賜黃檗為粗行  
禪師裴休奏改為斷際重實頌黃檗示大中  
牙遣弄爪○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釋

迦密教

五年勅天下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攜酒肉入  
寺○名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為  
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  
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  
人喫飯不因一口便飽帝說賜號圓智禪師  
○六月京城進士孫樵上書言百姓男耕女  
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食有餘率  
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二十七  
萬僧則天下二百七十萬人始得蘇息陛下  
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之  
後乎願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帝



怒不納。○九月婺州女子曾志願開雙林大士塔見頂足連環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四十九日復藏于塔

六年詔重建廬山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會昌毀寺二僧負文殊像藏之錦繡谷之峯頂至是寺復訪之不獲二僧相疑以為匿

去忽見圓光瑞相涌於空表自是峯頂佛手巖天池常見光相云天池者崇峻尤甚去東

林三十里夜間見空中聖鐙自遠而至初明一炬頃之至百萬鐙或雲中見文殊大士

出沒無常至心禮叩必見聖相。○宰臣言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費財過多

乞今後勝地名山許令修建復舊一度僧尼

仰本州律師精擇有道性者制可

七年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示寂謚大圓禪師見百

八年勅三教首座辯童充左街僧錄沙門僧徹充右街僧錄。○潭州岳麓寺沙門疏言同

往太原求大藏經河東節度使司空盧鈞副使常宙以經施之節度巡官李節為之記曰儒學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孔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興源於漢流於晉瀾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此衰世之所奉也宜一掃絕之使不得滋論者之言粗矣吾請

精而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和神清而氣烈怡然保順醫與禱無用也音粗矣胡切暗復

一夫而有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蹙耳聾而目

瞑於是用攻熨焉事襁褓焉是二夫者胡相

反邪病不病異耳耳蹙音蹙不能行暗五怪切

嗚呼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

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與教

持之道風雖微猶有漸漬以故詐不勝信而

惡知避善也暨三代之季風俗大敗詐力相

乘廢井田則唯務兼并貪土宅則日事戰爭

姦邪於是肆其志賢士不能容其身以故上

下相仇而激為怨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居

考一

柔和自抑則怨爭可得而息也以因果為言窮遠為分則貴賤可得而安也怨爭息則干戈盜賊之不興貴賤安則君臣民庶之有別此佛聖人所以救衰世之道也不有釋氏尚安救之哉今論者不責衰世之俗為難移而尤釋氏之徒為無用是不憐抱病之夫而詭醫禱之為何人也不思釋氏救世行化之為大益而且疾其官墻之麗徒衆之蕃摘其猥庸無檢者為口實而欲一槩以廢棄之是見其末而遺其本也會昌季年武宗大翦釋氏巾其徒徹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論於紙素者投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於是天下名藍真宇毀去若掃今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不當廢也亟下詔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體朝廷之嚴旨焚徹經像殆無遺餘故今明命雖頒莫能得其經籍道林寺者湘西之勝遊有釋疏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佛祠為最多大帥司

空盧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遺書或可得也既上謁軍門公果諾之四馳以求逸文月未幾得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輦而歸嘻釋氏救世之道既言之矣向非我明君洞鑑理源何能復行其道非司空公克崇大法何能復全其書非泌門疏言深識法運何能不憚遠

求以遂茲盛典奉聖上之令興釋氏之宗惠及後人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可無記焉述曰此文立言建理足以曉世之不知佛者使退之見之當媿服不暇子厚浩初序徒云與易論語合而不能如此明言救世之功然則此記殆過之矣李節名徵唐史

無聞

九年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示寂謚斷際禪師師得法於百丈相國裴休守新安請師入郡咨問禪法執弟子禮以所聞述傳心法要行於世南岳下第十年勅每歲度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

編一

十三

擇有道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一切禁

十二年勅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塔○日本

國必門慧鐸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

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眾疑懼

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

舟即浮動鏐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

之今山則有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

又今人或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

倣其製刻之局戶施功弥月成像忽失僧所

在乃迎至補陀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

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

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

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為對釋

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

吞吐晝夜碎句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懇禱或

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

玉淨瓶或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

蘭菴是為海東諸國朝觀商賈往來致敬接

誠莫不獲濟草

十三年上餌道士丹瘋發於背今用帝崩

述曰武宗毀佛信道餌丹發背而殂世方

以之為戒宣宗避仇為僧卒登寶位憤會

昌之沙汰誅竄李勣立方等戒壇本僧尼

重受戒法其意甚至至末年復用道士服

餌金丹疽發於背其過在於好求長年而

不達世相無常之義故終蹈其禍為後人

笑云懿宗長子宣宗

咸通三年勅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帝於

禁中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數幸諸寺

行施

六年朗州德山宣鑒禪師示寂謚見性禪師

親龍潭清第五世

七年臨濟義玄禪師示寂謚慧照禪師學者

稱臨濟宗見黃葉南第四世

八年正月永州湘山全真禪師端坐示寂師  
擲人遊方至湘山創梵宇曰淨土四方禪衆  
雲集受教會昌初忽謂其徒曰僧當危難宜  
易衣冠一夕髭髮俱長披紫霞衣曰無量壽  
哀頂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武宗果去浮  
圖宣宗復佛法師不復去衣冠世稱無量壽  
佛化現至此

十年端州洞山良玠禪師示寂謚悟本禪師  
見雲巖清源第五世勅追謚南山道宣律師曰澄照  
十一年相國裴休薨休學于黃檗得其旨平  
居不御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以激發世人  
著釋氏文若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詮諸序世

服其精要○十一月延慶節勅兩街入麟德  
殿講論佛法賜左街僧錄清蘭慧照大師右  
街僧錄彥楚明徹大師○上素聞雪峯義存  
禪師名勅賜真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  
冠天下衆至一千五百闍王王氏事以師禮  
見德山清源第六世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知玄國師沈香寶座  
○上於禁中設萬僧齋自升座為讚唄有長  
眉梵僧來應供受觀畢陵空而去即廣  
十四年三月造浮圖寶帳綵旛華蓋勅兩街  
徃鳳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羣臣諫  
者至言憲宗迎佛骨尋時晏駕上曰朕生得  
見之死無所恨四月八日佛骨至導以禁兵  
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帝御安福門  
降樓迎拜賜沙門及耆老曾見元和奉迎者  
金帛有差佛骨留禁中三日供養迎置安國  
崇化二寺令士庶得瞻禮十二月如前禮迎  
佛骨還鳳翔

禧宗僖宗第五子  
乾符三年外法師於國清為元琇法師謫止  
觀法門○泉州龜洋無了禪師塔全身二十  
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視不壞闍王聞之遣  
使昇入府庭供養忽真氣遠聞王焚香祝之  
可還龜洋舊址建塔即異香普熏傾城瞻禮

本道奏上賜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弟子慧  
忠遇澄汰終於白衣葬師塔東今龜洋二真  
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  
中和元年黃巢犯長安自號大齊上幸成都  
詔知玄國師赴行在所引對大說上自製號  
稱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定中見菩

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  
隆起痛甚上有冕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脇

安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乃漢川三學山知  
玄法師臨終感病與今正類漢書文帝時吳

景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刑文前帝寬不之即誘  
景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刑文前帝寬不之即誘

天趙王因遣使約七國罪刑亦反及  
天趙王因遣使約七國罪刑亦反及

隆興瑋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漢文  
隆興瑋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漢文

隆興瑋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漢文  
隆興瑋師曰世稱知玄是袁盎後身自漢文

至僖宗七百餘年盜償錯亦應畢矣今尚蒙  
惡報而斃何哉蓋盜與錯始有私讎劫七  
國而七國畔盜因此時請遂斬錯景帝畏而  
從之終非本意及錯誅而七國之兵不退則  
是盜假畔人以報私憾耳是宜懸十生而宿  
對相尋不已可不畏哉

送曰周武廢佛法師知玄抗辨精壯帝不  
能屈唐武沙汰法師知玄登論座道流不  
法師俱當辯論之帝意師有宿誓使之然  
乎至為三學山知玄亦不異此名也觀其  
三世為有道沙門而酬償宿報未已者當

是冕錯趨東廂以避盜時此心已深恨而  
載赴東市以就誅時此心必大恨意臨刑  
之際必起惡頭為世世之報故安當法師  
舍壽之日必見此相者亦玄師道力轉為  
輕受之報也夫珠者誅也昔盜請誅錯今  
錯亦誅盜玄袁也寓名以見本年之姓異

哉

三年泰山沙門大行誦彌陀經至三七日忽於夜中見流離寶地寶臺之上佛及二大士無數化佛咸現其前上聞殊異詔入內閣所見賜號常精進菩薩爵開國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叉塔得舍利八百粒進上詔以其骨塑為像謚曰真相

昭宗辨璽珠

龍紀元年聖誕勅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秀法師於國清為清竦法師說止觀法門。大順二年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入寂師稟法

於為山世稱游仰宗初領徒住王莽山一日禪林陷于地山神者以不堪居止東南有大仰山為世福地遂遷居焉久之眾盛居隘山神一夕移廟於堵田三十里以避之南岳山下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鏐於剡縣石城山建瑞相寺以奉彌勒三生石像

乾寧二年文矩禪師謁西院大安禪師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即入時五伯僧俱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闔王敬異創國歡院以居之

三年勅於羅什法師譯經處重建草堂寺。四年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示寂壽百二十

謚真際禪師見南泉南趙帥王公入院瞻禮趙州坐而問之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

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牀接之侍者問其意師曰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第二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山門外接。勅沙門

覺暉為左右街副僧錄始別光化二年撫州言曹山有梵僧羣集山頂鄉民追之皆飛行而去遺其笠製甚奇古於其地建荷玉禪寺

天復元年山賊許恩作亂至杭州徑山發國一禪師塔見二甕合藏肉身髮長覆面賊兵

皆驚走吳越王命重瘞之

二年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寂謚曰覺山見清源

六源

三年撫州曹山本寂禪師示寂謚元證師得

法於洞山世稱曹洞宗云。京兆緄子和上

自印心於洞山混迹閩中日沿岸拾鯁覘以

充食暮臥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禪師夜入

紙錢伺之師至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神前酒臺盤靜禮謝而退後入京

師伴狂人間神異莫測。韶州雲門文偃禪

師聚徒千人漢主劉氏召入內殿脚廣咨問

法要事以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續

第七

景宗號昭宗  
第九子



天祐元年誕節勅天下寺觀設齋民間禁屠

釣。呂洞賓遊華山遇鐘離權授金丹及劍

法後過鄂州黃龍山值機禪師上堂清源毅

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

此意何如師曰守屍鬼洞賓曰爭柰囊中有

不死丹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賓不

服夜飛劍以脇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

方丈劍逸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賓前謝過

師詰之曰半升鐺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

中藏世界賓忽有省乃述偈以為謝曰自從

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世苑

五代梁都洛名全忠

太祖名全忠

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泉州沙門智

宣往西竺求經回詣闕進辟支佛骨貝葉梵

經

二年二月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十一月玄沙

師備禪師示寂師得法於雪峯晚居玄沙學

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二十年間王待以師禮

及終賜謚宗一

三年大明節勅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四年吳越王錢鏐幼子令因為僧勅賜紫衣

福一

丁八

無相大師加同三十臘

未帝瑱



貞明元年東塔院沙門歸序進經論會要諸編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二年吳越王鏐遣沙門清外同弟錢鏐往四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夜

放光浙江如畫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

。四明奉化布袋和上於岳林寺東廊坐盤石上而化葬於封山既葬復有人見之東陽

道中者囑云我誤持隻履來可與持歸歸而知師亡衆視其穴唯隻履在焉師初至不知

所從自稱名曰契此感額鑪腹言人吉凶皆

驗常以拄杖荷布袋遊化廬市見物則乞所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羣兒逐之爭擊

其袋或於人中打開袋出鉢盂木履魚飯菜肉瓦石等物撒下云看看又一一拈起云者

个是甚麼又以紙包便穢云者个是弥勒内院底嘗在路上立僧問作麼師云等个人來

曰來也師於懷取一橘與之僧擬接縮手

云汝不是者个人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師放下布袋叉手立僧云莫別有在師拈起

布袋肩上行因僧前行撫其背僧回首師云與我一錢來嘗於溷所示衆云化緣造到不得於此大小二事郡人蔣摩訶每與之遊一

日同浴于長汀蔣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佛師止之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蔣念摩訶般

若波羅密故人問呼為摩訶居士云師昔遊閩中有陳居士者供奉甚勤問師年幾曰我

此布袋與虚空齊年又問其故曰我姓李二月八日生晋天福初莆田令王仁於閩中見

之遺一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億是時

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人有於墳塔之側得

青甕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四年西天三藏鉢怛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

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



歲

述曰此方往五天者有二道焉其一為西  
北路自敦煌陽關經西域諸國過葱嶺雪  
山入北天竺境自昔漢騰蘭西來唐突師  
等東徃之所經由是也其二為西南路自  
南海發船至佛逝國羯荼國西北至耽摩  
國東天竺境是東竺南界即海自昔梁達  
磨西來淨三藏會寧東徃之所遊歷者是  
也今鉢怛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騫  
所謂大夏東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兩路  
宜應稍近而今所經歷約十萬里者當是  
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回故十有餘  
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僅一鉢怛羅而此  
方絕無一人取此路也

六年陳州末尼聚眾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  
發兵禽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  
姪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  
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龍德元年勅天下毋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  
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都洛

恭

莊宗李存勖

同光元年誕節勅僧錄慧江道士程崇霄入  
內殿談論設千僧齋。鳳翔沙門道賢夢遊

榻

子

五竺見佛指示此某國某聚落暨旦頓解五

竺言音傳鉢壇法于世人稱鳳翔阿闍梨法

清泰初隨末帝入洛而終塔于龍門

二年勅三聖慧然禪師入內殿咨問禪法上

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

價然曰請陛下寶看上以手舒幞頭角然曰

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勅謚廣濟大

師通窠之塔

三年騎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

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為

立德院

明宗實莊宗

恭

恭

天成元年誕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殿  
談論

二年二月帝每夕於中宮焚香祝天曰某胡  
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三年閩主王延鈞素敬佛是年度僧二萬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示寂師得法於五

沙末帝朝謚真應禪師清源

末帝明宗

清泰元年二月功德使奏每遇誕節乞令州

郡奏薦僧尼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

四科試其能否制可洪容齋三筆○建州崇

安縣扣冰古佛名藻先初見雪峯攜皂此一

包醬一罐以為獻峯曰包中何物曰皂此何

處得來泥中泥深多少無丈數還更有麼轉

深轉有又問罐中何物師曰醬何處得來自

合得還熟也未不較多峯曰汝異日必為王

侯師常夏月衣楮而坐冬月扣冰而浴因號

扣冰閩王延鈞請居瑞巖經臨建州刺史陳

誨飯僧千人問師曰今日會中有異人乎師  
曰無有明當為公致一大士誨翌日具齋以

俟有老媪自外至延居上席飯訖竟去師曰

此水截菩薩也有頃媪復來指師曰辟支古

佛何為饒舌言訖不見

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

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

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晉高祖石敬瑭

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搆星地得大石

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

感寤即舍所居以為寺。諫法師於國清為

義寂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屬

焉

四年勅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

為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

八十卷勅入大藏。杭州天竺山沙門道翊獲奇木造觀音大士像有沙門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置豪相中其後舍利常見于頂。宛肉髻白光煥發大著靈感。

少帝重貴高祖從子

開運元年勅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以資鴻福。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

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如紫

金色舍利無數紫芝生于甕林雙虎伏于墻

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

淨瓶香鑪扣門推諸物至錢唐安光冊殿供

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碣一

三年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追入冥府見唐

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

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冤

被訴民曰臣誤追當還主泣曰吾因此聞鐘

聲則苦暫息汝歸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

緩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

以取驗主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大王於瓦官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白後主親詣瓦官剖膝果得玉像感泣慟辭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於蔣山

漢陽都晉

碑

高祖劉備本名知遠

碑

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令威立金剛般若經

碑于壽春

碑

碑

隱帝承祐高祖孫子

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為

國師申弟子之禮

二年雲門文偃禪師坐逝塔全身于丈室

周太祖

碑

碑

太祖威

廣順元年李守正叛河中太祖親征麻衣道

者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城下有三天子

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俱侍行

碑一

碑三

二年勅誕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世宗崇榮太子

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義楚法師進所撰釋氏六帖勅付史館頒行賜紫方袍

二年四月詔曰釋氏真宗助世為善將隆教法須辨否威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待

養者不許出家無勅寺舍並須停廢○九月

以久不鑄錢勅令除縣官法物軍器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

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

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

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是歲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

周通錢○帝既并省寺院勅男年十五已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誦經

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試以

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此文見舊史刪去非存

三年帝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以治安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

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

四年七月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謚大法眼學者號法眼

宗見源九世隱士譚景升居終南山與

陳搏為之友著化書百十篇窮括化原久之仙去嘗遊三茅山至建業見宋齊丘謂其有

仙風道骨出書示之屬為序以傳世齊丘乃竊以自名然未嘗悟道蓋也齊丘相後

述曰曾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譚

景升作化書又云齊丘竊取以為名世人不能知妄此殆與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

以自名二事蓋相類不幾於盜乎

六年初帝之毀像也鎮州大悲極有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其寺持斧鑿破面

曾觀者為之慄慄及帝北征疽發於曾歸

京師遂殂楊文公○汴都將士周百勝年老  
 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  
 官府主者令引觀此獄見一人黑色眈大鏡  
 林獄卒持鑿破其曾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  
 百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  
 於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毀  
 像致此罰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  
 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曰世間周通錢盡時  
 方脫此罪追者引從故道出城門聞寺鐘鳴  
 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惋神鹿錄  
 述曰自昔佛法遭毀有四時焉魏太武因  
 司徒崔浩焚毀經像阮戮沙門既而崔浩  
 要斬太武身感癘疾竟為常侍宗愛所弒  
 文成嗣位復大興佛法其周武因衛元嵩  
 毀經像塔寺毆沙門反俗厥後杜祈入冥  
 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宣帝嗣興佛  
 法復盛其唐武宗因趙歸真毀像廢寺僧尼  
 還俗帝後疽發背而殂時穆陵尉稱天符

以李炎毀佛有奪壽去位之報歸真等皆  
 被誅戮宣宗即位佛法大興其周世宗毀  
 像鑄錢廢拆寺院疽發曾而殂人見在獄  
 受苦有周通錢盡方得脫罪之語其越五  
 年我

太祖皇帝飛龍在天首詔天下復寺立像

碑一

三五末

遣沙門求法西天館梵僧翻傳貝葉建精  
 藍濟戰士之鬼造經啟壽大歲之傳當國  
 家多事而於弘贊佛道無所不舉及  
 太宗繼體度童子十七萬人建譯經院製  
 聖教序賜天下無名伽藍之額建開寶大  
 塔舍利之藏隆

真宗在朝聖德遐被五天咸貢梵典昭陳  
 天禧度僧二十四萬  
 仁宗踐阼光贊上乘謹翻譯之功廣藏宮  
 之卷詞臣國

此後開元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佛

一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編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

宋諱

太祖宣和第二子母杜氏二月十日為長春節葬永昌陵

建隆元年庚申正月甲辰周恭帝遜于位初上

受詔北征宿陳橋驛將士推戴擁入京師時

太夫人杜氏太祖母昭憲皇后同王夫人太祖后孝明皇后

方設齋于定力寺為祈福聞變王夫人懼太

夫人曰吾兒平生多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

也楊文公初是後唐明宗於禁中焚香禱天

曰臣本夷狄不足以王中原願早生聖人以

安天下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上降生于洛

陽太內甲馬營神光滿室異香不散體被金

色三日而變人知其為應明宗禱云皇朝景命

讚曰神光金體佛大士之瑞相也開嘉運

於五季久阮之年踐大位於四海望治之

日而又知興教護法慈臨民物以為社稷

靈長之福非佛大士之示生其孰能與於此哉

上未仕時過涇州長壽鎮寺沙門知非凡人

陰使人圖上容於寺壁後以其寺有御容遂

為官所護及在洛陽嘗過長壽寺枕殿砥畫

寢僧守嚴見赤蛇出入上真上寤嚴問所向

上曰欲往澶州見柴太尉未有齋周世嚴曰

貧道有驢可乘以往復贈之錢及見太尉奇

之遂留幕府晉開運間宋城有異僧狀如豪

俠挾銅彈走草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當

有帝王由此建號楊文公談苑太祖在周

在唐為宋州及受禪先是民間有得梁誌公

銅牌記云有一真人起冀州開口張弓在左

邊子子孫孫保末年江南李主名其子曰弘

冀吳越錢王諸子皆連弘字弘係弘期應苗

識及上受禪而宣祖之諱正當之太祖皇上

朝龍飛記周世宗之廢佛像也持鑿破

悉州大疽發于胸而殂時太祖太宗目見之

嘗訪神僧麻衣和上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麻衣曰豈不聞三武之禍乎又問天下何時定乎曰赤氣已兆辰申間當有真主出興佛法亦大興矣其後太祖受禪於庚申年正月甲辰其應在於此也  
○慶士陳搏隱居華山閉門卧屢月不起顯德末乘白驪將入東都中道聞太祖即位大

笑曰天下自此定矣○上始受命默計釋氏何道而歸敬若是其盛嘗微行至相國寺見一僧醉嘔戶外惡罵不可聞上怒之適從旁過為醉僧所抱曰莫惡發將暮矣宜亟歸內上心動乃還密令小瑞往覘敕微切窺漢宦者冠加金噙充耳目也令取所吐物至則醉僧不見收遺吐至上前

視之則真乳香也上嗟歎不已益知敬佛已四事恭賜百官宴于相國寺宰相范質製祝聖齋疏云素虹紀瑞表覺帝之下生佛下生有白象紅十二道今范公紺馬效靈應輪王之出世用事恐別有所出紺馬效靈應輪王之出世金輪王出時七寶自非夫威震四天則不足至紺馬寶即其一也

感自然之寶金輪王統非夫位尊三界則孰能致希有之祥佛為三壽命同百億須彌德澤被三千世界恒沙可笑天祿難窮墨海雖乾皇基益固云云是日以慶誕恩詔普度童行八千人國朝會要

讚曰范公以名儒盛德為佐命首相當慶誕祝讚之辭純用佛典以寓歸羨其為敬佛重君有見於此論者謂明良慶會海宇統一皆佛大士應世之祥也

六月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許移置存留於是人間所藏銅像稍稍得出

讚曰自有佛法以來有道之國未嘗不隆篤佛教以勸天下太祖初見周朝毀像傷之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及登大寶亟下興復之詔可謂有道之君必隆佛教十月親征揚州李重進十二月城陷上以其固拒欲盡阮之俄有異僧詣行宮門自稱龍

興寺清範表乞恩宥上許之翌日駕幸尋問

見殿上一羅漢手擎草表上大寤勅建別殿

安其像廣陵志○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

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

中藏寶篋印心呪經此經者奉安此呪者即成七塔

寶即是奉藏三世如來全身舍利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

今僧寺俗者○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

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

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

謁麻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

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

觀之名吳越王德

二年 ○詔前征李重進凡死

於兵者以揚州行宮置建隆寺為薦冥福如

唐太宗正觀四年故事至道三年碑中○詔

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漁捕彈射著于令○

四月上幸相國寺祈雨出內帑設千僧齋已

而大雨○吳越王俶請延壽禪師主永明寺

今觀唐師日課一百八事學者參問以心為

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人聞山

中天樂聲吳越王感其專至為作西方莊嚴

殿以成其志師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有

同異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

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

十部兩土賢聖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

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傳於世師傳

三年五月旱上幸相國寺祈雨詔徹樂太官

進蔬食已而雨大濟○西域于闐國沙門善

名七人來詔館于相國寺○楚王周行逢據

潭州果於殺戮然知事佛度僧齋懺未嘗輟

見沙門輒作禮親手行食謂左右曰吾殺人

多矣不假佛力何以鮮怨○十一月高昌國

遣僧法淵獻辟支佛牙玉器

乾德元年螺溪寂法師為義通法師說止觀

法門

三年滄州沙明道圓遊五天竺往反十八年



及還偕于闐使者至京師獻佛舍利貝葉梵經上召見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方袍器幣○特進李託奏雄武推官阮紹在夢雲門禪師令上奏乞開塔有旨韶州守臣開視見師真身如生乃迎赴關供養逾月遣送還山中救謚大慈元真宏明禪師此後不注出處者大都多爾爾會要

四年詔秦涼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門行勤一百五十七人應詔所歷焉耆龜茲迦彌羅等國並賜詔書諭令遣人前導仍各賜裝錢三萬行裝錢三十貫文○上初詔西川轉運使沈義倫於益州以金銀字寫金剛經進上至是召天清寺沙門崇蒞入內講演○樞密使沈義倫事佛長齋夏中危坐以飼蚊或以為苦者曰餓蚊相投豈忍拂去時執政多自陳起第獨義倫乞為母修寺上嗟嘆許之

敕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因嘉州屢奏白水寺普賢相見也峨眉志云昔有蒲翁因采藥入山望峯頂五色雲放白

碣二

五

光忽一麻前導至岩上見普賢大士真相白茲顯迹○河南府進士李諲造滅邪集以毀釋教竊藏經以為衾事聞上以為非毀聖道誑惑百姓勅刺流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舊制一人投之海神宗朝馬默守郡乞

述曰儒家有排佛者以不曾讀佛經耳使稍知觀覽必能服其為道之妙李諲造論指佛為邪蓋傳奕韓退之詆佛為夷之餘波也不有明主孰能鑒其妄作流之海島非不幸也

五年詔曰禁錮以來天下多輦佛像赴京顧惟像教世許尊瞻忽從鎔毀甚乖歸敬應諸郡有銅像處依舊存留但不許鑄造新像○右街應制沙門文勝奉勅編修大藏經隨函索隱凡六百六十卷○勅萊州道士劉若拙充右街道錄集京師道士試學事業未至者皆罷斥之

開寶二年長春節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

義十條全中者賜紫衣

四年三月上親征太原劉繼元道由潞州麻

衣和上院躬祝於佛曰此行以弔伐為事誓

不濫殺一人繼元聞之極力抵拒車駕至城

下諸軍進攻時太原城守尚堅博士李光贊

勸上回鑿音亦鈴也天子大輅宰相趙普

以為然遂班師○處士陳搏受易於麻衣道

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極天人歷

詆先儒之失搏始為之註及受河畚洛書之

訣發易道之祕漢晉諸儒如鄭康成京房王

弼韓康伯皆所未知也其訣曰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

五居其室此畚縱橫倒正回合交錯隨意數

之皆得十五劉牧謂非人智所能偽為始搏

以傳種放放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始為鉤隱畚以述之

述曰繫辭云河出畚示其名也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示其體也此夫子顯示河畚之

碣二

六

文也漢世有書其論河畚云太一取之以

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有五此易緯詳陳

河畚之數也五季之際有方服而衣麻者

妙達易道始發河畚之祕以授希夷希夷

始著訣傳世然世人徒能述希夷之言而

不知其義本出於繫辭易緯今以著訣上

合易緯九宮十五之文又以易緯仰參繫

辭參伍以變之說無不脗合繫緯之文略

而隱故常人不能明獨麻衣悟此妙於二

千年之後殆天授也河洛文今見

陳搏居華山錢若水未第去謁之搏邀入山

齋見老僧擁納附火若水揖之僧開目而已

坐久搏問何如僧曰無此骨法若水退搏戒

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期而往搏曰始吾見

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仙故請決於老僧僧

言宅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於急流中勇退

耳問僧何人搏曰吾師麻衣道者也湘山野

微志中云僧是○沙門建威自西竺還詣關

白問道者宗商

錄○洞

進貝葉梵經同梵僧曼殊室利偕來室利者  
中天竺王子也詔館于相國寺持律甚精都  
人施財盈屋並無所用。敕高品張從信往  
益州雕大藏經板

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  
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僧先

北○君位 僧先道後○殿廷 郊天 南  
道西 僧右

述曰左右即東西也郊天之日道居左者  
以道士繼朝班之後便於設拜故權令居  
左非常用之法也此說聞之頑空云得之

禮部職事人

詔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內誦金字大藏經  
車駕臨幸並賜紫方袍。詔曰僧尼無間實  
紊教法自令於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  
述曰廷議但欲分別僧尼而不知尼女受  
戒須依大僧無置壇自受之律此一特救

弊不可為法今則無復用此法也

詔曰釋門之本貴在清虛梵刹之中豈宜汙  
雜適當崇闡尤在精嚴如聞道場齋會夜集  
士女深為褻瀆無益脩持宜令功德司祠部  
告諭諸路並加禁止。敕僧道並隸功德使  
出家求度禁試經業關祠部給牒。西天竺沙

門可智法見真理三人來朝賜紫方袍。西

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賜紫服  
金幣。六月天台德韶國師示寂有大星殞

于峯頂天降大雪師得法於清涼法眼清涼下

西天竺沙門彌羅等十四人來朝並賜紫  
服

六年八月汝州風穴禪師迺昭示寂師得法

於南院嶺下岳八知邨州晉寧邨王龜從表稱

中天竺三藏法天至譯聖無量壽經七佛讚

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執筆綴文龜從潤色

詔法天赴闕召見慰問賜紫方袍

七年二月永明壽禪師示寂賜謚智覺師得

法於韶國師高麗國王遣三十六僧來受道  
 法於是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而中國遂絕  
 八年三月上幸洛陽至龍門山廣化寺開無  
 畏三藏塔瞻敬真體四月上將郊天而雨不  
 止遣使禱無畏塔及期而霽元無畏三藏唐開  
 來長安為教主二十三年自西天  
 年滅塔于洛陽之龍門。上自洛陽回京師  
 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  
 之上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常讀其書  
 可也  
 讀曰漢高帝與韓彭取天下論功行封王  
 數十城相繼反畔卒取誅戮光武封功臣  
 鄧禹輩大者不過數縣以其易制故上下  
 無異意智矣哉我太祖之善駕馭英雄也  
 俾石守信等義社十弟釋兵權於杯酒矣  
 談之頃身祿私第全其餘生上不失國恩  
 下不失臣節過二漢君臣遠矣至於深居  
 禁中常誦佛典而欲使甲士知讀其書是  
 又重威保國之仁術也智矣哉

太宗宣祖第三子太祖同母弟也母夢神人  
 捧日寶于懷遂娠十月十七日為菴  
 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九十七萬  
 人國朝要。真君傳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為  
 國家上曰順天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為平  
 天大醮中曰巡祚保生壇星位二千四百為  
 周天大醮下曰祈穀福時壇星位一千二百  
 為羅天大醮中三壇為臣寮上曰黃籙延壽  
 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籙臻慶壇星位四  
 百九十下曰黃籙去邪壇星位三百六十下  
 三壇為士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  
 曰集福壇星位百二十下曰卻災壇星位八  
 十一九旌旗鑿劍弓矢法物具列儀範各有差  
 降云真君曰諸天萬靈仙衆梵佛悉朝上帝  
 於通明殿又曰佛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  
 之於上帝如九卿奉天子也  
 述曰凡釋道二家之言天名可不同而體  
 不可不同也如來聖人如實知見三界不

可謂不盡也而道家諸書淺繆無識故名與體皆不同如度人經諸道書或云三十六天謂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此二十八為三界內有生死其上更有四梵天為三界外斷生死一灾又其上有三清天最上為大羅天此等雖欲比同佛經三界之語殊不知四梵三清竟無實位蓋凡言界外斷生死者即三乘與佛耳豈當復指三清諸天輪轉之徒哉張無盡述息諍論引黃帝內書云太一者元一之氣始生於太虛之上有玉京山四方各有八天三十二帝玉京之上有玉清上清太清三清之上有虛皇十天元老元君元尊天真九皇居之天皇真人降天真九氣分六元而為混沌之象云無盡斷之曰夫言玉京山三十二帝者即佛之所謂須彌山頂初利天也虛皇天者即佛所謂大梵天也三清天者即佛所謂空居天也大梵天為

世界主不知上有光音諸天而言我能有所生有所生則氣有所降此天真九皇所以降氣而造世界也氣有陰陽則人有男女如道家三清侍以金童玉女此欲界空居為三清天也空居即夜摩為太清梵率化自在為大羅天為上清樂變化為玉清它言天矛盾自多難以定一又王欽若奉詔撰翊聖真君傳其間論佛最為失義如翊聖云諸天萬靈仙眾梵佛悉來朝上帝夫佛為三界師為天中尊佛所住處梵天帝釋皆來衛從明知天帝所以奉佛也今傳言佛來朝帝甚為無狀翊聖既自言帝輔其位高矣未應有此失理之言欽若稍稱知佛作傳之辭亦未必有此語特恐道流不知天位妄撰此言入于傳中雖欲尊天而卑佛適所以誣天而慢佛也戒之哉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為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劔詰之曰前朝為倉日久何為煩瀆天廷且密戒懼即斬之

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  
聖明興復之耳貧道何畏一死中使以聞上  
大感歎勅復以為寺類苑  
二年使改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立開先殿  
以奉太祖御容○西天沙門吉祥來進具葉  
梵經

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  
乾明○開寶寺沙門繼後等自西天還獻梵  
經佛舍利塔菩提樹葉孔雀尾拂並賜紫方  
袍○四月詔謚廬山遠法師曰圓悟塔曰凝  
寂永法師曰覺寂塔曰寶智○中天竺沙門  
蘇納摩來獻佛舍利塔犍牛尾拂○西天王

子曼殊室利求歸本國詔從之開寶四年○翰  
林學士李昉徐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佛  
法者三十卷上自漢明終于五代古今悟心  
得道之衆神僧經論定慧之學君臣信毀休  
咎之徵靡所不載○敕供奉官趙鎰往吳越  
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吳越王俶奉版

圖歸朝令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于  
滋福殿上素聞其名一日七宣賜號通慧大  
師在國為兩浙僧統除翰林與學士陶穀  
同列或謂之曰青瑣朱楹安容此物及與之  
語師援據經史衮衮不已謂者為之畏服學  
士王禹偁徐鉉每有疑則就質之皆為下拜  
事以師禮滋福殿者安佛像經藏立刹聲鐘  
即內道場也國朝會要  
五年正月敕內侍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  
金銅文殊萬善菩薩像奉安于真容院詔重修  
五臺十寺以沙門芳潤為十寺僧正十寺者  
真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祕密靈  
境大賢五臺山記云山形五峙周五百里崇  
巖疊嶂飛泉吐霧中臺高四十里頂上平地  
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石精舍文殊弥勒石  
像東南有大孚寺魏文帝造東西二堂聖所  
居處又東北有王子寺阿育王塔東北三臺  
間有金剛窟三世佛法藏中臺東南有清涼

寺其最深處文殊所居人不敢近西巖有秘  
魔巖巖西有佛光寺○勅內侍張仁贊往成  
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  
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眉  
五寺即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峯乾明光相  
也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歲和上

曰此震旦國第一山也○河中府沙門法進  
請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蒲州河守臣表進  
上覽之大說召入京師始興譯事○二月北  
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災烏曇曩國三  
藏施護來召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  
上盛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

寺西建譯經院為三堂中為譯經東序為潤  
文西序為證義○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  
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沙門知則進所著  
聖無量壽經疏賜號演教大師○詔建開聖  
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填王旃檀瑞像梁武帝  
都塞往天釋迦佛牙太祖親緘銀塔中  
律唐宣

所天梁誌公真身錫杖刀尺○勅內侍衛欽  
往泗州修僧伽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  
寺為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威虜軍奏言築城穿土得石函鐵  
函銅函銀函金函凡五重中有流離瓶威佛  
舍利有刻石記云貞觀二十一年歲佛舍利  
誼遣牙吏以聞○嘉州通判王衮奏近往峨  
眉提點白水寺修造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  
有文六金身普賢次日午中見羅漢二身乘  
紫雲行空中

深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百餘  
逐之入土穴中探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  
古長皆尺餘勅就邑寺奉安像常放白光○  
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等居之賜天息災  
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  
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詔茂學僧法進當  
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揚說兵部員外郎  
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災述譯經

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之作壇在粉飾開四  
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呪七日夜又設木  
壇布聖賢名字輪壇形正圓層列佛大士天  
之曰大法曼拏羅此云請聖賢阿伽沐浴  
阿伽此云器凡供養之器皆稱設香華燈水  
肴果之供禮拜遶旋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  
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  
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  
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審  
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純哩野初翻為  
素但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純哩野初翻為  
覽翻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如筆受  
五蘊彼自性空見此今云照見五蘊皆空大  
率梵音多先能後所如念佛為佛念打鐘為  
鐘打故須回綴文字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  
句以順此土之文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  
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無明  
無明刺兩字如正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  
編知上關一無字如正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  
向設位參詳潤色元如心經本又一切苦凡一句  
元句是故兩字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

慈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  
與御名廟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避慮  
妨經旨今欲依國學九經但闕點畫詔答佛  
經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  
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  
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  
選義學沙門百人祥定經義時左街僧錄神  
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天息災等即持  
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詔  
新經入藏開板流行車駕親幸譯經院名僧  
衆賜坐尉諭賜卧具繒帛什物度其院童子  
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譯○十二  
月詔選梵學沙門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  
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名坐賜齋  
以經付藏○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  
內外諸郡童行並與剃度○成都沙門光遠  
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徒曩表佛  
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



曰伏聞支那國西竺指大唐為支那有大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朝謁

遠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

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

延長一切有情度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

沙門光遠以進奉金剛佛袈裟兩朝未見遺

等應詔西天求法諸國並賜詔書應以此年附獻也

八年

六月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寧乞歸錢

唐撰述詔許之○詔譯經院賜名傳法於西

偏建印經院今臨安傳法院即東都譯經院

成都先奉太祖勅造大藏經板成進上○勅

太原成都鑄銅鍾賜五臺峨眉名山遣挂之

日兩山皆有梵僧十餘空中奉迎其鍾聲聞

百里○天息災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

選阻不來則譯經廢絕欲令兩街選童子五

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文壽選惟淨等

十人引見便殿詔送譯經院受學惟淨者江

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為

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沙門法

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

衆造龍寶蓋金欄袈裟將拜住中天竺金剛

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葛

古羅柯蘭諸國勅書以遣之○泗州奏僧伽

塔白晝放光士民然頂臂香供養者日千餘

人勅內侍奉釋迦舍利藏之塔下○上以新

譯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羣

生達者自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

微識其宗凡為君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

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它行也如梁武捨

身為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趙普

對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

心聖智高遠非臣下所能知也○詔以御製

蓮華心回文偈祕藏詮道遙詠宣示近臣○

勅內侍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

門自珣請也

○

○

○

○

○

○

○

○

○

雍熙元年三月日本國沙門喬切燒燈來朝  
然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  
天皇始傳中國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  
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初年至用明立有太  
子名聖德年七歲便悟佛法於菩提寺講勝  
鬘經感天雨華始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當

隋開皇中也至孝德太白雉四年遣僧道  
入中國從法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  
足姬太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慶  
三年也次文武太寶龜二年令僧玄昉入中  
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次孝明太天平勝寶  
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當天寶中也

次元武太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  
和年中也貞元元和開有日本最澄受荆溪  
始可也而奇然乃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  
何邪唐書亦言然乃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  
宗承見空海傳教之迹今據釋門正統云空  
海入中國學密教於不空弟子慧果始知奇  
然言學智者次文德太令僧常曉入中國求  
釋迦密教當大中年也上聞其王一姓傳繼

臣下皆世官謂宰臣曰島夷君臣乃能世祚  
求久若是奮然求謁五臺及回京師乞賜印  
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

案唐書日本漢倭人也去京師萬四千里  
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左右小島五十餘  
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其俗多女少男有文

字尚浮圖其王姓阿每氏初主號天御中  
主彥歛五十二世皆以尊為號居於紫城  
彥子神武太更以天皇為號徙治大和州  
又十六世至應神又十四世至欽明又二  
世至用明當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又四  
世至皇極當正觀五年遣使入朝極子孝

德太始改元白雉獻武皇大如斗馬膺若  
五升器又二世至天智遣使與蝦蟇人借  
朝又二世號持遣使賀平高麗當咸亨  
元年也至是始改號日本言其國在東近  
日所出也長安元年持子文武立改元大  
寶遣使粟田貢方物武后授司膳卿還國

又二世聖武立改元白龜開元初粟田復  
來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  
即鴻臚寺為師悉賞物質書歸聖武女李  
明立改元天平勝寶四世元武立當貞元  
末年遣使者朝朝學者猶免勢浮圖空海  
留肄業二十年乃還又五世文德立又三

世光孝立當光啓元年也唐祖景帝諱元

勅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八台壽昌寺

二年上覽新譯經謂宰臣曰天息災等妙得

經之體乃詔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

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

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新譯經論並

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聞陝西諸路頗有道

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

其述曰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

異其稱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

臣登殿賜高座如是為得其宜至若封官  
加爵稱卿稱公混濫朝端輕抬物論上失  
尊僧之禮下貶失節之譏釋氏清風幾於  
不競彼微君慶去不事王侯者吾輩寧無  
媿乎若不空開府於唐朝息災光祿於吾  
宋皆由翻譯功高特承天澤蓋將答主上

重法之心非所以為榮也

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歲

以為常。詔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

者悉館于傳法院。詔嶺南粵俗殺人祭鬼

僧置妻孥所在長吏誠厲以順正教東都事略

述曰盤少時客南海見鄉落僧居畜妻養

子皆能執鉦鼓從事於赴請問其有度牒

否則曰但於本郡給帖耳此等皆因守郡

者規微利而不知恩瀆三寶之為過也今此

詔旨專戒長吏可謂得護法之心焉嘗聞

蜀僧在鄉多畜妻子平時習熟公私不以

為非今之四蜀遊學東南者真成出家之

士也

三年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自今後請經及三百紙所業精熟者方許係帳。詔以御製三藏聖教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首

四年勅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住峨眉普賢

寺是日衆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

方沒。十一月四日螺溪義寂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翰林通憲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

傳三十卷聖書褒美聖音從天令徧入大藏

勅住京師天壽寺僧傳之作始於梁嘉祥惠

皎為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明終梁武天監十

八年唐西明道宣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

天監訖唐正觀十九年今宋傳起唐正觀至

宋端拱元年依梁唐二傳分十科一譯經二

解義三禪定四戒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

八讀誦九興福十雜學王禹無有詩贈守僧

成史傳修乙夜開

碣二

士

述曰洪覺範謂宣律師作僧史文辭將所長作禪者傳如戶昏案檢寧僧統雖博學然其識暗聚衆碣為傳非一體覺範之論何其至邪昔魯直見僧傳文鄙義淺欲刪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能成魯直志乎

兩街僧錄可朝等請箋釋御製佛乘文集詔許之。日本國法濟大師齋然遣弟子嘉目祈乾來朝。十月二十一日寶雲通法師示寂

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文上安千佛萬菩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

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喻浩所造凡八年而畢賜名禮勝塔院安舍利日上肩輿微行自手奉歲有向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求出家掃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但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昂撰塔銘謂

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為本國佛  
金剛立碑即善觀計下學士蘇易簡為之  
指佛為夷人朕惡其不遜遂別命製之御宜  
體此意

述曰人無通識不足以知佛故韓愈夷其  
佛歐陽脩亦夷其佛太宗以蘇易簡指佛

為夷而惡之自古人君莫如太宗之有通  
識也佛聖人也五天中土也此方即五天  
之東境也今稱中國者此方自稱尊也  
四夷者且約此方四境之外論之也儒家  
之通識即目睫以言之故多失言若蘇黃  
諸公則知之復能言之也

勅內侍謝保意領將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  
峨眉飾普賢像再修寺宇并賜御製文集令  
直院徐鉉撰記  
淳化元年詔參政蘇易簡撰三教聖賢錄乞  
通慧贊寧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寧  
撰龕嶺聖賢錄五十卷以進勅充左街講經

首座○通利軍後廢建城掘地於古寺基  
得巨石佛十軀詔建淳化寺以奉其像○詔  
連水軍沙門道堅赴闕召見賜偈堅姓婁神  
異不測知人休咎時潤州有沙門號四世界  
伴狂市廛說禍福立應潤商人欲往連水四  
世界曰彼有婁道者是踏寶華佛化身汝如

見之必獲厚利商至連水見而拜之師曰四  
世界教汝來邪汝不識日光菩薩見我何為  
商退果得利異常時歸訪四世界不復見矣  
○詔赤脚道者入見上曰南方禪律如何化  
物對曰究之一理上起逸龍牀一帊云是禪  
是律對曰究之一理上說○高麗國王治道

使乞賜大藏經并御製佛乘文集詔給之  
二年太原沙門重遠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造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服住西京廣愛寺○  
勅翰林贊寧充史館編修○中天竺那爛陀  
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賜紫  
服○杭州西湖昭慶寺沙門省常刺血書華

嚴淨行品結社修西方淨業宰相三旦為之  
首參政蘇易簡百三十二人一時去皆稱  
淨行社弟子比丘預者千衆人謂廬山蓮社  
莫如此日之盛○申公呂蒙正微時嘗甚  
窮也常干謁人有僧憐之給其食稱月又罄  
乃今就居房廊隨衆粥飯遂得安心讀書是  
年獲薦僧復備裝遣之竟魁多士後十年執  
政郊祀奉給皆不請上問其故對以私恩未  
報上歎曰僧中有若人邪乃牒西京令寺僧  
取奉資修寺以為報公常晨興禮佛祝之曰  
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  
護持佛法公之子公著猶子夷簡並封申公  
皆知敬佛每於元旦出所事諸禪老書誨拜  
而讀之蒙正居政府日焚疏請言法華齋翌  
旦言至坐堂上公將出念當拜不當拜言大  
呼曰呂老子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公大  
驚遽出拜之齋畢問未來休然言索筆書意  
州二字及後罷相知毫始悟前識大難

○南海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獻如意金銀  
鈴佛龍腦香詔國忌日宰相已下詣寺觀行  
香禁不得帶腥酒  
四年詔西邊諸郡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  
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高麗國  
王治遣使謝賜藏經御製文集○上幸月  
塔院問僧卿是何人僧云塔主上曰朕塔何  
何卿作主僧無對實代云因僧朝見上曰  
甚處來對云廬山臥雲菴上曰臥雲深處不  
朝天僧無對實代云上嘗夢天人云諸陛  
下發菩提心翌旦宣問西街菩提心如何發  
俱無對實代云  
五年中聞國沙門吉祥進大乘祝歲經詔五  
藏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干闥書體非是  
梵文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  
處文義不正帝召賢諭之曰使邪偽得行非  
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惑○蜀  
民李順反陷成都上遣昭宣使王繼恩攻破

之復命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使既行時峨眉高僧茂貞赴名謂上曰昌言額絞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及昌言至鳳翔時寇準為守密上書言昌言有重名無子息不可授以兵柄上得疏憶茂貞言大驚乃以昌言知鳳翔而召寇準參政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進佛頂舍利貝葉梵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為合格。詔兩街僧錄省才進孟蘭盆儀

二年詔以御製祕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道遥詠十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

歲六秀師曰秀嘗恭覽祕藏詮等三文知旨義與契經相為表裏所謂現在佛以梵王帝釋身稱性而說法也

勅史館編修贊寧知西京教門事 三年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羅來朝進貝葉梵

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北東

鳴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碣三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真宗太宗第三子母元德皇后李氏十二月二日為承天節永受慶

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

賢等今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

場三

上詔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御製

崇釋論其略云奉乃十力佛力輔茲五常上

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

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苟

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

殺則仁矣不盜則惠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

正矣不醉則莊矣○中天竺沙門你尾捉等

采朝進佛舍利梵經菩提樹葉菩提子數珠

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采朝進梵經賜

紫衣○勅史館編修贊寧充右街僧錄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

罷之上以先朝盛節不許○勅史館編修贊

寧遷左街僧錄

三年八月試光祿監天息灾亡謚慧辯法師

勅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山見首住襄

州石門郡守以事答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

無故屈辱和上師以手指地曰教它平地起

骨堆即見隨指起一唯土守全家以病死憲大

庫武

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謚玄覺法師勅

送終如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錄贊

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

聽不衰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

範嚮用之福慶淳固其瞻之地所謂必得其

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內典錄百五十卷

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

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

非史通等禹偁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

辰借通論日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

夷儒家者流不致於迷復自周秦以降作者



衆矣至於斥楊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  
歷詆諸家不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為  
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與  
不然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  
也禮記孔子曰予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大袂也袂袂也袂袂  
設冠宋袂袂袂反袂也禪單同僕雖不佞  
宋袂音亦袂袂反袂也禪單同僕雖不佞

亦嘗從事於斯矣每欲厲墨兵而討百氏傳  
于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擊戮之俾  
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  
尊也區區此懷為日斯久今茲覩師通論之  
作所謂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既灌燭火復何  
為哉音音子日月出矣燭火不息燭燭師述僧史  
音音子日月出矣燭火不息燭燭師述僧史

略三卷凡法門事始曰革莫不畢錄臺閣之  
述欲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觀之

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略稱內翰王公能排  
釋氏過於韓子而獨於寧通慧推服之不  
暇蓋其學行才識有可取也今觀小畜集  
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撰聖賢錄則賀以

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內外集則  
冠以序而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感稱  
其駁董難王斥顏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  
已來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  
以佛而獨有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誠服  
矣至於通慧道德之盛則王公未學不足  
以知非如梁敬之之知荆溪柳子厚之知  
重巽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  
臣嘗召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  
藩必招輕慢自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  
者令往詔可○二月詔隋智者禪師科教類

次刊牘凡百五十四部賜名天台總錄譯館  
請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  
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  
三藏法護來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東  
帛館于譯經院○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

賜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於金明池  
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雨至  
自後歲旱必作咒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  
進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  
定頒行

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目羅失稽來進

梵經菩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磨波來

進梵經賜紫服○九月上幸譯經院三藏諸

僧坐賜香茶繒綵有差○上以諸寺住持先

是僧職遷補或非其才至是召見便殿閱試

行業

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省修寺度僧

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

訾假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即廢○詔釋道

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婺州沙

門志蒙徐氏衣錦衣喜食豬頭言人灾祥無

不驗呼人為小舅自誦曰徐姊夫一日坐化

于三衢言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真

身祈禱神應不歇世目之豬頭和上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  
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  
論其罪

述曰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阼製聖  
教序謂新譯藏經為聖教也造崇釋論陳

怒論罷譯經則不許孫奭請減度僧則不

聽而又能下詔鬻酒肉於僧道者論其罪

意此穢業不當瀆聖境也厥後沙門覺稱

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

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辛

者驅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

食肉故見之者無嫌心獨無媿於稱乎嘗

司同人揚摧此事欲乞清朝推廣祖宗之

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許懸肉街市凡屠

在城外僻絕下通人居止販者用庶幾

人居消潔目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仁

心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

政化者哉

初諸暨縣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魚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眾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邑者明法智法師○臣察言愚民無知佞

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害國政宜如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疏諸國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對曰頃歲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言當戒殺及至上清宮不復屈膝是知四夷

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天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而於尊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真宗皇帝聖心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佛乘發於性真不俟為學既免梁武永棄道教之偏且無唐宗上躋老聃之失梁武

揚三  
五

年罷道教唐正觀十深距臣僚佞佛邀福之說肯顧陳恕譯經贊財之言上法祖宗下垂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欄袈裟往惠州羅浮山中閣寺奉釋迦瑞像仍為國建祈福道場感五色祥禽集于齋所此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開皇

中釋慧喜安龍華寺會昌廢毀像靈不可壞道士藏於都虛觀咸通中海南節度使常宙迎至中閣寺

七月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袒露坐卧違者以不敬論○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五上表請封禪十月在京民庶相繼上表詔許

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兗州舊謁先聖廟有司定儀肅揖上特再拜遂為定制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官氏鄆國夫人給十戶奉塋域賜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武成王

述曰自古尊先聖者漢高始過魯行祀封其後平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廟北魏孝文改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元齡議太學釋奠始尊為先聖而以顏子陪享明皇始進號文宣王南面坐用王者宮縣之樂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祝文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韓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祀事之盛未有如孔子者蓋孔子以德雖不得位而得常祀見慶州孔廟碑是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世天子拜而祭之今真宗持拜有合於古不知當時禮官何為不知而定肅揖之儀恥哉

詔修飾泰山衆像凡三十二身御製重修佛像記○鴈蕩山自古圖謀未嘗言山頂有大池相傳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案西竺書諾矩羅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華

名唐貫休有讚云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祥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山在温州樂清諾矩羅十六住世譯漢○鴈山瑞鹿本先禪師結印坐亡彌月肉體不變常聞異香詔取所著竹林集藏之祕閣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朝觀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詔昇州崇勝寺賜名承天甘露戒壇○勅光梵大師惟淨試光祿卿同預譯經○九月吳國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賜號報慈正覺大師即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上幸延聖寺抱對佛願舍為尼至是乞落髮詔建資聖院以居之勅釋門威儀鑿鑿之類教坊樂部以為迎導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詔於洛陽甲馬營太祖誕聖之地建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

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

述曰案寧通慧僧史略云甘露以喻涅槃戒為入涅槃之初門故從果以彰名也今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具足戒後至此地壇受菩薩戒以順開顯

之後末代出家乘戒俱急之義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勅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為遷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峯雲豁禪師

館于北御園入定月餘求歸故山詔許之師每入定或經歲方出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  
○中天竺沙門覺赫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真容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勞甚厚館于譯經院稱進讚聖頌詔惟淨譯之稱謂學

士楊億曰入比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舉出城故無貨者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為稱曰并欲禮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錢茶果。四明知禮法

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保恩聚徒講道是年賜額延慶乃作誡誓辭二篇俾長為講貫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稽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

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三藏塔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摩騰三藏真身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諭寺僧用心守護曰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

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詔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每一女至前，上給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它日必作家主。」即獻太后也。貞宗后劉氏仁宗即位后，惟一朝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

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取之。

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紫服。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沙門仁贊編修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山沙門茂貞入見，上賜以詩館于景德寺，舒王元偁夢青水童持

書以授中使足蹈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荅曰：「將有儲嗣降孕之慶，未幾仁宗生。」初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世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也。」明年仁宗生。張師正格異記

日本國遣使稱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勅詞臣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刺度。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上又有聖僧遶塔，翌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

敬觀，見舍利于塔表，大如月色，同水晶，往來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地，輒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天清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像教嘉祥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

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垂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詔謚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

進舍利梵經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于玉清昭慶宮聖祖明慶殿。以為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旦曰：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臣皆勸人為善，唯識達之士能一貫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

雖頑空朽壤，尚可得之。何有間於道家之宮館哉？惟我真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間者塔寺屢獲舍利，而今復見之聖祖之殿，誠所以彰聖君履事二教之心，由精誠感格有以致之也。

西天波羅李沙門蒲賢進梵經無憂樹葉。

浮石崇矩法師四明法智弟子至京師，上聞其名，召

入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說，賜紫服金幣香藥。

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旦曰：朕析福中外，屢恭拜起，未嘗懈。

急卿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國朝命

述曰：案歸田錄，太祖入寺問贊寧通慧佛

當拜否，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太

宗朝隨吳越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太祖

歐陽氏所錄，妄也。今觀真宗百拜已上，不

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祖宗之家法也。其

後如徽宗拜佛，牙南渡，歷朝拜大士，則知

有國以來，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佛不欲

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說，見在過去無義之

談，所以上誣君主，下誣寧師也。甚矣。

詔於大內丙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勅汀

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

先是釋自誠居巖上，神異不測，云是定光佛

化身，見懷仁江有蛟害人，書偈投潭中，水擁

沙漲塞潭為洲，其怪遂絕。過梅州黃楊峽，民

乏水飲，誠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歲有旱，書

偈擲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

字，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

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為治心修身之本至言內丹外丹火候口訣則不傳於非人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木之方皆上聖下教用度人世非可謂之虛無也若夫置壇傳錄起自天師是又上

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教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均為三教者以此至於小大優劣內外之義則較然可知故闕澤對吳王曰道事天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之位定世言

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別本末欲輕陵於釋氏皆未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舊偽言老子化胡以佛為侍者之言謗老子瀆世尊其咎當如何邪

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碣三 十一

九年二月北天竺優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服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捺國沙門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繩繩而來者多矣至於五竺沙門競集闕下則無若茲時之為盛豈法運之興隆亦帝德之感通也五竺國名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可見餘不可考蓋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其實一區宇耳

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西京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栖演給工修飾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九月不雨詔泗州龜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有感曾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日大



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  
截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  
之曰悟是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具  
葉騰文當資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  
相參既失精詳寔成訛謬而況葷血之祀甚

瀆於真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其新譯頗  
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後似此經文  
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

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  
建教藏閣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薨先一  
日囑翰學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

冥坐林間觀心為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剃  
須髮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置棺內億與諸  
孤議曰公三公也歛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

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野山錄○宰相王  
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  
復放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

碣三

十一

水五里並禁漁捕唐肅宗立放生池紀德○  
四明延慶禮法師結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  
焚身供法祕書監楊億素仰道風貽書勸請

住世謂方當台教中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  
良導復修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  
勸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奉書交勸師以公

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  
三年以酬至願  
二年勅江寧府州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

感即東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  
也塔外  
三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虛皇

妙道西竺真乘咸助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  
僧尼道士女冠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  
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是歲度僧二十三萬

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  
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天安  
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

八十六人上親以藥銀大錢而賜之藥銀即  
世謂也。○錢唐月輪山沙門道誠以水銀單  
恩普度撰釋氏要覽三卷為出家者眾法之  
須知行於世。○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  
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  
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  
謁慈雲法師遵式請講法華歎曰此道所未  
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  
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  
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十一月東女真國  
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四年正月右街講經祕演等請以御製釋典  
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  
初是楊億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  
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暗碎不可觀億削去自  
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其簡。○西天  
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尉李  
遵勗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

碼三

十二

已特賜法智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  
身時譯經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  
詩贊美道德詩見四明教行錄。○十二月翰  
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觀自屬疾即屏章  
茹臨終之日為空門偈以見志識者知其有  
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  
法師領眾修法華懺為國祈福師為述修懺  
要旨上之。○詔  
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為將士戰亡者追福。  
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  
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真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  
法過於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則有聖教  
序崇釋論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  
皆深達於至理一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  
僧眾有過者止從贖法上元幸諸寺禮像  
百拜弗辭復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廣好生

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俟於勸也至於繼世譯經大開梵學五天三藏雲會帝廷而專用宰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篤重譯事有若是者當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揚億晁迥輩皆能上贊聖謨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茲特稽之前古未有比對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

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

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乾宗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式法師為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來進佛骨舍利梵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碣三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碣四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仁宗真宗第六子忽隆以母宸妃李氏夢二月十四日在天

為乾元節

天聖元年年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

玉重請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

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下爾

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鄭軾勅內

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為國祈福慈雲

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為奏

上之。南海駐輦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

詔三藏法護譯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

教義策試生徒名開緯四十二章至今以為

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

靈山千衆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

作大義。四明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遇道

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曰君鄉城戒香有症  
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禮拜問其狀  
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訪之  
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  
香作禮自以不覩尊容為之媿恨明年過錢  
唐客書吏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童  
入門譁傳云症女症女開方驚顧遽索紙書  
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夜  
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鬪髓人不知復於偈後  
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贍遺像之  
意復書偈云須彌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  
若問症女姓字祇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  
問小兒症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  
曰問取症女忽俱不見  
志磐頃過甬東棲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  
念症女古佛世無知者目為述戒香維衛  
古佛記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  
寺中以顯名勝案藏經維衛或稱毗婆尸

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  
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  
近學士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為虎逼有  
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  
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焉即

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閩中士寧復往見君謨  
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

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觀潯  
荆公詩士寧神異甚多荆公歐西天沙門

愛賢護賢來進具葉梵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

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衆行法放魚鳥

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勅樞密劉均撰文以  
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教規光師一夕夢伽

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會領子公亮  
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忘及  
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有曾相帖載

繳行。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曾犯真刑及文身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表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竺寺七月八月望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法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

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四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日跌坐說法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闍維之日

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蓮華然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為先帝薦福之舉今後毋得無故擅興力役九年勅韶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勅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

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真宗皇帝建塔于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煨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復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觀三朝碑目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觀三朝碑上以三朝故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出海三佛齊國香忽於穴中得舍利一五色映氣芬郁異常

人目為製讚以金盃二重藏之奉以還寺其讚云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

法界無遺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常住不滅不同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物示化之一法也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宗以三朝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詆帝皇儒道之宗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中之人致人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

以從事釋學以為未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

瑞四

四

進金光明護國儀上曰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法院之祖關

四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刪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閱之約歸各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歸田○是歲天下僧三十

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聲明之學實筆

於茲其所序云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土四人天息災施護法賢筆受綴

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貢

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

得還者自解滌至拙祕百三十八人梵本一

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

月詔孔宗愿襲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進

瑞四

五

上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奉詔續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

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拂顯

教大師紫衣金幣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鴻臚主四方寶

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鴻臚主四方寶

僧欲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模焉敢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

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湘山錄○范仲淹宣撫河東

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目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

果識見頌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

此頌文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真文回以傳江陵沙門慧詰俾行於世集○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去矣

而復大集遂至於無可奈何云云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云云禮義者勝佛之本也鬼狩昏如喪

祭鄉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而入歐陽氏以禮義為本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並見六一〇○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于朝賜號神照紫方袍嘗於山西幸見一虎卧

碣四

六

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  
虎臥處結屋為菴以是年歸間此中慕廬山  
之風與郇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  
間寢成巨刹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  
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殿躬  
禱須臾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  
以奉藏複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  
象兼釋經潤文使

四年

○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灾勅中使取塔基所  
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  
諫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

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  
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  
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  
也史記孔子世家折衷於夫子注折衷也  
反脩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  
默首肯平時排佛為之內銷遲回踰旬不忍

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脩初至師  
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  
合於心乎脩盛氣以荅曰脩學孔孟之道竊  
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  
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  
之距楊墨佛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

碼四

七

排況今欲慕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  
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之言也脩曰學  
者廢中談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弗稱今  
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  
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媿三代之治  
其職居修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  
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  
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  
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中子司空圖  
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sub>之用</sub>故房杜之徒  
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  
子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



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子王君事連長孫元忌叔達避嫌故弗與立傳

脩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為己功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為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堯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

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赫連氏匈奴左賢王後據朔方歸北狄獨不為祖諱而反敢訕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禍答劉秀才書夫為史者而

不思貶佛之過為尤可畏排老子為已任而兄事毛仙服其丹卒疽發而殂退之言韓昶校書不材校漢書改金根卒黜歸未數世而絕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諺

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為務安得眾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末知道也脩大驚載為之謝曰脩胷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

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當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脩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蜀沙門祖秀紀歐陽子見禪師事作歐陽外傳後

州嗣居士蘇序養直魏公張浚為序秀任澤

述曰孔子文中子皆謂佛為聖人韓氏則曰佛者夷狄歐陽作本論曰佛法為中國患二子不知佛為聖不知天地之廣大故不知奚為夷奚為中國不知佛法之妙故不知奚為本奚為患儒宗有欲排佛者倘

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熟復其義理之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處故魯直有云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亦少沮歐陽見祖印肅然心服故東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

囑四九

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時之齋排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終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

勅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仙源縣墓廟戶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泝江至

潯陽登廬山謁祖印訥禪師問法疎城三慶

君問法於圓道

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暹重建泗洲大聖磚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葬舍利

記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

晨興叩殿遇紫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

詔封慈忍靈濟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

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楞伽經入手恍然如

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

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

軾為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

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

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

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

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繫走珠

如珠走繫無不可者云軾遊公之門三十年

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幻

滅都盡慧光渾圓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  
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三十萬錢使  
印施江淮間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  
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為書而刻之板以為金  
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

寺言法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  
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  
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  
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趺坐受  
齋上問儲嗣事素紙連書十三三字後英  
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濮王為宗兄○知制誥

魯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  
錢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魯  
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  
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達以魯公恩補大  
師公亮前身為青草堂年九十餘魯氏婦入  
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人生子

青正坐化○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廬山  
祖印訥禪師遣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  
遣使問魏武注孫子三處要義無注說廷中  
諸賢無敢荅者有詔問脩亦未知其荅僧曰  
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飭郡庭儀從乘  
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

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錄林脩後  
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為奇其文  
略而意深又為錢忠懿王贊曰中有樗里不  
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磐兒時侍師袁先生名機為郡學錄  
見與鄉士閱孫吳兵書聞其論曰儒者之

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  
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陳相抗遣使  
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  
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  
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算而勝者有  
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定通於神明父

十四

予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

盡其意邪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錄

所載益信袁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

歐陽外傳云公至國通范文正公以書取別幅孫子關疑魏武不注師就覽畢即

九年歐陽脩知穎州官妓盧媚善談笑口作

蓮華香有蜀沙門知人前事脩以問之僧曰

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

於此脩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

此何能讀經脩令左右教之一聞即誦它經

則不能遊齋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奉藏舍利慶曆四年

故重勅中使往陳留八關寺迎佛指舍利

或以為偽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推了無所

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欲歸

闡教乎乃以水晶寶盃盛之御製發願文奉

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

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

舍利欲求吉祥處奉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

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頻應撰碑自周朝

毀寺建隆興復京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首

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超軼者皆厭聞名

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

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映

天下揚億晁迥有以發之真宗嘉獎錫以法

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

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

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目上方

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等請以

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曰舉懷璉以為代

外傳二年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

師與淨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

淨土之願○詔左街淨目禪寺懷璉禪師入

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錄智林等問話奏對

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廬山樓賢南

康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日居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魯人舜室歸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人也即於扇上書賜號舜依舊為僧再住棲賢寺賜紫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服○詔歐陽脩同宋祈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之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

之者千餘條因曰篤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泥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歐陽○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

名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聲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七著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至和元年勅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

獨

三

一僧卧門外其名道隆明日召見奏對詳敏賜號明悟禪師勅曹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蒲石樓上嘗賜龍腦鉢

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

嘉祐元年乾元節勅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齋施僧袈裟○相州太守李復圭發龍興寺塔基得佛髮舍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宰相韓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譯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普明慈覺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譯經潤文使。富鄭公請顯華嚴住洛陽招提邀司馬温公往迓之忽見數十擔過温公問之曰新招提長老行李也温公即命歸謂鄭公曰已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知敬也招提數十擔卒為温公見薄一青掩大德可不戒之哉六年文彦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

元居天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彦博遣子往候之果坐脫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色正白舍利如雨彦博親臨視手執流離瓶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填滿○杭州智圓律師允堪示寂塔于西湖善提寺嘗述會正記以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

世

七年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至錢唐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王素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勅以其書入大藏賜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參政歐陽脩脩覽文歎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同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延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璉禪師作白雲謠以送之石門文

述曰是以道言予嘗怪韓文公歐陽力排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夫至今喜稱道之者二公之力也

洛陽沙門鑒聿深於易述韻總五篇歐陽脩為之序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也

述曰夫人在孩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  
 故所學多非及長又以是教人非傳非故  
 皆不疑不知字而為文文欲學古而字不  
 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郎尚書後漢盧植  
 二已備身為三十嘗上書乞正五經文字有  
 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也  
 班固漢書列傳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  
 多非因發憤取諸字書訂正之蓋知世人  
 書字訛謬為尤多如陳陣華花歷曆奉俸  
 反主俗字而遠失經史之正論語戰陳之  
 陳今韻略卻出陣字於下注云亦作陳  
 禮記菊有黃華詩隱有荷華魏曹植詩朱  
 華冒綠池今韻略先出花字歷於下注云  
 作華。易治歷明時漢書律歷志皆作歷亦  
 今韻略歷曆並出。漢書餐錢奉邑又先  
 武詔增百官奉扶用。反秩祿也今韻略先  
 出傳字下注云亦作巖巖崇臺臺船舡  
 奉此皆以俗字為主巖崇臺臺船舡  
 此造作不典而正通俗三者之所不收罔  
 崗暴曝芻菹然燃是為山山火火重加之  
 繆暴音僕孟于一日暴之史記暴其所長  
 繆於燕又暴露於野並音僕彌字韻者非  
 繆況况宜宜羈羈場場是為增減點畫之

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穆之音韶  
 異代不必諱而述音義者諱之何也書上  
 日音政政避又音征詩正月去秦遠矣謂  
 諱政事之穆無政避何音獨正月去秦遠  
 昭反此曰避音晉文禮呼昭穆而禮進之  
 昭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正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已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亡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不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令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之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君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能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與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避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諱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而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孔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聖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萬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世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之韶取此明避義朱晦菴經解並音韶昭穆

師不知避諱也今佛與禪出釋典而不收  
 儒宗不能無愧也佛與禪出釋典而不收  
 僧與梵亦釋典而置之篇韻何也梵語佛  
 覺者梵語禪那此云靜慮此二字不收梵  
 語僧如云禪那此云靜慮此二字不收梵  
 二僧是知孫強之增玉篇唐孫強撰野王撰  
 字是知孫強之增玉篇唐孫強撰野王撰  
 俗孫恂之增廣韻唐孫恂撰廣韻與夫本朝  
 書孫恂之增廣韻唐孫恂撰廣韻與夫本朝  
 丁度之撰集韻皆泛引俗書雜揉正體俾  
 經史古意黯然不明此字書之大厄而有  
 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  
 謂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  
 有感焉特無由見此書耳居士集黃太史  
 曰魏晉人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  
 如橋槁直且皆不成字思陵翰墨志有云

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我聖學之深識也

高宗陵

英宗

為壽聖節

五月二日

治平二年勅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

碑翰林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

賈昌朝書右僕射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臣

韓琦立石太宗御製曰功成積劫印文端不

是南山得恐難眼觀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

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截處千年瑩采完

定果熏修真祕密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御

製曰西方大聖彌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

願進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

十六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

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

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

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璉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

手詔曰天下寺院任住持師遂建宸奎閣

以奉先朝聖製仁宗詩頌學士蘇軾為作記

移書問手詔中語師答以無此後示寂得之

笥中軾聞之曰有道士也

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

聖之額

神宗英宗長子每宣仁聖烈皇帝高氏

四月十日為同天節葬永裕陵

熙寧元年

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

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

損鬻牒自此始

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

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

宗感奘三藏弘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

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

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蒙度之大

略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

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宗真宗仁

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貸取於

碣

十七



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時方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為得才至於納訾為僧則富者可以逞欲漢書皆長汙雜虧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以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開逮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我制不得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八人尼三萬四千三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之鼻舌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眾欲驗

之烈火再鍛五物愈堅

五年勅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

火上○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穎上日

與沙門遊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

集歐公自傳云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一局而常置酒一壹物息心危坐屏卻酒肴臨

終數日令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倏然而逝傳外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永叔問曰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吳充撰行

云此事得於

述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自號又以名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寓諸道則知

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良渚曰歐陽氏號稱大儒而無通識以故立論時有乖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濮王為皇考誤英宗承大統無天子禮英宗本生父濮王及繼仁宗王宣帝非是宜從珪議司馬光奏歐陽脩巧

說誤乃與從珪議呂海十一奏乞依王  
不報議韓琦飾非傳會乞下脩事與漢  
開上竟從韓琦議其後神宗以追尊私恩  
宣帝曰當以問吳奎對曰此議於私恩  
此亦謂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誣太祖真  
宗不為佛敬歐陽歸田錄載太祖見在佛  
不拜過去佛今詳贊佛寧隨吳越王歸京  
在太宗朝未嘗及見太祖歸越王歸京  
會要國史也稱真宗每上元詣寺觀歸田  
錄中其為過兩朝下矣削唐太宗戰士建  
之詔失史官記事之實太宗觀三年詔  
陳者為建寺薦福七年為禪寺撰碑事載  
命虞世南岑文本七人為禪寺撰碑事載  
舊州歐陽並刪去之本朝建隆二年詔於  
揚州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二年詔  
四唐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二年詔  
指唐朝故事其後王禹偁撰碑建隆二年詔  
世有歐陽子修宋史則謂河圖洛書為怪  
將并除建隆之詔矣則謂河圖洛書為怪  
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士集  
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為中國患而晚年敬  
明教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  
說猶韓退之始排佛而終信服至我子瞻  
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

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  
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  
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  
尋累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  
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  
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靈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  
亡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跌坐  
如生乃作三詩以弔之欲尋遺迹強露裳本  
生公講堂月滿庭休舊初是學士沈遇治杭  
今如霜集中但錄其一  
以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蘇軾為之序  
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  
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  
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  
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  
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既蒞職凡管內寺院  
虛席者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

場餉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其反也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孟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始至十五日畢主客楊傑為之記九年勅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

建木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早上於禁中齋禱甚虔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兩大靈勅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養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為霖以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東軒筆錄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為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講堂大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辯才法師立石于龍井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棄

宣入秦得母於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黃州寄詩以為賀時稱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赦大內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剛經為慈聖太后追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

唐至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法師試少卿者賜三

藏法師洪容齋○詔華江州東林律院為禪

席命常摠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識記吾滅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華居道場今摠

公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今日如何舉似人○荆公王安石問文定

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

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峯

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

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祁公

杜衍以張方平佞佛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  
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胗脈生謂使者  
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坐謂曰  
老夫以君跡通不意近亦闡葺聖人微言無  
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  
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  
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  
即命駕就見之妨軒字安道曰譬如失物忽  
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張商  
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整佛然曰吾孔  
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坐長思馮紙閣  
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  
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  
可耳商英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  
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  
大倏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  
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  
為漕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按

部過分寧諸禪迂之最後見梵率悅公商英  
見其短小易之遽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  
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  
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商英內  
慚佯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梵率  
語及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  
證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  
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腳頌德山托鉢  
話未能無疑悅曰祇如末後句是有邪是無  
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丈室閉門而  
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牀忽然  
有省為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  
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  
遂扣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  
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參禪祇為命根  
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  
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悅後作頌  
證之云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

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邀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提以為盛事見上三武

庫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卉衣至堂上本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遽御風疾去卉衣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鐸燈○八月館職文同可字與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廿二

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日明日復來乎及再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狀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疎懶傳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

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益蓋俚人謂心風為益也益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益即日光佛也有趙崇者初為幕官因棄任從益遊益謂盡得我道益既隱去崇亦坐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軾與崇子初遊得四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東西序為慧林智海二巨刹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趺侍衛驚顧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撼蕩之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寺姑蘇安院上大喜語論久之既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喫茶閑話耳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友及知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住天衣鉢師嘗隱几公堂心如止水忽聞辟歷聲豁大省舉頭觀空刹刹塵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

衢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民遊是年八月  
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汎語如平時忽  
跌坐而化蘇子詹作神道碑及見普歷錄○荆公王安石請  
以江寧府園廬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  
石子雲資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  
政雲實使之既亡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  
求佛為救安石大懼亟為建寺以祈脫苦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佛

碼四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三

哲宗

神宗第六子母欽成皇后朱氏十二月七日為罷興邸

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教

禮部蘇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共張作供帳讀見漢書疏

碼五

廣義天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敕主客揚傑

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

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

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

其禮揚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

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

師為知大體義天既還國乃建剎傳教奉慈

辯為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三譯於慧

因建閣以藏今俗稱高麗寺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祕魔巖見

文殊大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按

壽陽至方山昭化院即李長者造論之所於

破屋下得華嚴決疑論疾讀之疑情頓釋即移縣為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見於山南於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為之記  
三年救內侍齋黃金往東林粧飾神運五殿佛像。主客楊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之次輪忽自轉大衆歎異傑為贊以記其事

傑嘗以淨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印禪師值師集眾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內翰何來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

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軾果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取納裙為報師有偈公和韻云病骨真堪乞食歌婢院故與子迨四歲不能行及來杭請辯才法師為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

為謝有師來為摩頂起步趨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卷下來居越之興福時清

獻趙公抃為帥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

師迎大士入府治懇禱一夕雨如霍疫病亦

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

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日告夢素衣仙人

竭五

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投牒以大士像

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

儀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七年穎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禱

屢驗乞降敕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

鳳初復回西竺取尊勝呪經再來譯傳後至

穎而亡里人漆其身造塔以嚴事之前志言

梵本入丑軾弟轍謫高安州時洞山雲菴

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迺五祖戒

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軾

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

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

人一目眇逆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四明延慶中立法師令門人介然鄞福泉延壽受業創十六觀堂以延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瓘為之記瓘字瑩中同稟教於立法師

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

世謂辭理俱妙今人多稱眉山水陸者由於此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軾書柳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

碑五

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子瞻在惠州被命遷謫儋耳海外惠守方子容來弔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夕夢來別問何

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荅曰此軾往生西方公據也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其後曰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

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修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丈。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常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知也大般若經云菩薩經於利於苦於樂於毀於譽於變○法雲秀禪師



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心媿心使逾禮越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善畫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畫行已可恥況又作馬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異日必入馬腹伯時愕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于郡稱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雖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人英等令檢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詰之乞取問元照窮覈真偽照無以為答乃稱古藏有本州司

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解之解謗書刻板在梅山說義立理最為推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觀其偏贊淨土述新疏以反智者假慈愍集以畔六祖何為其若是

也邪大氏此師檢身之學為有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

現夜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見○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棗中有臺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

見四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霑足郡聞于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山塔

曰瑞慶

三年詔治秦陵世宗登封令洛陽樓昇四明觀祖官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至尚書役一朝而具名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

竭五

五

草十二本兩甘露于池上夜有光屬於天後  
山陳无已為之記

徽宗神宗第十子 哲宗異母弟 母徽慈太后 陳氏 永祐陵

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

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

軾卒於毗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生學佛

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遂化

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衆

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謚法慧大

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

梵臻謚實相大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

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

聖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

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

普願濟羣倫○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

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總持法師雙林傳大

士等空紹覺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  
者○揚州奏泗州大聖屢見于普慧塔

四年金州奏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

咸應瑞像迎至精舍大放光明○尚書王古

因闕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

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

白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

五年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

虔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

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

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

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

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

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

其名洛京沙門永道晉詔泣曰域中孔老法

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

違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

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

碣五

六

尊卑之分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旦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

憮然  
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啓聖院移釋迦栴檀像置御容殿輿像已至而梁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肩俛首輿竟度無礙

上下為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豈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為之誓曰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

罔極度生靈答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齋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逢掖派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

音體  
眼淚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救淄州道楷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杭之白雲菴依倣佛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菜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愚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碼五

鑑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持以無妻子為異耳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似可敬然察其愚癡誕言妄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勲臣戚里應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止賜名額蠲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省彈劾施行

致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戟魯象等所封侯爵犯先聖諱甚失弟子尊師之禮別擬封者七人

曾子先封瑕丘伯司馬牛楚丘子  
張苑丘石處營丘琴開類丘南宮

于容龔立已上六人在七十弟子數左丘明  
敬祀 丘蒙梁赤龔立戴聖楚丘三上三名在從

述曰世之為儒者知尊夫子為先聖而不知避其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為戲其不知禮若是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陽詩云仁義丘與軻又立門安敢輒論詩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而反侮聖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哉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為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為儒者有能推此意義達之中朝乞行回避之條豈不為儒門之有師法

筠州沙門惠洪字覺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郭天信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弥年之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邊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

忽夢白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頓  
終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  
於世刻板○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  
瓜髮被體詔輿至禁中譯經三藏金摠持令  
擊金磬以覺之音教詢其名曰我遠法師弟  
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  
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  
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  
生死何勞木作皮凡三偈今錄其一出普燈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郫縣龍淵順寂有臨  
終遺命今乃游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  
不可以生死之迹為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摠持  
同譯語仁義筆受宗王南遊江浙至秀州車  
溪密印寺沙門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遠左  
右摠持荅曰聖教但言以衣覆身不曾挂於  
肩上西天遠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遠遠圖也作繞者纏也非如因草菴

之立言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盡矣  
然草菴誤執自我之右謂右袒便於右脇  
是音祥附濕繫經頭右回詮善文句記云  
比尼南向西背東以表回如考右回如表聖髮右旋凡人左  
善左回如考右回如表髮右皆自我義遂於涅槃金棺右遠自  
康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

夫自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遠佛也今  
所立義是遠佛而戀慕也何關自我之用  
邪大經右遠拘尸正是此義今人右遠多  
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惑於草菴之言故  
不得不辨金總持自北至東正自佛之右  
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衆之義  
佛此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惠洪得有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  
有詔取驗火焚鐵捶十餘日色不變教加禮  
還之  
六年元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跌坐遷

化謚曰大智毘尼之學親自佛制文殊已下  
不措一辭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  
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  
疏業疏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  
唯允堪師會正記獨為盡理至照律師始約  
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  
正資持疏為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  
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歐  
辨于官郡倅石仲喜其口辯脫之挈入京師  
謁太師蔡京以為異人引見上即誕言曰上  
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弟曰青華  
帝君昔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仙伯靈  
素乃言罰仙吏褚惠也上大喜賜號金門羽  
客築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建寶錄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  
寧觀為神霄玉清宮靈素既得幸念楚州之  
辱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士劉棟為已助上

益安其說云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嘗作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東華帝君聞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

正以佛刹為宮觀釋迦為天尊菩薩為大士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林延禧傳

趙氏賓退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

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投謁

曰夜出不至驚否坡咄曰鼠子未欲杖汝

皆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駭而退

碣五

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空中楚金二字為書多寶塔額肅

宗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

仁宗夢景德寺門龍蟠神宗夢神僧馳馬

空中此皆佛力法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

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霄子夜妖術之比

恐癡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別之

詔法燈禪師往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辨金

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

狂豈當用十方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

而止叢林聞而壯之西蜀寶梵大師昭符魯

直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其嗣圓明

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内外教博通其義

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

父事實梵有自来矣石門文

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艮岳時大旱靈素

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效偽上不聽通真宮

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廉之有黃羅帳朱漆

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觀之但粉壁明窓而

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

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

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

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

碣五

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坊寺  
 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  
 錢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  
 尹盛章為姦人激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  
 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  
 多隱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  
 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聚而為變諸君它日  
 盍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  
 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以  
 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辨論盛章廉得  
 之捕其首高僧日華嚴朋覺二律師凡七人  
 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  
 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為盛衰魏太武崔浩滅  
 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  
 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隋文帝  
 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  
 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 國家  
 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詳經試僧大興佛法成

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  
 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弑於  
 闖人之手乎周武為鐵獄之囚乎唐武受奪  
 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何為  
 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  
 敕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  
 專決於左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  
 是盡改僧為德士悉從冠服瓦則毀之京數  
 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為之皆  
 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  
 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  
 之少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  
 將結知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  
 橫罷佛興道京始懼物論亟言其妄無及  
 矣亦猶京初薦童貫以為能事及專主北  
 伐不悉稟廟堂京始大疾之屢言其過無  
 及矣大抵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己

碣五

十二

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舉也則將應之曰京以二姦專擅不與已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樂

樂

泗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遽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妄敢再瀆獨醒○敕廢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為邨肆民舍初拈正殿瘞佛像於殿基之下肢體破裂已而戩病胃腹潰裂而死志堅○詔天下建

神霄宮州郡憚費多以巨剎易其額太平州將拈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日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曹一子十歲為金甲神梳去其衣紬于浴室火龕中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子亡石客死京師○永道至道州郡守僚屬

同時夢佛像荷枷入城翌旦師至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城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師師素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為摩頂無不愈求者既多乃為沼於營內以呪之○三月京師大水龜鼉出於院舍宮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

楊五

十三

舉擬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于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衣裹中跪于前若受誠諭者萬眾咸覩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復勸上削去之以舍人許翰制辭太褻罷其職○九月臺臣率僚屬奏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改除佛教罪當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宦官分黨交諍又於道上冒太子節上始惡之榜于神霄宮曰褚惠罪惡不悛帝命削其仙籍永為下鬼十一月放靈素歸温州賜死于道囑門人歸葬



為數虛冢高宗幸江心改其故宅為寺遣人發其冢將加戮焉以不知其處遂止於是內

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之○餘姚法性行持

禪師初受請過上虞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

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

解弄曹溪技倆令與大眾皆擊節長歎時會

中有垂泣不能已者師號牧菴得法於兼田仰和上其家為四明盧氏於志勇為高伯祖

歷位華照雲門堂實護聖名列祖圖○石門惠洪禪師寓湘西谷山

取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

人為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

僧史者唯師而已○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

禪師塔東作外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

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作外

塔曰凡僧眾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

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

百丈蓋大智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

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

範論之曰白雲雲居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

法也○八月下詔曰向緣姦人建議改釋氏

之名稱深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

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州

水道量移近郡已上錄見國朝會要本朝通鑑道法師傳林靈素傳

述曰佛法危運故必有姦人為之亂法而

主上竟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眾人交攻

主上一寤於是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姦人

而且大復佛法初蔽後明皆法運使之而

然也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

晚事南岳辯師辯師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

剃鬻之力距下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

以賄得吾恥之弗為也正言陳禾與之遊自

靈實招居二靈山金欄菴三十年不出山問

道者以未至其居為之恥嘗有一虎為侍師

既亡虎臥死于爐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

問海尊者何在人言此但和公耳蜀僧曰正

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歲餘勸土人為

結石龕易葬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耀林表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 反內

○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田敕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罷黃老學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十二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當天下之無事其於法祖宗之崇佛可謂至矣賜續燈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恭禮釋迦佛牙為之製讚此十六年之良心也一旦姦人用事尚道而毀佛於是上心始感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既而天降鴻水役夫舉挺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儲君之節上始大惡之榜罪于門放死于路亟下詔罪已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蓋大法之克運而魔外得以肆其姦也何傷乎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徽宗長子母恭顯皇后名玉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關二月金虜退

○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十一月金虜再犯關詔皇弟康王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于韓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暨汴京失守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八輩召金山克勤禪師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宗澤諡忠肅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教即總管司參謀軍事為國行法護佐軍旅師往淮頴勸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以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碣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高宗 徽宗第九子母賢妃韋氏追謚顯仁皇后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永思陵

建炎元年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將去國南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

碣六

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紀事案不空三藏譯摩利支天經念誦法云南無釋迦牟尼佛計南無摩利支天菩薩計我弟子昧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我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捉縛

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物不為怨家能得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唵摩利支娑縛賀或曰百聲王難中護我賊難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語

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昧娑縛賀誦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瓔珞莊嚴坐蓮華上左手執天扇右手垂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天真身求勝願者誦滿十萬徧佛言此天常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得

免一切厄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珣遇北虜入寇挾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問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而返珣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珣避寇至此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遭劫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珣亦其數也珣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徧向虛空回向天曹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珣方拜謝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皆得免難賈德仁板行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本朝  
天息災本呪法最多 仁宗親製聖教序  
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  
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渡也隆  
祐受教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珣請命神人  
致稱名之功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通  
大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  
得免一切危難信菩薩遠本又在釋迦之  
先也今茲中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  
有能若終身若全家行此解危至簡之法  
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  
康十一月虜酋兀朮宗弼陷杭州錢唐令朱  
畢率弓兵與之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  
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德賢隱下為兒  
時相者曰它日有官危唯出家可免遂落髮  
往靈山參學于慧淨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

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明  
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頸及虜至其首  
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殿眾像皆立獨師像不  
起曾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  
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  
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眾大驚而退初如靖  
法師主上竺兀朮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山危  
運不可免戒眾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禮  
迓即聲鐘集眾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  
寺。十二月己卯上幸明州壬午次定  
海御樓船癸巳二十虜陷越州癸卯三十浙  
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西門俊見民  
閒多織席遣兵斂取之以重席覆于路虜騎  
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眾執  
左相傳與國  
史所載不同  
四年正月甲辰旦上次崎頭入白峯菴僧歲  
朝禮懺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民之辭喜甚  
為徘徊茗飲而行今御座特旨丙午三次

台州章安鎮入金鰲山寺有老僧禱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故曰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于寺後駐蹕臨安歲賜輦下諸寺金帛修舉此法初上在京邸有異人授一詩云牝鳩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鰲背上行及幸海登金

鰲坐榻上見壁間題此詩始悟異人示先識也。庚戌吐虜陷明州其酋奄至南湖寺衆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曰不畏死邪然曰貧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今老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酋義之曰師幸為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

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即參政○初宏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衆宇聚衆至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衆將散師止之曰虜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

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聞虜且至就山後掘一窖捧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陶器覆於上虜酋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忽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地輪藏自轉酋大怖畏拜禱而去越七日開窖取塔水至頸不沒。丙寅三月上次温州館頭昭十○

二月乙亥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為資福教院丞相呂頤浩舉圓辯法師道琛主之。丙子吐虜兵退初杭人以時方兵早迎上竺大士于郡中法慧寺侍香火者道元慮至求索舉藏于井取它像置行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

去并軀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若有人導之者遂得逸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聞金石聲就求之獲井出像。三人月已未以叶為七上發江心吐詩上留寺中半月建法世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四

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于圓通  
峙蚌即日雨至上大說。七月道君二帝自  
韓州遷于五國城續精錄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于錢唐升為臨安府  
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  
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

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再建  
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四十九代  
孫玠襲封衍聖公之孔端友。召法道法師入  
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為妖人所惑毀師形  
服朕為師去此黥涅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  
毀除上笑曰此僧到老徇彊乃敕住廬山太

### 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觀之  
後崇觀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視  
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  
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院會聚  
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

碑六

五

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  
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  
右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  
元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  
祐編敕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為次其  
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

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十  
一月太常寺編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  
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此依準開寶  
八月自治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  
為者多戶部朱異始奏令僧道用敕綾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本

朝太宗初年普度十七萬真宗天禧普  
度二十三萬應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  
今既在賣欲重其價故用敕綾比同品官  
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具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  
放台宗出圓融四土圖晨朝禮懺文偈歌四

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  
道師坐受衆拜謹葱乳不殺不飲酒號白蓮  
葉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通姪者謂之  
佛法相見傲僧慢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  
相誑誘罷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  
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

今為盛釋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  
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  
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  
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  
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偈率皆  
鄙薄言辭晨朝懺者則撮略慈雲七懺別  
為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  
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  
妄託于祖稱導師偕同於佛假名淨業而  
專為姦穢之行猥褻不良何能具道堯夫  
四年偽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

碣六

六

月上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蚤平北虜  
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于承  
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贈恤  
上感然曰死於鋒鏑誠為可閔即敕直學士  
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  
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  
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弥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  
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鯽水默祝遣四急足  
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鉢  
。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奏  
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

銀幣之類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  
許執政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  
額寺院充墳寺切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  
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  
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為有額有所違

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為快又樞密沈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敕額不當撥賜上以為自造之屋不必改正時諫臣謂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宜從所請有旨許之

九年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為徽

宗專建追嚴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杲為張九成黨毀衣牒竄衡州塔銘。上謂輔臣曰自

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

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

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

氏禍福之報乎

十二年左脩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

度牒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修天竺大

士疑敕給錢五萬緡謂侍臣曰朕觀古者人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詹大方奏曰頃者鼓倡浮言張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宗杲從而和之今宗

杲已竄為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

軍居住。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乞道士

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

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

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

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

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敕西湖北山建

天申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

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

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

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



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汗隆隨時暫尼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大聖人而垂化為善故耳至若天灾流行雨暘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為國家禦蓄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類免者為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耕且蠶也

云云

述曰目僧道同丁夫而出征賦以免之豈獨僧道之恥亦國家不知尊尚二教之恥

也今州家征免丁則必舉常年多額以責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虧額均賦諸寺者其為患皆此類嘗考郡志云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荆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為民患然今之為政者語安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仍用其立法蓋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所不能革以人心好利者同然耳然則為利創法者未嘗不為後世患悲夫

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跌坐說法合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

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還之日以道家四聖有神助至是改孤山為延祥觀以奉之遷法師全身于馬腦坡見陶器中舍利無筭

十一月謫衡州宗杲量移梅州

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人耳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為多未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為累者洪覺範之窟

朱崖坐交張無盡杲大慧之流衡陽坐交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為其罪夫儒釋之交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為廬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佞而鉤黨於林閒之人哉其為法門不幸有若二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二十三年十月給事中知瀘州馮楫字齊剛

垢委漕使攝郡事別僚佐具衣冠望闕再拜

著僧衣升座橫拄杖膝上說偈言而化始楫

問道於杲佛日頓悟心旨南渡之後所在經

藏殘闕楫以奉資音奉造大藏經四十八

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世以華嚴涅槃

軼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

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為御前道場特免科

敷等事○寓衢州衍聖公孔玠卒詔其子搢

襲封衍聖公是為五十代

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

僧三傳采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傳

三卷元豐間尚書王古增補新聞通為四卷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往生淨土者為八卷易名寶珠集

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温州九成謫南安軍十

四年寓橫浦僧會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

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

紹興初時相諱言兵事斥秉信為黨人乃歸

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棺夜臥其中至五

更令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

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

即起禪誦久之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時國

用匱乏秉信請賣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黨

尋被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既而復被召

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

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

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服

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

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

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  
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今田業  
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  
驅農為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  
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  
耕者眾故暫停度僧耳聖政

述曰 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  
牒將抑僧以助農如古人排佛正以不耕  
為國蠹可謂知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為  
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或迫於兄弟之眾  
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閒民也深  
山蛇虎之鄉邊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家  
之士率眾力馮志願率而可開為畝皆天  
下之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為農病  
也矧今為農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  
少而寺院之產常自定不令閒民為僧則  
農益多農多而常思農始病矣去而為商  
賈為百工為遊乞為倡優趨末者紛紛然

第六

十一

又不能為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為  
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為政之權道  
也可不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  
坐而化齒髮道真自然生出舍利葬全身於  
東谷謚曰宏智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

利者皆如其意九洞下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禪師宗杲再住徑山  
○七月起居舍人洪遵論鑄錢未及額上諭  
大臣令民間銅器以它物代之乃出御府銅  
器送鑄錢司大歛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鐘磬  
並令置籍每斤收筭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住鬻牒不以此為利而且  
征僧道免丁筭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  
使後世指為作古蓋小臣詹叔義以財賦  
之稅根人主之心而當時輔相不能開陳  
為利之輕重耳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

行度牒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  
言事者以佞佛斥之罷歸田里。七月金甯  
主元顏亮徙居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號百  
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禪悟易屢對禁中至  
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十月下詔親  
征浙西總管李寶舟師敗之密州中書舍人  
虞允文叔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  
瓜洲令於衆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衆  
苦其虐夜半諸酋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  
皇太子。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于上

與

上

竺燎煙始升曉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  
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太后施七寶冠。賜徑

山宗景大慧禪師

孝宗十朝二十一日會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僭為嘉興丞  
妻張氏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逐

娠初封普安郡王。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  
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答以偈曰大根大器  
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後在建邸遣內知  
客至山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悉取向  
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  
不已賜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

湯思退參政李昉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

成給事中馮楫皆問道有悟撰塔銘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

朕欲讀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

道又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號

慈受。二月以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

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符宣和敕旨

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徧榜曉

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

據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

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若

誦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  
 自稱尊拜則迎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  
 旦修光明懺之意師曰佛為梵釋四王說金  
 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  
 為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  
 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復賜錢即道翊法  
 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三  
 月敕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  
 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  
 莫敢應命棲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  
 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揖太守禱封疾讀以  
 爪指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  
 文不無踈繆遂一一為析之使慚懼而退守  
 踊躍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誦法師頌五十僧入  
 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  
 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

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自是歲歲佛  
 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疋修舉佛事宋塔之端  
 ○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  
 可用佛老語若自修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  
 之科場恐妨政事中興  
 述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  
 旦絕去至若窮理之妙盡性之奧高出世  
 表而無所不容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  
 儒家欲明理於天人之際易洪範中庸大  
 學語孟求之自足倘涉乎佛經語意則自  
 違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孝廟之戒  
 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羣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  
 上曰朕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  
 首亂成法繼之以章子厚諱蔡京之徒至  
 靖康輔臣率皆庸繆以致大壞蔡京謫死湖  
 湘四十二年遷葬之日皮肉銷盡獨於骨上  
 隱起卅字若鐫刻然案佛經如來具三十二

相曾題卍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相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稍晦今京相如此豈非魔乎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物為生民之禍乎兩朝三筆○十一月選德殿親灑靈感觀音之寺及靈感觀音齋殿賜上

竺各六字

錫

錫

錫

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曰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對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錫賚有加。八月召天竺訥法師徑山印禪師別號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復令遠禪師獨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教誰分別上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十月

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堂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魏公史浩佚老于四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連法師問法要魏公嘗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冰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

般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公倏

然有省及帥閩歸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補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 德壽殿書潮

音洞以為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

智者教智海大初是公攝昌國鹽監借鄞陽程休甫汎海謁補陀山忽一僧指巖頂有

錫

錫

實可以下瞰方瞻佇閒公與眾見大士金色身相而公復見雙齒出脣際如珂玉喜尉作禮而退暨歸寺日已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歷官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潞公也它日入相主上欲用兵須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公會於越語畢遂去乾道初以故相鎮越有

道人自稱養素先生與公有舊亟命延之索  
紙大書曰黑頭潞相重增萬里風光碧眼胡  
僧曾共宵情話擲筆竟出公大驚因追思補  
陀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  
二十年云堂有太師所見壁補陀現相一跋行  
述曰越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覲大士聞長

身僧之言許它日為師相且囑其諫君上  
勿用兵其後張魏公凌果勸孝宗北征  
越王諫之不從及符離兵敗浚歸見上上  
迎謂浚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大士預鑑  
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與諫  
以免生靈之塗炭也

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  
報恩度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  
界像與名僧謹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  
為普度大齋盂幹俎豆之器繁約折衷諧煉  
讚頌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刹莫不視此為  
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為六經訓傳數

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  
其為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  
一夕厲聲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  
邦人有夢二青衣引之西行日休為淨土文  
行於世嘗為之說云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  
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肖而輕老

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法  
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淫儒釋未嘗  
不同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  
於世間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  
世而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為儒也固嘗為六經作訓

傳矣潛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  
其學而學佛必有一定之見今人為儒未  
及於龍舒而欲以汎汎口舌效韓歐排佛  
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道本不悖  
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佛  
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

公誠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時有排斥然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帑於上竺建歲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榜。四月召廬山靈峯中仁禪師入對禁中。嗣圖悟。五月召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今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召上竺訥法師獨對內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它日復見如水晶者敕迎往

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纍纍若水晶貫珠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若金珠者敕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贖。○敕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教部付開元東禪鑱版入藏先是慈雲式法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

碣六

上七

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選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志卻上說賜號佛照禪師。師號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禪師入卧內跌坐談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昧者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

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斂目而逝公與機同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普燈。○召靈隱光禪師對內殿進宗門直指上問浙東名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國護聖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名對。○唐奘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鳳

城雪月大師大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通關之法以授後人。本朝淳熙閒有沙門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甬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里人沃承璋遇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



是有關法焉能通其關則百二卷之文皆可  
背誦承璋欣然願受教既通復教其妻子奴  
婢闔門皆能通誦乃刻板行關法以化世人  
舊印本有淳熙  
丁酉印本有淳熙

述曰嘗考經關盡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  
教卷諸文稱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

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  
能皆通般若然不知回向淨土其沒也生

日本為國主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  
人說若此愚客月波同住如習能關通此  
本因敘承璋本事云

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住山了朴禪師師  
梳

七年召明州雪竇實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  
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  
二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  
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  
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  
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

陽六

十八

子為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  
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  
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  
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

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  
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  
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所  
錄文  
○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召  
對內殿賜妙勝之殿四字為釋迦舍利殿額  
八年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  
法相混三教相糾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  
理迂耳若揆之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

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形骸於世事了不相  
閑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  
不媾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媾  
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  
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  
所為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

礪六

十九

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  
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  
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  
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  
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楊雄謂老氏棄仁  
義絕禮樂今迹老氏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  
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  
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  
溫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豈非  
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為大老氏之所謂  
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  
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

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  
無為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  
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杵而織後世紛紛  
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  
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  
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鍾政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刊  
行於世

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錄若訥劄子洪惟聖朝  
遵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  
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于南  
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  
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羣生之宗趣  
表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與不  
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昭垂令典雖下  
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  
朝而甚詳如文臺湘山錄載國初潭州僧  
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錄載執政

宋綬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

稿六

下

有虧國用者則將對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為試經之擬即以千牒之資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裕於財者亦得求度厥今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祖宗之成法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為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竺訥法師屢以疾求間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後彼此作閑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至是以賜師為佚老授兩街都僧錄東宮為書歸隱扁其室  
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退養重華宮稱壽

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披覽蓋有省發

光宗

孝宗第四子重明節帝

紹熙二年十月

慧光法師入寂謚宗教廣慈法師塔曰普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陸沅沐浴冠服就寢而

化將殮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沅號省

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每晨起誦法華日一過

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為詩見志有

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閱大藏誦佛號凡

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

第陸游放翁撰墓誌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碣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寧宗光宗子 母恭獻皇后 李氏 未茂陵

慶元三年荆門軍申忠翊即趙善瑩狀當陽

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為隋智者禪師開山道

場蜀將軍閔王奉智者為師祈禱屢應乞賜

加封敕宜賜靈惠大師

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

賜敕額臣察言道民者遊墮不逞喫菜事魔

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羣挾持狀

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

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

魁相統遇有諍訟合謀并力厚啖胥吏志在

必勝假名興造自豐囊橐創置私菴以為通

逃淵藪智元偽民之魁在道惑眾揆之國法

罪不勝誅張杓帥京之日屢與鄰寺互論已

判道人私菴合照前降指揮拆除今智元又



廿一



敢妄叩天關玩侮朝廷若此為甚昔傳五斗  
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  
誑誘其後數十萬眾同日竊發漢室遂微今  
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智  
元等重行編竄籍其物業以為傳習魔法玩  
視典憲者之戒寄居勢家認為已產蓋庇執

占者臺諫指名以奏制可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與萊事魔三山九熾

為首者紫帽寬衫婦人黑冠白服稱為明

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

尊耶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為第

五佛又名未摩尼采化胡經乘自來光明

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玉宮

為太子出家稱未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

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

未來見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出

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

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鄰傳摩尼道可

碣六

二十二

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為資敬  
乾坤認所生若論齋潔志釋子好齊名以  
此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  
屍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

樂天知長慶集即為此不蘇神之詞案

嘉定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薨於天台里

第象祖之守金陵嘗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後  
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  
止菴高僧寮為談道之處自左相辭歸益修  
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  
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  
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  
之前郡人子啟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  
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理宗嘉慶四年詔以皇太祖下惠一世十

七年封成國公受遺詔即

寶慶二年敕天申萬壽圓覺寺改為天台教  
以師贊法師主之

淳佑六年十一月臨安明慶聞思律師奏南  
山澄照律師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  
述三部諸記共七十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  
續據省部下諸郡經坊鏤板頒行

淳佑十年三月臣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勳大

臣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

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額故大

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充守墳功

德及紹興新書不許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

甲凡勳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免科

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

額寺院與之迺年士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

指射名剎改充功德侵奪田產如置一莊子

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為住持米鹽薪炭

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為汙辱祖宗

多矣況宰執之家所在為多若人占數寺則

國家名剎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均

諸人戶豈不重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

舊制應指占敕額寺院並與追正仍從官司請僧庶以杜絕私家交通寺院賄貨之弊制可

天台沙門思廉致書於杜清獻公曰佛囑國君大臣護持佛法而反破壞佛法者有一事最為要朝廷立法許大臣為祖父以

家財造寺乞額所以薦福為先亡也今昧者為之則不然以祖父玉體之重不能捐財買山既已奪取僧蓋之地以為墳而又欲影占數寺稱為功德舉寺中所有諸物而有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筍又明日發柴炭又明日發竹木甚至於月奉水陸之

珍一有亡僧則必掩取其物歸之私帑嘗聞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鍼一草皆我家之物哀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僧財物皆屬三寶侵奪之者若主若僕必招苦報其於安厝祖父之體鬼寧不貽三塗之惡報乎吁占奪伽藍欺君也葬父僧地陷

父也自為不法賊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人也欺君者不忠陷父者不孝賊已者不智累人者不仁如此以為人是誠何人哉今名勝道場效尤而奪取者幾徧諸郡一屬功德則使庸繆之輩以居之方竭力奉承之下暇又寧能辨清供以安廣眾乎以

廿四

故尋師問道者翩翩南北但能嗟時事之不然而已區區愚衷欲望大丞相明察積弊檢準舊法凡宰執之家除四明大慈七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有額舊寺者專令臺部置司行下諸郡從實供祈悉與拘回並從所屬州郡給帖住持仍釐正在前侵占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有敢與住持交通如前侵占者許雜人密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刺號令住持勒令罷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誠有在於大丞相奉行之力不為物論動搖為可耳云

端平元年靈山守愚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

大師中興天台一家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大藏頒行制可

端平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修陸師壽寶珠集續集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

志卷八則為淨土立教簡要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經撰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一

維智者以斯道盛行當世古今名賢贊德之

文如柳顧言國清碑皇甫毗王泉碑二文見

碑云名玉泉實錄碑是再刻之唐梁肅荆溪

大師碑宋張商英關王祠堂記胡昉法智法

師碑晁說之明智法師碑皆撫取要事參入

紀傳不復別錄全文至若自唐迄今黼黻大

教碑記論序何其多乎今錄其尤著者為名

文光教志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

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

曰修禪及隋創國清廢修禪號號為道場自

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公光

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

上易名禪林乃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

云大師諱顓字德安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  
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  
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彰出世  
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  
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  
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  
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  
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  
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  
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思大師當時教  
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  
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  
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  
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  
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  
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  
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  
弛張用舍開闔默語高步海宇為兩國宗師

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繇  
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而殊塗異論徃  
徃退息緣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  
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  
賓關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  
之事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  
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  
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威傳東  
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溪朗禪  
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  
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  
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句者以引而信  
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勝數蓋嘗  
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  
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歷之  
世邦寇擾攘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  
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  
賴汝吾徒也蓋記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



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  
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  
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  
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祕載弘道要安住  
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  
成無生而生生化兩冥新盡火滅山空道行

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  
明我台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  
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  
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

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  
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

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感  
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  
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  
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

多而摠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  
域至微以盡性至曠以體神語其近則一豪  
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  
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  
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  
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

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  
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

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  
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  
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  
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

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  
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  
為漸為顯為祕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  
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  
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  
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

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  
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  
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  
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  
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  
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  
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  
劫而不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  
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  
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此  
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  
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  
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  
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  
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  
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  
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

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我  
九者非它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  
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徧  
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  
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  
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  
也如懸鏡不可弇也音奄如通川不可遏也  
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案經證義非虛說也辨  
四教深源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  
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  
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  
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  
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  
思議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  
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  
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曾冰曾  
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  
論果地無益初學五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

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  
 之域豈隔闊遠與凡境天絕歟遠絕之義  
 是唯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  
 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  
 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  
 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  
 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  
 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味  
 手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蒲墨反墮落  
 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  
 含識而已致使廢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  
 云為坑為阱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  
 音兼水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  
 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  
 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  
 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為廣者有罕言  
 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  
 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

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  
 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  
 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  
 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  
 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公於同門中慧  
 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  
 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  
 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  
 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  
 法勤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  
 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  
 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  
 雖學而不能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  
 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  
 其益則業文為之屢校音教楛姑沃反也足也  
 秣音涉句為之數稔音昧目音昧也莫且反以不  
 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  
 六

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  
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  
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凡浮  
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  
鄙滯導蒙童貽諸它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  
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  
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折木之津功畢云  
耳

智者大師傳論 唐安定梁肅敬之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  
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  
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  
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五時  
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察  
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  
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它兩  
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

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據矛盾更  
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待論  
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  
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  
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桎音質足桎莫  
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

福七

七

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  
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  
息矣既而教不終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  
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  
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起悟備帝堯大舜  
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  
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物於一心開  
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  
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  
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為帝  
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卷

舒於普門示現降德於如來所使階位境智  
蓋無德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  
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歲又况聞而  
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  
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  
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佛法何罪何善之  
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  
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  
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  
殊不知望致焦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  
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  
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

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  
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一名天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  
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

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  
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邪法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  
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或為之埔  
慧為之門以守則困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  
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

獨七

八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  
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  
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  
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  
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  
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

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  
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防州龍興寺  
中徒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閩者  
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  
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就受  
戒者曰道顛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

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細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葵從我師無忘真宅寫是昭銘刻茲真石

無姓碑陰記

龍城柳

宗元

碼七

九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葳之舉族受

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

尚巧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漢書法音釋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涕言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眾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

天台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  
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眾  
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晔音贊及僧法林  
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三  
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  
柳集余學零陵重巽求其始復理焉上人

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  
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  
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  
舍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  
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  
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  
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  
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  
使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清獻公趙 抃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人苑  
相奇偉性恬而器閎初是父母禱佛求息夜

夢神僧攜一童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既  
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  
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  
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受持師曰何謂法界  
座曰大摠相法門圓融無礙是也師曰既圓  
融無礙何得有次第邪座無語幾一月自講

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  
年常代通師講入文銷義益闡所學出任承  
天繼遷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  
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荅之咸臻其妙  
真宗皇帝久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懺  
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  
同修金光明懺以為禱三日雨未降徹席伏  
地自誓以告曰茲會佛事儻未應禱當各然  
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  
天慶昭孤山智圓為書設問徃復辨析又遣  
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  
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

獨七

十一

記大悲懺儀悉傳於世嘗偕十僧修法華懺  
 三年約共焚身以起精進翰林學士楊億駙  
 馬都尉李遵勗薦以紫服師號心尤敬仰知  
 欲自焚致書勸止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至明  
 面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庚密戒隣社常察  
 之師願既莫遂乃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年  
 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方五  
 日跌空而逝實天聖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  
 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  
 視顏膚如生爪髮俱長既就茶毗舌根不壞  
 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專事講懺四十餘  
 年脇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  
 如崇矩仁岳慧才梵臻之徒三十餘人當時  
 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  
 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  
 冬十月余謝事多暇自衢抵溫法明院忠法  
 師者頃嘗遊衢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歛衽  
 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木鐸也繼忠

實為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達宦之士言  
 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既而  
 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  
 而靜本無凡聖之別建交戰於事物之境而  
 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旦繁其名  
 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設之以法而可行示  
 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華它人莫得見  
 耳之有磬它人莫得聞欲其自降乃心而求  
 復初本也其後導師繼繼而興聘智慧之辯  
 談真實之理不離當念以超最上乘不離文  
 字以示解脫相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  
 一字以與人法智師已達乎此則何假於人  
 言而後傳者哉姑閱其所紀象所共聞者為  
 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懇也復讚之以文  
 曰  
 大雄覺世垂微言磅礴日月周軋坤智者才  
 辯窮化元時為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紘  
 紘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志堅  
 錫七  
 十二



氣真貌且温少而敏悟老益勤或懺或講忘  
晡听中興教觀真軼羣縱橫言論妙入神遺  
文繁若可討論辭淳理正道不煩迹選學徒  
日駿奔冀茲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弥加尊  
如流欲清必濬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  
重上國聞天子遣使來中闡賢蒙勲戚固所  
忻命服錫號回天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誓勇  
棄舍甘趨焚素願莫適仍修熏衆生嗜好隨  
貪嗔三塗轉徙如膏輪有能頓悟報施因罪  
福苦樂岐以分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了  
所夙敦言能觀忘寧非真身雖云云寧非存  
江浙蕃蕃其子孫詔億萬世觀斯文

止觀坐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瓘瑩中  
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觀之有衆  
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昏即散此二  
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  
觀以爲其藥病瘳藥廢醫亦不立則止觀者  
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

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爲作也然其文義  
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  
故復作方便使嘗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漚  
見全潮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爲此書詞簡旨  
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  
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  
觀而未嘗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  
窮遠極高無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於此嗚  
呼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  
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大  
鑊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尊敬此書流傳其  
必廣矣

三十有門頌

陳瓘

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  
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  
門即是否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  
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唯一  
空門門一二爲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

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  
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祇觀心不觀具則  
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  
觀自一彼迷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  
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  
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  
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  
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  
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真唯  
一具字顯令宗入此宗者甚希有

與明智法師書

陳 瓊

瓊頓首再拜上啓南湖延慶堂上講主明智

法師人回伏奉書教獲審道體安隱無惱下  
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  
妙旨以祛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有  
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  
自在來諭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  
慮然智者以有門爲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

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爲法界攝一切法況復  
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  
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  
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召之即生死  
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  
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

論

論

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  
義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  
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  
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  
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惑亡  
則有門豁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  
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萬善豈非三千之  
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  
無自尔茲乃古師詮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  
其旨未易解此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  
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復即即而復離不  
一不異非有非無三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

可思議數即是不可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一切一切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尔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尔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為妙有於無為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尔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今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為巧度之所訶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之世間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眾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

獨七

十五

念外無一豪法可得法外無一豪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為念其壽無量非得命根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國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其具如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眾生具乎若有能知具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定須成辦此權之有得於祖意者也權屏迹丹丘老病待盡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攝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嚮之切瓊頓首再拜上啓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真績及與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

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祇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

碣七

十六

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珣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為四明學子

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南湖淨土院記

陳 瓘

明州延慶寺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為宗旨法智大師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坐而不臥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寺之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六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為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像內為禪觀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同辭以答之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為利益之事四明多擅信何患乎不成自

碣七

十七

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設千佛之供復然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已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

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為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忘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它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

以情曉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它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滿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遶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

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向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勸往生為最勝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

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為心濕薪如山豆火能熱千年闇室日照頓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閒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軌轍安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觀無量光親觀

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

鳴七

十八下

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太誓則寓跡于茲刹樓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為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今教主明智大師法智之曾孫也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為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月一日延平陳瓊記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七

碣七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二

仁王般若經疏序 待制晁說之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

而至荆溪荆溪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

碣八

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

盛矣唐室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為不可亡

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

真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復

抗礪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

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真者仁王經疏先

至有二本泉咸片其偽昔法師既納日本信

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

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

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意遽投斯

疏以尉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

誦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至元豐初海

賈乃持二卷來四明有沙門如詢因緣得之  
云云智者慈靈盡法性為止觀而源流釋迦之  
道今方盛於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  
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家  
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  
明智法師碑論 晁 說之

世尊龔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成  
曰二十八傳至于達磨磨在梁時始來東土  
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雖云頓示豈無方便雖  
云不立文字初傳則有楞伽後五六葉則尚  
般若覽教照心不在茲乎自迦葉十三傳曰  
龍樹著次智度論譯傳震旦則有北齊文禪

師一覽斯文即悟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  
之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拓義門定而  
三止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其所  
歸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  
融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華佛慧之道暨傳  
之章安縉雲東陽左溪至于荆溪於是智者

之教悉載於書而一歸於正矣荆溪傳蒲蒲  
傳脩當云荆溪傳脩傳外外傳瑋瑋傳竦竦  
傳寂寂傳通通傳禮是為四明于時此教特  
盛異同亦多龍象重望未易柔服一言之辨  
勤乎十返如不觀真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  
為是後世何為而欲異其說乎仰惟智者之

為智也大矣哉三觀單復之旨實著乎圓覺  
十境互發之論方見乎楞嚴智者先言之於  
隋此經後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  
清此經後譯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  
之入當有字身以立以吾教判此經歸中  
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躅歟故其教東

及日本西返天竺未之與抗也或曰教外別  
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別  
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  
以何者為文字嘗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導  
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尊  
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韶壽諸師壽壽師密

弘而取證者永嘉真覺雖異途而不敢不贊者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竊用其義者清涼觀師公為異同而自立己意者慈恩基師唯圭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耆德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為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肩乎囂昏放乎滄荒吾將合馬鳴龍樹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辨於彼將自屈服我言則光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少聞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碑八言曰它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果遇明智獲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證禪師文字法師乘壞驢車無力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

南湖法智大師像贊 真隱居士史浩  
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才唱道四明講肆宏開溥海聲聞砢砢雲雷章聖

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抵今後學咸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荻嗚呼是為法宇之柱石教鼎之益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水心先生葉適  
茲寺是昔忠法師之所居師行業至高願力強果矢言以致道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師建兩序師祖師崇殿堂於是院落始成祖師尤精苦衣履穿損食不累合諸生雲赴應吞泉涌東掖天竺之盛誠足相埒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祖二師尤多論述今其徒妙真普濟欲集諸家學為教藏院中率道俗修念佛三昧以旌祖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忘甚遠也夫浮圖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祖亦不知所以然也

重刊刪定止觀序 鎧庵吳克已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搢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舐排使啓禪關者能讀此書其肯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分別名相自困乎矧欲使薄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開導

了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子貢好辨孔道以明孟子巖巖功堪繼禹斯言槩之誰曰不信

與喻貢元書

鎧庵吳

克己

佛道來東華幾二千載矣吾儒攘斥甚力者

碑八

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知堅執周孔立教者以詆之故雖攻之而愈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與辨明而謂之詖淫邪遁者亦不過指禪宗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

有老莊也苟以拈推豎拂誇誕之談而疑釋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六經語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奚可哉去佛愈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正傳此唐之梁敬之柳子厚我朝是以道陳瑩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

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底于極誠未易遽為足下言惟足下它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僕昨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援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况乃見者乎今足下

碑八

五

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諄諄而僕邈然不聽也

荆溪大師 湛然

始終心要  
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

亦也自大所無  
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

非前後也  
三諦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

即三亦不準諸祖不亦應更云即三而一書  
可相會之殊分派之不可相混之復高之又一書  
宛然符號洋法可誣改悲夫祕藏不  
便乃不許言洋法豈可誣改悲夫祕藏不  
顯蓋三惑之所覆也  
鏡天喻若塵雲今此繼明次文別公如不  
明翳乎法性塵沙障乎化導見思阻乎空寂  
無明者不見法界無所立也應沙者譬無  
之數多也見體障其障可耳然茲三惑乃體  
知文云翳障結指其障都非真實於是大覺  
上之虛妄也  
慈尊喟然歎曰大覺即妙覺也真如界內絕生  
佛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通指三  
真如及平等利但以衆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  
慧絕名離利但以衆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  
能返也由是立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  
成乎三德觀衆生迷起修性無所移全  
在性修觀衆生迷起修性無所移全  
王性修觀衆生迷起修性無所移全  
大論而三觀智具大如大品經三卷三品  
智品中三德備在如大品經三卷三品  
惑證一切智成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  
道種智成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

種智成法身德一念無相一不之空法中不備  
 一智法空寂一相名一不智不十法果諸中知  
 差異為道種智於二邊非中道名一諸切  
 淨名法身皆具常樂我淨之德然茲三惑  
 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非異時也天然之  
 理具諸法故一顯上非別示忍諸家權故一融  
 中破三惑觀一心如智德無別一非而性具享免  
 異殊過衆說觀永茲焉然此三諦性之自尔  
 家歎三諦成迷茲三諦轉成三惑破藉乎三  
 非作所成迷茲三諦轉成三惑破藉乎三  
 觀觀成證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自轉相之  
 文前無後因果理同從因至果非漸修也  
 之無別異說之次第理非次第言後不頓顯其  
 乎在別那其諦大綱如此網目可尋矣  
 實何三千三諦大綱如此網目可尋矣  
 者何三千三諦大綱如此網目可尋矣  
 故曰大綱諸法廣多為綱目華嚴珠法界  
 方等師三實相般若稱佛說種種名龍猛之  
 名佛論者得之以此開佛種名龍猛之  
 是則十方大者覺之祖所傳莫不歸乎能  
 而像末情流信之寡薄如斯法門不能宗  
 代更別大求心者雜濫故也  
 四十二章經疏序 孤山法師 智圓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無象之象言無

言之言以復羣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  
 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  
 混而為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羣蠢率其化復  
 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祕藏者可勝言哉逮乎  
 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  
 與仲尼伯陽之說三焉原夫仲尼之為訓也  
 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復其王而  
 企於帝也伯陽之為訓也揚三皇朴略之道  
 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也矧茲  
 二者談性命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則未  
 臻於三世乎然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  
 而無之矣美乎哉其可教乎域中也明矣若  
 夫釋尊之為訓也指虛空世界悉我自心焉  
 非止言其太極生兩儀玄牝為天地根而已  
 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  
 常天網恢恢而有以見伯陽仲尼雖欲謂  
 之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  
 趣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尊之訓歟其可

教乎域外也又已明矣域內則詳乎治身而尚略乎治心故謂之外教域外則善乎治身而極乎治心故謂之內教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為不誣矣世人有謂三者能混同焉或幾乎失或謂三者碩異焉亦未為得也何哉後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則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而遠罪勝殘則去殺則不得不同也

此山年序詳見

與路御史書名

淨圖之法非古也其來於東漢乎其為體也清淨其為用也仁恕由是七大家十九流焉為利於上下救弊於孔老其亦至矣請揚摧

而陳之夫秦火六經興雜霸民洗俗濟爭奪方熾禮讓寢微則仲尼之仁義伯陽之道德或幾乎息矣賴我淨圖之為訓也既以三世報應制其事復明一心空寂窮其理民有聞報應之說者雖貪殘鄙吝之夫亦庶乎振乏周急矣民有聞空寂之說者雖矜功用壯

之夫亦庶乎守雌保弱矣能周振則博濟之道行善保守則朴素之風還博濟行則禮讓著朴素深則刑罰措以斯而利於民則不遠而後矣故曰為利於上下兼弊於孔老焉其旨則節制不行違其道則寂默不守乃以厭峻輪奐而奢夸乃以輕肥温飽而煒燁徒

揚八

以多為貴則壞其道者衆矣言以怪為美則惑其聽庶矣邇相沿襲寢以成俗使夫清淨仁恕之風無乃蕩盡於是蠶食蠹耗之謗自茲而生斯乃好之者事之者之不善耳非教之罪也而徃世君民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不肖而遷怒於善人教法者有焉徃徃造毀佛之律行挾釋之誅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堯因商均而咎舜服藥過度而歸過於神農縱火致焚而反怒於燧人也邪南岳止觀後序 慈雲大師 遵式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

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祇分而不分祇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改強名為萬法之性體德無住強名為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為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照照生

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捏目空華豈是亡物故云不變隨緣名為心隨緣不變名為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即明而為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為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

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動而靜即昏而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為圓頓是為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為示物指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

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點如天三日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謂不思議三德是為大般若涅槃也嗚呼此法自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以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淮河慧文

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即復于性獲六根清淨位鄰乎聖斯止觀之用驗矣我大師惜之無聞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數萬言目為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為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焉俾我安安不遷而

運到清涼之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寐照錫皆扶桑杯泛諸夏既登鄮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頰冠首序出奉錢奉旨鳳祿也作俸與前皆誤模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

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  
田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

書紳論語子張 慈雲法師

知白汝知知白日之所為害善之法偏宜遠  
之莫作損惡之道益其用之舉善口無自伐  
心無自欺勿抱內蠹如木無良勿揚外儀現詐

增威儀徒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始陷禍  
之基求虛譽著滅於義自恃其德必有餘譏  
自務其違必有餘非多務德未充而自附故人  
多非之於春屬集樹汝宜去之利養毛繩汝宜  
畏之於於供養則多貪如毛繩縛身入水逾  
急自行之際擇而思之懲惡之餘何則是宜

欲從自行當須擇思恐墮二乘也既知微惡  
何法願求大乘也立此質問委在下文可見  
清香一炷紅蓮數枝口勿輟誦意勿它思  
淨上經唯安禪禮像其則勿虧專修觀佛三  
存淨土境安禪禮像其則勿虧專修觀佛三  
佛量衣節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如佛誡之  
說人長短如法謹之從對賓侶口勿多辭頻  
驚光景坐勿銷時是梵芭蕉虛質非汝久期

身實蓮華淨土是汝真歸由前禪誦禮念功  
俾夜作晝動而行之謂無心無間念生空過  
觀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曰託事唯三而已  
今觀心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準夫止觀二十  
五法為方便十乘十境為正修者固非於此  
能備若其日用之際以十界德過升沉鑑我  
心曲雖絲髮不能自逃其遷善改過之要乎  
慈雲法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

碣八

土

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  
乃復命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  
於師志也 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  
王欽若序

其廣不可涯高不可蓋長不可尋將盈而虛  
將晦而明雖遙而中微妙深絕叵得而思議

者惟心也天台師聞之於靈山證之於三昧  
知其寂默非數所求而強以數數於非數依  
法華作十界百界三千權實以明諸性非合  
也非散也自然而然曰諸法實相使人易領  
也然後示之一念空三千皆空一念假三千  
皆假一念中三千皆中成圓三觀觀圓三諦

以明諸修大智也大行也不運而速曰白牛  
大車使人頓入也故得自因至果不移一念  
坐道場成正覺降魔說法度衆生入涅槃而  
能事畢矣用龍樹偈因緣即空即假即中會  
而同之十法界者何也十統諸法也三諦為  
界也何者謂佛以中為法界者也菩薩以俗

為法界者也緣覺聲聞同以空為法界者也  
地獄鬼畜修羅人天同以因緣生法為法界  
者也空假中者雖三而一也十界者亦一而  
十也故使互含一復具九如帝珠交映成百  
法界也一因緣一切因緣一空一切空一假  
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良由於此二千者復何

謂也成界之法者也有其十謂如是相如是  
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  
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斯惣也十法  
在佛為中為實為常為三智為五眼為十力  
為四無畏為不共法在菩薩為假為權為榮  
為常為萬行為四攝在二乘為空為權為三  
脫為四枯為無陋為涅槃在凡夫為倒為惑  
為陋為蓋為纏為集惱為生死斯別也統彼  
百界乃成千法復播諸百界為三世間成三  
千法耳百界三千一也與夫一念非前後也  
非相合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必歸乎不思  
議三諦無量三法三德密藏矣噫一念心法

碣八

七

既然引而同之彼彼佛法彼彼衆生法咸然也經曰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斯之謂歟既知是已當觀日用凡起一念必屬一界即照此界為九為佛九則隨情偏起謂之無明佛則稱理圓觀謂之大慧九界之念并俗併非佛界之心方是是非鑑矣非則照之令是是則護令成行經曰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中求行於非道能遠佛道斯之謂也然則目雖在面反臨鑑以正容心實由中要藉緣以薰慮神靈潛密照之或難識想紛馳檢之非易故今引心于外繪彼升沉之像存志於中觀我是非之變然後策心內照正道由明題為圓頓觀心十法界圍於一心字派出十界復引墨迭貫方之照珠表一法界展轉具九成百法界仍以日起行相書之左右覽者欲深於性請詳諸序欲熟於修當觀諸圖狀佛界若人因讀圓滿修多羅及聞善知識所

說起淨信心信已一念三道之性即三德性苦道即法身煩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法身究竟般若清淨解脫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法身解脫亦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法身般若亦自在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縱非橫亦非一異法身常住餘亦常住樂我淨亦如是是則常樂四德祕密之藏徧一切處一切諸法悉是佛法既信是已以境繫心以心繫境心境念念相續不斷必見法性設未相應當依一實無作四諦起四大誓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依前苦道即苦諦發一誓願未度者令度煩惱及業即集諦發一誓願未解者令解苦道即法身即是滅諦發一誓願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煩惱即菩提即是道諦發一誓願未安者令安四弘不入當巧安心如是次第具修十法必入五品六根及分證位名佛法界。菩薩界若觀根塵一念為迷解本迷故則有



十界善集 悟故則有四聖道滅緣此無量四  
 諦起無量誓願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  
 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善巧度生慈  
 眼視物所集福業與衆生共如是起一念者  
 名菩薩法界○緣覺界若根塵念起則了之  
 從無明生生故有行行招名色乃至老死三  
 世相續如舞火輪因緣本空幻化不實求自  
 然慧樂獨善寂觀空心重耽住寂定雖得道  
 果不慕化人復有觀物榮落悟世非常聞空  
 得道名爲獨覺如是行者名緣覺法界○聲  
 聞界若根塵因緣隨有一念依色心故苦由  
 煩惱故集厭苦斷集非對治如何遂依四  
 修十六觀三十七道品如救頭然由四善根  
 得入無漏四沙門果證二涅槃會偏真理不  
 得佛法不慕化人如麀獨眺不顧後羣如此  
 一念名聲聞法界○天界若其念起多忻天  
 樂篤其善心希於來報齋戒純淨飯食沙門  
 造立塔寺及佛形像書寫大乘濟惠貧病於

十善法止 作具修自然成性或關禁六根使  
 六情不蕩 六塵不入得欲界禪及色無色定  
 身心寂靜 三業調良如此一念名天法界○  
 人界若其 念念以五常立德五戒脩身於國  
 惟忠於家 惟孝謙損君衆中正存誠推德於  
 人引咎向 已尊上恤下給孤濟貧慚愧是懷  
 慈和爲性 深信因果崇重三寶精修齋戒建  
 立塔寺但 希世樂無升出心貪惜自身戀著  
 眷屬如此 一念名人法界○阿修羅界若其  
 念念雖好 修善布施齋戒而多猜嫌狐疑進  
 退所修福 業多爲勝它見人修善情多嫉忌  
 貢高我慢 珍已輕人欲彼歸從不耐謙損如  
 鷓高飛下 視外揚仁義內無實德衆前談論  
 引長於我 不循理正不媿賢能如此行心是  
 阿脩羅法 界○餓鬼界若其念念無慚無愧  
 貪求無足 慳悋鄙惜不施一毛剋削於人哀  
 歸於我見 人布施傍起遮障見人得利心生  
 熱惱性多 諂曲常起邪見人前正容辱處放

恣破齋犯 戒恣貪飲食不信罪福不信因果  
 不信三寶 不孝所親是名餓鬼法界○畜生  
 界若其念 念耽酒五欲貪多眷屬日增月甚  
 而無厭足 曲理枉物斷不以公非法取財動  
 不由義祇 圖利已不惻孤貧明負他財魯扈  
 抵突市場 負直公行劫奪不忠不孝無賢無  
 愚不信因果不信三寶癡騃無恥現同畜生  
 是名畜生法界○地獄界若人親近邪惡友  
 及性自作惡起增上心 念念相續造上品十  
 惡謂殺盜媾妄言綺語 兩舌惡罵貪嗔邪見  
 及五逆罪犯四重禁汗 梵行人沽酒醉亂不  
 思君父師長恩德橫生 熟惱挫抑賢能黨比  
 不肖破塔壞寺燒毀經 像謗毀大乘斷學般  
 若謗無諸佛破戒受施 用三寶物偷僧祇物  
 起於外道斷常諸見破 正因果三世之法習  
 十二種惡律儀法一屠 二見 三創 四養 五捕 六魚 七獵 八者 九網  
鳥 十捕 十一為 十二家 捕 賊 及 養 蠶 等 業 如 上 等 輩  
 死墮阿鼻大熱大寒諸 大地獄是名地獄界

宗門尊祖議 沙門 志磐  
 如來聖人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化天  
 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為世宗  
 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爾故如來之將息化  
 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  
 以付慶喜慶喜持法宣化亦二十年以付商  
 那下而至於十三世曰龍樹始以文字般若  
 著所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暨譯傳東夏於  
 是北齊以宿悟已證立為觀法以授南岳南  
 岳承其旨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  
 立五時張八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暢  
 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載為疏論其  
 道遂大明法華天宮繼世講演嗣其法者唯  
 左溪左溪門學獨荆溪能承正統述諸記以  
 贊祖謨則清涼異議為之寢息以文字廣第  
 一義諦則莫若茲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  
 龍樹至例為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荆  
 溪以來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興道繼至行

講道不絕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  
高論外法師三世唯傳止觀之論迨乎螺溪  
法運將泰師天假吳越求遺書于海東  
於是教籍復還寶雲嗣興敷揚二紀而四明  
法智以佛所生子垂迹海隅一家教部毗陵  
師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  
行之斯慈雲之極言也當是時有為異說者  
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為山外而法智獨擅中  
興教觀之名自與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  
隆正統而顯揚大教者有在於是是宜等而  
上之用陪位於九祖以尊大其道為可尔然  
則今之宗門列刹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

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為十七祖以並  
為之位誠有見於後學尊祖重道之心也謹  
議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

昌八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之五十一 碣九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志磐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一

自有佛法以來所以知三教之並興諸宗之  
互立與夫世變之不常固已繫之編年至欲  
考一事之本末則歲月散漫莫之可尋今故

碣九

開張衆目會其事要俾討論典故者識其事  
於某朝某年之下茲但舉略以指廣云耳

君上奉法 厲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禮高行 沙門著書

君上奉法

漢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出世何不及此答  
曰佛雖不往然光明及處千年五百皆有聖  
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  
吳主皓問佛法於闍澤答曰孔老法天諸天

奉佛

晉元帝召潛法師講經著履登殿○明帝幸興皇寺集義學沙門講道○成帝召義法師入禁中授五戒○召潛法師講般若經○召支遁法師入禁中講經○簡文幸瓦官聽汰法師講放光般若經

宋高祖設齋內殿沙門道照陳詞帝稱善○文帝率公卿日集祇洹寺聽求那跋摩講華嚴十地品○帝與侍中何尚之論佛理○帝聞生法師佛性義詔求沙門述生法師頓悟義○孝武召猷法師內殿說法○四月八日內殿灌佛齋僧

齊高帝幸莊嚴寺聽達法師講維摩經○武帝華林園受八關齋戒○帝不豫詔諸沙門祈佛七日天香滿殿  
梁武帝重雲殿講經沙門法彪為都講○召旻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帝集諸沙門製文永斷酒肉○帝服田衣禮婁約法

師受具足戒公卿道俗受戒者四萬八千人○召雲光法師內殿講經天雨寶華○帝幸同泰寺捨身○京城大疫為百姓設救苦齋幸同泰寺行清淨大捨開涅槃經題設道俗大齋五萬人○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聽法者三十萬

碣九

二

人○幸同泰寺設盂蘭盆齋○簡文帝四月八日建齋度人親為願文

陳武帝迎佛牙於杜姥宅設四部無遮大會○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幸大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敕大內設仁王齋○召瓊法師於重雲殿講大品般若經○太

極殿設無礙大會行捨身法○集沙門行方等懺法華懺金光明懺○宣帝召暉法師為七廟講大品般若經○後主召聚法師赴太極殿講金光明經○詔顓禪師赴太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詔顓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詔顓禪師

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

北魏孝文詔德法師一月三入殿說法帝數

幸玉園寺與沙門談論佛法○幸白塔寺聽

登法師講成實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

寺佛像入閭闔宮受散花禮敬○宣武御式

乾殿講維摩經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

北齊文宣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敕非軍

國大事不得聞○武成詔藏法師赴太極殿

講華嚴經

隋文帝詔興法師太興殿授菩薩戒○晉王

迎顛禪師至揚州設千僧齋受菩薩戒

唐太宗詔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太子授菩

薩戒○奘法師譯瑜伽地師論敕寫新譯經

論頒賜九道總管○武后詔藏法師講新譯

華嚴經師指殿隅金師子為譬集其言為金

師子章○中宗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

召藏法師入殿授菩薩戒○召北宗秀禪師

居內道場禮為國師○玄宗召淨禪師至闕

問道○肅宗召不空三藏灌頂授戒○詔南

陽忠禪師問道○召鄰法師入禁中講經○

代宗詔建孟蘭盆會設七廟神座迎行衢道

○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號國一禪師○德

宗幸安國寺設孟蘭盆供○順宗詔尸利禪

師咨問禪理○憲宗問觀法師華嚴法界諮

然有得封大統清涼國師○召鵝湖義禪師

問佛性○召章敬憚禪師咨問禪法○召寬

禪師咨問禪要○穆宗遣兩街迎請汾陽義

禪師中夜說法端坐而逝○敬宗幸興福寺

觀叙法師講經

文宗詔圭峯密禪師問佛法○宣宗遣使以

師禮召鹽官安禪師力辭敕所居為齊豐寺

○召辯禪師入見問道○懿宗於禁中延名

僧設講座自唱經顯手錄梵文○設萬僧齋

自升座為讚明長眉僧來應供陵空而去

五代唐莊宗召三聖然禪師問法

太宗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

源法師講演。詔超法師等入內誦金字大藏經。上手金剛經常自讀誦謂趙普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讀兵書。太宗召赤脚道者入見問南方禪律如何化物云。幸開寶塔問僧何人曰塔主上曰朕塔因何卿作主。上問僧何來荅曰廬山卧雲菴上曰卧雲深處不朝天。詔兩街僧錄省才進孟蘭盆儀。真宗召淨石矩法師講四十二章經。仁宗頂玉冠觀音像以朝百官。教詔州迎六袒衣鉢入京供養。詔左街連禪師入對化成殿。召舜禪師入對便殿賜紫衣銀鉢。乾元節敕福聖塔院建大齋施袈裟。神宗勅大內設千僧齋施金剛經袈裟。詔淨慈本禪師住京師慧林入對延和殿。徽宗嘉州奏古樹有定僧詔與至禁中曰我遠法師弟慧持也上令畜形製讚。欽宗高宗即位遣八輩召金山勤禪師詣行在說法。高宗幸上竺大士殿炷香賜萬歲香山為

大士供。孝宗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杲禪師。靈山琳法師入見問道。幸上竺問訥法師歲旦光明懺之旨賜錢建十六觀堂內翰樓鑰作記。勅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佛生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賜帛五十匹。歲以為常。召靈隱遠禪師入對選德殿。召天竺靈隱徑山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問大士靈迹法華經旨。召廬山中仁禪師入對禁中。幸上竺禮大士賜白雲堂印令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召靈隱光禪師入對賜彌佛照。召靈隱光禪師入對進宗門直指。召雪竇印禪師入見奏對大說即日住徑山。上稱壽皇召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經。屢朝拜佛。漢武帝幸甘泉宮禮祭天金人。漢人未知佛。五

明帝拜洛陽聖冢佛舍利塔。吳王孫皓拜沙門僧康會受戒。梁武帝北面禮遺約法師受戒。陳武帝率群臣拜佛牙。後主三舍智者請諱仁王經。北魏太祖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孝文迎洛京諸像入宮禮敬。北齊文宣命三藏譯經帝躬禮梵文。

隋文帝詔延法師升御座拜跪受戒。唐高宗迎鳳翔佛骨入內禮敬。肅宗禁中立道場禮敬諱讚。代宗鑄金像成率百僚致拜。德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禮敬。憲宗迎佛骨入禁中禮敬。懿宗迎拜佛骨。太宋真宗上元幸寺觀百拜已上。徽宗迎

佛牙入內敬禮製讚。孝宗幸上竺六士殿問訥法師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上忻然教拜。

天書御製

梁武帝製水陸儀文於金山修佛。亮法師撰涅槃疏帝親製序。帝親製涅槃大品淨

名三慧諸經義記。唐太宗共法師新譯經論御製聖教序。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武后御製華嚴經序。中宗淨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睿宗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御製聖教序。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代宗不空三藏重譯仁王經御製序。憲宗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御製序。穆宗御製南山律師讚至令讚。

宋太宗天息災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詔以御製秘藏詮緣識論消搖詠命兩街箋注入藏頒行。真宗法賢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御製崇釋論。登封泰山御製重修佛

像記。詔趙安仁編修太平祥符法寶錄御製序。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入大藏。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右街祕演請以御製法音集箋注入藏。仁宗御製三寶讚賜宰輔譯經院。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經院。御製景祐法寶錄序。高宗幸太學

賜九

六

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讚。孝宗御書靈感觀音之寺賜上竺山。御書太白名山賜天童朴禪師。佛照光禪師住阿育王山賜御書妙勝之殿為舍利殿額。御製原道論。御注圓覺經賜徑山印禪師。聖君護法。

隋文帝敕有毀佛天尊像者大逆不道論。

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所在官檢送寺莊嚴。

時當周武  
毀法之後

唐德宗京兆尹宇文炫乞以廢寺為學舍材

敕不許。敕寺觀嚴潔不得容外客居住。

宣宗裴休言寺觀多為官僚寓客蹂踐詔今

後不得在寺居止。

宋太祖詔寺院經周朝未毀者聽存已毀寺

佛像許移置存留。詔諸郡銅像依舊存。

詔如聞道場夜集士女無益修持並加禁止。

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向為中竺佛

金剛座今蘇易簡作碑指佛為夷遂別命為

之。詔嶺南僧置妻孥所在長吏深宜戒厲。真宗侍讀孫奭請省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安可即廢。詔京城鬻酒肉者去寺觀百步外酤市於僧者重論其罪。臣僚言愚民佞佛蠹害國政上曰佛教使人遷善安可禁止。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錫丸民袒露坐卧。詔新譯頻那夜迦經七葷血為祀不許入藏。祥符敕品官毀辱僧尼口稱秃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徽宗宣和敕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三年指揮。孝宗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宣和敕旨僧尼犯官司不得理行須奏聞取旨。試經度僧。唐中宗景龍初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靈隱僧童大義誦法華試中第一。肅宗敕白衣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時僧標試中第一。代宗敕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



放度。○敬宗敕僧背經百五十紙尼百紙許剃度。○宣宗敕每歲度僧依戒定慧三學擇有道性通法門者

梁末帝敕天下僧尼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末帝誕節度僧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四科

周世宗敕男子十五誦經百紙女子七十紙

郡考試聞祠部給牒

宋太祖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全中者

賜紫衣。○太宗雍熙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

剃度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方許係帳。○至道

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

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為合格

真宗詔釋道歲度十人特放一人不試經業

○詔天下童行試經業剃度。○仁宗詔試天

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參政宋綬夏

竦監試。○孝宗上竺訥僧錄乞行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漢明帝五岳道士角法不勝司空劉峻士庶張子尚後宮陰夫人道士呂惠通等並求出家

隋文帝勅士庶出家是歲度僧五十萬。煬

帝詔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唐太宗正觀元年度天下僧尼三千人。九

年詔度僧尼三千人務取德業精明者。二

十二年禁法師謂弘法須人度僧為要乃詔

每寺度五人凡一萬七千人。○玄宗不空三

藏建灌頂壇度人千萬數。○敕每郡度真行

童子三人。○睿宗普度僧道三萬人。○文宗

敕僧尼非正度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七

十萬人

蒸

後唐明宗閩王度僧二萬人

宋太祖長春節度童行八千人。○太宗普度

童子十七萬人。○真宗登封泰山詔天下寺

觀各度一人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以

吳國大長公主出家詔童子十人度一人。○

詔傳道係帳童行普與剃度是歲度僧尼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人道士女冠七千一百七十人。仁宗判都省馬亮請無得收度真刑文身者。神宗救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人以奉香火

進納度僧

唐肅宗

唐肅宗

唐肅宗至德初宰相裴冕請鬻度牒謂之香水錢。聽白衣誦經賜出身或納錢百緡請

剃度

宋神宗司諫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乞鬻度牒。高宗勅賣四字師號。自治平末始賣度牒舊以黃紙偽為者多至是戶部朱異奏

九

九

令僧道用勅綾牒。詹叔義上表乞住賣度牒。敕僧道始令納免丁錢謂之清閑錢

士夫出家

漢明帝司空劉峻陰夫人等皆出家。梁武帝通事舍人劉勰表求出家賜名惠地。敬帝補關宗殆棄官出家號無名有息心

銘行於世

北魏孝文京兆王太子興表求出家賜名僧懿。太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宣武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度支尚書裴植母夏侯氏年七十出家為尼入嵩高山。孝莊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唐高祖釋智岩初為中郎將棄官為僧異僧

謂之曰卿八十一出家矣。高宗武后生皇子賜名佛光王踰月詔於禁法師寺出家落

髮。武后初為宮人出業感寺為尼高宗見

之納後官。代宗宰相杜鴻漸臨終舍朝服

加僧伽梨剃頭髮別眾而逝依沙門法焚軀

。穆宗幽州節度劉總剃髮為僧封大覺師

賜謚五十。宣宗初封光王武宗忌之遁去

作沙弥至鹽官為書記武宗崩百官迎王即位

梁太祖吳越王幼子令因為僧伽同三十謚

唐莊宗騎將史銀鎗悟禪道出家名契澄

宋真宗吳國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宰相  
王旦薨道令請大德施戒剃髮著三衣火葬  
楊億與其子議但以三衣置棺中。高宗給  
事中知瀘州馮檄別僚佐著僧衣并座說偈  
而化  
沙門封爵

齋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光殿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  
公謚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御

華天宮二武后封法朗九人為縣公賜袈

裟銀龜袋。中宗封萬回法雲公。勅慧範

封正議大夫上庸郡公惠珍九人並朝散大

夫封縣公。勅惠範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

朝散大夫封縣公廣清殿中監充功德使。

睿宗萬回卒贈司徒魏國公。法藏法師卒

贈鴻臚卿。玄宗菩提流志卒贈鴻臚卿。

肅宗沙門道平為金吾大將軍破安祿山反  
賊。代宗沙門不空封特進鴻臚卿加開府  
儀同三司進封肅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贈司  
空。德宗沙門圓照充內供奉鴻臚卿。僖  
宗沙門妙行誦經見佛大士賜號常精進普  
薩爵開國公

宋太宗譯經三藏文息災試光祿卿法天施

護並試鴻臚卿月結酥酪錢。仁宗譯經銀

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法護卒。欽宗東京

留守宗澤承制命沙門法道補宣教郎參謀

軍事

師號僧職

晉安帝秦主以僧碧為國僧正法欽為僧錄

宋文帝勅尼寶賢為京邑尼僧正。孝武敕

道猷為新安寺法主。敕道温為都邑僧正

。順帝勅法持為天下僧正

齊高帝詔法頴為京邑僧主。武帝敕玄暢  
法獻為僧主分任江南北事

揭九

十一

梁武帝詔雲光法師為大僧正  
 陳文帝勅寶瓊為京邑大僧統。宣帝勅曇  
 瑗為國僧正。後主勅惠暉為京邑大僧正  
 北魏文成勅師賢為沙門統。勅曇曜為昭  
 玄沙門都統  
 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為國師。勅曇延法  
 師為昭玄上統。置昭玄十統以沙門法上  
 為大統尊為國師  
 隋文帝勅僧猛為隋國大統。詔曇遷為昭  
 玄大沙門統  
 唐太宗詔杜順和尚入見錫號帝心。武后  
 勅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  
 玄宗沙門一行號稱天師。勅辯才為朔  
 方管内教授。肅宗召南陽惠忠禪師入見  
 號稱國師。代宗詔南岳法照為國師。德  
 宗賜澄觀清涼法師教授和上。憲宗賜沙  
 門知玄悟達國師。封澄觀大統清涼國師  
 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靈邃錄右街僧

事。穆宗勅沙門惟英充兩街僧統。文宗  
 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師大達  
 法師端甫右脇而滅。勅沙門雲端充左右  
 街僧錄。宣宗勅靈晏充左右街僧錄。勅  
 知玄法師充三教首座。勅三教首座辯章  
 充左街僧錄僧徹充右街僧錄。懿宗延慶  
 節勅左街僧錄惠照大師清蘭右街僧錄明  
 徹大師者楚講論佛法。勅沙門覺暉充左  
 右街副僧錄。  
 漢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韶為國師  
 宋太宗吳越國僧統贊寧入見賜號通惠大  
 師。真宗史館編修贊寧遷右街僧錄。賜  
 四明延慶知禮法智大師。賜天台東山本  
 如神照大師。仁宗賜三藏法護普明慈覺  
 傳梵大師。神宗天竺海月大師惠辯補都  
 師。高宗賜法道寶覺圓通法濟大師。賜  
 徑山宗果大惠禪師。孝宗賜靈山子琳慈  
 受大師。賜上竺若訥右街僧錄。賜上竺

若訥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賜靈隱德光佛照禪師。海禪師。賜靈隱德光佛照禪師。

不拜君父

晉成帝相國庾冰議令沙門盡敬王者何充抗論不行。安帝桓玄議令沙門盡敬王者廬山遠法師抗辨不行。

宋孝武制沙門盡敬君上前廢帝制停致敬

隋煬帝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抗

詔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

唐太宗詔僧道致敬父母逾年停致敬。高

宗敕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玄宗敕僧

道致敬父母逾月罷致敬

不稱臣僧

齊武帝沙門僧鍾見上稱貧道上以問王儉

對曰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使預座

唐肅宗敕僧尼朝會表奏毋得稱臣禮記儒

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漢王

崇禮高行

宋明帝詔猛法師月給錢三萬車輿吏力僧

瑾賜法技一部

梁武帝惠約法師每入朝必設特榻帝座居

其側。敕法雲法師為大僧正官給吏方

陳宣帝詔割始豐縣調以奉顓禪師

隋文帝靈藏律師居大興善寺敕左右僕射

兩旦參問起居。曇延法師并御座南面授

法

唐太宗四祖道信禪師四徵不起就賜珍繒

以旌其道。代宗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號

國一教杭州長吏月至候問

宋太宗吳越僧統贊寧入見一日七宣賜號

通慧

沙門著書

梁武帝沙門慧皎撰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永

平盡梁天監開德業為十科

隋文帝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關皇三寶錄

唐高宗沙門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

天監盡唐正觀。沙門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卷。摛括大藏分門類事。德宗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殿。梁末帝沙門歸序進經論會要。詔入大藏。賜演教大師。晉天福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一卷。周世宗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勅付史館。賜紫衣。縑幣。宋太祖吳越壽禪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沙門文勝奉勅脩大藏。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太宗翰林李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佛法者三十卷。通慧大師贊寧進續高僧傳三十卷。起唐正觀勅入大藏。又撰鷲嶺聖賢錄五十卷。僧史略三卷。真宗沙門道原進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譯經潤文官趙安仁脩藏經錄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沙門道誠著釋氏要覽三卷。益州進沙

門仁贊釋氏會要四十卷。仁宗三藏惟淨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三藏惟淨進新譯大藏目錄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錄。賜光梵大師紫衣。參政王隨進刪脩景德傳燈錄十五卷。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賜名天聖廣燈錄。沙門契嵩進輔教編定十四祖備正宗記。勅入大藏。賜明教大師紫衣。縑幣。徽宗沙門惟白進續燈錄。勅入大藏。賜佛國禪師金襴衣。尚書王古閱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石門惠洪撰禪林僧寶傳三十卷。

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灾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宿命前身



晉武帝羊祐前身造武當山寺今供給偏重

云云

梁武帝岳陽王蕭督鎮越知前身是許詢與

曇彥造塔云云

北齊文宣使人乘駝出城奄然如夢至山腹

寺取經函群沙弥曰高洋駝來引見老僧問

曰高洋作天子何如云云

唐太宗威禪師前身是陳徐陵聽智者講經

立五願後生縉雲朱氏投章安為師。栽松

道者託生周氏女遇四祖出家是為五祖忍

○玄宗房瑄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入廢寺使

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姜師德與永禪師書悅

陽九

十五

然悟前身為永。沙門法秀有異僧引入終

南山見朱門榜曰回向老宿指官房曰此唐

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曰向居此好聲樂

謫為人間主

○德宗西川節度韋臯初生有梵僧曰此諸

葛武侯後身

○憲宗齊君佐梵僧與一囊食之即悟前身

是請經僧乃投靈隱出家名鑑空

○僖宗知玄國師見一珠入左股痛甚上有

晁錯二字玄知宿業即右脇而逝世稱玄是

袁盎後身云云

宋仁宗參政張方平出知滁州至僧舍見楞

伽經手迹宛然知前身為書經僧。宰相曾

公亮前身是禪門青草堂。潁州官妓口作

蓮華香蜀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

○哲宗蘇軾前身五祖戒禪師

放生禁殺

隋文帝詔天下正五九月及六齋日不得殺

生命。智者禪師至岳州講金光明經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捨漁捕

梁武帝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宗廟用蔬果

北魏獻文敕祭天地宗社勿用牲歲活七萬五千牲命

北齊文宣受戒不食肉禁境內屠殺

唐高祖詔正五九及月十齋日不得行刑屠釣。武后敕斷天下屠釣。肅宗詔天下立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撰碑

宋太祖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採捕彈射著于令。真宗詔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

復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五里並禁漁捕。諸暨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捕江湖間魚及奉詔還關夢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烹矣。天竺慈雲法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

賜九

十六

仁宗四明延慶法智法師每歲佛生日放魚鳥祝聖壽郡以上聞敕樞密劉筠撰碑立于寺門

祈禱災異



晉簡文有烏巢太極殿召尼道客授八關齋戒烏運巢而去。妖星為變召沙門法曠行

懺星為之沒。孝武西天涉公至長安常呪

龍致雨秦主尊事之

齊武帝不豫召諸沙門祈佛感天香滿殿聖僧振錫

北魏節閔國子博士盧景祐通佛法從兄作亂累及景祐至心誦經初鎖自脫

隋文帝亢旱曇延法師升御座帝及群臣受八關齋戒俄而雨注

唐太宗詔京城諸郡僧道轉經行道七日夜祈保秋成每歲正七月為式。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為國祈福詔淨禪師至京祈雨感白虹晝見大雨通濟



○中宗詔菩提流志結壇祈雨三日大澍  
玄宗康居入寇安西詔不空誦仁王咒感北  
天王子神兵現五國奔潰○代宗吐蕃逼京  
師內出仁王經詔不空置百高座誦經寇平  
○敕灌頂道場選沙門二七員為國長誦佛  
頂咒禮九慧星見于東方詔不空行法星為頂

春夏不雨建壇祈禱大雨沾足○當陽節度  
張昭請沙門自覺曰聞龍神依師聽經忘其  
行兩願起大悲師焚香遙祝雲起大雨

宋太祖幸相國寺祈雨設千僧齋○上宰相  
國寺祈雨進蔬食兩大濟○將郊天雨不止  
遣使禱無畏真身塔及期而霽○真宗亢旱

梵僧於金明池立壇呪龍湏臾雨至○神宗  
夏旱上於禁中齋禱夢神僧空中吐霧覺而  
大雨敕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  
漢○哲宗昇法師居興福趙清獻公帥越亢  
旱大疫迎大士懇禱一夕雨注疫病亦息因  
奏所居曰圓通○高宗孟后去國南向奉摩

利支天像以護身○李瑋避虜遇乘車人教  
持摩利支天尊號獲免兵厄○金虜入抗上  
親詣上竺大士殿恭禱為戰沒者修水陸供  
有夢戰死者相慶得生善趣○大旱詔道法  
師祈雨師咒四鮮鯽投諸江兩大洽○淫雨  
不止遣內侍禱上竺大士施玉器七寶冠

國朝典故 聖節 內道場 功德院 國諱

北魏太武誕生之節始詔天下佛寺建祝壽  
道場

唐玄宗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

敕僧道遇千秋節開元寺行道散齋○德宗

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文宗詔聖

節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齋○昭宗聖節敕兩

街僧道入內殿談論○景宗聖節敕寺觀設

齋禁屠釣

梁太祖大明節敕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唐莊宗聖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談論

周太祖聖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宋太祖長春節宰相范質製祝壽齋疏云云

長春節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欽宗

詔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一依祖宗舊法

晉孝武內殿奉佛召沙門居中行道

唐代宗敕百沙門於禁中念誦謂之內道場

賜九

○敕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十八

宋太宗贊寧僧統入見滋福殿其處安佛像

經藏立刹聲鍾即內道場。詔兩街供奉僧

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孝宗建內觀堂

詔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修金光明懺歲

以為常

唐睿宗敕貴妃公主始建功德院。代宗詔

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

宋徽宗敕照祖宗舊法應勲臣戚里功德墳

寺自造屋置田止賜額蠲免科敷聽本家請

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高宗司諫陳公

輔上疏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

功惠者乞照祖宗成法並與改正。理宗臣

僚言乞將軍執指占有額寺院並與追正

宋孝武敕文帝忌日於中興寺建八關齋後

臣袁敏孫更進魚肉帝怒免官

唐太宗敕先朝忌辰於章敬寺行香設齋

中宗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玄宗

敕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宣宗

敕列聖忌辰並詣僧寺行香如曰典并當武

後。敕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携酒肉入寺

晉天福敕國忌宰相已下詣寺觀行香禁腥

酒十九

賜九

諸國朝貢

晉武帝扶南國遣使進金佛象牙塔。安帝

師子國進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宋文帝迦毗羅國師子國訶羅陀國訶羅單

國闍婆國五國咸遣使入貢

齊東昏侯扶桑國僧惠深來京師

梁武帝于陀利國入貢云東土有聖三出  
 扶南國沙門進珊瑚佛像。盤盤國遣使進  
 佛牙。丹丹國遣使進佛像。扶南國遣使  
 朝貢請佛像。經論。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  
 論。于闐國遣使貢玉佛像。  
 唐太宗高麗三國沙門僧願入中國學佛法  
 ○德宗吐蕃遣使乞賜沙門善講佛理者上  
 令良琇往赴  
 宋太祖高麗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中國  
 謁螺溪法師。高麗國君遣三十六僧來中  
 國學永明壽禪師至今法眼一宗盛行海外  
 ○西天沙門可智等來朝。西天沙門蘇葛  
 陀來貢佛舍利文殊華。西天沙門彌羅來  
 貢梵經。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高昌  
 國遣僧法淵貢辟支佛牙。太宗西天沙門  
 吉祥來進梵經。沙門繼從自西天還貢梵  
 經舍利塔。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貢舍利  
 塔。天竺沙門護羅來貢梵經。沙門光遠

遊西天還進西竺王子表貢釋迦舍利。沙  
 門法遇自西天還貢佛頂舍利梵經。沙門  
 重達自西天還進佛舍利梵經。中天竺沙  
 門補陀來進舍利梵經。占城國沙門淨戒  
 詣闕貢金銅鈴杵。高麗國王遣使乞賜大  
 藏經御製佛乘文集詔給。日本國沙門喬  
 然來朝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隋開皇中遣  
 使入中國求法華經唐永徽四年遣僧道照  
 入中國從其法師傳法云云備在奮然歸國  
 乞賜藏經詔給。日本國法濟大師奮然遣  
 弟子嘉因祈乾來朝。真宗祥符九年北天  
 竺沙門天覺南天竺沙門妙德西天竺沙門  
 等各進舍利梵經中天竺沙門童壽來進梵  
 經東天竺沙門普積來進梵經一歲之中五  
 竺咸貢。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  
 像金字法華經。中天竺沙門你尾扼來進  
 舍利梵經。西天竺沙門佛護來進梵經  
 西天三藏法護來進舍利梵經。北天竺門

戒賢來進梵經。迦温弥羅國沙門目羅失  
 稽來進梵經。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中天  
 竺沙門覺稱法戒來進舍利梵經。金剛座真  
 容。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西天沙  
 門知賢來進舍利梵經。東女真國入貢乞  
 賜藏經。西天沙門愛賢進舍利梵經。西  
 天沙門智吉祥來進梵經。西夏國秦國內  
 新建伽藍乞賜藏經。神宗日本國沙門尋  
 成來朝。哲宗高麗王子僧統義天來朝。蘇  
 軾館伴敕楊傑送往。錢唐受法於源法師。傳  
 天台教於天竺。諫法師傳律於靈芝。照律師  
 孝宗日本國遣使致書四明郡。庭棲心維  
 耶對使宣讀。斥其文義繆者凡七處。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齋然上音

北末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鄧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目僧數

天台傳教

禪苑傳燈

律宗垂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國

北天佛牙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

以佛牙上於師。代宗敕問文綱律師親傳

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宜詣右門進上。副朕

瞻禮

宋太宗建啓聖禪寺。奉優填聖瑞像。釋迦佛

牙大祖親緘銀塔中。初太祖疑佛牙非真。取

自洛以火煨之。色不變。遂製炭。顯文太宗復

驗以火親製偈讚真宗迎供瞻禮神光洞發  
遂製讚仁宗以三朝敬事迎置禁中於穴中  
得一舍利因為製讚慶歷三年夕旱迎佛牙  
入內殿祈禱須臾雨大注復製發願文。英  
宗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學士  
王珪撰文。徽宗敕迎三朝御讚佛牙入內  
供奉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因為製讚

鄮山舍利

周厲王佛滅後百年中天竺阿育王取釋迦  
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勅鬼神於閻浮提城  
邑滿一億家為立一塔

漢明帝問摩騰曰白馬寺東有光怪民呼聖

冢騰曰昔阿育王歲舍利八萬四千塔震且  
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俱往禮拜詔造  
塔其上九層二百尺

晉武帝劉薩訶入地獄見觀音大士謂曰可  
往洛陽聖塚臨淄建鄴鄮陰今育班  
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頂禮悔罪既蘇出家

名惠達至鄮縣烏石山聞鐘聲斲土求之得  
舍利寶塔飛至一山乃即其地建刹奉塔即其處也  
。安帝敕鄮山造塔亭禪室度  
二七僧住持守護  
宋文帝遣僧道祐廣興創建鑿基得大石函  
頗黎鍾金合銀罌安三法身舍利

梁武帝敕造木浮菴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  
寺。岳陽王蕭詵修木浮菴為五層鑄金銅  
像五百軀

陳宣帝遙敬寶塔度二七僧

唐中宗敬仰寶塔敕送供施委沙門樓曠如  
法香火。國清智晞至寺禮八萬四千拜忽

感紫文印右臂終身不沒。肅宗內供奉子  
璘母亡岳神令往鄮山禮塔可免母罪璘至  
寺禮至四萬拜母現身塔前曰吾承汝力已  
生初利。宣宗四明道俗八千人於育王寺  
供舍利塔天花紛墜放五色光。憲宗觀察  
使揚嚴奏舍利寶塔靈異敕度三七僧嚴奉

香火

梁末帝吳越王錢鏐遣弟鐸往迎育王山舍利塔夜放光明浙江如晝

周世宗勅翰林承旨陶穀入寺禮敬見舍利

宗太宗吳越王入朝僧統贊寧奏釋迦舍利

塔入見滋福殿。高宗親洒宸翰賜佛頂光

明之塔。孝宗遣內侍李裕文至育王山迎

佛舍利塔詣行在所奉安觀堂焚香瞻禮見

塔上有月輪相及水晶珠皇太子請至東宮

瞻禮見相輪纍纍然如水晶珠上書妙勝之

殿以安塔所。皇子魏王來鎮四明往寺瞻

禮寶塔見豪光青赤交眩因造金塔奉安舍

利塔於中作贊四章刻于塔之四旁。寺東

一里有聖井靈鱉欲出則有二紅蟹若前驅

者錢武肅王迎塔至錢唐夢一菩薩首戴結

縵華冠兩掖挾蟹云是育王聖井靈鱉來護

塔耳已上並見寧僧統所傳

鳳翔佛骨

唐高宗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塔釋迦

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養皇后以金函九重

命宣律師送還岐山。肅宗詔迎法門寺佛

骨至禁中禮敬傳至諸寺瞻禮。德宗詔迎

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敬歷送京城十寺世

傳三十年當一開則歲豐人安韓愈上表諫

貶潮州。文宗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

。懿宗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公私

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上降樓迎拜

陳留佛指

宋仁宗敕迎陳留佛指入內試以烈火擊以

金鎚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出乃製發願文

送還本寺初是有梵僧來陳留闡教寺施天

竺佛指瑞光屢發。徽宗方士盛言陳留佛

指乃海狗骨詔取驗之火焚鐵捶十餘日色

不变乃加禮送還

瑞像應世

晉愍帝吳朱膺於松江得二石像銘曰維衛  
 佛迦葉佛迎至通玄後漁者得二石鉢見佛  
 像在鉢際遂送寺中。明帝海上網得文殊  
 金像陶侃迎至江州溺水中後遠法師起東  
 林神運閣至江禱之得其像。成帝高悝望  
 江浦五色光得金像置長干寺後網得銅華  
 跌梵書云阿育王第四女造。孝武沙門曇  
 翼見江陵城北五色光得一銅像頭云阿育  
 王造  
 宋高祖司徒王謚見東掖門地有光得金佛  
 高七尺二寸。文帝都人孫彥魯妾王惠祢  
 見江浦有光得金佛一軀。孝武廬陵太守  
 周湛進金像高九尺三寸言僧法均至三曲  
 江見光浮水面因獲此像  
 梁武帝夢釋迦檀像入國乃遣郝騫等西行  
 求像至舍衛國天監十年負像東還帝率百  
 僚迎入太極殿。西天沙門自畚形于吳中  
 靈岩寺像夜起行道梵僧云是智積菩薩

唐宣宗會昌毀寺二僧負東林文殊像藏錦  
 繡谷峯頂寺復訪像不獲忽圓光涌於空表  
 自是峯頂天池常見聖灯百千文殊出沒  
 宋太宗陸澤人王緒見白兔逐之入穴見石  
 佛五十身救就邑寺奉之。通利軍建城掘  
 地得大石佛十身詔建淳化寺奉其像。真  
 宗詔送金襴加沙往羅浮中閣寺奉釋迦瑞  
 像此像來自西天。神宗詔迎衡州玉塔入  
 京師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哲宗袁州仰  
 山舍利石塔自然出現。袁州木平山舍利  
 石塔出現夏旱太守王古禱于木平塔白衣  
 大士出現復往仰山塔泗州大士維摩居士  
 出現。袁州東山羅漢像出現。徽宗金州  
 奏獲石羅漢大放光明  
 聖賢出化  
 室利房秦始皇時自西域齋佛經來化帝以  
 異俗囚之云。摩騰竺法蘭漢明帝時以白  
 馬馱經自天竺來後入有經來。宋真宗瞻

碣石

五

摩騰真身製讚。康僧會魏齊王時自西域至吳後人謂之僧到唐高宗時云云。祇域晉武帝自西域至洛陽。佛菴澄晉懷帝時自西竺至洛陽石勒奉之。單道開晉穆帝時杯渡宋文帝時。誌公觀音化身始宋明帝十一年終梁武天監十三年。達磨觀音化身梁武大通元年自南天竺來。北魏文帝大統元年自梁入魏。傳大士弥勒化身出婺州烏傷縣。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云云大同元年云云。陳文帝天嘉二年云云。宣帝大建年間云云。陸法和梁武太清云云。北齊天保云云。稠禪師北齊天保云云。法喜隋煬帝云云。豐干弥勒化現寒山文殊化現捨得普賢化現唐太宗正觀七年云云。杜順文殊化現唐正觀年云云。寶掌高宗顯慶。萬回觀音化身高宗咸亨。中宗神龍。睿宗景雲。泗州觀音化身中宗神龍。代宗大歷。僖宗四年。宋太宗僧伽塔放光。真宗謚普照。

明覺大師。徽宗京師大水僧伽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又一白衣跪于前既而水退。一行玄宗開元三年九年。方山李長者玄宗開元七年。宋哲宗張商英至方山昭化院得華嚴決疑論。無畏玄宗開元四年。宋宗瞻無畏塔製讚。金剛智玄宗開元七年。不空玄宗開元八年。韋老師玄宗開元八年。馬郎婦憲宗元和普賢化身。隨洪大聖文宗太和。宋仁宗祈雨加封。草衣德宗建中。嬾殘德宗貞元。傳大士宣宗曾志願開塔。晉少帝吳越王問塔。湘山無量壽懿宗八年。湘山全真禪師阿弥陀佛化身。龜洋二真身僖宗三年泉州無了禪師及弟子憲忠二塔。鯁子昭宗天復。岳林布袋弥勒化現五代梁。道賢五代唐。扣冰古佛五代唐。麻衣周太祖廣順。宋太祖建隆。婁道者宋太宗淳化蹈寶華佛化身。真宗召見。四世界婁道者云是



日光菩薩化身言法華宋太宗○仁宗默祝請齋○峨眉茂真真宗召見○南安岩主真宗時定光佛化身○龜山智悟真宗時祈雨斷臂云是五百羅漢中一○戒香痘女仁宗時四明戒香維衛古佛○李士寧仁宗時於洛陽謂衛閻曰戒香痘女是維衛佛○蔡君謨病目夢龍樹○潘盎神宗時言法華云是日光佛○趙崇神宗時從潘盎遊○佛陀波利者宗時穎州太守蘇軾乞賜塔院額曰光梵立壇受戒

漢明帝司空劉峻等並求出家此時但受三歸

魏齊王西天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律立大僧羯磨受戒○高貴鄉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為受戒之始此受具始

晉康帝尼淨檢於本法得戒此但受戒

宋文帝僧伽跋摩至建康為沙門惠照等於軀中再受具戒此開重受戒○求那跋摩於南林

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尼惠果等於戒壇依二眾重受具戒十僧十尼為二眾

寧僧統僧史略云漢度阿潘受三歸也晉度淨檢從一眾也二眾得戒慧果始也

梁武帝後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此應受沙門耆艾亦重受戒法

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代宗敕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穆宗中書令王智興於泗州建方等戒壇請遇聖誕度僧○敬宗敕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宣宗以會昌沙汰敕上都荆揚汴益立方等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懿宗敕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

宋太祖以僧尼無間敕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真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

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別立大乘戒壇

設像置經

周穆王子於沁水石窟造迦葉佛像

秦繆公造佛銅像

漢桓帝鑄黃金浮畝老子像

晉武帝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十二○孝

武安法師於檀溪寺造銅像能自起行放光

燭天○慶士戴逵自造無量壽佛像置靈寶

寺郗超撮香作禮勃然相上○安帝江夷託

戴顓造觀音夜夢人令改造弥勒觸手成妙

○恭帝詔瓦官寺鑄丈六金像放光滿寺

宋文帝徐州造丈六金佛有冠難則像身流

汗○孝武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

梁武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

北魏獻文敕為太祖下五帝鑄丈六釋迦佛

五軀○孝明為太后胡氏建永寧寺丈六金

像浮畝九層高九十丈詔諸郡立五級浮畝

○孝莊孟仲暉造夾紵佛每夜遶座行道○

孝武於平等寺建浮畝設萬僧齋石佛俯首  
終目

唐高祖為太祖下造等身佛三身○太宗夢

虞世南敕造佛像一軀以資冥福○高宗敕

洛陽龍門山鑿石龕盧舍那佛高八十五尺

沙門智運於龍門山鑿石佛一萬五千身

武后斂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

坂○玄宗勅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

佛像○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鑿石為弥勒

佛高三百六十尺覆閣九層

晉天福天竺沙門道翊獲奇木造觀音像持

古佛舍利置豪相中白光煥發○宣徽將朱

崇掘地得大石佛舍家為寺○開運初敕為

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漢高祖上柱國郭令威立石碑金剛經于壽

春

宋太祖敕益州雕大藏經板○敕往峨眉

山妝飾佛像○真宗封泰山詔修衆像三十二

身御製修像記。敕沙門栖演脩龍門山石龕佛一萬七千身。哲宗敕往東林妝神運五殿佛像。蘇軾繪水陸像作贊十六篇。蘇軾得張氏畫十八羅漢為贊以授弟轍。高宗給事中馮摠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建寺造塔。

周穆王子於鼓山建竹林寺

漢明帝始造白馬寺雒陽京城內外十寺

馬寺東造佛舍利塔

魏吳王孫權武昌造昌樂寺潘夫人造惠寶

寺尚書令闕澤舍宅為德潤寺今普濟寺是

晉惠帝會稽諸葛氏造靈寶寺。成帝尚書

令李邀以句容宅靈耀寺王羲之廬山寺為

歸宗寺。許詢建塔四層之相輪一朝風雨

輪盤自備。康帝中書令何充舍宅為建福

寺。哀帝詔建瓦官寺。廢帝詔為支遁法

師建沃州寺。簡文帝詔為尼道容建新林

寺。長干寺造三級塔。孝武帝潯陽刺史

陶範舍所居為永法師建西林寺九江刺史桓伊為遠法師建東林寺。荆州牧桓冲命曇翼法師建東西二寺常及萬僧。

宋高祖范泰建祇洹寺謝靈運建招提寺。

文帝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道祐往鄖

縣建浮菴三級。沙門曇摩密多於鄖縣建

阿育王塔

齊高帝沙門玄暢建齊隆寺感青衣神人遠

山守護。武帝居士明僧紹以攝山宅為揅

霞寺

梁武帝曰宅七夜放光敕建光宅寺。詔修

長干塔得琉璃瓶盛舍利爪髮。同泰寺浮

菴災更建十二層浮菴。華陽真人陶弘景

於三茅山建浮菴白塔。岳陽王蕭登鎮越

州重修執木二塔知前身是許詢

北魏文成大復佛法詔郡縣各建浮菴一區

。敕建麻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孝

文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曰居草堂

建三級浮畵。宣武洛陽殿輝聞地下鐘聲。得金佛一菩薩二。遂舍宅為寺。北周常念寺。藏舍利光明自瓶出。建浮畵奉安之。

隋文帝詔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薦福。辛彥之立十五層浮畵。張元神遊天上。

見一堂。天人曰辛刺史當居此。詔天下名藩。建靈塔。奉藏舍利凡百十一塔。靈瑞之迹。備在僧傳。唐公李淵舍宅為清禪寺。詔建禪定寺。召曇遷法師。集名德百二十人。居之。智者禪師至五泉。感閼王役神。兵造寺。真觀禪師於虎林山。建天竺寺。煬帝智

者遺言於天台山。造國清寺。

唐高祖為沙門。景暉立勝業寺。為沙門曇猷立慈悲寺。為并州起義立義興寺。太宗詔以皇家曰宅。為興聖寺。詔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建寺。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碑。詔以慶善宮為穆太

后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詔以洛陽曰宅。為天宮寺。詔為穆太后建弘福寺。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高宗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睿宗詔以沙門惠雲所造汴州。建國寺。為大相國寺。龍飛故以為名。玄宗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弥勒

殿。敕天下諸郡。建開元寺。龍興寺。肅宗

上皇幸成都。沙門英幹施粥救貧。餒頽國運。再清敕建大聖慈寺。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

尚書右丞王維與弟縉。奉佛母喪。以輞川第為寺。代宗夢遊山寺。翌日瑯邪山。建刹

進。尚賜名寶應寺。帝夢牛首山。辟支弗來

見。敕山中。建七級浮畵。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賜名寶應。宣宗敕天下諸寺。脩治諸祖師塔。昭宗敕羅什譯經處。重建草堂寺。

晉曹山有梵僧群集。山頂飛行而去。敕建荷玉禪寺。

宋太祖吳越王俚造金銅八萬四千塔布散國內。太宗周廢龍興寺為官倉寺僧擊鼓求復救復為寺。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敕往五臺造金銅文殊萬菩薩像。詔建開聖權寺奉天竺栴檀瑞像釋迦佛牙誅公真身。救往天台山重建壽昌

寺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開寶寺建塔十一層三十六丈上手藏舍利塔放光照天地。真宗詔賜金修峨眉普賢寺。沙門繼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揚州。勅江寧府長干寺塔賜名聖感。詔并州建資聖院為將士戰亡追福。仁宗勅京師建慈化寺為

先帝薦福。勅再建靈感塔。內侍李允寧奏以第宅創十方淨因寺詔璉禪師居之。英宗敕天下私造寺院並賜壽聖之額。神宗勅開寶寺靈感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哲宗四明延慶沙門介然創十六觀堂陳瓊為記。徽宗雲居祐禪師作三塔白雲端禪

師建祖堂洪覺範論之曰雲居白雲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高宗敕天下州郡立報恩寺為徽宗追嚴。敕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孝宗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敕賜錢於上竺建十六觀堂內翰樓鑰記。勅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西天求法

魏高貴鄉公沙門朱士行西遊于闐得放光般若

晉安帝沙門法顯自西域往五天竺得經像泛南海而還

宋高祖曇無竭往西竺二十年還揚都譯經

後廢帝沙門法獻西遊于闐得提婆品

梁沙門智宣往西竺得梵經還

陳宣帝沙門智圓往西竺隋文帝時得梵經

北魏孝明遣使者宋雲沙門法力往西天得

梵經百七十部還

明十

十一

北齊後主沙門寶暹等往西天得梵本還

隋文帝陳朝沙門智周等西竺求經還

唐太宗勅李義表王元策使西竺登耆山刻

碑紀唐威德。玄奘三藏自西天求經還召

見詔撰西域記。武后初義淨三藏自南海

附舶往西竺求法至是將梵本寄佛逝國述

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玄宗沙門惠日

往西天還召見說法賜號慈愍三藏法師

梁太祖沙門智宣往西竺求經還進佛骨梵

經

宋太祖沙門道圓遊五天竺還進舍利梵經

○沙門行勤等應詔往西竺求法所經諸國

並賜詔書令遣人前導。沙門建盛自西竺

還進貝葉梵經。真宗開封府陳恕言沙門

往西天取經者宜察人材。仁宗沙門懷問

乞往西竺為今上建塔于佛金剛座側。沙

門懷問得濟永定等自中天竺還進佛骨舍

利貝葉梵經西天碑十九本

東土譯經

漢明帝摩騰竺法蘭至始譯四十二章經法

蘭又譯佛本行經五部。桓帝支謙譯般若舟

三昧經等二十一部。靈帝竺佛朔譯道行

般若經終漢之世譯經三百餘部。信士嚴

佛調譯古維摩經

魏齊王曇摩迦羅譯僧祇律曇無德譯四分

戒本。康僧鎧譯無量壽經。高貴鄉公沙

門帛延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沙

門朱士行至于闐得放光般若經

晉武帝竺法護譯正法華涅槃經等。孝武

鳩摩羅什至秦譯大品般若經。安帝羅什

在秦譯妙法華經遺教經維摩經大智度論

○曇無讖至涼譯悲華經大般涅槃經卷四十一

佛陀邪舍在秦譯四分律。佛陀跋陀羅於

建康譯華嚴經卷六十惠嚴惠觀筆受

宋少帝佛陀什譯五分律。文帝曇摩密多

譯普賢行法經置良邪舍譯無量壽佛經

齊高帝曇摩邪舍譯無量義經

梁武帝沙門衆善譯文殊般若經帝親筆受

○真諦譯金光明經○簡文帝真諦譯起信

論俱舍論

北魏宣武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筆

受

陳文帝闍那崛多譯佛本行經三十二部學

士費長房筆受

隋文帝笈多崛多重譯法華經八卷者

唐太宗玄奘三藏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

教論等○奘法師譯瑜伽地師論敕頒賜九

道總管御製聖教序○高宗佛陀多羅譯圓

覺經勅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兼譯

經潤文○詔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

○沙門會寧泛海至訶陵國遇智賢對譯涅

槃後分經二卷○敕三藏日照杜行顓共譯

佛頂尊勝呪勅不避國諱○武后遣使往于

闐國迎實叉難陀至東都重譯華嚴經八十

卷此第二○中宗宰相房融至南海遇般刺

密諦譯首楞嚴經融親筆受○詔義淨三藏

譯藥師七佛經上親筆受○詔菩提流志於

佛光殿譯經上親筆受百僚侍坐○菩提流

志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

盧藏用等潤文○菩提流志進新譯經賜齋

學

林光殿敕畫工畝翻經大德于殿壁○睿宗

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宰相張說侍郎陸象先

博士賀知章等潤文○德宗菩提流志進寶

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般若三藏譯

烏茶國進本華嚴淨行品帝親預譯塲臨文

裁正○般若三藏澄觀法師進新譯華嚴經

四十卷此第三○憲宗勅諫議孟簡等於醴

泉宮監護譯經潤文

宋太祖天竺沙門法天譯聖無量壽經王龜

從潤文○太宗召法天入京師始興譯事○

三藏天息災施護至敕赴闕召見○詔建譯

經院令天息災等居之述譯經儀式白譯主

至潤文凡九位車駕親幸賜坐尉諭。真宗上幸譯經院觀譯經。○知制誥朱子昂兼譯經潤文官。○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宰相王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宰相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仁宗三歲

惟淨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曰典焉敢即廢

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宰相章得

象兼譯經潤文使。○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

文使。○翰林夏竦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

。○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

文官宋綬奉詔脩法寶錄。○宰相富弼兼譯

經潤文使。○徽宗譯經三藏金總持南遊江

浙

經目僧數

唐玄宗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凡五千四

十八卷

宋仁宗三藏惟淨進天聖釋教錄凡六千

百九十七卷

北魏孝靜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所

北齊文宣僧尼四百萬人寺四萬所

宋真宗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唐六

萬一千二百四十人。○仁宗僧三十八萬五

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神宗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

三十人。○高宗僧二十萬

天台傳教

北齊河南文禪師悟龍樹一心三智之旨為

思禪師說三觀口決

陳文帝思禪師於大蘇山為顛禪師說四安

樂行示普賢道場。○廢帝思禪師來居南岳

為岳君授戒法。○宣帝顛禪師於金陵瓦官

寺為儀同沈君理等開法華經顯。○少帝詔

瓦官禪師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顯仁王般

若經顯。○詔瓦官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

講仁王經。○光宅禪師講法華經章安頂禪



師預聽

隋文帝晉王廣於揚州迎禪師授菩薩戒師  
號曰智者。智者禪師於玉泉山為闍王父  
子授菩薩戒。智者於玉泉山說法華玄義  
章安預聽。智者於泉玉山說摩訶止觀章  
安預聽。恭帝章安於天台國清為法華戒

禪師說止觀

唐高宗法華為天宮威禪師說止觀。武后  
天官為左溪朗禪師說止觀。玄宗左溪為  
荆溪然禪師說止觀。代宗荆溪於佛隴為  
邃法師說止觀。德宗邃法師於國清為脩  
法師說止觀。文宗脩法師於禪林為外法

兩

十

師說止觀。僖宗外法師於國清為秀法師  
說止觀。昭宗秀法師於國清為竦法師說  
止觀。

晉高祖竦法師於國清為竦法師說止觀

宋太祖竦法師於螺溪為通法師說止觀諸

法門。太宗通法師於寶雲為禮法師說止

觀諸法門。真宗禮法師於南湖保恩峇日  
本源信法師問目賜保息額為延慶同異聞  
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教法之地  
。禮法師結十僧脩法華懺三年焚身供法  
翰林楊億貽書勸請住世。詔賜東掖山智  
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都尉李遵

勗奏四明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賜號法  
智。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  
領眾修懺祈福為述修懺要旨。章懿太后  
遣使詣天竺請式法師為國行懺師上金光  
明護國儀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仁宗  
敕內侍揚懷古詣天竺為國祈福式法師復

乞天台教文入藏。延慶法智於佛生日縱  
魚鳥述放生文郡守曾會以聞敕樞密劉筠  
撰文立石寺門。延慶法智策試生徒名開  
幃四十二章至今為法。詔賜天台教文入  
藏飯靈山千眾。東掖山如法師集百僧脩  
長懺都尉馬遵勗聞于朝賜號神照與郡守

碣

十

童得象諸賢結白蓮社。神宗海月大師惠  
辨居天竺靈山郡補都僧正凡管内寺院虛  
席會諸刹英俊開問義科場餉名考校。孝  
宗勅福州東禪依天聖二年降旨天台教部  
鑊板入藏。寧宗荆門軍乞加封玉泉智者  
勅賜靈惠大師。理宗靈山守愚奏法智大  
師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藏制可  
禪苑傳燈

梁武帝大通元年菩提達磨汎海至廣州詔  
入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渡江入  
魏

北魏孝明武泰元年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  
山少林面壁三詔不至。文帝大統元年達  
磨傳法及袈裟於惠可端坐示滅葬熊耳山  
定林寺

隋文帝二祖惠可先傳法於僧粲徃正教寺  
說法有和法師謗于邑加以非法先謂粲曰

吾有宿累今當償之。煬帝三祖僧粲居皖  
公山傳法於沙弥道信儼立而化  
唐太宗四祖道信居黃梅山四徵不起。四  
祖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寄生周氏  
女見四祖令出家是為弘忍。四祖望破頭  
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忍曰莫是

和上它日橫出一枝佛法无祖曰如是。高  
宗五祖弘忍見行者惠能壁間書偈夜召能  
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  
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通夕南邁明上座  
退至庾嶺能擲衣鉢於石上明舉之不動云  
。高宗牛頭融禪師得法於五祖應橫出一

枝佛法之記。慧能至廣州值印宗禪師為  
其落髮受戒大開東山法門明年歸曹溪。  
中宗遣使迎六祖入京行道表辭以疾。肅  
宗敕使徃韶州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代  
宗夢六祖請衣鉢還山敕劉景頂戴送還。  
詔忠國師入見問太白山人識山識地識字

善美云云○憲宗江州刺史李漸問歸宗常禪師如何是芥子納須弥云云○居士龐蘊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云云○龐公謂州牧于頔曰但願空諸所有謔勿實諸所無○百丈海禪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主賓問酬云云後世廣之名禪苑清規○穆宗侍郎白居易見歸宗值師泥壁云云○白居易知杭州問道烏窠禪師云云○文宗觀察使陸巨請南泉入郡問道云云○宣宗敕鹽官齊安禪師以師禮召力辭○召弘辯禪師入見問道○懿宗雪峯存禪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冠天下云云○昭宗仰山寂禪師稟法於潞山世稱為仰宗○趙王見趙州諗禪師云云梁太祖玄沙備禪師闍王待以師禮唐莊宗召三聖惠然禪師入內殿問禪法云云周世宗江南唐後主以師禮待益禪師謚大法眼宋太祖敕韶州開視雲門塔真身如生迎赴

關供養○仁宗眉山蘇洵謁祖印訥禪師問法○大覺璉禪師乞歸老山中進頌云云○英宗璉禪師乞歸育玉山建宸奎閣奉先朝聖製蘇軾作記○神宗詔革廬山東林為禪席舍摠禪師居之應遠公七百年之識○哲宗韶陽南華重辯請蘇軾書柳宗元六祖碑云云○四明大梅山英禪師稱照律師分慈愍三藏集謗禪宗為異見著空作解謗以詰之徽宗知和禪師至四明正言陳禾招居東湖二靈山一席為侍者云云律宗垂範梁武帝度律師眾聖點記陳宣帝文律師上書免僧侶轉輸之役○瓊律師勅總知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北魏孝文法聰律師專諱四分律門人道覆錄為義疏隋文帝靈藏律師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由是度人至數萬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足跌有聖者扶其足曰此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及獻佛師與天人廣問律相西天勝迹作天人感通傳○智光律師於廣州與行者惠能授滿分戒○中宗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詔道岸律師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命畚形

林光宮製御讚○玄宗日本國沙門榮睿至揚州律師鑒真與睿附船而去王迎勞之館毘廬殿請授歸戒日本律學始此

宋仁宗杭州允堪律師述會正記釋南山律文○徽宗杭州元照律師約法華開顯作資持記釋南山律文○理宗明慶思律師奏南山

山大智律文乞入藏制可  
神尼異行



晉康帝比丘尼淨檢於本法得戒有天女下庭忻然攜手躡光升天○廢帝洛陽東寺尼道馨說法華維摩聽者如市○簡文帝召烏江寺尼道容授八關齋戒○孝武帝桓温在

姑熟有異尼來見求浴以刀破腹斷兩足謂温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云  
宋文帝尼道壽誦法華有寶蓋垂覆頂上明帝尼淨秀感龍王諸天驅使  
梁武帝剡川尼法宣誦法華見帳蓋覆其上郡守請為越城母師

二十

二十

陳武帝高郵尼誦法華十爪生華號華手尼隋文帝始生般若寺尼智仙視育之及長密告之曰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

唐武后絳州二女亡旦詣墳號哭忽生蓮花五莖后聞召一女親為落髮○德宗安國寺二尼持法惠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已號空

姑來止宿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名山勝迹

阿育王山晉武帝時劉薩訶至鄒山求舍利塔始建精舍因號阿育王山○太白山晉惠帝沙門義興廬於山中太白化童子給侍因號天童太白山○唐玄宗高僧法睿案故迹

立精舍誦法華太白化童子送供因號太白  
 禪師名其山曰天童○天竺山晉成帝沙門  
 竺惠理至席林山唐時號為武林驚曰中天竺靈  
 鷲小嶺何年飛來因名天竺山飛來峯靈隱  
 寺○石城山齊武帝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  
 山鑿石造弥勒佛後有僧淑僧祐相繼鑿成  
 高十一丈天神謂宣律師即護泐祐後身世  
 稱為三生石佛○唐昭宗吳越王建瑞相寺  
 以奉石像○羅浮山唐玄宗勅羅浮山是華  
 首菩薩住處特立延祥寺○五臺山記云山  
 形五峙周五百里中臺高四十里上有文殊  
 弥勒石像東南有清涼寺文殊所居宋太宗  
太平五  
年所唐高宗勅沙門會贖詣五臺見金光滿  
 殿空聲善哉○尉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  
 遇老人令還西土取佛頂尊勝咒云○代宗  
 沙門法照謁五臺見金門樓觀文殊普賢分  
 座說法因建竹林寺○憲宗無著禪師入五  
 臺見山翁牽牛隨入一寺呼均提童子進玳

瑁盃對飲酥酪○穆宗裴度奏五臺文殊見  
 從者萬眾○宋太宗勅內侍往五臺造金銅  
 文殊萬菩薩像重脩真容華嚴十寺○大洪  
 山唐文宗善信大師斷足而化張武陵父子  
 侍立亦解化人稱大聖二聖云○峨眉山志  
 云昔蒲翁入山見普賢大士真相自茲顯迹  
 宋太祖敕往峨眉山莊嚴佛像因嘉州奏普  
 賢見相○太宗勅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安  
 峨眉山水寺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為  
 震旦第一山○通判王衮往峨眉見瓦屋山  
 皆變金色中有普賢○敕送寶冠袈裟往峨  
 眉普賢寺見大士乘紫雲行空中○鷹蕩山  
 山頂大池相傳為鷹蕩下二潭為龍湫諾矩  
 羅尊者所居見真宗○補陀山唐宣宗補陀  
 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大悲  
 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山有潮音  
 洞洞前石橋瞻禮者或見大士善財淨瓶頻  
 伽云天下名山不止於此今  
但取通塞志所引故尔

聖教感通

魏正始康居沙門康僧會入吳吳主令求舍

利潔齋懇求三七日鏗然有聲云云

晉成帝蘇峻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所畫釋

迦像不壞

宋文帝將軍王玄謨將形夢人教念十句觀

音經遂得免北齊武成孫敬德有罪當死夢

僧教誦經千遍臨刑刀三折宋嘉祐龍學梅

摯妻失明夢白衣教誦十句觀音經雙目復

明此經前  
後三驗

齊武帝劉霽母疾誦觀音數萬夢僧曰夫人

笑盡當為申延六十日○竟陵王夢中作維

禱

摩一契詠之群鶴飛舞○晉安王七歲母病

請僧行道銅嬰蓮花鮮紅七日○明帝膝曇

恭五歲母病思瓜俄有僧遺一瓜

北魏文成疏勒國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終日不然○孝莊永寧寺淨畜災東萊人

見在海中

隋煬帝為智者設千僧齋親溢一人咸謂化

身來受國供開視靈塔唯空牀虛帳

唐高祖李錄事亡往餘法師處聽法與人言

曰人頭以上便是鬼神諸天充滿○高宗英

禪師修設梁武水陸感秦莊襄王張儀等致

謝云云○憲宗法師智警炊飯散郊外祝之曰

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

座下千眾皆年少○官軍與吳元濟戰鄧隱

峯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懿宗禁中設

萬僧齋有長眉僧來應供受觀畢陵空而去

○昭宗文矩禪師謁西院時五百僧俱染時

疾師以杖點之隨杖而起

宋太祖至相國寺見僧醉嘔密令小童取吐

物則真乳香○上親征揚州以固拒欲阮之

有沙門稱清範來乞恩宥翌日幸龍興寺見

殿上羅漢手擎卓表○真宗開寶寺金色光

見上幸敬觀地上獲舍利五千粒○仁宗夢

龍蟠景德寺地遣使視之僧道隆卧門外召

賜十

丹三

見為建院云云。○ 韶州發塔基得佛髮舍利引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 神宗雷峯才法師為靈芝元照等授菩薩戒見觀音像放光。○ 朱壽昌刺血書經求母五十年得於同州。○ 哲宗張商英遊五臺見文殊在金光中。○ 楊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自轉。○ 登封令樓昇修少林道場產芝草十二本兩甘露夜有光屬天。○ 徽宗揚州奏泗州大聖見于普慧塔。○ 詔移釋迦像至御容殿像俛首過橫梁又持紙度像足。○ 道法師流道州郡守夢佛像荷枷入城守知其異令善待之。○ 孝宗魏公史浩初攝昌國監謁補陀山見大士金色雙齒有長身僧來見語公歷官至太師持誦切深

晉安帝沙門曇翼誦法華感普賢來試云云。○ 沙門法莊誦法華房門神兵衛護。○ 沙門曇邃赴日塢神祠請講法華九十日

宋孝武沙門僧瑜常持法華是年入紫龕焚

身所居生雙桐樹。○ 沙門惠益誦法華焚身帝駕往勸止不從詔焚處建藥王寺

梁武帝庾詵誦法華舉家聞上行先生已生淨土。○ 元帝琰法師誦般若經獲延年

北魏博士盧景祐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沙門惠盈講法華五道大神請授戒法

唐高祖書生胡情空中書金剛經曰擬諸天讀誦後大雨其地丈餘不濕異僧曰此地空中有經諸天以寶蓋覆之。○ 太宗岑文本常念普門品乘舟吳江舟覆隨波至岸後於家設齋一僧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災終至富貴

太宗朝為中書令。○ 玄宗沙門楚金誦法華經至寶塔品塔忽現前。○ 遂州任善病亡同一僧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忽有五

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即令放還漣水趙壁路逢亡妻言今受苦可取衣

裝造金剛經一部將畢因過墓所老人云汝

碣十

廿

妻已生天。○蘇珪合家常誦金剛經，姜崔氏以瘦悴竊食肉為骨，髓氣絕，見閻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汝何為食肉？賴有誦經功，延壽二十年，遂蘇。○肅宗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口出五色光。○代宗沙門道遵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梵僧自稱須菩提，謂曰：汝誦經何不斷肉？伯達竦懼，即蔬素，祥感屢見。○文宗尚食厨烹雞子，忽群奴呼觀音菩薩，敕不得用雞子。又一日食蛤蜊，有擘不開者，俄變為大士形，因詔天下寺院皆立觀音像。

宋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沙門崇蘊入內講演。○孝宗四明沃承璋行雪月大師般若經，闕云：○光宗都官陸沅日誦法華三部及殮蓮華香氣自口鼻而出。西遊樂國。

晉廬山東林遠法師與西林永法師劉遺民

宗炳雷次宗十八賢結社念佛。梁武帝度誅家人，聞空聲云：上行先生已生淨土。

北魏太武縊沙門玄高，惠崇殺之，弟子法進號呼，即見高於空中，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崇公已歸淨土。

碑

廿九末

唐太宗善導法師至京師，造弥陀經十餘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化。○德宗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乃迎入禁中，教官人念佛，亦及五會。○沙門以康徃新定，化郡人念佛，每升座唱佛，眾見一佛從口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後放異光數道而逝。○宣宗白居易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一夕念佛而化。○懿宗湘山全真禪師坐亡，世稱無量壽佛化現。宋太祖吳越王錢氏請壽禪師居永明日暮，徃別峯念佛，後焚香告眾加趺而化。○仁宗



父彥博在京師與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  
佛。哲宗楊傑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感佛來迎。蘇軾嘗攜阿彌陀佛一軸曰此  
軾往西方公據也。高宗金虜破四明逼  
湖心肇律師北行至京口謂人曰吾西歸矣  
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  
而化。侍即吳秉信被召至蕭山驛舍聞天  
樂聲即曰金亭已至言訖而化。孝宗龍舒  
王日休念佛日千拜一夕去佛來接我也。屹  
然立化為淨土文行於世。若欲知古今往立  
教觀之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佛  
七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磐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允運 三教託偽

三教談論 僧道角法 僧先道後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 襄恤終亡 臨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三教出興 釋 道 儒

周昭王二十六年 甲寅 四月八日 佛從母夫人

右脇而出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四月八日五色光氣入貫紫

微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佛子在

三百年。穆王五十三年 壬申 二月十五日 佛

在俱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二月

十五日西方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山川震

動太史扈多曰西方聖人終亡之相。穆王

時文殊目連西來化王於終南山造三會道  
場王子造迦葉佛像。襄王三年秦繆公獲  
石像由余曰佛神也。

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持  
經至帝囚之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

漢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討匈奴得祭天金

人長丈餘帝列於甘泉宮焚香禮敬。成帝

鴻嘉二年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

。哀帝元壽元年景憲使月氏得浮菑經還

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飛行殿庭

傳毅曰西方聖人其名曰佛帝乃遣蔡愔葉

使西域於月氏遇摩騰竺法蘭得佛像梵經

載以白馬達于洛陽此時三寶具足

列子著書稱孔子答商太宰曰西方之人

有暝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

文中子或問佛曰聖人也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已上釋教出興

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老子生於楚陳郡  
在孔子前五十四年。簡王四年老子為周守藏吏十  
三年為柱下史。敬王元年入函谷關為尹

令著道德經西之流沙

漢靈帝光和二年老君降天台山以大洞靈

寶經并三籙感應篇授仙人葛玄

北魏太武延和二年嵩山道士寇謙之遇太

上老君命為天師又遇老子玄孫李普文授

圖籙真經

唐高宗乾封元年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

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玄宗開元二十

九年上夢玄元皇帝遣使得其像置興慶宮

舍畫真容置諸郡開元觀詔諸郡立玄元皇

帝廟。天寶元年老君降丹鳳門令田同秀

奏往尹令曰宅掘取金匱靈符以鎮國改元

天寶。二年上老君號曰大聖祖玄元皇帝

。七載上老君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

十三載上老君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

玄元天皇大帝。僖宗詔成都老君玄中觀改名青羊宮。近官田地多植葱蒜臭穢熏蒸賜錢買歸靖廬出上道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魯陬邑。景王十年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敬王十九年為魯中都宰二十一年為司空二十二年為大司寇誅少正卯隳三都魯定公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適衛三十六年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曾參孝為作孝經三十九年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傷麟出非時遂絕筆於春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孔子卒葬泗水上弟子三千人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  
宋孝武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天下立孔子廟  
北魏孝文太和三年謚孔子為文宣公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曰制釋奠以周公為先

聖孔子為先師至是房玄齡建議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陪饗詔可。高宗幸魯祠孔子追封太師。武后追謚孔子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嚮坐弟子封公侯伯

宋真宗祥符元年幸曲阜謁孔子廟特拜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避聖祖諱改至聖文宣主。仁宗敕賜兗州先聖廟飛帛御書殿額祭文。神宗封孟子鄆國公陪饗文宣王廟。哲宗賜先聖廟田百頃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陪饗文宣王廟五年詔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政和元年勅先聖廟用二十四戟賜禮器大成新樂。欽宗勅毀王安石陪饗出上道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敕兩京諸郡立齊太公廟。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為武成王祭與同文宣王

宋真宗祥符元年封太公昭烈武成王○哲

宗幸武成王廟附於儒教

三教厄運儒道釋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以詩書百家

語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三十五年以

諸生誹謗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八阮之咸

陽

漢桓帝延熹八年宦官告司隸校尉李膺交

結生徒詔捕黨人辭及二百餘人皆天下名

賢久之赦黨人禁錮終身○靈帝建寧元年

宦官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捕宗親賓客

悉誅之李膺詣獄考死黨人死者百餘人天

下儒學有行死徒廢禁六七百人

唐景宗天祐二年朱全忠入長安聚宰相裴

樞朝士三十餘人殺之投屍于河

宋哲宗紹聖三年詔文彥博三十七人為元

祐黨人○徽宗崇寧三年置元祐黨籍司馬

光三百九人刻石文德殿門五年彗出西方

詔毀文德殿黨籍已上儒教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請與西

竺摩騰角法不勝費叔才自感而死呂惠通

等六百二十人並令出家

梁武帝天監二年率群臣士庶發菩提心永

棄道教十六年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請與釋角法不勝

詔道士並從剃度自是齊境並無道士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并罷釋道二教已上道教

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輔政詔沙汰僧尼廬

山遠法師上書力辨遂寢

陳後主至德三年朝議令僧尼無業者皆休

道智禪師即停搜簡

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帝信司徒崔浩說

案誅天下沙門焚毀經像後崔浩以罪腰斬

族誅帝為常侍宗愛所弑文成即位大復佛

法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信衛元嵩說并罷釋

道二教並令還俗宣帝即位詔復佛法。靜帝大定元年詔復釋道二教杜祈入冥見周武在鐵獄受苦。隋文帝詔周朝廢寺咸與脩管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煬帝大業五年詔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智者弟子大志上表然臂乞與三

寶詔竟不行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乞廢佛法凡七上疏詔僧道戒行虧闕者悉令罷道月餘停前沙汰奕惡病死有人入冥聞已付越州泥黎。玄宗開元二年宰相姚崇奏沙汰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禁度僧建寺鑄佛寫經。開元十五年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文宗太和九年翰林李訓請沙汰僧尼毀大內靈像夜大風壞殿屋城門帝懼敕停沙汰。武宗會昌五年用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謀毀拆天下寺院

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人長安人夜見穆王冢吏云李炎奪壽去位宣宗即位捕趙歸真等十三人誅之李德裕貶死崖州。周世宗顯德七年勅民間銅像輸官鑄錢廢寺院三千三百所不許私度僧尼有武將周百勝入冥見世宗卧鉄牀受罪本朝太祖大

復佛法

宋徽宗詔釋氏水陸道場不當設三清等位天帝不應與鬼神同列道士林靈素言詔北於此矣。宣和元年用道士林靈素言詔改佛服天尊服僧尼巾冠執簡稱德士高僧日華嚴等不奉詔開封尹盛章捕之杖殺之。左街求道法師上書諫上怒流道州臺臣言靈素妄議遷都改除釋教上寤放死温州二年詔大復僧尼。高宗紹興十二年詹叔義上表乞住賣度牒十五年敕僧道納免丁錢侍郎吳秉信言賣度牒被論而出靈隱道昌禪師乞行度牒不報侍郎吳子才乞行度牒罷歸

賜十一

六

田里二十年大斂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鐘磬

並令置籍每斤收筭二十

文中子曰詩書威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

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

三教詆偽儒道釋

秦李斯初學于荀卿及為秦相請以詩書

家語詣守尉雜燒之

漢靈帝中平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符水療

病號太平道十餘年間眾數十萬時號黃巾

賊皇甫嵩討平之

北魏孝莊時冀州沙門法慶渤海李歸伯率

鄉人為亂自號大乘佛斬害僧尼焚燒經卷

元遙討破之

唐武后有女人自称聖菩薩召見時大安禪

師至問曰聞汝善觀我心何在三問皆驗

師復問之女辭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二教談論

宋明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

唐高祖幸國學命博士徐曠沙門惠乘道士

劉進善講說。太宗詔祭酒孔穎達沙門惠

淨道士蔡晃入弘文談論三教。德宗聖節

勅給事中徐岳沙門單延道士葛參成誦論

三教。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

敬宗敕沙門道士四百人於大明宮談論設

齋。文宗聖節詔秘書監白居易沙門義林

道士楊弘元談論三教。宣宗勅諫議李貽

孫國師知玄同道士談論三教

僧道角法

漢明帝五岳八山道士乞與西竺摩騰竺法

蘭焚經角法不勝呂惠通等並令出家

宋明帝逸士顧懽作夷夏論意黨道教司徒

袁粲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釋氏出世常

侍何鎮之亦以書抵懽言道家經籍簡陋

陳宣帝南岳思禪師降伏道士歐陽正則十

四人敕貸罪給事僧眾云云

北齊文宣道士陸脩靜等乞與釋氏角法不  
勝並令剃度不從者殺四人  
北周武帝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  
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  
道論三十六篇  
隋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

儒五星也

唐高宗詔沙門義褒等入宮談論道士李榮  
理屈語塞令黃門引榮退席。玄宗道士吳  
筠造論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神邕  
法師面決邪正筠竟敗北。代宗沙門崇惠  
與道士角法告勝賜紫衣

僧先道後

宋明帝顧懽作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達化  
北齊魏收撰魏書作佛老志  
唐太宗詔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宜在佛  
先沙門智實詣關申理不許。上謂弘福寺  
主道懿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朕宗 柱下

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太原舊第尔  
以奉佛未嘗創道觀也。云云。高宗敕道士隸  
宗正寺班在諸王次。武后敕僧尼依曰位  
在道士上

宋太祖詔令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  
殿建僧東道西若遇郊天道左僧右僧之統

○徽宗勅道士位居僧上。高宗廬山道法  
師申劄都省崇觀之後道士叨視資品林靈  
素輩視兩府者甚眾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  
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退毀而國忌行香寺  
院眾會猶敢傲然居上今欲復正祖宗舊制  
云續據太常寺稱因革禮肆赦故事道左僧

右嘉祐編勅紹興新書並以僧道寺觀立文  
政和條內道在僧上並已刪去尋蒙朝旨應  
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  
左。紹興十三年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  
乞道士位僧上都僧正善達乞檢準紹興三  
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杖繼蒙朝旨依祖宗

曰制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

內律分財

唐德宗勅亡僧資財曰例送終之餘分及一眾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今仰依曰一準律文分財法官司仍前拘收者以違制論僧制治罰

梁武帝制僧尼犯過依佛律行罰

北魏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判之

唐太宗詔僧徒有過準內律明為條制詔頒遺教經付京官刺史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高宗禁法師奏二事一者正觀

以老子位在佛上二者僧道有過同俗推勘虧辱法門上曰僧用俗法即遣停罷。玄宗詔僧尼有過一依佛律處分州縣不得擅行決罰。代宗詔天下官司毋得捶辱僧尼。宋真宗詔僧道有犯公罪聽用贖法敕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

流千里



宣和八年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如有毀辱僧尼罵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施行。孝宗乾道元年鄭國公主出家敕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禿字者依祥符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

軍徧榜曉諭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擅理須奏取指揮施行

僧籍免丁



唐武后延載元年勅僧尼曰隸司賓即鴻臚寺今改隸祠部。玄宗開元十七年詔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二十四年勅僧尼隸鴻臚寺

明年仍舊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也。天寶六載勅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綾素。德宗建中三年勅僧尼事故三綱申州納符告注毀在京於祠部納告。憲宗元和二年詔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文宗太和五年敕州郡造僧尼籍



梁太祖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

晉天福二年以揚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

院皆屬焉

宋太祖勅僧道隸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試經

業闕祠部給牒。高宗紹興十五年勅天下

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

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免

賜謚封塔

晉孝武潛法師亡詔賜錢建塔

唐太宗化度寺僧邕亡上敬悼賜帛勅李百

藥撰碑歐陽詢書。中宗神秀國師亡賜謚

大通。玄宗金剛智三藏亡賜謚灌頂。清

源思禪師追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南岳

讓禪師亡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憲宗

勅曹溪六祖謚大鑑禪師靈照之塔柳宗元

撰碑。穆宗汾陽業禪師賜謚大達國師。

宣宗勅重建東林寺追謚遠法師曰辯覺。

為山祐禪師亡賜謚大圓。黃檗運禪師亡

賜謚斷際。懿宗德山鑒禪師亡賜謚見性

。臨濟玄禪師亡賜謚惠照。洞山玠禪師

亡賜謚悟本。追謚南山宣律師曰澄照。趙

州諡禪師亡謚真際。雲居膺禪師亡謚弘

覺。曹山寂禪師亡謚元證

唐莊宗問道於三聖惠然及亡謚廣濟大師

通寂之塔

宋太祖永明壽禪師亡賜謚智覺。太宗追

謚東林遠法師曰圓悟西林永法師曰覺寂

。明教大師天息灾亡謚惠辯。傳教大師

法賢亡謚玄覺。徽宗崇寧元年赦書節文

天下名德未有謚號者仰所屬以聞唐宣律

師賜謚法海慈雲式法師謚法寶南屏臻法

師謚實相孤山圓法師謚法惠。摩騰三藏

謚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謚開教捨持法師

傳大士等紹覺大士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

。高宗天童覺禪師亡謚宏智塔曰妙光。

徑山景禪師亡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藏

碑上

十一

○光宗惠光訥法師亡謚宗廣慈塔曰普照  
褻恤終亡

宋文帝惠嚴法師亡詔賜錢五萬布五十疋

齊武帝僧遠法師亡帝致書慰弟子法獻

隋文帝曇延法師亡帝輟視朝敕王公往臨

唐太宗僧邕法師亡賜帛敕李百藥撰碑歐

陽詢書○玄琬法師亡遺表僧有過乞以內

律治之上嘉納遣皇太子臨弔勅給葬具

高宗奘法師亡帝哭之慟廢朝五日勅用金

棺銀槨五詔褻恤○文宗清涼國師澄觀亡

上輟視朝三日重臣縞素勅葬終南山石室

勅宰相裴休撰碑

宋真宗天息災三藏亡勅有司具禮送終○

法賢三藏亡勅送終如天息災禮

臨終瑞相

宋仁宗天鉢无禪師別文彦博曰入滅去焚

龕烟白彦博手執流離瓶烟入瓶中舍利填

滿○神宗明教嵩禪師亡火浴鼻舌眼睛耳

豪數珠五物不壞○歐陽脩居穎上屏酒者  
臨終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化○文與可謂

崔公度曰經言不妄語舌覆面上即吐舌至

眉三摺之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趙抃從

重元禪師問心要聞辟歷聲豁然大省是年有

大星殞于庭跌坐而化○徽宗蘇軾卒於毗

陵錢濟明問曰公平生學佛如何軾曰此語

亦不受遂化○高宗韋太后建延祥觀遷圓

法師于馬腦坡陶器舍利無筭○孝宗參政

錢端礼問道於元禪師後微疾謂機禪師曰

地水火風暫時湊泊遂斂目而化

君臣慢法

周襄王秦繆公獲石像棄馬坊中夢天帝責

誠以問由余徃視像曰佛神也

魏吳主孫皓得金像灌以不潔俄得腫疾請

康僧會受戒疾愈

齊東昏侯取瓦官玉像為潘貴妃作釵釧

唐高宗奘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吕才作解駁

之有旨令公卿領才就法師禮悔○宣宗京  
 城進士孫樵上書言武宗髮二十七萬僧陞  
 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之後帝怒不納  
 宋太祖河南進士李諱造滅邪集以毀佛竊  
 藏經以為衾事聞勅流沙門島○徽宗勅左  
 街道楷賜紫衣師號楷表辭上怒流淄州○  
 筠州惠洪坐交張商英流崖州○詔改佛法  
 永道上書諫上怒流道州○高宗宰相秦檜  
 以徑山宗杲為張九成黨流衡州  
 韓歐排佛  
 唐憲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  
 上表諫曰佛本夷狄之人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官禁乞以此骨付之  
 水火永絕根本帝大怒貶潮州刺史愈至潮  
 聞大顛禪師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尚書孟  
 簡聞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荅書稱大顛  
 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故自山召至  
 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簡復報之曰釋  
 氏之教大明善惡之異路覈天下神道報應  
 之徵為廣其道柰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嫗  
 之情見待之邪云云柳宗元送浮屠浩初序  
 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  
 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  
 賊邪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  
 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  
 名求實者矣云云韓退之作原道云舉夷狄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為夷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  
 也○女孛壙文云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  
 法亂治可一掃去云云  
 王荆公非韓云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  
 以斥佛老為已功莊子所謂夏虫者斯入  
 之謂乎云云  
 蘇子瞻非韓云退之於聖人之道知好其

名而未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  
自叛其說而不知云

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云云

藥

明教嵩禪師作非韓三十篇云云

祖印訥禪師與歐陽公論退之排佛老見

塞志十

宋仁宗諫議歐陽脩著本論謂佛法為中國

患又曰今佛之法可謂姦邪又曰千年佛老

賊中國云云脩左遷滁州將歸廬陵遊廬山謁

祖印訥禪師與之論道爾然心服平時排佛

為之內銷祖印謂曰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

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

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足下所著本論致

致以毀佛為務以蒐狩喪祭鄉飲之禮為勝

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實未知道脩大驚報

師復為說悟心之旨自此頗有省發及入參

大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出

知揚州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三處要義開

注詔問脩不知答飭使者往問祖印師曰兵  
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反命以其言應  
詔

歐陽外傳云歐子撰新唐書如高僧玄奘

神秀諸傳及正觀為戰士建寺之文並與

削去司馬君實云永祿不喜佛曰唐史有

涉其事者必去之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

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

也 孝宗御製原道論云朕觀韓愈原道

論徒文繁而理迂耳云云

化胡偽經

晉成帝道士王符偽撰老子化胡經墮地獄

受苦

北魏孝昭道士姜斌引開天經說老子西入

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謨最言佛生昭王

時後三百四十五年定王時老子始生太尉

蕭綜劾奏開天偽經罪當惑眾詔流斌馬邑

唐高宗詔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曰既無

翻譯朝代豈非偽造乃勅令搜聚偽本一處  
禁棄○武后沙門惠澄乞依前朝毀化胡經  
勅八學士議○中宗敕毀化胡經及畫壁變  
相違者科罪

事魔邪黨

才尼火袄及大相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

袄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  
何祿詣關進袄教勅京師建大秦寺○武后  
延載元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  
朝○玄宗開元二十年敕末尼本是邪見妄  
稱佛教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天寶四年敕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

十五

名大秦○大曆三年敕回紇及荆揚等州奉  
末尼各建大雲光明寺六年回紇請荆揚洪  
越等州置摩邪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  
年敕天下末尼寺並廢京城女末尼七十二  
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五年敕大秦穆  
護火袄等二千人並勒還俗○梁貞明六年

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會斬  
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娼穢畫魔三踞  
坐佛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  
白雲菜者徽宗大觀間西京寶應寺僧孔清  
覺居杭之白雲菴立四果十地造論教篇教  
於流俗亦曰十地菜覺海愚禪師辨之有司

流恩州嘉泰二年白雲菴沈智元自稱道民  
進狀乞額臣察言道民者喫菜事魔所謂姦  
民者也既非僧道童行自植黨與千百為群  
挾持袄教聾瞽愚俗或以脩橋砌路斂率民  
財創立私菴為逋逃淵藪乞將智元長流遠  
地拆除菴宇以為傳習魔法之戒奏可

白蓮菜者高宗紹興初吳郡延祥院僧葉子  
元依倣天台出圓融四土圖晨朝札懺乞偈  
歌四句佛念五聲勸男女修淨業戒護生為  
尤謹稱為白蓮導師有以事魔論于有司者  
流之江州其徒展轉相教至今為盛  
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誑愚俗猶

五行之有沴氣也今摩尼尚扇於三山而白蓮白雲寥寥有習之者大氏不事葷酒故易於裕足不殺物禽故近於為善愚民無知皆樂趨之故其黨不勸而自感甚至第宅姬妾為魔女所誘入其衆中以脩懺念佛為名而實通姦穢有識士夫宜加禁

止

卷

七

毀法惡報

魏高貴鄉公尉賓國王害師子尊者白乳涌

高數尺王臂尋墮七日命終

晉安帝曇無讖在涼譯經後西歸涼王遣人刺於路王見神人以劍刺之遂卒

宋沙門惠琳著黑白論與佛理相違後感疾

膚肉糜爛竟死時以為叛教之報○簡靜寺

尼用書經縮為兒衣身瘡白蟲號叫而死

梁武帝沙門智稜值寇還俗道士孟恣達勸

為黃冠引佛教潤色諸道經暮年為道士講

西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委頓而死○望蔡

令殺牛飲啖卧佛堂上白癩病死

宋真宗慈照聰禪師郡守笞之師曰教它平

地起骨堆守全家死○神宗王安石子雱資

性險惡既亡荷鐵枷告父安石請以江寧園

廬為僧寺即半寺○徽宗宣和廢佛法揚戩議

廢太平興國寺瘞佛像於殿基已而戩病胸

腹潰裂而死○詔天下建神霄宮太平州將

拆承天寺主議者石儀曹一子為金甲神納

于火曰石某絕嗣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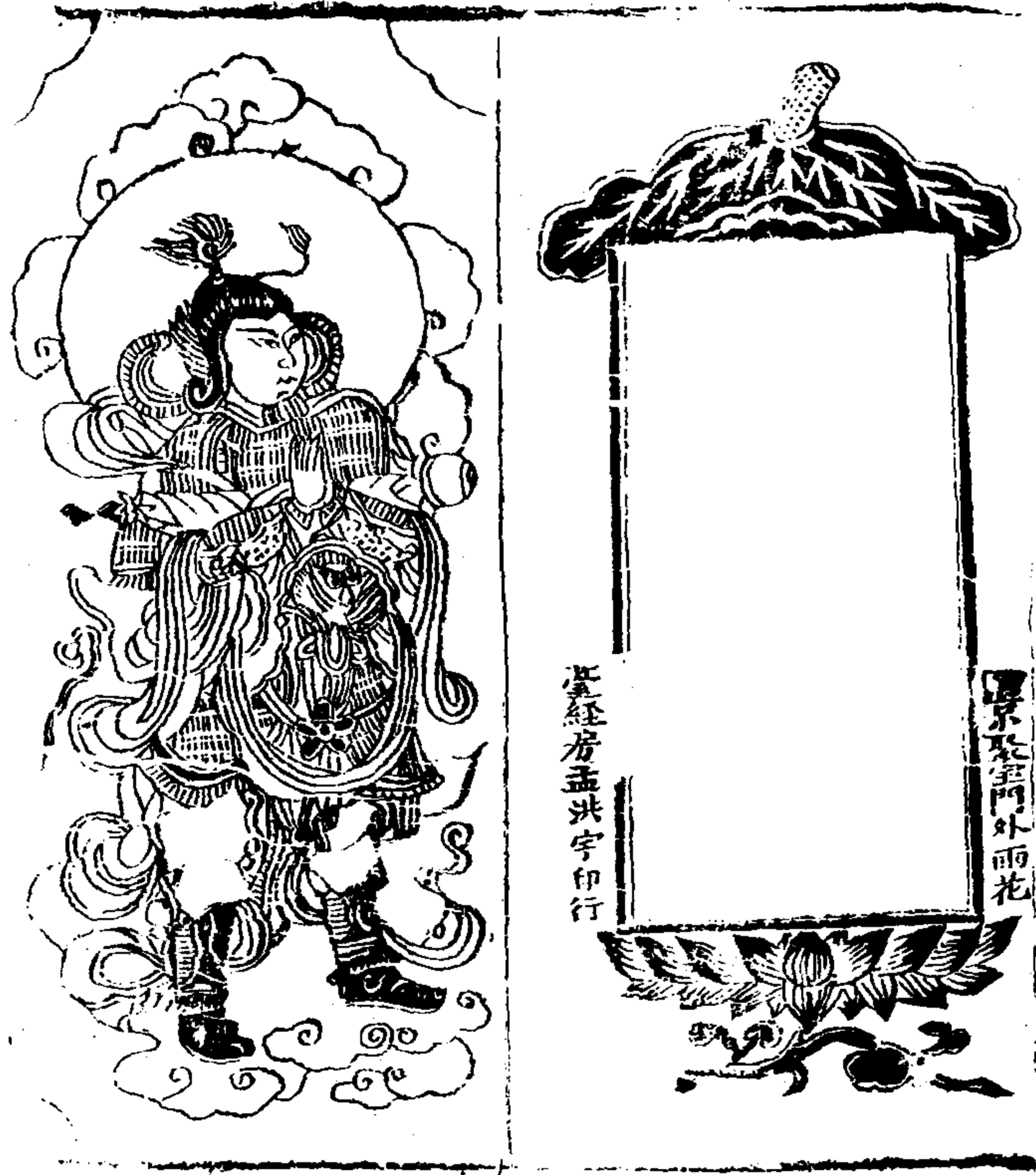


七

S  
Z121.5  
1580287



ZW 21101000819324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